林初文先生詩選一卷

〔明〕林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初文詩選一卷》提要

林初文詩選序

士之有才猶夫女之有色必其脩之於身藏之於家者非一日矣而後為玉帛之所致媒氏之所營也苟其上乏明王之夢而下鮮君子之求則甘於枯槁無用不敢自表見不然士有才而必用女有色而必售則知己不足重而入宮不見妒矣得乎哉吾閩有林初文孝廉者才士也其在公車也不欲以庸孝廉自處好為人排難解紛乃以無心獲罪于獄中作文若干首司寇謝公大奇之而察非其罪也出之于縲絏之中君雖得復其故物又不欲乞恩從仕遄有遼海之役累上

書進奇策不報又以時事詘于兵食願以其身列戎行鍊甲兵固根本之地為一旦偷緩急竟為疾者所繩觸憲而死噫亦足悲矣今天下本無事也即負事矣未嘗乏人也一事之起千百人之功名也乞之者衆而持之者負矜色宥授一不相知之人乎我

以計畫干之彼亦必謬為傾倒而目曰才士才士者不用之扃鐍也間得一二策善且襲為已負唯恐我之在傍見之尚欲求用乎予太悲乎君之不早見也予不獲與君游而後乃與君之子游曰是以悲君君獄中之文予少時見之其為文也多所自况盖

亦灼灼于事理矣其不免命也君之詩蛾眉篇寂著秋征賦司寇以之自比海月賦若予交其子迺得讀之竊歎司寇為知言他所作多且奇君之子襃輯藏之梁溪尤君時純選一帙以序問予予復拈其數語如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柳樹年年

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曉烟常帶雨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寒夜夜秋行人遥指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裏一任子規啼皆絕酸楚寥落可詠可傳益想像其負才不偶之狀而汲汲知己于

世也或曰初文之詩所見稱者謝浮其大而子得其細尤得其全而子浮其徧是予前媿司冦而後媿時純矣時純者亦與君之子游者也丁未孟秋之晦里人曹學佺

林初文孝廉集選序

盛明客遊金陵棲古華林園與林子丘茂之昆弟比舍二子奉母孝友有聞明爲定衿曰交聞及其家世二子泣下曰余先閩人也先君子嘗薦於鄉後以上書諫止礦稅獲忌於時相爲其所陷死于　詔獄冤痛至今今母子飄零家徒四壁唯遺稿一帙先人之骨可與不朽者賴有此耳明聞其言乃愀然斂容取其稿而讀之嘆曰是何天之賦其才而奪其遇也明生也晚恨不及見先生幸讀此知先生爲忠義豪傑人故其一片沉雄悲壯之氣凜然猶生全副精神浮於奏疏其詩賦則命意深寄興遠工不鏡格奇不剿韻淋漓若風雲之横鶩錯落若星斗之下翻近世詞家何可易及既明遊倦别二子歸是集隨還去間遇海内名流耳先生名者率以未見其著述爲恨明始悔不錄置奚囊臬之上松之下山涯水湄與知者共賞今夏與吳無畏重入金陵尋二子握手道故仍請先生遺集歷覽

諸體先錄詩賦若干首題曰林孝廉集選急付
諸梓請曹能始民部序而傳之通邑大都以爲
㝡矣其奏疏文字卷帙頗繁力未能及盍先生
之才如馬班氣如董賈文學經濟寔兼有之非
詞人墨客自了生平者比其真忠精誠流貫天
地自然不泯千百世而下定有知巳者在明不
敢任爲盡知先生也聊爲書其始末如此
萬曆丁未夏日句吳後學尤盛明時純甫譔

先子自有集也此特友人尤時純選其百之一
二耳然巳行之有年及今始克梓其全人子之
心可以少慰矣但全行頗難不如選易此無他
故傷哉貧也時純旣没板久磨滅故爲重梓之
或使孤行以選導全全不廢選願大方君子賜
覽之餘哀其非得巳之心而索其全則先子可
以與不朽矣崇禎元年秋仲男古度識

林初文先生詩選

福唐林　章著
閩江吳三畏
句吳尤盛明　選
白下胡宗仁校

秋征賦

癸巳之歲林子將歸沿河涉濟泝江泊淮汎百
川之湏洞霖九旬之霏霰望流星而東指託浮
雲以南飛於是白氣分秋青山向暮一輪當潮
孤帆在渡感風波驚節序張平子動其四愁宋
大夫爲之一賦辭曰何馮夷之不靖兮擭禁伯
以相戲矧勾龍之失馭兮致化蛇於爭馳十雨
不霽三霖以霙九坎旣滲四瀆迺瀰黿鼂之野
無草江漢之民其魚尾閭泄之穴小精衛填之
石多蝁不止鯀難治堪教夸父飲豈待相繇吹
迺其涔濟乍休汜濫未歇霃霒不開莽蒼無竭
鳥栖兮巖阿魚游兮木末四鰲蕩兮山欲漂九
烏洗兮日不出眺孤城兮微茫下千里兮儵忽

淼綠汀兮何之采白蘋兮難越烟波暝兮傷客
心風露爽兮驚人骨攬羅衣兮悵清宵觥蘭橈
兮待明月既而榆光亂發桂影漸流玄官入息
素娥出遊空明鏡展波淨珠浮江山朗而疑畫
雲海混以爭秋清搖玉宇三千界凉浸瑤京十
二樓無處擲空中之杖何人吟渚畔之舟織女
迷于漢沼麻姑失其瀛洲庾元規翫之而恍惚
張博望泛之以踟躕迺有五陵俠兒三輔貴客
維飛廬于上陽連畫舫乎中澤舉芳尊兮發清

音揚微瀾兮弄皓覇賞十分罰一石愁明朝娛
今夕但知齊客食有魚那論魯史書無麥若夫
騷人適楚遷客辭秦離家萬里去國孤身寥寞
蓉乎江滸咏蒹葭於河濱盼東山之皎月思西
方之美人徬徨兮失檝敞罔兮迷津願捐玦以
遺下女敬沈璧而告明神又有吳娃若莚越妓
如蘭當年少恨對景多歡憐三五之素魄矜二
八之朱顏爭凝粧而待照故徙倚以臨淵翠影
落兮川媚鸞聲徹兮雲閒恍水天兮漾漾闘人

月兮團團若夫蕭崗戍婦徐隣處女年年擣衣
愁夜夜分燈苦銀河兮斷橋玉門兮極浦錦字
慘乎題雲綠窓潸其拂雨獨登樓疇倚柱生憎
蟾影之窺幃不喜苔痕之入戶又有離亭十里
陽關三闋王孫未歸公子乍別想故人之清光
惜異鄉之佳節舞桂樹之婆娑歌漢流之嗚咽
悵潺湲兮不回愁團圓兮易缺攀瓊樓以將顛
擊蘭槳而欲折至若菊邨萬井枌社千家籬傷
繫鷄竈裏産蛙桑婦之曲自怨豳子之歌孰嗟

有所畏其如虎無所逃而之蛇桃華兮菜色白
骨兮黃沙控織阿兮天上啼夫諸兮水涯嗟夫
雨暘失時陰晴易紀得喪殊途懽愁異旨樂莫
樂兮伊人悲莫悲兮之子將致怨乎江妃抑爭
憐於月姊矧夫天南介士海內狂生進慕圖麟
之寵退希吐鳳之名敢云范叔乃作虞卿不誇
赤仄豈怨華平十獻賦三譚兵長纓不可請短
棹欲何征過浉兮心惂渡淮兮目驚泛牛渚兮
魂蕩瞻龍門兮涕橫自傷蟠木誰嘆浮萍乍興

哀于魚鱉况蓄憤乎鮫鯨于是倚逍遥臨淵羔
望嬋娟咏窈窕獨鶴唳兮寥寥孤鴻征兮悄悄
熠燿飛而過水兮摇摇蟋蟀啼而上舩兮娟娟
聽微吹之生蘋坐斜暉於映蓼但覺夜多寒不
知天欲曉既而紅星度河白露下坡東方曚曚
北望嵯峨村雞不唱城烏自呵林子有感乃爲
之歌歌曰山羅羅兮水番番草木衰兮魚龍多
涼風起兮月沈波行路難兮愁奈何

傷春賦

青春兮冉冉綠草兮深深衆遊兮此土獨余兮
傷心徘徊兮江上惆悵兮日陰上高兮采茶下
低兮摘苓棘刺兮我履藤牽兮我襟欲渡兮無
梁欲鼓兮無琴騏驥兮伏櫪鴛鴦兮騰苓鴟梟
兮入幕鳳皇兮巢林非非兮成錦譊譊兮鑠金
四顧兮歷歷何處兮登臨徜徉兮無與結緡兮
不禁

五言古

關山曲

行行復行行關山落日明客情似春草無處不
堪生

古意

儂生不如柳歎情那似春春風與柳樹年年是
故人

團扇詞

團扇復團扇宜障芙蓉面只恐秋風來化作西
飛燕

踏青詞

新繡軟羅鞋試步春郊外雙雙陌上來草色生
裙帶

五言律

長安晚望

春來常忽忽春去故行行野草當街出浮雲繞
郭生河橋閒立馬宮樹亂啼鶯回首關山暮烽
烟幾處明

白雲寺秋夜

俯仰戍何事浮沉寄此身無家逢寺好多病見

僧親夜久霜欺客亭空月礙人西風數相過不掃化衣塵

五嶽廟雙槐

種來未十載看已作雙林葉似經翻貝花從佛散金曉烟常帶雨夜月忽啼禽欲訪南柯郡葳蕤一穴深

萬壽寺

一從墮苦海三十四回春張儉生逃漢范雎死入秦狂曾賦鸚鵡窮豈泣麒麟覓得慈航在風波莫惱人

香河廢寺

蕭條古道裏慘淡夕陽前埜鳥音如梵閒花意亦禪客來門不掩僧去磬猶懸寂寂雙林樹風霜自歲年

昌平道中

三輔雄圖繞九陵佳氣浮星文猶北向山色自西流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行人遥指點道是古幽州

寒食郊外

啼鴉亂寒食走馬逐春遊雨過新阡草烟生古墓楸青精寧却病藍尾不消愁空有千鄉淚揚花風裏流

長安五日

五日五回過都如客裏何不堪讀楚些況復聽燕歌流水喧車馬薰風醉綺羅那知遼海外戰鼓未歸多

揚州五日

今日揚州渡風光絕可憐榴花紅妬酒荷葉綠愁船橋鎖六朝水樓開五月天菱歌何處起騷客獨茲然

七夕客次

忽忽火西流人間又一秋關山思繫鴈河漢望牽牛露冷吳江樹月明淮水樓賣家有少婦此夕不勝愁

淮南吐槳臺吊王英公

孤祠千載後不是漢人開劉項俱天意韓彭只

將才九江殘水過六國故山廻惟有啼鴉亂黄
昏下此臺

十五夜淮上雪

一雪當元夕淮南十倍春寒生銀樹月清殺玉
樓人豈嘆貂裘敝應憐鶴氅新瑶華若可贈河
水渺無津

淮上逢虞履信年兄罷縣還閩

兄弟重相見風波總可憐賈生上策後屈子著
騷前淮水寒無渡逢烽夜有烟傷心此對酒異

地復殘年

蕪湖晚泊

楚水連天處吳山落日時人家依樹轉客棹入
雲移北望千峯亂南來一鳥遲江洲有芳杜采
采欲遺誰

立秋歷陽

何處秋聲起蕭然過歷陽帶將風露爽散作水
雲凉白苧傳新曲黄花憶故鄉莫教吳市去吹
夢入西廊

秋日歷陽大觀樓

支離五六載片棹出业遊未買花間酒先登水
上樓江山懷舊日風雨感新秋一望天南道青
青杜若洲

歷陽道中

看山出江郭秋色曉蒼蒼野水上道路凉風吹
衣裳蟬吟黄葉底犬吠白雲傍十里蘢葱氣人
言太子湯

春日送別

春風自多思奈與客情違楊柳頻催別蘼蕪不

送歸千山獨上馬一曲兩沾衣回首河梁道迢
迢看落暉

滄州留別遷上人

恍惚三生夢逍遥五嶽遊獨憐山寺月相送海
門秋楊柳歌中折袈裟泣下收何時登彼岸不
買別離舟

朱均旺自日本還報警

十六年別域千萬里歸期言語能夷譯衣冠尚

漢儀楚囚操樂日鄭賈犒師時何事和戎者翻
無戀　主思

惜別

知無多日別奈此片時何酒懶非干醉曲悲故
不歌片雲橫隻鳳殘月斂雙蛾莫問今宵處淒
涼有夢過

五言絕句

送春

不見春來處那知春去時千山風雨裏一任子

規啼

宮怨

永巷春三月寒鴉時一聲不知楊柳色門外可
偷青

七言古

蛾眉篇

兩兩皎月出秦淮片片涼風入漢街黯黯蒼苔
上綉戶瑩瑩白露下瑤堦飛雲渺渺燕山際落
木蕭蕭楚水涯樓外嚶嚶鴻雁陣燈前寂寂鳳
皇釵鳳皇分處花盈島鴻雁來時霜滿草十里
蒹葭白鷺洲一聲鴻鴈丹楓道此時玉塞不勝
愁此際香閨無限惱錦字重重和淚封寒衣疊
疊連聲擣擣衣爭自寄征夫封字憑誰送遠途
燕子磯長飛夢共桃花塢冷斷魂孤漢陽有客
悲窮鳥虞坂無人惜伏駒君自他鄉栽草荔妾
從何處采蘼蕪憶妾髮如霧憐君角巳露八歲
詞鋒飛十歲詩葩吐立馬能將韓子題牧羊解
把蘇卿賦未論掘甕過松陰已報探鐶傍桑樹

十二揚鞭走上關十三獻策論平蠻花迎紫燕
明珠絡柳拂白虹响玉環一望斗牛生寶氣五
陵裘馬失華顏不誇千草錦囊底却驚一箭畫
屏間畫屏掩映芙蓉褥錦囊點綴鴛鴦曲纏綿
繡結一團心綽約絲繩雙梟足得壻共言似羅
敷愛夫自信如弄玉琉璃暮暮蘭膏紅琥珀朝
朝竹葉綠竹葉蘭膏綺閣東鸞簫鳳吹綵樓中
自未登山和臨水更曾怡雨復愁風無端題柱
別司馬無端舉案送梁鴻蛺蝶園中飛款款驪

駒門外唱匆匆匆匆自當去欸欸誰堪語舉手牽羅衣低頭吞玉筯今年雁叫北門涼明歲鶯啼東嶺曙昨日南風撲荔枝今朝西港吹蘆絮千山萬山夕陽時長亭短亭芳草處雙龍潭外越王城五虎峯前漢官署漢署天香動桂柯越城秋艷擁姮娥新郎文史三冬足故國風雲一日多只詡青錢選易中詎知白雪調難和一從周宴誇聽鹿幾度秦臺笑畫蛾蓮蕚開遲寧敢怨柳條折盡不堪歌郤生不爲黃金也卞氏其

如白璧何白璧獨懷國黃金多結客年年王孫遊處處仙郎謫五嶽烽烟屐下青十洲水樹尊前碧邊霜襯馬踏三陵峽雨吹颿浮七澤澤國跨天梁陵原繞　帝疆雲霞三楚態花草六朝香紫陌胭脂井紅樓錦繡坊結廬種修竹閉戶掃長楊他日聞詩禮少年誤文章枇杷空自巧翡翠向誰光短鋏羞彈暖長裾懶曳陽感時聊避地懷古更思鄉自恨不登徐庶薦自慚不入陸宣莊一朝忽作陳琳黨千載能令林類傷林

類翹翹徒自許陳琳烈烈終何補錯將蕭艾作蘭看落得鴟鴞爲雞傍樊上自多魑市中寧有虎倘教郭解請公孫翻把禰衡送黃祖黃祖乘船事莫論公孫開閤意猶存不妨慈母曾投杼何事孤臣尚戴盆夫壻豈無三寸舌　君王却有九重門繞梁不及漢家燕焚木那堪楚國猿楚國當年貴薪食漢家此日賤耕織令丘谷口鳥啼魂析木津頭雞拂翼幾處長河無水聲幾處平原無草色陌頭人哭塵昏黃市上鬼號霧

晝黑倚柱悲愁若得知當壚辛苦誰曾識忽傳一疏凜飛霜豈謂三章深入墨假虎吼街頭驚蛇伏草側含沙眞可傷下石轉堪惻三十月來盡風波四千里外絕消息却思少小貌如花那爲艱難心似惹心似惹獨在天南望地北貌如花誰教秋色送春華秋烟一片直秋雨幾行斜秋樹多驚鳥秋江總斷霞白雲樓上雲如水明月亭前月似沙十竹娟娟手移在百花冉冉眼看差蜘蛛當戶網蟋蟀傍窓紗數節三經菊歸

朔兩悞爪篋中悲樂子鏡裏憶秦嘉但見門前
晝羅雀不聞戶外夜啼鴉啼鴉天色寒羅雀人
情冷日日怕黄昏夜夜惜清景迢遞倚銀河凄
凉立金井一庭白榆光四壁頹梧影梧葉飄飄
空似紙難將題字傳夫壻榆花歷歷不成錢安
得買書放兒前宮漏悠悠歌舞夜隣春悄悄亂
離年始知白屋郎偏苦更信綠窓女可憐可憐
甯枰柚偏苦下帷惺縱使萬卷藏不如千金握
高鳳嚇鵷鳶大鵬笑蜩鷽殺人端是用蟣蝨生

子底須誇鸑鷟夜郎放李豈無才天祿投揚非
不學蠶室羞生太史遷馬門餓死東方朔直鉤
難下綸曲木不為楄暗道莫投珠明時寧買璞
璞鼠未堪猜珠鵲却須裁泗鱗得水終生浪伏
蟄乘春定作雷乍報西師起復傳東寇來鼓鼙
沸鼃竈烽火暗龍堆市井新兵動桑麻舊稅催
賈生初下涕郭氏未登臺撫髀應慨慷握髮正
徘徊食客不嫌收狗盜消人詎肯棄龍媒佛輪
宵宵三身轉帝網恢恢一面開晉子有能曾受

塊韓郎何罪不然灰妾今不恨月邊月長倚月
華膽漢闕妾今不怨山上山遙隨山色盼燕關
勸君莫羨鳥中鸞鸞為愛毛映水絕勸君莫笑
草中葵葵能衛足向陽欹關上寒來早客邊衣
到遲床頭知易盡帶眼怕頻移本是浮雲壻寧
為孟浪兒且看梁畔枕莫論橘中棋禍福門無
向窮通路有岐青雲半流落紅顏多別離茂陵
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悲也道儂家非鳳
頸那知郎輩是蛾眉

小山篇贈淮上王隱君

淮水平平山突突淮月亭亭風發發王君結廬
淮之東占斷山水和風月月明夜夜當君門憑
君相對酒盈尊風光歲歲入君戶為君吹開花
滿樹水聲日日傷君琴與君調出太古音山色
時時迎君展顧君留下千年跡羨君色相生來
全羨君名利脫除偏纔了尚平昏嫁債便結玄
真漁樵緣丹竈陰陽火黃庭內外篇鵻鶴居宴
宴蝴蝶夢便便既種林間杏亦栽社裏蓮數項

白雲小隱地一聲清磬大羅天我本烟霞人猶作風塵客幾過王孫祠未識仙翁宅昨日尋君度翠微蒼苔一徑引柴扉昨夜伴君坐青幌絲雜四壁流蛩響霜華結曉嵐星彩散寒曇啞啞鴉啼井寥寥犬吠菴烹茶掃葉爨沽酒穿雲擔紫蟹肥當筯黃花瘦傍笻道從醒處解禪向醉中參不作鍾山勒聊爲碣石譚主人能投轄客子媿停驂黯黯辭雲壑飄飄出月潭懷珠光滿袖采藥香盈籃未道青牛過尹喜已隨白鶴見

蘓耽當時窮鬼空留五今日病魔忽去三却是十年游海內不如一度訪淮南

杏林篇謝余醫士

君術輕扁鵲我病多司馬相逢淮水濱宛在衡山下論交固有緣濟世豈無詮甚爲小兒苦幸得丈人憐念我命不偶遭此陽之九謗舉總由箕死生那在斗曾蹟止桑詩寧歌種豆詞涸魚未足嘆窮鳥廼何悲削飲芙蓉露夕宿蘼蕪圃七情旣中摧六脉因外鶩豈無火棗丹與彼氷桃丸不介心長熱况茲膽尚寒感君九折臂爲我一揮淚授以隱景方投之降氣餌一鍼窮鬼號再砭愁魔迸三湯已易髓四火將伐毛拍拍楚魂起恬恬越吟止那知盆下人忽見壺中子吁嗟夫道不孤君能療國終須試我欲殺身何所圖願借赤霞鼎爲開白虹影先刳共工腸後斷單于頸眞人本自識英雄烈士安能受困窮但使姓名麟閣上敢忘功果杏林中

春城行

少年遊冶春城曲春風爛熳芙蓉褥一時相見便相憐君貌如花我如玉君今作婦落娼家我猶爲客滯京華只此相看可相泣何須江上聽琵琶賦眉自古有人妬寂寞長門誰擬賦落花流水自年年青春總被紅顏悞感君相念轉相悲淚滿闌干不敢垂幾度徘徊花下立鶯啼宮樹夕陽時

少年行

君不見長安俠少年酒底高歌花底眠鬬雞走

馬千金散何曾盜箇官家錢一朝忽報邊烽起從軍不肯別妻子但言割地與和親不愁戰死愁羞死

七言律

金陵懷古

長江一洗六朝兵江北江南無限情剩水殘山吳故壘開花野草晉空城石頭古樹逢秋落浦口寒潮入暮生最是天涯留滯客不堪商女踏歌聲

燕山吊古

蕭瑟西風起夕陽邊城八月倍凄涼燕昭臺上寒鴉亂樂毅村前野草荒送客更誰歌易水行人空復說甘棠十年馬首餘孤劍歷盡秦關與漢疆

暮春登燕子磯懷古

楊子江南燕子磯楊花燕子一時飛六朝人物空流水兩晉山川盡落暉草色遠迷瓜步去潮聲偷打石頭歸倚闌天際春三月惆悵東風動

客衣

天津城樓

落日孤城一倚樓烽烟萬里使人愁笳聲出塞寒偏咽旂影橫波暗不流裾似鄒生何處曳筆如班氏未堪投朔風吹盡關河雁那得音書到海頭

潞河驛

冷風殘雪潞河灣十載家鄉一日還不作楊雄投漢閣寧爲樂毅出燕關漠南廬帳連三輔海上樓船動百蠻無路報恩空有劍春明回首淚潺湲

居庸關見阻示同行

怪得關前逐客頻匈奴早晚欲和親無繻應不空還漢有舌何須定說秦雨氣千峰當幕曉梨花三月塞門春憑君斗酒城頭話猶勝新豐店裏人

紫荊關道中聞邊報

幙南千里昔曾空總是將軍百戰功自有衛青

堪破虜如何魏絳從和戎旄頭夜動陰山白皷角寒吹落照紅好向燕然重勒石勳名莫遣漢人雄

定海平倭第一關

一望滄溟盡百蠻孤城迢遞白雲間笳吹細柳三春月弓挂扶桑萬里山越貢不通何事急漢關未閑幾時閑回頭二十年前夢惟有東風海上還

潯陽江樓

楚天愁思入秋多落日危樓奈客何九派江聲都帶雨二孤山色半含波霜前薜荔猶堪采露下蒹葭不可歌曾到漢陽峰頂望十年踪跡片鴻過

黃鶴樓有引

余被趙氏之冤幸脫禰生之禍因感二子過此吊之嗟夫今世不可知矣千載之下亦復有吊林章者乎丁酉秋八月志

望東山川是楚鄉美人何處水茫茫禰衡作客留江夏趙壹辭家出漢陽鶴去未知芳草暗鴈來先覺白雲凉倚樓無限西風意堪與千秋一斷腸

陳漢陽同年招飲晴川閣應城田功甫孝廉適携酒至余於功甫為初識而別漢陽則十年矣時當七夕書以記之

木葉西風漢渚波高樓徙倚晩凉多十年易作人間別七夕難為客裏過陳子榻前堪對酒田

郎座上好彈歌孤城漏下雙星見牛女娟娟正渡河

項王廟

大江南北水潺潺千古英雄一夢間戰馬自嘶營草去渡船空載陣雲還黃昏雙塚秦時月青壘孤祠漢代山莫上高樓西際望愁人殺氣滿函關

關王廟

生獨英雄死獨靈雲臺麟閣漫圖形只今錦里

無王氣終古微垣有將星魚服宮前秋水白蛇鱗陣裏曉山青城頭惟見寒鴉影敢拂西風過此亭

雨中登潤州城

山自岩嶤水自流鄉魂客思共悠悠江湖無處堪懸榻風雨何時不倚樓愁極空裁平子賦倦來俟作長卿遊孤城此日鶯花暮獨看斜陽草色頭

夜泛西湖

湖雪初消湖水流白雲都在湖西頭半天星斗幾於落十里樓臺盡是浮燈火微微搖鴈塔笙歌隱隱渡蘭舟多情最是吳山月照到遊人醉未休

雪後登天然閣

錢塘江上凍烟開寶石峰頭霽色囘塔起諸天猶挂雪閣臨無地不飛埃湖山今日多新句歌舞當年有舊臺十載經過憑一眺斜陽鐘磬莫相催

珠泉

不因神女渡江遊誰把珠來汙漫投明月千秋寒影亂青山十里夜光浮即看鮫泣盤中落謾向龍眠頷下求只尺便過星宿海乘槎何必問牽牛

秋夜泊燕子磯

石城逶邐接江沙此夕相思在水涯明月一輪飛燕子寒潮千尺落蘆花夢回西渚仍爲客望斷南雲不見家獨對秋風愁欲絕隔船夜半起吹笳

元夕灤陽演武堂戚都護宴集觀九曲黃河燈時大雪

將軍開讌對河濱千里河流坐上分海野放珠堪照夜火龍啣燭欲燒雲擎杯月動金波影說劍星搖玉斗文何處笙歌天外度東風吹落雪紛紛

滄州錢女元席上書感兼懷郭建初方景武

當時尊酒[illegible]陽城幾幾夜秋風秋雨聲今日滄州
尊酒夜秋風秋雨幾年情江湖落落陳登計辭
賦飄飄庾信名歌舞兩行堪一醉故人奈有不
同傾

長蘆贈李運長

祗爲風流滯此官才名總得少年看東南人望
推元禮西北軍儲屬士安銀印夜封瀛海月羅
衣春染楚江蘭如今只尺瞻天近未信明時道
路難

上周大司馬

漢將分符出帝畿羽林十萬擁旌旂由來北斗
爲喉舌是以東方有衮衣賓于山春千樹發衛
公營古六花飛書生豈敢誇投筆願向軍前賦
采微

贈劉駕部賛畫

玉帳西飛萬里遥　君王親爲訪賓寮姓名海
内知劉晏談笑軍中見郄超一曲落梅魚鳥動
千山采芑雪霜消何因傳檄過邛僰試看當年
駟馬橋

天津寄梁兵憲

月落關河鼓角生中　回首不勝情平欒諸將
推方叔諭蜀何人薦長卿此日黄金臺上盡終
宵紫氣斗邊明彎弓欲向扶桑挂敢借東風一
送行

淮上謁江兵憲

漢家儒將定誰過節鉞新承主眷多留領青山
長有石揚麾滄海已無波尊前秋色芙蓉幰鐃

裏春風杖杜歌彩筆于今知更好試教草檄看
如何

春日病起

滿城風雨送殘春閉戶誰憐病起人白壁未明
終戀楚黄金已盡欲辭秦鄉關南北音書絶海
戍東西羽檄頻幾樹好花留不住却令一嗅一
沾巾

夏日郊行

四月鶯聲向客踈千鄉草色爲誰餘看花已落

春歸後把酒還當病起初碧洞烟霞閒玉局青山風雨度藍輿年來蹤跡天涯徧莫道漂零與不如

七夕

病裏年光客裏情草虫木葉盡秋聲關山幾度看牛女詞賦何時問馬卿鍾動漢宮纖月落筑殘燕市大風生不堪徙倚天河際水冷星寒斗自橫

九日

客思流光共不閒玉河橋下水潺潺十年空憶故園菊九日仍登何處山鴉背夕陽歸上苑雁啣霜信入南關囊中縱有長房藥曾爲愁人一駐顏

送李叅戎之黃花鎮

馬上時聽出塞歌君家勛業滿山河金城父老思充國銅柱蠻夷識伏波節鉞遥傳三殿下旌麾直繞九陵過黃花古戍年年遣從此春風細柳多

送吳廣文之任華亭

青山城郭白雲窓寂好橫經是此邦士向東吳誇二陸君從北斗下三江雁分潞水雲頭片鶴傍華亭月影雙知有相思何處絕鱸魚上釣酒浮缸

吳門秋日送族人南還

百花洲畔木蘭船杯酒西風思黯然客似長卿遊已倦人如小謝別堪憐江城暮色初回月野樹秋聲盡入蟬明日姑蘇臺上望片帆落處是南天

送陳扶摇叅戎復任遼東

一道旌旗塞上分灞陵十載舊將軍入遼曾試屯田策出楚猶傳露布文海外槎星明似月關前烽火黑於雲漢家天子求元帥蚤晚登壇定是君

七言絕句

宮詞二首

禁柳宮花總自春三千粉黛幾回新君王未下

鴛鴦牒莫問昭陽第一人

一入長門十二秋自憐顏色未曾愁朝朝流水宮前過不肯題詩葉上頭

渡江詞

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楊柳詞

楊柳青青灞水濱春來日日送行人東風不與長爲主送盡行人却送春

塞上曲

遼城一片黃雲裏胡騎千群黑海頭弓影長懸秦月曉笳聲不斷漢時秋

過鞏華城

鞏華城外草連天威漠橋頭水滿川草色自當春意好水聲偏得路人憐

春日簡友

春城柳色入東華莫惜驊騮過酒家記得去年江上別風吹二十四橋花

歷陽樓懷尤子輝同年

山繞孤城水遶村斜陽寂寂下平原當時對酒人何在唯有江離綠滿門

夜度恨這關

楚水東邊別路多秋風夜半動離歌迢迢恨這關前月獨照行人過汴河

過銅雀臺故地

漢人不怨魏人愁百戰山河一日休銅雀舊臺何處是悠悠漳水自東流

眞州逢蔣子謙言別

江上相逢欲暮春落花飛絮滿行津孤舟明日丹陽道愁殺江南江北人

聞鴈

萬里關河一日回曉風夜月遞相催南飛若過青霞嶺好爲傳書下鏡臺

西湖雨後示友

夜來風雨過湖頭落盡桃花水不流唯有西陵橋畔樹爲君留得一枝愁

金文通公集二十卷疏草六卷詩集三卷外集八卷

〔清〕金之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文通集二十卷》提要

敘

余爲書生時好爲古文詞漁獵近代諸家氣矜塗澤之文刻畫自喜中年讀濳溪震川集少知持擇始改轅易轍思自拔于流俗望古人之質的而趨之才力單薄學殖荒落如輕毛弱葉翔舞於衝波濁泥之中欲介然自立也艮已難矣

酉戌之交與平陵公談文
闕下平陵告曰豈凡先生
令之韓歐也余心識其言
而未敢信既而屢讀其文
針芥相合犂然有當於吾

心信平陵之非溢言也余
老而失學不能乖齒牙樹
頤頦以變易斯世之視聽
則請原本古今畧陳其流
別以告于世之君子葢常

循覽三百年來文體凡三
變矣明初之文自金華烏
傷迨東里茶陵卸華佩實
根本六經三史號爲正脉
北地起而以叫號剽奪之

學創立古文雄樹壇坫信
陽和之遂謂文靡于隋其
法亡于韓愈輇材諷說之
徒轉相倣傚而文體一變
嘉靖之初晉江毘陵祓除

俗學歸原經術南沙浚谷挾轂扶輪爲一時之盛歷下弇山出盛推北地以雄詞盛氣夌壓古人佐之以大函雲杜異口同音一唱

百和而文體再變萬曆以來高邑崛起於北臨川雄視於南厭時人之贋耳傭目刻意滌除文體幾於三變矣俗學流傳熏入骨髓

二君子孤立側出錞于申之莫吾聽也以是故近代之文雅俗錯出遞變而不純豈凡生于吳下戔膏剩馥屬厭弇州之餘瀋乃能

超然玄覽篤信古學奉韓歐爲祖禰而師友在震川鹿門之間豈非豪傑之士後五百年間出者哉今其文具在葢莫不發源經史

而取裁於八大家遡流窮
源有典有則有倫有要渢
渢乎洋洋乎先民之規矩
盛世之型范也昔在王李
狎王齊盟茗上茅鹿門先

生獨唱明八大家之學標
舉關鍵爲後學眼目豈凡
鹿門之外孫也先河後海
其所從來遠矣漢楊子幼
讀外祖太史公書學其爲

文今讀其報孫會宗書慷
慨激昂淋漓痛快太史公
鬚眉談笑千古如在豈凡
風雲玄感譽望在玉衡大
斗之間非子幼所敢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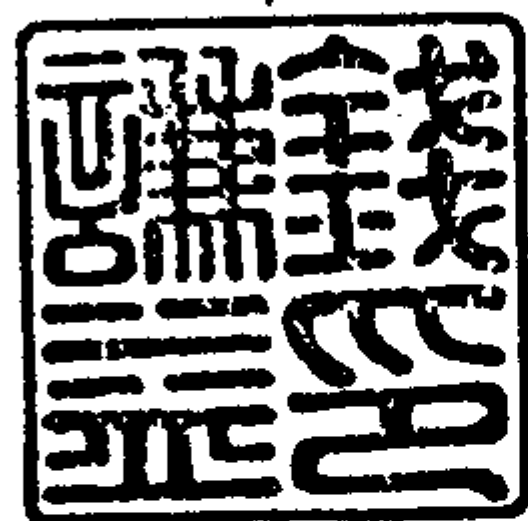
其所譔著徵諸鹿門出車
合轍則亦太史公之子幼
也豈凡自叙其集以謂聞
鹿門之緒言取八大家文
鈔讀之反覆始知爲文之

道端不外是豈不信哉昔顏之推論文曰今世相承趨末棄本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張融自序曰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故當使常有其體顏氏以

古之製裁爲本而張氏謂以有體爲常此所謂爲文之道也逐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此韓子之所謂無迷其途無絕其原者也請以爲讀豈凡之文者告弁以爲學豈凡之學者告

旹

順治十有六年巳亥嘉平

年家眷侍弟虞山蒙叟
錢謙益再拜謹書

序
晉江王道思先生嘗稱有
吳三千年之久傳者三人
季子子游與唐應德而三
予歎服以爲知言其後有

文章名莫如司寇王元美
頗薄唐公不足爲然予實
不好其文顧獨嚴重歸熙
甫太僕以爲有唐宋大家
之風洎吏部周恭肅氏公

用而已熈甫名籍籍一時
元美晚年益自傷不及熈
甫見于題公像有繼韓歐
陽之語人皆知熈甫獨周
公之文竟無口之者良可

歎也今又得豈凡先生云
予自諸生時則知先生以
名進士歷爲知府兵備卓
然有聲實未見其文同朝
縉紳亦以吏治推服不及

于文及余同官而先生文
稍稍出知先生文自予始
先生又謂予曰文者載道
之器也言者心之聲也言
不根于心必支文不幾于

道必誕支與誕所不敢爲
吾撑其雅馴者而卒業焉
是以先生文大者炳炳烺
烺小者謹嚴法度尺寸不
苟此歐陽子之文也知先

生文如歐陽子亦自予始嗟乎文難言矣人尤不易知哉文如先生其好學深思揣摩古人積有歲年而予輩不及知乃僅知之同

官之時數十年間號爲名公鉅卿察其文曾不足當先生之毫末而名反出其上何也雖然山高可以致祈年淵深可以致沈玉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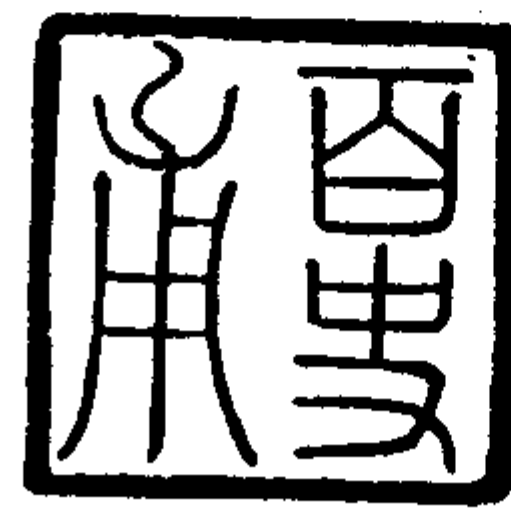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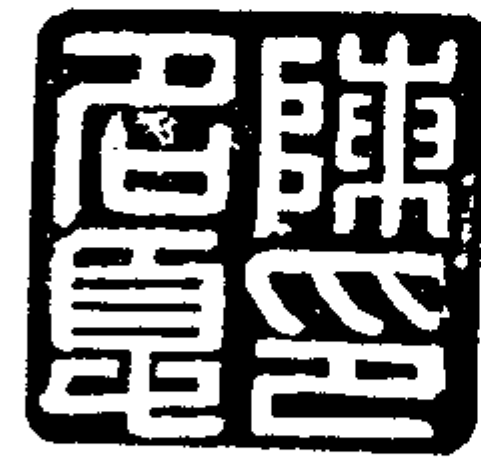
學可以永久比于金石先生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於周恭肅爲同邑有葭莩之誼又於茅觀察鹿門爲曾外孫先生之文所

從來如此肰則讀先生文而信予稱爲歐陽子者其必如予之信王道思也乎

旹

順治五年十二月溧陽同

學弟陳名夏書於石雲居

陳名夏印 百史

叙

金司空吳江豈凡先生以息齋文徵叙予雖不厭書文弗能臻古夙夜皇皇未之逮也安能測先生文然竊聞作者之言文在機在轉在彬彬公之文不角勝于六朝之浮艷靈轉而廓清之庶幾闔智不闔力者乎葢節章光受制於濤故

無語不爲神明之寶物有不能揉焉者矣予嘗數過吳江矣其五湖與莫釐諸山絡皆虬纏蛟迻天地奇氣鬱積盤礴大海包裹而

厚其發發必鍾爲人文公之文其發于蟠地豈其淺者哉況公政事偲偲猶之文御機而調和乎節是故敦乎智自非理勝區區鬬

華角豔惡能旋爲宮以相答也以智以靈不苟徇于小槩小篇大章各堤焉立于其所也者自心之意天和將居殆庶幾焉以息爲

昌也歟顧知息者冲用之而弗竭文與政事一母之大宗也豈凡先生自兹遠矣予年漸老信古而尚以力競也未能受命作者墻

下彬彬郁郁文乃不喪奚以厚積而發乃尊光耶靈轉廓清逮于何日望洋金大司空予倀倀然不自崖返乎

順治六年五月朔日年家社弟西洛王鐸撰

序

豈凢先生以息顏齋以息齋命集余授而卒業藹藹吉人之辭也懔懔醇儒之詰也夫古之立言者軌道而捈志使近承有明箴私淑知竊義不足以約趨端

姅糾史翼經不以泚筆而其人之表裏初終亦於是備見豈銜名哉蹶實而已正質却飾變化以生或俔之日月常新或方之江河經地雖語明也行也實處於莫可加增倘亦能止之力乎

昔孔子筮賁而愀然曰黑非黑白非白非正質也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意愀賁者愀末流乎不然豕何以極言其察變化成一本之文明以止也進而求之文之所以

文者緝熙敬止蹶其實仁敬慈孝信之止固胥天下而文明之乎德業文章無二道也觀息齋集與人臣子與人弟友其言具在思無越畔修辭立誠質正而不受飾既如斯矣先生之自則

則人盡於斯矣後之郛郭而糟粕亦莫不止於斯可謂得賁之亨矣障頹瀾而披霧蔽俾世俗鉥心劌目輩各正厥質以不沒至文其以息文壇玄黃之戰詎淺尠乎息齋公餘讀易所也爰

取以命近集意或在是與

順治巳丑初伏日蜀仙井教弟

胡世安書

序言

嘗觀文運之衰也必有一二人焉爲末流砥柱繼一綫之薪傳而斯文不至墜地文運之興也亦必有一二人焉爲一代開先布昌明之學術而大道復行中天自明季浮誇相競理學榛蕪迨

興朝肇造鼎新將豁然與天下更始而其間挽回於絕續之界扶其衰而翼其盛相與闡揚古道崇正闢邪引掖後進者則吾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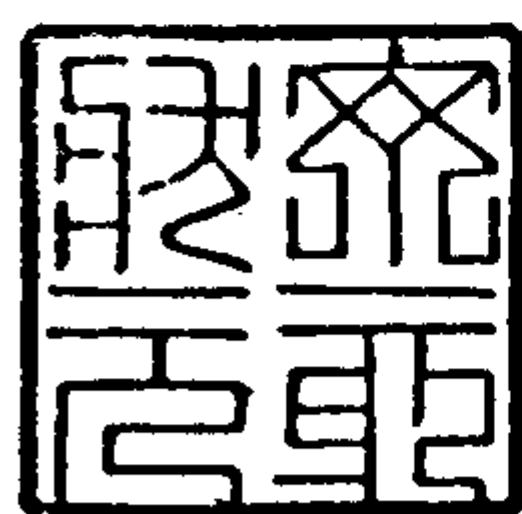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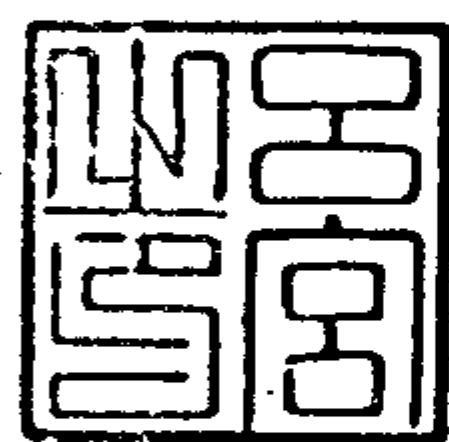
翁陳師豈翁金先生也先生與陳師同秉銓政提衡人物之暇復大肆力於文章志合道同互相倡和余每過師門問業輒告余曰金先生今時之人傑而文章之宗主也私心竊向往之近始讀其古文辭信得派於韓柳蘇曾諸大家一洗詭異鈎棘之習而出爲清醇博大之旨其言簡而深約而該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合人心昔蘇長公稱范文正之於仁義禮樂孝弟忠

信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吾於先生亦云余益歎先生爲不可及也先生歷要津而能屏營逐寡嗜欲自顔其室曰息齋蓋息其身於

從容退食之餘而息其心於詩書六藝之圃故能專精焉以從事於此而著作日富其書滿家以視世之貪權嗜利皇皇終日而夢寐不得安耳目無所接者其人品之高下何如也余猶憶

垂髫時讀先生制義知愛且敬而每以不識韓荊州爲恨凡二十餘年始見先生於京師爰得從之遊而先生手示一編見屬爲序余愧不倫何足爲先生重獨以童子時即知愛敬先生而

今得側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大君子之末爲足償疇昔之願耳嗚呼先生向官少宰既能出其氷鑑以激勸人才而茲復著其文章以轉移風氣先生之於當代功良不朽矣

時
順治己丑上元日後學呂宮謹
拜撰

敘

吾師陳百史先生以古文詞領袖海內一時縉紳鉅公爭出其所著相訂朝一日侍師側讀吾年伯金先生之文竊歎曰此真粹然儒者之言也夫古有儒者

其人中正而和平其氣優柔而不迫其爲言也醇而肆眞而不漓能使讀者感動豈非其積乎中者深乎其深故其發乎外與入乎人者漸漬浹洽自然感動不能已已歟其於爲治也亦然

積仁義之氣以變衰薄之俗始而華而繼而華心久之至於百年無奸之可除無殺之可用而殘忍刻薄之氣遂消弭而化於無有此則儒者之効也少嘗讀太史公書見其尊黃老退六經

進游俠卑儒術心竊非之及長而反覆其所以乃知非太史公本意也彼見漢興去古未遠當秦焚燒之後使其能尊用儒者復修先聖之道雖追隆三代不難乃承秦之獘厭聽儒術至文

景武之世如賈誼仲舒皆彬彬儒者不能用而終日所嘲笑詼諧者惟一曲學之公孫弘與滑稽之東方朔雖中間龔黃卓魯吏治間有可觀然廟廊之上無敦龐大雅之儒以修明經術而

崇進古治所以終漢之世敗亂之端隨滅隨起百孔千瘡救過不給而相業亦無足紀豈非不進用儒術之過歟太史公益諷之也觀其列吾仲尼于世家豈眞謂儒者不足以治天下乎先

生與吾師朝夕必偕其終日所論議而設施者非儒者之書必不讀非至誠惻怛之事必不行宜乎其見諸文章者醇而肆眞而不漓也孟子曰生于其心發于其言害于其政是故入其室讀其書純粹而和平而其性情可知也其治效亦可知也入其室讀其書堅僻而鑱刻其性情可知也而其治効亦可知也葢以奸雄狙獪之人而貌顔曾思孟之言其發之也必怍而其神

情亦必不肖何則其積諸中者先陋也今先生之文豈不爲有道之士乎哉方今海內初定儒効未章

天子思敦進古治欲得尊經學道之儒者而盡用之惜乎下之奉行者未有以稱之也惟先生以道自任大異乎世俗之所爲意古所稱爲大儒其人者將在是歟則由是而汲引後學嘉與正心誠意之士布列朝端使儒効大章而治且臻隆于三古吾已

于其文章必之矣于是退而書
其言以質先生且以告吾師
順治五年嘉平月內翰林秘書
院編修年眷姪程芳朝題

序

六經之文質質故原性命之理
傳述微言而人事之本末天道
之終始以著左國史漢之文核
核故據見聞之情掌記故實而
遠邇小大之得失上下幽明之

理亂以備吾豈凢師追蹤三代
之人之學而抗志西漢以前之
業肆力研尋積有年矣而潛寧
沈靜一意理窟自筮仕及爲司
空大夫如一日也宜其文精醇
博碩卽尋常遊讌贈荅問無不

曲中情事之微而直辟理道之郤間取息齋集文一再讀之何其樸而能覈贍而有則波折以老涵渾乎名儒之言也與蓋孝友忠信吾師躬自爲之而躬自有之而兵農禮樂吾師直如耕

家人而進語乎家事故應左有右宜與乎幾義之存而進乎智仁之事使人見而悅悅而久思與寢處其間飢食而渴飲也吾師其不可及也哉吾師之文其即所云性命之懿而見聞之情

既質且核亦著亦備者哉聞之經成而紫微降光玄著而鳳鳥來集其應有然吾師以澹寧沈靜無間然之學而爲精醇博碩不可疵議之業昌言乎應其即以含玉吐金之文當景星瑞羽

之實

順治己丑春日關中門人岳暎

斗頓首書於金臺之秋舫齋

自序

余少時嘗聞先君子言王外父鹿門先生之爲文與王道思唐應德歸震川諸公相爲頡頏其得力於八大家者最深郎王元美等七子弗之及也時余方習

舉子業未省學古私心竊嚮往焉及倖入仕版則糾葛世務置古學弗講者荏苒二十年自甲戌至庚辰連歲讀禮山居得稍涉獵古文詞日取鹿門先生八大家文鈔讀之反覆始省先君子言妄意爲文之道端不外是然觀世俗所尚似與鹿門論文之旨又有大謬不然者余復疑之至乙酉歲與溧陽陳百史先生同官百史爲海內文章宗主得共朝夕者四載于茲因時聆

其論議併讀其石雲居集則揆之鹿門之旨甚合而與余少時所聞之先君子者若互相發明也又從百史所讀豫章艾千子蘇武子之文皆卓然不溺於流俗一本之唐宋大家而蘇武子

亦謂百史有古人之風余自是信所以爲文之道而不復疑焉雖然爲文豈易言耶昔韓文公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于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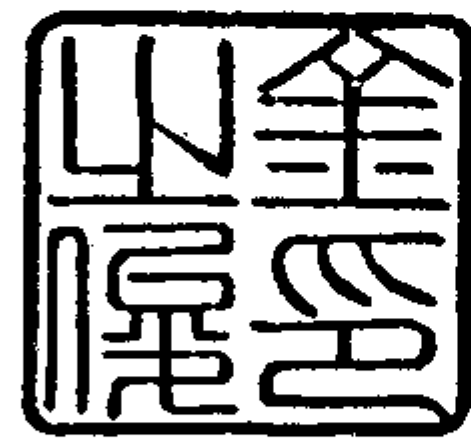
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廢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夫以學文如李張兩公而昌黎猶未遽許其至爲文豈易言耶余恨少業舉子長又糾葛世

務未能深用力於爲文之道今雖信不復疑而年已將六十矣其又何敢妄有撰著以希古之作者然前代有從吾道人董蘿石年六十有入學道於陽明子北面而師事之至今以爲美談

余今從百史學文其或猶未晩歟故每成一篇必質之百史雖百史謬爲許可不減陽明氏之於從吾道人顧余終未敢謂已得爲文之道也因彙近作若干首輒付梓人再俟天下後世之

深於古學者起而正之

順治六年己丑王正息齋主人

金之俊識

金文通公集總目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明文奇賞鈔序

明文奇賞鈔者金子于歲戊子冬日擁爐息齋中讀陳明卿太史之選而爲之摘錄以存者也有客見而訝曰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明初如宋文獻劉誠意方正學諸公大儒鼎彝之文尚已逮至中葉

弘正嘉隆間文人項背相望或爲史漢或爲唐宋大家喙喙爭鳴不可枚指識者猶謂陳太史茲選選未盡其人人未盡其文方存乎見少而子又何存乎見多而爲之鈔也金子曰否就太史之選觀之則存乎見少就余之鈔觀之則存乎見多已夫立言者能與立德立功並其不朽豈非以世道之治忽風俗之淳澆人心之邪正胥于其言繫乎是非其言之可傳乃其言之合乎道者道足以傳而言亦附之以傳也言何以合乎道則不悖古聖賢六藝之旨而有關世道風俗人心不與撏句選字勦襲浮華爲工者是也茅鹿門先生云文章以道相盛衰不與時相高下旨哉斯論乎言不近道則雖高擬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之徒不過優孟衣冠耳縱膾炙一時後莫之傳言苟不詭于道則雖近法韓歐蘇曾一派爲流俗之所揶揄其氣自古其理自足以不朽然古今來儒生學士畢世操觚所爲言之近道者蓋戛戛乎其難之也故余于太史選中但得一二近道之言而存之使讀而興起者世道之忽可轉治風俗之澆可還淳人心之

邪可歸正即存其什之二三不已多耶余故曰觀太史之選則存乎見少觀余之鈔則存乎見多而客又何訝也客于是爽然而退

有息齋著述便應有此論斷即高擬司馬數語盡發文章之蘊若弇州諸公早見及此必不妄詆歐曾也　陳百史先生評

胡菊潭先生易史序

經經而史緯自左氏昉也董江都劉中壘因有繁露五行之作皆參互人事以求是非吉凶之合用垂法戒宋眞西山大學衍義經緯昭晰明丘瓊山補之爲全書其條貫事理備乙夜之觀者最著且要獨易之爲道幽圓浩隤變化屢遷非極深研幾遽難以人事揣合京房以下諸家肆其窺索比擬災異以風切當世然未免附會近踏駁矣求其于理事參互之際因經絛緯援古証今燦若列眉應若桴鼓者未之或見

也菊潭胡先生以天授夙悟振起西蜀博洽窮經編葦啓輿直踞子雲之席居恒研六位之遷變摟十翼之精微上下數千百年間瞭然于興衰理亂得失倚伏之故與夫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消長之關推移摩盪羅布心胸無遺銖黍既出其中正易簡之學光贊鴻謨建確乎不拔之業復以藏往知來觸類徵應隨爻配事顯端彰微者明理事合一之大原書成名曰易史問以示余而命之序余讀而歎曰思深哉先生之爲是編也易而史則全易皆史凡易之理有一之不足範圍乎史無以成易也史而易則全史皆易凡史之事有一之不必裁成乎易無以成史也理之占事以有定燭無定其法嚴惟嚴故起人乾乾之惕而爲悔吝凶厲之防事之占理以無方驗有方其法活惟活尤動人虩虩之震而有補過無咎之凜余竊測是編中凡是非吉凶信于既占者什之三信于不待占者什之七占吉而吉占凶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吉則理吉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凶則理凶而吉此信于既占者也理經乎事故命吉命凶者理主之而

無俟覯于事後事緯乎理故形吉形凶與夫旋吉旋凶者事主之而無俟玩于理先此信于不待占者也其間或比覈而如律或旁通而如例不周內以爲功不成敗以爲案舉造化盈虛消息之自然與人事臧否應違之當然無不呼吸通而聲響合嗚呼先生闡易至此直通身是易矣談史至此直通身之手眼皆史矣至先生自序有云陰陽互根剛柔交克者天運也天生小人以厲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又云往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

筴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筴尤旨哉言乎從來世運循環不患君子道消而患君子獨矜爲君子則每以孤而成其消不患小人道長而患君子過絶夫小人則每以激而成其長剛之所以折柔之所以厲而運祚隨之千古一轍也皆不知易不讀史之過也有心世道者請反復斯編焉始知昔人經緯之書成有指歸不得稱專美矣又寧屑沾沾拾太冋之瀋哉

李文全集序

李文全集唐李習之翺之文明景泰間河東邢讓手録抄本順治二年乙酉鉅鹿徐子長善偶得之市肆亂帙中凡一百三首徐子力學好古喜獲所未睹遂梓之而以一編示余余讀而爲之序曰余生平愛慕翺之爲文不滅于韓子惜乎其不多見于世而力學好古之徐子乃獲睹其全于千餘年之後豈翺之爲文其業已至自有不可滅沒者經久而彌著耶抑徐子好古而得所趨向其精專志一自有以相感相觸

故不期而與其文遇耶昔韓子云近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又歐陽子讀李翺文有云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甚矣古人之不妄許人以文有如韓子而古人之善讀書恨不即與其人生同時有如歐陽氏哉翺嘗寄從弟正辭書曰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及余卒業

是編而後知翺之爲文悉皆仁義之辭非復後世摘英掞藻以一藝爭鳴者比宜乎韓子之許其有得而歐陽氏讀其爲文遂有生不同時之歎也嗚呼讀茲集者其亦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亦不失凡爲古人作者之意然後可以言讀書弃可以言學文也已矣

善讀古人書於尋常感詠便如同時同學言愈簡淡乃愈神奇讀此等文而不以爲神奇者必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尹河南文集序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緊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

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

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嘗以評尹先生者評此文世人喋喋不能休吾欲借先生爲并州剪刀剪斷千萬緒也評 陳百史先生

會墨法定本序

文章之道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所謂理者盡寓經書傳註中必參之以博聞强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直與孔孟程朱印心源于數千載之間不失累黍針芒而理出焉所謂氣者譬江淮河漢之水行于地中騰瀾怒濤噴漩逆折浩乎莫禦放乎無垠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湧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尺幅之内有呼吸千里之勢而氣盈焉然理勝于氣則病爲艱深爲板實氣勝于理則病爲膚莽爲散

漫理與氣交受其病者法不足故也法者何如日月星辰之運于天經緯次舍遲留伏逆有一定不爽之度又如古名將用兵或多多益善或以寡勝衆或堂堂正正鉦鼓旌旗耀日震天或乘間出奇枕席麋師千軍萬馬寂不聞聲多寡奇正惟所用之總不失律此所謂法也法一成而不亂則理明氣昌醇正典雅雄渾博大之文出矣余少聞先輩之論若此迄今四十餘年文風屢變俗尚亦殊似與先輩之論未盡符合而余獨尊其所聞不以徇時今春謬膺

簡命典禮闈竊持此相士而少宗伯胡公亦力主其說不稍二合三百八十五人體裁務盡其變率範我馳驅者撤闈後果多可而少恠爭欲出其卷懸之國門而余不敢以所嗜強人也會甫草計予以兩浙名儁來貢于

廷能精古今業胸中卓然有先輩典型者偕仲兒世濂取全闈卷竭晝夜力卒業焉因謂余曰先生所嗜非癖也遂裒其優者若干卷付剞劂氏弁之曰墨法定本嗚呼以余所聞先輩之論得甫草一叅訂之而庶乎其可定也已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邃古之時上哲之士其為善也無所為而為善其不為惡也亦無所為而不為惡從未聞有感應之說也迨夫澆灕漸遠人心日漓上哲少而下劣多為善者而莫或勸之則為善不力為惡者而莫或懲之則為惡無忌於是聖人慹然憂之起而創制禮樂修明政刑凡所以勸善懲惡者無所不備而立經垂訓又為之諄諄詔告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曰上帝鑒觀又曰自求多福書曰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又曰惠廸吉從逆凶經雖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已昭然畢具乃世人習矣不察妄覬徼福于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善即福基也念念事事之善即集福無量也徒求免禍於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惡即禍胎也念念事事之惡即召禍無邊也若夫與聖經互相闡發而尤深切著明言之者則莫如道藏中太上感應篇一書凡有持誦遵行者其感應已如鼓答桴如響赴聲近來梓刻甚廣然未有若我壽翁佟公刊訂說定

一本比他本迥異有案有論有解有贊而公更爲之精研密究細加刪潤核而詳該而不雜令人一展卷焉目爽心開骨慄氣歛有不俾善者益善而惡亦爭奮然勉爲善乎粗之可以充鄉約之講讀精之可以佐經史之鼓吹小之可以化一時之世風大之可以囘億千之刼運猗歟休哉我公之流布斯編也眞羽翼我

盛朝禮樂刑政之助直還遼古而豈徒以之持身服官孳孳爲善以之率屬敎民與人同善無負太上之救世慈心而已哉是爲序

讀王文恪集序

明代制舉䕺惟成弘間號冣盛而守溪王文恪先生尤開闢一代凡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無不誦法其言奉爲典型終明之世莫之或尚也然世皆知先生以制䕺傳而鮮有舉其古文詞者雖同時卲二泉徐子容諸君子爭重先生之文以爲規模昌黎以及秦漢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逮後王李等七子握鈆槧繼起壇坫中原走儒生學士如狂而先生之文竟置弗講已迄今荏苒二百餘年卒未有崇先

生文駕七子而上之者甚矣世之矜耳而賤目也昔歐陽永叔讀李翺文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余于先生亦云先生爲文簡而壼質而古所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非儷花鬬葉者比故往往以少勝人之多以淡勝人之濃葢上包宋濳溪諸公渾噩之氣下開震川遵巖諸公簡嚴之法即謂先生爲唐之韓愈誰曰不宜抑陽明子之言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

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然則先生之文乃見性之文也而又烏得不貴乎嗚呼後進之士有志于古文者慎毋矜耳而賤目其視先生以爲法可也

推重震澤與姚江同意其不可七子處只用一語語不廹而意已至眞有上觀下觀之眼不特爲吳中前輩爭壇坫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周恭肅公集序

吾邑白川周恭肅公名位崇隆景仰今昔而生平所著詩文若干卷則世鮮有舉而稱之者余子讀而歎曰此先輩有道之士也其詩清新俊潔其文淡簡古質蓋卓然不類乎流俗之爲文詞者而何以世莫之稱也因憶蘇文公以鳧繹先生詩文十餘篇示子瞻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矣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恭肅公之謂歟自公歿後

天下之文日趨于濃郁纖麗遂無復爲公之文者宜乎世之莫稱也同時有顧惟賢先生名應祥者曾爲公作傳云以公務同至海上過公舟公方危坐觀書几上惟置薛文清讀書錄一册字字皆圈點始知公之所學蓋有所本而非苟焉者則公尤喜易著有讀易日解今其裔孫文學之爕將梓之以行于世又聞公有至性少時父母疾嘗刲股進愈之而絕不以言及此又篤行醇德之大者嗚呼公之學有本原行有

大節若此而烏得不爲載道之言乎信乎其有似于鳧繹先生之有爲而作也五穀也藥石也余爲公同里後學雖不獲生同時而讀其集于百餘年後慨然想見其爲人不勝嚮往而私淑之故畣筆爲之序且以見先民之法程近在吾邑士又何必忽近而慕遠也

若有恭肅在胸中必不強附王李若肯讀此等文又不須強附近日名士矣　陳百史先生評

陳百史先生石雲居制藝序

文之不朽于天地間者有他道哉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六經語孟之文理之原法之祖也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附于理而不詭繩于法而不佻者也理不足則氣索法不足則格卑氣索格卑則古意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噫此近日制舉之文所由弊歟然則救獘于今日莫如勉學者以通經學古葢能爲古文辭者未有不能爲制舉藝者也昔王震澤歸震川唐毘陵茅歸安諸君子皆以制藝冠絕一時而其論議必根本于經術其開闔首尾抑揚錯綜必出入于遷固韓歐蘇曾數大家間是以理明法備其爲制舉藝無異其爲古文詞故足傳也迄今百餘年來能爲震澤諸公之古今文者惟吾友陳百史先生其古文詞登作者之堂不具論一日出向所行制藝集重訂之以付梓人而屬余爲序余受而讀之一曰擬古一曰擬先正一曰臨塲一曰擬墨或爲古朴而醇深或爲淡遠而宕逸或爲環瑋而雄博其遣詞布局不同其所以爲理爲法一也要皆以近古得之雖然

茲集之傳播久矣何俟余言而世之崇奉其文者恐僅作制藝觀則百史一生稽古之力似反以舉業掩而亦非今日重訂茲集以勸勉後學通經學古勤勤無已之至意也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百史嘗語余曰吾儒雖躬行不及聖賢旣已操觚伸紙儼然代之立言則必當設身處聖賢之地發聖賢之論奈何其相率爲荒唐謬悠支離割竄之語何入室而操之戈耶嗚呼百史之言如此宜乎其爲文之足傳與震澤諸公後先頡頏也今使海內學者讀茲集而究

心于其所爲理焉法焉然後知百史稽古之力不淺而亦不負百史所以勤勤勸勉後學之至意矣獨持是以求合于有司尺度而可必其有濟也哉

乎文不敢當此稱許總撮諸大家發明大義不啻自言所得有功後學不小　陳百史先生評

孫北海先生石亭近稿序

韓文公之言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渺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余讀大廷尉北海孫公石亭近稿有懺始知北海乃性能而好之者也不然何暇以爲也豈其有愁思耶而聲之要渺若斯也豈其真窮苦耶而言之易好乃爾也蓋人情數世事感滄桑嘆俯仰情酸味厚歌短泣長真有令人悄然以悲肅然以

恐復令人奮然以振淡然以遠者矣憶杜工部有云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又思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淒淒切切蕭蕭悠悠庶幾其似我北海耶嗟乎北海之於詩固性能而好之者也然亦其所爲之也故名公貴卿得與羈旅草野爭能于天壤間余因是而又重有槪矣是爲石亭近稿序

平京趙浚谷善爲簡文然多重滯之音不如此之淡永而有寓藏也結處感在情中意在言外與唐宋

大家同觀。陳百史先生評

戴道嘿先生詩草序

歐陽永叔美梅聖俞之詩有曰其初喜爲淸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詞非一體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夫言詩者必以唐爲宗而永叔何以駕聖俞而上之則甚矣諸體備具之爲難也若吾友奉常戴道嘿有焉道嘿示余詩草一册自壬申至丁丑爲一卷自戊寅至丙戌爲二卷丁亥爲三卷凡閱歲十有六年僅得詩一百三十餘篇道

嘿之自訂芟約而嚴矣然而時事之推遷景物之變換盡于其中道嘿之愉情悲思俠骨雪腸與夫涉歷患難後之深學老識見于山巓水涯之嘯咏征夫閨婦之嘆嗟以及弔古贈今悵離憶别之所欷歔而寄托亦約畧盡于其中其詩之爲體則有律有絶有古有近蓋無格之不具也其詩之爲境則或淸麗而閑以淡也或涵泳而深以遠也或琢刻出奇而又本之氣完力餘彌老以勁也蓋無妙之不臻也以是知歐陽氏之言非深于詩者不能道而余不知詩何能妄

許道嘿之詩哉故爲之述歐陽氏之言如此雖然道嘿年甫壯盛將來學日益深識日益老則自今戊子以後道嘿且不自知其詩之所至而余又何能妄爲之測也耶

渾而到東而裕可謂老氣橫九州矣　陳百史先生評

讀唐叔達先生三易集序

三易集者嘉定唐叔達先生名時升者所著爲詩文也按嘉定有四先生之稱爲程孟陽嘉燧婁子柔堅李長蘅流芳而先生益居其一云先生年未及壯遂謝章句肆力古學一時二三博雅君子如瑯琊王元美暨王文肅父子皆盛相推服然在吳頗著而海內茂聞在當時則稱而後學罕道豈先生學不近名而名亦不之歸歟抑自歸太僕震川先生以後古學一派獨在祁川其淵源爲有所自而未可槩期之天下後世之人歟則甚矣世俗之重名位而輕文章也余從吾友百史所睹先生集其嘯歌詠言不具論讀其論序碑記諸作想見先生涵肆六經汎濫百氏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凡兵農錢穀始終沿革之故及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一一如身履目擊而犂然指諸其掌至其相與酬答贈遺一執于道德義理無諛言無溢詞有若嚴師之垂訓于其上而執友之忠告于其旁所謂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者先生有焉嗚呼使先生得志于時而備位宰相諫官文學侍

從之間其所樹立必有炳然可觀安在稍遜于瑯琊諸公而世俗之聆炙其文章者乂豈顧問哉惜也僅以韋布終先生之所以鮮聞于海內而後學多莫能舉其姓氏者職此故也雖然文章豈終藉名位哉我吳古學一派當俗尚波靡後幸衍如綫之緒于未斷而迄今文章家猶知有嚮慕歸太僕爲先民法程者不可謂非先生力也余是以讀而序之質之有志古學者

古文辭藉叔達諸君爲火之傳而豈凡先生序之則先明宣朗如退之所云萬丈燄矣此道所以絶而復續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蘇武子遺集序

明曆雖不滿三百禩文人輩出其間能爲秦漢及唐宋諸大家之文者皆有卓然可觀不遜于古而世人多忽近而求遠貴耳而賤目重顯達而畧韋素是以其所求所貴所重者其爲文未必皆可傳而文之真可傳者未必不在世人所忽之賤之畧之之內此非好尚論議之不同良出胸中無識以主之也吾友百史氏博學有識肆力文章者二十餘年獨不溺于時趨今銳意搜討明文將表其可傳者以見明文中不之齊驅秦漢唐宋之卓然大家一日得蘇武子遺集一帙拍案疾呼顧謂余曰此豫章蘇子名桓者也其人曾與吾友其材敏其氣剛其學古于經史子集靡所不貫能深究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原盡其所見洋洋灑灑不減陸賈鼂董而爲文深得先輩正宗嘗偕艾千子暨余論文三人之好尚論議如一當竟陵中吳狂瀾幾倒之時藉其砥柱之力不淺惜也困阨諸生年甫及壯竟賫志以沒使得竟其所學而大用于世吾又何能測其所至哉今僅存遺稿若干首已

不失爲卓然古之眞大家矣余受而讀之信明文中不乏可傳者有如此也恨嘗吾世不獲友其人而猶幸讀其文雖不獲盡讀其文而已慨然想見其爲人甚矣百史之有識也非百史則武子之文幾何不爲世人之所忽之賤之畧之也嗚呼此遂足以傳武子也耶然武子亦因是以傳矣

武子必傳以有先生文也何嘗不在人間　陳百史先生評

讀艾千子天傭子集序

鹿門先生文旨有云文章之或盛或衰恃于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鎭宋之西夏特擅兵裂土以相雄于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旁屬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漢唐宋是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與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旨哉言乎文章有統不可竊也明代自北地以後爲歷城爲琅琊爲公安爲景陵爲雲間一時倡者叱咤從者辟易其能如鹿門先生所謂得道而折衷于六藝者耶抑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與甲兵割河山者耶嗚呼之數家者大抵皆草竊之流割裂經子剿襲遷固心溺齊梁陳隋之間目無唐宋以下自鳴爲盛實趨于衰按之六藝之遺蕩然無復有存焉者已吾友百史氏有慨于中嘗爲余言近日惟豫章蘇武子艾千子二子之爲文有得于鹿門先生歸本六藝之旨能乎草竊縱橫之時出死力以扶正統惜乎皆不大竟其業以傳于世僅各存遺稿若干

旨深可歎也余既讀蘇子遺稿而序之茲又讀艾子天慵子集而卒業焉他文不具論讀其論文諸書曰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雋也巧也排也又曰子曰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子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切句字爲體要也反覆辨論卓然不惑于流俗率多類此眞不減子輿氏之距邪放淫昌黎子之摧陷廓清使文章之

統如日星之燦于天而不復爲黃雲毒霧之所翳蝕而滅沒者千子之功詎云渺小哉宜吾百史之亟與蘇子並稱而百史極力表章二子于厄窮身死之後如此其諄摯而不已其有功于文統又何如也余是以讀艾子集而又爲序之如此

得此序使孝廉茂才如在天地間 陳百史先生評

胡菊潭先生譯峩籟續集序

余少時讀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云當令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村居表作死囿耳私心嘗竊快此論謂九疑何幸而得次山開此生面欲躋之五岳之尊也今讀菊潭胡先生譯峩籟續集益令人擊節稱快爲三峩開生面者其茲集乎先生曾三遊峩山覲王逸少欲遊此而終身不果者其緣何如矣三遊歲次爲己未甲子己卯非丁亥秋又復作夢遊凡三十年間足之所履目之所

遇與夫夢之所接並三遊而四矣豈猶未足以窮峩之勝傳峩之神哉而先生曰未也有前余遊者所得亦何敢信足信目并信我夢寐而不求諸古人也于是搜擇唐宋以來諸人之詩之紀偕先生前後所作彙成一集且繪之以圖而命名曰籟是茲集也不獨諸其所可聞所可見并莊周所謂不聞之翏翏乎而欲聞之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而欲見之者也而猶恐觀者之得于疑似恍惚未必如身在兜羅綿雲之

表又從而爲之譯使夫疑似者逼眞恍惚者有據而
岌山生而至此始盡開矣安在三岌之于先生稍遜
九疑之于穴山也哉嗚呼名山也文人也相得益彰
千古一轍也是爲譯岌續序

如聞蘇門之嘯山鳴谷應近日點染文皆瓦缶聲
也 陳百史先生評

王周臣滅菴文稿序

昔歐陽永叔讀謝景山近著詩文不勝欣喜謂行年
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于法度根柢前古
作爲文章一下筆遂高于人可見古人論文章所貴
者法度也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衆寡奇正變化莫
測而必以律則勝又如士師用刑出入輕重比擬多
方而必以律則當然非尊經學道與古爲處則能爲
法度之文者鮮矣婁東王子周臣出滅菴文稿示余
序記併雜文凡四十一首余受而卒業爲始恍然于
歐陽子之說也周臣年甫三十餘宜年少才人豪邁
雄放之氣勃溢楮墨間有如驅駿之馬奔星覆駕非
復覊馬所能控制而顧能節之鑾和雍雍肅肅駕五
轡而馳康莊斂才抑氣以就于法度其殆尊經學道
與古爲處者乎他文不具論讀其春秋集論自序與
滅菴說仰晧首窮經深山學道之人未易彷彿其所
至而後知周臣之文能如大將用兵士師用刑悉軌
于法度而爲流俗時尚之所不可及者蓋有其本也
若徒以家學淵源代著文名爲周臣多則猶淺之乎

窺周臣乎

喬如川先生語閒錄序

語閒錄者廣陵喬如川先生之手編也先生之惇行式閭似陳太丘曠宕弗羈世法似嵇叔夜阮嗣宗好義任俠輕財重諾則又季布侯生之流亞而骯髒不偶弗竟大用遂以達人豪士半騷歷落之梗概悉歛而銷之管城筆塚又以脩父俗子求田問舍之精神盡移而注之稗官掌故逸史蠹書日之所到意之所寓輒句而筆之累而帙之總彙之曰語閒錄條而莊語條而諧語條而爲奇怪之山海經條而爲博物之

張華志條而解頤噴飯爲曼倩之滑稽條而正襟歛容爲仲舒之天人可以經世可以玩世亦可以出世大約胸無經笥武庫者不能語其故實胸無林麓松筠者不能語其高邁胸無烟月花柳者不能語其風流胸無四知百忍者不能語其道德胸無蒲團瓢笠者不能語其解脫而余復以一言蔽之曰非閒不能語彼營營于利宿而子母不去手者能閒乎役役于名場而鐘鳴漏盡不止者能閒乎如川之閒而有語也蓋旨哉有道之言也以之羽翼正史可以之鼓吹

野乘可

危語微詞令人齒冷似此百折不窮風生滿坐開

闔入杪筆意在眉山伯仲間　陳百史先生評

宋荔裳安雅堂文集序

余於萊陽宋君玉叔葢兩世通籍也其先人太僕公文章吏治炳炳烺烺光前爍後者吾姑勿贅若玉叔以名魁捷春榜其古今文詞膾炙人口奚啻洛陽紙貴洵

興朝第一名流哉先是起家曹郎繼晉銓司未幾備兵三韓分藩東浙已而總浙之外臺所在宦聲赫奕又與其文名並播海內焉今年來吳門出其所爲安雅堂集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其思深其識宏其慮遠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遊屈子悲憤之所感乎何其沉摯而凄婉也有如歷衡湘越龍門周遊歷覽司馬子長抑鬱太息之所作乎何其激昂而雄肆也抑亦若栁州眉山流離困頓備嘗險阻之所寄託而發爲文詞乎何其峻潔而曠達也嗚呼玉叔眞奇人也其境遇奇其詩文奇其流盻動腕訂古攷今無一之不奇也凡一生之嶔崎坎壈皆其觸發性靈磨礲學問與夫洞徹聖賢義理之處歐陽永叔所云愈窮則愈

工非詩文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其玉叔之謂歟然窮極則通玉叔之窮有止境而詩文無止境也方

今

大化維新海內平治其必有二三大儒攬經國之訏謨敷保邦之偉畧委蛇

入告上以日新

聖學下以周達民隱又或進而登著作之庭參論思之席出入承明典禮和樂作爲篇什以發皇至治則安雅堂之爲集也非止崢嶸峻峭震耀一時之文而且

爲雍容愉怡廟堂金玉之文也宋君其裕之矣余故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請以玆言爲他日券

白東谷先生念園詩文集序

陽城白東谷先生以庶常起家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歷官華要游涉大司寇余以菲材出入承明濫膺罣尾與先生珥筆共事者凡十餘年所先生老學深識稽祭天地攷論往古審按當世之務旣詳且晰而爲人敦厚簡重行之有要言之有章與余得並洊

天恩後先予告歸里今年春先生郵寄念園詩文若干首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恍然如見先生之爲人焉

如見先生之唫嘯風月富有烟霞之逸興焉如見先生之吞吐倫要廟堂金石之鏗鏘焉盍凡人於文章必其取之也博而出之也深取之博故於六經諸史秦漢以下諸子之書無不窺日月晦明山川雲物之變無不收感慨憑弔𢢽澹嶔崎之境無不歷禮樂政治民生日用之籌無不備然後要而約之以合於性而達於理故其氣雖奔放橫軼其才雖磅礴紆餘而範於理則醇正而不肆適于性則簡約而和平今先生之文其溫醇似廬陵而典盍似南豐焉其詩之眞

亭如靖節而自然如香山焉蓋廬陵深於政治而文得之爲雋婉南豐精于班馬而文得之爲沉厚淵明樂天其高渾古雅志存乎黄農虞夏而詩得之爲真實爲天全然而執是以觀先生猶之未得乎先生也先生之學關奥六經先生之識神明蓍策先生之冲恬靜重忠孝本於天眞而恭誠體于至性故語近而旨遠法簡而意長又豈廬陵南豐靖節香山得以批壯驪黄相視先生之詩文也殆若蘇明允所云廬陵之文非孟子之文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是以

伏讀先生之書不特想見先生之靜觀物化紬繹情性風雲之變態歲月之推遷上黨太行之嵯峨汾沁澤潞之透迤皆忞其筆墨淋漓而直見吾先生鳴珂珮玉都俞喜起臨大事而不變處高亢而卑牧是先生之事業見於前事既已扶翊休嘉光昭化日而先生之文章又能牢籠天地刮磨日月扶倫常而揭性道將以紹先哲開來學又豈徒文人墨士跌宕騷雅縱横論辨之文云爾哉先是余子世濂丙戌北闈出先生門下余復與先生周旋禁苑唱和論心蓋知先生之深者因卒業茲集而筆諸簡端嗚呼使天下後世讀先生文而能以性理求之則庶幾乎得先生之爲文并得先生之所以爲人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終

吴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

吴江金之俊豈凡著

同升錄序

上御極之五年秋七月十四日辰時內三院吏部欽奉
聖諭陳名夏升吏部尚書謝啓光升戸部尚書李若琳
升禮部尚書劉餘祐升兵部尚書党崇雅升刑部尚
書金之俊升工部尚書徐起元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不敢例辭各祗遵謝
恩受事訖因退而嘆曰我儕待罪卿貳數載于茲不過
謹守繩墨奉行故事而已揆之職守未有寸補宜從
幽黜之典忽荷頒擢之恩俾疏遠舊臣獲隨展土開
疆攀鱗附翼之宗親勲舊並列正卿渥哉
君恩也宜有以紀之爰覶同年同咨例梓云同升錄錄
成而臣之俊謹拜手爲之序曰漢官之得爲正卿乃
自諸臣而始乎不勝感尤不勝懼也嘗攷之周官太
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地官大司徒之職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冬官之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御史臺掌贊書而授法令歷代因之異其名不異其職凡邦國之有未靖與法令之有未行則均無所辭咎焉葢六卿與御史臺之爲任綦專而責亦綦重矣

清朝鼎興設官一沿舊制獨部院之長則皆宗親勳

舊爲之長以從

龍諸臣邦國同休方克膺斯任而無忝厥職也漢官僅爲之貳尚惴惴處弗稱然猶可諉曰邦國大事當爲者長任之我欲爲而未得爲耳茲名夏等七人不由

廷議簡自

宸衷一日而擢爲部院之長視循漢官則旣予以得爲之名而并畀以得爲之實矣得爲而弗能可懼也卽未必果有得爲之實而亦已居得爲之名矣無其實而居其名更可懼也然則諸臣猶可諉曰邦國大事自有爲之長者任之哉黜陟之有乖衡歟國計民生之有偏絀歟典章禮樂之有未備歟六師弗振而偃武無期歟五刑未允而獄有冤民歟帑藏或靡于工作紀綱或弛于臺憲歟凡若此者皆諸臣之咎也故曰漢官之得爲正卿自諸臣而始不勝感尤不勝懼也自今以往相與切劘砥礪奮其所得爲勉其所弗得爲祿位彌高則宜居之彌淡職守愈重則當持之愈謹以庶幾無負

君恩之優渥使他日睹斯錄者曰

朝廷之重視漢官有如此諸臣之能自重而卒爲漢官重者有如此漢官之不厭薄于

朝廷實始自諸臣者有如此則茲錄也匪直識一時塤篪之雅且以賡千載喜起之盛也否則後之人將有歷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嗚呼其可懼爲何如也耶

一意廻折讀之懼心油然而生文章可以移情眞如伯牙之過海上觀水嘯鳥鳴也　陳百史先生評

順治乙未會試錄序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春會試天下士

上命禮臣請

命大學士臣額色黑禮部侍郎臣恩國泰典滿洲蒙古試臣之俊同臣兆龍典漢試及烏金超哈併東粵藩生試先是甲午歲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

恩單中外特廣進士額乃進禮臣所貢士約四千四百有奇俯闈試之滿洲蒙古得士賈勤等五十名另爲

錄以

獻漢士及烏金超哈併藩生得士秦鈜等三百八十五名錄其文優者二十首如例進

覽臣嘗颺言簡端伏思臣之俊陋劣無比自釋褐以來謬紹槩幾四十年且歷任簿書未窺中秘老耄荒迷衡文益非其任也臣旣弗敢先期預辭比屆期又弗獲辭受事之日惴惴焉有負

成命是懼謹與同事諸臣蠲潔身心焚香誓約苟一念不可告

天不可告

君父併不可對衾影而質多士者立召殃咎務各矢公矢愼殫力搜羅勿枉置眞材勿倖收贋鼎取士之式一以尊經旨宗傳註爲主不敢偏徇臆見以人從我不敢膠執體裁以此槩彼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小疵亦收之若離經畔道習爲奇險頗僻之詞縱橫於繩墨之外者則雖佳弗錄蓋言者心之聲也孟軻氏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心不正而欲政事之毋害不可得也言不正而謂心術

之必端不可得也茲欲收正人以正天下必自其言之正始故終不能以憐才之心勝反正之心然士而果才也苟洗心滌慮一赴平康正直之的閱三歲不虞其終棄也則臣等區區反正之心亦未始非憐才之心雖然茲所錄之士能於尺幅閒範我馳驅者遂可倏言得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乎未也昔先正有云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事功不逮古人名位甚盛眞心憂國不逮古人其病坐浮而不實也旨哉斯論儻其言正

矣而其心浮而不實則自茲登進以後他日之爲州邑長吏者果能廉潔愼勤無愧循良保障之任乎爲六曹分典者果能協恭熙績無愧亮采惠疇之誼乎爲監司郡牧者果能端本表帥無愧承流宣化之責乎爲耳目臺諫者果能殫赤抒忠無愧鳴鳳殿虎之稱乎爲珥筆

禁掖者果能黼黻增華無愧天祿石渠之選乎爲擁旄秉纛之大吏者果能安內攘外克勝金湯半壁之寄乎多士於此有一之不能則皆臣今日所取之浮而不實也求其一一逮古人誠有如先正所歎矣

皇上之期臣以得人者固如是乎臣故曰未可侈言得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也然則臣今者旣執士以正吏當課士以實惟實則不傳舍其官而精神專營職業矣惟實則不自便身圖而操守勿徇嗜慾矣惟實則不植交要譽而乃心以之盡瘁王室矣使與日者自縮半通以至歷踐三事九列無在不號稱得人而後臣今日所取之士方可以仰答

成命耳夫如是以言得人則臣之懼心更何時而可釋也哉嗚呼詩不云乎小心翼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與諸士孜孜戒勉期終身如一日以對揚

天子休命者惟此心而已

戊子兩浙貢士同年姓氏錄序

太學張生隣曾言于余曰今歲吾浙貢士集 闕下
者六十有三人計恩貢一十人應
今上御極之覃恩也歲貢二十人諸侯歲貢士于天子
之成例也拔貢十有八人簡秀良以補鄉書之闕也
又拔貢監十有五人升郡邑之優于文行者光辟雍
之選周禮所謂造士卽兩漢所謂博士弟子也其試
于
廷者各授職有差其在成均者候試棘闈未膺選授雖
筮仕先後不同顧
清朝鼎興多士連茹彙征之期不可謂非千載一時
也因梓有同年姓氏錄以識盛典而俾
君恩請先生一言弁之余曰微子言余亦不能已于言
也從來人才難得而世之賢豪亦不常聚今吾浙有
士六十三人雲蒸霞合于茲豈偶然哉其才堪以治
民學足以爲師者亦旣奉
除命而往蒞乃職矣餘博士弟子員皆譽髦登進非前
代入貲授納者比亦指日應制高等行將策名南宮

待試于
天子矣嗚呼諸子思人才之難得則愼毋稍自褻越綰
符者必期無負民牧秉鐸者必期不愧人師儲養太
學者必期無忝春秋兩榜思賢豪之不常聚則當嚮
慕古人之道德行誼文章勳業所以不朽于人世者
互相觀摩而朂勉勿徒以杯酒讌洽嗚塤吹篪遂侈
盍簪之盛使異日者書之史册曰順治五年禮部貢
士得人惟兩浙爲最云則諸子之所以報
君恩而光盛典者庶于茲錄焉可攷也余之所以不能
已于言者此也張生聞言唯唯曰敬以先生之言轉
告諸子

入議論如前敘事更難老手執筆天眞爛熳 陳百史先生評

成均語錄序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是乎學之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校愼選師儒視前尤加毖焉大司成茅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興起教化爲已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卽他日綰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淑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余之所恐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横經講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錄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衺詭誕背聖眞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心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

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響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人幷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病哉

先生未嘗講學正使登壇者將下座避之 陳百史先生評

周蓺初撫東奏疏序

三韓周公撫山左之五載化成績著聲赫中外
天子嘉焉特簡公總制兩廣以行仍敦趣
陛見吾決機宜寵賚優隆備彰異數益深信公之撫東
有成效也先是金子嘗與公周旋禁苑再筆共事恒
服公之才品學識足肩治平鉅任今余退老田間獲
讀其撫東以來入
告之書不覺擊節嘆曰有是哉我公治平之器果于與
撫三齊蒐其一班矣殆如良醫治病審察脉理標本

虛實極其精細而又熟諳藥性之溫凉燥潤辛甘補
洩然後投以中病之劑未有不霍然而起者也大約
病在血脉者宜疏其窒滯養其筋骨而血脉暢矣病
在元氣者宜補其虛耗塡其精液而元氣充矣病在
榮衛者宜除其客邪清其雜症而榮衛固矣山左爲
神京左臂方二千餘里居南北要衝爲吳越閩甌豫章
百粤朝宗必經之道以言乎陸則輪蹄之絡繹如織
肯且之馳驟靡寧以言乎水則漕白之輸輓星羅槎
使之帆檣櫛比調劑稍失其宜則盤戾梗阻害不勝

窮此病之在血脉者當如何調劑也我公審知驛苦
于是乎有東省驛遞衝繁之議有敬陳整飭驛傳之
議有分路河南以恤民困之議有酌議東省分路之
法以蘇驛困之議有驛站需銀甚急請改解司庫之
議有請復驛道以重郵政之議凡此皆公之嘔心調
劑以治血脉之病者也東省地勢高亢恒苦雨澤愆
期旱蝗肆虐一望蒿蕪民多十室九徙兼之于逆流
毒地荒愈甚况差繁役重孑遺之喘息奄奄莫支保
護一有未至則根虛易撼百患俱生此病之在元氣

者當如何保護也我公審知民困于是乎有安插流
民以資開墾之議有請緩徵輸以甦民困之議有請
除開荒之限以勵實效之議有請復孤貧口糧舊額
以恤無告之議凡此皆公之加意保護以治元氣之
病者也青登萊偪處海濱地皆斥鹵沿海窮民皆以
網魚爲業上完公賦下活八口自海禁一嚴資生路
絕兼之逃人伏藏株連善類投誠雜處安插維艱節
宣稍有未當則外感横侵內症交作此病之在榮衛
者宜如何節宣也我公目擊情形殫精籌畫于是乎

有青登萊三郡民困已極之議有請輕逃人連坐之法以免畏罪互隱之議有密陳安插投誠官兵之議有再陳安插投誠之議有敬陳德州地糧之累酌議變通之議凡此皆公之按候節宜以治榮衛之病者也至其他封章纍牘無不披丹瀝藎上徹

君德下補吏治民生更有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關繫

國家利弊興革之大者猗歟休哉卽賈長沙之治安陸宣公之疏狀蔑以方其愷激婉摯已此皆公之才品

學識蘊蓄有素而余固早窺之秘閣追隨之日者也語云治病需良醫治國需良相于公不信然乎

大中丞韓公奏議序

大中丞韓公涖吳之五載輯其撫吳以來入告之奏議書成屬序於余余喟然曰今

天子簡命二三大臣治平海內亦求其真能任事而已矣雖然苟非有高世之品之才曠古之學之識若燭照數計于事之先者罕能持大體釆國是批郤導窾洞悉機宜然後事舉功成而民賴之則又存乎真能議焉故議者事之幾也處乎任之先則審理而不惑處乎任之後則責實以有成古之大臣歷禹皋周召

而下炳炳烺烺勳績紀太常功名書竹帛者指不勝數莫不能任亦莫不能議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文章政治未有不合而用之者也今韓公之來涖我吳已五載矣先是公賦之急莫知所緩民困于徵輸兵之所處未之能戢民苦于驛騷萑苻滿境消弭鮮術刑法煩苛清理靡由秀民無以養黠民無以懲三吳財賦重地幾于日見朘削小民且莫措其手足矣今公之來也征徭之廹者紓矣兵伍之

悍者馴矣賊孽已靖苛政已平秀民咏其冒兎黠民化其鳩形公之能任冈已見於設施徵于風俗豈止澤一方治一時之任者耶昔于與氏謂伊尹任天下之重而不干先知先覺故能尭舜其君民今公天民先覺之思見于其書其任大故其思遠其議高以宏其任專故其思一其議精以深其任切故其思若其議婉以長我是以知公之能議由于能任所籌皆愛恤民瘼之寔亦惟能任故復能議所行皆精詳至治之理若夫百司之官委以任者不必責以議飭其庶

職之當而已責以議者未必畀以任求其是非之辨而已此非所以望於大臣也大臣爲
天子股肱耳目之官其輔翼勸相之精勤既足以開建太平而拜稽陳謨之詳慎尤足以廣敷弘業是故旁作迓衡則亦召之誥周之書至其敕天時懋猶然爲之昌言皋之賡歌而已區區賈生治安宜公奏議又烏能比擬我韓公之萬一哉

自知錄序

余少時閱了凡袁先生功過格竊慨然有省已而讀雲棲大師自知錄尤爲通身汗下自知二字洵提撕人心一頂門針也即中庸之所謂獨君子之所必愼者此也葢夫人一念之爲善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然後降之以祥而自知其爲善則當念已如景星慶雲其祥莫有加焉者矣一念之爲惡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然後降之以殃而自知其爲惡則當念已如山崩海立其殃莫有甚焉者矣嗚呼人卽急于爲善

未有不願終日終身惟祥是集而殃之遠也人卽敢于爲惡未有不懼終日終身惟殃是招而祥之遠也然則人苦不自知耳苟自知則善者當益勉爲善卽惡者亦無樂乎爲惡矣習天下之人而爭思遷善改過焉皆程子載翼刊訂斯編廣行流布之力也匪特重拈雲棲老人一片度世婆心抑亦我
聖朝明刑弼教移風易俗之一助也尚斤斤于書功書過惟感應是問乎哉余是以樂爲之序而轉告夫讀是編者

金華遊記序

金子曰士非近乎道者未可與語遊也嘗讀白樂天遊大林寺序云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以是知名勝之在天地間如淸風明月處處有之人人得而有之而苟非近道之人則將終其身糾纏膠結于名場利窟靡他志亦靡暇晷能有天地間之所不禁人有者胡可得耶此曾論以樂山樂水獨歸之仁知良有以也太學張子三省積學好古士之近乎道者也一日出笥中所携金華遊記示余且告余曰省自八歲渡楊子從先人客白下輒有志四方既而充邑弟子員凡六躓棘闈自恨局影蓬窓甕牖中目圍未廣學力未充尚遠于聖賢之道若遇合遲速豈容心哉于是聞婺州仙洞之勝甲于東南且多古今有道之士遺風可挹遂溯錢塘歷桐江偕二三同人往遊因爲之記以誌其勝誠不敢負斯遊也然未審果能不負斯遊否也請先生一言正之余夢想三洞非朝夕矣但未嘗曳

履其間亦烏能知子之果不負斯遊否耶雖然余卒業茲記觀子筆端口吟若置我于圓暢樓中挹沈約諸人流風遺韻于千載之下而盡有金婺勝槩矣謂子之不負斯遊可也嗚呼向使張子以困阨諸生故一爲名利所誘其能有此遊否乎故曰士非近道者未可與語遊也然則張子從此道日益進則遊日益廣而茲記特其嚆矢已耳

作遊序者多矣點綴山川或有景色能如此有關繫否所謂言之合乎道也 陳百史先生評

吳羽三行稿序

嘗讀裴度寄李翺書云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於磔裂章句聚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淸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旨哉言乎文之所以不求異而自異者其胸中未有不包絡今古涵濡經籍而能発氣格于霄漢之間窮思致于幽淵之境旻然振拔于流俗之靡靡者也余闈中得吳子羽三卷見其格勁思深尋常尺幅間僥有異境當是力學嗜古之士及撤闈而後知羽三

名噪海內久矣幼警慧目十行下年甫十二卽能爲古今文頡頏名流遇有忠孝節義之事卽咨嗟慨慕爲之感賦流連歷落動人弱冠登賢書復困躓十餘年而始獲應運昌期噫宜其學日益邃識日益老文不求異而自異也雖然余不獨賞其文也羽三才智熠燿爲英絕領袖顧其爲人恂恂訥訥笑語不苟跬步必謹是殆性近于道于人世一切矜艷浮靡移情蕩志之習似能澹然忘懷者歟將來潔身牧民仰副

聖天子惠愛元元簡寀賢良之至意吾知羽三其必有合也然則律以今日之選格雖發軔百里乎他日事功之所成就正未可量也巳余因序其行稿而併期之如此

丁飛濤行稿序

昔人謂韓退之以文爲詩杜少陵以詩爲文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自諧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余讀丁子飛濤闈中卷雅藻繽紛風華掩映其有一往情深纏綿無已之致而格律森然飛而不靡宕而有則其殆文中有詩者乎比撤棘乃知西陵之有丁子其上淹三古下籠

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非一日矣因縱觀其生平所爲文併所著風雅體樂府歌辭及古律五七言諸什而後歎昔人論詩文有相生之法于丁子益信然今其文其詩並行于世謂文中有詩可謂詩中有文可雖然天地間江山靈秀之氣蒸動磅礴于才人文士之筆端而有詩文靈氣無盡境則詩文亦無盡境也躋其巔造其極合韓杜而一之余于丁子有厚期焉若區區制舉業又烏足以張我丁子哉

王氏家譜序

大宗伯敬齋王公輯王氏家譜成特持以示余屬爲之序余讀而歎曰有是哉王公之爲秩宗也能修明其禮于朝著之間以之立綱陳紀翊景運之休隆而復敦厚其禮于家庭之內于焉礪俗維風直欲挽叔季爲淳古也請得而申言之粵稽氏族者古史官之所記也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之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

姓畧柳冲族姓系錄宋盧陵歐陽氏則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眉山蘇氏則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當世之學士大夫靡不留意姓氏之學故一家之人尊卑疏戚井井秩秩咸知肅焉以相敬藹焉以相愛愛敬篤而禮教興其所裨風俗世道豈淺鮮哉乃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不無深可太息者或矜尚門第託附名家則假借異代遠不可知之苗裔而拜他人祠墓亂自巳宗支恬不爲怪此則世系之不明也或宗派既淆名稱易混則有卑犯尊諱之謬有支庶奪嫡

之嫌至生卒年月亦多遺漏舛錯數傳以後便漫無可攷此則名紀之不晰也或務飾聲華焜燿簡編于事實不無乖離則一人之本末容有未詳子孫之賠訑半屬影響偶同護細行于一時反掩生平大節于奕世此則傳誌之不核也或詳內傳而畧外紀則女之有家沓一適異姓藐隔同氣鮮不因時勢之遷改門祚之旺衰爲情意厚薄以致漸疎漸遠且甚而相睚眦觭齕焉竟忘其木本水源從先人之一體而分此則外傳之不立也王公愁焉慮之蒐輯家乘志在

復古而譜法于是大備焉其首之以譜序也明譜之所由作欲後之人知其所本而油然生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也其次之以例義也一曰世系重其世之有可攷三世以上遠而無徵者不妄附也一曰名紀晰其名號子女生卒配媵併葬域所在粲如列眉貫如聯珠繁稱而無當者不以贅也一曰內傳自王大父母以下凡沒者生平遺行潛德徽猷暨夫閫則婦儀必詳著本末期于核實寧直無誇稍忌而有所飾者弗之取也一曰外傳女子生而有家則必書其所適之姓氏縱時勢遁遷炎涼屢易俾子若孫猶得循流溯源合異姓爲同氣不至若秦越人休戚罔關而有乖親親之誼也然則王公之爲斯譜也其眞得往古宗法之遺意而先王之禮以之治天下者未始不行之一家矣昔歐陽公見蘇氏譜而歎曰是不可使獨我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余于王氏譜亦云嗚呼當今之能世其家者寧有若任丘王氏者哉非以兩贈君而下方伯公父子祖孫後先鵲起成進士又一門兩大宗伯同朝同時俱赫然負公輔碩望爲

能世其家而雙槐公之泊然世味棲神竺典蹤遠遺金引避訢訔其千古高風遐軼越數傳罔替而厥後益祇紹光大焉此之謂能世其家也蓋非世其功名爵祿之謂而世其道德仁義之謂也漢袁楊之四世五公晉王謝之百世卿族方之未足多矣余是以奮筆樂道而爲之序

木香張氏族譜序

方正學先生曰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攷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吾觀木香張氏族譜其殆有合于古之修譜者也張氏先世名亢者仕吳爲東曹掾輕財重士名顯州郡我吳之有張氏自是始允九世孫廷傑宋紹興年間爲靖州推官未幾乞休笑傲泉石躭嗜花木宦橐蕭然僅得所愛木香樹以歸傑五世孫士能名恒遊震澤鎮學有

文名購室讀書追念先人手澤移植木香于庭張氏之以木香名自是始先是元泰定年間族人士弘登第仕監察御史有風力與撒里不花仝上疏言事切直至正年間士堅又登進士授翰林編修士能亦相繼以明經授江淮財賦提舉司旋以省侍歸老淸風介節振薄林皐門人私諡之爲文淸第六世孫賦溪公源中明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出中峰董先生之門屢絀南宮除寧波府別駕廉能有聲以江陵立朝致仕歸安貧樂道日以詩酒自娛念枝族繁盛恐散遠不能聯絡立木香義會每歲三月朔祭畢則燕初舉會時當祭之頃花方蕋及燕則花忽盛開里中父老咸以爲和氣所感一時名公鉅卿迭有唱和以歎美其事木香張氏之號因而大著又自是始後賦溪聞世廟升遐一慟而絕學使者楚侗耿公嘉其忠耿命所司崇祀鄉賢第八世孫見源公夢禎遊烏程庠名噪浙東西以孝友端方爲時所重平居一言一動悉繩祖武木香祠之輪奐久而彌新則又惟見源是賴焉嗚呼自吳迄今千餘年來其子孫嗣詩書禮樂之

傳勿之有替又代有碩德後先相照覽斯譜者可以想見其世德之淳流澤之廣非若他望族之所爲譜僅以著世次紀官位誇于人而已也九世孫繼芳公潤篤學敦行克紹先業慨然欲並士能賦溪見源三先生而爲四于焉合離萃渙修廢舉墜思有以益永木香張氏之號而屬序于余余家與張氏世同里同學得之聞且見者頗能詳其世系及其仕宦之蹟與文學之名故不獲辭而爲之序

初讀之序次張氏平平無奇耳歷年前後文學仕

宦一絲不亂一語不妄此古文之奇合者不知此之爲奇而耑以字句不可讀爲奇所謂腐木不可以發聲音也惟吾友能自得之 陳百史先生評

是本氏譜不可那移而文境愈滄愈老 孫北海先生評

乾坤法象序

松陵徐子宿南以堪輿名家人與遊者莫不服其言論以爲深得曾楊廖賴之秘徵驗若神一時三吳士大夫咸推靑烏家有松陵徐宿南云時過吳門與余孫秉僕善余讀其書而奇之因與之言曰堪輿儒者事也盈天地間莫非一氣有氣則有理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形於是太極不得不分爲陰陽陰陽不得不分爲動靜動靜不得不循爲萬象萬象昭而形判焉今觀徐子之書上推乾象而星辰之遲留伏逆天官

類也下衍坤輿而山川之昂俛聚散九丘理也及于十二律之相成八音之呑吐黃鐘蘊也八卦之易位元會之推遷河洛義也眞儒學之精且備者矣夫士而無學則不能審理以命數察氣以辨形而况乎地勢之廻合風氣之轉移起伏屈伸變化莫測者乎今徐子之學若此以之審察陰陽分別休咎論氣則風霆雨露不能易其常矣論理則進退衰旺不能忒其則矣而且吉凶禍福兆乎數以抉天地之奧向背得失著乎形以揆人事之變宜乎徐子之學非近時形

家者流也。且聞徐子性至孝。昔爲兩親卜善兆。曾遇異人授異書。研究三十餘年。遂精其學。至此豈偶然哉。今其書具在。凡爲仁人孝子者。家置一册可也。余是以樂爲之序。

蘇州太守吳瑤如公祖去思詩文集序

去思之發爲詩歌也。殆原本三百篇矣。甘棠蔽芾之詠。九罭鱒魴之咏。其千古去思之祖乎。葢思生于去。如饑思食。寒思衣。有非可以強徵而倖致也。凡在位者之方吏兹土也。可以干譽于其上。可以市美于其下。非不令皆卓犖。守盡龔黄。及乎解組謝事。而後羣情之眞向背出焉。地方之公是非亦始定焉。自非德意及民。淪肌浹髓。而欲人懷借寇之思。家深挽鄧之志。美召伯之茇憩。眷姬公之繡裳。留連歌咏而不能已已。其烏可得耶。吾郡吳公祖瑤翁。由名進士起家邑長。以廉幹奏最。入爲儀部。聲名冠曹署間。

今上康熙二年。由郎官出守吾郡。閱五載而去。一時士民攀戀之情。不啻嬰兒中道失其慈母。欷歔慨慕。遠邇一揆。未幾而詩詞洋溢。裒集遂得若干。余讀而歎曰。有是哉。此可以見吳公政治之得民者深。而凡士君子之出而爲世用者。當無疑乎道之不可行。而民之不易治也。蘇固劇郡。財賦甲天下。俗多鉅猾。吏善舞文。又地當三吳要衝。過客往來。應接不暇。以故長

才恒若棘手公下車來清風兩袖一惟簡易寧靜爲治請謁不行催科不擾廷鮮扑責鄉無夜呼豫脩抱牘欲上下其手不可得遊客至止將有所瀆輒飲以醇酒相與談山川風物及民生疾瘼之苦客往往銜杯意沮卒不能發一言而去嗚呼在昔周公之論治也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漢人之歌蕭規曹隨也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始吾公之謂歟去思之歌與甘棠九罭之什今昔比隆誠宜也哉夫俗吏既難與道古而一二有志自好者又每忘世綱拘牽不克

徑行其意且以民之無良難乎爲上而由今觀之吳公之治教如是吳民之歸嚮如是其亦可油然而興起也夫遂書此以弁其集弁識予縱衣之好暨並道之斯民謳曰一心俾後之觀風者庶有所攷焉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素菴陳公大拜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特簡大宗伯素菴陳公晉陟端揆維時朝列諸親知謀爲文以賀之而屬余言余雖不文竊與公從遊久因素知公者其曷能已于言也按輔弼之義書載之詳矣曰予違汝弼曰夢帝賚予良弼曰汝受命篤弼曰弼予一人曰弼亮四世曰永弼乃后于彝憲自皋夔以至房魏凡名相臣之歷歷可數者其所遭之時不同所樹之勛業不同大約出入詢謀言動獻替皆能致君上于無過措國家于不傾未有不恊于弼之義者也我

皇上入主函夏九載于茲海寓號稱混一開闢鴻模方古爲烈乃荒服尚有未賓思所以來之兆民尚多失業思所以安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思所以蠲之六氣不和灾眚洊至思所以禳之

上因諭諸臣曰朕勵精圖治日求天下太平切望內外諸大臣盡心竭力以匡不逮顧宰相職專輔弼非內外諸大臣比尤

上所注意而倚毘更殷者公遂以宗伯爰立入相先是朝局波騰因而齮齕及公幾罹不測

上素白之不爲所撓良以公典秩宗時寅清直亮諸凡

郊祀臨御大典酌古準今悉本掌故爲之因革其間制作燦然明備不待百年而禮樂遂興以之平章軍國黼黻絲綸非公不可公一入政府凡所以講求治理振飭紀綱與夫愛養人材扶植善類種種殫竭謀猷動中肯綮中外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得而見公之學問才品不媿古名宰輔至于遇大事決大議爲世道治亂所係

君德損益所關小臣不敢言大臣不能言疏遠之臣不敢言親近之臣不能言者公爲之隨事納忠嘿効啓沃俾一時傳之四方朝無闕政他日書之史册

君無過舉此皆外廷所不能知公亦絕口不以語人嗚呼揆之書傳輔弼之義公眞可謂無忝也已然則未

貧之荒服將稽額恐後失業之兆民將歌舞更生而
圖雁自是無冤獄陰陽自是無沴戾人事修于下天
心順于上天下太平可以立見庶幾仰副我厲精圖
治之
聖主哉是何可不為公賀也請率諸君子共起而執爵
以進

篇法脂用退之上宰相書一反一正近日名手未
能窺見 陳百史先生評

賀學士清遠王公總裁春闈序

昔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
于中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
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歐陽修知貢舉以士習
奇僻險怪之文鉤章棘句寖失渾淳為患痛裁抑之
卿才如劉幾亦黜弗收自是文體一變士皆務實用
以為學本性道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甚矣主
司之選貴得其人也
今上御極之六年歲己丑役當南宮較士先是
上俞輔臣請詔飭文體員以四方春春多故皆由人心
不正而人心頗僻于文詞見之故告誡凜凜慨慎選
主司分較省直尤鄭重禮闈
特命學士清遠王公貳諸輔臣主闈事忠劼有加試榜
出凡離經蔑註沿習詭靡為流俗所推舉者皆不在
選一時翕然號稱得人于是浙紳士之在朝者咸舉
手加額而相告曰王公之得人若此邦家之光抑梓
里之榮也觴檇李金子為之言以賀曰士雖明季之
陋陂詞邪說之浸淫蓋有年矣今多士遠舍故步而

從主司一日之約悉返雅醇卽張方平歐陽修之爲貢舉寧有加焉噫此操何道以得之歟則王公之家學淵源所以繩多士者非自今日始也昔王文成先生嘗主東省試爲弘治甲子得人最盛其言曰夫子之鄕固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生平之大幸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吾觀王公敭歷中外于經營禍亂之餘蓋目世道久矣瞿然懷文成之懼心以杜諸士生心害政之原而士之懼叛聖賢而寧平毋詭懼于功令而寧質毋華者烏得不入其網羅也哉由此正文體以正人心正人心以正風俗四方削平可幾之尺幅間矣宜乎

聖明之不以文教後武功而加意主司之選有如此也然則吾儕非獨爲王公賀將以爲天下賀也夫

援古証今有此事卽應有此文近讀虞伯生集頗願爲執鞭當世雁行獨有先生耳 陳百史先生評

賀學士彥升陳公副纂修總裁序

昔李翱論漢書謂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東漢章明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然則載筆一官君德政治因之而抑揚往行前言藉是以顯晦其所關顧不鉅哉

學士彥升陳公直亮洽聞具良史才

新朝聿興取鏡往代命輔臣某某充總裁官修明史而陳公爲之貳焉余於是仰見

朝廷鄭重史事愼簡史官而竊幸明史之有托也以學如陳公辭如陳公忠厚正直如陳公而使之奮筆傾神必能爲子長孟堅之敘述俾前代事迹灼然可觀豈遜西漢一書哉且余聞之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無所梗避于其間而後其書可貴今明代二百七十餘年一切理亂得失貞邪善惡可則可鑑可勸可懲之事具載實錄昭然難掩陳公生值明季猶及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旣不若劉子玄所

云左右二史欽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之難憑而據事考跡爲之表直骨于枯墳鑰留魄于下泉又非有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之可慮用宜尼褒貶之心存萬世是非之公傳信傳著一如春秋更有何徳避于其間哉將來案筆告成事而艷稱一代良史吾又不徒以其敘述之工與子長孟堅同日而語矣余是以嘆
朝廷之鄭重史事慎簡史官而深幸夫明史之有托也故喜而爲之序

昔讀茅鹿門先生與吾邑馬孟河先生論史書以爲韓歐再見若如此贈序立言重遠眞可並傳豈凡於鹿門爲外孫淵源自在文章也 陳百史先生評

賀大司農党公嗣君高捷序

歲辛卯天下大比士于鄉秦中錄至大司農于姜党公嗣君哀列賢書維時大江以南諸縉紳之仕于朝者咸手額稱慶謀爲文以賀之客問余曰曷爲乎秦士舉而吳紳喜也余曰此以見吳人之德公而公自大司寇晉典國計以來所以仰承
聖天子嘉惠東南哀閔元元之盛心其爲德于吳者益有未易殫述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二吳賦税甲天下民力之困于輸輓所由來矣比值兵燹之餘瑣尾

流離未有起色而時方有事南征師徒絡繹舟車芻秣悉索以供又不幸歲罹奇灾吳民幾魚數百萬之漕糈且將舉而問諸水濱焉不徵則病國徵之則病民民病而國亦還以病公慨然曰
聖天子以愛民爲王吾忝司計豈可以病民者病國耶于是朝思夕慮嘔心籌畫于其間欲使公私兩利計莫若從改折一議而公又未得以便宜行也反覆諮諏如一身一家痛心切骨事至于嗚咽流涕卒之積誠感動一時共事諸君同心協贊因條上改折議乃

得請令下之日權聲動地即此一端公之德于吳者何如而吳人之德公者又宜何如也嗚呼公豈真有私于我吳哉秪念東南諸郡爲
朝廷根本重地須加寛恤以裕億萬斯年惟正之供古大臣公忠體國道自應爾顧大祲稽天斗粟千錢之歲得留有限之粟便可活無窮之命即謂公之有私于我吳可也泰士舉而吳紳喜端有以也雖然嗣君之鵬奮鵾起佇冠南宮此直公誦讀淵源義方家訓有以致之豈遂足以稱公之食報于後昆而吳人之沐浴休澤爲之家尸戶祝者亦豈僅止此而已哉將來嗣君克紹箕裘志澤天下必一如公今日者之爲德于吳與夫吳人之德公是則我儕之可爲公賀者已

得大體結構以平而奇今日晉江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學士[illegible]劉公總督浙閩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壬辰九月王爵者集九列三事大夫廷推浙閩總督咸云兩浙係財賦重地雖底定有年湯火遺黎膏竭徵輸萑苻處處竊發綏戢非易至八閩三山之間一二逋誅海寇尚逆我顔行肆掠郡邑將方大用兵須鄭重厥選于是衆論反覆咨諏以學士劉公貳焉念公係文學侍從之臣
聖天子方親圖史咨啓沃斯須不離左右恐未便以疆場之故煩儒臣以軍旅故姑以貳請
上乃深知公者曰近得邊吏報
朕方切南顧憂茲任非其不可遂特簡公維兩浙紳士之在朝者爭舉手加額一以爲
宗社慶一以爲桑梓慶而屬余執爵贈公之行余曰諸大夫亦知
上意所以簡公者以文德不以武功耶余請得而申言之然後執爵以進可乎吾浙民不聊生其困有三一困于賦稅賦額本重惟正之供恒苦不給而又加之以師徒往來悉索芻秣且奸胥之漁獵無已墨吏之

誅求無端水旱爲灾循其小者耳民困一也再困于盜賊所在不逞之徒嘯聚爲虐本一捕卒之力可以制其死命而有司蔽匿催科不暇問大吏左右偏多窟穴不能問以致白晝劫殺貧人勒贖公行無忌筭子遺既供

國稅又資盜糧民困二也三困于官兵官兵之設本以禦盜安民而近且有占民房索民食通盜綠利盜賍民之苦兵甚于苦盜相率吞聲莫敢控訴民困三也此三困者惟文德可以除之不必以武功見也若夫閩越近日之爲患則海上偷息之渠逆鯨吹鼉激漳泉一帶方切鼎沸討非大用兵以滅此朝食不可然有名之寇要領在我布

聖武不殺之恩戢而討之服而舍之一紙書賢于十萬師僅在指顧間則閩越之救寧亦惟文德可以致之仰不必勤兵糜餉以武功見也故曰

上乃深知公者

上意之所以簡公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古所云有安社稷臣者舍公文學侍從之臣而又奚屬哉諸大夫曰

唯唯請執爵以贈公行

茲任非劉公不可語朴而文如子固制辭 陳百史先生評

卽於贈劉公行指陳情形數千百言不能盡者以數十言該之可謂腕中有長房縮地法矣邵立泉作文每寄西涯相公輒抹數行如先生文簡而有法者正自難得椰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知文者必貴簡矣 又評

送侍御雪園王公巡按上江序

上御極之五年春視上江使者告代御史臺請以雪園王公往

制可先是公甞按兩浙矣時錢塘以西初入版圖江東猶抗未下人心風鶴凡官其地者一聞除命輒色沮公獨奮然叱馭比至則業流亡招携貳收拾士心和調將吏日孜孜不暇會大兵渡江東一切舟車芻秣供輸靡恨民皆不知而公則嘔盡心血矣未幾東浙悉平雖曰師武臣力哉公之功不可泯也公報竣還浙之士民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繡衣使者不以霜雪示威而以雨露見德于王公僅見之

朝廷嘉公視浙有成效睠兹長江之上流方眷眷多故非公往視之不可故又有是

命江南士大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慶曰吾鄉之福寧廣德與浙壤啇民情土俗俱不相遠公之有德于浙者如此其甚厚則江干小民之又將沐其雨露也豈顧問哉余越人也而吳籍也旣嗟其去何速復訝其來何暮而又幸公之來我上江也猶之乎未去兩浙也然則余之私慶于心而懷思不已舞蹈難名蔽之江南諸大夫而殆有甚焉者矣其何能已于言

不以頌而以規文家占地步法此則即用頌爲規也文至此必傳 陳百史先生評

送侍御弼廷王公巡按下江序

嘗讀漢武帝遣博士循行詔有曰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余因是而想見古者循行之遣蓋慮爲吏者之擾吾民而貴有以安之耳長江上下秉鉞彈壓者爲御史中丞歲奉

璽書分道循行者爲上下江兩御史下江轄蘇松常鎮等郡連海濱湖素爲萑苻出沒之藪且賦稅繁重習俗侈靡其地雖號富饒民多貧困年來旣罹兵燹又兼吳中水利久廢旱澇頻仍而徭役不減俗侈更甚且不能保無侵之者居于其上則下江一帶亦旣紛然其擾矣安之者惟循行之使是賴今侍御弼廷王公秉驄任視而余與公部下諸士紳交口稱慶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何也公在前朝起家邑宰初任汜水中州士民至今德之不衰再補順義北地亦德如中州詢其故咸以我公仁能導善義能易俗故所在著聲所去見思茲且懷仁秉義居高而唱以

稱

新朝特簡循行之舉視此兵燹餘黎有不講求蘇息而使鴻雁來綏鯨鯢屏息者歟澤國恒遭旱澇有不亟議修復水利如蘇長公所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以捍禦災患者歟有不憐重役懲侈俗糾察侵吏而霜雪雨露之兼施使吳民尸祝不忘其功德之大且遠更有加于中州北地者歟故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請酌而祖公行可乎

王李集中多贈侍御文能如此眞切有關係否讀者勿貴耳而賤目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侍御護淮趙公巡按兩浙序

順治五年歲在戊子夏四月侍御趙公護淮奉
璽書按部兩浙比秦之士大夫在朝者咸咨嗟嘆賞而相與語曰是嘗按我三秦端方耿潔一時僚屬對之者如嚴師之立于其前凛不可犯而及其恵愛小民則無所不至又如慈母之畜赤子于其懷幸矣我秦人之蒙其休澤者方尸祝于無窮也而浙之人抑又何幸耶舉朝薦紳又相與交口而誦曰星有執法職有持憲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惟趙公按秦有焉嘗讀其一二封事凛然生風宜其問豺狼綏鴻雁解墨吏之綬懾流孽之魄調劑滿漢兵民間使之各安其所而為秦人之所畏而感感而泣泣而繼以思者至于此也今
聖天子惠顧東南又移執法于斗之野耶于是浙之部氓聞公之見思于秦者若此見公之推重于舉朝者若此爭酌而祝曰公之往視我浙也有不令官于其上者憚若嚴師與祇席于其宇下者戴若慈母歟豺狼敢横于當道鴻雁尚哀于中澤歟墨吏不望風而

退涸濱海服之一二遺孽不屏氣懾息革面革心之恐後歟且今往鎮吳越之大兵尚慮其調劑未當致主客有不相安而市或止耘或變歟其間言亦執爵而進曰是真我浙西東億萬生靈之福也請述其言以祖公行

一開一闔前後容與與韓吏部上宰相書同法 陳百史先生評

未入浙頌之難為浙人規之難貫而虛虛而實極文心之妙 沈彥升先生評

送總戎子淵馮公節鎮嘉禾序

從來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察吏安民之官莫如撫按乃若職司不與守令等事權不與撫按侔而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以禁除民害嘉惠元元使小民之愛戴而尸祝之曾不減于召父杜母則莫如今日江浙諸郡特設分鎮之大帥是也

朝廷開鎮列城之意原以安民非端以禦盜得其人則化盜爲民必不驅民爲盜不得其人則以之禦盜不足而民不安以之擾民有餘而盜益熾其所關地方

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細故哉涿鹿馮公子淵以侍衛親臣特膺

簡命往鎮浙之禾郡是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者矣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也請試言之我禾西接杭湖北聯蘇松自慘罹兵燹之餘幾于城郭烟銷村墟鳥散瀰者雖仳離漸集元氣稍甦然促耕猶不足以療饑疾蠶猶不足以救寒況夫湖濱海畔遺孽未靖兼之師徒往來征繕弗給倘又加之以統軍者律已不嚴馭卒無法盜未懾息民已朘削其爲擾我耕妨我織者正未有已也欲禾民之不饑不寒胡可得耶饑寒切身而欲禁其不爲盜又胡可得耶我馮公以詩書之胄擅戎馬之長馭兵恤民講求者素襲在前朝專閫雲中理屯考最繼又領幕中樞節制有聲今且荷

新朝之寵眷抒侍從之忠猷一蒞其境必惻然念我禾民兵燹餘生之苦驚心草澤之苦與夫奔命征繕之苦飲恨驕兵之苦爲之釋其苦而予以甘以俾副

朝廷設鎮安民之意當無所不至將見禾民有不必盡

耕而飽不必盡蠶而煖者矣而又何盜之足慮也故曰馮公之鎮我禾郡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者此也其也敢用此贈行以當禾民來暮之歌云

文至文武互用方是經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少条仲趙郝公備兵安徽序

嘗聞歐陽永叔云漢之政理文章後世莫及良以時多通經學古之儒其名位利祿之念不動于中而于墳典丘索罔弗探其源涉其流故其發爲文詞見于行事皆炳然可觀以余觀于仲趙郝公而竊嘆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郝公爲關中名儁好古力學有文章之譽比及筮仕而志益奮業益勤其居諫垣三載正直不阿然未嘗徒以言論博風采每于出入禁闥之餘綢羅羣籍捜抉奇句孜孜不倦有如饑渴之于飲食意冲然忘其爲諫垣也今一旦循例出參外藩備兵安徽在恒情較量于內外勞逸間未必不怏怏志歉而公復處之恬然向使公之好學未篤識力未充當其爲

天子耳目之司誰能禁其以風采自見而不至以訐爲直及其輟侍從就外僚則又烏能強之矯情鎮俗而恬然不異其爲諫垣時也此非所謂通經學古之儒舉一切名利祿位之念毫不動于其中而能若是耶茲者江州新安一帶地方尚蠢蠢未靖豈武備之或

弛歟抑文敎之不足歟語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以學有本原如郝公者爲之秉憲而專制我知其治民則惠馭吏則肅詰兵則靜明刑則勅彼蠢蠢者有不回心鄉道而金陵上游將從此屹若金湯已安在公之政理文章炳然可觀術遜于兩漢之學者也哉嗚呼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中見小結前起無一不相應語爲學道人占地步

陳百史先生評

送太守楊君錫之任濟南序

古來循吏之稱見于紀載者莫盛于漢嘗讀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有曰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漢之加意二千石若此宜其多以循吏稱也當時最著者黃潁川龔渤海考黃次公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以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兩公治行皆稱第一云然則以苛爲察以刻爲明非所以撫民亦非所以弭盜也

今上加意吏治勑守令親民之官非三年考滿不得遷

大哉

王言邇于漢詔而小民似尚未曉然知

上意之寬和所在盜賊蜂起亦未得以安之爲勝之之法豈滿漢諸臣中遂鮮潁川渤海其人以上應

勑旨歟抑有其人焉而未與二千石之選歟以余觀于今濟南太守楊君君錫殆其人也已君錫係

朝廷舊人子弟起家文學以才望簡授今官將之任特過余請益且其所自矢者誓必潔已愛民不任左右不縱兵丁不畏權勢務使化盜爲民斷不逼民爲盜余曰君之自矢者察而不苛明而不刻則已盡爲太守之道矣盡今日所以守濟南之道矣不負

朝廷之特爲選擇而使矣余更何以益君哉君之往也但如黃次公之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上意一本寬和但如龔少卿之不期于悉捕盜賊期于計安窮民則與東土數十年來兵燹憔悴之遺黎一旦與之更生攘臂揭竿之餘孽不難盡爲向化即古

良二千石蔑有加焉而余又何以益君哉嗚呼君行矣其慎毋忘今日所自矢則寧獨以之守一郡而有餘也耶余于君更有厚期焉

如此等文直可壽千年矣發金石之聲潤風雲之色不如此文之有聲色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党大司農致政序

順治九年冬十月大司農于姜党公再疏請告
上許之且
天語褒嘉恩禮優渥一時艷稱盛事于是朝列諸卿士大夫爭爲詩歌文辭相倡和以歎美之有援漢二疏之辭位而去並張其賢者有述韓吏部爲文送楊少尹云古今人未始不相及者又有謂二疏時近古難進易退并其高行公當習俗競功名之時而飄然遠引比二疏爲尤難者又有謂楊巨源官不過國子司

業郎去不甚關輕重公保傅大臣典國計于肇造之初兵革未罷轉餉方殷
聖天子何如倚毘而卒不能奪公去志使今日韓吏部而在爲文以寵其行又不止如楊少尹而已者若是乎居今之世處公之地而決志以去公誠不可及哉金子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不肯隨時俛仰碌碌苟容爲不可及也先是公爲司寇時令其子孝廉君搆一山居顏之曰意先有亭有橋有泉有洞皆以意先名盖身未至而意已先之余嘗爲公作意先居記然則公之芥視功名敝屣富貴豈在今日耶故存是意而爲司寇則必欲爲人主廣好生之仁若使峻法以戕命身可去也法不可峻也存是意而爲司農則必欲爲人主布愛民之澤若使損下以益上身可去也下不可損也宜公之司刑則活人無算司計則惠民無窮倘稍有榮貴利達之心攖于其中則惟恐活一人而拂某某惠一民而拂某某其徘徊瞻顧依阿澒涊之狀且有不堪見聞者安能有聲于刑農兩大政間光明正直

如是其卓然有古大臣風哉故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所以爲公之不可及也余心儀公之去而因以自愧者有三焉余衰羸多疾遠不及公精健其去不宜後而反讓公先其可愧者一余雖時刻不忘去志而不能如公以必去之心盡未去之職其可愧者二留之日既不如公則雖幸而得去求如公之人羨爲榮而內亦有以自慊蔫不可得其可愧者三嗚呼公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人人議爲案入意先亭爲篇中結構後說到可愧者三正是見公不可及處詳畧變換曲盡古人之法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四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送別駕張立甫之任揚州序

攷故事掌佐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別駕之爲任葢綦重云余嘗守邢州四年邢地瘠賦輕民淳訟簡似爲守

者猶易以治而時有別駕其能通經術識世務其助余良亦不淺他則竟爲贅員而反滋余以廢事之憂余是以知別駕之任匪輕也憶曩日邢之士大夫孜孜以經術課子弟者惟鉅鹿大銀臺重光張公爲最今公次君立甫以侍衛

特恩通判揚州公言于余曰吾子方事咕嗶一旦佐郡且維揚劇地懼弗克任奈何余曰公之教子素矣余久知公子弟中必有能以經術潤飾吏事者揚固劇郡乎以通經學古能讀父書之立甫佐之其爲二千

石將伯之助非止一端也已嗚呼向使余不爲守則亦未知別駕之任之重向使余不獲交于張公則亦烏知立甫之能勝別駕之任如此其綽然也故于其行也信而喜之爲之序以贈焉

愈少愈貴愈直愈婉 陳百史先生評

送別駕陸英一之任平陽序

當湖陸子英一聰明特達吳越間號稱神童垂髫食餼年甫二十爲學使者所選拔來貢于
廷得高等通判平陽府陸子不以得官爲幸而察其意似以未獲發其所蓄中兩榜爲怏怏知陸子者亦相與咨嗟惋惜謂如此英妙儒者不得大究其學輒佐郡以去余曰是未知陸子眞儒者也是未知儒者之效無施而不宜也按別駕之設始自漢隋唐因之迭有廢復宋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懲五季藩鎭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

人間有出于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之崇卑論若是乎重儒以重判也所由來矣非明六藝通文學識聖賢之理究先王之術者弗克與二千石共襄廉平之治陸子雖年少端謹通亮于書無所不讀不負古賢良文學之選今往判平陽我知必能佐其守爲良二千石使庶民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有治理效也嗚呼余嘗讀漢循吏傳孝武之世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

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然則爲吏患不儒者患不兩榜哉陸子何必以此怏怏而知陸子者亦不必咨嗟惋惜虞其學之有弗究也異日政成奏最爲聖天子所器如漢三公始信儒效固彰彰不誣耳英一名世楷其父名濟府者舉丙戌孝廉與余兒世濂有司讀誼稔其家學有自故爲之序以勞之

院無剽掠之習又能截去游移公用語韓歐未可許人今乃見之盛事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泰州貳守孫茂先之任序

大廷尉北海孫公有子文學君茂先以侍衞恩例除同知泰州事將行廷尉公謂予曰吾兒貂蟬書生不習吏治請有以教之余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余言昔歐陽永叔之母告永叔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以後永叔文章政事

果擅美一時今公爲廷尉每遇廷鞫大案嘗多所平反求其生而有得者不知其凡幾公雖不以告人而公之心厚于仁者寧減歐陽崇公哉我知茂先以仁者之後往貳是州且讀書識道理必能守其家法凡所爲明刑簡訟剔煩除苛以佐其守爲賢刺史而俾泰人之蒙其休澤者將一如當年滁人之于歐陽永叔也故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予言遂書以送之

謹嚴於法讀如老成教後學前則永叔後則震川

視他文又有古今之別矣家學士言不虛也陳百史先生評

送倪玉如宰東流序

富陽倪子玉如以

廷試高等除池陽之東流令將行來別余而言曰生應詔至禮部尚擬選謁選再試棘闈以畢生平未了之志今格于令遽有民社之膺未操刀而使割能無傷指懼乎且聞東流地狹民甚瘠又偏處江濱時方弗靖何道以治之乃可先生其有以教之余觀其貌泊乎似有道者也聽其言又藹然其爲仁人也是固優于宰者也因告之曰子既知邑小而民貧則爲之勸農桑以裕生計寬徭役以休民力抑強暴以安善良速聽決以省繁獄凡若此者皆所以嘉惠疲瘠之地

而與以起色也子既知長江上游方若弗靖則爲之撫流移以固結土著興學校以鼓舞士心諭愚民以利害禍福使之曉然不惑于訛言率子弟以孝悌忠信使之卓然不詭于異趨凡若此者皆所以消弭弗靖之萌而屹若金湯者也子往矣吾固知子之優于此矣異日者以循良奏績膺異數累爲大官豎不朽業使人嘖嘖嘆兩榜中曾不多得又何生平有未了

之志哉子往矣倪生唯唯起謝教余因是目送倪子而竊有感焉嗚呼安得今天下之爲吏者而盡有道仁人也

有餘于法有餘于情似承伏照應又似單行大雅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微先生其誰與歸 陳百史先生評

送盧雲柯令宿松序

盧生雲柯學道君子也歲戊子以恩選貢于
廷擢高第除授江州宿松令或有爲盧生鰓鰓杞憂者曰松彈丸邑濱江連楚轄有蘆洲頃彼洲渚奸宄襲破其城以咿唔未絶之書生一旦握符綰綬俾之外捍袤隣之寇內戢反側之奸以撫茲殘黎所爲者不其難乎余曰否否松邑失事非賊也民也非民之奸爲亂也吏迫之也亦非吏之喜于迫民亂也奉法太過而惟恐境內洲利不悉歸于上或稍漏于下以致

殫利而召害也嗚呼凡此皆爲吏者之不學道有以使之然也學道則必愛人愛人則必不盡其利不盡其利又寧遽囂然喪樂生之心而敢于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哉盧生固學道君子也吾知其必能愛人必不肯盡民之利者也爲保障不爲繭絲爲冬日不爲夏日何內奸之不戢隣寇之足虞也然則盧生抱所學以治松直易易耳故于其行也特爲之伸其說而併以釋或人之憂

前後結搆渾渾幾無行墨獨永叔有之近則再見

吾友也陳百史先生評

送姚爾眞令南漳序

今日吏治之多疵也非盡吏之無材也或人不宜其地而若于風土氣候之不相習或能不配其任而若于兵燹殘壞之難爲理于是其始而聞命也先有趦趄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及其抵任也又多愁居愓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凡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悉置而不問即問矣而不詳且盡求其身視民家視國政行化成號稱古之循吏者盖不得一焉無怪乎吏網雖嚴民生日悴卒無以宣

布

聖天子軫念邦本嘉惠元元之至意而率土賓服之餘尚有一二草澤遺奸所在乘間竊發者時或見告也雖然若吏之眞材者無不宜人之地亦無不配能之任即偏遠危險均有所不辭吳興姚子有焉姚子東南名下士也以拔貢應順治五年

廷試居高等除襄陽南漳令今選人鮮不視楚爲畏途甚至寧干規避之罰以求黜爲幸者獨姚子一聞除命輒毅然欲取道中州從間抵任并不暇晝錦里歸

嗚呼以余觀于姚子其眞吏之材者也夫始也旣無趦趄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則其繼也必無愁居懾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而有不詳盡以求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者乎他日循吏之稱舍姚子其誰漳之民其幸也夫安得凡爲吏者而盡若姚子之不辭遠不辭危且險又何患吏治之多疵也姚子字爾眞名延儒其伯仲延路延著皆成丁亥進士而姚子其季云

讀之一氣條理密結無間今日乃復見歐曾耳　陳百史先生評

送張幼仁令沔縣序

嘗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欲興治道于今日舍廉吏亡繇哉顧吏之鮮能爲廉者非盡賦性貪墨也良以人生不無嗜好而不有以坊之節之則其資于己者必不約資于己者不約則其取于世者必奢一旦得志居位惟嗜好是徇無怪乎廉吏之不槩見也嗚呼安得一一泊然無所嗜好之人立于民上而聿覩廉平之治乎乃若金陵張子其人竊有異焉張子字幼仁名循詠自有生來口不沾腥味體不被紈綺浩浩落

落以古聖賢爲志有蔬水簞瓢之樂趣富貴功名舉不以介其懷殆所謂泊然無所嗜好者也今年偶值貢士例來試于
廷居高等合有司格在他人或志得而張子不加忻及除爲漢沔令他人又或苦地惡而張子不加戚余是以知張子之爲廉吏也必矣蓋有不待政成而後見者矣何也張子旣泊然無嗜好則必無所資於己無所資于己則亦必無所取于世而天下之爲廉吏者更有過于張子乎吾不獨爲沔之人幸而竊幸今日

治道之與有其機也或者曰張子曾遇異人善丹青又曰張子通竺典能一死生解外膠噫吾不能知之矣

是送張子文每出一語必有照應結束文格進于老到 陳百史先生評

送高釆夫宰歙縣序

唐陸修以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爲文以送之有云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于是知江南賦稅之繁與歙有富饒之名自昔爲然故凡官于歙者偷惟身圖是便而無愛民之心則未有不侈然志得自矜爲善地者也若其存心于愛民能潔己勤職則未有不惕然懼夫賦重民困俗悍訟煩而苦于難治者也虎林高子釆夫以

廷試高等除歙令前代除此者非進士不能得亦鮮有以無意得者高子一落落寒儒竟以無意得之此固宰臣之所薦聞

天子之所選用者也其不輕而重也不更較然哉乃吾觀于高子惕然有懼心焉是殆知所以自重而存心于愛民勤職爲能不有其身圖者耶且今日之歙又與昔異兵燹之餘民瘠而不富矣賦絀而猶取盈矣俗習之刁悍益甚而寇賊出沒山谷間未或衰止矣宜高子之弗視爲善地而惕然有懼心也夫雖然以

高子之懼心臨之將惟恐賦重則困吾民而能不以撫字爲催科乎惟恐民窮則迫爲盜而能不以卵翼爲保障乎其所施設措置必卓然有可觀者吾知歙之民其有瘳矣異日者使歙仍不失爲富州而後乃見高子能無負吾
君吾相之特達知遇則又何必以成進士爲榮也高子其勉乎哉

總卑不前賢遺人推若相此文章極高處中凡數折角不見嵐韻尤爲老氣　陳日史先生評

贈吳江楊邑侯序

楊侯爲晉中儒碩起家明經授長興縣二尹以最聞擢吳江令將之任過余請益余吳氓也不能無言然亦何能自爲言哉請以古人之箴令者爲侯進可乎嘗讀唐書元結縣令箴有曰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吸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旣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古今爲令之要盡此矣侯持此以書諸紳焉足矣客有從旁詰余者曰吳江劇邑也賦役繁重視他省一大郡又古平江路爲南北孔道方今師徒往來不絶于境資糧扉屨弗給于供至胥吏之情僞百出案牘之雜沓如山與夫湖濱遺孽尚有未靖兵燹殘黎亟仰雨膏視他郡諸邑尤甚難爲理是子之所當言于侯者恐未可一端而盡也而何僅以古之爲箴告也毋乃非邑人所望于子請命長吏之意乎余曰此余之所以代邑人請命而敢以箴言進也彼長吏之涖于民上而惟所欲爲罔恤民艱者曾不自知其出一令焉而可以

禍福人吐一言焉而可以寒燠人于是有失之煩而爲人怨者有失之猛而爲人懼者有失之寬而狐鼠因以縱橫失之簡而政務遂成廢閣若凡若此以之治蕞爾小邑不可況覩一郡之大如我邑乎使侯能三復斯箴而凜凜于動靜噓吸之能爲人禍福寒燠者如此其所關不小也則徵歛必有法而民可不知重賦之困迎勞必有方而民可不知驛騷之苦馭下必嚴以察而閭里不聞有胥吏之呼擾遇事必勤以辦而几案不睹有塵牘之紛紜戢暴安良必種種盡

心以從事而湖濵息鯨鯢之浪中澤免鴻雁之哀曰明曰斷曰淸曰惠雖古之號稱循吏者何以加焉如是而後不辜我邑人喁喁請命長吏之意也余故無他言而卒以箴言告于侯客乃唯唯而退因書此以贈侯之行且計侯之必有聽也

送令文此當第一一篇一氣一氣則千萬語如一句矣得古文之深如此 陳百史先生評

送同鄉諸學博還南序

上御極之五年夏四月詔策天下明經吾浙之貢于廷者四十有八人內拔貢生一十八人爲司文者所拔士之尤皆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榜放合有司格三人其十五人皆除廣文去歸其里將行來就余别各出自序文一首請正余受而讀之不覺頓足起曰有是哉諸子而僅以司訓任也然司訓而何以幸得諸子也夫諸子亦知師道之尊乎亦知師道之所以尊惟能使學者爲有師乎昔胡安定

敎授湖州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致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是學者有師首稱安定今諸子旣居安定之位而受若事矣必當以安定之敎授湖州者爲學者師使禮樂仁義蔚然而興而文體之返雅還醇人心之反邪歸正世道之撥亂爲治胥諸子爲師之責也師道不綦尊哉若夫及今歲大比奪桂榜魁南宮取巍科高第如拾

芥此諸子章句事耳不足爲諸子賀也十五子爲誰虎林則江子玉偎何子又彬黄子闇叔葉子月升茗上則沈子丹頴孫子眉仙朱子炎馭吳子問圓李子又嵎嘉禾則郁子文韜勞子雲將周子釆臣支子惠侯及我家劍耿藍珂一時埡幃相望化雨繽紛盡在吳山越水間倘異日者諸子之及門猶得追遡所自而相與語曰憶疇昔里人金某曾爲文以贈之有云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即吾師也則予有厚幸矣諸子勉之

予亦有文遜此簡變而貫　陳百史先生評

送張道先司訓浦江序

昔宋室舉士有明于體用科歐陽永叔嘗薦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卷嘆息以體用兼備如蘇公能知人薦引如歐陽氏而卒不獲竟其大用則亦其命爲之也非學之咎也海虞張生道先名煒如者性穎異髫年餼于庠操履純篤鄙經生家言爲鞶帨而慨然有志實用之學讀書史能詳古人行事本末以推見其當否得失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使聽者曉然如目見至兵刑錢穀有裨民生國用之幾務無不留心體究洞悉端委殆所謂論議精于物理文章不爲空言者道先庶幾其有焉顧數奇卒亦困頓諸生今年以歲薦士貢于

廷除婺之浦江訓或者曰此經濟才也不民社之司而僅以之秉鐸教士如明于體用之學何余曰否今天下之鮮吏治由士人之矜鞶帨而鮮實學也使道先于淑人之餘益進其所學而理明氣充將他日無事

不可辨安在無知人如歐陽氏者起而爲之薦引以竟其大用俾天下睹眞儒實學之效爲眉州布衣所未能得之遭逢也道先任矣惟自信其學而益加懋勉焉可矣

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以評此文庶幾近之 陳百史先生評

送族子劒耿分訓東陽序

昔吾鄉有秉鐸者請益于陽明先生曰敢問教何以哉先生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先生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若是乎敎與學之還相長而未有窮也吾家劒耿子英少聰穎能嚮古力學不專舉學業梯榮進而毅然以文章之道爲已任方日孜孜焉黽勉于學豈暇爲人師耶乃一旦以譽髦之選貢于

廷朝射策夕司敎矣行且擁皐比之東陽向余請益余

曰吾何以益子哉子亦服膺陽明先生之言可已其曰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則學有未至敎不行也不期乎古聖賢之爲學學未至也其曰盡吾之所以敎者而學成焉則敎有未至學不成也不期乎古聖賢之所以敎其弟子敎未至也然則何爲古聖賢之學哉明倫而已矣子其務所以明之而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能使無一念之或昧其理則學至矣而敎有不行焉者乎然則何爲古聖賢之所以敎其子弟哉尊經而已矣子其務所以尊之而于

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義能使無一人之不崇其本則教至矣而學有不成焉者乎教行學成則予卽不崇舉業而舉業莫大于是矣不榮榮進而榮進亦莫過于是矣區區文章之道足以竟子之任哉子行矣其愼無忘陽明先生之言而并爲我諗之汝弟藍珂使之往訓壽昌亦猶是焉庶幾陽明敎學一脈克紹于我家其爲余之光籍何如也

說得如此鄭重其法更變 陳百史先生評

送朱炎馭司訓新昌序

吳興望族蓮莊朱氏爲最有中翰朱襟海先生者博學篤行粹乎有道君子也與先子爲金石交余少時嘗從先子侍側襟海先生輒以猶子視余因遂余館穀偕其嗣自超季直千里三君者讀書山樓雪案螢窗朂勉倍至余與三君意氣相得猶之先子與襟海先生也未幾余僥倖一第而自超以高才鬱其所蓄不得奮見于時竟齎志以沒季直千里皆茂才高等亦復鎩羽余因疑仁者有後之說所謂不發于身必于其子孫豈虛語耶而博學篤行如襟海先生者旣抑其大用又屯其後嗣耶天之難諶抑至此耶今戊子歲吳興有貢于

廷者爲朱子炎馭名奕軒其制舉藝足以芥拾科第而又能竄名文鬮有卓然大家之風竊與吾友百史彥升嘖嘖異之此誰氏子乎詢之乃知爲季直子卽襟海先生之孫也余是以嘆仁者有後非虛語也孰謂博學篤行粹乎有道者而竟無後嗣以大其家聲也願炎馭方少年其功名之遠大毋論而將來益肆力

于文章其所至又寧可量哉茲以司訓新昌往故爲之述其祖父世誼以見能爲人師者亦必有所自而又以見先子之交友爲能得人如此試以質之季直千里兩君余言妄乎否也

尚須多爲辭說否前則永叔後則震川矣　陳百史先生評

送陳心簡南歸序

余同官陳百史先生長子心簡偕余兒世渼並徵入侍異數奉

詔來京繼而有出佐州郡之　命鞅鞈負劍趨走

天子之廷者將一旦側身偪息于州郡長吏之前或者疑之曰如異數何余曰此乃所以爲

朝廷之異數也蓋不欲卿大夫子弟鮮衣怒馬紈袴相矜耗其精力於衣服飲食閒而令之親近小民曉習吏務庶幾與制科選舉並收得人之實用也又恐驟

然握符綰綬而臨于民上簿書錢穀之執掌未嘗肯綮一試輒蹶不若姑令之貳于長吏其也得可爲法其也失可爲戒庶幾奮發砥礪他日者必有良二千石與賢刺史出于其閒也又恐年幼子弟以不學未成之才而槩令服官鮮不寘寘從事非國家愛養人材至意于是年不滿二旬者姑緩除授俾得承父兄之訓資師友之功充其學問而後試以吏治庶免不學無術之譏也嗚呼此非

朝廷之異數而何哉心簡與余兒皆在緩除之列顧余

皃質魯未學余又弗能教惴惴焉流光易逝有辜異數而心簡性頴異開卷海納百史先生肆力於文章政事之學所以教子者又有其傳我知其必能讀父書以答

君恩也今心簡以將母南歸故于其行也告以

朝廷之異數乃若此而又非獨爲心簡告也

長者一言勝橐金十倍且世世寶之永以爲訓　陳百史先生評

贈太學張生三省序

今日之爲制舉藝者浮靡佹詭不可方物求其一遵格律近于先正者鮮矣進而求之古文詞知所宗嚮不惑時趨者什不得一焉又進而求之考亭南軒陽明龍溪明理究性之學能窺其藩籬望其津涯者千百不得一焉豈世無師法歟抑學徒之狃于習俗溺而忘返卽有其人焉作則于上而莫之應歟以余觀于太學張生殆卓然特立之士也其爲舉子業則痛刬惡習有先正遺意其爲古文詞所嚮慕而效法者韓歐大家古今文兼得所宗可謂難矣而尤篤志學聖賢之道會司成胡孝緒先生倡導理學一時學者有師獨張生聽受之餘論議娓娓多所發明輒令先生解頤嗟乎有學人若此又奚患師法之不尊且信而有其作之莫或應哉然則張生將不獨以文名世僅博科第爲榮而能嗜聖賢之學日進不怠其正未可量也已張生名三省禾郡長水人也以吾鄉而有此卓然特立之士且于余有一日之長故喜而爲之贈因以勉之

此今日韓子也能自任能予人地步

陳百史先生評

贈處士沈元子序

明初有豫章鄭士亨者能爲文劉誠意與爲忘年交有東游集行于世而誠意序之曰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人而自以爲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余讀其言不覺輟卷歎息有是哉士之能爲文者不仕又不善諛則諸時之難也然文之能爲可傳者又豈以其不仕不善腴而遂莫之或傳也耶吾友沈元子骯髒歷落不事家人生產自少喜讀書博學彊記凡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尤喜言史事每舉一代必能評其君臣行事得失以推見當時治亂興衰之由每指一人必能究論其生平本末如身棲目睹大節瑣行罔有毫髮遺漏所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者元子有焉至其爲文則能嚮慕史漢韓歐卓然不詭其爲詩詞儼追作者之林嗚呼元子抱所學以遍歷吳楚越閩燕趙齊魯之墟者二十

餘年故聞見日益廣著作日益進每酒酣慷慨仰天摩腹恨不爲達官貴人又恨不能善詼逢時而其意雖不望其所著必傳實未嘗不欲其傳竊與古人同之也然世之知元子而好其所爲詩文者不獨余一人則雖欲不傳而不可得已今元子又將自燕南還因序以送之且勗其自爲可傳者

於贊述斟酌於援引切近於感慨蘊深古文得此起敝扶衰矣 陳百史先生評

贈星士吳碩甫序

命之爲言余初不之信也讀易之乾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惕然於悔之集也因恍然於命之說也夫進退存亡得喪之生于時者未始不根于命惟不知命故違時違時而悔吝憂虞動與之偕命何可以不知哉獨術士家之言命也勸人進不勸人退與人存不惕人亡動人得不戒人喪談命者愈妄命之理愈隱百求一中焉無有也有告余者曰若之吳碩甫其言命也根於易與術士不同

余進而與談則深得乎進退存亡得喪之旨而果非術者言也士大夫之讀易者知必有當於碩甫

贈名醫張君愼初序

嘗讀洗亞之表醫者郭常郤佑所酬錢五十萬曰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計量于毫銖之閒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悵鬱慨寧能離其心且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將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余不覺廢卷而嘆世有醫而存心若此眞足表也夫醫者卽能察病之脈理而不能審人之性情卽能審人之性情而君功

取償之念未免橫據于中以是求藥到卽已病病已不復作詎可得哉溧陽張君愼初醫震江南余友陳百史丁亥夏忽病嘔致失聲長安諸醫莫能治特邀張君來京曰勿憂病可去也尋果愈張君之名遂益噪都市余有兒患脾症寒熱交作病勢頗亟他醫以爲傷寒也非旦夕可療趣張君診之云脾胃勞倦絕無外感兩劑當愈愈卽不須藥一如其言余詳調理之劑或不可少張君晒曰藥以治病中病卽止若病已而又滋以草木之味無論剛柔補洩未有不反傷元氣者也余驚問百史張君術何以至此百史曰是非可倖而致也其祖望溪公素冠岐黃爲金沙王宇泰先生所器重父景溪公繼其業又與名醫繆慕臺交往契善伯仲一時至愼初克紹家傳而生平存心又以輕財濟人爲務如郭常之郤佑客酬金者不可枚舉術烏得而不至此也余嘆服不已因爲之序而表之且以見輕利者之能濟世而垂名匪特醫爲然也

序張君而一時交情俱見步步追合古人　陳百史先生評

贈圓通寺寓僧竹憨序

黃涪直云士大夫惟俗不可醫余謂人不論貴賤窮通均之不可以俗也然盡天下之人而貌之皆猶是髮聳而眉低目縱而鼻横俗不俗亦幾淆然而莫辨則于清氣之存不存焉辨之也乾坤有清氣散之而爲江山雲樹否則天地亦塊然而頑者矣人心有清氣發之而爲圖書吟嘯否則人亦禽息獸視與木偶等矣余病起無聊思得一不俗之人而與之談客有言于予者曰涔水之圓通菴有一寓僧非禪非敎亦

酒亦肉而口吟筆繪終日嗤嗤憨憨潦倒墨汁間是殆有異焉者也余亟邀之至未交一語而清氣耿人眉宇間見余案頭有紙數幅謂余曰汝能醉我我當爲汝染此紙趣呼酒來便伸紙仰天大笑右手執筆左手持巨觥口喃喃不知其所言目睛輪轉不知其所視須臾酒盡朊發潑墨如風雨走筆如千軍萬馬左衝右突而山水花鳥竹木雲物之類靡不一一各臻其妙如文與可之竹皆有成竹于胸中異哉技乃至此乎而尤善書書不摹晉而手骨儼然而尤善詩詩不襲唐而聲氣遒然古來能畫者不必能書能書者不必能詩得其一而精之已足以噴薄清氣浣盡俗髓而況乎兼之者也此不惟可以療頭陀之俗兼可以瘳士大夫之俗者也雖然余嘗察其酒闌停筆後痛罵近日打人之禪與課誦之敎而時以片語逗禪敎合一之旨微乎微乎殆未可以能畫能書能詩遽窺其涯畧者乎余樂與之遊而不倦因爲之識其梗槩如此僧號竹憨或曰即松陵人氏也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

吴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胡菊翁先生晉秩并介壽序

古者賢公卿所爲享大名顯當代而聲施後世流聞無窮者非徒以其秩位之崇隆也必有涵泳古今發舒川嶽之才以彰其靈異必有收攬英雋楷模後學之識以尊其師說必有純孝懿節常變弗渝之操以

敦其根本必有制禮作樂坊民易俗之業以黼黻乎治平而恢張其作用又必有致虛守靜歸根復命之學以洞燭夫吉凶憂患之數而超然自得于進退存亡之外合是數者以求其人殆不數數見也茲于吾菊翁先生見之矣先生產西蜀臞骨崚嶒眉雲棧之嶔崎也靈襟灑灑瞿塘灩澦之蕩滌也文心磊砢而多姿司馬三蘇氏之雄偉奇宕也嘗讀其譯莪籟甄奧賦舉全蜀之山川人物爲之盡開生面長揚上林未足多也先生其一代之文人乎先生起家翰苑宗匠海內任者一較南宮一典浙闈至今借才異代中外林立

龍飛酉戌間遷學士爲三館師典型屹然先生其一代之師模乎戊子冬聞太夫人變傷心亂離倍篤孺慕奉

溫詔宅憂京邸如生如存爲定爲省晨夕靡有寧居先生其一代之純孝乎辛卯三月起佐典禮是時

皇上復辟之初郊禮繁重得先生悉衷厥成今春知貢舉甫撤棘卽有大宗伯之命蓋

聖天子鋭意禮樂之興不待百年行將辨等威易章服以定民志而一海宇非夙夜寅清之先生不可先生其一代之秩宗乎余又嘗讀先生原易夢易二編發前人未發之秘直欲起羲聖而晤對討論于一畫未剖混乎太極之始宜其歷吉凶而恒稟蒙憂患而不傷也先生其一代之至人乎古者享大名顯當代之賢公卿炳美史册者其何以加焉抑吾又聞之先生嘗泊舟巫峽遇異人授素書其秘雖不盡宣然先生年及耳順紫氣皓彩勃溢方瞳眉宇間當必有進于

保合太和各正性命之旨豈止從棗花桃核得赤松黃石之符已哉今孟夏二日爲先生初度又適屆新膺
簡命之期凡蜀之士大夫仕于朝者謀所以祝之而徵言于余余何能文其亦以仰止佩服之私聊叙先生之概而因以見先生之所爲可祝者蓋非一端也

方是朝先生文字入壽一則不借外來語尤爲合拍　保首與先生評

壽王貴眞先生七袠序

歲壬辰王正二十有九日爲大金吾文孫王公太翁貴眞先生七袠懸弧之辰維時繞膝稱觴者女甥而外子若孫以暨孫之子凡九人焉或秩晉宮階或職司專閫或發軔于李官或蜚聲于辟雍簪紱之盛天倫之樂爲一時中外所艷稱于是朝列諸大夫爭執爵介壽而徵言于余以余與先生之長君大金吾同朝入載相得甚歡習知先生之德厚流光有爲之後者矣又以余與先生之尊人大冢宰射翁先後起家

中翰猶及覩其立朝丰采由卿貳游陟公孤道德事業炳赫前代習知先生之家世淵源有爲之先者矣夫有爲之先者則先生之獲佑于天不自其身始也而况及其身乎夫有爲之後者則先生之集福于世又不自其身止也而况當其身乎余請得而申言之先生少讀父書能文章藉藉黌序間凡八入棘闈弗得志于有司會太宰公以勛秩並懋得文武蔭先生長應蔭讓不就以明經訓盧江之合肥敦崇教化造就人才至今淝庠稱有師首先生焉尋擢雲中廣靈

令所以治民者一如其蒞士不媿古循良吏因念太宰公春秋高遂乞終養繼以讀禮故哀毀逾節竟失明入

清朝以覃恩晉封如于官目忽重明人咸謂先生純孝之報云然則太宰公之豐功偉伐當年食報未盡者旣留餘以遺之先生大金吾之克振箕裘今日履綏方茂者又輻輳以致之先生而先生以一生苦志績學僅奮跡明經終其身爲賢邑宰而止辭延世之榮膴追孺慕之高風是先生之取諸天者嗇矣宜如何以豐其報先生之積諸躬者備矣宜如何以彰其應則三多九如之頌未足爲先生侈也亦曰觀于其爲之先者爲之後者併先生所以居先後之間者而先生之遐算未有卜已諸大夫皆曰善遂以是爲先生觴

泖庠稱有師及不愧循吏贊歎王公只數語耳若俗手便衍作數十行矣此文章簡妙處王司馬號雄于文者四部稿中作徐太僕序云內有眞際外無眞境張肖甫云境有所未至調有所未安史漢

之文恐無此等句法讀此文詳畧而不以爲史漢之文必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祝方伯陸中台暨夫人王氏七袠雙壽序

順治十有二年歲乙未中冬長至日余年家子陸紫宸青邱伯仲兩孝廉爲其尊人中台方伯公暨夫人王氏俱于明年丙申歲登七袠雙壽預徵余一言爲祝益謂余與公生同里仕同籍齒又肩隨凡四十年閒相與踐歷中外飽升沉閱滄桑而巋然獨存者通部止我兩人習之久則知之眞知之眞則祝之爲詞進必實而不誣此兩孝廉屬余之意甚勤懇哉余雖不工華封言其何能辭憶公起家水部郎以至累官大方伯其存心制行及施于有政則公之所以致祝于人者蓋非一日矣請得而頌其實可乎公初任榷荊關時楚雖全盛會奢酋叛蜀商旅之出蜀者頗畏艱阻公一以寬簡恤之而荊商祝迨尚書郎秩滿出守福州廉平著聲而福民祝尋以太守卓異參藩兩浙惠澤淪濡猶之守福而浙民祝繼秉藩臬于蜀豫晉趙所至見德所去見思爭爲畫象立祠而蜀豫晉趙之兵若民無不祝時嚴璫亟需樞督群推轂公公獨念兩尊人春秋高堅請終養遂棄軒冕若敝屣自

是跧伏田閒婆娑澗谷日與龐眉父老鳩筇倚徙未嘗一履跡公門其有族屬三黨力不能婚嫁葬者公悉緩急之無稍吝而宗族戚里之人無不祝故曰公之所以致祝于人者洵非一日也宜乎景福駢臻休嘉萃集有夫人焉齊眉黃髮冀鈌梁鴻未方其匹有子若孫焉聯芳接武五桂三槐罕儷其儔孫又有子焉如蘭之抽如玉之茁而繩繩乎未艾每至雞彘問寢環楫相向欒然莫辯誰何猗歟盛哉華封之言公備有其事矣余更進何辭以爲祝哉雖然余嘗讀陶靖節詩而乃知所以祝公矣靖節有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善夫此生之得顧在嘯傲東軒下也今夫人盡有生或相馳相逐于利祿名譽之場而勞其心焦其思或相傾相軋于戈矛鋤戟之內而攖其寧滑其和肺腸不爲已有耳目盡爲人役則此生之失而不能得也比比是矣公自抽簪解組以來嘯傲東軒將踰二紀方且視天地如芻狗萬物如蜩翼世事如傀儡求所爲勞其心焦其思者無有也攖其寧滑其和者無有也惟以清泉白石好鳥時花爲娛

祝悅聽之具墳典丘索子史百家旁及竺氏書為怡情養性之資彼五賊七蠹為吾生之蠹者公悉有以杜之公眞可謂得此生矣昔彭商得之而歷算八百子房得之而友赤松四皓得之而採芝商山鄴侯得之而白衣帝側凡皆以得此生也以此祝公庶幾其實而不誣有以答兩孝廉殷勤為余之意乎余羈跡燕邸邢獲偕同里姻朋躋公之堂親捧雙爵以進敬南向拜手而高吟靖節之詩云

壽大司寇少傅瀛洲劉公序

今上十有三年丙申七月二十九日為大司寇少傅瀛洲劉公六袠有三懸弧之辰公屬下諸君謀所以祝公者而徵言于余謂余與公同朝最久且公貳司空時嘗與余同官習公為最深庶幾其言之或有當也余又何敢以不文辭顧余無暇繁稱公之生平效世人歌詩介祉綴諛詞以進竊就公今日之為司寇有合于睿論仁壽之說者敬陳一二質言為公致祝可乎我

皇上堯仁如天惟刑之恤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非得廉明公正謹厚寬平之君子無以除酷吏刻深之習而消陰陽沴盭之災遍察廷臣中惟公克勝厥任乃公自膺
簡命來日以
聖主好生之心為心每慮一囚反覆服念務于詳徹遇有寃抑則亟起而奮筆理之如拯溺救焚之不遑再計萬一情窮于法開釋無路則為之展案咨嗟觀其容嘗累日愁慘不舒以故公所全活者甚衆人多莫

之知而所屬諸司亦皆以公仰體
聖主好生之心爲心故一時司寇之堂多良平稱職。獄少寃濫爲中外所艷稱云昔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又歐陽永叔之父崇公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母問之則曰此重獄也求其生不得耳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與我皆無恨也母告永叔曰其心厚于仁者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嗚呼公治獄多陰德有類于公心厚于仁有類歐陽崇公是以天道福善今古不爽公中年尚艱嗣迨年近六旬連舉丈夫子三皆生而岐嶷穎異不凡所謂子孫必興仁者有後直券而取之耳他日卿相接踵朱紫盈庭公泰然食于歐二公之報由耆而耋由耋而耄而期頤而大齊因其所矣又何必覓三芝問五石遊洪厓安期羨門之徒而與之役金童驅姹女希養生家之大還久視哉故曰公之爲司寇也有合于魯論仁壽之說壽其國迓無疆之庥也壽其民遊化日之長也皆仁者所以自壽也請以是祝公可乎諸

君曰可矣遂相與捧爵而前

祝介存趙公暨配顧孺人六袠雙壽序

順治丙申嘉平月爲吾邑前行取惠安令介存趙公暨配孺人顧氏六袠雙壽其仲子中翰君元康謀申祈者何余請曰吾父吾母皆欣逢初度之辰祈以書生新繫職守日珥筆從木天諸公後躡蹤瀛洲亭畔弗獲馳歸里門偕吾兄弟子姪拜舞一堂捧二人觴竊念吾王大父而下與先生世好勿替願惠之一言郵而致之以遺吾不遑將父將母之憾余曰微君請余固不能已于言也度君家之戚里族黨誇耀其詞

章效華封人三祝以進者夫且塞耳炫目更何俟余言余第言公與孺人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而已憶余垂髫時即獲交于太翁伯雖先生文章知已相得歡甚繼余入仕版始與公交因而知公最悉當丙辰闈難突發太翁忍冤不自伸公時方弱冠有傑士名徒跣入京百計護之以歸嗣太翁授經西湖及門之盛逾于安定已而師說彌尊且廣又布席燕晉曾衞宋趙間凡太翁所之公皆從焉葢遊學共名而侍省其實也丁卯公奏賢書未幾太翁又以名盛被誣

幾罹不測時敞衞邏卒甚嚴即長安一二知交莫敢援手公日夜號泣都市見者聞者靡不流涕乃所司阿權要意將深文羅織公曰我丈夫也獨不能爲緹縈女子乎于是灑血伏奏惻然動上心事乃得解太翁不幸而負此奇冤又何大幸而賴有此令子也丁丑公成進士適值太翁花甲初週錦歸侑觴剝極而復一時艷爲盛事云公初仕令長沙遘太翁艱再任補惠安兩地俱以最報天官考績贈太翁如公官甫啟事爲行取冠會鼎革中寢時南中屢勤徵召公堅

臥不應夫松柏之歷千百歲而不與萬卉俱剝落者以其飽霜雪謝華郁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故植本貞罔卒享大年今公之篤摯于天性而歷盡艱辛絕意于仕宦而遺榮若浼不啻飽霜雪謝華郁而植本貞固之松柏也此公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也公配孺人顧氏出自我吳望族閫德醇備大家之慧歟孟光之順歟鄧曼之能而孟母之嚴歟敬姜之勤約而叔敖母之仁慈歟無不該而有之當公周旋太翁于患難之時四方奔馳不遑內顧孺人事姑顧事祖姑

皇甫盡志盡物咸得歡心以至居妯娌待姬媵課兒
女御內外臧獲嗃嗃雍雍整若朝典眞所謂婦道而
兼子道母道而兼父道者哉近且虔事薄伽梵神極
樂置家事不復問然則孺人之茹苦遺榮而植本貞
固亦猶之乎公也此孺人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
也而況子若孫繩繩兮振振兮或綰綬承明之廷或
蜚聲藝林之闈科名克紹前武勛業聿彰後昆則子
若孫所以致公與孺人之宜壽者又豈有量也余之
所爲祝者如此不敢有溢詞于其間請元康由此以

質之兩尊人其必爍然色喜而爲之連舉雙爵乎

壽柯太翁楚衡先生六袠序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嘉平朔爲給諫柯君太翁
楚衡公懸弧之辰適當甲子一週孫蘭繞膝琴瑟齊
眉鄉邦榮之比給諫君荷
聖明臨軒親擢畀以獻納重寄方任天下之責議天下
之事將日立
殿陛之前與
天子衡是非與九卿百執事爭當否得失弗獲暫請休
沐馳歸捧觴不禁雲樹依依一時同里姻友官長安
者皆以給諫君遙祝太翁之心爲心謀介詞以致之

而謬屬於余余與太翁夙附梓戚凡太翁立身制行
宦遊里居卓然爲物望所歸者得之見聞頗眞詎何
能辭請先言太翁之所以自爲壽者徵其理之不爽
如日方升政未可量而後言給諫君之所以爲太翁
壽者非復世俗之壽其親可比也太翁弱冠登賢書
屢蹶公車爲孝廉十有六載閭戶讀書足跡不接官
府惟爲善於鄉如恐不及粥饑者衣凍者療病者櫬
胔者扶良獎善排難解紛鄭公之號可以稱鄉彥方

之名至於化盜則太翁天性仁厚不受人損其所以自爲壽者一也成進士觀政京邸聞其尊人微恙輒潸然曰功名本爲榮親親有疾恐非顧乎遽策蹇歸周旋牀下奉侍藥餌溽暑中蚊蚋攢肌目不交睫未嘗刻懈於是通國以純孝稱無間於其戚里族黨則太翁克全百行之首宜享天佑其所以自爲壽者二也司李建寧務寬大廉靜與民休息不以威稜鍥慝博風力名讞獄遇有矜疑必宛轉求生或伏其辜必欷歔累日于公之陰德不疑之平反張廷尉之不寃

太翁皆有焉攝郡邑符所在見德所去見思臺使者交章推轂行取第一歸之日清風兩袖圖書數卷建寧父老遮道攀轅爭爲畫像立祀至今尸祝不衰此太翁之福澤及民其所以自爲壽者三也會寇亂絕意仕進躬耕著書吟咏竟日一切榮祿寵利馳騖紛擾剷情斧性之具廓然無有及給諫君成己丑進士除粟令太翁欣然曰親民之官行善種德爲最便貽書諄囑潔己愛民而外語不及他給諫君佩服義方遂爲循吏冠冕

賜衣異數特簡今官則太翁之提躬訓子一軌於道德仁義其所以自爲壽者四也歲辛卯大祲邑之同善鄉先生經畫賑濟不遺餘力全活饑民無算舉青州遺法義田良規一一彷而行之則太翁既已積厚流光乃流愈光而積之彌厚其所以自爲壽者五也若夫給諫君之所以壽其親者余更得而申言之今天子圖治若渴欲聞正議而受讜言以計安黎庶即古帝王懸鞀止輦以加矣給諫君抒忠殫赤仰報聖明持達之知行且建一議而造四海無疆之福規一

事而貽朝廷萬世之利於以凝嘏集祉於太翁豈猶夫盛陳筐篚玉帛虔修醴齋粢牲徒爲繁縟靡文以介壽高堂誇榮里閈已哉故曰太翁之自爲壽者理有不爽政未可量而給諫君之所以爲太翁壽洵非世俗之壽其親者可得而比擬萬一也長安諸縉紳先生聞余言唯唯曰此以質言祝非以諛言祝也殆祝之善者也敬南嚮拜首而爲太翁與太母俞孺人遥進雙爵焉

壽姜封翁紫環先生六袠序

順治十有五年歲在戊戌王正朔日爲吾浙會稽姜封翁紫環先生六袠懸弧之辰其嗣給諫君定庵方長夕出入瑣闥爲

聖天子獻可替否弗獲暫請休沐馳歸捧觴乃預期徵燕邸名公卿賡詞致祝而謬屬余爲之序余何能文雖然誼不可以辭也憶余初登仕版備員薇省時先生太翁大宗伯公方爲史官恒望見丰采與聞議論卓哉鄉國儀型及余徙南禮曹又與先生季父方伯

公同官甚善故余雖未獲交于先生竊耳熟宗伯公之有令子方伯公之有小阮而私心嚮往非一日矣余因稔知先生之爲人也植根貞固爲震風凌雨之所不能撼敷餘華滋爲苦霧嚴霜之所不能摧如青松茂栢蔚然挺立于群木萬卉中其將來之俛寒暑歷歲月而未可以限量卜算者葢有其自也請得而申言之先生幼而岐嶷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爲諸生祭酒名稱藉甚一時癸酉丙子兩闈皆擬冠軍會當事者以被嫌抑之先生泊如也退而績文著書深造益力藝苑騷壇首執牛耳此先生以屢試屢蹶老其材充其識而非若春葩之艷一發無餘液者也顧先生所不得志于有司者帖括小技耳至于經世遠猷塡胸塞臆凡古今成敗得失之由與夫關塞險阨之勢士馬強弱虛實之數以及河渠兵農之利病欽會靡不燭照而數計時明季沓舂多故需才方殷宗伯公因勸之仕曰汝勿以負所學者負當世先生于是出而小就補大中丞幕旋以舉望擢起部郎凡所營建征繕有方中上官書名屏間旋遣視北河適河涸

漕滯漕河重臣咸束手靡措先生了然有成竹于胸中爲遡泉源濬衞水以濟輸輓無阻衞河分司之設自先生始己卯庚辰間齊豫大饑道殣相望先生特爲捐貲賑救太君錢安人復脫簪珥佐之全活饑民無算荒政之善無與富鄭公之于青州也自癸未讀禮歸遂賦考槃無復用世意矣此先生以無所不能之用小用輒效而試其小用卒藏其大用瀰綸事業卷而懷之一室福澤縣縈留以貽之後人又非若秋實之盈候至氣足而易歸隕落者也乃先生則更有

其至焉而覺乎不可及者當宗伯公曳履承明以逮晉秩典禮強半優游朝著先生獨侍王母太夫人于家泔瀡醴醆之奉罔不勤恪其代宗伯公將母而曲盡爲孫之道者若此迨萱幃鶴馭宗伯公高年離索未免傷情而先生竭力承歡盡志盡物至于周旋患難須臾勿間幾忘其爲滄桑之苦先生之曲盡子道者若此歲壬午先生宦張秋是年冬濟甯失守有叔以落蓐殉乃于仳離中多方援孀氏出又護其孽[illegible]歸嗣課讀如己子今且崢嶸爲宗祀光矣先生之篤

于本支而能扶存亡繼絕之義者又若此先生世承淸白家日貧庭訓愈嚴給諫君綰綬五鹿惟貽書勵以廉且慈愼勿忝我二人甘旨故稍有失墜今給諫君以循良與等膺

特簡者磐掖垣先生之能教其子以有成而克盡父道者又若此是皆人所不可及而先生之所以自爲壽也若夫給諫君之所以壽先生者余更得而頌之前喆有云公論國之元氣也給諫君以光明俊偉之品翊平康正直之運抒公論而培元氣俾君德淸明庶務修舉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君壽而民壽而國與天下俱蒙其壽夫以壽君壽民壽國與天下者壽其親則爲之親者第蘧蘧然衎衎然逍遙于宛委若耶之間婆娑于紅茵翠幄之下以詠化日而樂大年又何必餌黃獨飯靑精餐沆瀣服刀圭吸日引月熊經鳥伸羨彼洪崖安期偓佺之流哉余故曰先生之爲人也植根貞固敷榦華滋有如靑松茂栢之挺出于群木萬卉中其爲壽也烏可以限量卜算然則先生花甲初周與太君伐安人舉案齊慶其猶嬰之未孩也夫

壽少司馬李梅公先生七袠序

今上龍飛之三年歲次甲辰仲冬十有四日爲豫章少司馬梅公李先生七袠攬揆之辰其兩嗣君文學維介孝廉維僥不遠數千里馳使致詞徵余言爲壽蓋謂余與先生皆以患難餘息委身
本朝共事歷有年所相得甚歡凡先生之立身本末居官梗槩所以凝庥襲慶享有純嘏者惟予習之最深知之最悉余又何能以不文辭也先生起家大行著望輶軒會丙寅丁卯閒璫燄薰天之日抗節沮祠繼

而澄清流品聲震輿銓其貞松勁栢耐寒暑而傲霜雪不與萬木群卉同其榮落之象固巳想見一班矣更以余所得之朝夕周旋而益信先生之存心制行偉績高風有合于天地悠久之道者宜先生之膺壽無疆也請爲之申其說可乎憶甲申歲
本朝入主鼎夏時方經營草昧盡人得効蒭蕘佐石晝先生由冏卿歷奉常毎發一議弘博長厚有裨開國規模一時三事大夫暨百執事爭心折之巳而余承乏中樞先生亦涖陟樞右凡所爲招携懷柔仰宣
朝廷威德以收賓服遐荒之效者惟先生是賴益先生于山川險易敵情虛實人心向背之故靡不燭照而數計故羽書沓至余方注思而先生巳脫于口余甫啓口而先生巳逼于腕舉折衝遠畧濡毫立就俾余得拱手受成而幸逭官謗者皆先生之賜也此先生正色立朝之日不沾沾覬目前而惟爲
國家計久遠其有合于天地悠久之道者宜壽一也逮宦海忽波卽夙夜飲水如先生幾不免顛躓者再卒之風回波靜水落石出于先生無毫末之損而反有

丘山之重自是抽簪解組嘯傲江山中外之屬望雖殷先生之肥遯愈堅矣惟以清泉白石好鳥時花爲娛悅觀聽之具而耳目不爲人役也讀書賦詩訓子課孫爲怡養天和之資而肺腸盡爲巳有也此先生高臥東山之日巳曠觀天地如芻狗萬物如蜩翼世事如傀儡求所爲攖寧斧性者毫無有焉其有合于天地悠久之道者又宜壽一也至于先生賦性孝友宅衷仁厚春風與物秋氣裖躬爲善惟日不足德人惟恐人知此皆天地悠久之道緜亘于先生之舉心

勳念間其爲壽考無彊又非止一端而已也若夫仁
人有後兩嗣君聯芳孩武克紹勳名以爲先生添籌
無算者余又何能測其限量哉請以是捧觴而進

賀大中丞心康韓公祖榮壽序

大中丞韓公撫吾吳之八載賦役寬平訟獄簡息于
時東海無波郲航日至軍旅鮮征調之驛騷萑蒲無
伏莽之嘯聚地方享綏靖之福
朝廷紓南顧之憂皆我公之賜也惟公秉鉞樹旄專制
一方不恃高巍之勢不行赫濯之令有大事則與地
方有司及郡邑紳士父老再三籌度必無貽後憂無
擾百姓乃可有重賦重役則酌年歲之豐凶與民生
之勞逸量其緩急審其先後無後公輸無竭民膏乃

可傳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無胥
戕無胥虐引養引恬又曰不競不俅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其公撫吳之謂矣肰
則我公治效之在吳者非徼一時道路之譽非侈旦
夕粉飾之觀而實心實政者瀝血抒誠爲小民養康
樂之神俾遊化日之長爲
宗祏培悠久之脉用迓無疆之庥謂宜晉階久任如在
昔周文襄故事庶幾壽國壽民爲世道人心一大愉
快乎不意公且將一旦去吳也我儕百萬吳儂如赤

子脫慈母之懷不勝纏綿涕戀正莫解其尸祝無已之忱而適屆公嵩誕之期其能無一言介觴以進乎雖然余不敢賦南山之章侈北斗之咏以華祝浮詞涸瀆清聽也止述公治績之彰彰在吳者爲公觴焉三吳財賦實甲海內即以輸粟太倉言之蘇松諸郡轉漕數百萬當楚浙豫章三省之半又未免水旱爲災而公爲之鼓其樂輸清其耗贈歲歲無後時無欠額三吳之風習俗抗敝驁驚充詐之徒逞刁滋訟大爲良民蠹賊公爲之鋤其奸胥息其牽累而俗賴以

醇先是海氛未靖征調繁興師旅往來靡有寧止而且湖寇伺隙往往攘臂畫牖公爲之清其擾害嚴其保甲而居者行者皆獲息肩至于公勤勞政事凡諸司文案不啻海積山堆皆詳加披閱毋徹宵旦無聲色之好絕燕閒之娛潔已愛民矢心報國凡若此者皆公所以下養小民康樂之福而以壽民者自壽其身上培

宗社悠久之脈而以壽國者自壽其身也然則我公之壽豈有艾哉將來協夢卜之知登論思之堂必且爲

聖天子終始惠顧東南根本重地而吳民之沾被福澤更未有窮也請率我諸紳士爲公進爵無算而因以介壽者佐驪歌焉

祝壽民佟公祖五袠榮誕序

壽翁佟公之膺

簡命而來我吳也始于

今上龍飛之二載癸卯孟夏迄今歲在已酉以絳縣老人法推之凡三十有七甲子矣易曰久道化成于公益驗請得而申言之國家財賦強半輸自東南而三吳尤甲天下殷富之名所由來著也自罹兵燹後瘡痍乍起元氣未充小民終歲勤動應縣官之追呼而胥徒五伯更互蠹其間且俗喜夸飾鮮園桃蟋蟀之

風嘗則紈袴子弟内䣋曲蘖靡曼外鶩蹋鞠博塞日朘月削貌雖腴而神實瘠所不立槁者則賴有國醫在劑參苓以進之爲之補其虛耗駐顔猶壯盛也若佟公眞我吳國醫哉纔初下車即廉飭郡國屬吏與爲更始大法小廉務以身先之出納之間清風滿座舉織悉耗羨革除殆盡于是有司徵收亦罔敢虐胥自潤民困賴以蘇此源清流潔休養民生滋培國脈之第一大補劑也吳澤國時苦淫潦海門虞山婁東練川等濱海之區歲常告祲公每捐俸入設法賑貸不啻倚公爲歲客秋淮揚大水室廬漂蕩民盡爲魚啼饑號寒傷心慘目公偕撫公韓心翁乘一葉小艇衝寒冒雪出没驚濤駭浪中巡行勞來本折兼輸計口給食所全活無算勿令民窮走險貽

朝廷南顧憂其功爲何如哉江省任多逋賦催科之吏中考成者項背相望公惻心調劑民不擾而征輸應自是積逋一清歲每登額昔時所未有也公問民疾苦之餘輒留心學校覩郡邑學傾圮慨然曰例墻爲教化攸關人才所自出而乃聽其荊榛叓茲土者獨

何心乎遂捐槀鳩工凡殿廡講舍櫺星戟門咸奐然鼎新釋菜鼓篋各得其所旣竣事復博稽先賢之著于鄉者爲之整其祠宇若忠介周公則特建祠以奉之益表揚忠義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已崇聖學明王道而外更究心鷲嶺柱下之言謂三教聖人其揆一也凡寮𢇁之所及于梵宇琳宮率皆捐貲整葺所在徒杠輿梁民無病涉者郵亭道路無烟荒蔓梗者兼施仁不報之地如掩骼埋胔等類未易更僕數又嘗鍥訂感應篇廣爲流布使斯人皆悚然遷善遠罪

以佐
聖天子明刑弼教之治所謂中心安仁爲善如不及無所爲而爲之者殆于公見之凡若此者皆我國醫之潔巳養民以壽其民殫精瘁國以壽其國而因以民生之乂安國脉之強固者自壽其身也其壽寧有量哉今歲乾月既望爲公五袠大慶庚星炳曜奕奕薇垣余不以三錫方來九如洊至者祝公之天賜純嘏而直以公之蒞任至今仁心仁政爲余所親炙飫聞者祝公之自求多福皆質言非諛言也請以是介千

秋觴而進

祝介存趙公七袠壽序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嘉平二十有七日爲介存趙公七袠攬揆之辰吾郡邑之縉紳戚友徵余言爲壽余雖年益邁筆益枯其何能以不文辭也憶歲在順治十四年丙申公方登六袠時余忝罪綸扉公文君元康亦相與珥筆共事弗獲馳歸捧觴屬余一言驛詞祝余猶記詞無誇誕不過紀公之平日居官立身行巳生平梗概有如松柏之飽雪霜謝華郁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植本貞固應享大年云爾迄今荏苒十

年矣余蒙恩予告歸息丘園適與公比屋而居又值公七袠大慶余[illegible]業流光之如駛而竊喜公之矍鑠倍常余亦差健[illegible]乎我兩人者皆勝十年以前也能不奮然執筆[illegible]誇誕其詞而以質言祝乎公自絕意仕進以來[illegible]家人生產不作兒孫馬牛旗鼓詩壇主盟奕社[illegible]甦里時時往來託興其間詩效淵明有和陶[illegible]集詞其喜貧相似喜酒相似嘯傲東軒聊得此生[illegible]似公之眞率高邁性情與諸非若世人之皺

吳與士民猶有望峴山而緬然而思者不減昔年羊公之仁之見思于襄陽也此公之以陰德壽其太夫人者余固聞且見之于其爲司李時也而公累官至今其所行陰德尤有出于余見聞所不及者不知其幾也然則太夫人固自有以爲壽而又有公之所以壽太夫人者其算寧有艾哉公又何必以萊衣千里未能縮地捧觴爲怏怏也哉公既以仁存心則弟仰泰岱而祝岡陵顧東海而賀添籌可矣甚矣惟仁者爲能壽其親也余于公爲部民又前後同官也知公

頗深故知公太夫人之壽無疆謹拜手執爵以之序而因以告天下之欲壽其親者

與胡夫人壽有同異皆屬有道質言可史可傳　陳百史先生評

祝李母戴太夫人八袠序

歲戊子長至日太史李辰玉過予而請曰吾大母戴氏春秋八十嘉平月之念有四日爲設帨之辰不肖叨列史館未獲偕吾父及昆弟稱觴堂下願得先生一言郵致之爲壽余辭曰余素不善諛且崇岡茂陵日升川至之語溢于大夫庶士之口者子足以壽大母矣何取余言太史君曰不肖之有請于先生者毋以諛言祝願以質言祝也余曰若是則余何敢辭哉昔史遷嘗自稱云予于某某善故得聞云云予于某之

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某處見長老某某云云大約言必據實則其人其事可傳而其言亦因之以傳也余請以質言爲太夫人祝而祝焉可乎太夫人出吳江望族余吳江人也耳熟家世余兒世濂又與太史君有同譜誼得朝夕過從甚友善又金陵士大夫之在朝者豔稱里中門第必以李氏閨懿爲法如出一口余是以知太夫人者頗悉而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不敢以諛而以質也太夫人于歸思雲公其善相夫子克事舅姑柔儀令則無間于妯娌戚黨者不具論

憶思雲公捐館幾二十載太夫人秉家督內外肅然

有丈夫子二蜚聲庠序俱以博學篤行稱長即太史

君封翁皆太夫人之教也孫男子五悉有能文名[illegible]

[illegible]太史君力學好古傑然負他日讀書宰相之望又

皆太夫人之教其子以及其孫也余因是而羨太夫

人之善自爲壽也夫令母之壽孰有大于訓子課孫

世爲文學顯人又有登石渠金馬之堂而梯榮無于

未艾流令名于無窮使天下之人咸推其所自以歸

美于母德乎余因是而又羨太史君之善壽其大母

也有封翁修甫公率其子若姪戲綵堦前稱千秋觴

而太史君服官在

朝于班筆承明之暇驛詞致祝悅封翁之心以轉悅太

夫人之心則凡爲孫之壽其大母者孰有過于太史

君乎且時方欣遇

配位覃恩太史君請

制詞壽其父若母以轉爲太夫人壽其光寵何如又奚

借親知誦言爲哉余顧不敢繪西池之圖述南山之

頌誇東海之咏侈北斗之杓以諛言祝而以太夫人

之能教其子若孫以有成之質言祝也言雖不文亦

庶幾史遷氏之據實云

教子若孫一案衍成機法前後援引序次皆本分

所應有無近時掇拾之病此等文望而知爲吾友

豈凡先生矣　陳百史先生評

壽胡母張太夫人六袠序

從來婦德之堪稱者勤儉溫柔孝敬慈仁有其一焉皆足以著則闈內發祥後裔而德之最大爲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以艱貞之若基錫福之隆者則莫如節云攷之詩人所載于婦人女子之事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雁雜佩蓄言無不采而錄之獨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一人何詩人采風如此其寬而春秋立法不輕許爲婦者以節若斯其謹嚴歟豈事在閨幷民庶之間蔑從赴告故

不得書而諸侯公卿夫人素範于禮而習于訓宜于節鮮有弗全者亦竟寥寥無足紀歟抑節之難全也自古爲然歟求之今日則惟胡母張太君有焉太君爲予袞胡太史大母戊子嘉平月念日太君開六袠適予袞自楚典試歸予袞尊人機石公又晉秩京朝官太君子若孫權聚一堂舞斑上壽眞一時盛事也同朝諸縉紳謀所以酌而祝之而謬屬不文之余余于予袞有一日之長頗悉太君生平竊津津樂道其事其何能以不文辭哉夫人爭羨太君有子仕于外爲廉吏而以拔闈內推此爲母者所不能必得之于子也有孫男子三人皆顯名文學而長即太史君行且秉征多士對揚

休命竹膺進賢上賞此又爲大母者所不能必得之于孫也天下之爲母者孰有快于太君乎天下之爲大母者亦孰有快于太君乎可以酌而祝矣余予曰未也夫人亦知太君自有子以暨有孫得致有今日者孤幃隻影茹幾辛酸風雨雞鳴歷幾寒暑蓋非一晨一夕于斯迄今殆四十二年所耶太君系出名族

夙嫺禮義年十八于歸奇峰公甫浹歲遽稱未亡人時僅有遺腹六月慄然衰帶矢死靡他倘遺腹之男女未卜則太君之自處尚未料也幸而舉機石公太君始堅意保孤莫延胡祀會家計窘甚零仃不支太君日事紡績爲教育資卒使六月遺腹卓然成立而且蜚聲仕路顯榮未艾太君之得有子若此者難乎否也機石公連舉丈夫子三太君又以訓子之餘課孫至朏膂拜求師友督之益力予袞弱冠即成進士讀中秘書餘亦聯翩奮起太君之得有孫若此者難

乎否也若乃太君之勤儉温柔孝敬慈仁爲内外屬之所艷稱而無間于婦人女子爲懿德于太君直細行耳然則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而以艱貞之苦基錫福之隆者節如太君之謂也詩人不勝釆春秋法得書請以是酌而視焉太君囘思懷孙矢志之日其必怡怡陶陶爲之舉觴無算乎諸縉紳曰善遂書此以爲壽

由今追昔讀者於稱觴事見感慨即此知文生於情也若近日浮釆僞譽不足當揮毫一笑矣 陳百史先生評

壽張母馮太夫人七袠有七序

順治八年辛卯夏五二十有九日爲侍御趨正張公太夫人七十齡設帨之辰時公方新膺

簡命按視畿南北是爲京差例得出入

殿陛便省慈幃公同母弟次君亦以舉業高等承

恩詔來貢于廷一時昆仲㩁聚率其孫男女環繞膝前稱太夫人觴朝列榮之而徵言于余非以余之椎魯爲能文也以公昔年曾與余共事樞曹昨歲按吳又以余隸公部下習公爲最深而竊聞太夫人之淑德

懿行著賢母稱克享遐齡于未艾者爲最悉也請得而申言之太夫人出晉望族馮氏無昆弟以女代子曲盡孝道且勸父立嗣卒賴以延祀保家消弭族釁其賢之徵于女德者有如此及于歸公考用吾先生則又移其孝于張氏之門事孀姑一如其事父母取與承順必稱所欲食糲衣敝親操井臼相夫子峕力董幃以理學聞尤助成夫子讓産高誼撫孤姪逾于子雖晨昏不繼無忤容無怨言用吾先生以五經教授來學常萃及門至數百人一一爲供爨内有貧無

夫者更罔恤有加。所成就弟子多取科名太夫人之功半也其賢之徵于婦道者有如此長君趨正公成進士太夫人初無德色常訓之曰做官須爲清白吏我終其身糲食垢衣有所不辭公恪遵母訓務爲廉吏初任中牟再調元氏所至有聲所去見思以最奏轉樞曹尋改御史直冠栢臺歲庚寅奉

命巡按蘇松甫下車鋤奸剔蠹攬轡澄清雖未及兩月適下議撤之令而小民之蒙其休澤汚吏之惕其霜威者不啻巡行一週伊誰之教也其賢之徵于母儀

者有如此是以天眷懿德厚其報施宜爾貴宜爾壽宜爾康寧宜爾子孫繩繩振振今日同朝諸大夫可以爲太夫人酬而祝矣雖然我儕之執爵而祝何如中牟元氏歌咏甘棠之民祝之至今不衰乎又何如近日吳民之爲公畫像立祠因祝公所自出而願爲太夫人添籌益算者。卽億萬戸不止乎今公又以

聖政清明特簡按畿輔將來首善之交口尸祝不更有進于中牟元氏及三吳之民者乎然則公之所以祝太夫人者至矣蔑以加矣非我儕三多九如之諛詞所能誦揚萬一也凡爲人子而欲壽其親者一視公之所以爲祝可也

述夫人賢用三如此文氣畧一小結後用推衍法文有法所以有情更不須艱深文淺易也 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六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遊南嶽記有小引

歲壬申、余備兵湖南、會流寇震鄰、提兵移駐茶陵、以固吾圉、寇退師還、縣水路道經衡山、覩南嶽、登祝融峯、秋七月既望、徼嶽之靈、爽氣澄空、嵐氣淨掃、足之所履、目無遺眺、且望日又望月、愜我瞻父依母之思、亦風塵于役中一大快事也、因爲之記、

南嶽去縣治三十里、余屏去輿從、策蹇作山游狀、一路古松隊列、直插霄漢、大者可四五圍、未登山一步、已覩靈境、是夜宿嶽廟、次早修謁廟禮、仰見廟貌巍峩、明禋儼肅、令人屏息斂容、罔敢有軼志、謁畢、隨履芒鞋、曳竹杖、遴道士之不惡游者、爲之津梁、行五里許、至玉板橋寶善菴、石色如玉、瀑布雷吼、鳥語無聲、有一老僧、從石罅中出迎、長三尺許、狀如小猴、詢其

年八十有一。捫蘿如飛。行二里許至坰嶺。勢漸險峻。又行二里至小竹高嶺。有半雲菴。斜望香爐峯。冉冉雲端。行三里許至大竹高嶺。與香爐峯對面。揮扇。觸雲俯瞰。平原中有白練一線。道士顧而指曰。此湘江也。行三里許。至半山亭。輕雲覆足。身在天半。回視羣峯。以次俯伏。其昂首未降者。可屈指數。天柱峯侍左。紫蓋峯侍右。烟霞峯。擲鉢峯。金簡峯。嶙峋環其後。此亭古地絕勝。惜規制狹小。時日近午。山茗尚焦。稍憩亭上。前行至鐵佛菴。相去二里。秋花遶徑。山粧殊艷。

題菴額。若爲趙蘭谿先生書。法遒逸可愛。佛像多莊嚴。僧亦差解人意。行一里許。穿竹徑至丹霞寺。竹陰蔽天。忽作深秋。有僧慧明出山蔬相供。雖兼世法。道味過半。覺低徊不忍別。行半里許。過慧泉。泉水甘美。不減惠泉。復行半里。至湘南寺。步步翠微。路徑迥絕。寺前有石臺。規模宏敞。四顧豁然。茶攸諸山。如几案平鋪。對面復有三小峯。一名小霞。一名土木。一名巾紫。鼎足前峙。森若螺髻。寺左有貫道泉。裂石而出。淸冷異常。泉上石壁。有定林祖師題詩云。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却向鍾山老定林。風風雨雨幾老春秋。而苔蘚已古。筆痕猶鮮。眞靈蹟也。寺後爲碧羅峯。上有壽星石。突兀奇聳。根躋攀無路。出寺門左穿一小徑。不半里至隱松巖。岩石孤峭。欲墮深廣數丈。中有戒僧依岩作菴。菴有小樓。樓後有石壁。線路止容一人。傴僂而前。乃得上。復行數十丈許。直躋其巔。巔上一小石。方可數丈。憑虛御風。恍忽與亂雲齊飛。僕夫皆股慄。余亦心悸。下巖北行一里許。至南天門祖師殿。殿宇傾頹。僅留一茅

菴。遙望祝融峯。尚縹緲雲外。又行一里許。至飛來船。大石橫空。酷似船形。烟霧一起。船浮波上。有二蜀僧蓬首赤足。攢眉若行。傍搆一小菴。乞余贈額。余曰。此飛來船。乃千佛渡世慈航也。因額之曰筏菴。過此。即講經臺。平廣數丈。石上有天上山中四字。筆法奇古。不記何年。傳云梁海祖師說法處。行半里許。至獨覺門。又行半里許。至獅子石。石上有一泉。即名獅子泉。行二里許。至上封寺。寺遭回祿。前後殿廡。無有存者。近直指胥中白公捐貲重葺。雖規制稍遜于前。而景

象聿新山靈之廢而復興洵有數耶寺後有虎爬泉涓涓細流滲自石縫其流甚長行一里許至爛柯巖有石巋然虎踞道旁又行半里許至會仙橋橋有二洞長可三丈深臨萬仞橫跨一石即名會仙峰越橋登石余亦飄飄欲仙此石約容數十人離丈許又有一試心石石上有松四五株蒼如虬龍聞此山絶少松而此獨穴石而生不倚寸土亦一奇也橋側有捨身岩削立千霄足躋鱗次慄慄莫敢仰視尋東囘二里許至天尺菴過闉石壘上覆鐵瓦行不數武爲祝

融絶頂前有嶽帝聖像後有開山大禪師像皆以石壘屋時日方斜春暮色益霽窮天亘地盡入目圍下睇千山蒼苔萬點如湘波繡碧叠浪雲湧向之昂首未降者皆伏地不起觀至此止矣頂上得平石一塊爲望月臺山風衝袂淒如朔風不能久坐仍下上封寺行半里許至望日亭亭前片石與望月臺相似且背亭蔽風遂賒以望月坐少頃夕陽歸盡明星漸晃凝眸東望忽有光如絲起自地中須臾光彌四野如登岳陽望洞庭俄又如泛錢塘觀海潮莫可名狀而

皓魄升矣目隨月上浩然萬里衆七十二峰峰皆冰壺中始信下方無此月也是夜囘宿上封寺夢魂俱隔紅塵曉鐘數聲驚破仙夢有僧叩門曰東方明矣亟起披衣趨至望日亭羣峰造至萬壑齊開芥子紅光倏徧須彌有赤如輪中分天地丹霞幻色璀璨奪目囘首西眺月色猶相望也從游羽衲皆擊節稱快曰異哉此游乎山嵐多霧恒對面茫茫望日者十不得一望月者百不得一望月而兼望日者尤從來希有開雲霽雪未足數矣余於是合掌投地感嶽神

之有靈也旋囘上封寺過脫殼池每遇秋深葉落百蟲皆聚此羽化而去由寺西行半里許古木夾道藥草叢地幽香拂拂鼻端過觀音泉源發虎跑淙淙有聲行數武過圓明洞洞水清潔與觀音泉一派又數武至觀音巖岩石半落中有大士像岩上有圓通閣憩片時出寺一絲舊路過獅子岩獨覺門南天門湘南寺丹霞寺鐵佛菴西行二里許至兜率菴菴前有懶殘岩係唐天寶懶殘祖師古蹟即李鄴侯讀書所修篁碍日葉葉秋聲暫借石眠心胛俱爽行二里許

至雞公岩。亂泉鬬響。危石橫掛。幽廣數十丈。諸岩中此爲殊勝。過雞公岩。行薜蘿深處。道士言游屐罕至。已三十餘年。此路遂成蓁莽。約二里許。至福嚴寺。係讓祖祖師道場。寺後有羅漢洞。聞先年五百聖僧。五百凡僧。共住洞中。聖凡交參。自讓祖滅度後。僧遂散去。洞門亦復閉塞。迄今無問津者。行一里許。至南臺寺。係希遷祖師道場。寺基宏廣。與上封寺相埒。近亦付之一炬。徒留荒址。臺後半里許。有三生塔。亦讓祖舊蹟。下有茅菴。有僧閉關。誦金剛經。因與論金剛。縱

談半晷。斬此僧葛藤多多許。別時余問僧何名。僧曰。不須問。這都是假名。余答曰。汝眞名何在。僧默然領之。行二里許。過扶風塔。有石圓峻似塔。非世間浮屠比。旁有金牛跡。壁間刊有詩一絕。手招黃鶴來。腳踏金牛背。塵世無人知。白雲久相待。正德乙亥秋。龍門外史畧良用題。石坡斜下。縱長百餘步。皆一片石。生成石梯。名天雲階。又名進道坡。旁有石欄杆。梯盡乃止。又半里許。過糍粑石。三石堆立。狀類糍粑。俗名因之。穿曲徑。行二里許。過魏元君禮斗壇。行一里許。至

黃庭觀。上有藥珠宮。係魏元君修道處。壁間刊有黃庭經。旁有飛昇石。圓如磨盤。週圍丈許。由大路行二里。至集賢書院。入院門。見堂廡壯麗。非復茅菴僧舍。因讀碑記。觀所祀之先賢。則有前代李鄴侯。韓昌黎。周濂溪。朱晦菴。張南軒。趙清獻。林澤之。明李石塘。尹洞山。曾金簡。先後諸賢。徘徊顧瞻。想見其人。幾與衡嶽並峙天壤間。肅然興仰止之思。院後有竹林。約計萬竿。蒼松間之。清風穆如。其眞崇賢之地乎。行里許。還嶽廟。屈指游境十未二三。欲再商問奇處。忽一郵

卒持公牒來。余喟然曰。我猶俗吏也。遂帶星而歸。

附錄 鼎孳龔芝麓先生題遊南嶽記序

李長源讀書衡山。抗跡霞外。似與世趣了不相關。乃當其出則手定社稷。爲唐宗臣。■■累朝。史比之曾連范蠡。由今思白衣帷幄。臥起牀闥。造膝譴詞。感動流涕。締人主於搖手之交。而決大疑於立談之頃。利害寵辱。曾不足以動乎其心。斯其泊兮寡營。蕭然高寄。鐵閒金蓬萊。賜第光祠。寧有異於空巖雲臥。殘僧芋火之時乎。

太傅息齋先生。從三十年前。與南嶽有風緣。烽鼓甫停。節後旋奮巾羽■■■■■■■■■於時耀雲方丸。囿曉未墜。極眺蘭垓。載歌白華。忠孝鬱與。飄颻乎雲裝煙駕之内。尚乎之流連。姚嫁康樂之周章山木。方斯茂如也。與會所至。祭染煙墨。泉石供其匠心。風霞披以生面。星紀三易。而光景常新。固足以磐石松筠。丹青嵐岑。先生自言。以三十年如一夢。即向昔南嶽之游。亦夢遊也。顧此夢

中景物尚歷歷心目間而人世之炯炎變幻不可
把玩者則已多矣先生方有家國事功名無小遜
郡侯乃獨栖心禪悅托實丹崎乞食之請歲一再
上幅巾蓮社往往恣物外之遊益其胸中灑然實
在得乎道者又不只如長源之好縱橫大言洸蕩
華而粲神仙已也從來謝太傅在登道難忘然則
先生之芥駈軒冕蟬蛻塵氛其以視融君爲職志
哉

附錄張澤孫北海先生題遊南嶽記序

余嘗言遊山如讀書要隨其人識趣高下以爲所
得淺深而要不可強也息齋先生三十年前官湖
南策與桀賊以其暇登南嶽而遊覽焉今讀其記
如親歷之韙嵬二竹之峻巘梵剎書院之星羅棋
列與日月雙丸跳盪激射璀燦變幻回已歷歷現
前驚心駭目然而未已也至其指顧諸峰一狀其
以次俯伏昂首未服一狀其昂首未降者伏地不
起一似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樽俎間忽見風蕭馬
鳴之槩先生亦以軍法看山集羣峰於杖履念之

俯首而受約束羣峯亦惕息無敢遁情以聽先生
之進退奇哉文乎蓋先生學佛者也方將以一芥
納須彌衡嶽稱雄鉅視須彌直纖塵耳尚未足蒲
先生一芥也蓋信遊山一事識趣高則所得自遠
而余言果
非妄也

遊天目山記 有小引

余夢想天台雁宕之勝每奮翮欲往因思登涉
之艱尚爾趦趄有一禪客謂余曰近地名勝固
有逾于台雁而舉足即是者莫如西天目何必
舍近圖遠也余聞言瞿然嘗讀高峰中峰語錄
仰止久矣且大覺玉和尚近亦飛錫到彼重輝
祖席以勝地而兼有勝事豈容當面錯過于是
金閶觀競渡後亟理禹航之棹假道臨安上西
天目時康熙丙午夏五十有二日也

十二日自餘杭登陸行二十五里至青山舖澗流夾
岸亂山爭至山無大小皆竹木衣身肥翠奪目薄暮
過臨安宿新溪渡十三日早發時雨足初收峰頂漸
生茂林修竹攜伴來迎皆如新沐曉粧整潔可愛行
十里許至護龍嶺嶺左有茶亭順治十七年東天目
住靜吳江僧人若隱捐鉢貲置田數畝以供茶資勤
石亭中亭前羣峰環峙森若螺髻獨對面一峰白雲
林頂似几案平鋪亭後一石橋名子芳橋傍嶺而踞
過嶺二里許至橋東村跨澗爲板橋澗水清泓可掬

而飲澗右石壁巉巖仰視壁上松篁蔽天令人低徊不忍去行五里許至青嶺又五里至碧淙四面皆山中餘一綫泉流淙淙合山光樹影攢綠入泉故名碧淙迴碧淙而上山愈濃碧益湲從此步步入翠微中又五里至石澗又名白鶴灘澗與石鬬雪浪鑑起遙望之如白鶴一羣竚立水濱或又云昔有白鶴禪師住此故名然未詳何代又五里至冷水塢山勢嚴密迴合無罅于轉身不得處忽闢一境闢已又復迴合如故如此轉合轉闢轉闢又轉合俗折不計其次始

信天下事理蓋有無盡之藏焉凡自以爲已至者皆非其至也又十餘里至沈村山圍頓寬阡陌碁布約容萬畝又五里過大有村山圍仍狹又五里至雨花橋橋上有亭行半里至雙清莊爲獅子正宗禪寺元初趙子昂奉勑撰碑即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此西天目發軔之始基也寺止存正殿及殿後祖堂餘皆係大覺玉禪師現在經營伊始重開生面然規模雖具鳩工合尖尚戞戞乎其難之矣殿正東爲陽和峰正西爲翠微峰西北爲昭明峰東南爲旭日峰此四峰者皆昂首雲端有鰲然雄長諸峰之意殿之正南有隔江大高山一座名越王屏端拱作案氣局之弘廣莊嚴罕有其匹也寺左有東澗右有西澗兩澗于寺前合流出雨花橋時日方斜春寸陰可惜因繞西澗而上行二里即昭明太子庵路傍皆干霄古木夏日疑秋菴内有洗眼池池水清徹無比以之洗眼能明目去祖塔尚十里而遙遂還宿寺内十四日早餐後從寺後西北行二里至仰止橋橋下澗聲怒吼匹練倒垂不斷三里至環翠亭稍憩傍有花石峰峭崕欲

墮崕上喬松隊列肅若軍容俯睇亭前雲海宛然波紋起伏轉瞬萬狀時有高下峰頂參差出沒其中疑百千黛石宕漾洪濤快哉未有之奇境也五里至半山橋澗聲至此益怒因危石分道相拒致白練橫裂而下又有千尋老樹呼朋礙日晴晝欲雨七里至白雲岩又名觀音岩行里許路有眠牛石相傳高峰祖師初入山修道時路聞牛鳴叱之即止此又里許至眞際亭眞際者中峰祖師贈太尉瀋王海印居士之別號也有眞際說載廣錄中內有眞不立而眞存際

不形而際徧等語過斯亭也令人如親領授記焉行數武至高峰禪院內供有遺像今玉師新構閉關之所又西南行至千丈巖高峰塔院倚巖而居左爲獅子峰若張口欲噬右爲象鼻峰有長鼻下垂東行里許爲殿之故址高峰死關卽在其左閱寒暑十七載未嘗跬步出關北行至斷崖祖師塔院有大樹前峙廣四五圍高約數十丈又東行爲中峰祖師幻住菴師所在結茆以居皆名幻住此亦其一也下有西方菴稱西爲悟道亭亭後卽中祖塔院亦有大樹當院

門其高廣視斷祖處更過之聞此樹爲一山之冠云塔右爲活埋菴昔高麗謁中峰謂吾師其活埋于此乎又歷級而上爲香爐峰又名立玉亭乃中祖宴坐處嶒石林立如玉左對卽玉柱峰上豐下銳亭亭天表峰頂古松數株生自石罅離奇夭矯似虬龍偃仰其上可望不可卽此時廻顧千丈巖已俯懸其下兼之停午日高雲海頓涸嶙峋萬峰悉衛尖匐伏卽雙淸莊前所仰睇之陽和昭明諸峰亦皆俛首帖地無復敢有奮驁雄長之態矣嗚呼觀至此止矣從間道

而下約五里至中和菴占地絕勝菴後一峰聳秀蓊蔚未知何名余謂玉師曰此名玉立峰可也師然之仍出半山亭循故道還雙淸莊惜乎余見山忘道卒未能見道忘山而于茲山之勝猶依依不能釋諸懷也因援筆爲之記時從遊者武林大廷尉型遠戴君余兒世濂余孫秉樸暨猶子永叔沈甥公抑嵌內姪山公茅甥孫匡儀其携絲竹管絃沸響雲中以助余遊興者則姑蘇沈子仲明顧子君聘金子叔禮也

附宋賓頑遊天目山記跋

昔讀蘇子瞻游徑山寺詩云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廻旋因知山川之美奇妙無際然世之幽人韻士既不能齋三日糧結侶爲勝遊與而縉紳大夫溺於塵俗之樂又無暇以游卽游矣而胸中無書卷氣與山水格格不相入則亦遊日而忘之矣今年丙午長夏讀太傅金公天目山紀游爲之反覆莊誦不能釋然且去蓋太傅公積學嗜古無體不備而尤深於雙林南郞之學其所見皆山卽所見皆道既無山非道時又無道非山故能以了然於山者了然於心以了然於心者了然於筆與手是實石之最高所不克至而集天之竹林所不容攀也天目之勝藉公之記而益彰矣然則天下之名山大川非得魁壘奇偉之人若公之以筆墨爲樂者其湮沒可勝道哉公之文孫溥遷好學深思士也持公之記謂余曰願有跋俾余以藐蔑固陋藉公之記以附名于其後其又不爲之喜且幸歟因不揣而述其大畧若此

遊洞庭西山記 有小引

余自壬寅歲蒙

君恩歸老風燭餘光不敢浪擲閉戶讀書之暇喜尋山水之緣獨西洞庭緣慳乙巳冬曾駐東山數日卒爲石尤所阻弗克西渡夢魂耿耿今春有客語余曰西山勝景倍逾往年因湖水淺涸多惟石浮湧奇珍畢現有本山龐耆老叟所未經見者真千載一時也余聞之神躍遂于又四月朔三日由東山買舟掛帆而西喜風日晴和片晷

卽達亟奮遊屐徧歷諸勝信客言之非誣也因信筆記之以識我

天恩並茲山不朽云

康熙六年丁未閏四月三日自胥江發棹由木瀆登輿過下墅出水東渡口水淺舟膠褰裳可渡雖一葉難用篙檝竟以一人下湖舁之抵岸如履平陸因思乙巳冬曾渡此波濤人立咫尺望洋卽長年未免凶心今且兒童可狎安得世路中風波頓息有如此渡也是夜宿東山翠峰寺環寺皆肥綠翠色可愛立其以翠得名寺左有悟道泉雪竇顯禪師說法處衆僧烹新茗相餉色味殊勝虎丘想以水勝也次早出寺門從山後覓渡喜湖平無浪對望西洞庭如舉手來招有親愛意偶得雙桅一船遂乘之而西飽掛順帆良驥無此疾肩輿亦無此穩中流環顧四面皆山廻抱一泓宛如一大西子湖始信平日遙望兩山對峙東西相向比肩而列非真位置也瞬息抵西岸射瀆橋自橋北行三里許至福源寺一路果實繞籬長松夾道寺內羅漢松一株大可四五圍高三十餘丈應

是千餘年物過寺東行三里許至林屋洞有王文恪公題天下第九洞天六字于石壁洞如低簷覆額須匍伏蛇行燃燈乃得進相傳通蜀之峩眉按志則岱嶽羅浮皆通明天順間徐武功曾篝燈深入見有隔凡二字卒莫敢前進稍左爲暘谷洞洞左爲無礙菴菴前湖光湧現如寶鏡忽浮南望有小山對峙卽石公山尚相去十餘里遙睇便知爲靈岫西數武爲屏巖巍石環列石色皆奇狀如列屏石頂有古木一株芽自石上離奇盤亘木與石凝結爲一幾不可辨上

有文恪公書偉觀二字余曰此豈特人間偉觀已哉必古來列僊攜羣妄息而相與會盟于此地者也應題曰僊幛南行數里則皆平洋地桑麻蕃密林木蓊森不知此身之在湖中亦併不知其在山中又迤邐南行湖光復現風恬波息一片空明世界凝眸注視恍若湖山皆已入定靜氣互兩間此時石公將近石色愈奇有洞軒敞如庭如堂約可坐百人名歸雲洞又東為寂光洞軒廣遜之又北行數武為聯雲幛亦文恪公題右為步雲梯天生階級卒不可得而升上

有石公菴菴左有亭稍憇一餐亭後石壁聳峙直揷霄漢余擬題曰我欲振衣又稍北卽石公二大石濱湖而踞如靈威丈人臨流竚立又如金猊獅子踞地而坐俗稱為石公石姥蓋以肉眼視也右有石磯週廻數十丈誌稱石板彷彿虎丘石塲平坦瑩潔其寬廣更過之且千人石焉能移之傍水也令人頓足不忍去石公北面為一線天疑巨靈剖石中分一線微透天光從線隙側身而上約百餘步乃登其巔踞巔四望遠近大小諸峰如鼃黽猫鼠之屬星羅一鏡中

靡有遁影時日已斜春幾于忘歸輿人促甚遂向北折西而還約行二十餘里山圍乍闔乍開湖光時隱時現廣陌平疇亦倏去倏來歸途景色變幻百端不覺夕陽西頹繼以燈火方抵舟濱宿賢主鄭君玉家屈指一日所遊諸勝已得過半秉燭夜遊端不虛也初五早自鄭涇灣東行數武為金家嶺西望郭家山如綠雲堆滿山坡名冉里梨雲繞山皆梨樹每到花開又如白雲裝山經數晝夜不散稍東為東明山有宋宰相鄭廉夫諱淸之墓古松二株狀如虬龍干霄

又東為疃里山五義女墓在焉卽廉夫孫女曰貞曰素曰淑曰雅曰新德祐乙亥九月金人濟江自以美質恐為人所亂豫築一大壙因事亟丙子二月八日五女並生藏之震澤編止載有晉書王氏五孝女竟未及鄭想未閱鄭氏譜耶嗟乎為女子者義與孝並難況一門一時而有五焉尤難之難豈可使之湮滅不傳哉余故詳列其名併備誌其年月日使後之遊者過此而欷歔憑弔肅然仰止所關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山之巔卽石屋頂其高僅次于縹緲下瞰湖

原缺第十八葉

者六七十年于兹矣。余何幸以庵嵫餘息而遘此也。因盤桓者久之。稍東為小龍湫，石雖奇而遜焉。又東行為消夏灣。灣深九里，口濶三里。遥思闔閭避暑于此，令人凉生兩腋。會日將晡，亟買勇奮屐，直躡縹緲絶頂。千巒百嶂，俱以次匍伏，莫敢昂首仰視，即莫釐素號倔强，亦逡巡拜下風。一縱目間，舉三萬六千頃之全身，到此俱現。七十二高峰之頂，足至是皆呈。乃若無名之培塿，如以一白玉盆盛翠石，纍纍和盤托出，無一漏者，可謂地盡三吳勝，窮千里矣。快哉觀止。

矣。與人及僕夫皆擊節嘆詫。歸途穿樹果松窩中，如乘飛鷁，破綠浪而下。須臾還舟，再里梨雲，仍宿鄭氏。今而後，始獲了西山之願，不徒付之夢想已也。然回思兩日內目之所矚，與夫足之所履，俱非復人境，恐猶是夢想也。是不得不為之記。至于從我遊者，雪山禪師，曾提祖印于本山羅漢寺，胸羅諸勝，實我導師。余孫秉樸、秉掄、甥孫茅子[illegible]、餘偕余兒世溪、內兄沈君昭夏、姑蘇嵇客沈子仲明、顧子君聘、杭子正言，併寓主鄭子君玉，皆與兹山有宿緣者也，因並記之。

再遊西天目記 有小引

歲丙午夏五月，余曾為西天目之遊，殊快人意。但比時天氣漸炎，未獲登絶頂為歉。今幸歸老，餘生色力尚健，不敢辜負

大恩。唐喪駒隙之流光，況夢想大覺高風者又一年矣。乘兹季秋令序，亟買一葉，仍假道禹杭，直上西天目絶頂，宿獅子禪院者兩日，宿千丈巖者一日，既親知識，又飽名勝，覺兹遊之更快於前也。因再為之記云。

丁未九月二日，自餘杭登陸，出西門，沿溪而上。凡大小高下諸峰，皆循次來迎，如故舊久別重逢，情意倍洽。兼之重陽欲近，木葉未脫，丹楓乍生，環磵山容，較春粧倍艷。雨後溪漲，溪中竹筏縱橫，乘流競奔，似洛鳬戲浪，殊添景色。行二十里至青山舖，係臨安縣界。諸峰之先至者，俱陸續別去；其後至者，絡繹不斷。或松、竹，衣身肥綠，將老；或染楓數點，賦容自矜。自青山舖西南行十五里，過五柳橋，又五里抵臨安縣。縣西行三里過馬溪橋。溪水倚石漸作聲，喬松古木亦漸

次伺立道左又五里至新溪溪聲益張雪浪層湧響
答山谷因徘徊者久之初疑爲淸溪詢之土人謂此
溪無定形時左時右故號新溪也余思世事無常一
切榮枯得喪順逆悲歡轉眄卽新有如此溪凡人之
多思多慮妄想執着者皆昧其爲新也是晩宿新溪
初二日早發曉霧氤氳山頂倏沉倏浮有時濃陰疊
罩有時輕煙淡抹疑是迂林筆意已而盤旋山足步
步稍高遙望一橋橫跨嶺上名護龍嶺已行十里從
嶺而下行二里至橋東村村西臨澗澗闊數十丈有

板橋連接以渡余舍輿徒步橋雖杌棿全不心悸頗
自慶幸又十里過靑嶺時旭日漸升雲氣盡斂山容
始定楓色丹黃參差隱現如曉妝初成嫵麗動人行
七里至碧琮稍憩午餐余昨年過此曾記有山光樹
影攢綠入澗故名碧琮之句時夏五月也今過此秋
深又於攢綠中增綴錦霞點點令人莫可名狀自此
羣峰沓至勢欲合圍環視楓葉間錯又似五色旌旗
掩映林麓以壯合圍之勢余身在重圍中愉快無比
惟恐其圍之頓解也適與人誤從間道山圍愈狹層

折迴合幾於無間可容忽從一隙躡級而上極其陡
峻名上巳嶺過嶺二里許山圍稍寬然卒未嘗解嚴
仍由大道至白鶴灘白鶴景奇余昨年亦記及之時
已隔歲澗鬬未歇白鶴一羣依舊竚立不散又行二
里許過李王橋橋下溪水潺湲從此溯洄而上噴激
長數里因天目將近故先聲雷耳附近羣峰亦皆聳
秀華整有冠裳佩玉之度知其爲獅子禪院之前導
也比至雨花橋日已斜舂遙見輪奐蔚然規摹式廓
及入寺瞻禮則正殿之前已建有藥師前殿殿後建

有法堂與東西兩禪堂左右迴廊稱是其他寮舍客
房齋堂等無一不具併築有山門基址異哉當此物
力維艱之日誰爲布金長者而一載之內構如許工
程則皆大覺和尚之道力孤撐行徒雲集凡匠作夫
役悉係禪學道之流不惜勞瘁爲之並不借力於外
所以費省功倍重開獅子禪院之生面如彈指頃也
何啻運水搬柴事事偶諧哉是夕謁和尚茶話畢仰
留宿次早上山禮三祖塔一出門四顧楓葉甚盛相
隔僅一日氣候較臨安更早行二里至仰止橋瀑吼

甚厲遙望雲端內隱隱白光閃爍有雪濤千片飛灑而下左顧爲昭明峰稍上則爲香爐峰兩峰比肩上下各鬬楓色備極鮮妍而香爐峰深厚濃郁則又勝之對面仰眺爲千丈巖亦若倩粧高居與兩峰競其餘無名諸山亦各飾麗容佐之此時錦繡盈眸爛熳無比爲之頓足狂叫行三里至半山亭雲氣忽蒸動卽幻成雲海須臾海湧遠近諸峰相率遁去滿目錦繡亦倏焉韜藏無餘雨淅淅鳴葉幸茂林深麓中衣未沾濕少頃雨止諸峰之遁者悉還一時韜藏之錦

繡仍滿盤托出更加鮮潤五里至千丈巖禮高峰祖墖過大覺關房稍憩關之左爲獅子巖右爲象鼻峰占地絕勝斜對翠屏峰楓葉蔽山如萬錦攢簇極五色之變化窮巧繪之點染未能摹似其萬一前此稱最之香爐峰又逈出其下矣快哉觀止矣直遊我於華藏海中豈復人間世也西上數武至開山墖院午餐雨大下度弗克登巔欲中止又乖宿願且含此華藏世界將汲汲何之遂令童子下山携臥具爲來朝躡巔之計時尚未日晡禮中祖塔復回至關房熟視

翠屏景色因乍雨乍歇變幻百端抵暮晚粧更迷離目炫是夜宿大覺禪榻夢魂猶酣華藏中晨起願有霽色亟奮足而上一路怪松隊列山愈高松愈奇行八里至仙頂飛鳥斷絕竹木不產但有巨石林立宛似我吳之天平山萬笏朝天再行二里始至絕頂有大石如屏高可丈許中劃六扇相傳四仙人所鋸各厚五六寸鋸紋整截絕類木板其他石如鋸成者不可勝指攷四仙人曰洞元曰寶華曰含清曰歸一特未詳其爲何代耳頂上爲金仙菴皆天然巨石四面

合成足蔽風雨余坐菴中久之不自疑其非仙也惜蠻煙四起雲影靉靆一望浩淼如大瀛海未能廓我目固燭千里而鏡萬象姑留未了之緣券之異日耳從頂東折而下回顧金仙菴反若有離家出門之況爲之悵然時零雨霏微煙景益異歷盡仙石奇松復來未幾摩天古木擁隊而至已近斷祖墖前冒雨禮墖合兩日而禮三墖之事畢仍回至開山塔院午餐意欲再遊華藏流連翠屏峰半晌若輿人促甚出故道還至半山亭飛瀑分道疾馳濺人衣袂此亦雨後

山遊之一勝也余客歲已有遊記愧見山忘道辛未能見道忘山而自今思之無山非道則見山猶之見道旣不忘道又何必忘山哉質之大覺唯唯余是以復爲之記凡山中之勝載前記者不復贅余兒世濂世澵次孫秉樸暨吳門顧子君聘沈子仲明則皆從我遊者也

遊徑山記有小引

徑山祖窟余夢想翹勤非一日矣歲丁未九秋先上西天目禮高峰中峰斷崖三祖塔畢隨尋雙徑故道杖策五峰禮國一欽大慧杲元叟端倂紫柏諸祖塔玆役也於天目見奇松於徑山見修竹於靑松翠竹間見諸祖意端不負我夙願餘光也因記再遊天目而復爲徑山記云

九月六日自西天目發足向東北行時宿雨乍收山皆新沐楓亦初染曉色可愛一路行山圖中泉流不

斷大者沛益成河小者盈溢畦陌行二十里至目源橋橋跨怒澗數十丈幸木板堅厚竟登輿而過又二十里至無垢寺午餐凡踰高嶺者三渡大小澗者不計其次水聲山色充塞耳目復行二十里宿福勝寺一淨室是日山路艱阻僅行六十餘里可見世間賞心樂事得之艱阻者其受用反肴也次早過高陸鎭鎭東有石橋甚壯麗名洪橋橋下澗勢雷奔更過目源其餘亂澗縱橫無橋可渡輿人赤足涉水水湍石滑顚覺心惴行十里至風嘯嶺自是修篁礙日筠籜

僧湯堪輿天目松語頂佈望徑山五峰比肩巍峙一
名鵬搏一名大人一名昃坐一名朝陽一名鉢盂皆
碧陰攢頂狀如富家女兒翠飾盈髻有飛湍千丈懸
崖迸噴似疋練縱拖白光遙射數里詢僧人知爲鉢
盂峰觀音殿下之瀑布由風嘯嶺十里至寺門門外
大玉蘭二株高可四五丈每花開時雪色照耀令人
不能仰視玉蘚墜地厚尺許眞世所罕有玉蘭之右
有古栢高數十丈大可四五圍號丞相樹殿前有兩
娑羅樹左右對峙殿左一大綠杉名龍樹王考誌植

自唐時奇古與丞相樹匹下有龍湫國一禪師開山
初老龍徙居天目留此一穴送供每歲一來顧雷雨
矇寘入殿瞻禮梵像畢過具師方丈飯寒翠樓日甫
移寸陰可惜亟出殿倩克明禪人爲前導至朝陽峰
下觀音殿登龍藏樓樓甚軒敞層巒疊拱僧衆紹雲
棲法派湍修淨業開谷湛然兩尊宿曾開堂於茲西
數武過晏坐峰昔黃巾賊入山中祖師方兀坐峰石
遽發矢射之矢皆中石師晏然不動因以名峰峰下
觀明月池池廣畝許濬自大慧禪師圓淨如月澄澈

無比又數武至寂照寺貯方册藏板處有樓九間甚
爆潔以之供奉法寶允宜隨拾級而上禮元叟端禪
師塔經豐鷄塚開開山師陞座說法鷄輒遠座傾聽
說畢隨衆以散後師應召去長鳴三日而化鷄塚下
爲喝石菴初國一師結菴以居有巾子山人求度爲
沙彌師指石謂曰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之石應
聲即下復曰能喝之使上乎再喝石上如前遂裂爲
二如川字形石底仍通一線並不沾地眞靈蹟也余
入菴禮紫柏像由大人峰過鵬搏峰下復禮紫柏塔

西數武爲妙喜菴入菴禮大慧塔有宋椅二張猶存
余笑謂克明曰愼毋令好骨董者見也塔右有大銀
杏亦宋時植彷彿天目之老樹從塔後至梅谷菴三
遊堂蘇子瞻曾三遊徑山親題此額又過松源菴搏
山雪關師方丈兩菴俱有高樓樓前俱有百尺綠杉
擁隊聳列亦靜室絕勝地又從鉢盂峰過朝陽峰遊
千指菴即雪嶠師語風居有像及衣鉢塔瞻禮畢過
東坡池雪嶠嘗留池上賦詩遊戲惜今竟絕響矣抵
暮還寺宿寒翠樓初八早出寺門東數武爲羅漢石

層級參差先年有五百羅漢來應供列坐其上稍左爲望江亭亭址雖廢踞坐南眺錢塘如帶隔岸越山昂首北向有若翹勤祖庭而趨蹌拜舞之狀自此破竹閣而下篔簹夾道翠霭蔽天輿人亦爲奮足騰躍竹浪中人影俱綠此從來未有之山徑也十里至直嶺亭過亭則葱嶺屏張長松戟侍肅若清道之軍容又三里過客藏師靜室入室禮像有吾友周安期手書題讚頂禮之餘想見藏師爲紫柏之克家子法死之大功臣不禁合掌讚歎又五里至化城寺亦貯藏板處與寂照各分其半但化城地頗卑濕又置之平臺以法寶而漫藏若此殊爲心惻行二里至雙溪兩溪合流故名至是而連日之山圖始解併雙徑之竹圖亦隨之俱解矣快哉兹遊也歸舟一回想間直疑其爲夢遊也非夢而何以若斯其快也

金文通公集卷之七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七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聽軒記

少宰岱輿高先生于居室之東北隅架楹爲軒四面虛敞退食之暇讀書談道其中顏之曰聽軒金子爲之記曰先生之以聽名軒也先生之致力于問學者其深矣乎孔子十五志學至六十而耳順則從前三

十之卓然操持四十之豁然明朗五十之穆然冥契豈于聽猶有不聽而未可以語順歟則耳順之爲境葢難言矣以是知聽之關于問學大矣況夫人世事雜搆于外思慮紛營于內當衆響之哇然迭奏其動也何以聽當萬籟之寂然無聲其靜也何以聽則無終日之不聽實終日之未嘗聽也無一息之不聽實無一息之能聽也善乎陽明子之言曰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先生之取義于聽殆有得于陽明子無間動靜之說而衆響之迭奏也有以聽其常寂者存乎萬籟之無聲也有以聽其常應者存乎故曰先生之以聽名軒其致力于問學者深也若夫釋氏之所謂六根圓通道家之所謂上學心聽其亦有當于先生之所以名軒者否耶則吾不能知之矣

粹然儒者之言於傳習錄可謂高識如龍溪矣　陳百史先生評

意先居記

大司寇党于姜先生語金子曰余家世寶雞自罹兵燹以來故園榛蕪幾不可問浪跡長安者十有餘年未嘗不夢想山居意忽忽有所之也苦爲一官所絆清泉白石徒往來于意中未獲身履其地徜徉而肆志焉因思人生快心之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姑以意先之而可矣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山曰三交峨突兀萬山中其雄峙而相與頡頏者北有吳山東有雞峰南有雲棧西有金頂其餘羣峰纍纍若降伏

之將莫敢昂首仰視者不勝指數余意將卜居其間遂名曰意先居居有亭名圓昇圓昇之旁有雲窩洞時有亂雲出入衝人衣袂名其洞曰意先洞洞左不數武絕壑深萬丈對岸峭壁直聳霄漢非斲木爲梁不能渡若待余而橋名其橋曰意先橋越橋而北有泉淙淙自石罅中流出他日𣂷泉瀹茗當欣然忘歸名其泉曰意先泉乃若凴高南望則渭水如帶太公釣臺隱躍目圍中四時山花不絶又多藥草可以濟生余妄謂茲山也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于余之僕僕馬塵何有焉然造物者能羈我身不能縛我意意之所先安在茲山之勝非我有也故皆以意先名于其爲我記之併出山圖一幅以示金子披圖未竟作而言曰甚矣先生之意蓋在此不在彼也彼世之營營于名位利祿者良田美宅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歌舞管絃何以樂之鄉里戚黨何以耀之即有時名成身退棲遲巖穴而夢寐魂魄猶未免徘徊縈戀于朝市間者以視先生爲何如哉嗚呼先生之意若此宜其爲司寇也清而

和仁而執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也豈徒騁語高尚眈嗜山水而已者遂走筆爲之記以見先生之意遠矣且使人知天下事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達乎先生之意可也

叙記不用時人點染眞有悠然見山之意于此等文一氣直下更難凡不能直下數十句者皆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尊拙齋記

奉常龔君孝升于長安邸舍之東南隅搆一宴息之齋顏之曰尊拙取工部吾知養拙尊之句也屬金子記之金子味其義作而歎曰甚矣孝升之近乎道也世之知孝升者咸謂其弱冠成進士仕劇邑有能聲抜置給諫直震六垣未嘗以觸忌招尤稍有貶損入清朝仍不失故我衆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更無能出其右何取于尊拙之義爲噫此孝升之所以近乎道也彼所號爲聰明才智之士非馳逐于利窟則馳騖于

名場乘機關捷自以爲巧莫予若而未免隨時俯仰伺人鼻息因而大庭廣衆有不可對人之面目夢寐衾影有不可告語之心事其爲卑損屈抑曾不減于奴隸廝養則安在巧者之能尊哉惟拙則葆其範守其樸人捷我鈍人競我恬自有之耳目我得而用之自有之肺腸我得而主之古今人物得失之林我得而上下討論之聖賢道德理義之圃我得而沉酣涵泳之幽居一室之內抗志八紘之外不爲利役不爲名折以視彼聰明才智之士多所卑損屈抑者其尊爲何如也耶然則非眞能拙者不知其尊也不能自尊者無取于拙也故曰孝升之所以名其齋者爲近乎道也

藏巧於拙行曲於直唐毘陵稱中峰文以法勝空同諸人此非深於文者不能知也 陳百史先生評

借閣記

人生天壤間無一而非借也借四大以爲吾身借圎葢以爲吾居借松風鳥語以爲吾耳借江山雲樹以爲吾目借翕張吐納以爲吾口借花馨草馥以爲吾鼻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爲吾腹借古今人物成敗得失一切可悲可舞可法可戒者以爲吾之心思智慮借則靈否則塊然而已矣張旭善借而能書米顛善借而能畫坡仙善借而能文莊周善借而能爲逍遥遊甚則易借憂患而爲文爲彖書借政事而爲

謨爲誥詩借性情而爲風爲雅禮借身心而爲儀爲曲春秋借是非而爲筆爲削無之乎弗借也無之弗借則無之弗靈也此吾友姜開先之所以有借閣也開先緗帙滿胸雲烟滿楮四方賢豪滿座千秋氣誼滿砦宇其殆得于借者深乎若夫野月來眠鄰花恣閣此僅可以摹借閣之景而借之之義則浩浩乎落落乎吾不得而涯際之矣倘有能明乎其義則愚公之山不必徙媧氏之天不必補鵲之巢鳩不必奪蜂之膳人不必烹不必叔季不必羲皇不必城市不必丘壑登斯閣也葢有快焉至足而無憾于天地間者也開先唯唯遂借余言記之

且樂園記

予嘗讀司馬溫公獨樂園記。買田二十畝闢以爲園。中有讀書堂弄水軒釣魚菴種竹齋採藥圃澆花亭。見山臺池沼草木錯落森羅穪數溫公之樂。樂亦云侈矣而猶日鴝鵒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然則田園林榭有弗溫公若者將遂無以爲樂乎予世不事生產仕宦三十餘年止存先世薄田三頃順治己亥六月乞假歸盡以其田析諸子。不復爲兒孫作馬牛於蘇城之西北隅購園地二畝許得溫公

十之一。托足而偃息焉茆屋數楹。聊蔽風雨亦覆賁土爲臺可以縱目亦聚拳石爲山可以登躋。亦環斗水爲池可以蓄魚栽蓮池南有隙地數丈彷西子湖遊舫搆一齋于其上洞列窓牖左臨流右倚石。宛似榜人停橈維舟睨側月白風淸則命童子吹簫和歌。憑高俯睇疑畫船簫鼓湧出平地客至則浮白滿引。主賓頹然客去則掩扉讀書四壁寂寥獨有鳥聲唱和鄰右多千章古木繞我小閣因名爲借樹閣庶幾城市之劇而忘乎人間介而命之曰且樂園未見溫公之獨樂爲侈而予之且樂者。爲嗇也雖然溫公豈以田園亭榭樂世俗之樂而已哉其言曰耳目肺腸悉爲已有此乃溫公之所以爲樂也人生自少至老自朝至暮耳目紛營恍惚無主而能收視返聽自有其耳目者誰乎肺腸擾雜端緒萬千而能澄心息慮自有其肺腸者誰乎耳目肺腸不能爲已有無論尋孔顏樂處不可得卽欲如溫公之獨樂又胡可得耶此予之所以深羡往乎溫公而務存其耳目肺腸以徜徉餘生於且樂園中也辛卯花朝日記

逋齋記

逋齋者學士劉寔石先生取以名其讀書之室也屬金子爲之記金子竊有疑而請焉曰逋者負也先生之以逋名齋也其義何居豈先生亦有所負乎先生曰自顧七尺負欠良多因示余一詩有自憐半百餘所負十六七之句金子于是作而歎曰先生其存聖賢之志者哉憶先生起家恒山司理余時忝乏守邢耳熟先生之爲政明而不刻惠而不弛按部所至嘗平反大獄全活無算至豪猾巨蠹又皆望風懾息一

時號稱明允無出先生之右者恒民見思二十年如一日先生之不負民也如此及奏最召拜翰林以外吏入讀中秘書自先生始孜孜矻矻于經傳子史百家之說文物典章兵刑錢穀之故靡不窮究而通達歲丙戌膺

簡命主浙闈値文體獘壞之餘獨以崇正黜邪爲務得人最盛先生之不負官也如此乃若先生之爲人孝友著聞潔廉自飭非仁義之言不言非道德之行不履語嘿動靜一軌聖賢其不負所學也又如此然則先生于吏治文章學業人品可謂完美純備無少負者矣而先生顧謙謙若不足猶以逋名其齋也豈非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先生其存聖賢之志者哉嗚呼夫人亦各反而思其所逋吾不知當何如其踧踖而奮發也已

三不負正以平實鄭重勝作虛說結構無懈緜力足也 陳百史先生評

德水亭記

德水者惠山泉也泉因山以名自昔相傳無不名泉曰惠泉也至唐陸氏始品題天下之水謂茲水爲第二然亦仍惠泉之名今曷爲乎曰德水自邑令吳公始也吳公三韓人諱典祚字伯成來涖晉陵廉明而仁恕化成而俗和每鳴琴之暇休憩茲泉之上顧而樂之時與邑之縉紳先生飲宴茲山之下三載奏績
朝用寵嘉爰晉公以清華之秩于是公行且去邑之人旣不忍其去而又知公之弗克久留也喟然起相謂

曰吾錫山之民素以租賦之緩急煩公計以獄訟之紛囂煩公理以師旅往來之驛騷萑苻之叵突水旱之焦癯煩公之軫且舒敝邑實溷公甚而公顧以政事餘閒步林臯而坐磐石且瀹泉而疏其壅滯俾源益清流益沛于以恣我儕之斟酌不少忘公之志其可知已昔晉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治于漢水之上每登峴山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湮沒無聞因相顧悲傷乃銘之石以期永久迄今石泐碑沉而峴山反以二公著豈非地不能傳其人惟人能傳其地耶自古以來名山勝蹟有令人徘徊俯仰爲之咨嗟懿羨千秋旦暮者皆繫其人之故又豈獨峴山爲然耶彼後之人有飲茲泉之清沁滌肺腑之塵囂慨然而思曰自非我賢侯嘉惠茲土令盜息民安政平化理何能致此嗚呼公之德眞與水俱長已然則茲泉之以德水名寧復術陸氏之品題已哉卽晉其名稱曰天下第一泉宜也爰作詞以銘曰

惠之山兮石巉峨泉之清兮流逶迤我侯涖止兮民無疴一塵不染兮映清波高卑潤漉兮繁嘉禾飮人

醇醲兮風俗和溥惠爲德兮誠滂沱兒童擊壤兮叟皤娑侯登
朝兮四海漸摩泉流無盡德寧有磨

築墻護珠藤記

凡昔賢之足以動人景仰者不獨令人閱其文考其行相與咨嗟嘆賞而思有以表章之惟恐其湮沒不傳即一事一物之微有可托以想見其遺跡者亦能來後人之俯仰懸思如讀其文如接其人雖欲不加之珍惜焉不可得也文部右署中有珠藤二樹爲昔賢與鮑菴文定公手植迄今幾二百年矣前乎此者幾人後乎此者幾人其文與行之昭然在人耳目者固寥寥也則其間之湮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余與

同官陳百史晨夕出入署中徘徊樹下慨然想見文定之遺跡如讀其文焉如接其人焉百史顧謂余曰我輩幸厠吾鄉先達之後其何可以不自勗也則毋忽此藤爲文定一手澤之微即謂典型之具在可也今右署之南軒獨缺墻爲外護萬一風雨飄搖歲久侵折有若墜其典型然者則我兩人之責亦匪細故也其各捐俸若干築墻以護之且規制與左署稱亦公廨一勝事云余服百史之嗜古勤學動以昔賢爲法程而又感其篤于友朋之誼能以道德文章相切劘類如此也遂命廨吏鳩工竣事而因爲之記以垂于後

言有盡而意無窮幾許感慨讀之溫厚和平文人中詩人也 陳百史先生評

義田記

昔范文正公置負郭田千畝號曰義田以贍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歲入稻八百斛量入爲出沛然有餘其後子孫克承公志猶公之存也余覽古至此未嘗不掩卷興歎千載而下此義何寥寥哉吾族七房二弟子明弱冠有志課習之暇每欷歔感慨有溥流輩而嚮往昔賢之意未幾竟病勞瘵賚志以歿年甫二十七且無子方易簀時料理身後事井井有緖絶不作兒女態因出手書一紙示其胞兄常伯及

弟平叔則分撥所授之田數也常伯之應嗣子一百十六畝零未亾人之供贍田八十畝常伯長子與平叔之子亦念猶子而各量給四十畝又推念其外父而亦撥給田二十畝最後則聽田二十畝立爲義田以周族之貧者痛哉異哉何其區畫之次第周密而且慨焉志文正公之志也余常見有身都通顯而漠然于宗親者矣有富擁厚貲而貧族弗沾升合者矣有享年耄耋而未嘗經理及此者矣富也貴也壽也三者子明無一焉而富貴壽考之所不能爲者子明已饒爲之夫又何憾雖較之文正公千畝贍族不啻涓滴而吾族之丁甚少貧之甚者猶可屈指數無憂不足也倘吾族嗣後有貴者富者壽者益高其義更無憂不足也一日常伯過予而謀曰子明歿而承其志者余子也奈年幼無知義田之舉吾族盻望久矣盻而不至如有後言何請兄酌其數而舉行之余辭曰非長非賢曷爲主其事也已而余又思曰余亦幸叨一第因貧不能自給未追文正之高風方蚤夜疚懷而遑人之義舉族之望是文正公之罪人也寧

得罪于我族之長而賢者也于是貧則量極次分則論親疎而爲之等殺其間亦幸無異議云或有局外之人從而議之者曰子明祖授田僅若干畝乃爲此侈大舉動是亦不可以已乎余竊歎議者之不廣而毫不以仁人君子之心爲心也文正公歿之日家貧殊甚至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諸其子孫後世未聞有以此議文正公者何不廣之甚也因爲之記以見曹溪金氏之有義田自子明始

楊憲副雪寃記

歸安太學生施元長素與捕梟某相惡一旦被其反噬誣之爲盜捕多金致獄者偏聽生活口不能辯卒繫獄死生有子二俱髫齔通儒貧而孱雖不忘父仇力弗能報且人已故事未結沉寃者幾一載二子尚猾捕之肆其錢神未免株累噤弗鳴也會守湖道印懸憲副水利道楊公代署公居省會廉能有聲來湖與盜著公一夕夢生自稱姓某名某號呼案前具訴枉狀且言二子貧孺無望其爲緹縈女子惡捕某猘

金銅應手非明府不得昭雪也又備言事在其經承及各衙蠹名姓甚鑿鑿又云若稍遲則不能結案臺前而究終弗白矣言畢嗚咽不絕公陡覺而異之索舊案果得生事顛末悉如夢中所訴遂檄行親鞫二子惶慄不知所措猶疑捕之別有神通也不得已匍匐聽讞公不問兩造第以夢中所得情詞剖其誣枉狀捕梟膝落口呿嘿然伏辜二子亦惟叩頭流血謝其神明莫測而已適公得遷候代捕又百計賄捺冀得漏網公卒律以反坐闔郡快焉然二子究未知所以也公謝事回省二子往叩故乃知之楊公字惟一名千古順德鉅鹿人施二子長鉉次璺鉉即余族壻也有告來長安感當道之神明喜父寃之得雪余故稔其詳因異其事而爲之記嗚呼一施生也生前活口不能辯而死後冥魂反能辯之歟豈其生則曲而死則直歟抑未遇廉明之官則活口亦死及其旣遇則死口反活非施生死生之有異而司讞堂上者之有異歟然則富捕能殺人旣已無法無天而貧鬼卒能殺捕則天理王法其終有在而公門牙爪之挾錢

神以橫行者或亦可稍衰止歟以是知楊公之爲政于浙者殆不勝書而有此一事其他亦不必書矣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記也時順治六年已丑正月十九日

寃奇夢奇文更奇傳楊公一事不及其餘勝鋪張德行此前輩以少爲多處 陳百史先生評

吳江劉邑侯重修利往橋碑記

邑有賢令必能晰民之隱不以財困民不以力疲民。必能燭事之要審其患而防之計其利而圖之必不顧己之私即祿俸可以捐即私囊可以罄實造一邑之民命焉則遼陽劉公其人也劉公諱定國涖松陵之二載歲在乙巳秋大水繞城一望與太湖連接一日大風鼓浪呼號震野劉公憂之謀于邑之老者以爲邁樓邑之底柱而長橋爲湖之鎖鑰二者更新宜急且橋實浙閩之孔道近者支吾傾裂不獨行旅未便且河流日壅將來墊溺可虞公曰誠哉是言也但歷歲以來供億徵輸吳江之民力竭矣以此二事擾之是又剜肉醫瘡也吾又不忍乃捐清俸傾橐而成之是年冬樓成余既已爲之記今丙午之十月橋又成邑之人復屬余記之余曰紀橋者紀侯德也余何辭按橋始建于宋慶曆八年榆六十有二亘千三百尺有奇上建三亭曰滙澤曰底定曰垂虹築之者知縣李問尉王庭堅也修于治平三年者知縣孫覺也紹興中有兵警議焚橋而保全之者郡守洪遵德祐

元年毀于兵元至正十二年重建增榆八十五者總管海玉也大德八年增榆九十有九者平章闊里也前皆用木泰定二年始易以石榆六十二仍初建之數者判官張顯祖也鎮以石笈猊石柱四者達魯花赤完者也至正十二年修垂虹亭者監州的斤海牙也後毀于兵明洪武元年大修者知縣孔克中也永樂十年加磚石石闌者知縣蔣奎正統五年修者周文襄公忱也成化七年復修者都知監右少監福某及知縣王迪十七年完之者邑人屠氏之母趙也弘治嘉靖知縣孫顯鍾崇武各一修迄今百餘年從未大修又亭下水則石二各長七尺有奇亦肇自宋世樹于亭左者橫爲七道道列一則以下一道爲平水之則水到此田高卑無恙逾及二道田最卑者渰矣于亭右者橫爲二截各爲六直上仞正月至六月下自七月至十二月月下又爲三小直以當三旬災亦記之官每驗視與高卑諸鄉水災合亦古人重民建置之良法也今一旦舉而鼎新之利行旅便居民崇

縣治通水道侯之績殆不勝書此尤令民踐武不忘者也然橋之東西固浙閩之要路而水之南北實三吳之關鑰蓋太湖滙數州之水而趨吳淞入海者在茲橋焉元潘應武之言曰此三州太湖衆水咽喉明夏原吉之言曰吳淞江自夏駕浦百二十里淺狹宜濬邑人史鑑水利之議欲東引湖水入江者橋與焉御史呂光洵救災之疏濬三吳水利者橋與焉又志列東南洩水要處二一自牛毛墩至觀瀾浦一自吳家港至橋也然則橋之名利往者猶為民便之名而

橋係三吳之水利者實國家根本重地一大要害也昔石塘之竇百三十有六利往之橋六十有二皆所以洩水防壅近塘之為竇不可復問而橋亦半為民居所阻又况諸港瀕塘防維在在壅塞是以湖流蕩溢傾瀉無從往年丁卯湖水暴漲淩民居而過濱湖死者甚衆嗟乎東南財賦之區而水道久湮禹貢東江既不可問惟婁江故道水勢於阻如此倘天行不測水旱為患均之不淺余所以因橋之成而為我賢侯頌併詳志之以俟夫後來恤民體國之賢者庶有

所考焉爰為之記。

重修歸安縣儒學記

攷學宮之設其來已久先王所以使人朝夕遊焉息焉以修業勵行者也故其廟貌不得不崇麗庭堂不得不弘敞齋舍庖湢之屬以至尊經敬一之制不得不備且肅使人于遊息之餘思往昔名臣賢士文章懿行輿乎此則低徊而奮發思祖若父之勤修勉行成功立德起乎此則感慨而追維思吾後人子若孫之成德達才教養培育繫乎此則敬念而永懷然則學宮之興廢墜舉所關匪細未有能漠焉置不介懷

者也余家世松陵不數武隸湖郡治自我外曾大父鹿門茅公起于歸安邑庠博學鴻文灼爍宇內而我先人及我諸季父皆學鹿門之學以遊于茲庠我先人沉養積學凡七試棘闈雖未得叨一第而積德累行蔭及余輩後人且俎豆于蘇郡祠亦可稱茲庠之冠冕也是以余少嘗過之幾流連不忍去伯兄泰清氏以明經起茲庠治春秋教授學者多名魁出門下海內競推之為麟經宗匠云今余子若孫之遊茲庠者亦纍纍矣余子世濂猶子世治亦孫茲庠于丙戌甲午相繼叨賢書嗚呼凡人居恒讀其文佩其行則思其人與其所經歷之處而憑弔焉為之往復囘環不忍置況乎我外曾父以及我父兄之所奮跡與我子若孫之所羣遊肄習之地而有不仰而思俯而興懷繫念者哉按庠剏興于元泰定間入明代其創置尤備幾與郡庠匹而科第蟬聯名賢蔚起遂甲湖郡茲因兵燹之餘未經修葺廟貌傾圮幾于一望凄其鞠為茂草學博王君諱啓徽秉鐸于茲其文學德行直與安定先生後先頡頏力圖整葺因屬余文以為

勸夫思先祖父之所遊習以及于子弟之所奮興情殷殷然而不忍坐觀其廢者豈獨余一人為然耶且茲舉也有邑司為之提挈與賢守令為之協力措置而又得賢諭教董率鼓舞于其間也耶因奮筆書此將拭目以觀厥成焉

湖心寺重修放生池記

武林湖心寺之有放生池也始于永明壽禪師繼擴于雲棲蓮大師而現宰官身說法爲之護持者宋有學士蘇公子瞻明有中丞劉公一焜以及杭郡薦紳黃貞甫葛屺瞻諸先生也自宋迄明數百年間興廢嬰更大約秉權當道者幸遇仁人君子則民無不安其命即物亦無不遂其生者也此徹機禪師所以有放生池碑記之作也康熙七年春徹公請藏南來憇錫湖上而督臺趙公有感于京都放生因緣特捐淸

俸命之修永明雲棲二老故事不一月告成因碑以記之金子起而嘆曰大矣哉我趙公放生之功德也不在湖心一寺而在全省兩浙也不在池中十千遊魚而在東南億萬戶口也凡年來之仁心惠政脫民湯火不啻解網以縱游沫俾浩浩然相忘于深淵廣澤之中而豈徒磨崖勒石所能紀載其功德哉嗚呼後之人考斯碑而興起者信仁人君子在上無一民不安其所并無一物不遂其生莫有如我趙公而遠護永明之祖鉢近紹雲棲之家風自南自北樹放生赤幟亦莫如我徹師已是爲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七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八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金文通公集卷之八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 有序併附論

順治十有七年歲次庚子秋八月十九日壬寅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以疾崩于寢殿

椒庭隕婺靈暉頓潛珩珮徂馨徽音永閟闈宮號咷

率土驚摧

皇衷之銜痛殊深

皇太后之茹悲更至爰乃恭承

懿旨褒揚淑德正位坤維惜

謚號之崇稱罔該實行嗟

中宮之追冊虛晉隆名一時羣工薦哀慟聲雷駭流涕

雨零獨臣之俊因假滿赴

闕匍匐在途不獲捧紼螢輀偕伸擗踊惶罪無已倍道

星馳奔慰
丹陛欽蒙
天語宣諭
皇后以溫柔之資列左宮之位凡所以弘敷陰教翊
襄內治者懿徽不可勝書惟是孝德夙成奉事
皇太后有年懋彰婉順式範掖庭一旦覲臺告祲紫禁收
華倘今生平淑問湮沒失傳何以仰釋
慈衷俯紓朕痛朕是以彙其懿行親次行狀復以悲緒填
膺聊寫哀詞不覺濡毫哽咽爾其綜述成傳俾壽彤

史臣之俛拜
命酸辛遶迎再四竊稽古帝王聲徽奄晦則命儒臣累
德述懷聿彰哀策著在簡編未有親沛
天章誌狀抒哀備隆追眷如我
皇上者況夫紀傳之作義存表徵而
皇后景懿紛綸纖塵莫繪豈謭昧老臣所能揚喆旂
旒圖芳鐘萬朕忝司珥筆旣受
命不敢辭粤惟開物成務之主締搆丕圖上天必篤生
坤載作配乾符于以光贊大業如詩書所稱世載女

德莫隆于成周翊遷肇基昉自太姜嗣以太任發祥
京室上之思媚放順下之胎教鍾靈爰及太姒秉窈
窕以佐肅雝協問寢而垂內則房中化始流被管絃
下迨邑姜登佐命之勳宣后著脫簪之美莫非感二
南之遺風昭千秋之令範蓋其盛也漢唐宋來色升
愛授卑不足紀至夫開國母儀自唐宗之長孫后明
祖之馬后外此寥寥鮮聞朕攷二后史籍所載嘉言
善行間有足紀未可與
皇后齊芬而媲徽也我

皇上肇造區宇實
皇太后秉太任之德弘慈教以牖迪輔修推恩四海
皇上至性適于周文旋圖屆躬以天下養而
皇后粹美咸臻比儷天妹雖陪位坤寧之貳實嵩承
慈壽之顏用能發融洩于寢庭成太和之訢合乃貴列三
宮而衎謙不忘乎御坐恩垂九御而逮下盍周于貫
魚曲成在宥之仁廣弼永清之烈皆所以導豫
慈闈協數
孝治若夫率禮蹈和動容成紀爲壼儀所艷稱于

皇后之睿德兼材猶緒餘也洵足昭方祗而凝葳蕤
圖精以儷坤三代以來宮庭聖善實遵厥極至哉褒
以加矣臣之俊不揣固陋謬抒管蠡恭撰
皇后本傳一篇繕呈
御覽勉矢周詳終虞掛漏伏望
皇上紓哀灑藻特賜
睿裁宣付史館用垂琰琬臣之俊惶恐昧死稽首頓首
謹上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姓董氏滿洲人

也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勳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謚
剛毅
后生而警慧過人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稍
長閑女工于組紃紝績如素習肰居恒動履端莊進
止語默咸中規程秩肰有母儀之度一時姻黨嘖嘖
歎羨謂是必有異焉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
嘉爲嬪嬙冠甚當
聖母皇太后意于順治十三年八月內恭承
懿命進爲
賢妃時
上圖治方殷亟需內助遍察宮掖中未有堪貳坤維之
選如
皇后者尋于是年九月
冊爲
皇貴妃既膺隆號絕不以寵貴自矜周旋上下敬而
勿渝謙而多惠事
皇太后尤曲盡奉養之道動靜起居必伺顏色如親子女
類能先意順指無不適中至趨走勤劬夙夜罔懈不

惜與諸女侍伍
皇太后顧視左右
后一日不在輒歷焉不樂也值
上以時巡他幸
皇太后偶爾違豫定省承視弗遑寧處因而稍釋
宸衷之縈繫得殫精政理者良以有
后在也
皇太后亦曰
后事我與帝無二爰是出入必偕至于事

上則如事父小心翼翼備極恭謹凡飲食服御間曲體
靡遺
上或同鑾偶晏必迎問寒煖饑飽趨具羞進衣必以身
先嘗
上陳膳命共餐輒起謝曰
陛下厚念妾幸甚朕孰若與諸大臣宴俾得接
天顏沾寵渥于股肱心膂誼尤肫摯
上深肰之歲時進慶典
皇衷悅豫問舉數觴

后必教誡侍者若善侍
上寢室無過燠叮嚀再四猶怦怦慮不足恃復中夜數
起趨伺寢所
上已安枕肰後退諸曹上封事
上每省覽不倦即至丙夜
后未嘗不侍側也章奏中有遵行故事循例待報者
上一日畢了因置之
后起諫曰此皆幾務所關縱諸司奉行成法無所擬
議顧安知今昔異時或需通變更弦倘更有他故尚
煩詳聽者似不宜槩目爲故事況
祖宗締風沐雨締造丕基遺大投艱于
陛下當如何敬承之雖勞瘁宜節恐未可遽已也反覆
陳說不避瑣瀆及
上諭令同閱復又逡巡佯謝曰女子干國政往代覆轍
足爲寒心妾何敢與聞惟
陛下自裁察焉固辭不可一日
上覽廷讞疏有重囚應決者方咨嗟猶豫握筆未忍下
后遽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仰軫

睿慮乃爾
上曰此法司秋決疏中有重辟多人俟報可即正典刑
朕是以彷徨服念耳
后問之泣下曰諸犯法者皆愚無知且非悉經
陛下親讞焉保其能無冤妄度
陛下如天好生即一一親讞猶不得情是懼況皆所司
審慮者妾聞之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屬
陛下一舉筆問生死殊路良可哀也願益加敬慎于無

可矜宥中求矜宥之門多所全活以慰我
堯仁不亦快乎自是
上于刑曹爰書已經詳覽竟
后必因求再閱且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毋以寬
大爲請適符尚德緩刑之
上心凡有更令覆讞者固繇
乾斷亦
皇后規勸力居多緣是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不可
勝紀諸大臣中有偶干罪戾者

上弗懌
后詢知其故諫曰斯事非妾所敢預顧以妾愚揣之
諸大臣誠有過朕皆爲國事非爲身圖請
陛下齊威詳察服大臣之心即以服天下之心可也
后雖端居深宮乃心在邦國繫念臣民事率類此
上或罷視朝
后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
上諭以祇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
后進曰

陛下臨朝則在廷大小臣工咸得望見
至尊顏色若以非關聽政遂從罷免則堂簾隔絕恐傳
之四海疑
陛下倦勤廢視朝如常期
上朕之未嘗無故傳免也
上勤于典學日講不輟寒暑
后每伺講筵退必詢所講何書且曰幸爲妾言之
上示以書中大義首尾詳徹
后輒不禁色喜或間有遺忘未能盡悉者

后進曰妾聞古帝王治平要道備載詩書
陛下求治焦勞故勤學如此旣經目入耳必默識無遺
始于政治大醇否則日講亦具文矣
上舉行蒐狩大禮嘗戎衣騎射爲諸將校先
后必諫曰
陛下纘承鴻業安不忘危于農隙講武甚善但以
宗社生靈所式憑倚芘之
皇躬輕試馬足萬一有銜橛之虞關係非小此古有諫
獵之書至今流傳可誦也

后之深識遠慮見機明決而且敢于犯顏直諫有舉
朝公卿大夫所不克殫其忠藎者事又率類此
上用是深嘉焉
后自入宮掖數年溫和善下不惟恭承
皇太后靡幾微忌斁即遇
上保姆皆接必以禮未或敢慢至待諸嬪嬙寬仁廣鑒
善則奏稱過則隱之無纖芥忌疾若有當
上意者
后亦愛如己女雖飲食之微甘脆必均于宮闈眷屬

小大一視嫗呼長者姊視少者未嘗稍加詬誶故人
人感悅和氣洽于宮庭凡女侍宮監有獲罪于
上致被譴責者
后必為拜請曰此曹蠢愚罔知
上意寘行于戾固臧獲之常也且是瑣瑣者亦有微長
昔于其事亦曾效力願
陛下姑恕之更旁引曲譬多方解慰俟
上意釋乃止
后天性慈惠好施與凡

上所賚錫必推而廣之羣下無所靳
冊封
皇貴妃有年絕無儲蓄崩逝後諸合殮具皆
太后所預治平日宮中人均被賜予咸懷其仁故哀痛甚
篤願以身殉者多初
后父病歿聞訃哀毀
上慰之
后拭淚對曰妾不敢過悲以壓
陛下憂恃念鞠育恩深未免痛悼今既亡妾心從此安

矣父性愚樸未能讀書明道理倘以妾獲侍
至尊自謂寵榮已極忽生驕侈致干國憲深可憂也今
幸免罪戾以終荷
陛下曲垂恩卹隆禮有加父死亦瞑目矣妾更何慟哉
纔復有兄之喪
上以
后方屬疾未使聞
后已心知之因謂
上曰妾兄每月來遣問今久不至凶問可知

上再三慰安仍不語以實
后曰妾兄心矜傲今一旦富貴恐愈不自持倘所行
越理詎止辱妾名將舉國謂
陛下以恩昵故致外家橫恣妾所以夙夜惶懼寢食靡
寧玆妾兄以疾終牖下是又妾之幸也安用悲爲
后之明大義抑私情而防閑外家如此其謹毖者史
傳中可槪見哉先是
后于順治十四年丁酉冬生榮親王未幾王薨
上慮重傷

后心欲勸慰之乃
后初無戚容恬然對曰王初生時妾早懼其不育爲
君父憂今惟願
陛下忍痛自珍反勸慰倍至不復悼惜且
后意亦不必已生者爲天子始慊于心其達觀卓識
有非古賢后所能及者
后初偶有事未稱
上旨致蒙誚讓始猶婉伸巳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
姜后脫簪待罪事不覺廢卷而嘆翻然悔曰姜后身

本無營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辯愧古人多矣嗣後
郎有宜辯者惟屏息引咎不復自明
后之恭謹事
上而勇于遷善如此
后性愛節儉服澣濯之衣屏金玉之飾甚而簪珥等
屬多用骨角約素倍常真可移風易俗挽舉世奢靡
之習不獨爲後宮式也
后又喜讀書天資敏穎四書周易俱卒業匪止章句
成誦而聖賢修巳治人之道與大易陰陽變化之理

無不通徹抉奥誦讀之暇又好臨摹古人書法習學
未久遽造精工
后素不信浮屠氏
上流覽經史博極羣書嘗以其餘研心內典契甚深義
因爲
后解譯心經遂信向禪學參究宗旨
上偶一拈提輒有省自嬰疾後從未偃臥但凭几倚榻
息心靜坐及疾篤猶憶
上拈提之語時爲舉似故大漸時言動如常一心不亂

唯持念佛號端肰嘘氣而化逾數日後顏貌整潔猶
無異生前此非明心見性大有德于西方聖人之秘
而徒效世俗之崇尚三寶以與徼福洗愆者不能現
此瑞像也先是
后初病時恒曰我蒙
皇太后眷愛深至脫不幸弗起必傷
皇太后心料哀感難免令我何以當之故
皇太后每遣使問訊
后必對以今日稍安偶

上一日過之問曰若病今較劇何云安也
后曰慮實對狀遺
皇太后憂須歿後乃可聞之耳泊彌留
上及
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榻前
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逝矣顧此中澄定絕無所苦
獨念侍
皇太后與
陛下有年受高厚深恩未答涓涘倏爾永訣嗟乎妾已
矣
陛下聖明思
祖宗大業擔荷匪輕且
皇太后在上承懽爲要或不至過慟肰亦宜抑情節哀萬
分保護唯是
皇太后慈衷肫切不知何如痛悼言念及此肝腸碎裂妾
雖死弗能即安也復謂
上曰妾亡度諸王等必來致賻妾思人生世間身外皆
長物死復何用

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益孰若施諸貧乏爲善也已
又囑左右曰愼毋以綺麗束我體
皇上敦崇儉樸不以玉食萬方稍侈奉其身如用諸華
珍物殊違
上意亦非我素心也盍以我所遺者廣行善事庶有利
益耳故殮具悉從儉約
上更以賻金二萬餘賑施貧乏蓋一一從
后誌也凡人之好爲善者平居無恙方能操持勿懈
倘疾病纏綿力不能支未免後先易轍

后患病閱三歲癃瘁已甚仍勉謂無傷料理諸務周
詳中禮終始如一事
今皇后克盡誠敬以母稱之
今皇后亦視之如娣往歲候視
今皇后寢疾勢頗危急
后五晝夜目不交睫扶持眠起奉侍湯藥且時爲誦
書史或間以常譚百般慰解即
今皇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稍休
后則未嘗刻離左右也及出寢門即悲泣曰

上委我候視須賴
天佑霍肰乃可報
上命倘疾終不痊將奈何于是憂勞倍至難以殫述今
年春
永壽宮妃有疾
后亦躬視扶持廢寢與凡三晝夜所以殷殷慰解悲
憂不惜勞瘁者亦如待
今皇后
悼妃薨時
后哭之曰韶年入宮不獲久效趨承以適
上意乃遽殀喪耶胡命之不辰至此悲哀甚切有踰倫
等
后之愛念他妃嬪如同一體率此類也故
今皇后及諸妃嬪皆長號大慟曰如此賢淑
天反不假之年耶吾儕無用之軀曷不先
后早逝而反存耶今雖存亦于
上奚益耶回思
后德悉扼胸頓足莫知所報惟有茹素誦經稍酬恩

于萬一耳比 承澤王有女二人 安王有女一人
后俱育之宮中盡悴撫鞠過于所生三公主頓失所
依擗踊哀毀令人不忍見聞
后慈愛性成感動孩孺有如此嗚呼
后雖未及正位宮中而事無鉅細罔弗盡心綜理是
以內政秩然纖悉曲當今一旦崩逝
上所以撫時觸事覩景與悲追念
皇后至德兼材超軼今古入則體
太后之心而恪恭婦道出則體

皇上之心而曲盡后職又以身居貴顯恐外家之有不
率每用憂惶以致成疾
后之處心制行如此宜乎上歷
皇太后慈懷眷戀亟晉隆稱以表母儀于天下而
今皇后亦倍切惋傷曁六宮嬪御薄海臣民莫不震
悼哀號戚謂有其實者之必有其名也惜哉臣老矣
無力竭思況捧讀
御製行狀一字一淚含毫酸咽未能昭宣
懿媺仰副

敕旨聊爲綴述其槪使後之彤管從事者庶幾有所考
焉云爾
臣之俊謹論曰臣聞之漢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斯有以
奉神靈而理萬物詳哉其言之矣是以易首乾坤
詩始關雎書美釐降夏殷之季典制猶疎周禮自
王后正位同體天王夫人九嬪以下頒官分務各
有攸司女史保阿紀功書過用能光昭壼職述宣
陰化蓋內治若斯之重也降至末代軌範靡彰或

乃任情逞欲漸則輕禮弛防內議出閫之言權多
私溺之授間亦詳求淑哲愼簡令儀而觀刑踈于
化始效順匱乎永貞將以修扶宮教比美昔詩鮮
得而稱焉惟我
皇后鍾懿與龍之區發祥炳麟之冑幽閑體備不煩
師氏之陳婗溫裕夙成非假珮環之節譽瑞承六
寢德晉三宮時
皇上方合歡嫣邪娛顏
壽母而

后以婉容愉色思媚嗣音侯鐘長樂則筦簟攸宜視
膳
慈寧則珍錫加匕乃至調圭遣疾籲代格
天用以廣協
孝思迓增繁祉蓋綱紀之首王化之原
后固已端其本已若夫含貞抱順調護
皇躬抑昵絕乎燕私箴規侔于監史慮
宸幾之偶忽凜外政之微干庭煇啓問夜之心講席勖
惜陰之志五罪疑輕警深馭馬三驅是戒愛過當

能微訶求貸于公卿弘賚旁周于替御乃若位絕
六宮嫌防匹嫡尚矢宵征之咏閈矜當夕之恩既
謹禮以先謙復惕盈而遵儉大練頻申于汚澣甪
揄靡淡于璿璣以至鑒西京田竇之釁慕東都馬
鄧之風頎虞溢寵之驕恐抑私門之悴貞體國以
忘家更憂深而慮遠也矧夫龍雛中化勉割痛于
殤王鳩子維均彌隆慈于　列主規深月塑敬嬋
坤寧拮据自伍于抱衾纚縰必親于宵藥以至調
剤頻嬙之列不靳曲全娣姒之歡乃共幼貢陳詩

長嫺縟藻乙夜恒窺乎金匱六書精繕于銀鈎廣
通貝梵之微進證糸承之秘受
人王之帝印獲天女之良因故得解脫爾留宾忘怛化
曁訣垂乎嶠纊猶戒濫于附棺滅珠襦玉匣之資
充起蔡振瘥之費布人天之利益弘民物之亨嘉
殆所稱考終正命歸全無憾者歟以
后之夙彰純德備著芳修假令婺婀未傾巾壽爰登
長怡
慈聖之顏莊叶薰風之奏更將廣乾施以錫類極厚載于

化成而冲華遽謝淑範長湮徒貽寢被之悲思無
解普天之戀慕詎不痛哉
天子眷言蕙幄增慕
慈宮腓嗟罷御于承恩實慨疎恩乎隆養爰乃恪遵
懿旨登曜紫闈榮哀備乎上儀雅頌抒于
宸藻大哉
一人之孝昭刑于而御家邦于以懸式新彤流聲永馥
猗歟盛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九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春秋凡書盟皆惡之說

北魏崔浩說

讀柳州三戒說

廣柳州三戒說

正文體說

命名說

痦軒說

封使君說

讀書萬卷說

息齋說

官民說

芥舟說

壯鼠說

河鈍魚說

龍鬚菜說

蛛網說

截毛說

惡蚊說

饑寒二字難忍說

貪富說

貪貴說

貪壽說

貧富榮辱說

酒天說

名譽命運說

畏說

答客問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春秋凡書盟皆惡之說

春秋之世人懷疑貳傾危成俗一時列國之諸侯大夫相與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壇坫紛紛而盟于是不勝書矣然盟有美惡不同而傳曰凡書盟者皆惡之何哉春秋非惡其盟也惡其叛也非惡其已盟而復叛也惡其欲叛而先盟也葢聖人大道爲公之心本無有疑何必示之以信示之以信則疑甚矣本無有詐何必要之以誠要之以誠則詐甚矣故曰凡書盟者皆惡之聖人以之垂戒乎天下萬世誠防其末流之莫可底止也而盟至今日則濫觴極矣儒生學士有盟騷人烟客有盟甚而輿臺皂隸有盟孩童冶女有盟以至山麓林莽湖濱海畔之亡命巨寇無不有盟嗟乎盟之末流抑至于此即聖人亦寧料其然哉則總之儒生學士階之爲厲而兄弟之盟遂遍于海

內疑乎信乎詐乎誠乎其爲世道人心之蠹非淺鮮也欲大變今日濫觴之惡習而刋落盟之一字以還大道之公請自儒生學士讀春秋始而他又何責矣故爲之著凡書盟皆惡之說

予向有盟說刻集中今又讀此亦同心之一端也

陳百史先生評

北魏崔浩說

余讀史覽崔浩始末而深歎夫才之不可以恃也天下最難料者兵家勝敗之機獨浩之智能燭照數計百不失一如劉裕假道伐姚泓魏主不用浩言而拒之則敗討赫連昌擊蠕蠕從浩言則勝浩又言蠕蠕必克但恐諸將瑣瑣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果如浩言及赫連定約宋合兵滅魏浩以為有似連雞不得俱飛因贊魏主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卒平北涼又議討牧犍襲柔然破薛永宗及料蓋吳情形一

一皆如浩言浩又嘗謂魏主曰臣私論近世人物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其善鑑人物如此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浩以為劉裕篡主之應其善測天象又如此乃卒之自恃才識高等欲大整流品明辨族姓不從伊馛盧元之言由是得罪于衆又輙用湛標議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竟被譖坐誅夷嗚呼以彼智如崔公料敵如神一時群魏之公卿發言盈廷莫能絀其議眞子房孔明之流亞也孰謂其智尚不足以周身哉而乃弗克保有首領且併以其族屬殉也豈不悲夫甚矣才之不可以恃也

山木自伐膏火自煎白馬公才略之美當時無比誠如魏主之言而不克終殊可歎息恃才二字誠為定案豈如史所言非毀佛法之報應耶 陳百史先生評

讀柳州三戒說

余讀柳子厚三戒臨江之麋以恃其主善畜狎犬而爲犬所殺黔之驢先以鳴繼以蹄爲虎窺其伎而啖焉永某氏之鼠以飽食無禍晝夜恣行卒被他氏捕殺殆盡不覺撫卷歎曰向使麋無所恃則必不敢狎犬抵觸以至于斃驢第奄然大耳不鳴不蹄不出其伎則虎且始終疑畏之鼠不飽食恣行于不畜貓犬之家以爲常則亦何至爲後人來居者羅捕之盡也嗚呼古今禍患之來或生于有所恃或釀于露其能或起于飽食自恣而肆暴無忌有如三物之類者可勝道哉

李空同陳思王集叙句句段落有此老到 陳百史先生評

廣柳州三戒說

金子讀柳州三戒而既爲之說矣陳百史見而有感曰是麋驢鼠三物者本一物也戒其一而已足不待三也金子曰何以言之百史曰凡物之有所恃而狎者必自以爲能莫已若鳴而張之本無伎也而囂然欲見其伎既見其無伎之伎則必自以爲無患而恣行于白日昏夜之間惟所欲爲不顧其生不已故曰三物本一物也脫有一之不戒而禍敗踵至奚有于三也金子悚然起謝曰甚矣百史之善讀書也故又爲之識其說以廣之

偶爲是言遂得椽筆點次數語有千萬言之多解者難言也○柳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讀此文亦云然 陳百史先生評

正文體說

金子讀今日之制舉藝而重有慨也因憶唐裴晉公論文有曰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材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竟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然則今之爲制舉藝者其亦曾流覽載籍將學爲屈騷以下諸家之文耶抑嘗讀易與詩書口誦心惟嚮慕爲六經之文耶吾竟不知其所爲文者何居而奇言怪語之偏多至于斯時而極也不獨汗漫其辭支離其理且幾于蔑傳註悖聖經而馳騖于不可知之鄉矣嗟乎言者心之聲也昔邪說暴行有作亂賊接踵則孔子懼楊墨之言盈天下邪說誣民則孟子爲此懼覩今日之所爲文其說邪歟正歟則凡爲聖賢之徒而愁然有世道人心之憂者其亦大可懼也夫亟起而正之端有不容緩者然正之維何亦惟勉學者以近古而後時文之獘可救也吾不能無望于晉公其人矣

與永叔修其本以正之同意深厚自然救世 陳百史先生評

命名說

少宰蓬元張公于順治戊子冬十一月舉第三曾孫。一時同朝諸君子咸慶其後嗣之盛。人世罕睹。而太宰陳百史先生為之命名曰稚圭。以長名[illegible]圭。次名[illegible]圭。咸取義于圭云。金子聞而為之說曰。善乎太宰之命斯名也。德厚者流光。自古記之。張公歷中外。累至大官。所在聲稱藉甚。其積有厚德。蕃孫來若漸矣。宜其流之光而發于子者未已也。于其孫發于孫者未已也。又于其曾孫。其必有風骨秀異。自少即擢

高科。登顯仕。出入將相。銘勒鼎彝。如韓稚圭忠獻公其人者乎。世但知韓公當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與官鄭公齊名。號稱賢相。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並為顯官。以是為韓公榮。而不知自其五代祖唐左庶子韓義賓而下。代有令德。為時名卿。所以積累發祥。篤生忠獻者。非偶然也。余是以觀張公之德。不減韓氏。益信公之後必有大昌者。他日張稚圭與韓稚圭並稱。而追遡命名之所自。然後知太宰與公同官。知公最深。所以命斯名者。非夸。而余與太宰暨公又皆先後同官。知公與太宰亦不淺。為之著其說者。亦非誣也。嗚呼。世之欲昌其後嗣者。其亦反覆于命名之義可乎。

先生文遂至此乎。蓬元世寶之。讀者各當努力。陳百史先生評

寤軒說

太學陳生路若居京師十餘年自成一小築蕭疎幽寂有朝市而山林之致顏其齋曰寤軒金子顧而樂之爲之說曰攷寤之爲義寐覺而有言之謂也慨夫人之寐于名寐于利者終其身未有能覺之時亦終其身昏昏默默鮮能語道理論古今有如瘖瘂不能言之狀其憬然自得于名利之外而大寐能寤者幾人哉陳生係東莞名雋先是抱所學以遊南雍竫改北雍屢試弗售遂棄擧子業肆力詞場有能詩名又

善丹青吾觀其爲人不怵于饑寒不攫于勢利蕉窓菊徑吟嘯自適殆憬然有得于名利之外而庶幾其覺而有言者也其以寤名軒也固宜雖然余之爲是說者寐乎覺乎得無猶乍囈語乎寤軒主人汝旣覺矣其亦將有以覺我乎

予息齋說亦此意而更以簡勝 陳百史先生評

讀書萬卷說

楊升菴雜著一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胷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余是以知讀書萬卷非難而破萬卷之爲難也世有老生宿儒窮年孜孜矻矻于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非不涉獵靡遺而下筆爲文卒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其于書讀之而已未能

破也所謂破者非破其字句須破作者之意與其事其理其法也昔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葢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噫讀書如文忠乃可以言破乎宜其文之傳也

封使君說

傷升菴集載一則右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卲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禺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若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金子讀而歎曰異哉使君之爲虐也抑至此乎有客忿然起謂金子曰汝但知昔日使君化虎事不

知今日虎化爲使君也使君化虎昔驚聞虎化使君今遍是獸面人心猶慚止獸心人面寧知恥金子曰然則禺山之言未爲異也悲夫

牛哀化虎又得一使君苛政猛於虎極其比擬具見聖懷今又得先生名論焉　陳百史先生評

息齋說

息齋者松陵金子于長安退食之暇閉門卻掃獨坐燕息于其中者也有客過而問曰易稱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庸云至誠無息此聖賢之爲道也汝之取義于息也何居其亦有道乎金子曰余正愧夫未聞道也而是以求息也請爲子姑引其說可乎夫人自有生來萬慮紛紜于內百感交乘于外無論貧富也貴賤也由少及壯以至于老也憧憧焉擾擾焉如輕塵之逐疾風靡有寧止畢一生求一刻之息不可得竊

晝夜求一念之息不可得于是凉燠晦朔不有其時耳目心思不有其官喜怒好惡不有其性情飲食寢處不有其張主而其爲勞而弗息也抑甚矣今我將以知凉燠晦朔之時還耳目心思之官發我性情之喜怒好惡適我有主之飲食寢處庶幾求之息齋者近是乎客曰噫然則嗜欲之不息者天機之所以息也學問之不息者塵網之所以息也汝之爲說其殆幾于道者歟金子蹙然斂容避席曰敬聞命矣退而日省于息齋之中讀易與中庸

直探理奥仍見開闔叉正之法所以爲大家尺度 陳百史先生評

此亦文之能息者也中和之心生則詭僻之言息宋諸儒有其理而無其筆若使理學不絕此文固當與日月俱懸 陳彥升先生評

官民說

瓠里子自吳歸粤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舟泊滸者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而破驂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爲治者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宜其敝也嗚呼以余觀于今天下之民其不爲官民而免于瓠里子之歎者蓋亦鮮矣且求如官舟之猶存敝篷折櫓與破驂亦什不得二三也然則攻民風者宜如何加之意焉

今之民豈特視如官舟哉惟恐其不敝且折而與波俱深也讀此益恨吏無良也 陳百史先生評

芥舟說

少司馬北海孫先生即其居室之東偏治一長廊顏之曰芥舟莊周所云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也或者疑之曰舟之爲用所以濟險而利涉也以芥爲之僅不膠于坳堂之上若欲乘長風破巨浪坦行江湖之間豈有濟乎適于小而不適于大何芥之足貴也金子曰否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夫人之足以累其心而小之出門有碍大之截胥及溺者不過富貴功名與性命弗能芥視斯三者耳苟其芥富

貴則必能寡嗜欲鮮營求芥功名則必能忘寵辱齊得喪芥性命則必能安義理一死生小之不膠于坳堂之上大之不波于江湖之間安往而不得逍遥遊哉故曰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因以其說質之先生先生相視嘿然而或者之疑亦渙然以釋

壯鼠說

吾聞鼠之爲物陰類也宵出且伏志貪而易盈性黠而多畏此鼠竊之名所繇著也乃若洪都官舍之鼠則大有異焉青天白日糾黨肆出笥無完衣童子獻欲瓶無完粟逬如轉軸大者如兎縱橫滿路穴已成城腹尚未盈廣設之罻罯不人畏壯哉鼠也客有嘲予者曰洪都地方不歉而荒況丁儉歲人多道殣寧餘筐筥肥及于鼠余曰唯唯否否鼠之壯者民之瘠也客曰然則以若所云鼠竊而甚于大盜矣噫乎

河魨魚說

魚有種曰河魨產江海中味甘美獨吳人珍之為上客必以登俎然性有毒載之本草烹煑稍不如法輒殺人顧吳人未嘗因是而戒弗食也他人氏則無不畏如砒酖而且笑吳人之以口腹殉其身有吳人之黠者還笑之曰彼終身不食魨魚而或以酒或以色或以名或以利殉其身者不可勝算則反不如魨魚之偶一殺人而無害其為生者尚多也何其偏畏魨魚而傷生之殆有甚焉者竟恬不知畏也金子聞而歎曰嗚呼此非黠者之言乃有道之言也夫

似為食魚者寬說警人處正在反不如魨魚數語自結自解文幾乎道　陳百史先生評

龍鬚菜說

長安春三月有菜名龍鬚狀與芹類其味甚清甘達口出天壇者尤佳至四月而老五月則枯有如朽蓬稿苧不可食矣更名曰狼尾嗚呼一植物之微也由前之名則如此其美由後之名則如此其惡豈名之者得而美惡之哉彼變其質者有以自取也可不愼歟

與退之馬說同不須更及正意　陳百史先生評

蛛網說

蛛之爲物吐絲張網雖大小不同巧拙互異而其意皆欲戕害他命自肥巳身或附墻壁以施設或依樹蔭而托根入其網者十無一脫卽幸而得脫傷殘巳多余性惡之見必令童子掃除因而歎曰蛛不過濕生中極微細一類耳本欲害他以自利究竟自利以自害若是乎渺渺小蟲亦莫逃乎報應哉然則蓄害人之心張彌天之網而恬然罔顧報應若其愚殆有甚于蛛也矣

蛓毛說

夏蟲之類有若蛓毛者惟大江以南有之其身多彩色其毛能刺人卽風吹其毛偶着人肌膚亦痛不可忍其可惡殆有甚于蚊焉蓋蚊之害人原欲吮血以自利耳若蛓毛之爲物但有害于人初無利于巳者也嗚呼天下之無利于巳而徒有害于人且非無文彩可觀而刺人矛戟有莫可當者是亦蛓毛類也巳

惡蚊說

息齋曰夏間物類可憎莫如蒼蠅以其惟羶是集任驅不去也可畏莫如蛇蝎以其張口欲噬沾着便傷也若兼有蠅之可憎與蛇蝎之可畏而惟血是吮罔顧人之痛癢者則可惡莫如蚊蝨客曰蚊之可惡誠如子言若夫人也非物也而亦不顧人之痛癢惟吮血是營者子何故絕口不言而苛論物類哉息齋大慚而止

饑寒二字難忍說

金子曰甚矣言有近乎道者深可味也余一日策馬入署有一聲曰乞兒大聲號于路曰饑寒二字難忍余聞之心惻巳而思之噫何其言之近乎道也嘗讀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巳大君子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固士亦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有恒心若小人之濫與夫民之無恒心皆難忍所致也然則饑寒之于人豈細故哉語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至于廉恥不顧雖慈母不能保其子雖仁后不能庇其民而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矣嗚呼今之長民者其亦深味乎饑寒二字之難忍而加之意焉于以免流亡弭盜賊庶有濟乎否則不為民之饑寒計而止為巳之溫飽計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也欲民安而盜息其道何由耶故為之著其說

實具萬里之勢不知者以為只尺也　陳百史先生評

眞富說

人之所欲者富也而富自素封以至鉅萬極之敵國而富止矣然因富而府怨者有之因求富而召禍者有之縱不府怨不召禍侈然以富終其天年而卒之眼光迸地空餘白骨富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眞富也所謂眞富者我受天一團靈氣飽盡理義詩書醉盡江山花柳取無禁用不竭乃眞富也

眞貴說

人之所欲者貴也而貴自一命以至三台極之封拜而貴止矣然因貴而造孽者有之因求貴而蹈險者有之縱不造孽不蹈險泰然以貴老於牖下而卒之一氣不來蕭蕭黃土貴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眞貴也所謂眞貴者天付我一點虛明籠罩天地古今高蹈前賢往聖達不加窮不損乃眞貴也

眞壽說

人之所欲者壽也而壽自古稀以至期頤極之長生而壽止矣然因壽以積愆者有之因求壽而促算者有之縱不積愆不促算矍鑠哉以壽表于塵寰而卒之草木同腐僅如朝槿壽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眞壽也所謂眞壽者我具有不朽元神滋培道德性命綿亘世代遷流等彭殤齊日月乃眞壽也

貧富榮辱說

求富反貧莫如燒丹一事求榮反辱莫如躁進一事往往前車覆而後車復不鑑今古一轍信乎富貴在天有求莫若無求好也我子孫其謹識之

酒天說

酒天者侍御羅君欽瞻讌息之齋也君家善釀酒性喜飲又樂與人飲因取以名其齋或者曰酒天之爲義有說乎金子曰有請得而申言之嘗讀王無功醉鄉記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中國以爲酒仙又讀李白酒樓記云太白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茲數君者亦得無以酒爲天乎雖然茲數君之于酒皆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其天也若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君著聲栢臺爲

名御史凡按部所至皆見思其立身一軌繩墨事無鉅細不苟且其與人交坦易無城府不論久乍輒剖胸腹相示非若前數君之失意放懷蘊蓄磈磊悲憤酣歌佻誕發舒不得已而逃之乎酒也有時閉門卻掃獨坐陶然自怡其天也有時賓主交錯爾我薰然人共遊于君之天也然則酒之爲天可得而思議耶不惟遊于君之天者不知卽君之自怡其天者亦不知也但覺一切順逆得喪悲愉榮寂之世味有同嚼蠟而濁醪之爲味如斯其旨且永耳味之永天之全

也故曰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若醉鄉若酒樓皆去天遠矣爲之著酒天說

氣局峻潔神味淵永發揮酒天二字更無剩義却一字移向他處不得 陳百史先生評

胸次浩浩落落得全于天故筆之所至曲折無不如意此文章眞色剽綴割裂者烏足語是道也 龔孝升先生評

名譽命運說

名譽當盛滿時悚然知憂知懼則名譽不能累人矣命運到坎坷處泰然不怨不尤則命運不能困人矣

畏說

畏大庭廣衆不如畏天地神明以萬耳萬目不可欺不用耳目者更難欺也畏天地神明不如畏清夜獨知以察我糾我者猶有等待自察自糾者罔間呼吸也

答客問

客問余曰聞汝中秋後一病頗劇用何藥而有起色余曰我所服良藥甚多而本草諸味不與焉客訝甚余曰每日長夜睡足而起紅日射窗神䰟俱爽此淸晨所服良藥也盥洗後出步書齋明窗淨几竺典滿案翻閱逢源此粥後所服良藥也時有方外淨侶過我茶話間出詩偈印之遇會心者相對解頤此日間所服良藥也每遇栽種日期輒訪尋名花令郭橐駝布列庭砌凡位置澆灌種種合法花雖需候而發榮可期每得一二種如貧人獲金豈不自禁此不時所服良藥也及斜陽掛簷客去兀坐閒日半晌似寐非寐不亂不昏頓覺火退津生此薄暮所服良藥也已而時逢月夕雪光遍地偶一舉頭淸沁肺腑更餘就枕悠悠達旦此夜間所服良藥也自蚤至莫良藥不斷所以遇劇病而有起色也客曰汝旣服如許良藥閒室中又延明醫不離左右將焉用之余曰此君所製藥餌大半食物皆按時助我良藥投之輒應與本草諸味何與焉客曰異哉有是夫 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君賜泊菴跋

書退谷志後

跋沈貢園海宴亭賦

書平遠堂記後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賜章紀畧跋

余讀弇洲史料所載前代盛典仁宣二廟優禮大臣蹇義楊士奇等賜銀圖書以示褒美至今艷爲異數然其文不過奬勉之詞止于四字若乃烱爵逸趣上徹

黼扆之賞心雲漢天章併昳儒生之藻采讀今大司農滄州戴公賜章紀畧不覺令人反覆低回而擊節歎羨之不能已也公敭歷中外著聲政事者不具論以英偉絕世之資博物洽聞其爲詩文追古作者而復以其餘肆力于書與畫皆爲一時擅場適際右文典學之聖天子萬幾之暇篤志經史怡情翰墨于公乎若針芥不禁懽同魚水公所進書凡四十二幅自唐宋及元諸名家無法不備所最當

上意者用元章米氏法爰錫公銀章章十六字且
親灑宸藻爲山水人物淋漓極致賜公槃槃作奕世珙
球之藏若以報也又若以式也嗚呼臣子懷才抱藝
而遭逢若此猗歟盛矣雖然
睿賞留連豈僅以六法之微哉公之受知于
聖明亦豈獨以米氏畫禪哉異日者垂之青史
聖主賢臣相得益彰于斯可想見也夫

書朱藤倡和卷後

予觀朱藤倡和卷而重有感于昔賢之居其官者爲能稱其職也文部右署之南軒有朱藤二樹離奇糾偃狀若虬龍每夏初花發則冰玉之堂紫霞珠垂清香沁骨長安中誇爲一署勝事云攷故事官斯署者昔孫珥筆承明之彥選望而入而以他曹進者什不二三必風度足以儀表人倫文章足以藻潤流品然後稱無忝焉戊子首春同官陳百史示予以朱藤倡和諸詠卷首有繪圖一幅則包山陸治筆也咏先

藤七言近體二章而因追序當年手植之吳文定并繼文定之王文恪則崦西徐文敏實爲之倡也從而賡和焉者則顧文康熊湛甘泉夏桂洲等諸公併我吳文衡山王雅宜伯仲諸風雅名流也余是以一展卷而重有感于昔賢之居其官者爲能稱其職也使非諸先達之風度文章卓越一時無忝山公則藤花開落亦不過流連景光之具亦何足繪之咏之郎有好事者爲此一供把玩便已索然亦何能令人整襟斂容肅焉起景仰昔賢之思而迄今幾二百年時移

物換祇覺履斯堂而顧瞻藤花兆㫖範之猶存悵遺
緖之難繼也余起家既非詞苑又以猥品庸材濫竽
玆席其烏能不愧我鄉之諸先達也哉嗚呼卽以是
卷爲昭則戒達彰往勵來之一助可矣
子卷爲同人藏去然巳流傳天地間不足懊恨今
又得豈凡先生序後人好事者又可述以增美也

陳百史先生評

書鐵山王公歸里贈冊後

韓昌黎嘗爲文送楊少尹援二疏事以美之其言曰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余讀其文不覺作而歎曰吾鄉鐵山王公之去國也葢甚有似乎楊君也安在古今人之不相同也王公美丰儀蘊奇畧其聲譽在前朝者不具論順治二年冬補大廷尉多所平反以稱

新朝刑期無刑至意四年春始移少司空未爲躐遷而公且蹶然有官不負人人實負官之歎遂疏請去非恝也葢將爲有位者風也

朝廷亦知公不當去輙聽之去非置公也乃成公風厲群工之志也于是一時同朝諸君子無論識與不識咸謂公此去可重也相與懷思而咏歌之短什長篇裒然盈冊余不知當時之歌咏楊君者亦有此盛事否耶雖然楊君之去歸其鄉時巳年滿七十公年方强仕而遽有此去非有所不得巳存乎其間尤爲不

可及也已余愧不能繼諸君子後載歌載咏並誌懷
思聊述公去位始末其槩有如此
數爲援引懸合古法其中藴含淺人不能解又不
見不能解之何更奇 陳百史先生評

書牛戒彙鈔後跋

臣聞之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曰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則仁者君天下之極軌而好生惡殺則又爲
君止仁之本大之保乎四海小之不遺一物古帝王
異世同揆未之有易也我
皇上敬天愛民無事不虔恪無念不周摯而又曲體
上帝好生之心痛憫下民殘殺之習欲胥天下而仁之于
傳稽載籍之餘蒐輯殺牛公案彙成一編曰牛戒彙
鈔

親灑宸翰叙之簡端以震醒蚩氓之聾瞶爰
命同官諸臣各叙其後臣之俊跽誦未終仰見
堯仁如天豈獨愛及一物也哉是乃以仁民之心愛物
故不覺其愷切而諄至也葢蒸民粒食維艱助之耕
穫者惟牛是賴既藉其力以資終歲之計而反戕其
生以恣口腹之欲忍心害理莫大于是宜乎古今來
報應森羅捷如影響讀是編者當未有不悚然惺惻
然生其不忍之心者矣充此惺心則物命猶不可戕
況同類之相殘相害而報應之理有或爽者乎充此

不忍之心則凡物之有益于民生者尚不可恣行殄噬而况朘民之膏吸民之髓視其民如魚肉而有可以逭
天討逃法網者乎然則斯編之成也
皇上直欲胥天下而仁之故曰以仁民之心愛物非區區以不殺一牛垂訓化俗而已也嗚呼
帝德翔洽萬民允懷其在茲乎臣敢不拜手稽首而颺言簡末

柳敬亭傳跋

順治己亥歲予蒙 恩假歸柳生敬亭來訪予耳生名垂三十年矣世皆以說書號之予亦初意其爲善說書者也因而傾聽數回益信其果善說書者也及生歛顧緘吻與之靜對終日其氣穆然其肝腸皎然其于聖賢道理更卓然有會予不覺撫几歎曰世之以說書號敬亭者失之遠矣昔屈原借離騷以洩其忠憤莊周借逍遙齊物等論以寓其曠達圓冥司馬子長借史記以發抒其骯髒牢騷千載不平之感若

敬亭者直借說書以譜盡古今成敗得失之政治忠佞貞邪之人物真欲廉頑立懦回世道人心于抵掌縱譚可嗔可喜可歌可泣之間而僅僅以說書號之嗚呼失之遠矣

書峨嵋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事 有序言

戊寅初夏睢侍御吳健育于武林僧舍談及按淮往事愴然有感因出棘鈴一帙相示內載有峨嵋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讖讀其詩一字一槌惜乎楊公之夢囈囈呼不醒卒以身殉也嗟嗟世間名利客無一不在夢囈中欲如楊公夙緣求異僧之三度點化豈可得哉余奇其事因爲之廣其傳以質之夢醒者客有難予者曰倘楊公見詩飄然于以仝軀養高則將奚捍寇護陵又誰任其責假此

相率見機不幾規避成風乎余曰是不然假令楊公果能辦賊不至寇及寢廟異僧亦必不諷之去又令楊公果能見機明決棄功名如敝帚有此一副剛烈心性亦爲已滅此朝食嘗不以賊遺君父憂從來忠臣義士大抵皆芥功名屣妻子而後饒爲之范蠡不能泛五湖亦未必能成沼吳之功子房不能從赤松亦未必能策滅楚之勛眞能救世者未有不能出世者也客語塞而退

楚崑岑楊公諱一鵬司李蜀中隨直指按部因上峨嵋則一月前有異僧不知何來直入殿上結跏趺與佛並坐不食不飲人邪亦不語時州守陳設甚謹令之避不顧攜之不起不得已以小屏障之公至禮佛畢視蓮座問有僧許其故守以實應公奇之命撤屏儼若尊者公問訊次見公若夙契云子非孩時不呱泣不笑欸者耶蓋公墮地後竟不啼寂若無聲太夫人大憂一日尼自外來募五色線施之金不受見公在抱嘖嘖太夫人悲曰生而癖奈何尼摩頂曰是從南直來超投汝家走三千六百餘里喘吁未定故無

庸憂也遂啼笑如常公憶之遂執弟子禮師曰汝弟子不在今日寄祈姓名曰于萬姓名世尊先年辦融大師在都上啓大醮邀高行僧數十人皆承尊宿名號至世尊無人故應師直任呈至御前故仍之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歲時當與汝相見再祈教則以詳刑寬恤爲囑別後即離峨嵋不知所往甲戌九月間公撫淮杜門更餘有一人呼門司邏者大詫呵止即擊鼓如警報狀爭縛之內傳問何事以家報答公開緘見峨嵋師貽詩七章惕若棒椎交下第

以家書故不便延入贈路資令返笑曰何以金為揮手而去時公年六十乙亥正月十五日卽有鳳陽之變詩七章止存其五

其一

謫向塵寰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

其二

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立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

其三

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癡

其四

難將螻蟻作無常掀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

其五

須來法旨豈容違仙律森嚴敢渡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

書鄒平趙干城事

趙干城者東鼎鄒平縣人氏也中明季武科居何家莊與其隣某宦之紀綱某結生平讎兩人聲勢相倚稱雄一莊云有里中賈客某家小康性慳悉以其貲往來經營不務農作有地十餘畝聊贍家口會春事方興覓耕牛甚艱因向某宦紀綱僦之止與一日值乃盡牛之力畢耕前地工浮于値竊沾沾焉自喜得算而牛以盡力故遂病困不支紀綱大怒欲官之懼無所措訪知干城與交善說之解紛干城毅然曰吾言必有當也許以三金酬遂往請云姑命若療治愈則牽牛以來否則買償焉紀綱唯唯而酬金之約猶豫未踐也干城心訝之竊視賈客家則牛已霍然起度必二諾夜半袖一椎掩殺之彼賈客方幸牛無恙且可省所酬金詎意詰朝起視牛卒斃矣紀綱來索牛趣倍償賈償之因干城前言猶在勿敢求賈客遂剮牛分餉隣里而心德干城之解紛餉獨厚干城因以其肉款一鄉塾某私討殺牛一事衆莫余知也而鄉塾于是夜偶步至賈客籬落邊目擊最真口雖

勿言心甚鄙之仰丁書室門楔間戲題喫牛元是殺牛人之句亦自以爲聊寫不平之胸人亦莫之知也居無何干城忽大病瀕死者數四見一青衣使者持票勾攝上有干城名亟拽之去至一衙宇前俄聽傳呼而入見罪囚之俯伏階墀屏息聽讞者纍纍候良久以次及干城有峩冠坐堂上者怒云你是箇惡人干城極口訴辯云生平不敢作惡峩冠者呼左右取鏡來須臾拐一黑架照鏡至鏡内有喫牛元是殺牛人之句干城寒慄伏地叩額不已又呼左右再查他

善看須臾又拐一硃架照鏡至鏡内作天雨象干城冐雨執蓋立一菜畦中赤足决溝水峩冠者微哂云也有一念之善姑縱還家遂遍體流汗而蘇及病起絶口不道前事隔數月偶一日與鄉塾閒談書室以手指門楔驚見喫牛元是殺牛人數字不覺驚仆欲絶鄉塾恐其嗔已所書也扶起謝過干城云我豈怪汝因其告之故且云門楔間數字我早已見之鏡中若雨中光景我初不之省徐憶某年月日曾避雨劉蒳子菜園内因其賣菜爲生菜甫茁恐被驟雨所湮决溝以瀉之亦閒中了不經意事不意亦見之鏡中語畢鄉塾亦驚悸不已輾相傳告東魯爭詫爲異事後有同邑劉宦一公子每遇天雨輒赤足馳往菜畦疏圃間代他人决溝瀉水冀冥府之有以錄其善也雖一時開者爲之掩口然亦見爲善足以勸行如此已余同官少司馬五弦李公爲余道其事因命余書此以見人生一舉念一動步有鏡隨之且久而其照當瑩絲毫莫能掩也然則爲黑爲硃者豈關鏡乎然鏡者豈繇冥府乎嗚呼語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

惡小而爲之有以也夫而亦慎毋若賈客其之巧趨便宜亦慎毋嗤劉公子之學步求福也

儒者言報應非妄聽說鬼也叙瑣事有體　陳百史

村生評

書潯南沈姓事

歲辛卯江浙大水夏五正插蒔水勢益漫小民日夜事桔槔弗食弗息浙烏程潯鎮之南有農家沈姓者生三子年俱壯爲富家佃盡力車戽窘不能支一日告其父曰我儕生不辰値此天災流行春作旣荒秋成何望惟有袖手待斃而已死于饑死于法均之死也不如爲盜況爲盜未必死父怒曰盜可爲乎三子涕洟滂沱跽而請曰我儕亦知盜不可爲也但見今日爲盜者不惟剽貲來家可以救死且官府爭護盜

必能免死若非盜無生理矣父益怒堅不之許三子仍泣而固請曰吾父若不許我儕勢不復顧矣詞益慘激父佯應之曰爾輩旣堅決若此我不爾阻但父子天性從此死生各不相保當具酒肉爲別遂罄衣囊沽酒買肉與三子痛飮作別離狀時止有一孫在旁年甫七八歲方戀戀求一飽忽叱出再市酒來比孫市酒至則父子四人俱中酖仆地矣蓋不欲子之爲盜而死故以酒酖之又不忍子之不得爲盜而死故并以酒自酖更不忍子死竟絕嗣故詐令其孫出外市酒不與俱酖以延血祀一綫金子聞其事而嘆曰嗚呼今歲江浙之災數十年來不僅見之災也饑民之死者無限饑民之欲免死而爲盜者亦無限爲盜而究竟得免死不惟免死而且胠篋以肥其家謀官以榮其身乘勢狐假以洩其私忿夙憾侈然自鳴得志者更無限乃君民上者見饑民之死而不之怪也見饑民之欲免死爲盜而不之怪也見爲盜者之肥家榮身逞忿得志而不之怪也覩沈農之禁子爲盜而不得聽子爲盜而不忍甘以其身爲殉而止留

一孫以延其先人之血食其爲慈爲孝而爲忠且義者爲何如哉余于是重有感焉擁衾不寐而篝燈執筆以書其事

讀此文而不涕下者其人必不仁○沈農賢其子告爲盜於其父亦賢不告於其父而爲盜者又不知幾何也此文情辭惻至可以呼夢夢者 陳百史先生評

題馬遇伯負母避溺圖

讀史者遇有奇事奇人輒不禁拍案而起爲之咨嗟慨慕恨不獲躬逢其人目擊其事乃余披覽馬遇伯負母避溺圖而信千古來奇事奇人竟當吾世而親見之矣往庚辰辛巳壬午年間賊連歲攻汴城城中窘困易子析骸末方其慘奇患也及賊决河灌汴洪濤巨浪浴日滔天百萬生靈盡爲魚鱉奇灾也此事之最奇者也遇伯以書生爲當事畫戰守計親冒矢石推賊解圍守張巡許遠所不能守眞奇謀奇勇奇節也至携六旬老母併眷屬避水巢屋巢覆幾溺復負母登筏勢不能兼顧妻與兒遂棄之逝波中而猶力援其兄之二子二女暨一友人之子眞奇孝奇悌奇友也此人之最奇者也嗚呼有奇人奇事若此是足以傳矣可以垂之史册使天下後世相與尚論流連咨嗟慨慕不能已已而余又何用贅一詞焉

題禪客水村圖

有村一簇有水一派亂樹交柯茅屋如鱗市橋人跡朦朦烟裏漁歌雜唱聲聲水底茂林修竹會稽蘭亭桃花夾岸避秦武陵誰處其間非隱非仙撥蘆啓屏有衲高眠無法可說鐘傳野腨我欲從之水雲深處

贈張公琰手卷題辭

順治乙未冬十一月公琰表弟特來長安覩我絮叙南北潤踪因言年踰花甲尚艱一嗣出所繪小像一幅索余題數語余瞪目一儀圖之謂公琰曰汝勿憂乏嗣也彩汝之貌按汝一生之處心積慮純乎有道者也豈憂乏嗣哉遂題數語云信仁人之有後豈理數之或謬一時長安諸名公卿皆有題贈爭以蘭玉期之次年丙申四月別余而南七月到家丁酉六月遂舉一丈夫子今已年十三頭角崢嶸性資英邁早

歲完經行且縱橫于古今文圃驤首名場無不爲之嘖嘖歎賞而始信余曩日之題辭甚有徵也余亦自幸其言之中復欣然握管再書數語續原幅之後將來繼武諫垣冲泉公而益光大之斷斷無疑豈有予言驗于前而不驗于後者歟請留之再券

沈母王氏節孝編引

余少時流覽古今傳記每遇稱述節母孝子之事至淋漓痛切處輒不禁感慨咨嗟爲斂容避席掩卷而起曰吾恨生不逢其時目擊其人且得身爲史官當大書特書不一書加之表彰使懿行懋德流聲聞于無窮也今按吾邑沈母王孺人一生苦節暨孝子沈臣終日孜孜汲汲爲其母遍求碑記詩歌以垂不朽事余竊幸生逢其時目擊其人矣余又適備位史官之後得而謹書之以佐彤管而樹風聲矣其節母吞

蘖茹辛歷四十七年如一日與夫孝子一舉足一出言不忘母節孺慕依然上有當道褒嘉之華衮下有學士大夫歌詠贊誦之連篇嗚呼是母是子眞足不朽也已余何庸贅一詞哉是爲引

題計甫草思子亭

余夙生業重屢剌心於兒女之殤歲在順治己丑余年已望六連殤二子京郎賓郎曾爲文以哭之比皆未成童而老年愛少子不禁情詞悽惻迄今雨夕霜晨猶不忍再展我文也不意康熙丁未冬十月我年七十五矣奕喪我幼兒世淞雖未成婚年已十七孝友惇篤卽老成人無以過之余一痛幾絶於是有痛兒世淞文以見我淞兒非他殤者比爰攷古禮而爲之立後焉且將卜將葬焉庶幾後之觀我文者或諒其非過乎乃讀甫草思子亭記余不覺潸然曰我兩人同病相憐有如是乎甫草哀其子孺子不已而爲亭以思之非過也宜也思之不已而諸名公又爲圖繪文章以表章而攷論之非過也宜也亦將爲之立後焉宜也亦將遴地以葬焉宜也信乎其非過也况孺子年少而學卽聖學救一書尤足殀彭而壽殤者歟余是以欲痛書此以質之卷內諸賢

君賜泊菴跋

人生世間一旅泊也朕終其身飄流于名場利窟茫乎望洋了無棲泊之所余以崦嵫餘景獲乘一葉徜徉于五湖烟水之間庶幾得所泊焉此皆吾君之賜也敢不識之

書退谷志後

退谷志者北海先生志其山居退休之室謝簪組而友煙霞爲讀書學道之所也易曰亢之爲言知進而不知退今谷以退名吾知居是谷者其免於亢之悔矣嗚呼此先生所以遠也

跋沈貢園海宴亭賦

三吳逼處海濱己亥之役中外震虢而吳地爲甚迄今低徊海宴亭畔士女駢闐笙歌鼎沸回想震虢之日梁公之殊勳偉略豈余碑所能紀其萬一哉而亦非學富張衡才邁徐庾如我貢園沈君者可以伸紙揮毫罄也已

書平遠堂記後

平遠堂記曷爲乎作也紀三韓佟公之能有斯堂也曷爲乎能有也謂公能經國恤民賦不緐而民不困其心平如水則其所洞燭者遠其政平如底則其所規畫者遠遠生于平未有不平而能遠者也故斯堂也惟公能有之也而豈徒須公之葺廢架墜點綴名勝而已也嗚呼賁園氏之爲此記也意亦遠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明崇禎帝碑文

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得而攷焉以爲法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爲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季之主或天資刻薄殘

民以逞或黷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欲敗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有自取滅亡之道即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尋與世一轍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虛語也我

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研精史書舉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遡原窮委一一究其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瞭如指掌於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但當時既無實錄日後慮多傳疑每

厪

睿懷之惻惻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奉

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

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尚爲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嗚呼

宸鑑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歎息頌我

皇上之明並日月發幽光於幾沉德邁興王昭公許於

隔代眞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

諭礲石成

皇上特命臣金之俊爲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纍臣矢殉溝壑幸邀

永淸之會再續餘生旣捧

綸綍而感涕益篤

專命而徬徨以謭陋昏耄如臣何能追闡遺徽仰副

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槪以竊附史官之職也按崇禎帝本以英敏之資潛德藩

即繼曆大統當卽位之始正孽璫煽亂之餘中外危
疑獨能不動聲色芟夷大憝如秋風振槁因目擊人
心蠱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弛釀成不痛不
癢之習銳意更弦猛圖法祖恤民隱畏天災嘗蔬食
布衣痛自貶損講幄之咨詢不輟平臺之召對屢勤
一段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意誠有如
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
心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卽或中材之佐警
戒綢繆尚得彌縫歲月其如恬媮積玩貪黷成風下

金文通公集　卷十一　明崇禎帝　碑文　三

吏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
高金多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
亦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嘯
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竹然後舉國張
皇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督重臣
臨渴掘井毫無成算以言勦則挫衂屢聞以言撫則
招徠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反借賊勢披猖爲護身符
來不能禦去不能追遂蔓延流毒秦晉楚豫巴蜀曁
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令洛蜀之黨日

構陰陽之戰局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間有一二
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爲念又往往不安於其
位一時內外文武事權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賊之人
矣致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起
弊扶衰萬難措手兼之孑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茫
無可倚譬如尫羸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膚腠理之
間中醫猶能按脉而治及犹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
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
臧適任其咎者耶攷史傳所載凡末季亡國之君覆

金文通公集　卷十一　明崇禎帝　碑文　四

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
之言亦綦烈矣嗟乎傷哉有君無臣禍貽邦國竟若
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我
皇上深用惻惻而欲亟爲之闡揚是卽孔子當年作春
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
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總
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庶後之爲人臣者悚然知所
戒而後之爲人君者亦知愼於用人也已然則煌煌
廥諭明乎制治保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爲本

安民則又以知人爲本此匪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
萬世之常經葢永爲君若臣之寶鏡云

奉
敕撰南苑　玉皇殿碑文

原夫權輿萬化鈞鑄羣類莫不統職於天天博施而無垠必授命於建中會極之主故奉不違然後饗嘏攸曁而品物咸熙故古帝王奠世永祚躋億兆於仁壽之域恒本之欽崇天道良有以也臣謹按道籙所紀
高上玉皇天尊湛源妙有棲體淸微邪法上淸垂慈欲界釋五迷十惡之縛弭曠潦兵饑之災爲國家弘致嘉

祥臣御運慶神功靡得而究云而臣竊嘗以儒者之道求之天固無時不以其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之令與王者之慶賞刑威生殺予奪相嚮荅于一氣之中以極其利濟蒸民之大用三代而下非無游心至道凝想穹庥而仁民之澤未覃事天之實弗著欲冀慈光徧燭夫塵寰呼吸頻通于紫闕罕或覩矣洪維我
皇上首出龍飛神武天闢仗旄麾御攙搶立掃犴狪昆彌之鄉遠巡稽顙番禺日出之國次第來王乃惘念黎元久罹鋒鏑積迷怙非觸蹈辟網將天佑下民作

君作師之謂何是以夙夜怒愉是惺弗遑寧處既已
南郊肅燿
二廟陪禋復就深宮建壇昭事凡以毖清修而對越介純
報于
慈闈而復歆然念
天子之孝非斤斤飭辭祝史迓休宜漠進萬年之觴于
寢掖而已必使驕陽不愆沴陰無伏翔洽于時和年
豐而後合飴之七箸以調必使札厲民戾皆窳閟孽
優游於茂對時育而後難老之眉耇以豫必使朝鋤

秕政野薙嚚俗五刑咸措五兵盡戢洒濯於風動時
雍之化而後合甸海之巷舞塗歌喙濡跂躍以介景
福於
聖母皇太后者有如川至而日升用是積精殫慮祗謀肅
將維茲南苑延袤百里爲
法駕豫遊羽林苑閟之區而
皇心淵謐出王游衍罔弛寅畏相苑之東北隅有地閒
曠爽塏囂塵弗及爲上真所樂棲爰勅鳩庀規摹輪
奐賜名元靈宮弘除廣道分峙巍標左曰祈天永命

右曰欽福錫民山門三楹中列年月日時四功曹爲
山靈擁鎭之始署曰宅眞寶境傍建鐘鼓樓各一進
之爲朝元門四天帥列焉既而城平拾級遵宮斯啓
曰元極殿甍棟干霄欄楯閎覆于焉奉
高上之聖容液銅爲質塗以兼金霞冠碧珪皆天府之懸
黎結綠體妙自然儼如陟降又進之爲三門列四正
之神曜左則青龍朱雀右則白虎元武蓋二十八宿
躔次之所分麗明堂咸池太微中星之所營守爲萬
靈之綱紀署曰元始門門以內東西各有配殿眞武

九天文昌居左水府三元居右各侍以眞人仙宰陪
拱大殿殿曰凝始爲
三清肅居諸眞朝元之境稍前則爲四帝
玉皇座居中左而紫微勾陳后土以次並列又有四眞人
暨十方靈寶環衞而森立焉殿後繞以道館凡若干
楹將遴道士有功行居之是役也經始于十三年之
春告成于十五年之秋閱三載費盈鉅萬皆出
尚御損抑及後宮節縮之餘不徵民間一役半緡金碧
燦于丹霞榱題燾于翬華誠至眞之勝域京轂之麗

覲猗與偉哉
駕幸肅瞻欣豫有加特詔臣之俊暨同官臣正宗各撰
辭恭紀其事勤之貞珉臣自惟學術弇淺素昧天樞
何能仰窺
黼扆恭默之思所以妙契
穹蒼而謬承以儒生聽說竊謂天人相與之際如景應表
如鼓答桴幾微不爽每見我
皇上一念祇肅陰陽效順方淫霖而靈霔旋觀甫焦土
而弘霈頻敷以至瑤田表瑞玉樹占豐應念感通毋

煩圭璧因是知我
皇上十五年來慶賞刑威生殺予奪與天之寒暑晝夜
風雨露雷相贊答於一氣中者皆無呼吸之或間也
然則斯宮之建也豈徒崇締丹雘尊奉
昊天于色相莊嚴之間哉蓋我
后敬天之誠與孝思之篤自端冕臨朝深宮燕閒聳夫
蒐苗獮狩振旅飭武之地無往而不周且祗焉有非
珥筆老臣颺言之所能罄者已謹拜手稽首而系之
以頌頌曰

負哉高上宰化之精彌羅匠質湛寂瑩晶劫超妙有
範總真靈玉京演籙弘濟羣生清静無朕功用瀰淪
授命司牧執契陶鈞翔和布爽協符笑鞏感而遂通
合漠惟純於鑠
皇清秉帝之杓載旆麾旄隅閫肆畧義聲奄馳仁恩暨
礴亦儉亦慈玉關金鑰猶稱戲豫肅禋
郊壇媲配
祖禰萬國同歡毖壇大內昭事彌殫用介
慈祉福祿攸蟠雲漢方嗟甘霖溉被天吳屢憂赤輪御轡

修德弭災影從響萃答貺
高穹夙興夜寐轔轔
萬乘蒐自南闈曠彼苑土嶝離郊塵上真樂棲百靈羣
賓時値農隙經始事新有司不知子來維速峻閣嵯
峨崇堦縈複丹碧椽輝璆琳像肅絲繢周施莊嚴襮
郁會緡盈億斸無濫科好用是節樂成騰歌璇宮霞
煥
皇心載那信薦祝史蠲躬勿多
昊天眷命實祐下民平康極會雨暘徵备六俗咸粹五兵

潛馴從欲以治妙契洞眞一遊一豫
帝亦來格瑞應祥臻孝思維則老臣勒銘戒諛弗飾億
萬斯年於昭無斁

李文敏公專祠碑文

夫祀典之崇非獨表揚先喆亦所以風勵後世至鉅典也而崇祀于鄉爲學者矜式之所自始其關係名教尤切而徵信于月旦更眞必其人品望超卓德業兼隆大節細行毫無間然俾後人愛慕感悅歷數十年如一日斯足生俎豆之光而廟貌亦永永弗替此非聲勢赫奕所可襲而取也故有位登台鼎傾動一時其始也畏壘之宮非不嶷然而或名與實不相副將噏噏訿訿無論田夫牧豎皆得指摘其短卽身在

裸將之列者或貌承而心不愜久且羣情懈弛掉臂去之敗苑頹垣淪沒於荒烟衰草者多矣況能令父老子弟與懷於隔代相與煥榱桷潔牲醴以媲隆大饗爲愉快者乎明故大學士李文敏公捐館在崇禎四年辛未距
今上龍飛之十一年甲午閱二十四春秋矣鄉之縉紳士民思公未嘗刻置列狀有司稱公懿行純備亮節昭垂功繫一時社稷之重而澤貽百年風敎之遠請崇祀滹宮以昭

國典慰輿望維時鉅禮雖舉喁喁者尚未厭也又六載
爲今順治己亥春復請建專祠祀公憲議僉孚新榀
聿煥蠲吉薦羞猗歟盛哉搢紳士民將勒辭麗牲之
石而徵余言颺其事余按高陽爲上谷旁邑受博大
爽塏之氣固宜鴻啓人文光彰大業而公以德閥儒
宗接四世南宮之武甫垂髫即天挺逸藻迥然不羣
登萬曆癸丑進士繇庶常授簡討已未分較禮闈稱
得士後三歲府晉宮僚攝少司成値天啓初年猶勤
新政修臨雍之典公升堂講易天子動容橋門環聽

一時歎稽古之效復見漢東京盛事旣而啓沃經筵
引尚書義規切時務格非廣益朝野爭拭目公紊大
政致太平會璫熖方張詔獄屢起負鯁者旣逞螳立
縻舍斮者因結蟬紓禍撲炎乃益其灼從風不勝其
靡公燕居深念謂城社未便灌熏也故正己而不示
以圭稜闒媿弗可犢牿也故閑邪而不深其嫉忌劘
牙也弗以抵吻絡首也弗以决蹝方璫胃引邊功合
諸營建捕緝竊崇五等濫及廝養要結黨附恐喝朝
紳駸駸乎覬進九錫矣公矢心曲防以身爲砥所被

詰膺賚予再四疏辭婉言微中令積慮頌新者不寒
而慄及璫計傾戚畹以撼中宮公雪涕危言予不宜
佐父難母奸謀沮哉宮闈獲安時媚璫者至頌天與
人歸建祠遍海宇其在輦下者公未嘗捎眥拜謁後
復覘覬辟雍隙地以公持之堅而寢諸所挾喜怒以
矯僭威福公委蛇曲劑犂正保全爲多益以正色垂
紳之度寓其潛消黙折之權至於導揚末命擁戴長
君弭肘腋之危疑啓風雷於旋轉公之爲功藏於不
見不聞眞無得而稱焉其爲功也更何如哉迨夫滌

除兇豎庶政維新向之徘徊持祿者或自陳曲突之
勞爲躐升之地而公獨介然引咎屢疏乞身人主援
義責留勉出受命一時高文大册如登極如册后咸
取辦公手所條列十事皆用人恤民之大至爲勑幾
者防忽藉權者杜微比於魏文貞之陳規思漸當日
稱崇禎始政庶幾貞觀遺風云蓋正人秉鈞雖碩果
猶食福而是時四郊多壘中朝日搆水火民瘼倘匱
綢繆罔策公隨事抒讜用弘匡救人主亦降心倚重
而公旣堅引退復感人言連章稱母老身病情辭剴

摯始得允歸其子告陛恩爲輔臣所罕邁祖帳傾都門人皆榮之公以冲襟雅量際明夷艱貞之會念漢季北寺酷禍成於正人憤疾輕試爲不密失身之戒逮宋元祐熈豐間君子以徑情獨往方隅自窒爲小人所借援而遂以重其構公是以匪躬兩朝惟和衷求濟嚴於律己弘於恕物常令吾身立於有餘以照杌兇人不測之圖不遽覆尾而速之咥幾沉慮遠形諸前後章奏內其辭有云天下不可以方隅限人才不可以恩讎私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理天

下事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於己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於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掌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異儒博長厚之譽偏執目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國事皆切中時弊之語上稱其忠淸端亮誠然哉葢嘗論公生平大節有呼吸安危者三當熹廟大漸璫猾矯遺旨竄顧命公奮議削之使不得逞比漢絳侯之立奪北軍憑几之際承諭大聲傳宣皇弟以絶非常同韓魏公之捲簾審覩至身將去國首薦蒲州象雲韓公謂可當大任用心等之鄧武兩侯而疏中所稱破方隅忘恩怨實公居身立朝之第一義自筮仕以至葢棺總無渝此嗚呼若公者洵無愧休休之个臣歟公孝友天性痛贈公不逮祿養哀慕終身其遄歸晨昏太夫人愉愉膝下者三載所受兩朝敘蔭分予從弟及從兄之子祀先而家廟剏睦族而義倉置敦倫好義殆不遺餘力角巾杖屨徜徉洪山白水間海內仰公如祥麟威鳳猶望東山再起而台星告殞俄乘箕尾德功高於曠代而享年不登中壽天下悼焉公

本以儒術起家操一心周旋兩主履險如夷出處爭光日月肯堂敷畝克開翼子今撫輔坦園公發跡

與朝懋膺

簡注宅心如水觸事如鏡廓然於方隅恩怨之外皆纘公令緒以引伸於無窮也昔濂洛諸儒崇正闢邪廟食千載公更益以圓機妙用不毀其方而適以濟其方在朝朝重在鄉鄉重所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惟公足以當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不可無記以詔後之聞風興起者

贈太僕寺卿中明徐公專祠碑文

自古忠義節烈之倫載在簡編生氣凜凜猶令千百世而下一憑弔焉如親見其人如目擊其事不禁動色悚容低徊歎賞恨不與之生同時居同里爲之畚筆表彰而英風烈概乃徒得之誦讀寤寐間也況乎當吾世而實有其人焉孤忠之熱血未冷廟貌之巍莪方新若忠烈徐同卿中明公者曾與余同戊午鄉薦又同出陽羨蔣澤壘先生之門稔悉公生平制行與夫殉難大節其何忍不詳述而謹識之以爲扶翊

名教風勵人心之一助乎按公諱世淳字中明號弟之其先汴人也始祖崇自海州徙淮安三傳爲南唐吏部尚書鉉再傳爲宋翰林學士適其子從高宗南渡徙越洪武初諱士余者贅嘉興之卜氏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公其冢子也尚書偉望碩儒文章事業炳炳烺烺公善讀父書自幼器重于時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十九遭母陳淑人喪以大父命娶戴主喪葬易戚中禮家邦稱之父宦遊公偕戴恭人奉大父朝夕甘旨承歡八載而歿無異司馬公日侍左右也歲戊午以春秋舉于鄉累試南宮不第時司馬公任大京兆尋轉御史操江公常從任平妖賊毖飭防江公謀居多辛未授建德教諭未之官父病革議分析公盡以產讓諸弟曰兒幸以大人庇可不饑不敢利分毫司馬公嘆嘆曰家孫不可以無分公曰此兒子事讓于身而逮其子如無讓焉司馬公色愉甚遂允其讓居喪次毀瘠骨立旋入京臚舉先臣德業陳請卹贈優答如禮服闋補永嘉教諭首葺學宮日兢

兢焉正文體飭士風爲諸生夏楚傍請終母喪引孝慈錄會典等書詞旨愷切學使者許之多士蒸蒸向風焉方是時海賊劉香屢犯內地公佐兵使者以方畧建關隘絕勾引賊勢窘促颺越以寧雖落落青氊哉而胸填武庫已露一班矣丙子中州以分校聘卻之不赴丁丑除重慶府推官時流寇猖歷參井躁躪夔渝勢甚披猖公下車即嚴保甲編伍符葺雉堞樓櫓蓄芻糧器械旬日寇警至會備禦已周寇不能犯時督撫因兵餉旁午皆攢眉棘手相顧靡措公爲條

上十餘則悉劃朕中肯軍民便之居官計口食俸革
舗行省廚傳所至民安摘發大奸張成郝應選一郡
爲之肅淸省釋寃獄凡數十人大小獄俱一經剖折
便成鐵案上官不能爲公尋也公署巴縣督師楊嗣
昌徵餉萬斛後期者軍法從事公括倉穀僦舟稱五
日立辦民不告病他郡驚以爲神榮昌令光時亨有
淸節爲飛語所中將得罪公力爭乃解黠生龐袞者
素持官吏短長因緣爲奸以事憾其師迫挾殺人復
嫁其父死罪父飲毒死獄中袞遂以虛辭擊登聞上

變公覈其倍師殺父諸罪立讞寘法衆皆歡呼一日
臺檄公協勦資餉諸氛提兵四千餘兼程鼓行粮械
畢具士勇百倍遂獮馘無算凡公期會徵發往往不
戒而行不嚴而信民不驚而事集者良由公明足照
奸勁足抑強淸足服人仁足逮物即管葛不是過也
巳夘以萉經分較得士七人皆巴蜀名彥于是公望
最孚官臺章交薦將晉職省臺會蜀有銓司不快者
嗾選長移公守隨時隨已殘破劇寇逃兵縱橫滿野
士民號呼請留公曰王事孔棘非臣子辭難之日也

且以死讓人不仁避難不赴不義不仁不義何以爲
臣遂就道時督師雅知公才惜公之行欲移調公他
所公以君命固辭曰成敗利鈍以身當之不敢有二
所以報明公耳歸訣于司馬之墓曰竭其股肱之力
繼之以死庶無忘我君父恩也家衆皆哭失聲公慷
慨戒舟盡發篋中金并括產貲以行名其長子肇森
嚮以家事以次子肇樑從庚辰十月抵隨登城一望
極目榛蕪白晝靑燐倏忽現滅山城僅二里許戶不
滿三百女堞城垣頹圮將盡廼召父老問狀咸言州

民死賊死兵死賦死疫死潦死旱誰爲公辦歲賦從
王事者公爲愀然慰諭再三勉以忠義俄報人馬北
來公即登陴審視叮語趙袁二弁以城爲家遂躬摟
城闉與鳥雀爭止日夜討究城守事宜越數日有客
兵號數萬止關廂索芻糧甚急譟呼震地公單騎詣
之諭主帥曰隨一困賊再困兵饑饉連年其何以應
帥怒將有所發公徐曰向監軍蜀土督兵數萬今來
隨早慮官兵爲累已上書閣部受檄監紀行且得旨
汝曹勿以隨試也不拚而出帥恐遂引去公念危城

中民所首急在饑爲平糶賑救而民不若饑民所更
苦在賦爲之造流亡冊而民不若賦民所難在守爲
之濬城濠置器械益陴堞築馬道俾騎可旋足扞禦
無礙而民不苦于守此公駐防之大略也凡若此者
爲費不貲皆取諸來時所畀篋金不給則又飛檄家
中貿產以從若也自是驚魂甫定隨民稍稍有固志
乃以餘閒給饑民饘粥廉得士之貧者七十餘人人
給穀一石多士感德又集鄉保人戶細詢姓名默識
驍勇得三百餘人朝夕訓練號曰義勇以爲練鄉兵

謝客兵之本辛巳二月獻賊以十萬騎破襄而下號
四十萬公與次君率家丁晝夜登陴衣不解帶募城
下民丁協守分義勇二隊一爲策應一爲巡守時有
州民沒皮虎等欲勾賊内應公察擒之又得諜李二
等將發火内應誅之賊解去越數日有客兵焚刼關
廂公命義勇堵截擒首難八人梟示而亂始定又數
日賊抵隨之西北境公間使三走郢告急有巡道某
抵其章于地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某勒之守郢
留弗遣血書四出聲援不至四月信陽陷賊以百騎

詐稱左鎮兵臨城公察其僞守益嚴旋引去掠隨之
平里市出兵救之得全既而張曹二賊帥悉力攻城
乃發矢石殺傷甚衆賊益怒數日食盡削樹皮食之
民無異志公時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復申盟厲衆
決志死守四月二十五日賊入道並入北門報陷公
仰天呼曰臣力竭矣與子肇樑鑿地埋印勒兵巷戰
遇賊斫公下馬公曰奉命討賊何下馬爲公面中一
箭又一刀眼身横傷大聲罵賊遂碎首墮馬公左手
掣刀右手猶緊握印箱鍉帨賊怒甚亂刃交下而公

殞矣公子肇樑奔至被賊戳傷二臂拊尸頓踊且哭
且罵賊知爲州官子驅至城外殺之且死呼州人告
埋印處印獲全焉賊入州署公妾趙氏抱幼女申姑
泣賊挾之行怒罵不屈賊怒殺申姑罵益厲賊益怒
斷趙八指罵不絶遂刃之推石碎顱而死次妾王氏
亦同日殉及僕從男婦十有八人或死于鬪或死于
詈死各不同其殉公殉城一也公死三日傷民稍集
感公忠義具棺衾以殮有吳人石琳求得趙氏屍殮
之與申姑屍相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

遂併棺以殮獨次君肇樑屍卒不可得其遇害時向城拜曰父死國事無憾肇樑死必無歹骨長作山城厲鬼以報君父蓋其志也臺省上其事贈公太僕寺少卿與塋祭于隨于嘉各立專祠有司歲時祠子樑從焉公眞不朽也已憶昔予附公雁行後每見公卓犖不羣明經術善談論與人愉怡藹若春風性喜飲好雅謔獨于忠孝大節居恒侃侃若不可斯須去者長不滿六尺質弱如不勝衣乃能亢節秉志百折不回以一身臨數萬賊兵凡歷七十餘晝夜而氣不衰

志彌奮卒殉斗絕之孤城赴死如歸嗚呼父死忠子死孝二妾死節僮僕一十八人死義一門烈氣貫日冲霄視張許更過之矣傳言公生時司馬公夢文丞相入謁榜前導署曰明忠公洵天授異人哉廟食千秋師表百世非公其孰能當此余是以奮筆爲之記云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光祿大夫內弘文院大學士岱輿高公墓誌銘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春三月靜海孝廉高君恒懋持其先人宮保岱輿公狀來乞余銘以余與公同朝者十載且後先同官爲中西銓尊又相繼入政府習公最久知公最深因泣而請曰孤不忍先君子德行泯

沒無聞求誌其生平而系之銘以垂不朽者舍先生誰屬哉余惻然于中而誼有弗獲辭也謹按狀公諱爾儼字中孚號岱輿別號鉢菴先世家靜海縣西宗保村累傳有隱德不事聞達王大父一峰公諱萬億始筮仕爲鴻臚好義任俠以不畏強禦稱高氏聲乃振大父世吾公諱如斗未仕克紹家聲父望雲公諱攀桂貢士博學篤行邑之人號爲古君子生丈夫子二長即公生而穎異七歲善屬對矢口驚人塾師奇之曰吾不能爲若師遂辭去十歲能文章十五應童子試郡邑皆冠軍時督學御史爲桐城左公光斗有文名閱公卷亟稱之曰此他年宰相材也首拔之如郡邑十六歲食餼每試輙前茅其爲文根本經史磅礴變化如江淮河漢之水滙之有源發之莫禦吮毫伸紙頃刻立就年二十登丁卯賢書公車數上不利益扃戶讀書恒夜漏數十下方就枕雞鳴即起如是者十有三年續有高伯子制義自嬉草古處堂全稿漸堂初集一時紙貴洛陽雖處困約未嘗一謁有司當事者表其廬爲眞孝廉庚辰成進士受知姑蘇徐

公汧先生見而喜曰子殆韓范一流人闈闈時早以文卜之矣廷對擢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胥江蔣公德璟爲館師每謂人曰高太史器識宏遠他日功業必有大可觀者因贈以手評資治通鑑經世八編二書辛巳五月丁母夫人曹氏艱訃至哀毀逾節大病幾不起又恐傷望雲公心恒強顏侍側以冀解慰退則淚未嘗乾也是歲畿輔旱蝗人相食公施粥倡賑全活饑民無算癸未秋服闋時更期八月會試例應充同考官公以母服方終因謝分校延至撤闈後始

陛見其恬退類此尋補原官纂修六曹章奏充經筵
展書官起居注時寇氛漸逼都門當國者束手靡措
上震怒罷井研併及晉江特用通州爲首揆公上疏
直晉江忠誠體國不宜與井研同罷爭甚力執政嗣
之公弗爲顧甲申之變抱封公痛哭幾絕忍死避跡
會
皇清定鼎授官如故乙酉四月擢內翰林秘書院侍讀
學士充修史副總裁
詔敕撰文七月陞禮部右侍郎比嗣亂初平修文伊始

諸凡辨等威定民志端教化正風俗公悉心考訂酌
古準今務得大體丙戌二月充知貢擧官爾時道路
多梗四方公車弗能如期達特請展期十日以網羅
後至丁亥再行會試有失文引者若格功令公慨然
曰士子間關數千里觀光上國此
朝廷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奈何格之議取同鄉結狀
俱得入闈三月奉
旨京官三品以上遣子入朝侍衛公顧謂巳子曰汝叔
子恒豫幼失母吾與汝母撫若巳出當令叨是恩以
識吾顧復之意已而得除同知高郵州戊子八月調
吏部右侍郎己丑十月加都察院右都御史辛卯三
月轉本部左侍郎八月晉本部尚書又以
恩詔加太子太保由東西銓正位冢宰凡閱歲者四職
掌所關必求與吏治民生大有裨益至黜陟之際鑑
空衡平無方隅無德怨處滿漢寮屬間推誠相待弗
形一毫崖異之色以故同事傾心其用人之精當他
不具論如趙公開心以僉院起用晉補左都御史房
公可壯以前朝耆碩久滯卿貳特從副院竟轉左都

御史龔公鼎孳以奉常服闋來京會有齮齕之者越
兩年不得補公卽補爲館卿凡若此皆最愜輿望者
也後言路有摭拾銓曹事訐
奏詞連公公闔門謝客疏請罪
廷質之日言者盛氣抗爭公不與辯惟以負
國負官深自引咎願早罷斥
上鑑公無他卒左遷言者而堅留公公之休容得大臣
體尤爲近代罕有公姻家大司農戴公明說先年貳
司農時無端落職將外調時公論咸抱不平公心知

其寃獨勸以人臣盡忠事主勿計內外且
明旨煌煌須一行塞忌者口遂補中州叅藩戴公亦怡
然就道尋大著聲譽甫踰年膺
內召公之不阿所親而遇事卓然有識槩可見也孝廉
有胞弟恒泰年少負雋才壬辰正月遽以病卒公痛
之甚五月夫人姜氏又久病纖華未半歲登羅悲傷
復拮据銓務靡有寧晷遂以勞瘁得痼疾月每一作
乃具疏請告
上弗允十二月以覃恩晉階光祿大夫封三代如己官

癸巳二月因前疾弗瘳再請得
旨謝事靜養隨蒙
遣使存問飲食起居狀并
命御醫調治回奏未幾特起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疏
辭不克奉有准調養十日即入院辦事之
旨三月二十一日
上幸內院公偕同官行禮訖正鵠侍問疾忽作
上瞿然色動令左右諸大臣送歸邸寓次日復上章懇
辭准暫停給俸以便調養久之醫藥罔效甲午正月

方得
旨回籍俟病痊召用九月初七日爲望雲公七袠誕辰
公父子祖孫懽聚一堂捧觴戲彩宗戚鄉里榮之居
亡何病益劇忽一日書于枕次云直心是大道無將
迎無繫戀至十二月初二日呼孝廉君設香案被朝
服伏枕草遺疏畧云開經筵以懋
聖學懲貪吏以拯民生扶掖望
闕叩頭戒以易簀賞奏語不及私初七日早望雲公就
視絕口不言病苦以生老親憂惟眉睫間有悵焉不

忍離別之意語孝廉君曰汝去我且休息遂含笑而
逝公生于萬曆丙午年十一月初六日卯時卒于順
治甲午年十二月初七日辰時享年四十有九
天子覽遺疏嘉其忠愛纏綿爲咨嗟悼惜者久之下所
司優議卹贈以聞嗚呼跡公之生平併觀公枕次所
書之數語其殆有得于道而深造聖賢之域者歟公
眞不可及也已公性篤孝友事二人色笑惟謹雖盛
暑隆寒不冠服不敢見每侍左右不命坐不敢坐終
身如一日視弟之子逾已子遇國有恩施輒先及之

與人交表裏洞達通而不阿正而不諒樂道人之善
而未嘗及其惡
上之簡公端揆也有存心醇謹行事和平之褒嘉益灼
見公之行已立朝者公洵能不負
聖天子知人之明哉休沐之暇手不釋卷博覧古今得
失之故究心天人性命之理嘗命其子曰有百行必
求諸聖訓無一事不可對天知吾之志在是吾之行
亦在是汝當終身識之所著有西銘衍義孝經釋畧
感應篇直解行世公嘗爲其邑置闢荒地錢糧爲餘

金除亡丁銀六千餘兩邑人至今賴之頻年宦京都
粥饑者衣裸者以至掩骼埋胔歲以爲常此又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之天性在他人爲之則義聲震耀便
誇爲卓絶難能之事于公之身僅區區一端耳嗚呼
公眞不可及也元配姜氏原任陝西漢中府知府文
安姜公諱銓之女先公二年卒
誥贈一品夫人子二人長恒懋辛卯舉人娶王氏都察
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王公正志姪孫生翼聖女次
恒泰邑廩生早卒娶劉氏癸未進士刑部郎中劉公
世傑女女三人長適原任河南巡撫■公默之孫廩
生■公任之子國學生■釗次適原任臨洮府同知
姚公思虞之子國學生姚景申三適原任汾州府推
官蕭公賦穎之子庠生蕭濟美孫男一維府官生恒
懋出未聘孫女一恒泰出未字卜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邑某鄉爰爲之銘曰
公生非偶忠誠孝友學本經史材追騄駬揚聲天路
編摩獨步其典禮也維直而清其統鈞也維簡而平
百司所覵

天子所器方資濟川胡不百年有子繼武有孫繩祖積
厚流光公也不亡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望仁徐公墓誌

銘

順治十有六年歲次己亥秋台州府大夫丞徐君諱祚煥泣持其先人總憲望仁公行狀來屬余誌其墓而併爲之銘以余與公同朝十餘載且先後相繼同官凡公之立朝行己與夫生平歇歷中外之爲品大業炳炳烺烺得之耳聞目見者最爲委悉余雖老病無文誼不能辭謹按狀公徐姓諱起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遼東遼陽人也先世爲江南廬州府合肥縣人

明初以軍功徙遼遂家焉世襲緦勿替遠不及詳公考明川公以孝友著聞遼左碩德粹履有陳太丘風公妣董太夫人淑愼柔嘉六行咸備生丈夫子一人是卽公公生而警敏沉毅少不好弄治麟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壬子登順天賢書癸丑下第歸益篤學礪行一時學者爭延致爲師今少傅萬涵寰公亦嘗從公受業庚申秉鐸山東淄川訓士之方悉做胡安定公先德行而後文藝淄川士習烝烝一變辛酉丁外艱服闋補河南閿鄉諭所以訓閿士者如淄閿弟子愛敬而信從之亦如淄巳巳授湖廣保康令保康彈丸邑戶不滿三百皆家鮮宿舂一切日用所需必取辦隣壤又居萬山中巖谷迴迴往來甚艱公爲百計籌畫置立集場平其關石通其有無俾強暴不相侵智巧毋相奪商賈輻至邑民賴以稍蘇邑南有湯峽河可以達大河抵襄陽奈萬蓮洞口有巨石嶙峋橫塞河泓公審觀形勢令居民沿山伐竹木烈而焚之不三月間巨石剝落殆盡卽五丁開山神力當不過此于是峽平水注凡入山採木者順流而下

直達樊城可得倍值地方至今猶蒙其利也壬申丁內艱丙子補湖廣應山令時流賊起自秦隴蹂躪楚豫勢方披猖而應適當其衝公蒞任察城守之具百無一備爲之築垣濬濠修櫓繕器捐橐中資募壯士千餘人躬自簡練務人人可用以防不虞未幾賊渠八大王張憲忠突逼孤城公親率壯士邀擊屢戰獲捷所得甲仗衣畜無算賊銜首挫忿圖報復羣賊如闖塌天整世王一斗粟滿天星老徊徊等環集城下悉力仰攻公爲整備火器乘城禦之神暇而氣壯賊

咸失利去比應之隣邑望風降賊者衆獨公同守四載屹若金湯匪但治行卓越爲諸道㧞而武功赫然尤一時艷稱未有巳卯冬大計吏撫按交章薦剡爭言當大用公了此賊不難會閣部督師至亦素重公望題授鄖陽同知管鄖鎮餉時鄖兵萬餘屯住竹山縣自鄖至竹六百里而遙河身淺窄以小舟溯流牽挽歷灘百二計半月方達又大帥左良玉馬步兵三萬餘屯興安縣亦移竹就糧較原住竹兵數且三倍焉公慮兵多糧匱不免庚癸呼乃何治院繼咸袁公

假步兵五百晝夜協運七日郎至以蕞爾山邑屯兵數萬轉餉不竭公之力也適太守缺當事者舉公署府事旋實授公感激奮勵于戰守機宜靡不殫力料理辛巳八月張憲忠領賊衆數萬攻城公備禦巳預用火器中其左臂賊踉蹌走壬午十二月闖賊李自成從白馬洞渡江攻陷襄陽而南陽承天荆州等處所過州邑俱望風瓦解湖北半楚孤存一鄖耳賊意且輕鄖遣騎萬餘徑抵城北安營以爲鄖可旦夕下也公督率壯士躬冒矢石出敵不意直衝其營所殺

傷凡三千餘賊乃宵遁癸未二月賊驍將劉宗敏等統馬步五萬攻城三面環遶其鋒甚惡公約衆歃血誓曰今日之事有死無二且歷數其處其處順賊者卒被慘戮將士爲之感動皆泣下如雨無不一以當百乃部署諸將分方迎敵終日對仗凡枕戈擐甲者七十餘日賊死傷過半竄歸襄陽癸未四月賊復來用麥秸雜土于黑夜築臺三層距城百步許高與城齊計四十五座駕砲擊城城內人望而却立勢且岌岌公謂諸將士曰鄖之存亡在此舉矣與其嬰城兀

守易若以戰爲守而守乃固于五月三日傾城兵出戰用火礮火箭燔燒麥臺頃刻而四十五座立燼闖賊聞之親督精銳來援行至淅川知火器精利且士皆殊死戰度弗能敵因轉鄧州回襄陽尋渡河入豫迎敵孫督泰兵泰兵不戰而潰遂乘勝入關中據險僭亂當是時鄖西北偏漢中興安商雒一帶處處署有僞官獨鄖陽孤鎮四面皆賊內無糧餉外絕救援如撐漏舟于瀰天駭浪中不覆溺者幾希是年秋廷議錄公之功擢陞副使隨晉鄖陽撫治公益感知遇

嘔心經理寢食靡遑時郎所亟需者火藥公乃令各營俱設硝房掃土淋煎而硝足矣磺不給乃用火酒煮硝功與磺等磺足矣鉛又不給乃募市廢鐵設法鼓鑄圓如走珠自是火藥不勝用矣從襄陽陷後餉道梗阻公多方曉諭居民俾悉出蓋藏樂輸靡後不數月而民間儲蓄告罄又倡率寮屬竭力捐濟不數月而官槖又罄惟相率拾野菜剝榆皮採橡實聊以充腹僅免易子析骸耳公偵知賊有糧艘屯河下募死士夜駕小舟順流而下乘其無備奪取賊船賊窘

攻城益急護糧益堅公又夜遣人以火箭焚之賊糧悉盡甲申正月闖賊以郎久不下復令驍將路應標等來攻計四十七晝夜公身先士卒奮勇堵禦斬馘無算賊將僅以身遁三月又令賊下得海等益兵萬餘來攻仍敗遁如前五月又令驍賊武寅臺等二人來城下要盟云中原大勢已去孤郎在重圍中糧盡援絕能支幾時盍早自全公義憤塡胸郎城下斬之誓不與賊俱生賊知公忠義難撼甚于城堅不可拔乃更益兵列營爲持久計公復出奇謀多方以禦之

夜襲以擾之使賊片刻弗寧者六閱月賊憊莫支退營楊溪舖別築土城自守時縱遊兵突城下公應之愈暇愈整每偵賊出營卽遣奇兵邀截以挫其鋒十二月六日公親統銳卒薄土城下索戰復密遣人入賊營爲內應夜半火發內外夾擊賊大窘開東門逃竄乘勝追擊殺傷殆盡賊帥路應標殲焉方期露布告捷而明代已革九閱月矣嗟夫明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守其九廟而公未嘗擁重兵資厚餉獨以兩袖清風一腔熱血守張巡許遠之所不能守終明之世

中原板蕩孤郎屹然以待

皇清定鼎之日完而歸之猗歟偉哉今

天子嘉公全城殊績仍令撫治如故公爲起瘡痍集流散戢綏彌至于是郎之人感公福澤家尸戶祝特爲畫像立祀丙戌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公廉有聲戊子陞掌院事左都御史己丑晉階太子太保正直和平始終如一不矜圭角人自不敢干以私辛卯公念明川公已葬淄川而董太夫人櫬尚寄金陵因乞假迎歸合葬于淄壬辰

聖上眷倚老成仍命以原官管大理卿事公循例引年
蒙
恩許允典禮優渥公始得以險阻艱難備嘗勞瘁之身卜別墅于都城西南隅負郭臨流稍憩息焉每佳辰月夕與親朋握手道故浮觴嘯咏竟日忘倦白鬚飄然顏赭若童人望之羨爲神仙中人也戊戌九月初五日竟無疾而逝嗚呼公之爲人也執步趨矜然諾孝友篤信性生忠義助以學問衾影夢寐恒自期爲
聖賢教人子弟亦期共爲聖賢自起家縣令以至建

牙開府無不身視民家視國故百姓愛之如父母士卒護之如頭目以之守城城完以之攻賊賊破豎蘊世無前之偉烈垂千秋不朽之令名然未嘗沾沾焉向人稍有德色至歿之日囊橐蕭然幾無以殮此在他人爲最難得者清節于公之生平直其一端也若夫待昆弟無爾我撫諸姪若己子九世同居不析箸緩急族黨靡有厭倦心則又皆公制行之緒餘已公生于萬曆乙酉年七月二十六日未時卒于順治戊戌年九月初五日卯時享年七十有四卜于其年月日塟于其所元配趙氏一品夫人生子一即祚煥以侍衛歷官台州府同知甫蒞任一日即值海賊陷城賊逼降抗不受僞職卒護憑赴省此蓋得于公之教忠者素也生女一適海州守忠鶚李公長子一元候選縣令繼配郭氏一品夫人生女一未字祚煥配卞氏平定州守閻閣公女繼楊氏瓊崖叅將苑青公女孫董氏貢士峻明董公女孫一天培配甯氏內閣大學士萬涵公女姪國禎任磁州叅將祚炳任清苑縣令姪女二一適山東巡撫青藜耿公姪子明候選京

職一適江南操撫君砥蔣公長子爲之銘曰

公篤生兮稟星辰公制行兮侔古人公司鐸兮安定均公烹鮮兮召杜倫公建牙兮威且仁公禦寇兮若天神華孤城于磐石兮儆殉節之張巡雖世代忽滄桑兮賴忠義之獨伸垂紳正笏以肅紀綱兮憲度維新屈指懸車而娛泉石兮二百餘旬生也榮死也哀兮輝茲貞珉歲可遷石可朽兮芳名詎淪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魯齋霍公墓誌銘

順治十有八年歲次辛丑夏四月左都御史魯齋霍公卒其孤思蔭君將扶櫬歸里經營窀穸而以其狀來請余銘且泣告曰孤奉先君子遺命銘我者必先生也余聞言不覺涕泗交頤憶余與公先後同朝二十年世閱滄桑交情有如一日習公最悉佩公最深誼不忍辭按狀公諱達字非闇號魯齋始祖武節大夫諱吉者本居眞定府之南宮縣至四世祖諱玉侍父端祐公宦遊秦隴因家鱗遊遂世爲秦人焉六世祖諱瑞避鳳翔遂數傳而諱導者是爲公王父從武功公考貞吾公諱正始家長安妣閆太夫人實生公公生而穎異不凡六歲即解句讀恒善病太夫人育且誨之辛勤倍至無何太夫人病革公甫七歲哀慟呼搶迫于至性觀者無不嗟異是年冬就外傅目輒數行下塾師奇之繼母徐太夫人視公無異己生公愛克成立歲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蔚然有聲督學使者每試輒優其等甲子薦于鄉辛未成進士

本年七月除山東淄川令冬十一月有脫伍悍卒自吳橋謀廻所過焚掠連陷數城齊東大震時公新任方詣省謁諸臺使者聞警星夜馳還整頓城守不五日畢具及譁兵抵境知有備輒引去淄民安堵如故撫按以守禦功上聞適徐太夫人訃至公擗踊哀號敬請解綬奔喪當事者以賊勢方張城守捍禦非公不可疏留不獲行抑哀備賊凡七閱月得代回籍喪次哀毀逾節先是公以寒素通籍筮仕未及週穷約甚于諸生多方拮据情文俱備宗族鄉黨咸稱純孝焉乙亥服除補山東曹邑令時流寇披猖曹首當其衝自莅任後寇突河干者五公設方畧嚴兵待之寇憚不敢逞境賴以寧爾時大河兩决奔流激射汎濫桑田民幾魚矣公爲繕隄防疏壅滯卒殺水勢畚鍤無患用是勞績茂著兩奉截俸行取之旨丙子甫入闈分校寇復逼河干總河檄公星回堵禦詰獲三奸細遂過河奮勦斬四級寇懾息遠逝優叙其功以聞丁丑冬考滿公考妣均封如其官戊寅十一月廷議各舉邊才有司就近調補以鞏固畿輔僉謂公才望

堪勝將調寧晉曹民間之。遴道舉轃總河復疏留守
曹。遂止不調曹城頹圮有同短垣可踰城內居民。鮮
獲寧止。公設法督葺不鞭一人。不費民間一錢。浹月
竣工。至于絕火耗鋤蠹豪。講學勸農凡爲良吏之種
種美政。于公直餘事也。迄今曹之父老。猶娓娓言之。
巳卯四月。聞父喪。趨戒行。抵里撫柩痛哭。幾不欲生。
殫力從厚以襄大事。奉兩太夫人合塟于曲江之原。
辛巳服除赴闕。候考選。以召對稱旨。授試江西道監
察御史。巡視西城時丁明末士大夫方隅恩怨物而

不化情面賄賂溺焉忘返。公獨凜凜以正氣自持。不
徧不隨糾彈權貴。未嘗稍假。有真御史之稱。比時漕
政弊極。東南四百萬石之玉粒。嘗踰年不得登天府。
一則寇氛充斥。運河漕艘莫敢前。一則河流淤淺若
蔓草糾葛。輓溲無計。而其原皆起于有司之徵兌愆
期。運弁之驕橫不法。奸旗之恣意盜折。上赫然震怒。
下令曰漕務等于軍機。凡大小漕臣有安常襲故。莫
能挽遲爲速者。必罪不赦。于是冬十二月。特簡公巡
漕。余時備兵南昌。巳移固原。將行。會漕科偕撫按合
疏留督江西糧。不得巳黽勉從事。與公周旋漕務者
一年。見公所措置。嚴而不苛。廉而多惠。軍民屬吏皆
畏之感之。是年漕艘悉抵通。卒如令挽遲爲速。公之
力也。上書公名于御屏。眷愛有加。壬午以督運功。賞
授御史加俸一級。癸未又以守護白糧功加一級。繼
而寇陷關中。遠邇震驚。總憲吉水李公。保奏公監總
督軍。公計恢復關中。非重兵不可。因度淮招集將士。
用圖大舉。甲申難作。一片忠肝義膽。竟付之東流矣。
乙酉以浙閩總督張公薦奉

旨召來京。陛見。丁亥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子。巡按福
建。時地方初席版啚人心搖搖。公疏舉賓興偕兩典
試。闢榛莽而入。肇舉賓興大典。以收士心。仍宣
上德意。家喻戶曉。而八閩之風鶴大定。辛卯
先皇帝親政。磨勵人材。內外兼轉。以公才優幹濟。補嘉
湖兵巡道。山陬湖畔。正多伏莽所在竊發。公一至。縛
渠宥脅。寇孽屏息。一切剔蠹除奸。得其要領。不事鉤
索。境內肅清。吏治民生。咸蒸蒸有起色。癸巳大計。吏
部撫按會舉卓異第一。

工部覈實賜宴賜袍晉太僕寺少卿甲午轉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譯館七月轉大理寺少卿乙未三月陞
本寺正卿讞鞫多所平反人稱不冤
先皇帝謂督捕一官非嚴明仁恕兼而有之者弗克勝
任四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此官設自本朝尚以緝
逃懲窩充實禁旅不意營窩彌深根株彌濫不得不
特立嚴法眞法重難犯乃有以一人之逃而株連數
家有以無知之僕而干累職官甚且假稱逃人嚇詐
善良而地方百姓多罹籍沒竄徙之重條然各旗報

獲之數竟不勝報逃之數
先皇帝每爲惻然動念頻頒
諭旨講求良策自公受事即條上便宜數十款嚴窩藏
之律立黥刺之法定考成之例申保甲之令著爲令
典于是有司爭自濯磨愚民亦懼扞網數年來逃者
無所容假者不得肆地方既鮮株連職官亦免干累
所全活人不可數計丁酉六月以
恩詔加一級戊戌十一月考滿加兵部尚書給與應得
誥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己亥三月奉

上諭加太子太保庚子二月調工部尚書時
先皇帝欲合祭
地於大享殿限一月竣工公竭蹶以圖如期告成七月
奉
旨仍以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公
感
皇帝知遇之恩肩紀綱重寄殫力振作不辭勞瘁凡
有裨民生吏治者必昌言無隱冬十月遂患痰疾猶
勉强辦事十二月疾勢漸劇今年正月初八日痛遭

先皇帝賓天力疾哭臨勉竣喪禮病益篤及回寓調理
醫藥罔效竟爾溘焉長逝嗚呼公直可謂鞠躬盡瘁
以死勤事者矣公通籍三十餘年除兩次讀禮家居
外餘悉歷仕途憂公思職無一優游晏衍之日出
爲外吏則洞悉民隱芟除奸盜所至見德所去見思
入爲京朝官則諳習國體明解朝章氣節稜稜儼不
可犯而胸無城府盎然迎人于光風霽月之中雖位
躋三事年逾花甲而猷略未竟精力方旺倘期昊天
不弔遽奪我老成典型令人翔顧班聯中悵然失所

仰止嗚呼誠深爲可痛也已訃聞之日兒童走卒盡
爲咨嗟涕洟
上深悼焉命禮臣請祭葬悉如例元配可夫人並得祔
葬仍遣官護其喪歸生榮歿哀保有令名以終然則
公抑又何憾也哉公于學無所不窺政事之暇沉酣
經史搜稽典故旁及竺乾諸書靡不探微抉奧所著
有留黄二騷合編手校字彙併楞嚴金剛經註解行
世近有編訂史記一書尚未付梓公生于萬曆庚子
卒于順治辛丑享年六十有二公祖若考皆贈資政

大夫兵部尚書母閆氏徐氏皆贈二品夫人元配可
氏贈二品夫人生丈夫子一卽恩蔭君于京娶辛未
進士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任公中鳳女繼配紀
氏生女一適甲戌進士中憲大夫山東提學道任公
中鱗二子貢監生知民繼配袁氏封二品夫人側室
崔氏吳氏皆撫教恩蔭君不異已出孫一昭尚幼爲
之銘曰
大挺鉅公維霍司空起家民牧兩最齊封晉秩栢臺
蹇諤著節秉驄督餉轉運若決八閩持斧手鬪荆榛
招携懷貳惠洽海濱嘉湖二郡伏莽淵藪借公備兵
革心恐後卓異彰聞增秩賜衣京卿屢陟羣望攸歸
特簡佐樞矢口石畫謗致逋亡如依袵席稽核水農
釐冐悉釐領袖風紀澄淸是資展也老成高止是仰
九原不作曷深愀惘
皇有卹恩聯懷名碩歲月遷兮我銘無斁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學士蒼忱呂公

墓誌銘

康熙六年歲在丁未二月朔故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學士蒼忱呂公歸葬於常州府武進縣繆賢壩之新阡其子恩蔭生方洪等叙公生平懿實來乞余銘其墓嗟乎呂公自登第以後出入中秘者六載晉登揆席者一年與余後先同官寅恭交勵惟余最知公惟公亦最愛余惜公先以病去于時
朝廷眷公甚厚中外咸倚重公謂公年方強仕且晚病

且愈當膺
命還朝一竟匡勷太平之業詎意夙疾糾纏卒至不起嗟乎余何忍爲公銘然余與公旣相知久且厚且濫職舊史氏于大臣宰相名言嘉行並宜得書余又何敢不銘公也謹按狀公姓呂氏諱宮字長音號蒼忱別號金門爲常州武進縣人其先世自漢尚書覇累傳至宋如文盤文淸皆以賢宰相著嗣後不乏名臣具載史册不勝書至洪武永樂間遷居郡城又六傳至公大父遂南公諱應徵好修積行多隱德公考

敕贈修撰待贈光祿大夫翼之公諱程雲學富才高皆志未酬公妣
敕贈太宜人待贈一品太夫人諸氏婦道母儀則傚里黨發祥厥有其自矣公童年穎異目數行下遂成誦不忘甫四齡考早世從大父授書不離膝前常以方名書記粘示隅壁每夜繞隅燃燭示之公輒神會是時公方零仃孤苦而大父喜甚以爲是必能大吾門也迨就外傅卽好讀書八歲屬文有能名公母教綦嚴內夜督課親績紡以伴之公痛念孀母望子殷切

力學之志彌堅斷虀焚膏刻自勉勵性冲淡無所好與人藹若春風坦無城府而持身方正不愧屋漏嘗于其氏館中夜讀有鄰家少婦忽乘月而至公毅然峻拒不稍動心次日復令侍婢持雙玉魚來贈公卽碎其玉而厲辭責之婢慚而退然未嘗與人言其事及後課子因訓曰讀書人積陰德爲上我曾遇其事云云然終不洩其姓名少時不利童子試年二十七始補博士弟子請于母氏以居諸易邁顯親無期不得不離家習靜以圖一當遂至金陵遠公菴閉關攻

苦者三年至癸酉試南闈時漏下四鼓僅完六義[illegible]
神思困倦睡魔來牽忽有人撫其背曰如何不作文
遂驚寤見巨人昂立倏失所在時天已將曙捉書而
出是年登賢書受知于楚中徐中濤先生主考闈中
蔣八公先生評牘云一縱一橫論者莫當得眉山之
神理葢公沉酣古學尤篤好大蘇爲文奔騰激射宛
轉迴旋不可方物故評卷云云旣而困公車者一十
五年研精苦思益發憤揣摩至甲申乙酉間尤加刻
勵無間酷暑嚴寒宵旦不輟甚而繼以泣且泣且讀

郎懸針刺股不是過也迨
皇清啓運丁亥應春官試初成三義殊不愜意午過郎
東卷欲出鄰號勸阻復靜坐構思一揮而就淋漓滿
志恍有神助焉及
廷對辰值大雨道去銅格式同輩爲之惋惜旣而濡毫
落紙精整異常字或將訛若有掣其肘者輒得改正
自鄉會迄奏對累著奇兆具詳公勸戒士子文中不
可謂非陰德之驗也
賜擢第一授翰林秘書院修撰邀
聖恩知遇時人榮之而公退然如未遇時出入承明謹
慤有加鄉邑中曾不知有鼎魁也歲辛卯恭遇
世祖章皇帝臨朝親政公奉
命頒詔江南乘傳錦歸畧無德色意里人益加重焉壬
辰舉春官試公與分考所鑑拔房卷醇正爾雅時有
臚陵較士之舉是歲遷右春坊右中允時
世祖章皇帝特召館員親試君子懷德論請建常平倉
疏條對上呈獨公當
上意隨奉

傳諭云翰林官陞轉舊例論資俸兼論才品朕思果有
才品出衆者何必拘舊例右春坊右中允仍管秘書
院修撰事呂宮文章簡明氣度嫻雅朕所親見着遇
學士員缺即與推補以示破格用人之意遂超陞學
士不半載晉右少宰公益勵氷櫱
帝眷彌隆歲癸巳冬特進弘文院大學士甲午春二月
余亦由中銓濫厠公後獲與公晨夕周旋公以文章
氣度受知
天子忝預國是言無不當議無不行凡所以上裨

宗社下福蒼生者惟公協贊之力居多用是
天子嘉焉萬幾之暇時召入大內發古今書畫命公題
贊又命遍題內宮額聯公秉機納牖因事進規格言
莊偶盈列禁中誠得大臣以道事君之要也公以六
年翰撰遂巽數騐登揆席一時忌者不無間言公絶
不尤人惟翼翼引咎力求罷斥幸賴
天王聖明燎若觀火勉以盡職用息多口然機務殷繁
積勞成瘁痰火交作兼患疝氣相攻若不能支歲甲
午六月具疏請假十四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着用心調理稍痊即出供職隨令
御前大人臨寓慰問繼遣太醫診候屢賜珍藥
親諭火炙可療隆恩篤眷真不啻家人父子至九月未
痊復具恭陳謝悃一疏十五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着用心調理稍痊即入值辦事十月
有微臣痼疾難愈一疏十七日奉
旨卿用心調治不必求罷十二月有病劇萬難供職一
疏初五日奉
旨卿還安心調理病痊之日照舊供職公旣屢疏乞休
未蒙
俞允乃
恩眷逾涯歲乙未正月十日特晉太子太保十八日有
寵命不敢仰承一疏二十日奉
旨晉加新銜特昭眷注卿其祗遵成命不必遜辭時公
病日劇復
命總裁
順治大訓公以疾辭二月有病劇萬難供職一疏
聖意實知公病重勢難勉留十三日奉

旨覽卿奏病難速痊特允所請着以太子太保新銜回
籍調理病痊之日候旨召用仍賜衣服鞍馬還馳驛
去昭朕優眷至意二十日具疏謝
恩二十二日奉
旨覽卿奏謝甚切朕懷須益加調攝務期痊可以慰眷
注公還里甫閱歲
上念公不置于丙申年■月特遣內官王應聘
御前近臣王有恒賚
敕存問賜羊酒

敎云卿受朕深知早叅大政而能不阿不激小心匡贊一載綸扉多所裨益迄今閒凋年餘彌深軫念卿其慎起居爲國家愛身佇需召用公感念
厚恩涕泗交頤恨捐糜莫報自此杜門却掃日從事藥餌間暇則訓諸子勉以忠勤孝弟嘗曰功名事不可强求當修天爵以俟人爵吾自童子試以至入相及
蒙恩賜歸從未曉干求二字今世俗嚣薄苟且功名將來闈試必有大禍爾等當潛心聽命勿生非分之想及丁酉而北闈事發言若左券又嘗諭子早完國課云江南官戸多逋欠將來必有剏懲并以此勸告親友不久卒于奏銷悉如其言居鄉十載嫉俗尚之侈靡力行恭儉以身爲士民式居取容膝食無兼味羔羊素絲之節位彌尊而守彌固癸卯歲
世祖章皇帝梓宮入山陵聞余匍匐馳送公力疾偕行時有淺識者從傍竊議公弗顧也比扈從至
陵哀號攀慕余兩人相對痛心悽動班聯從
山陵回公卽嘔血數升以炎暑勞頓病遂增劇旋于五月初十日偕余辭
朝同歸長途並轡不減夙昔之追隨綸扉時親笑語而余已察公之病勢覺有進無退矣歲甲辰病益甚旬日著格言數章垂勸世俗刋布流傳四月十八日之夕忽呼諸子云吾欲去矣只受
朝廷厚恩未報柰何北向九叩而瞑曾無一語及家事也嗟乎公四歲而孤奉母氏教誨勉下帷雖名列賢書嘗寄居蕭寺夜分更闌伊唔不絕甚而或繼以泣其勤勞罔極之思纏綿痛切有如此若夫孑處孤館非少婦之乘月窺戸以至碎玉却婢而終身不言其人其心事正直忠厚可以告天地而質衾影有如此受知
聖主重其文章氣度超陟揆輔不色喜偶蒙譏于甘食不色慍其藴藉沉深學識凝固上足以結
主知而下足以協輿望有如此至其奔赴
山陵號慟慘怛卒至鬱疾遘發嘔血增加臨革之言忠勤出于至性此又藎臣事君之大節生死無二者矣余與公交十餘年見其恬靜冲和嘗欿然若不足而識見明確然諾可否介石不回喜揚人善不向比人

過下御搣獲亦惟寬恕爲先平生干請之戒甚嚴而故人寒士有負奇窮莫白者輒不惜肙嫌拯之總之公律巳也介與人也温事君也忠交友也信嗚呼凡此皆有合于聖賢之道者公眞不可及也巳公生于癸卯年之八月二十四日戌時卒于康熙甲辰年之四月十八日亥時享年六十有二爲之銘曰

卓哉呂公四歲而孤母教是奉黽勉勤劬沉酣墳典寒暑弗逾夙興夜寐孝思罹罹持躬正直昏暮罔踰積德于陰爰顯屢符擢天下魁猶寒素如

先皇右文器公大儒詞翰寓規警戒盤盂晉陟銓佐翼贊

廟謨以疾請告姤口揶揄

帝鑒厥誠寵賚有殊

隆恩存問曠典古無公感知遇遑恤瘁瘏癸卯

山陵負疾長驅撫膺一慟捐生是徇大節細行毋有稍踰德大必壽胡公未乎殆昌于後子孫攸訏毘陵之陽繆賢之阡我銘公藏千載爲模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二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前中憲大夫福建觀察使菊存張公墓誌銘

公諱晉徵字恭錫號慕蓼別號菊存其先世實宋魏公裔自南渡後數傳而至諱辛三者徙居禾之太平里遂爲嘉興人辛三生洪洪生正正生世華世華生用字㮴溪以次子貴封戶科給事中生三子長諱應

潮字海濤邑廩生生子棐字心日邑廩生生子廷薦字履台登萬曆辛丑科進士歷任刑部主事次諱應治字冲泉登嘉靖壬戌科進士由給諫歷任山東臨清兵備副使季諱應濂字衍溪邑廩生即公大父也公父諱檠字碩懷邑庠生以公貴贈福建觀察使生子三人長即公也公生甫七日妣曹恭人見背考碩懷公同王母杭太孺人撫恤成童六歲就家塾性穎異不好爲群兒弄公家世取甲第者皆以壁經賄公喜公慧因卜所授經獨麟經協兆爰從伯氏仲銘公手授四傳日數十行下無少遺忘天資既敏妙而又潛心鮮他嗜一時宗族戚屬咸識其爲大器年十七補弟子員聲蔚庠序年十八丁繼母卜恭人艱哀毀逾節讀禮之暇輒發憤自勵丙午丙夜不息其爲制舉義必洞抉題旨匠心破的不屑屑襲時吻歲辛酉入棘闈本房司理鄭君拔送主司以策語微激抑之下第歸公志益奮學業亦日益進乙丑春仲贈公忽遘疾捐館公號痛欲絕偕仲弟萍止共襄喪塟比時家業蕭瑟黽勉營窀穸後爲門戶計至艱辛也季春

贈公舉遺腹子即季弟躬鑒撫育之如已子延師訓迪卒克成立雁行三人雖長幼差殊怡怡友恭曾無間言公因家食不支館穀黎川半邏者累歲悉以家事聽次公料理舌耕硯田意泊如也庚午登賢書出蔣慕皆先生門特以麟經受知石齋黃太史辛未鎩羽歸讀書茗溪益奮發如諸生時甲戌成進士爲管誠齋仲子復兩先生所拔釋褐除知閩縣事閩省會要衝冗務如蝟案牘山積夙號難治公莅礪新硎圖之諸凡民瘼利獎嘔心講求力任興革夙夜拮据

不追倉海孽劉香大吹鯨浪賴公轉餉軍前獲資飽騰事平紀功因首及焉丙子大比士爲本省房考官得士十六人皆一時名宿適石齋黃太史講學樵桐山岱嶽自矜於邦之賢士大夫鮮所許可而獨異重公逢人說項於是聲益起無何中丞某憑寄耳目搆求洋事頗多株累公洞燭而心寃之毅然曰殺人媚人吾不能也因而釋者甚衆拂當事意調新安之婺源簡僻易治然公未嘗有易心其撫摩惠愛猶之治閩也不二載擢刑曹部例提牢屬新咨公適膺其役正

値石齋先生抗疏獲罪廷杖詔獄公慮朝廷有殺諫臣名爲之維持救護不遺餘力匪僅以師弟情誼效流俗之周旋也轉員外郎恤刑中州公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加意平反全活倍多今恤疏具在仁人之言不與歲月俱逝也時流氛孔熾河洛一帶尤被蹂躪公雖無城守責恒與守土諸司環甲登埤一日夜常數十驚未嘗以使客偷安置地方於膜外也繼以才望出守江西之建昌益藩府第在焉藩素握賢名爲谷藩冠而時方隆重藩體勢

焰頗張伺察督責甚嚴且密稍忤意即飛章刻奏動得重譴有司多救過不暇公事事謹愼不開以隙遇有事關民社者是非可否公屹然持之不爲所撓藩亦甚敬而愛之署延道篆賊正流毒袁州九江餘不可嚮聲言窺建昌警信日廹人心惶惶益藩有暫徙撫州之令公陳大義攀轅莫止亟飭將卒護行以司理黃君隨民爭竄徙城中爲之一空公獨以隻身死守繕器械募鄉勇嚴備禦密間諜常單騎廵城指郡門一井誓曰設有不測當覔我骸骨於此中也軍民

咸泣下邏警晝夜不懈公雖身駐盱江所轄撫屬諸邑寇逼袁界公飛檄偏裨統兵預扼要害賊偵知有備未及境而遁遂啓請藩歸先是藩行時被土寇渠首曾斗墟等刼貲鉅萬時城守方嚴恐搜捕太急激生他變姑置不緝遂陰行察訪廉得主名密授所司方略乘雪夜掩襲群盜以次就縛立置之法餘脅從悉縱弗究追餉完藩安堵如故合郡紳民勒石紀功督撫交章薦其能冢宰徐虞求先生歎曰張太守以白面書生保全孤城翼衛藩室曾無勁兵宿將爲之

犄角聲援眞奇男子也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備兵建
南地方久弛武備緩急靡恃公勵精整頓軍容肅然
咸稱閩南一重鎭云旋陞按察司使時有驕兵悍將
爲民害者公治之如律不稍貸外臺之綱紀其張實
於公有厚賴焉未幾
王師入境公識時投誠繳印謝事旅寓仳離茹苦萬狀
丙戌秋孫恭人抱病長逝長子亦復不祿骨肉摧傷
相繼而至復遭僞寇竊發幸公素得民和獲免於難
琴鶴之外罄飽賊掠時相從患難中四顧無依惟季

弟躬塋一人而已戊子還里憂毀困頓之餘形神交
悴堅臥一丘無復用世意慕陶靖節之高風自號菊
存以見志焉終日杜門郤埽書史是親閒從二三朋
舊道故言歡風清月朗相與嘯傲鷗波恆樂而忘返
除公事入室外曾無片紙寸牘干及當事以是人競
高之速舉二胤旋復夭殤天道其可問耶公深自訟
省益孳孳累善爲事戊戌春王舉鄉飲大典郡大夫
素式其賢特徵重大賓輿論僉允己亥菊月舉一丈
夫子癸卯菊平月又舉一丈夫子仁者有後天道未

始不可問也至是而公之善憫可知已方將扶月二
子比肩逐隊繞膝迎懽他日聯翩接武公之桑榆暮
景當何如其愉快哉不意乙巳春三月一病委頓遂
於十三日赴修文召也以善人如公而遽奪之算然
則天道其終不可問耶公易簀前一日猶神明湛然
條理井井呼二子至榻前執手而言曰讀書做人毋
負家聲也又囑仲季兩弟曰善撫此二孤勿爲他人
笑也言訖遂瞑內典所云正念分明捨報安詳者公
庶幾近之歟大約公之夙根深厚非流俗恆情區區

兒女子態所可彷彿也先於甲辰冬集親黨昆季處
分家事周贍族戚寧厚勿薄寧詳毋遺條分縷析親
筆鈐記燦若列眉指掌公所以爲兩孤計者益至深
遠而曲當矣非平日有學問明道理審義命度越儕
輩數倍者能如是耶公一生爲人恬靜沖夷常退然
若不足一切世味毫不以滯其胸與人交了無畦畛
而涇渭不撓接之者益如春風又肅如秋氣秖覺其
可親而不可暱也至其御下寬仁從無怒容暴色良
由天資長厚使然公飲不能數合而樂與客盤桓終

靡靡他口不談俗務而遇事剖分劃然莫能易嗚呼公真不可及也自遊庠以迄宦成歷盡荼苦鳴琴兩地則惠愛有聲奉命欽恤則不愧治獄于公一麾出守則克稱良二千石洊歷臬憲之間則無忝外臺之振綱飭紀公真不負學不負官爲不可及也惜乎天促報之以功名而弗與大竟其用又終報之以胤嗣而仍靳其長年弗獲目擊兩孤之成立哀哉吾終不能無致疑於彼蒼也宜乎公嘗自歎曰他人歷境苦盡則甘而余則終身於苦中也雖然公兩孤雖藐巳

漸露頭角又有仲季兩賢昆感公手足之愛始終勿替必能竭力保孤以捍外侮勤內政提攜有成翹足可竢是若則公嘗之巳盡而甘則悉貽之後人也亦可以無憾也巳公生於萬曆辛丑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四年乙巳三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崇禎庚午舉人甲戌進士累官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使元配孫恭人生於萬曆甲辰四月初四日卒於順治三年丙戌九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三歲繼配章孺人生於天啓乙丑八月初三日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十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歲生男二長玉曉章孺人出聘余曾孫女次金城側室卜氏出聘觀察使若華盛公曾孫女生女二長女孫恭人出配冢宰謚莊簡五臺陸公曾孫湑次女章孺人出許配禮部鼎陶吳公孫讓木其詳列行狀中不具書擇今康熙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庚寅葬秀水縣盧家伹上字圩之新阡以元配孫恭人繼配章孺人祔焉其孤玉曉金城摭行狀來以誌銘屬余余與公爲中表弟兄稔公之生平本末與夫居官梗概洵足以則今垂後何可使之湮滅

不彰而恐以不文辭也爲之銘曰

賦性兮溫良制行兮孔臧螢窗攻苦兮擅名文章宦途敭歷兮蜚譽官方東山高臥兮謙尊而光周恤宗黨兮惠溥情長聽臨訣之遺言兮令人撫膺而悲傷信天道之福善兮應知積厚而流光壽不滿古稀兮巳播令聞於無疆縱金石可銷兮吾直謂公也不亡

前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靜涵張公墓誌銘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冬進士張君光第泣持其先人宮保大司農靜涵公行狀來屬余誌其墓併爲之銘蓋以余與公同登己未南宮榜有通籍之雅且相得甚善以是屬余嗟乎余浮沉宦海幾四十餘年

今皇上御極得蒙

恩予告始歸老林泉優游田里屈指同年友見在家居壽考者落落晨星若公當日品行甚高潔居官多經

術且余庚午以後歷官豫楚閩晉與公後先同地同官知公最深每慨步趨弗及今讀其行狀不禁潸然泣下雖衰憊不文其敢爲公辭謹按狀公諱有譽姓張氏號靜涵其先世居無錫之横塘鄉曾祖諱輔號玉溪始占籍江陰之青暘里大父諱汝翼號澄源邑庠生崇祀鄉賢父諱履正號岵望前壬辰進士任廣信府知府崇祀名宦以公貴三世皆得贈宮保尚書累葉或隱或顯代有碩德令聞炳耀于時公生而岐嶷不好嬉戲童年即嶄然露頭角曰吾先世以孝友仁義起家毋或墮紈袴習益早以名世大儒爲己任已年十二隨父任南中時祠部葛屺瞻先生官舍相鄰往受業焉先生以大器目公年十七婚甫逾月即之南中就學十八縣試童子第一是年遊郡庠乙卯舉鄉薦己未捷南宮出闈脾疾作且怦怦心動不俟捷即出都門而父訃適至號泣馳歸抵家病益甚力疾居喪不出戶者三載壬戌得殿試二甲應授北部公念母老不欲離左右力求改南舊例北部改南應得禮部時無缺選君遲焉公遽就南戶部主政以遂其迎養之志居久之北新關缺大司農具疏薦公力

辭乃就浦口倉差公涖倉事革冗役裁雜費而倉耗減其十之三其收米必平斛給軍必滿斛用是屯種積欠爭先輸納倉糧遂足大司農嘉公清廉任職必欲委以關事浦差未回即題権邗關公復辭不獲公之主権也專以恤商爲主時小關久閉用防漏越居民生理往來殊苦不便公至即開之以便小民而於商税仍無漏越之虞較准樞等驗定船尺正額完足五尺以下小舟即時開放行旅如流歌呼載道當是

時瘠羸正熾凡官地方者凛凛懼不克當夯趨恐後揚州建魏祠郡邑咸集獨關使者不至久之醝臺遣吏來趨公公毅肰以疾辭卒不至此公居南曹時首摧逆燄之一大節也榷關幾七月陞饒州守公之治饒也力省詞訟奸黠之計罔施禁絕餽遺苞苴之路不行月兩課諸生與司李分較甲乙鼓勵秀艮捐俸修郡邑學宮併建尊經閣置長桌於内以供月課一時文士蒸蒸向風其留心教化如此公尤尚德緩刑凡朔望必稽監簿自徒刑以下悉從保釋每季必親

至獄中省視疾苦免其饑寒暑濕之患恩不靳于罪囚此公之治饒卓肰號艮二千石之大畧也是時方嚴叅罰郡邑有司降級俸有差饒屬餘干樂平積逋最多公列叅第二時謝夫人卒于署公以悼亡之餘思欲掛冠會江省糧道缺撫軍具題帶降二級陞督糧道副使公去饒饒民德之因祠焉公之在饒也具悉官旗兌運蠹獘因盡心釐剔江右一省糧倉皆布列會城章江之濵糧官運省交兌公爲親驗米色額限贈耗搭配停匀更設立長單欵列需索陋獘犯者

令官旗塡註繳驗諸軍貼然且無米色參差贈耗偏枯之異軍民便甚往時江省漕欠極多至是各縣俱有餘米余辛巳官江右亦承乏糧道時已逼除倉卒受事悉倣公成法而斟酌行之幸是年竣運亦最早先是建昌屬邑船戸舟覆失米百石久縶無補公將餘米補完放釋船戸糧艘抵淮因駱馬湖溜急船不得渡公令每船帶泥十擔不數日而隄成遂通牽挽又議每船派夫二名過溜如駛河水多泥飲者病疒公爲捐俸施茶人人德之丙子秋天津告警漕艘倉

皇運卒多逃逸各省督漕不至公加工價并派船出夫二名退入海口防護巡守身乘飛棹往來慰諭衣不解帶者兩月漕以得全是年江運獨先諸省丁丑舉卓異陞七省漕道公往湖廣督兌閘水淺則令運船入閘仰下板水盈始放晝夜督催不停分刻省起剝無筭十三把總運竣謝薦及各州縣長夫例有餽贈公一槩禁却漕臺楊君問曰院例皆收公何獨却也公曰院差僅一年謝薦可收道運完仍留任若受餽彼將無所憚轉索官旗不可禁戢矣楊君歎異久

之公廉得松郡上海兌獘按部水次爲飭漕規平耗贈衞弁各相戒無扞公法倉棍衙蠹亦鼠竄潛蹤飭日告竣省民間米數萬松人建祠尸祝此公督漕時聲望蔚然之大畧也戊寅丁母艱公時爲職守所羈未得親視含殮嘗以此抱終天之痛因茹素三年時荊溪相再召注意公欲邀一商將引之大用公以憂辭竟不赴服闋補順廣道赴任會値大荒後土賊充斥公親巡各縣嚴保甲核虛兵務厲軍實爲有備無患之至計壬午遷蜀臬公槩却長夫如前癸未春始

抵任時冢宰鄭公三俊疏薦公堪任撫軍初推登撫再推泰撫皆不得旨時大計舉天下大廉能五人公實居首奉有先予褒旌仍紀錄優擢之旨眞異數也公在蜀兼總藩臬篆文移旁午公案無留牘有欽案擬贓千計力爲申豁藩司解銀裁革平耗立刻收兌屬邑暨小民無不稱便臬司詞過半年槩准註銷郡縣贖鍰率多蠲免此公任蜀臬時左畫方右畫圓游刃肆應之大略也癸未陞應天府丞士民皆號泣攀轅久之得代歸時藩吏以存庫金五萬請充淸橐公

麾不納會倉場負缺數推不稱旨最後屬公乃得旨以南京戶部侍郎兼右僉都總督倉場上屬意公嘗于御屏指公名曰張某是一淸官且語忻城伯趙公趙以實奏上爲拊髀至是始膺特簡云公歸自蜀驚聞流逆之變受事南中歷少宰大農晉宮保追贈三代如其官乙酉五月入武康山不問家事往來深巖絕壑中凡二十五年不飮酒食肉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會兵部徵不赴臺薦亦力辭以免康熙元年公子光第以明經貢于京師越明年癸卯舉順天鄉薦六

年丁未第春官其存心忠孝制行高卓甚類公公之積學篤行亮節鴻材受知主上而毎遇阻厄時論傷之蓋天以公之大業發于其子也流芳衍澤霞蔚雲興正未可量已公居官無宦橐家居不免窘困而處之恬如嘗晏坐一室手不釋卷著作之富盈箱溢篋諸凡地方利獘必委曲條上當事鄉邑蒙利賴焉壬寅大祲公首倡同里施粥全活甚衆甲午集子姓于宗祠講學闡析微義遠近赴者嘗四五百人毎月課藝而差等之凡以文字來質者評論夜分無倦色故

公里文風士氣甲于一邑公之教也嘗述父廣信公之言曰居官以清廉爲本淸廉則無才而事自理不威而人自服此吾生平佩爲韋絃子孫當世守者也述叔父約所公之言曰居身以誠實爲本一句虛言被人看破則一生言語無人聽信此吾生平刻自檢點子孫當敬佩者也又曰事先以孝敬爲主未有不敬祖宗而致子孫昌盛者待族以和厚爲主未有不能和好宗族而能蒙祖廕者此吾三代以來家法吾嘗以之自勉服之無斁子孫當永永遵守者也又嘗

戒其子曰反身務要知足須作退一步想處世不越情理二字世故不通達只爲執理太過不能體貼人情若以情通理便事事無礙讀書之法須一一銷歸自己方受用得著否則紙上陳言耳其處身勵後有若此公性至孝幼好奕稱國手嘗爲父解圍以爲笑樂自父歿終身不觀枰局謝夫人孝事姑甚得母歡心夫人卒于饑署不及永訣公傷悼倍至後走黔蜀間以夫人坐椅自隨其外家墳塋與祖壟址近祭則必先往奠焉昆季三人公居仲恭愛兄弟子姓長幼

視同一體忒子姓中間有過舉溫顏諭導無凌厲之色鄉黨有事曲爲調解非意相加未嘗與較御僮僕雖嚴不加箠楚訓告不啻如子弟其敦本善俗有如此居恒尊事孝經曰民行之本聖教之宗且行在孝經孔子所自道因手箋義衍補一書行世初里中有嘗惺師姓馮氏以廣州別駕薙髮立放生池于故居以公年伯沈周兩公書致廣信公求爲護生書至而廣信公歿公得書慟哭焚之柩前自此公終身護生嚴捕捉之禁月買生放盎成先志非獨修善因也每

樂與諸禪德談出世事沉酣內典大有領悟及持身處世謂必當以孔子爲師如方員之有規矩故入山不異緇流而居家一循儒禮素奉先賢遺訓在饒刻胡敬公居業錄在蜀刻來瞿塘易說廣爲流傳督漕山左徘徊仲夫子祠訪其子弟拔其尤二人送學使俾青其衿公之崇正道恤賢裔有如此嘗于河大見縴夫貌類書生者病幾殆詢之河南王氏子爲後母所逐試一藝頗佳遂厚予衣食諭以閔子之孝爲改名學鶱送原籍至則其父母方與其妻家訟乃完聚

同好卒為中州名士以孝聞公在饒所取士纍纍科第門牆桃李實繁此尤公愛惜人才嘉與後學之素心也歲己酉邑行鄉約公率子姪往涖厥事諸人講畢公登席發明六言之義懇切眞摯聞者無不感動流涕病中書問必親屬稿皆勤勤立身修行之事武以節勞為言曰生苟不以利濟為念徒求安飽雖生猶死也年逾八十數過時可聽之而已卒之前猶諄諄遺訓子孫云年已八旬時至即行為子孫者當以誠實存心以敬謹持身以孝友事親以勤儉治家以

謙厚居鄉以清慎守官以忠貞報國以讀書為世業以聖賢為師範此則克家之子繩武之孫矣嗚呼讀公遺訓數語眞右聖賢範世之準則移風易俗之格言涉論匪直公一家之著鏡已也平時心折靈巖和尚遣至永訣遂不復語夜半命解衣曰吾一絲不掛盡去諸縛歿時惟呼毋再三遂瞑所謂正念分明如入禪定者非歟余于是按公一生事親孝事上忠兄弟友夫婦睦接下溫溫自始至終操持凛肰大節細行未之或墮以之入世而全體大用無不該以之出世而眞參實悟確有據洵所謂眞能入世者方能出世而曾不以富貴功名滓靈性之本來眞能出世者方能入世而又不以虛無寂滅掩大儒之功用人生至此可謂體受歸全而無毫髮遺憾焉者已為之銘曰

維公之德以孝為先周于六行人倫閔慤高潔性成筮仕尤堅署必就冷差必辭羶璫燄方熾排衆挺肰權閹洊衙尚民二天釐剔漕弊董遄獨前敝歷監司肆應皆周峻却庫遺四知是虔權要來親遠若浼焉

清官之名宸鑒高懸迨陟卿貳國事已頹蕭肰躬居二十五年講學尊經明道惓惓賑荒講約為善綿延戒勉子姪務軌聖賢遺訓諄諄可法可傳研窮理學程朱比肩旁及竺典了悟入廛用世出世均陟其巔坦視生死允稱歸全子子孫孫音徽永宣爾昌爾熾百禩勿諼

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弘文院學士岐山朱公曁

配封夫人沈氏合窆墓誌銘

朱公岐山諱三鳳上世深州靜安人宋時有諱珍華者始居義烏之梅隴五傳而生肇博物洽聞饒有幹濟才受知明成祖以戶科給事中出鎭江右樹駿流鴻政績赫然所著有撫安事錄等書藏于家又五傳而生秀秀生天勤是爲公考累世皆有隱德負長者名公生而敏穎志氣卓犖不群問業受經塾師以大用期之繼念厥考力作經營仰事俯育終歲搰搰莫

與分臂指勞遂廢書而歎曰吾不忍老者勤而少者逸也因躬袚襏襫鋤雨犁風必身先之已而食指漸繁饔飧弗繼遵父命遊燕邸居積什一畢慮殫心不顧頭肩勞瘁然賦性端方言矢金石行質鬼神有一介不苟之操當世賢豪多樂與遊卽王公貴人見輒賓禮不數年生計漸饒足資里門菽水始釋厥考仰事俯育之累公乃稍稍得安枕矣尤仗義矜然諾有貧窶困苦婚喪不克舉者必爲之悉意區畫毋令失所後已繼倉卒告急鮮弗立應以是槖中裝數盈數

落終不獲以素封名也今總河大司馬梅麓初生公識其有異必能大亢我宗甫脫乳卽趨就外傅延禮四方名師碩友朝夕切劘磨所有爲修脯資絕弗靳嗇一隷銓曹從事冀博半通之秩了一生耕讀債已復思窮達前定與其蛇行蒲伏仰人鼻息曷若專力課子光昭詩書先澤之爲大哉竟棄不就比聞考訃徒跣奔歸竭盡哀戚自公還里居喪後生業盡廢平時嘗受德者往往見背或甚而反加侮焉在旁觀者目擊生死交情炎涼反覆不勝悁忿公怡然處之毫

不介意且庭訓司馬君曰汝不聞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此世態之常今古同然無足尤也毋爲陳祖宗承家積累之艱與夫前人往事賢否得失之蹟其也當戒其也當做亹亹不倦倘燕閒侍坐或微有跛踦懈色亦譙責不稍貸其義方之端嚴細密類若此會

清朝鼎興司馬提南宮讀中秘書公貽之書曰吾家世耕讀今汝幸席先蔭掇科第如拾芥又與石渠天祿之英肩隨染翰共沐

恩寵造物之予我者奢矣奢則須持之以約愼勿驕後
肆志滋我老人憂其譴譏之毋忘司馬君之位大而
心小名高而實副皆公之燕翼貽謀有以致之也公
故好飲日與親朋故舊曳杖銜杯盡歡乃罷宜公之
怡愉壽考正未有艾也而公素精星家言嘗自謂吾
年五十七數當止此適庚寅歲司馬君力請歸省幸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朝上夕報可甫旋里未數旬公
竟寢疾逝矣嗚呼公孝友天植妣■氏春秋高公年
且逾艾定省承歡無異孺慕昆季三人折箸且久然

豈約與共未嘗有爾我之岐一從姪病痘危甚公携
置巳舍百方救療卒保無恙宗黨姻戚有讀書能文
章而力不逮者必獎詡而扶植之以底于成郡二千
石聞其風高其行誼式廬造請禮之賓筵用示矜式
焉公元配沈氏產自名族父諱天和母孟氏年甫及
笄即于歸翁姑俱嚴重夫人事之甚謹問衣佐饍罔
有弗虔方是時諸叔幼未婚旁無姊姒之助井臼烹
飪蠶績紉綴悉出夫人十指中女史中所艷稱婦德
艱辛勞勩未有如夫人之甚者也訓督司馬君頗峻
篝燈課誦恒至丙夜不休即嚴重難事之翁若姑亦
嘖嘖歎其賢而相與語曰冢婦宜家吾門當有興者
其在是乎贈公之始而力田稍作繼而懋遷有無化
居終而以通經學古澤民致君教其子皆夫人晝夜
拮据作爲之左右以襄厥成也夫人性敦朴即司馬君
已致通顯而猶服脫粟衣敝衣貴不忘貧如此當贈
公捐館之日夫人號痛欲絕斷葷茹齋虔奉竺典長
夕不輟以資贈公冥福司馬君聞以甘脆綺進却
不肯御由是過哀成疾氣血內耗者甚矣嗣後就養

宦邸每一念及丘墓輒爲潸然泣數行下未幾疾作
遂告終于河署所最堪撫膺太息者屬纊之際猶惓
惓念老姑不置也贈公生于萬曆甲午六月初四日
卒于順治庚寅十月二十七日夫人生于萬曆壬寅
六月二十八日卒于順治戊戌二月初八日俱享年
五十有七先是司馬君爲史官時以
吉禮告成覃恩岐山公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弘文院學
士加一級元配沈氏封夫人夫人之卒也司馬君銜
制泣請扶櫬終喪

上念河務重大漕運攸關非司馬君弗克任一疏再疏
弗允所請
特詔奪情視事已亥冬始申請報可且
俞禮官所授掌故賜祭塋如制今將卜于本年七月某
日合塋贈公暨夫人于某山之原而以其狀來屬余
銘余何能文以傳贈公與夫人哉雖然余文雖不足
傳而世人艷稱公與夫人之行頗多多必則倣之則
倣之必相與謹視之是公與夫人之足以傳後也卽
余文之衰陋可以傳也其何敢辭謹按狀公生丈夫子

一郎總河大司馬梅麓君娶沈氏孫男一尚幼孫女
一許聘龔封衍聖公冢嗣毓沆爲之銘曰
天道可知耶豐于德嗇于壽天道不可知耶積于躬
昌于後同坎而瘞同篚而禋綿綿瓜瓞永賁
恩綸石可泐兮名則彌布歲或遷兮藏之益固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幼儀秦公暨
配華恭人合塋墓誌銘

康熙七年歲在戊申夏五月錫山秦封翁幼儀公卒
我吳門之士大夫奔走震悼以爲當今之老成學博
而行高爲鄉里遠近所則倣莫我秦公若相與會於
喪所語公行事靡不歎且泣者余亦爲文以弔之僅
及公之大略及親故之情而已未能詳懿美之萬一
也秋七月公之子觀察君鉽列公行事及奉公存日
所撰華恭人紀畧并公之姪孫對巖太史合狀率仲

季兩文學稽顙乞銘於余余與觀察君有一日之知
雖老不能文敢辭公銘乎謹按狀公諱重采字幼儀
姓秦氏系出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諱觀之後龍
圖公子湛倅常州遂家於武進之新塘鄉而遷塋龍
圖公于無錫之璨山凡十傳至瑞五公以館甥家無
錫秦氏支盛於錫山自瑞五公始也又六傳至兵部
尚書贈少保謚端敏鳳山公諱金爲公高祖端敏公
生二子次曰次山公諱汴知雲南姚安府次山公生
三子次曰定橋公諱楷邑文學定橋公生四子其季

念橋公諱延默知金華湯溪縣有政績祀名宦公之考也配吳孺人生二子公其次也公生而頴異語言行止屹如老成人益自瑞五公以來凡十一世代爲冠族公之幼學敏給威儀嫺具人不以此異公獨其孝友性成眞懨篤摯見者以爲非凡兒比年甫十四會湯溪公以覲歸遂捐館舍居喪次哀毀骨立禮節詳委雖善居喪者有未逮也又五年而有母喪方吳孺人素強飯卒中風公籲天求代祈所以延年却疾者無不盡比歿引痛逾年不御鹽酪忘生趣者久之

方母殯在堂時不戒於火前堂既燼火延入柩所公憑棺號呼火及簷而返人共異之以爲純孝所感也至哀慕之思纏綿不輟雖細事凡有覩物興懷感及前人者輒嗚咽終日若春秋省墓或慶事告家廟中欷歔泣下拜不能起吳孺人嘗遺紵綺在笥卽無衣不忍服閒一開視則淚涔涔然此公之孝於二親終其身如一日者有如此伯兄先之長公十有六年敬事如父一切家政無鉅細必請而後行晨夕候安否伺顏色雖終日怡怡而恭謹謙下曾不敢以鴈行齒

先是邑中糧長之役最爲繁重邑人苦之公與兄共戶而兄用較多費亦當羸公引而均之曾不以多寡生較量鼎革初邑令籍邑之富戶派俑人三百金而兄與焉公曰門戶事何可獨累吾兄卒均任之兄嘗有訟事連歲糾纏每出公必隨費則爲之助求援則代其奔走甚至小舠夜行雖戒心勿顧也兄嫂疾病醫禱需費大半出公橐後兄嘗病噎症苦難療公侍疾於蘇謹視湯藥晨夕不離未嘗以家事遄歸凡數月而兄疾愈歲乙酉嫂病中虛時閒兵信城市騷然

將挈家避地公毅然曰嫂病非參勿療吾可他往乎冒險抵閶市參嫂病以瘥逮丁兄之喪哀慟幾絕閱數年猶與親朋言及輒痛失聲不能自禁此其篤於昆弟見於急難疾病死亡以至閒居悼往淋漓感愴者有如此元配華恭人齊眉相莊十有八年閨無嘻容無忤色恭人歿時公年纔三十有五不復再娶因有詩云好取蒲團消白晝莫將羅帳悞紅顏蓋公自誓意也於是視恭人家逾厚奉外母施孺人迎養問遺不以久而稍怠嫁內兄之孤女如同已女無二子

寒暑調護尤謹曰吾以父而兼母也因自傷詩云一
朝中饋須百事煩支吾未束行者裝先訣居者餔此
公於夫婦之義存歿罔間終身不渝者有如此至於
撫愛諸姪如已子其有過責讓亦如之姪有僕為人
詠盜漸侵其主因搆而求利焉公力疾白郡守事乃
得雪有妹適湯氏者家貧若節以兄先之貲厚求助
不得間出怨言公多方慰解私自往遺不終傷兄妹
間意而伯氏竟未之知也有從姊負公金不償內自
慙不往來者三十年公矍然曰些須阿堵奈何以此

遠骨肉乎吾久已忘懷矣後仲甥以樗蒲負人金有
欲奪其季之產以償公又力疾告當事卒以產歸季
姊因泣謝歡好如初至於恭事諸從兄弟不異同胞
絕無間言其羣從子姪亦如同體嘗書示觀察君云
做官之日少為兄弟之日長此其厚族之本懷也則
又因一本之愛所推而始終靡間親疎不遺者有如
此昔崑山張烈愍公松江張瀛海先生皆公父執烈
愍之官時有所稱貸及殉難公為焚券瀛海先生有
子督學浙中為言者詿誤事下浙撫時觀察備兵於

杭丞遺書喻意以雖非所職有可為地必左右之嘗
言秀水馮公夢禎中州李公道統閩中林公某皆吾
先人考試歷官時所受其隆遇者吾子孫切勿遺忘
倘宦途相值其必思所以報之同邑貞菴徐公令金
華力言湯溪公之德政得崇祀名宦後兩家佃僕相
爭公曰若徐公者即有加於我猶將讓之竟置勿問
他若周急受業師厚禮通家兄弟歿身已久猶追念
感泣如初此公之於生平故舊久而不忘人不及知
而切切縈懷曾不以物換時移稍渝其木本水源之

思者有如此嘉定欠糧一案幾波累公家或為謀者
當首詭寄乃得免公曰禍福命也吾忍嫁禍於人哉
卒竟豁然公嘗遊虎丘奴拾一釵亟命覓主還之行
數武有兩婦以失釵相怨詈因舉而授之婦感謝問
公姓不答而去嘗買一小婢越日來贖其父曰鬻女
以逋糧故今典吏陳君陽憐而代償知公厚德必聽
贖也公驚曰胥吏中有若人哉吾不如也亟以女還
之嘗於吳閶買參誤多數兩計值二十金公如數還
之有黃姓者賊田於公其人誤以畝價三兩既而出

原契乃二兩有奇郎歸其餘直此公之立心忠厚制
行光明遇一切事以含弘廣大爲主而又絲毫不苟
能揭肝膈以示人者有如此公讀書勤學冠冕膠庠
卒不得志於有司遂棄舉子業課其三子惟寄情詩
史獨居暢咏歲乙未子奉
命擢士禮闈得長君卷器局凝重合會稽宣城一派遂
以第一人舉薦其所學洵自有原本也及對策
大廷諸臣循故事讀卷畢蒙
世祖章皇帝御便殿親覽位置及第三人極其賞歎比拆

卷觀察君與焉
上喜不禁巳列侍從頻承
召對賜衣命宴寵渥皆出殊數此蓋公積德耀後之明
驗歟觀察君既歷宦途公遺書屢戒以精白一心報
國爲先又勉以勤讀中秘書備他日
顧問會
天子銳意求治內外互轉以期學有實用觀察君遂分
叅浙藩大著廉惠聲蓋得之庭訓爲多也公一日至
署語觀察君曰吝有言汝慈祥太過者宜稍示威稜

觀察起而謝曰兒誠不忍敲人肌髓充吝遊槖也公
爲首肯者再及觀察莅江右公復之署中聞豫章之
誦聲籍浙公大喜曰兒固不欺若言矣昔爾祖令湯
溪以前令逋帑金主吏繫獄者纍纍而祖獨捧補之
全活甚衆汝能平反無罪而祖其不亡乎後觀察君
以失出掛議公遺書曰汝意在活人以此遷謫吾何
憾哉有武弁爲人所訐臺檄觀察訊之其人懷金候
公於途公曰若理直無用求我若曲則可令吾子枉
法耶此公之以忠良勉其子務期報國稱職法祖光

前者有如此公雖以子貴然儉約性成衣必數浣食
無三豆嘗徒步鄽市閒與往來負擔之夫笑語相荅
有若平交及見人有過輒面折不顧忌諱旣而渙然
氷釋人不之怨見人之善不啻已有與人交初終如
一郡邑咸切式廬欲一望見顏色不可得至遇公事
恒抵掌發憤爲之剖晰利害剸斷可否絕無詭隨士
大夫交重之公初以勤儉治生家稍裕後歲歉賦急
兼有糧長之役家竟落癸未元日有詩云紀年逢五
癸涉世得千辛蓋自悼也又念恭人未極怏怏不樂

題云鳩拙尚成巢以我方鳩鳩不拙鶴歸猶識表他年化鶴鶴何歸即公之閒吟寄懷其生平大略可睹已少時豪於酒客至留連旦夕尤喜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芳辰令序時花競發必邀集賓朋盤與往會興盡而返凡蘇杭佳山水處歲必一遊性曠達不以死生爲諱先一歲豫營生壙遨遊置酒泰然自得今年夏五日汎舟蓉湖猶觀競渡忽夬日疾作戒勿祈禱及餌藥臨革正衣冠而逝無一語及家事竺典所云正念分明捨報安祥其公之謂歟嗚呼按公之一

生大槩植根於至孝少孤而戚易能兼端本於訓子服官而戒勉倍至篤愛於昆弟吉凶憂喜之必均施恩於戚婣榮枯隙好之勿問以至與人不立崖岸律身一軌準繩怡情於山巔水涯達觀於死生夢幻一心不亂無疾端逝公眞全始全終者已雖篤學嗜古惜不能行其所志然觀長君之理學政事醇而不疵贍而有體受知於

聖主與文之世流潙於知人善任之

朝公之學不可謂不達公之志不可謂不伸後日傳之遺老垂之史册允作人倫之儀型公雖殁而猶存也

夫恭人姓華氏家世邑之鵞湖南齊孝子寶之裔也父諱自立號景和篤志好學數奇不售晚年寄情詩酒多植花竹自娛暇則親課其子女恭人生而慧敏與兄同受訓廸通經書善制舉業工五七言詩母施氏族本相城勤儉宜家誨女有方故恭人夙嫻針黹烹飪諸内事景和與湯溪公有執經問業之雅相知深故以女字紉儀公恭人之始至也侍姑吳孺人側見婦端謹心喜之已而談言億中試事事理尤喜之

曰吾得佳婦矣凡十六月而姑見背恭人時值產蓐哀毀執勞不遑自顧值冬有火災火逼柩所震驚悲悼因而精神耗損恭人事姑之日雖短其所以致孝於姑者情甚長已恭人少於長姒者十五年不以比肩自右敬之如其姑凡事必相諮度至於艱鉅難爲者又不以少而自諉也長姒有母奉之猶已母視其姊娣猶已姊娣問遺時通吉凶同患幾忘肺腑此其娣姒之無閒然者也封公少時困於小試恭人勸公遊學入郡受業於舅氏吳霞翁寓右蕭寺爲繼粟價

食絍縫浣濯不俟需時嘗手書慰勉絶不及家累一字嗣後寓居肆學以及試事無不皆然至於爲子就業勵公同遊其資助傀遺亦復皆然此恭人相夫助子力學之大節也幼儀公喜賓客與親故尤相敬厚恭人致其豐腆無缺供又恒蓄嘉旨以俟公不時之需至於歲時享祀竭其誠敬躬視烹飪自奉則腐糞菜虀而已後食指漸繁外供佛塾與戚屬征來心計時劇然能計其奇羸終不使歲之所出浮於所入俾足以繼而又持大體非一意纖嗇此尤中饋之饒具

經理者也恭人性至孝方其嫁也父喪未免恭人退就私室即易縞以居淚汪汪注頰以是爲常及姑之喪常失聲號以事姑未久爲恨故於送姑喪也抱病而起力疾奔馳哀號於寒風凍雪之中毀不自知及送父之喪則疾且更甚扶掖臨窆或以病止之者曰於此而不盡吾情後悔何及此恭人之事其姑若父殆自始至終必誠必信而無毫髮遺憾焉者也至於迎養巳母朝夕所需如其意於弟兄極其親愛或延諸館或相以室恭人歿數年猶令戚屬婣黨言之人垂涕者方恭人之病劇也封公父子肄學於郡恐告者倉皇戒勿言病以他事迎公及歸而病革矣恭人之用心若此宜乎封公紀略所云令人悽入肝脾也其大節輝著可謂旣孝且順焉矣嗟乎孝友如封公力學篤行如封公吾方虞其難爲比德者而恭人之賢且淑焉如此惜乎天靳以年而不克睹其子之成竟使封公之鬱鬱以老也然恭人以婦道完德而能使封公之伉儷情長誓鸞膠之勿續有賢胤之騰驤仕路行

綸綍之叠膺光女史而榮家乘亦足以不朽也巳爲之銘曰

公篤生兮誠且恭孝其親兮友于兄憑棺呼兮火反風思追慕兮無終窮均兄役兮何嗇豐佐公輸兮憂樂通壯失偶兮婚不重誓再世兮羅幃空念故交兮情極隆還叙返價兮德莫崇躬行君子兮實由衷廸子文行兮何麗鴻結

主知兮慶遝逕勵服官兮惟作忠嘉公德兮榮褒封樂山水兮慷遊蹤名花時笑兮扶短笻跡絶公庭兮倡

鄉巖緒昔史兮詩酒爲功嗟奸逑兮溘焉先終生長逵兮泉穴同雙雙令德兮標長松宜福祿兮後胤隆不可泐兮名不磨千秋無極兮永奠幽宮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三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四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前中順大夫廣西梆州府知府念孚吳公暨元
配敕封安人陶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士顏字元復號念孚其先世自泰伯仲雍以來因國爲氏宋端平中有千一公卜居松陵之六子橋北此吳氏之始遷祖也越六世有伯昂公諱昂生孝

子廷用公諱璋以子貴俱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先是廷用公妣陸氏孀居守節明永樂年間選入内廷給事宣德元年淮王出封韶州又改封饒州陸隨焉廷用公思念久之因棄家走京師復走二藩經歷艱苦至正統十二年見母時已病篤引至旅次三日而卒扶櫬歸葬世稱全孝翁公五世祖也四世祖少保公諱洪第成化乙未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迕逆瑾勒令致仕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曾祖少保公諱山正德戊辰同弟巖登進士初仕刑曹諫武宗南巡詔廷杖歷撫河南四川南贛有政聲晉刑部尚書執法不避貴倖嬖武定郭勛于獄忤旨奪官至穆宗朝復原官進階宫保祖蒙泉公諱邦棟佐父居官以廉節著篤友諸弟盡以少保公官槖歸之身惟課誦孜孜不輟以次子方伯公承熹貴封吏部郎加封山東左參政父孚泉公諱承烈早遊黌序繼入太學有文名晚益嗜古樂善好施予閭黨咸推重之性慕竺乾邑中梵宇賴公興葺居多迄今歷歷名剎猶指孚泉公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嫡母陶

氏係禾中名族公及弟孝廉公士莘皆生母周氏出推恩俱贈安人初孚泉公艱于嗣虔禱有奇驗連舉二子長卽公也生而岐嶷志氣卓犖非凡兒比嫡母絶愛異之如同已出六齡就外傅行止如老成人習句讀學益加進公故陶氏甥公母與陸莊簡夫人同産莊簡見而異之曰長甥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次甥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當共寶之陶翁欲擇壻誰踰此陶因以女字公以兄衛嘉公女字仲嫡母旣愛二子自是念深瓜葛尤加提挈年十三學業已就每

成一藝塾師輒加欣賞値嫡太安人喪哀毀如禮服闋就試邑季偕補博士弟子員時督學陳公課士謹獨以國士目公于是公益自奮青燈苦吟丙夜不輟歲癸卯科錄士郡伯不能理士林怏怏未敢輕發公毅然首抗同舍生從之竟摧法網時邑宰西蜀劉公賢明有治略憐公才重爲寬解得從薄譴由是公鍵戶攻苦昆季更相扢究爲文務以理勝曰讀書不能窮理迺掇拾餖飣取科第乎盍優游靜業窮通得喪眞之度外歲丙午闈試不售而研苦不輟未幾乎泉

公一病不起公哀毀骨立迨壬子復遭母周之喪哭泣無常時常悲涕欲絕公旣失怙恃資館穀于外不問家計惟肆力于學乙卯科試昆季俱以戴經領鄉薦並出楚江何君薦可房兄弟同門誠一時盛事也丙辰禮闈與仲君同赴公車試罷仲君竟歿公亦下第自是每困公車因念先人庭訓切若不得邀祿養幾終老風塵間更不得寵綸身後乎爲之泣下丙寅入南雍爲司成所賞識每冠多士辛未得除目令閩漳之南靖靖故桃山帶海地瘠民澆素稱難治且鄭

帥稱兵無有寧日公虛懷質採得前令及漳紳之在京邸者周諮利弊洞若指掌公欣然曰吾已知所以治之矣壬申之任渡青溪踰仙霞靖役供應具相迎馬首公諭之曰抵靖尚千里而遙計費不貲豈不取償吾靖民哉煩應奚爲以橐貲給遣至漳謁各臺即痛切言之樹碑犂革送迎虛費已廉聲震閩海敝矣公故知靖習最敝者如服毒誣詐等情于凡訟者躬親驗視再三諭意俾毋輕生結訟者感動而敝俗爲之一更又催科若陵工糖稅等尤爲民害于是

給辦陵工獨除糖稅他如典餉等項將拔舖馬賍充解者一切峻革又清出攬解銀匠蔡梧等侵得寺租銀二千餘兩由是神明愷悌之望赫然尤加意詞訟念風俗多詐而狠役刁黠之民佐之民至傾家破產公于聽讞洞得其情數言剖決風行雷厲兼以仁恕于是奸詐不得行而公庭若虛矣及夫公門勾幹加意嚴飭鄉閭之中無有叫譁以妨民事由是政洽人和年豐歲稔旋鼎新縣治則樂輸子來無煩徵召民視公事如家事矣蒞靖之日值平和拷塘峒山等處

羣盜嘯聚遠近震驚公奉檄進勦夙與兵使者意氣相許共以恤民爲事公深入寇阻不折一矢俄而渠魁剪除分別脅從全活以萬億計若蘆溪舸皮之間保全尤大和民歡呼致當道願劃其道里以屬靖轄他日公偶經其地民咸呼聚曰公眞我父活我我無以報公環相泣罪與不得前此詰亂安民之尤著者也靖故人文之地公科李二試加意蒐羅大抵數科所第之士多由公簡拔臺使遐之癸酉十月疏留公覲兼攝龍溪篆公一以治靖之法治之凡在郡十之

六在邑十之四分身以應沛然有餘龍民祝公如靖民焉惟公雅意虛公請盖不惜爲民將訪而尤絕私請是以漳居閩海之遠惠聲善政因事而呈省足不朽者以此調任漳浦會疏寢不覆時朝議掝使之擢係輦轂重地必于知推中擇賢能者居之于是主銓以公名上因有南司城之命時公莅靖三載矣三邑尸祝公而朝推之屬公又會海寇劉香平嶺南錄叙皆膺上考公曾繫其母于獄屢獲奸細得紀錄焉是以屬公司城解任南旋漳民不遠千里纍纍然望洋

瞻盻公亦泣下久之赴留都任値獻賊窺江北南都戒嚴公司北城事石城三山一帶屬公統轄公外護陵園內輯奸細自秋及冬晝夜登陴衝冒霜雪臺省因是服公遠略且省中有欲與公修隙者伺察公反得公幹濟才特疏以薦是以冢宰有才幹賢能器堪大用之覆咨取赴部授南刑部江西司主政命下之日大司寇喜得公至以公居漳時讞獄有聲由是諸所奏當悉觴衆閱多所平反廉愼寬和之名赫起一時會有科臣貪恣不法公訊鞫無顧避詰贓巨萬蠹

役戍邊庭審時有臺使欲加黨護躐位而進公從容語曰豈不聞南北異體耶吾一人不敢廢三百年舊規也其遜謝如位讞畢則速攜爰書求減死而公早以成案報竟棄市其手裁矯矯不避怨懟有如此大司馬范公景文雅契重公拜疏推公武選會范公以事罷職疏格不上仍刑曹郎如故有內府勳貴爭侵蘆洲公不畏權勢淸釐民佃歸課于朝時方飭錢法有計曹郎鼓鑄違制牽引少司農公堅持不少貸焉公立意公平濟以仁恕雖時奉法者往往務深刻以

訓功令乃獨引情據法不輕進退怙惡者雖細必懲
災眚者爲之洗沐大司馬李公邦華署司寇事嘗擊
節歎曰治獄如吳郎中天下無寃民矣庚辰拜郴州
守郴故居山谷之間民困尤甚積逋爲多先時長吏
以法懲之民無所措又諸猺雜處不以法繩之不得
盡以法繩之亦不得公爲加惠輯其流徙潤其凋枯
威德竝行躋山陬海澨烏言椎髻之倫歡忻頌仁守
爲于是力請于臺議蠲逋賦議除開礦情辭懇懇不
釋再三因悉得報罷而郴民之困稍蘇浹月兼攝分

守時楚氛方熾所在震鄰當事紛紛爲備守計措餉
調兵公私騷動公惟審度要害遠偵探厲兵甲寧晏
不動豪右弄兵爲民害者以法戢之自是諸夸不驚
右江奠安公之力也二州十邑之吏趨庭受事公朝
夕嚴戒務以安靜寧謐爲志而廉恕達于長吏矣時
有巨豪某控據要津輒起大獄官司畏其氣焰莫敢
追捕公召寘于法境内惕息辛巳例計京朝官公前
任司城司城體較京秩稍屈銓曹司馬禮皆行屬且
故事職方主司城賢否縣有候饋公寵辱聽之略不

經意于是曹郎不悅署公浮躁臺省素重公僉曰豈
有老成練事如吳公而言是哉力爭不得公即解綬
歸蕭然自適絕無芥蔕公素志高曠在白下刑名繁
錯而才識有餘胸次嘗磊落暇時則與二三同志尋
山問水搜覽長干桃葉之勝建僧菴于上元門外登
臨眺嘯咏終日及歸築斗室于居第之旁疏泉壘
石雜蒔花竹當風日清美與故人流連飲讌桑麻村
徑徙倚盤桓人世富貴之榮名利之事毫不掛于胸
次至邑有政治係民間利弊者必調度協宜所言皆

洞豁事理當事深相敬奉或先事造廬以請邑民賴
之甲申乙酉間會際
皇清興運濱湖寇盜嘯聚公爲當事歷陳消弭戢亂之
方井邑寧晏惟公之條議居多辛卯大浸稽天歲供
難繼公首詣各臺懇籲
恩蠲陳詞款款竟邀減折時公已病猶上書確論灾荒
俾通邑均沾民咸頂祝始全孝翁祠未列祀典公竭
力懇臺獲與俎豆公有姊少寡毋重其苦節爲給薪
水爲求美材既歿撫視含殮號泣浹旬視諸姪如己

子幼而孤者婚娶教育挈以成立並列膠黌至于貧
交疎屬儀者待以炊婚者助以秉死者貽之櫘周恤
無虛日其篤厚宗族周惠鄉閭慷慨而前不惜貲力
不枉道于人不因利于已惟倜儻光明施助勤懇皆
如此類生平博綜羣籍尤熟朝家典故郡邑錢賦手
訂律書一帙司獄者爭奉以爲式是以事當煩劇神
益閑暇少從父侍紫栢老人深得性宗終身奉之弗
渝是以能解脫塵縛應事光明一切禍患死生之故
無所繫累易簀之際神清氣定和色歡容安詳而逝

自非信根道力未易及此元配安人陶氏閑靜有儀
事舅姑以孝聞公未仕時嘗事館穀負笈于外又性
樂爽塏不耐家務一切米鹽日用皆由內給安人經
畫有方儉中禮節日集家衆篝燈紡績成女紅以佐
不逮故公得肆力於學以成其四方遠大之志及公
筮仕安人綜理家事不煩內顧致分分服官慮俾益
樹廉介之操遇事侃侃無所退阻安人婦德之修皆
足備彤管列壼政也按公曾叔祖二千石春塘公與
余高祖月川公同嘉靖戊子賢書及公大父封叅政

公爲中丞毛礪菴公之外孫而余曾大母爲礪菴公
之孫女中表姊弟故公伯氏方伯少泉公爲余曾大
父快壻自是婚姻年誼枝連葉附憶余已未公車偕
公北上公奇識偉論試藝高卓推吾邑中第一而竟
詘于一第然公歷仕英能偉績雖時名士往往遜謝
弗逮余服公孝行久矣後以弱息字仲君爲夫余與
公又豈特婚婣之相知已哉因爲公志其墓而併系
之銘銘曰

卓哉吳公松士所瞻慷慨卓磊玉立修髯與物以和

制行惟嚴莅彼漳邑朝推明廉翼翼金陵屬公城守
石頭三山式遏亂寇兵略旋昭秋曹簡授慈以行律
奸慝囹溷迨守西粵郴民惠來克寬克仁以除其灾
蠹爾蠻獠忠信實推聞公去郴謳歌如雷吳山蒼蒼
湖水泱泱公歸卜築嘯歌徜徉利濟松土扶灾救荒
勒此貞珉千載不忘

誥贈朝議大夫涵眞郁公暨配韓太恭人合葬

墓誌銘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秋七月武塘大廷尉光伯郁君啣其考

誥贈朝議大夫涵眞公行述暨

誥封太恭人韓太君節略屬余爲合葬誌銘余與郁君交甚善誼不能辭按郁氏始祖彔大夫諱貢世居兩河之間子姓蕃茂邑宋室南渡析居婁江雲間武林苕水煙樹相望一居武塘奮跡詩書孝廉明經累葉

不絕明洪武初九世祖子英公諱秀一以諸生號素封有司報充塘長公伏闕條上機務十餘事稱上旨因命其僕郁阿孫代公役復其身賜其老艷稱異數云子英公生彥貫公諱信明經官至郡丞彥貫公生益齋公諱謙鄉貢士官別駕益齋公生識菴公諱湛識菴公生成菴公諱璭俱積學不仕成菴公生東槐公諱鈇邑庠生年八十餘好讀書不倦能細楷東槐公生和川公諱本宗字子序性至孝官吉水令謚貞孝先生袁了凡先生爲立郁孝子傳曾兩次割股療父病因感異夢病瘥仍延齡一紀和川公生二子長斗山公諱體元次即大廷尉光伯君考諱調元涵眞公也幼聰穎不習嬉戲治毛詩日數行下年十五就試學使者拔童子冠軍有英異之目屢試輒高等遂食餼然不以文藝自詡尤務德行凡立身行已求合古人法度里中咸矜式焉年三十七適鄰家失火延及門[illegible][illegible]熾火猛不得出公從酷燄中負母陸太孺人踰垣赤履蹶屢起又涉河而北經半里許乃得脫蹈火涉水膚肉盡裂太孺人喘稍定撫公而歎曰生

兒者母也今母之得生又以兒也比和川公宦成歸治第構數堂構葺新公請居祖遺環堵而以新居華美者讓之伯兄兩高堂喜甚曰能守吾三百年故廬者吾孝子也時新舊居相去數十武公偕前配陸太恭人請曰昔有負米百里以養親者今兩大人安居于此省男負米之勞敢不專奉菽水而必就養伯兄乎堂上許之殫心甘旨罔有弗恪已而伯兄宦遊湘灃陸太孺人疾作公嘗藥以進夜不假寐前太恭人亦未嘗刻離左右病者多怒小不如意恒厲聲叱唯

合湯掩袂伺進湯飲太孺人病起喜謂前太恭人曰能順適我意起我沉痾者實賴季婦也時公得賢內助治內治外肅若朝典業日以擴公嘗書座端有云毋損人利已毋屈已訣人毋懷小忿傷至親毋競錐刀貽遠患與同里諸名流顧公際明馮公盛典莊公則孝十數人日以文章道義互相切劘已而顧馮諸公皆後先成進士爲顯官公獨韜宿抱屢困有司僅以廩例遊太學有勸公考職者謝曰父母在堂雖助非所慕也優遊鯉庭晨昏定省不踰戶一步年四十

三和川公年七十八以壽考終越五年陸太孺人年八十四相繼捐館公號泣擗踊痛不欲生勉營喪葬服易如禮廬墓者三年哀毀骨立同學錢顧諸公往詣墓所聞哭聲甚哀低徊不能入爲咨嗟歎服者久之服闋還家語前太恭人曰自吾二親之亡也晝則見之于思夜則見之于夢如生如存祭饗以時靈冉冉其來矣敬之哉又以父母不可復見見兄嫂如見父母焉公之事長兄如事父前太恭人事其姒亦如事姑其一門孝友之性沉摯纏綿有如此公年五旬

未有子前太恭人禱于神曰婦失德與何胤嗣之艱也爲公納二寵逾年不育前太恭人竟憂之嗣成疾中道先殂公旣喪賢助不啻失左右手哭之哀甚義不再娶族人以承祧大事羣相勸勉不獲已知松陵韓氏有世德令閒聿彰閫教遂結褵爲韓太恭人賢而多能家政肅愼公于是無內顧憂赴部候銓有秉銓其選人招曰載贄來可得邑宰公笑而拒之卒置縣佐年五十三選授貳儀封公怡然無慍色時邑宰爲陽羨盧公諱立志余好友大中丞盧九台先生之

王父也能知人深器公邑有大荒奇獄必就正而行所急惠地方者非一端皆公之德而百姓不知也歲丁未公年五十有五始生光伯君邑之紳氓爭舉手祝曰願異日者如盧公來令儀因命乳名曰儀公職司河務是年秋水大決親馳決口相機濬築調度得宜畚鍤雲集河流遂賴以平先是沿河郡邑供辦柳梢每丁數十束百姓苦之公請于盧公通計邑中游手者幾何負販者幾何役于官署坐食者幾何合算得農民之半令游手者出力負販者出息在官者免

其役伐柳梢以應河工是以農不困而河有濟重葺
請見亭爲士子絃誦游息之所相與賦詩論文烝其
僞者以告宰一時士習文風蒸蒸蔚公之吏才遊
刃政事文章兩擅其美者有如此秩滿遷遼陽前衛
經歷須行廬公率紳衿耆庶祖餞郊關扶筇跨竹酒
淚追隨甚而繪像志思至于車馬之駢闐壺觴詩軸
之纘紛錯列有如韓昌黎引二疏故事美楊少尹所
云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道路觀者多
欷息泣下共言其賢者無以異也是年戊戌冬側室

何孺人生次君之釆歲辛亥韓太恭人又生三君之
煒公益喜曰向者若之嗣今得三子吾何憂爰以家
事畀太恭人竟單車赴遼陽任時邊備久弛公銳意
整頓爲之嚴汛守蓄戰士儲糗糧廣芻牧更做古金
城方略請于上官召丁壯給牛種耕具墾田萬餘畝
接濟軍需凡所以恤兵撫民籌畫畢至邊徼頓有氣
色公才優簿書又諳軍務者有如此三載考績拜徵
仕郎適里有豪猾侵及久安之祖塋公發憤致政歸
庭訴甚力卒罪侵者而塋兆始安歲乙卯三子同入

家塾幼之煒尤敏慧善屬對奇句驚人公愛甚恒撫
之于膝邑侯徐公儀世式公德望舉鄉飲大賓固辭
不允一時子姓二十餘人皆青青子衿執事賓筵觀
者榮之往年同學諸公絡繹歸老繼洛社耆英之會
推公主盟毎值辰令序月下花前或池榭登臨或扁
舟容與觴咏並舉管絃雜陳興盡乃還致足樂也會
丙辰四月下浣公最愛之幼子忽以痘殤不勝痛惜
自是傷中七情抱痾遂劇醫藥罔效竟不起臨易簀
時執廷尉昆仲兩手歎曰祖德未揚不可死兒幼未

教不可死瞪目視韓太恭人曰幸兒輩有母在必能
教子有成光大吾宗吾可以死矣但死不忍遠吾父
母當營窀穸于先壠東隅爲抱母墳取抱持勿離之
義言不及私從容而逝嗚呼按公之生平本末敦倫
篤行得之貞孝先生之家學故能奮不顧身脫母于
烈燄之中廬墓三年依親于死亡之後且思父母因
而念兄嫂敬兄嫂一如事父母至遺命作抱母墳尤
徵至孝性成始終不渝此眞務本之君子與若小試
幕寮所至政成譽起特公緒餘耳公之足以砥俗維

風法今傳後者蓋信有其本也已公繼配太恭人姓韓氏出宋韓蘄王後世居松陵太恭人賦性端重寡言笑十歲讀孝經論語女誡列女傳諸書家樹桑養蠶女紅襞績不學而能一日拈繭絲語堂上曰一絲未織五釆安施須人巧盡而後天工出談言合節父母奇愛之爲擇良偶及笄未嫁聞贈公賢賦于歸爲時年二十二上無舅姑室多姬媵即典家政如理棼絲乃能小心恪恭事無巨細鱗鱗秩秩曾贈公謁選長安留太恭人主家督有掌租老僕未請于主輒易佃戶太恭人謂漸不可長易佃戶不問將售一塊土亦不問耶遂更奴掌管淸出子粒若干石自是內外肅然逮贈公選授儀丞民間雀鼠多願聽丞讞有疑未析當食咨嗟太恭人曰按牘深思其情自出及問以其事應如何太恭人謝曰無非無儀婦人何敢言事贈公益起敬焉太恭人年二十五生廷尉光伯君親乳之不覓媼姆以佐公淸操及側室何孺人生次君之釆太恭人撫如巳出贈公陞任遼幕太恭人請曰閭闔絕徼不宜攜家行贈公因單車就道太恭人

爲廷尉君兄弟延師選配區畫周詳于是贈公歸自遼陽入門門無廢事入塾塾有良師問稱子子有佳姻因歎曰賢哉毋也恒與同學諸公里社讌集太恭人爲之佐饔飧必腆以潔歲時享祀必誠以敬贈公顧而樂之曰起吾兩大人于今其治家綜覈亦不是過矣逮贈公捐賓客太恭人號痛幾絕曰未亡人所以忍延視息者以無二藐孤耳煢煢母子形影相弔路人亦爲酸心獨贈公猶子某聽訟師謀以前太恭人未有子曾立繼與波搆詞甚而擒僕逼產無所不至官差絡繹于門外族孽盤踞于室中太恭人臨機應變不失毫芒會邑有賢侯吳公道昌太恭人攜兩孤匍匐泣訴侯片言折之族孽始俯首伏辜乃贈公喪甫免廷尉君兩庶母又相繼殞太恭人拮据殯殮寧厚毋薄自贈公與前太恭人曁三側室五喪待葬悉萃其責于太恭人又爲廷尉君兄弟授室費且不貲一時吉凶大禮獨以一女流仔肩厥惟艱哉明季織造中官勢燄甚張族伙銜夙恨乘機中傷竟以廷尉名投認堂長幾于覆巢破卵太恭人百計搜措多

金幸脫重役又値縣大造黃册胥吏啣孤寡可噬報充縣總需索支應罄捲所積甫竟二役又代納匪人包侵之糧重完富豪巳償之債疊膺苦累萬緒千頭因呼兩孤泣戒曰我子孫貧勿借債富勿放債惟努力讀書以繼父志以振家聲庶不負我艱難險阻之備嘗耳訪延名師督課雞三號卽起漏三下方寢每夕篝燈十餘處率婢女數人勤紡績以待又必稽察晝夜之所誦習毋令緩急失宜及兩孤巳能文太恭人止不試曰鶩名躁進有損無益也每中夜歎思以

五喪未塟爲疚遵先命于祖壠之東刈草開山經營三月而隹城告竣五喪以次襄事皆太恭人之力云自丙辰至丁卯凡十餘年內大喪之役繼以大訟大訟之後繼以大役大役之後繼以大塟大塟之後繼以兩婚而太恭人之考妣相繼辭世又爲之竭蹶喪塟心力交瘁焉嗚呼按太恭人之所爲卽以丈夫子當之有計殫力絀困不能支者竟不越閫閾而辦之裕如巳而廷尉君昆玉蔚然成立孫枝亦漸次蕃茂歲巳卯廷尉君登賢書而後太恭人喜可知也自是

家有寧宇先業可保勿墜巳贈公伯兄斗山公巳歿二十餘年併原繼配三喪其孽子貧不能塟太恭人又于祖塋穆穴造三壙合塟之里中薦紳先生咸敬慕有加曰太夫人禦外侮也若此撫孤有成也若此能不念舊惡也若此賢哉賢哉凡爲婦者洵當以郁太夫人爲法廷尉君于順治巳丑成進士太恭人命之曰官無內外以憐恤孤寡爲第一義葢身丁其苦言之有餘悲也由西曹郎洊陟大理丞敭歷中外所至有聲一稟太恭人之教云丁酉郊祀禮成

恩晉廷尉四品階贈公如其官太恭人得受今封光伯君巳具疏乞終養寀以闈事株累被譴太恭人能以義命自安不爲色動曰吾自先大夫之亡罹此百憂富貴旣非吾有患難亦若浮雲耳癸卯廷尉君以工贖歸省太恭人益色喜乙巳奉工部檄入京太恭人竟以疾革嗟乎婦道母儀至太恭人而醇備極矣余老人雖未獲多讀書間嘗流覽古今來貞娶淑媛諸傳記有如大恭人者旣秉含冰茹蘗之節又饒捍患解紛之才經理塟婚之大典誨育兒孫以有成千百

中孚得一二也惜乎贈公之不及見也宜其與贈公並垂不朽也已銘曰

矯矯御公率履古人忠信爲質孝友立身如松之勁如玉之純製盧蹈火護救其親出佐儀邑民忘公仁參籌幕府闢土興屯位不期高澤普及民矢公藎瘁無忝王臣解組來歸知幾其神登覽賦詩絃歌錯陳頎抱未竟時命遭屯臨歿不亂戀母諄諄囑瘞母側扶抱秋春纘承孝裔存歿惟均克相夫子實賴恭人恪愼柔嘉婦道鮮倫綜理內外挈裘領振五十餘載

茹蘖含辛瘞婚大典咄嗟攸臻外禦其侮罔或逡巡大昌厥後苦緖聿伸有子綰綬寵膺綍綸卓哉賢母降鑒穹旻千秋百世永茲貞珉金石可磨吾銘不泯

封文林郎陝西道試監察御史天全陸公墓誌銘

吳地名家世族自漢魏而下代有聞人顯仕雲礽濟美者惟陸氏爲最系出媯姓自元伯公仕漢爲豫章都尉逮唐有象先景融敬輿諸公皆爲一時名相勳烈載在史氏疏奏炳于冊書學者誦其文徵其行事寤寐仰止至宋象山公闡明聖道當諸子支離汗漫之際特揭性宗與程朱二氏互相標舉爲世大儒抜盛金谿四世孫文遠公登宋開慶元年進士自江右

官嘉湖巡使卒于任贈少保遂瘞當湖鎭其子孫因家焉是爲當湖始祖今平湖縣基卽其基地也明宣德中建縣治遷基于邑之趙家浜今二百餘年矣名魁顯秩盛于明而奮起

興朝者蟬聯斐亹號稱縣西陸氏云今侍御君諱光旭由壬辰進士起家保定令有最聲恭逢

世祖章皇帝大計羣吏褒擧卓異寵以異數尋授陝西道試監察御史抗章論事直聲震于

廷有眞御史之目繼轉山西分守冀南道左叅議官績

尤著余家世與陸氏譜籍婚媾氣誼浸深而余與侍御復有一日之雅夙知其封翁天全公能教子有成迄于筮仕敭歷中外賢聲著聞皆封公教也今年冬侍御君卜地于其山之陽𡎺有日矣𢌿以其封公之行實來乞余銘其墓中之石辭意勤懇若非此無以慰封公于地下者余雖不敏其烏敢辭謹按狀公姓陸氏諱本字[illegible]號天全自文遠公歷數傳爲南溟公任南康司馬政績懋著崇祀名宦南溟公生大中丞仲鶴公明嘉靖間開撫江右平番撫寇罷役賑飢

建有偉伐軍民畫像祀之居官三十餘年尤以清操著並祀名宦鄉賢公曾祖也仲鶴公三子長曙新公太學生孝友彰譽公之祖也曙新五子長自還公邑廩生有文名屢中副車早世生子二長郎公公生而敏穎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久之不忘爲人重默謙謹寡言笑終年惟事書史一室之外足跡不至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名噪文壇每試冠軍學憲博菴黎公及直指趙公皆以國士目之咸謂掇巍科猶拾芥耳不意數奇不偶卒困塲屋今人之從事藝林者始不禁

其躐取躁進之思繼復不勝其怨尤困頓之想而公以盛名之下義命自安曾不以幾微得失介于其懷也自還公中年抱疾不離牀褥者三載公扶持寢所省視藥餌侍候安否臥不解帶者三年如一日繼而禱藥罔效哀毀骨立幾不欲生居苫次易戚中禮以篤孝著稱黨里間時公方弱冠弟年止十五妹纔九齡煢煢高堂在上落落藐孤在下仰事俯育公以一身肩之零丁孤苦備嘗艱阻乃公惟酷守硯田以館穀供色養每令節遄歸晨昏甘旨必備必虔堂上爲

之解頤至爲弟妹謀婚嫁勉力拮据出孺人奩具以佐之各得成立嗣後邑遭兵燹廬于墓所未幾又寄居外氏轉徙仳離公奉母寧居不違膝下因祠在墓所凡歲時伏臘必隻身赴之洗爵拜奠極其誠敬維風鶴偶驚道途梗阻曾弗愆期而哀止焉公之孝友性成有如此自是公學業益進名稱益盛負笈從遊者日以益衆門下士盡一時名流公雖未得一展其夙負亦足云貧士攻苦中教育英才之一樂也獨念家聲未振先志未酬每偕諸子篝燈風雨之下相對

呑聲淚不禁涔涔下迨侍御君于卯辰之歲聯第南
宮公于是始得稍展其罔極之恩而家居寒素仍不
易故常侍御初令保定公以書勉之曰寒士幸第不
可有負
國恩關保定邑小民貧疾苦最甚必爲之父母者一塵
不染乃爲眞愛民愛民乃以報國若吾在家饘粥可
給甚毋念菽水也迨戊戌春公至保署廉知居官多
善政邑中大治騰聲滿野公居署期年時爲色喜歲
丙戌侍御以奏最上考

天子嘉焉特簡臺班時侍御君回首鄉關倚門望切竟
策蹇馳歸承歡僅兩月餘公旋趨侍御還
朝謂爾旣備位諫官不可逗留家園凡天下之得失民
間之利病與夫
社稷之大計當惟所見聞謇謇諤諤以竭忠盡職于是
侍御受教惟謹一入班行凡有建白直置功名性命
于度外抗節廷諍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蒙
世祖章皇帝嘉納藎忠優容骨鯁更爲之曲施妙用保護
直臣于是侍御有外移汾晉之役則公又敎之曰監
司一方之表小民之休戚係焉郡邑之則效視焉其
必廉以率屬慈以恤民無愧于地方斯無負
朝廷內外兼轉期收實用之至意且吾家上世以來素
稱淸白吏子孫不可有玷先德侍御奉敎如前及期
報最擢稱職信至公大喜慰時侍御因兩弟患病
定省乏侍決意陳情疏再上
天子推恩准予歸養于時適遇改給恩典
綸綍輝煌觀者塡巷咸嘖嘖歎羨不以爲侍御蒙恩之
榮而羣頌公盛德之報云公生平性甘澹泊堅持樸

素終其身布衣蔬食不以境遇窮達稍渝其常出入
州閭闇若不蓋行不輿足不入公府凡諸戶外事絕
不與聞以故當事式矜鄉飲大典特徵重焉公于宗
族戚里閒雅意敦睦諸凡推解施恩息紛捍患孜孜
焉如恐不及有從弟絕嗣公依禮以長子光胤嗣而
仍以遺產盡析族之貧者曰吾豈忍以手足不幸因
之爲利也至如族之孤而無依寡而守志者粟肉相
繼周䘏有加若恒言不妄發目不邪視遇人善則奬
掖之不置遇人失則教戒之甚至吁嗟痛惜不啻身

受房閤中不畜一媵侍每偕二三老友結廣生會托
志祗園悠然于白雲蓮社之間丁未暮春念嫁娶已
畢自言曰諸事皆完可放心無一掛念矣至十四日
夜囑家人豫備拈香時公方起居無恙家人習以為
故常初未介意次早拈香各祠畢是日值清明節督
家人種蓮花紅白各半啜茗一杯端坐椅上竟脫然
長逝矣衣冠整肅端坐如故異哉公年來每語諸子
曰吾見人臨去病楚至為可憎我去當與人異果應
斯言公之去來殆有所以自主者乎嗚呼按公之一

生于力學績文絕然尤想于與人接物無彼我想于
愛親友弟不以常變或渝于睦族卹貧不以疎親稍
間于敎于事君必惓惓于矢忠無二于死生大故又
灑灑然能毫無牽累若此然則天雖嗇其遇未始不
豐其報也家有令子
朝有直臣生不負戀殁無疚若公真全始全終為天地
間之完人哉是足以不朽也已為之銘曰
當湖之陸代有哲人宣公匡濟唐祚中振象山理學
聖道孔醇千百年來德業瀰綸有公嗣武奕葉相仍
纘行讀書克紹厥祖孝友律身訓兒報
王直聲雷轟光昭世譜煌煌
寵綸天實報公賢胤鵲起如日方中一生篤履千載高
風垂之貞石與天壤同

山東提學僉憲劉君何實暨安人高氏金氏合瘞墓誌銘

皇清康熙三年夏五月山東提學按察司僉事劉君何實卒于官越明年冬歸瘞於淮安郡城之南郊余往而哭之其仲弟芳祭季弟芳澤率其幼孤爵以狀來請余銘其墓嗟乎余何忍銘何實也始余有季女與爵配得何實於京邸知其文能爲古處知其人卓然思自立遂以字焉及余女于歸後卽隨何實官京邸余女竟以産殞荏苒十餘年何實之視余猶余女之

至今未亡情誼纏綿不啻十餘年如一日也而何實又忽奄逝嗟乎余何忍不銘何實也按狀劉氏世居淮上爲著姓其先世多碩德代有偉人科甲蟬聯自其王父以及何實父子祖孫相繼成名進士聲聞赫奕江淮間何實爲方伯任先公長子諱芳聲何實其字號山通别號未來偕生而穎異美丰儀稍長嗜學能文名藉甚一時先達早已器重之謂劉氏子非凡兒比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時方伯公司牧潼川理懐慶何實定省偕焉凡所至處必紀其山川風土人物以考究地勢之險易民俗之澆淳與夫名勝往蹟不禁留連感歎見諸紀咏歲甲申南北間阻任先公方官恒山日夜號泣思所以拯二親者乃奮身不顧携二老僕爲丐裝匍伏于荒榛斷垣白骨青燐者二十餘日瀕死數四卒獲骨肉完聚省覲無恙人人嗟異咸以爲孝思之感云乙丑試北闈出國學生魁戴經已亥舉進士庚寅授刑部主事未數月方伯公卒于里令徒跣奔訃抵里日哀毁骨立痛不欲生又慮遺母夫人憂茹悲飲泣勉奉晨昏曲盡孝養讀禮之

餘益先世鉢泚别業課兩弟讀書其中以兄而兼師今仲季二君行成名立見重鄉閭者兄之教居多也析所遺産皆均予仲季不足則以巳所置産益之其孝友篤摯視貲産悉身外物爲今人所難能者有如此服闋補前職奉

簡命畿北審决時草昧初闢犯法者衆未免崇尚文網獄多冤滯君殫心平反多所全活尤慮

朝廷矜恤之仁不能徧及海内特疏請蘇理刑獄其略曰據畿北各府解到重囚全冊京詳在案者止有五

起餘係督撫按批行候決順永保河四府共計不下二三百起蓋以未經京詳例不與審錄及備查全招係順治元二三年者極多彼時當初創事鮮定例州縣印官半係委署代庖以故招詞中游移參錯情罪多有未協即如臣等昨日公審靳家新一起不過據隣里公舉內一欵指稱姦故叔之妻王氏而問官不加詳察竟擬重辟及再四研訊其叔靳廷篆現在口供伊妻于崇禎年間物故而公舉在順治二年無論事出影響抑且非本人告首時雖經部議乃止憑原

奏覆核不料其誣枉至此也頃已同撫臣具題想荷
矜慈洞鑒矣以此推之天下之沉抑冤滯幽囚獄底者不知凡幾臣部雖力期明允亦安從察核俾明罰敕法之中仰副
皇上解網泣罪之深仁哉伏乞
敕下法司將十年來重囚積案作何清理務期無縱無枉盡破積習並祈嚴飭後來問刑各衙門凡遇擬定重案酌定限期通行京詳倘有沉閣不奏者許臣部查蓮限遠近直行參究庶幾情真者偷生無路冤抑者伸雪有期于以彰國法而沛
皇恩亦深裨治道之一端也疏聞奉有據奏畿北各府重犯獄情未經京詳竟至二三百起多係元二年舊案招詞參錯情罪未協以致沉滯獄底無由申理承問各官好生可惡着察議具奏以後各督撫及問刑衙門一應獄情文卷未結的務作速審明不得延緩重滋冤獄如再有久不奏詳的察來處治之
旨于是特遣恤刑諸臣分藏天下君首在選中旣已
陛辭因便道省母偶先其曹一日行會有忌君才者借

端沮抑鐫一級改任閑曹君無幾微不平之色每語人曰吾先人職刑曹兼攝數司用法平恕為時倚重吾以簡刑紹先績一官足惜乎嗣陟計部榷關九江時關務廢弛積弊滋生又值海氛初靖賈舶不前君釐剔陋規清察破冒商旅雲集國課用舒及事竣報滿道經里門囊橐蕭然蓋毫釐不以自私故商民便之後視篆浙江司時兩浙紳士誤名逋糧案內者殆幾千人為之覆核伸雪賴以解免壬寅冬視學山左毅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時案牘盈几多係諸生欠

糧事前此因

新令嚴切槩置除名君日取前案親加覈詢諸生錄泣訴以遭時不辰田宇荒蕪饑寒死徙十室而九安敢抗負與上官忤設有家產可貨妻子可鬻亦皆久已完公保旦夕命矣君不覺哭失聲因長跪督撫力求保全更申飭郡縣以愛養士子之道毋輕以一幾文書擲人畢世功名又諭諸學校勗以忠孝禮義俾相勸勉急公諸生無不頂頌心折癸卯錄遺才廣收精拔一矢公明務免遺珠之歎是榜售者竟居其半

文譽爲之益彰後校士東昌時當文制初更敦尚實學一字一句必細加校讐不輟丙夜因積勞成疾猶扶病武試事竣病劇遂至不起卒于公署遠近諸生聞之奔走號泣如痛私親至設位以奠斂錢以祭圖郡紳衿復追思愛慕不已列其善狀以請于督撫監司暨郡邑大夫學博士遂崇祀名宦嗟乎此亦可以卜其服官之素已居官而德于其民獲祀于其地不易得也爲學使者而德于其士獲祀于其地尤不易得也先是九江竣事脊布服芒鞋探匡廬奇勝經月

忘返輿隸覓官無從得山中人傳爲佳話居家唯杜門卻掃不問戶外事時而焚香默坐時而滌硯揮灑偶客有相對愜意者雖終日無倦容否即達官貴人欲一望見不可得雅志一緇一鉢向山巔水涯投老而終焉故有未來僧之號此其夙根所植使然也而竟不獲一遂其志嗚呼傷哉君爲文不徇流俗偉然自樹一家詩法中盛書法亦儁潔可愛有鉢池集尚未棗梓行世惜宦遊未久弗克展其大業然一爲司寇郎則平反有聲積陰德無算一爲學使者則能服

齊魯多士之心而爲之畫像立祠永光俎豆視宦成一世而泯泯無聞卒之與草木同腐者不大逕庭哉嗚呼君享年雖未永而立身居官炳炳烺烺若此是亦足以不朽也已君生於萬曆庚申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于康熙甲辰年五月初八日享年四十有五元配高氏生自望族勤儉恭敬閫德著聞卒能以組紃佐讀相夫子早登賢書生于庚申年十月十一日卒于順治戊子年五月十三日享年二十有九繼配金氏卽余女也余宦遊楚豫留侍嫡母朝夕克諧親志

及于歸後柔順敬共甚得姑嫜歡心隨夫子官京邸聿彰賢勞惜乎其厄于算也生于己巳年四月十六日卒于順治七年七月十二日享年二十有五又繼娶張氏前隆慶辛未鼎元諱元忭公孫女子一鄭聘順治己丑進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黄公諱宣泰次女係張出女六長適孝廉高公諱士登孫邑庠生祖謹次適順治壬辰進士戸部郎中周公諱龍甲長子邑庠生暢係高出次字順治己丑進士陝西道御史何公諱丕都長子■■次字甲戌進士吉安府知府

葛公諱維垣長孫■■次俱幼係張出今以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塟於郡城南郊之楊家莊兩安人祔焉銘曰

淮有名族劉氏是彰哲人代生衍胤發祥三世魏科何實繼後維我何實終孝且友乃官秋曹伸究抜滯奏請蘇理

皇帝曰可仁慈徧施克紹先績怡然受毁遑恤鐫級轉擢計部榷税九江釐奸除獘惠顧旅商詿誤道樌慎加覈核浙人曰嘻微公曷白覩學東海斯文用興僯才悼士赫赫著聲胡天不畀竟卒于官俎豆百世欽德之全惟君盛年自號曰僧暨君之殁卒無牽掛歟陽平允篤生文忠仁人有後百祿宜鍾淮城之南松栢蒼蒼我銘其實千載弗央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四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五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承德郎四川順慶府通判前山西河東鹽運使司教授湛源秦公暨太安人郝氏合塟墓誌銘

康熙二年歲在甲辰夏六月古郝水心秦公由西蜀別駕遷司馬來佐我蘇居于午要衝凡師旅往來郵傳出入靡間晝夜加以湖氛未靖豪猾勾連秦公以緝暴禁奸爲務精心敏幹號稱神明上及憲司下逮百役交誦之無間言越三載歲丙午二月秦公以母喪欲解職歸于時上臺恐其去而難乎其爲繼也縉紳士大夫與鄉邑耆民咸以蘇方多故須得精敏任事如公乃可于是強公視事更歲餘而解職今年夏公且去吳侯補如前職余方依依然惜公之去而公以兩親之狀來屬予銘其墓中之石余退老田間目擊公涖吳事最悉其奚能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執中

號湛源其先世本淮海之裔以宦遊魯地遂家于兗之鄒邑秦氏世稱古郡名族公之祖諱雄有名于庠父諱東安號右川以明經高等補恒山學訓生子四人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迥異凡兒甫六歲通孝經小學八歲治尚書曉徹大義十歲能文言談行止屹如老成人每晨起問安于寢室必再拜肅容整侍父訓命之退始出就塾命之食然後敢嘗食于親所其幼儀之克謹已如此及弱冠成人依戀庭闈不忍輒離左右晨昏飲食必躬自審嘗寒暑衣服必親視澣

濯然後進於二親至於親有微痾扶持抑搔刻不敢怠至病起然後已其孝養之篤摯有如此公髫齡補弟子員試科錄輒冠軍食餼于庠名聲鵲起時公父筮仕恒山盡以家事委公而秦族属最近右或事詩書或事農作皆務本力穡夙敦孝友自公大父以來同炊已五世矣一飯千餘指公理家政井井有緒自親兄弟以逮族屬兄弟下及臧獲婢僕等無不人厭所欲凡衣食之類身甘麄糲無纖毫私蓄而于親兄弟必致其豐美即宗族之間無迫于饑寒

遠近無不敬慕公以公之能篤于所親也其一本之克敦有如此公嘗自勵曰我幸生于詩書禮樂之家稍知孝以事親忠以事君之道迺不克自振拔取科第登仕版以裨益當世固無以篤事君之義亦何以仰副吾親繫望之心哉乃究心經術奮力攻苦每嚴冬寒冱伊唔至旦兩膝如削冰不知其困也課諸弟子姪雖溽暑必整冠肅衣反覆辨難務貫通旨趣乃已既成鄉貢士操修學業彌進不懈其一生之篤學勵行有如此公心存施濟于窮嫠無告孤寡堪憐

者周給無倦邑即其人詐飾窘狀丐升斗亦明知之而無不應至宗族故戚之以緩急聞者遑遑典衣鬻産必有以周之其好施樂善本于至性有如此自壬申以明經廷對第一屢試鄉闈卒困于有司公居家日侍晨昏娛親左右已恬然忘仕進之思迨喪荎服闋始謁選博興學訓躬身率勵仿胡安定之為師每月之五月之十訂期會講教以行月之三教以文嚴試如棘闈用是博興之士習丕變文風蔚起皆公之有以率之也課士之暇相視學宮形勝以宮外錦秋

亭一帶沙水纏塞有阻秀氣廼捐貲開濬湖水淪漣
益肰錦秋本色中植芙蕖夾岸樹桃李自後甲第連
綿觀者知爲典文之兆云公在博興時值歲祲貧士
無所得食公悉發家中積粟兼程而運凡五百六十
餘里抵學宮賑濟貧士之家賴以全活居四年遷無
極教諭其課士立規勤勤勿替一如博興越三年遷
山西運司教授其倡率訓導亦視博興與無極焉公
之師範造極有如此嘗按公之生平孝友其大端也
以是爲學以是爲教學則由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事事能究其理而其極則歸于忠君而愛親教則
從易詩書春秋禮樂言能致其義而其極則始于
立身中于教家終于訓人傳言金口木舌愼無以三
尼訓職爲天之溥報于公政以厚公之積而流光奕
葉于無窮也尋告致歸里縣舉鄉飲大賓歿之日遠
邇歎悼爲墜一典型云嗚呼孝友教學風于其邑眞
足有光家乘國史也　太安人姓郝氏古郝名族郝
雲齋公女也雲齋公積德　行爲世醇儒先是雲齋
公夫人夢老人是人懷而孕太安人生六齡傅母授
之內則列女傳市成誦已能了其大旨及課他書則
曰女子無事此纂組分內事也雲齋公奇之自是專
守筐績閒心慕古賢媛遺範居恒坐如山嶽終日不
出一語不形喜怒并不聞嘻笑聲事父母朝夕惟謹
及親有疾視湯藥必躬嘗故女德蚤著于門內云及
笄來歸贈公湛源先生時家政甚繁秦族五世不分
爨食指千餘太安人職理中饋上自姑嫜中暨妯娌
下及子姪以逮臧獲必人致其情無失禮奉侍厥姑
如事父母勤劬勞瘁罔敢卽安而賢名大著家貧嘗

紡績以佐贈公讀書織作伊唔咍相酬和丙夜不輟
贈公方力學好古喜購古籍毎遊市得書力未贍悵
怏若失安人則解簪珥以應之諸凡朝夕米鹽不以
瑣褻瀾贈公也饔飧酒醴酬應繁雜往往咄嗟立辦
應若影響不以賓客煩贈公也贈公于是專意舉子
業逮贈公以明經對策舉廷元屢授訓職青氈片席
苜蓿一盤時時相慰藉及贈公歸里每嘆數奇弗遂
遠大爲恨惟期課子以有成太安人贊之戒諸子勿
問家人生產朝荻暮九無間寒暑由是諸子皆食餼

膠庠文譽藉甚諸孫曾元五世彬彬文學稱鄒魯弟子莫有盛于諸秦者則太安人之訓督為多也雞鳴風雨之晨太安人每當食潸然以贈公終老一邑未究厥志以大展其用而專望諸後之人焉于是季君以明經上考授西蜀别駕三載考績以覃恩敕封太安人纔遷蘇郡丞歲丙午太安人年逾九旬司馬公迎養來吴東南諸紳士感司馬之佐蘇多惠政盍歸德于母訓各為詩詞以助公彩衣上壽之歡太安人為之色喜司馬公方自謂退食之暇膂依

膝下毋間王事毋闕孝養公署板輿之樂人曾不我及也而太安人誡之曰我昔徵夢而娠今得上壽又強飯不謂不幸矣慮汝以庭幃定省分執掌勞汝當殫心佐郡予歸矣汝兄汝姪咸能代汝朝夕使國有能臣家有孝子吾願足矣歸未幾一日忽謂諸孫曰頃有五人相招於是室中香氣馥郁經日不散有頃復言曰明日巳時當去歡笑如常時至次日晨興櫛沐畢焚瓣香于家祠再拜稽首端坐內庭手掄數珠朗誦阿彌陀佛號者百聲復起拜天地拜畢復就坐至巳時瞑目吉祥而逝嘗據狀按之太安人之夙嫺女紅善事父母謹身端範也有女道後能移其孝于父母者以事姑嫜事夫子至于妯娌克諧誠信柔順也有婦道教其子必勉其成業勤勤于王事之靡盬也有母道而贈公起于身修行立以儀家教子終身一轍自非安人之賢不足以佐之安人之淑修懿範非贈公之德不足以成之何其門以內之流芳萃懿若斯之全也以此知秦氏之垂裕真未可量已為之銘曰

鄒原廣衍兮古邾是封凫山奮起兮嶧嶬玲瓏昔賢軌轍兮千古誰宗秦氏家此兮五世居同湛公孝友兮兼資以忠師儒濟濟兮三仕學宮木鐸已振兮無嘆終窮賢媛居室兮勤佐飧饔勉于王事兮夙夜在公闕雎葛覃兮今睹其風麟趾振振兮百世昌隆水深土厚兮鬱鬱葱葱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君達顧公暨元配
封孺人朱太君合塟墓誌銘

於郡邑間有君子焉其生也遠近以爲式其歿也遠近以爲傳且葬而史氏則執筒以書汲汲焉唯恐歲月遷流名實易淆或不聞於後武林顧公之懿行茂實旣爲遠近之式且葬矣而其孺人之德儷君子者又並堪不朽於其合塟也其孤侍御豹文挾兩先人之狀來乞余銘余思當吾世而有君子其人若顧公君達曁其孺人朱氏者寧忍以不文辭而使之有美

弗彰乎謹按狀公姓顧諱大觀字維恒號君達其先世自越之上虞徙會稽復自會稽徙武林世系緜遠不具載公曾祖龍泉公祖望龍公考恒宇公俱一傳至恒宇公舉二子長卽公次君明公一女適聞氏初望龍公雅好讀書廣交遊久之不得志而家業漸落因誡恒宇公詩書不足以療饑去舉子業專爲治生計可也恒宇公遵父命嘗往來東粵謀化居冀恢舊業公生而穎異五歲讀書日可百行恒宇公旅行在外望龍公愛公甚時坐公膝上口授易詩書夜與俱

寢每覺必蹴公令成誦乃已公年九歲五經左國悉能背誦無一字遺恒宇公質素羸往來瘴癘之鄉不勝勞瘁年三十二竟歿於粵公年僅十二聞訃哭泣躃踊如成人遂啓望龍公暨陳太孺人欲徑走萬里赴奔喪所親舊咸爲驚嘆哀其童穉涉水登山何日方達然終不可止望龍公卒攜之以行時翁年六十一矣老翁穉子扶柩在途發南海踰庾嶺歷十八灘下小孤每遇驚濤駭浪險阻異常輒呼天號泣路人爲之垂涕公年十六望龍公忽病疽公侍湯藥晝夜

不解帶及瘡潰爲傅藥藥漬十指悉爛公不顧也旣歿哀毀骨立時遭兩喪貲罄力殫方恒宇公之歿粵也以遺金托客友其俾付公及奔喪往竟不可問空以櫬歸廼竭力經營始獲塟望龍公以恒宇公祔而家已無隔宿儲矣太孺人力貧撫孤時感念哽泣公爲強顏慰解迨朱孺人來歸公扼腕嘆曰爲人子而不能將母何以爲人孺人卽請脫簪珥售值百金以權子母公諳計然策數年家漸裕遂致洗腆無缺供旣而爲弟婚娶爲妹理嫁咸秩秩成禮太孺人爲之

色喜焉年二十六挾策遊太學與四方名流競藝恒標赤幟逮屢發不偶竟絶意進取專以讀書課子爲事發架上陳編誦之凡輿地賦役諸書靡不博覽于是天下阨塞險易戶口豐耗兵制強弱下及土田水利人物風俗口誦心識一一能指諸掌嘗誡諸子曰學者讀書當求爲有用勿徒事呫嗶以希一第公在雍壁事久例得除掾幕檄趣公公喟然曰吾鼓篋來太學志在進取既阨于數豈復能低首承人謦咳耶其立志伉爽塵視利達有如此公既幼孤事太孺人

孺慕如一日太孺人年七十公五十餘雖子夜歸猶必就寢室察寒煖視安否至懷果餌置枕側不異童時其執太孺人喪哀禮兼至與弟君明同起孤若左提右挈友于倍篤兄若弟年並六旬猶不忍析産迨子姓蕃繁不得已分箸然毎飯必偕其閨中娣姒亦如之延師家塾課督惟勤不分子與姪至于嫁妹撫孺人之侄爲甥娶婦爲甥女歸婿則又同子若女費其孝友性成一段輕財賙急之心毫無異同于其間有如此自公先世東徙已百五十年祖墓在越公春秋祗勤祀事不稍怠年二十時忽夢大父體流血偃臥庭中公驚哭失聲既覺心猶忡忡動頃之白下信至金陵火焚居積値數千緡皆以爲夢兆適符公曰否彼千緡幾何而驚動祖先乃爾不數日族人來告墓旁有穴而葬者因投袂起曰先靈夢示不妄誓以死爭之然彼固強族訟牽數年未得直會其族有不理葬者反爲公證對詞驗之事乃决公于族姓無遠近親疎悉敦孝有加至于嫠而能守孤而無依者或廩之終身陳太孺人有異母弟早歿遺孀爲李我存

先生長女公事舅母僶養靡間殆三十年同學龔華茂先生一子不禄遺兩孫公敎誨無卹如諸孫諸凡篤于宗戚朋舊殷勤切摯有如此平居囊無餘貲遇友朋之裔或令讀書成佳士或俾習一業以資身其善事勇爲不惜傾筐倒篋竟忘其力之有不足也如橋梁道路爲之修築平治躬親拮据者不勝紀歲乙酉潰兵自京口奔軼所掠子女流離道上公贖之省還其家有故族遺落賴以完聚者甚多歲歉粟價騰貴公儲粟亦無幾令家人食麥粥減留餘粟以給姻

族之弗克衆火者會稽故有田歲收所入供春秋祀
爲村人乘機剽食廉得主名公不問曰彼直以儀故
何忍與較比當事設法行賑公捐貲首倡餉日至賑
所部署簡察勿令胥役得因緣中飽其奮發爲義實
心任事有如此公性剛介負氣節凡事涉兩端必侃
侃持正不稍依阿居恒惟誡子弟飭臧獲從不以牟
牘撓當事至里人戚屬或有冤抑無告者則毅色昌
言之卒未嘗私人一揖謝也雖燕居不妄言笑房幃
中不畜妾媵一切華靡事絶弗動念自侍御通籍十

餘年書至宦邸但道平安及申訓數語而已屑
敕封後彌自檢下每徒步里社偕父老講鄉約或逢佳
辰令序則與二三故舊過祇園花墅優遊嘯咏歸則
課誦諸孫率以爲常邑中舉鄉飲大賓以齒德首推
然偶一應之不再赴即大典徵籍光寵其自重有如
此昨年秋九月公弟君明公無疾而逝越二日孺人
又以嬰疾殁公篤于天倫至性過人一旦蚤罹參商
沉痛纏綿晷刻不置自此遂得疾時平時劇今年春
竟大劇不起臨革時惟勉侍御兄弟篤念根本無忘
祖宗殫竭忠藎上報
朝廷勗諸孫以讀書修行毋失尺寸一語不及其私蓋
公之學問深到義理明達方寸有主始終不亂又如
此孺人姓朱氏爲宋徽國文公裔父曰思齋世居錢
塘孺人年十八歸公適遭公家產中落弟兄孤露孺
人即斥篋笥供家計殫心規畫奉太孺人甘旨佐公
婚弟嫁妹罔惜已貲以備大禮公于是擔簦遊學肄
業成均無復內顧憂皆孺人力也孺人性明敏善決
疑能斷大事乙酉江盜潰卒南走杭人大震恐爭携

家奔避陳太孺人亦欲渡江東歸孺人泣留不得于
是侍御奉陳太孺人以行獨孺人留視門戶曰無傷
也
興朝方救民水火聞師旅所過雞犬不驚度會城必安
若盡室徙則家計蕩析所失反多非策也已而卒如
所料陳太君行後音問梗阻孺人日夜泣因成目眚
久之竟失明會侍御令眞陽以地方荒僻弗獲迎養
思棄官歸省孺人亟傳止勉以勤職報最爲門閭光
斯稱孝之大且云耳目關乎神明吾寧終不視乎未

烝遇良醫療之果得差歲戊戌侍御以治行卓異
簡擢臺班孺人語公曰吾婦人何知
朝宁事然聞臺察居言路職彈劾所重知大體須發言關民生利病政治得失無事矯激賣直博風力虛名封公遵其言相與誠勉侍御奉教惟謹益慷慨發抒讜言石畫震動一時號真御史歲辛丑侍御奉
命按湖北差未竣旋撤然攬轡澄清得于庭訓者其效彰彰矣歲壬寅侍御歸省期滿戀戀膝前孺人引大義趣裝北上毋曠乃職侍御因遵命還

朝然思親恒心動正上章乞暇間孺人之訃音忽至先是公弟君明卒之三日宗戚子姓以喪來者咸在孺人悉召令前人人誨勉若將永訣狀而神色和平言笑自若已而曰趣具香案吾見彌陀垂手相接時至矣因合掌西向誦佛號千聲而逝嗚呼異矣殆釋氏所謂正念分明捨報安詳者非耶相夫子兄弟同爨四十餘年娣姒更司出納五日而代無幾微嫌隙中間謀析箸輒相持泣議遂寢迨分析猶每膳必俱如未析時視子婦輩逾于所生弗督責家務曰婦弟視吾所爲他日足任家政矣訓諸女則令操作習勤苦曰女將外適使佚豫是耽騾爲人婦其何以奉尊嫜乎以故孺人閫教著聞戚里大家世族爭則傚之平時賙䘏三黨應人急難不稍靳殆與公相倡和云比舍有狂暴以夙嫌昏夜叩扉肆侮孺人戒閽者勿應并勿令公及諸子知曰斯妄人也不可理論第以不見不聞處之渠技止此耳後其家果愧悔謝過常課諸孫誦讀謂侍御曰人之資性可望而知不能者宜令徙業白丁勿徒艷讀書名誤乃終身也孺人與封

公白首相敬如賓所以教誨男女孫及諸甥者皆一軌理道非刺刺兒女態洵婦道母儀爲能獨擅其全者哉嗟夫余按公及孺人生平本末若置公于孝友傳獨行傳儒林傳未知誰堪爲公伯仲若置孺人于烈女淑行傳亦未知誰堪與孺人相比擬也即太史公操筆而起恐亦有未能盡爲繪述者已余于侍御君有一日之雅見聞頗悉聊爲合誌其大者使千載而下之傳且慕者庶幾有所考焉銘曰

越州蘊秀兮源遠流長再徙厥居兮卜宅于杭三傳

至公兮穎異非常九齡記誦兮腹笥洋洋十二而孤兮扶櫬粤邦蕭條萬里兮嶺險灘長號呼籲天兮行路凄傷六旬侍母兮孺慕罔忘爲弟婚媾兮爲妹趣裝傾筐解珮兮内助實良荆茂不分兮壹德彌彰賙饑䘏寡兮普惠周詳見義必爲兮無欲斯剛靈夢來告兮山川致祥善無不報兮德罔不昌
綸恩載錫兮積行彌芳永奉遺敎兮忠盡波揚山高水清兮福祿爾臧

誥封通議大夫前驃騎將軍遼東總兵昇寰黑

公墓誌銘

公姓黑諱際盛號昇寰遼東廣寧衛人也世家遼左代有功勳列在前史著稱大姓公祖諱春任都督同知封榮祿大夫忠勇公父諱雲龍任至總兵官封榮祿大夫嫡母費氏封夫人公兄際光庶母婁氏所出襲祖職任至条將卒無嗣公行二幼失怙年十歲生母金氏復歿依嫡母費氏以居遂襲兄職官都指揮使公性行至孝事嫡母不異所生嫡常病篤爲之求名醫虔卜筮久之藥餌禱祀俱無效公計無復之焚

香告天割胃爲餌以進遂踣地幾絶久乃穫甦自是公之孝行著聞遠近驚傳相歎慕不已年十八署本衛事歷十年居官事理和平簡易不急名譽深得軍民利便爭愛重之居身操持尤謹取予之節雖一介必嚴葢不惟官槖蕭然而家計半充爲官費於是薦公者章滿公車遂陞西平營遊擊屢奏奇功所居軍營伍肅復陞正兵營遊擊封驃騎將軍居久之凡軍士有疾病親至其臥處視之捐俸糈爲藥餌有陣亡

者必痛哭臨其喪買棺助其殯祭奠追薦厚恤其家旣大得士心又饒有幹才屢見獎于上臺以公有能名且廉重爲諸職最委蛇任事和而能恭殆非他輩之矯激尚氣者比洵堪膺大任而綽如若遂以遼東總兵擬公公謂家人曰吾起家武職學術疎淺叨職十餘年得免瘝曠以貽我前人羞亦厚幸矣況此四軍任于時事有其難爲者吾焉敢倖邀一時榮利而不早自審乎遂以疾辭再三乃得允所請解職歸里軍民號泣若失慈母嗚呼輿情若此公之居官

可知也已公雖身習韜鈐擐甲發弓而性喜詩書居處每芸編滿架博覽無遺時兼工染翰興至則淋漓潑墨追似鍾王尤喜賦詩或雅客稠集羣聲選韻遂盈篇帙且工琴善奕琴奏六十曲極宮徵之妙終老不懈故雖名將家而氣宇敦碩意況恬雅昔稱諸葛君眞名士今于公見之辛酉歲

皇清大兵入廣寧公隱居帀崖山中

太祖武皇帝聞其賢遣官旌召凡數次公應

命赴闕懇辭職

詔賜原官給俸祿准其致仕免差徭等役

太宗文皇帝卽位復召公任大冢宰公堅辭疏奏願退居山野奉誦玉皇經以祝

聖壽若必任以官寧死以報

命因准其住廟誦經

賜號太和子仍給俸免差如前

詔自是公二十餘年足跡不出戶凡

朝廷有大事必遣官詔問亦未嘗一致公於殿陛以成公志也公被

恩甚厚優錫屢加亦未嘗詣

闕一謝順治乙酉召入京師居禁城大光明殿內

世祖章皇帝常親臨至殿必先

勅諭免其拜跪凡一切宣諭及進見俱無拜其所以隆公者有如此按公自辛酉歲以後伏處草野凡三十餘年當

皇清開運熙隆之日遇

列祖禮賢下士之勤乃卒守所志讀書彈琴優游山林以終其天年至于

召入禁城居光明殿中諮訪
因是屢詔無弃此在
聖朝隆賢之盛典固已冠百王而首出光千載而不磨
而公亦感佩
殊錫益殫忠貞始終不渝所謂非公不能徵
盛朝之大非
列聖亦不能遂公之高者也順治壬辰歲公寢疾
上屢遣官存問因不忍其殁
命取所遺以入繼室趙氏以公之像獻

命懸宮中嘗省覽復
命繪冬夏二影
御誥親題用國寶
賜趙氏供之
上每至殿內必至設像之處徘徊顧瞻不勝欷歔感慨
其身後之蒙
恩又如此公病篤時奏乞俸于繼妻又因黑氏無後無
他支系以甥孫胡向化爲身後乞爲侍衛俱蒙
俞旨併免差役如公在公臨革之際神色不亂處置周

詳他如弟子諸人皆有遺囑計公幼而孤又十歲喪
母恒自傷不辰至暮年每念及二親咨嗟涕洟不減
孺慕其一生歷事端方心迹光明洞洞屬屬惟恐有
纖塵之累故其出入
三朝抗節明志累蒙優禮公卒之年遇
覃恩封通議大夫元配袁氏繼配佟氏俱贈淑人繼配
趙氏封淑人子二長効祖廕驃騎將軍年二十五歲
卒袁氏出次効忠年二十六歲亦卒佟氏出趙氏以
嗣事卹

爾將家產歸甥孫胡向化以春秋祠事屬焉公生于丁
亥年三月初一日辰時卒于壬辰年十月初八日未
時年六十有六今年冬繼室趙氏將以公營塟于某
山以兩淑人祔銘曰
翼翼黑公起家關東累世名將勳勒鼎鍾祖奮其哲
父濟其忠公幼而孤哀思有忡割骨救母孝格蒼穹
十八署事屢建奇功歷十載推公總戎公以病告
遂釋橐弓鳴琴咏詩圖繪尤工隱居弔崖於焉以終
適逢

皇運累詔起公堅持素操恪守清風逮事
世祖居公禁中恩賚稠渥禮數優崇免公拜跪與公迎
逢國有大議惟公是從思公不置懸設儀容春秋顧
懷毋替
帝衷公有外孫名寶厖洪繼公之後能郎公功帶劍履
陛
恩錫方隆無嗣有嗣奕葉流鴻遼山之陽貞珉新礲我
書其實千載無窮

封大中大夫大參佟繼亭先生墓誌銘

康熙二年歲次癸卯夏四月三韓壽民佟公奉
天子命來保釐我江南右士甫下車于國計民瘼殫心
區畫無隱不恤無弊不除凡可以上佐司農下紓民
困者毅然以身肩之而勞怨罔辭兩年來我吳億萬
姓如在慈母袵席之中當此軍需孔亟徵繕不遑之
秋絕不知有差吏之追呼與科條之繁密以是思佟
公保釐之績我吳其寧可一日舍公哉不意歲前十
二月十七日忽太封翁繼亭先生之訃至佟公性至

孝不勝擗踊哀痛吳民戴公之德亦不禁痛公之痛
且謂太翁誕有體國恤民造福無疆之賢胤若此正
宜食報未艾何以遽聞此音也其信然耶其傳之非
其真耶乃今而竟信然也何我儕小人之不幸抑至
是也一日佟公親譜行狀屬余爲銘余屬公知愛最
深目擊公治行最悉因而代公抱痛亦最甚其奚忍
以不文辭按狀先生佟姓諱■■號繼亭先世遠自
晉魏流系綿長世籍撫順爲海內族姓冠逮明宣德
年間徙居寧遠代著武功文德不能縷指累傳而至

原缺第二十五、二十六葉

先生性倜儻不群自幼折節讀書毎遇古忠孝節義
可傳可法之事輒感慨欷歔激昂起舞以爲士諦法
聖賢宜表表有所樹立于門蔭韜鈐意泊如也偕配
劉淑人事大父維𪗋公大母李孺人服勞奉養以孫
兼子維𪗋公享年九十有三李孺人享年八十有八
左右承歡凡幾歷春秋逮于考終曾無倦色事父贈
大叅西河公暨母林淑人一如其事大父母高堂囚
老孝養靡間既而林淑人疾革撫寧西河公亦相繼
捐館拮据兩喪于流離瑣尾之際含襚衣棺情禮咸

備履變如常事亡如存于養生送死之道蔑毫髮無
有遺憾焉先生生丈夫子六人鳳毛麟趾性均不凡
先生視性所近董之肄業文武兩途各隨自致居恒
惟取向所讀書史中忠孝節義其人其事之可傳可
法者爲之講説朂勉期于爲臣必盡忠爲子必盡孝
卓然能有樹立乃可會王氣東來師旅雲起三韓首
中兵燹險阻艱難先生具備嘗之然天相吉人瀕危
獲安深有得乎遵時養晦之道也錦州之役先生長
子建年慨然身殉枹鼓雖義烈性成皆先生義方之

[illegible]嘗如于公之治獄積陰德以昌子孫右藩公受
教復如前于疑獄滯訟多所平反其陰德之無量皆
先生有以種之也癸卯夏四月先生偕來藩署中復
諰諰焉慮江南財賦甲天下而右藩所轄江鎮蘇松
常尤甲江南夙夜叮嚀既以考成嚴切是凛又以民
力困乏爲慮藩公受教益加謹歩于出納條目絲棼
蝟襍能推析毫髮使吏不得因緣爲奸而施于民者
則又寛大簡易賢哉藩公乃其賢蓋有自也公歷任
凡六遷先生毎任必偕積十有三年如一日無日或

離卽無日不以報
國澤民爲戒勉孝如藩公其能不以報
國澤民盡子職而娛親心哉是以所在捐俸軫恤清理
監倉收埋骴骼于京口建渡生船活飄溺多命種種
仁心惠政凡以仰承先生之志也先生在藩署中適
念房山令箎仕伊始又急欲趨而成之甲辰春三月
遂允房令之請戒程離蘇右藩公跽留弗克比至縣
署則署中已搆精舍額曰娛綵軒以承先生之歡先
生仍以勸勉藩公者勸勉令君惠愛有聲不意十一

原缺第二十九、三十葉

月二十六日先生竟以疾革也嗚呼先生素強健年八十有二行不待杖坐不倚几屹如壯夫胡天不弔遽掩德星遠近聞者無不歎悼咨嗟焉獨長吳爲然也然則先生教子以武則武能危身授命而義烈炳然教子以文則文能學道愛人而賢良茂著有能文能武之諸子若此先生其眞可以不朽已爲之銘曰天挺鉅公忠孝是崇以身作則其儀不忒孫而兼子罔替終始或方所王撫文奮武武績孔彰文德未央家多象賢邦國賴焉尸祝遍地淵源有自源遠流長彌熾彌昌金石可礎令聞不磨

吏又民復澄清之效立著吳民家尸戶祝方擬期年報政之後尚欲請留攀轅大竟君施會廷議撤還巡方輿情怏怏以爲監察得人如此胡爲一旦議撤使君子病焉小人幸焉于是吳民呼閽無路乃爲君畫像立祠謀世其祭嘗以識報德之思比有議者謂監察如君而遽撤以去倘天欲平治天下旋當復遣已而

聖主乘[illegible]攬萬幾果親正人納正言仍分遣御史巡行各路[illegible]

臨莅拔[illegible]猷嘗尤岦重焉監察之撤而旋復者實自君之有大造于吳始也君以資望並最奉

特簡按視畿輔而益舉夙志之未究于吳者悉措之輦轂近地糾繩食墨不顧權勢爲小民除疾苦伸冤抑必嘔盡心血乃已按部未踰年卒以勞瘁成血症致不起于順治九年壬辰六月某日卒于京邸之正寢年五十有八朝之士大夫以及街巷之兒童婦女靡不咨嗟痛傷雖按蘇之日視吳差久而天又奪之以去豈識民之不幸與吳民亦相去不遠耶邦民生當憔

悴之日有功德及于民者天反不爲之助耶君同母弟次君愼修偕其孤宿焜扶柩旋里將營兆窆而以狀來乞余銘余維疇昔待罪樞貳于君有寮友誼比年君按吳余又部下嘔吟思慕之一人君生平之立身在官堪爲世法而不可使之湮沒不傳者余頗悉其槩其何能辭不銘也君元配解氏處士解三召女封孺人男一宿焜太學生側室王氏出女三一適聞喜縣庠生崔俊長子拔貢崔爾瞻一適聞喜縣歲貢賈鏊長子國學生賈價奇解氏出一尚幼王氏出爲之

銘曰

烹鮮兩地所去見思乘驄再出繪像立祠富貴浮雲
于君何有功德在民名不可朽

傳侍御君併及民情中有關係可以作史　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五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刑科左給事中加一級前巳未進士婺源縣知縣六平金公墓誌銘

余家世松陵譜系所載自故元以來世代可稽相傳金氏系出東漢宗室煇之受封烏傷至錢武肅鏐王吳越劉氏避諱嫌去卯刀爲金氏其與義烏得姓之始大抵相符此宗系之所繇合也前丁未榜諱世俊

與余兄浮弋同籍至巳未六平兄又與余同籍巷宗派同而氣誼又先後脗合焉今年夏六平兄之子漢鼎以其先人之狀來乞余銘又自言生纫而孤不得具悉先人之實惟吾叔核採而詳誌之余何敢辭謹按狀兄諱德義字行之别號六平世居東淅之義烏九世祖涓居繡湖之濱與景濂宋公子克王公同出文獻黃公之門後兩公相繼登仕而公獨隱居有高名詳載郡邑志中所傳有青村遺稿其略也曾祖諱貢早世祖諱李方在襁抱曾祖母季氏飲水茹蘗鞠以成立徙居浦陽東界之赤許謹課耕讀用以起家考諱文泰持躬端方課子尤嚴切自宵達旦咿唔罔敢或輟得丈夫子四人六平公其仲也丰姿玉立鬚穆敦重終日不妄言笑學詩於慈水沈先生光岳通四始奧義閎覽默識沈先生早異之曰子必爲國華矣愼自愛年十四卽失恃煢疚骨立哀毁若成人廬墓者三年服食貧於丘嫂董氏公侍之甚謹居小齋顏曰靜遯窮年誦讀靡間寒暑初補博士弟子員時

晉江子環張公以名魁領邑每顧公而稱曰子匪獨以才勝也識度亦過人遠矣後登癸卯賢書出别駕陳公儒之門及進謁陳見公之儀容甚整議論辭采亹亹動人謂所舉未能盡公自失者久之巳而五上公車皆報罷人謂公且倦遊而公益自勵杜門却埽惟日取陳編博搜精採經年累月未甞入郡邑之庭偶士大夫有旅會公獨恂恂退處如不勝然出則蕭然襆被約素自持故閭里咸稱公長者於時公所遊好皆海內人望若蘭嵎朱公石簣陶公孟旋方公子

卿徐公皆以學行相推而方公嘗語人曰李燔之進學可畏張洽之勇不可奪若六平殆兼之矣已未會榜出續溪李公某之門其贖言簡理明識學兼至李公深許之而策詞有侵及內庭者時上方深居朝多內忌李公稍後公卷曰吾相與有成也試大廷除格當爲令于是令婺源縣縣治在萬山中俗好勝風多不馴公慨然曰此晦翁先生舊里遺風獨不可振乎爲之疎其節目敷敎以寬每訊牘盈庭一以誠信剖之小大之獄必得其情表裏殫盡處㫰年未嘗一言

欺其民民亦不忍以欺相與併蒲鞭不示矣若夫詰盜必斷株引勿以波及者惠奸也至於治賦必先期示約或至再三不加怒譴曰吾故拙於催科也凡邑有興革審其足以濟物者行之必力不以輿言爲勸沮曰吾務求其便民而已捐俸首新學舍進諸士講肄恂恂然澤於大雅尊朱子綱目語類名臣言行錄等書鐫之而不著名於簡曰吾取其足以敎士焉用標榜也又淸文公祠田若干畝俾朱氏世守之勿墜先賢之緒又念文廟山僻樂舞久廢迺考定古制諸

聲按節始爲六佾升歌環橋門而觀聽者有淵然三代之思焉先是邑山龍蜿蜒勾巳於龍船槽領間土人多業爲堊旦旦鑿之地脉幾斷諸邑老多播弃投林公迺捐金易窑址且禁勿再鑿犯者以盜官物論自後邑之東山諸老或位冢宰或晉大司農或起憲垣奮興岩谷震赫班聯咸歸功於公云邑舊多虎暴行道相戒非十百不敢行公具牲醴爲文檄諸山神俄而虎不入境驚傳爲異曰是長者之驗也比於漢之劉氏云公每視時政操切心非之曰不聞治大

國若烹小鮮乎何急張爲也一意悃愊所至期於貧弱有利不肯脂韋詭隨以筐篚相先適邑豪某風爲大盜逋逃主罹公發之然吏於郡與守相暱莫可誰何公廉得其狀白於憲竟寘之法於是守卿公甚爲蜚語中公竟改公敎職解綬去民遮道泣者數萬人閲十八載歲戊寅婺之父老子弟思慕公不替請於督學御史祀公名宦亦以見直道之久而愈昭也公自壬戌還里偃息故廬食其遺畝不攜婺源一物而充然自足日徜徉於越溪山水間未嘗有不豫之色

益幾乎古之有道者俄於癸亥春患手瘍而卒僅年四十有五卒之夕歎曰吾濫科第誼不敢負國爲吏不敢負士民今無所恨惟念先人鞠我誨我不獲被貤綸之典所介介惟是耳所著有靜澹齋稿挹蘭吟理要約言樂舞事略諸書藏於家嗚呼負大才如公學藏如公篤實敦行如公而僅小試一邑卒以鋤奸投鼠解印綬去頗投閒未幾又不獲享有遐齡中道而折天乎天乎其何可問耶使於其時一得當而或爲諫官或躋卿寺其所建竪必有炳炳烺烺卓然可

觀者即不然或稍假以年而老成具在典型勿墜學右謂道繼往開來是亦君子之澤未斬其所以維風易俗補裨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也夫何旣厄其用又嗇其年幾與流俗之碌碌者同其湮滅無聞不能不令人低徊善類而仰吁青天也然天亦未始不可問公嗣漢臯距公歿之年甫十歲煢煢藐孤乃克自振拔力學能文聲騰鄉邑成己丑進士令涇陽凡五載其所以愛民勤政疏滯起敝者一如公之治婺遂以奏最聞叨

賜金賜衣之上賞旋蒙

世祖先皇帝臨軒親試擢置諫垣蹇蹇諤諤聲震欒坡

天子嘉焉爰晉清卿將來宣猷効力所以報

主顯親者政未可量則天之所以酬公方奢而誰謂天終不可問也公雖不得爲大官不獲享大年而有嗣若此以彰無窮之令聞是亦足以傳也已爲之銘曰

嗟我六平履行不忒稽古力學士類標幟令于婺邑仁明以治山俗剛猛進以禮義朱子遺風振揚蹟被卒以直去邑民揮淚公懷坦坦林泉高寄天不永年

倏焉垂翅惟是婺人積久愈思崇公俎豆以享以饋

皇天不遺有子克類科名繼武涇陽是涖誠信而寬不遺父志

帝用寵嘉厚賜章異

親擢諫垣侃侃

廷議時望所屬豈惟卿寺善罔不昌德積而熾六平之澤匪報焉遲薄始厚終天心可質

贈光祿寺卿湘隣金君墓誌銘

余家世松陵之曹溪去浙婺義烏金氏僅隔錢塘帶水雖譜牒難稽不敢妄附宗支然與余家鄉會同籍者後先三世其氣誼聯絡不減本支一派也順治己丑南宮義烏得二人號稱金氏二難一爲余己未同榜諱德純之子漢鼎一爲余兄浮弋丁未同榜諱世俊之的然從慈湘隣君是也君以甲第居前恩授粵西少參守九江道前此未有之曠典時朝議以石碍分江天京尚稱考翔非　王師赫臨則抗不下[illegible]・非新硎淬礪　心奮發有爲入坎窞而不驚者爲之監司以彈壓之則無以消鷹眼撫哀鴻而轡新附之版圖故君得預其選焉受命之日即慷慨叱馭有誓不顧身家之義稅節衡陽者再歲末由滋境歲辛卯粵西始闢遂披荊棘蒙瘴霧抵柳州視事爾時仳離未集瘡痍未起城郭之內一望蔓草荒烟君爲之董戒師旅勿令擾民居妨民業凡所爲招携懷貳扶傷拯痛以綏定而輯寧之者靡弗殫厥心力政事之暇仍揖諸生而進以爲文之道與夫立身行己親上死長之大節方浹歲新造之柳蒸蒸有起色矣乍何賊瞷藩師鎮省所在分旅設防兵力稍單輒乘虛傾巢來犯壬辰七月四日桂城陡陷孔藩殉焉于是全省震動柳故當首衝孤城不支君抗節被執罵之桂林者數月賊偵守甚嚴求死不得偶一日伺懈夜竊防者所佩刀手格殺數人星馳翳榛叢莽中冀間道迎　王師爲追者所及卒遇害時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先是潛遣僕馳書報其父曰兒生不辰遠隷粵西枕戈入境徭苗雜處蒿草盈邊設餉旣艱招徠不易詎意坐席未煖七月四日賊陷桂城是月八日柳遂受兵兒不屈被執逼勒萬狀今聞　王師南下或陡見天日孤臣不能終疆場之役意欲納款前行死生不復顧也但念父母生兒撫育教誨匪朝伊夕致父老不及養母殯不及塋子幼不及教不能不耿耿于懷耳已矣兒不能烈烈以明節何敢冥冥以偷生父無望兒矣有弟萼在或可相娛以奉餘年兒歸養無期白雲永斷自當從三閭于湘水附子厚

于柳城已矣兒何忍言又有詩云稽首羅池嚮子厚遊魂願從九疑看讀其書若詩之詞則其秉節無二誓死靡他固已如泰山之不可移而黃河東注之不可挽矣是歲粵西陳撫軍上其事

天子深用憫悼特賜祭塟如禮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乙未夏六月君長子廕生以琳徒跣來京持狀乞余銘余方病甚委頓床褥聞僅能屬息其何以應生之請而余竊念君家後先同籍之世好又念君捐生殉節有古忠臣烈士之風每讀史遇

其事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尚爲之咨嗟慨慕執卷流連不能已已詎當吾世而得之耳聞目見者能不奮筆以從而爲之誌其事以表來茲也謹力疾按狀

君諱漢蕙字公樹號湘隣其先世系出炎漢劉氏漢光武封皇孫于烏傷國除遂家焉後避南越王錢鏐諱去卯刀爲金始以金姓著世有達人宋仁山氏履祥元青村氏涓皆懷道不仕號稱碩儒越入傳而爲君曾大父■■公諱守大父■■公諱文亮以君伯父少司空稠原公世俊貴皆贈如其官君父■■公諱世儼才高學砂有聲庠序間以數奇抑志小就爲涇州別駕丈夫子三長漢蘭補博士弟子蚤卒次即君君生而穎異垂髫食餼每試輒冠軍又次蕚亦以髫年領袖童子試君登己卯賢書庚辰鎩羽歸力學益奮至邑里有不平事能以片言排解爲鄉人重己丑成進士授二甲叅藩粵西經營草昧所爲極難未竟厥施遽罹賊害嗚呼有生者世之所共貴守死者人之所甚難君獨能輕其所貴等性命于鴻毛易其所難甘一死如茹薺禮曰臨難無苟免君其有焉視

彼全軀保妻子之流居平則溫飽是圖有事則抱頭鼠竄之不遑全未聞有死守封疆之誼者其相去何啻霄壤哉君生于萬曆丁未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順治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六配陳氏遼陽縣尹大孚陳公女封恭人子三長以琳廕生娶誥封翰林院編討丹臺虞公次孫廩生帶如公女次以璨聘東陽廪生宗玉郭公女三以璠聘浦江進士按察司廉使三陽張公次孫貢生昭服公女女三長適東陽庠生吳堡次適浦江癸丑進士大方伯致

虛樓公長孫洵培三未字孫二長永樾次永登孫女一俱以琳出爲之銘曰

日皎兮丹心霜凝兮苦節辭親兮腸萬廻報主兮背可刳金石消沉兮忠魂不滅陵谷變遷兮芳名不絶

太學生洞庭翁君約之墓誌銘

余居松陵曹溪里與洞庭相望阻具區水僅四十里而遥聞東山有約之翁君者爲人慷慨嗜義敦尙氣節鄉里德之吳郡咸慕重焉顧余宦跡萍飄居家日少未獲與之遊然竊嚮往其爲人以孝友立基以賢豪自勵非流俗之泛泛悠悠徒獵虛聲者比今歲壬寅九月其長子中翰天游具行述來請余銘其墓曰今某月某日將瘞吾父於東麓之新阡敢藉公言垂不朽余心儀君者久矣其何庸辭謹按狀翁君諱彦

博字約之別號青崖其先爲河南人曾大父參號春山負奇氣明嘉靖時以布衣却倭有功詔旌其廬賜優復大父諱邃號少山善居積以貲雄江淮齊楚間父諱啓陽號見滄母吳氏見滄公博學宏儒承少山之業能擇人任事家滋饒有子四君其季也君生而高顴豐儀倜儻不羈初就外傅課一日恒兼程纔十齡便通曉大義見滄公喜不勝未幾見滄公捐館哀慼如禮年十三入太學補國子生大司成張公侗初深器重之旣長行益修學業益進嘗從華亭董文敏

公其昌長洲吳太僕公默文文肅公震孟諸君子遊稱忘年交於是君聞見日廣漸磨日深重言諾愼行止有挺然振拔之槪嘗語人曰余性不耐馬頭塵但作一太平山中讀書處士可矣君因早失怙傷母孤幃晨夕不離左右凡寢餐憂喜一惟母是視所以竭孝養者纖悉畢周兄光祿君伯寰嘗遇外侮輒揮金助之無少靳曰人生惟兄弟耳遑恤其他伯寰歿爲之撫藐孤延師教育經理嫁配一如己出旣各克有成盡以兄所授簿冊歸之井井秩秩無毫髮淆追

母吳太君病君食不甘味寢不解帶晝夜侍藥餌不倦及病漸哀毀踰節有言於君以橐多遺蓄宜稍損哀以理之君咈然曰吾知痛母而已寧顧是耶歲庚辰大祲粟涌貴山民乏食所在饑窘君創議救荒數策因告糴淮楚徧賙山中且減價以惠通邑質錢者咸減其息更興起傭作全活貧窮無算老弱之不能傭者設釜糜以餉之明季徭役日重爭多方避役有黠若陰郤君君代肩之不明其詐也乙酉

王師下江南土寇多竄伏湖中弗靖兩山之惡少依草附木遥爲聲應君首倡保甲法出錢穀糾集鄉勇請於郡給捍禦具盜卒散去獲安堵如故先是君之仲兄亘寰於明末忤梟黨會乘亂梟逃自獄思得仲而甘心焉人情洶洶君裂背奮臂義不避禍爲之立劑萬緡用紓家難翁氏世業淸源其戚屬以貲附淸源生息者不啻億計一旦罹兵燹君之子母錢一空而寄頓營息者倂失其籍公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悉按其數償之無稍滲由是君家自少山公以來三世累積以賦役減什之二以捍患禦災減什之三以淸

源之多故減什之四五不啻居積幾盡而君顧處之泰然嘗曰吾家以富賈擅奇贏子孫嚮學者少不知立身先乎行誼潤澤繫乎詩書獨生計爲要務哉故君丈夫子十人皆篤學能文長子天游卓然早秀克自奮發以承君志初君存日自擇山水佳處卜築幽宅得玉塢之陽時遊息其間因顧而樂之且曰吾歿後歸此庶幾如生平時乎嗚呼余觀君之生平眞可謂體用兼備希蹤於聖賢之域而黽勉爲豪傑之士者歟以言乎其事母也則能孝生竭力以養死毀節

以哀居喪之道是先匱金之遺勿問稱之曰孝子無忝也以言乎其事兄也則能悌撫兄子如己子遇兄難若己難但知人生惟有兄弟逞恤身外更有長物稱之曰悌弟無忝也以言乎其志絜而行芳也則視華膴之榮爲不足慕而願作山中高士耽泉石之勝爲安樂窩而身後魂魄欲依即太史公所稱巖穴處士之奇行蔑以加也以言乎其識能應變而才堪禦侮也則鼎沸雲擾之際有排難解紛之功智困勇詘之場有指揮如意之效即古虞卿魯仲連之流亞亦不是過也以言乎其念切救世而惠足及人也則經

營荒政能使貧民無歲而有歲代肩重役能保大戶無家而有家此又其恩德之遍洽鄉里而不啻家戶戶祝以佩之者矣使彼蒼再假君以年乘時利見大展猷爲其所建竪當必有杰然可觀者又豈止名高鄉黨嘖嘖爲輿人所誦已哉謂之體用兼備洵非諛詞已然則天之所以厚植於君者皆於其後之人也如中翰之篤學嗜古且具經世才將來出入承明事業正未可量而諸子森森玉立日漸崢嶸君之所以遺其後者誠有勝於居積萬倍也已君生於萬曆壬寅九月八日卒於順治丙申十二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五配周氏側室生子十人長天游名燦庠序間次天潮天澍天溥天浩天波天淳天瀚天濟天泓女六人所嫁皆名閥孫男五孫女五墓在金庭玉塢之陽以壬寅十月塟爰系之銘曰

傳稱多財善賈而君顧以所積賑窶俾萬家賴其資釜知人善任付之計簿以無忝遺於其祖明季役繁追呼比戶咸卸君以脫所苦君毅然肩之厥惠甚溥

盜興於湖弗能安堵君請於官備戒弓弩事事有備寇銷湖浦別業逶迤蓄藏諸古咸知君之文而不知其武弱歲揮金護兄於侮兄歿保孤克稱善撫終君之心犖犖失怙曰厥其勉旃以無忝我父種德無疆兮宜篤斯祜子孫繩繩兮黼黻圭組千秋萬載名不磨蔚彼崇岡東山塢

奉直大夫前吳江邑侯眞萬劉公墓誌銘

三韓劉公眞萬于康熈三年四月內來令松陵歷任四載政績丕著最奏上聞擢公泰郵州守吾邑中縉紳大夫士以暨鄉閭小民途呼巷語以爲吳江一日不可無公何高郵之幸而吳江之不幸也相與泫然泣下未幾以考成一毫未完之分數停公公得稍留復傳相慶告盍通邑之民幾得公一日在邑爲一日之喜而公亦必以一日在邑盡一日之事旋報完開復奉命候補慫止吳門忽爾遘疾竟于康熈七年十月二十日　嗚呼痛哉今公長君以中翰在都聞訃將抵吳　公之懿略屬其弟淑寰來請余銘其墓中之石　扶喪歸塋嗟乎公之懿實即公之治邑是巳千秋　松邑輿人口碑崇祀名宦俎豆實有彰彰者[illegible]若且余爲邑之人職官舊史所敬慕公者[illegible]公銘謹按狀公諱定國字眞萬遼東瀋[illegible]爲瀋陽名族公父諱弘遇字勉之

祖武皇帝開國以文學授校書中秘歷事太宗文皇帝積有勛伐至世祖章皇帝朝南北一統文教四訖遂兩奉璽書巡撫江南山西所至勞來安集有惠政進秩兵部右侍郎佐理樞務時被寵遇傳爲盛事大抵司馬公服官之日秉持清節不以私累公嘗曰爲兒孫厚積者適貽兒孫費但贈弼差勝耳以清白貽謀其家敎可知巳公承司馬公庭訓早歲素履端謹卽以服官勵節忠君報國爲志故歷練精敏明達機務居父喪哀毀骨立如不欲生時公毋徐淑人巳先逝繼母唐淑人老病經年常在牀蓐公奉持維謹周旋湯藥衣不解帶及唐以壽終公哀念之誠久而勿替厚具喪塟易戚兼至如前時是以鄉閭咸稱公孝發于天性此公事親之大端也公季弟諱安國今任完邑令平時昆季之間少以恭事長以愛接友讓孳誼藹然盈于門內逮析爨之日涕泣不勝自是分財不較時人比之薛包之義讓故司馬公嘗語公曰吾薄俸汝知之然弟汝弟也同異惟汝

袁盎亦惟汝竟以產業委公不加分析已早知公能撫其弟而公果不背不泯卒如父志此公友于之大誼也公居恒獨處立身以端持身以靜泊乎無爲淡然自足食麄衣敝不近聲色其勤儉以治身者有如此公習識明捷其與人也能見其情其歷事也必裁以義課子詩書終日不輟口一以忠信孝弟爲趨庭垂訓之端以辨情晰理爲他日服官立政之要其平居敎子者有如此今

天子御極之三年公以父蔭授吳江縣尹命下之日人

爲公難之曰地處衝疲民煩賦重其何以治公曰我旣爲邑父母惟體父母之名以治家之法治之夫獄訟者體國之大要也獄訟繁興爭端不息其民必生業不理生業旣荒正賦何出苟獄訟減省鄉無呌譁民安生理正賦何患不給乎先是公未至之日餉檄星馳官以考成負累比比而是以致上下情睽不遑恤其民民又因新舊併徵致不能恤其命松陵賦數十萬益爲加劇公下車伊始釐剔獘端卽蠲除一切雜耗俾民免私費而毫釐皆入正供莅事一年夏秋

秋糧如期早課兼淸前逋三萬餘兩而賦額淸矣公練達事理善揣人意松民訐訟者卽以數言折之唯唯而退于是人服其明嘗勸止其民曰事入公門無鉅細動經時日汝民不無廢業且互相搆結怨氣日深由邑不已必及府道府道不已上及督撫連年不解必捐產營債徒爲訟師黠胥利耳故吾民苟非積仇大恨可已則已否則從公議否則赴吾吾不過爲汝平之毋致牽連不解是以莅事之日案無積牘詞不盈架而訟爭息矣先是獄中繫纍嘗百餘公莅邑

三載獄爲頓空僅止一二兩人耳獄吏告以獄空無人畏不敢守請以舖罪益之公曰舖罪輕獄罪重奈何以輕作重乎比之退斷不以彼易此也後兩罪減戍圜扉之地鞠爲茂草關鑰不下耆老以爲有生來目中所未覩而囹圄空矣吳江當太湖下流乃古三江入海之地自徐武功濬治以後汚萊壅塞歲乙巳秋湖水騰波頃刻間民居盡淪于水瀰望皆湖公登城歎曰吾民其苦矣爰採故老之言以鼓樓砥邑治前素爲捍水久圮不治公卽捐俸成之不浹月而魏奐

一新又傅攻水利之説長橋爲三江咽喉歷年橋既傾圮水竇全淤迺議修復吏引故事請議城中坊保出貲曰此往例也久之未報公曰爲居民平水道爲行旅便車馬吾何惜傾橐倒篋乎卽捐俸貲立成之于是塘工繼起南北坦途往來無蹇棠之患且重治學宮再起巾明旌善兩亭補葺城垣再議起搆縣堂擇日鳩工而泰鄭之遷已至遂不復舉諸若此類不費民間一錢不支官庫一金衆不役而事速就而廢墜畢理矣邑當南北孔道往年閩粵未靖征調不息

所至驛騷民人避兵如避亂官吏畏兵如畏敵悉索敝賦靡有息肩公才猷素著加以苦心調劑俾往來者怗然相安自是邑無避兵之苦其所資米豆薪芻牛酒悉發橐金置辦與市價等而供億無煩矣大抵公秉性峻直見人有一善務奬之使其成有一不善務抑之使勿之遂不求名不市惠人有告以貧苦卽捐橐與之不少吝聞有利便宜民卽竭力圖之不以難成自阻初試劇邑能耐事治煩催科非子夜不輟盡瘁精嘔血于爲令之道亦幾歷星霜幾費寢食矣然官有餘閒民有餘力獄無罪犯課無縮額方隅六百里家有袵席之安則皆公之賜也信乎視國如家視民如身所稱眞父母者惟公足以當之惜彼蒼不稍假以年俾略展其濟時之偉抱而竟以是終焉嗚呼當公身歿之日吾邑之人無賢愚無少長無不爲之稱公往事涕洟失聲者異日俎豆江城千秋不墜又豈僅桐鄉禱祀之靈峴首墮淚之思已也爲之銘曰

維古松陵太湖之濱潴田萊汙半長蒿蘋賦繁役重

十室九貧道値孑午供億艱辛歷數長吏被劾以去地方累官不遑寧處劉公爲宰廉淸仁恕息訟止爭正供迺裕百廢具興勿支官錢捐橐葺墜惟民是便橋梁雉閣縣治巍然垂虹攸濟水利千年思公之德震澤汪汪紀公之績穹窿並昂胡天不弔空餘甘棠萬民有口公也不亡

誥封恭人吳母孟夫人墓誌銘

三韓侍御吳公■■生際

太祖高皇帝開基之會夙負偉略矢志匡時誠五百年間出之名世也從

龍入都知國家武功丕殫惟根本之圖莫先于安民飭吏遂棻章京職就文階考授豐潤邑令招徠安集務穡勸農凡四載政通人和受知于

世祖章皇帝晉擢侍御史歲癸巳適余從中樞謬承人乏濫竽憲總兢兢以力持風紀澄清吏治爲期而公秉

持清節整綱飭紀亦以安天下致太平爲已任與余志合道同若夙契然及余歸田公之子來令晉陵清斂勤慎邑政大理考成報最晉擢清華余既與侍御公周旋臺署復從公之子叨庇棠陰誼薄雲霄非特一日相知之雅也今錫山公以其母太恭人狀來屬余銘其墓中之石余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恭人姓孟氏父德春公爲遼東清河衛世襲指揮使母姓劉氏封淑人皆遼東右族恭人生禀淑質幼多警悟年十九來歸侍御公雍肅有儀祗事翁贈中憲大夫越川公姑王太恭人雞鳴夙戒不懈于禮侍翁姑左右必審伺飲食寒暑珍羞漿醴與夫紈紉縫製靡弗當意且身自緯蕭緝績不恤勤瘁故敬供所嗜無匱乏恭人長于武功世族之家而夙嫻禮訓益其天性使然也於是越川公暨王恭人愛恭人甚以爲婦有德能襄內事備古淑媛之風而才識尤敏給偶試以外事則言必中機輒有成驗于是凡疑事必諮于恭人益加敬焉曰他日相夫致其敏慎足遠患害而流聲名吾無慮矣侍御公奮志乘時大略弘遠遭逢盛際

豫識天下大勢當奮自遼左必有英特奇謀之士雄武命世之材雲蒸霞蔚羣萃茲土者乃廣爲延攬深相結納一切家產有無悉置不問以委于恭人恭人黽勉求之躬率婦婢早夜勤作家用以裕客至則盤餐時具紵縞贈遺皆出自紡績之餘而絕無倦心于是四方賓客饗附景從咸人人得其歡心而侍御公之名愈彰因以保聚鄉井室廬無恙致三黨咸得所依皆以推侍御之略及恭人之助云然僅知恭人之助其家而未知恭人且助公以祗勤國是也歲乙酉

侍御公就豐潤令恭人則贊以撫恤困窮招集流散乘時墾殖有能吏聲及公擢御史則贊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故侍御侃侃朝列力以公廉砥礪時俗一時有真御史之稱而吏治一清大抵士君子能達國體識時務亢然欲有所爲而屑屑于家人生計之謀則什且減其二三若侍御公之志氣卓犖遠謀廣慮曾無幾微芥蔕于其間而以精白一心大起其功名謂非中助之力不可也及南服未靖海氛倡獗

天子加意遠疆以爲非素有幹力不畏強禦如侍御公

不可于是

特簡參憲漳南先是

王師旅集沿海居民始苦于賊繼苦于兵往往嘯聚山谷逆我顏行勦撫罔效恭人贊于公曰由來兵之所處荆棘生焉皆官不養兵故兵出而擾民民益窮而爲盜清盜之源必先自養兵始于是軍糈廩給公應之于外而軍中一切袍服衣帽牛酒犒勞諸事恭人悉任之于內率家之僮婢晝夜督理日給數千常致有餘無或不繼由是軍無缺需民以安定而兵民交戢矣恭人又贊于公曰誰謂漳南之多盜耶皆吾民也棄之則爲盜撫之則爲民矣忍久遏其來歸之路盡斃之鋒鏑下乎公于是亟下招降之令所在如歸市未幾而漳海悉平時各營俘獲老弱婦女不可勝計恭人又贊于公曰

王師所至當令仁聲先路況此屬無辜何可聽其瑣尾仳離而不俾以生全歸其家室公乃得請

王命俾營間各出所掠之俘搆空廬以居之給薪米以活之大諭民間所失親屬皆來識認完聚此公之保

全漳南數萬家之父子夫妻者仁慈最厚陰德最大而亦皆恭人贊助之所致也未幾侍御公又備兵懷隆恭人隨焉一載轉楚督儲值李孽作亂奉

旨三省會勦數十萬軍需無間遠邇皆係公辦給時山谿梗阻而轉運芻糧刻不容稽于是恭人親督家人兩晝夜中立成布囊萬餘賫送軍前士氣加奮顧曾不辭拮据以爲內助之道當如是也然則恭人能識先務審大體不以一家之豐嗇爲謀不以一人之勞逸爲計如狀所云勤國事以爲家事由婦道而成臣

道古今來女內史則中所艷稱賢能並著可傳可誦者洵未有若恭人也已若夫家庭之暇訓子錫山令君言有可法行有可師兢兢于忠孝大節俾毋詒祖考羞迨至服官尤以愼名節勤官守爲誨今日令君之濤比恵泉聲高錫嶺循卓冠天下大約皆本之慈訓至于撫三孤姪曰應昌曰典宗曰典祖幼則教以讀書長則爲之婚娶典宗官至嚴州郡守其子秉仁復爲毓讀婚娶如其父以逮宗族之嫁娶喪葬及于親知故戚無不董其多寡以爲助隣里之孤貧者咸周恤罔缺焉其義問洋溢遠邇誠有丈夫子所未能致者已乃若身貴而不遺情于荆布年高而不稍倦于勤勞此又恭人之懿行徽德未可以盡爲縮述者也嗟夫國之將興必有才人以開其先如周之文王不特才如十亂若麟趾兔罝之見于男子也自釆蘋釆蘩喬木汝墳草蟲行露大率家室之篇居多故能卒成王業端本化原若侍御公之忠勤憂國慷慨任事余嘗譬之今讀恭人之狀信乎國非賢才不足以成治家非內助不足以成化已爲之銘曰

蔚蔚遼士典
王之都國士雲從女德亦殊卓哉孟母克贊其夫臣忠蹇蹇婦順瞿瞿同憂國恤罔顧勞劬有子惟賢載纘前謨孝孫繩繩用昌于吳世篤忠貞惟母之愉

黃母朱宜人墓誌銘

順治八年辛卯春刑部員外郎黃君自起奉
詔使浙東事竣還以便道省二親承懽未幾遂丁母宜
人艱哀痛躃踊終七之丧念
君命在身不敢以讀禮故委諸草莽仍竭蹶趨
朝告成事而後居憂因具述宜人狀告金子求為之誌
其墓而系以銘以宜人王母余族姑也凡宜人之可
誌者皆余所悉也余其何能辭焉宜人為覃封刑部
員外郎介石黃公元配姓朱氏世居茗溪稱望族曾

王父萬曆庚辰進士刑部郎中雪峰公父文學右雲
公王母金氏母沈氏皆出名閥介石公母亦係沈氏
嘗往還母家見宜人賦性溫醇愼容止寡言笑年未
及笄莊謹如成人若得為黃門婦他日必賴之光大
其家遂許字介石公比及于歸事雙白之翁若姑曲
盡色養飲食起居須宜人乃安介石公昆仲六人祖
遺不甚饒析之為六產益薄宜人勤約自持毋脫簪
珥躬織紝以佐介石公之拮据經營力恢世業介石
公性坦率遇外侮能置勿較輒弭怨隙下至臧獲有

不當意未嘗寬假然不事訶責皆宜人左右調護
有力焉先是舊址湫隘與兩伯氏同居繼新堂構仍
與叔氏並爨盤飧餽遺有無相共先後四十年間伯
叔娣姒始終內外無間言族戚有窘乏孤苦者必多
方周濟即傾橐中裴賸之勿靳有兩兒早歿子皆幼
見必涕泣鳴咽撫而教之不異已出黃君自七歲就
外傅以及長而能文好交游凡師友酒脯之供宜人
願指取辦罔有弗給顧自奉則食糲衣倣泊如也通
釋氏書肄畫家政之暇常焚香持誦不羨紛郁及黃

君成進士除比部宜人誡曰兒筮仕西曹司天下刑
獄于公平反門閭克大能以寬恕居心慈祥讞獄我
無憂矣兒謹識之黃君佩服慈訓一如歐陽永叔承
其母告以治官書之言于是聲赫西曹行將列清華
首選而宜人以中年勞勩得痰症日以漸劇卒以是
華遂貽黃君以罔極之深痛也嗚呼惜哉然則宜人
少以女德見重于其姑繼以婦道克相其夫以大厥
黃氏之家聲終以母道教子有成為名法曹而周旋
于妯娌族黨之間情誼浹摯以及下御臧獲輩慈恕

有體悉協古賢淑之內則是皆宜人之可誌而傳者
也宜人有子三長即自起己丑進士刑部員外郎娶
沈氏二尹雲湖公孫女繼周氏封廣東嶺西道右叅
議雲卿公女次自泰縣學生娶申氏乙未進士思夔
公孫女次自觀府學生娶沈氏文學仲葆公女女一
適丙子舉人沈雲陽公孫洪祚縣學生孫男三長元
瓚自起子聘庚戌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仲輿吳公
子太學生封工部虞衡司主事載頵公孫女次元璿
元瑜自泰出俱未聘宜人生于萬曆甲午年二月十

一日卒于順治辛卯年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
今擬卜塟于吳江縣震澤之新阡銘曰
笠澤之南隹氣鬱盤爰旌母賢奕奕彤編旣昌其後
何必上壽旣永其名歿也猶存

叙次質實不用不可識之字順理成文宜有金石
之壽○荆川先生于諸家墓志有變有貫知貫字
義方許讀此等文 陳百史先生評

誌女德字字確據無溢詞至總結處如層雲叠嶽
極文章之妙 孫北海先生評

敕封孺人侯氏墓誌銘

晉陵秦太史留僊於余有一日之雅氣誼篤甚將以
康熙四年乙巳嘉平月塟其母侯孺人于唐山灣之
新阡而以以新先生手疏行畧偕伊弟仲叔季三人
踵門來請銘余讀先生之言曰吾妻姓侯氏侯之先
世多名德又世顯貴太僕卿少芝公諱先春爲孺人
王大父戸部主事濳泉公諱鼎鉉爲孺人父母安人
華氏于萬曆丁巳二月二十五日生孺人年十八來
歸生四子長松齡以大宗出繼先兄文林公後次松

期松喬松如女四而殤者三以順治庚子八月內
覃恩疏請移封本生母微
命旨封孺人嗟乎吾欲稍述孺人之生平悲不能自止
吾垂老矣而不能與孺人偕老四子皆成立矣女嫁
矣不能見其盡皆成立見其嫁嗟乎吾至今而益悲
也孺人之未歸吾也祖母王太君親教之太君少而
守節教子及孫成進士兩受旌于朝通國稱侯節母
云于諸孫中絕愛孺人謂其類己及于歸後先君子
所捐館舍時吾方煢煢在疚使任家事內釁外患沓

至紛起孺人柔婉性成一味以鎮靜佐我且時時爲
之解慰曰是何足慮在我所以自處何如耳卒之潛
消嘿奪孺人之力居多歲辛巳不戒于火先君子柩
尚處堂中火及于霤先母號泣欲以身殉孺人衝入
烈燄中率先童僕手自扶掖僅得免比吾以歸先大
夫墓在外非孺人則禍有不忍言者先母恒多病孺
人藥餌必親飲食必親靡有後時先母性嚴重意有
不可或竟日無笑語孺人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必待
意解而後即安凡奉事先母者幾三十年未嘗見其

過失孺人亡而先母日夜悲泣迨屬纊之夕猶呼孺
人不置嗟乎此可以觀孺人也已其事吾甚敬家無
巨細經理靡遺然必向吾取進止未嘗專決客至命
酒必腆以旨甚至躬親庖湢必當吾意乃喜吾每多
外侮內交瘡泉公實終身覆翼之而孺人未嘗有幾
微德色凡若此者皆人情所甚難其于諸子雖甚愛
惜有過必加訶責松齡成進士官翰林手書戒之曰
勿以年少驕人年少易爲人重亦易爲人輕汝思爲
人所重者哉又曰勿念我汝能勤職業答

君恩即所以報我也其明于大義如此持身持家一以
勤儉爲法躬親織紝晚寢早作閫閾之內覭程井井
二十餘年如一日性樸素首不飾珠璣身不御紈縠
親戚族黨之困乏者歲時必厚卹之又設糜施棺以
濟貧且死者日若不足孺人平生無大病秪因秉家
勞瘁髮蚤白飲食減少復以齡兒在宦邸恐不諳世
故常以爲憂戊戌松齡假歸歡聚一年自謂精神漸
壯不意庚子秋松齡北上不越一月遂病病遂不起
嗟乎孺人有四子松齡既之官松期復就試金陵永

訣時僅兩幼子在側耳嗟乎傷哉吾垂老矣四子皆
成立矣女嫁矣而孰使吾無憂無病以至于老使四
子一女得以皆成立得以嫁者乎此吾之于孺人至
今而益不勝其悲也余讀先生之言如此不禁擊節
歎曰有是哉孺人之內行純備抑至此也其著有女
德也則甚愛于其節母之王太君以爲類已其著有
婦道也則移其孝于王太君者孝事姑嫜三十年如
一日以致太孺人屬纊之夕猶追思連呼不置其著
有妻道也則相夫子秉家督值內搆外訌之際一味

佐以和柔鎮靜而棼絲就緒家卒以寧其著有母道也則撫育四子一女皆克成立長子官翰林手書戒勉諄諄以讀書稱職報
君恩爲言教諸子亦必引繩切墨不稍寛假至其孝能格天不惜焦頭爛額手拶翁柩于烈燄之中俾祝融爲之退合先靈得以晏然此尤其賢能之大較著者也若夫儉足以維風勤足以樹範禮毋稍缺于親朋敬毋稍戾于夫子恩必遍周于族黨施必首及于鰥寡甚而掩骼埋胔澤逮枯骨在他人爲閫則之卓然而驚爲罕見者于孺人直細行耳嗚呼賢哉秦孺人也明理達義沉幾遠識雖學士大夫有所弗如也余何能悉書書先生之言如左其亦可以傳之不朽也已爲之銘曰

女德婦道純備無二令妻母師今古誰比宜有壽也四十有四宜其福也綸綍初賜天可問耶似盈而忌不可問耶其後正熾蔚蔚高原坤儀隹地煌煌管彤光昭賭記金石銷兮名永貢歲月遷兮人彌企

烈婦陳氏墓誌銘

康熙四年乙巳正月十有一日吳縣塘村圬者袁七妻陳氏以節烈死雷轟一郡諸人士爭爲詩文詞弔輓息齋老人聞而嘆歎不置爰詢其狀而爲之誌其墓曰余嘗職舊史氏惟史抉幽表微若僻隱寒賤窮簷匹婦其節烈幽光足以激揚風俗砥礪貞淫者尤宜亟書謹按烈婦姓陳吳縣穹窿山塘村里人生長農家稟倩姿性茹貧若有富人以選遣室請堅辭不允年十九歸村之圬者袁七不逮事舅姑每祭享必竭誠盡孝生一子甫匝歲夫以傭作數出陳攜子獨居蕭然土室中蓆門不蔽每出入樵汲于山隈水畔不苟言笑比鄰惡少周二伺其出輒調之陳正色拒者屢矣一日薄暮叩陳門借名乞火將犯焉陳大聲詬呼乃得脫因趣夫歸具告之故曰必徙居乃可否則惟有死而已夫曰我貧將安徙汝曷以刀自衛也婦唯唯識之未幾袁又傭木瀆里陳枕刀備焉歲正月十一日夜方闔惡潛身啓鍵入婦驚起昏黑中倉猝披衣半臂未掩即揮刀斫之中惡左手傷皮肉

欻處遂氣絶復
而刃傷惡右掌肘惡憤益
甚惡遂捉刀還砍陳胃腸
出惡亟歸謀諸弟弟見其
血汚淋衣倉皇走不安山橋惡忽見紅霧四合
遂迷所之爲邏所得之理烈哉陳也古今來凡
爲人父者未有不子爲孝子爲人君者未有不
願其臣爲忠臣爲人夫者未有不願其妻爲貞婦而
卒之父不能必得之于子君不能必得之於臣夫不
能必得之于妻比比是也不意一坊者竟得之於其

妻而臨難不苟免捐七尺如諾片言慨然以一刀還
報夫命有如此其激昻奮迅義不返顧也嗚呼峯宇
宙間禮義廉恥四大防炳炳烺烺于蓬蓽昏夜之中
如日月而鏗金石是眞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爲人
爲人妻者已其烏容使之湮滅不傳哉烈婦生于
■月■日卒于康熙四年正月十一日年二十
歲子爲其隣張氏所鞠蒙 撫軍韓有璡
立碑旌奬余是以奮筆誌之而系以銘

鬚眉有農家女小星堅辭甘匹傭作
有狂且蕭門屢窺徙居弗克佩刀自衛
霜雪凛持倉猝發難白刃星隨雖中惡臂
摧玉碎碧血淋漓山谷震動神鬼號悲
絶等夷巍巍穹窿方之爲卑縱垂青史
曷殫其詞仰觀日月芳名並之

吳江沈烈女墓誌銘

烈女沈姓松陵世族裔祖諱法號嗣源父諱樞號中垣皆邑庠生女生長德門夙嫺閨訓足不踰閫鄰婦亦罕得見乃鄰園有惡少鄒文宰者因伊父鄒濬與沈平時識面探知女有姝容陡起淫心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昏黃時候乘女父往鄉母又寤產宰色膽包天遂踰墻潛入直逼寢室時女猶刺繡熒熒一燈忽聞門響亟呼有賊宰橫以手淹其口女憤極即以架上繡刀自刎喉幾斷矣比家人驚起逐賊宰遑遽

欲遁爲沈僕湯信邀而擒之亟卸衣帽其立責狀求釋而宰之居停某于沈爲內戚陽勸陰縱宰遂遁去及家人還至內房看視則女已血流遍體仆地不起矣女家猶延醫療治女誓死拒醫至七日而絕時十月朔五日也嗚呼古來忠臣義士炳耀史冊千載而下猶令人欷歔憑弔咨嗟慨慕之不能已已者推是臨難不苟免毅然一死之爲難耳此在鬚眉丈夫中百不得一不意于閨淑得之且以利刃截喉旹不一次有求速死不得之苦有必欲死而後快之心視彼割髮毀容截鼻勞耳爲貞妻節婦女流中所豔稱不可及者方諸于此筏如矣女死之時已屆冬令先是兩日大雷電即日又冰雹雜下玉碎蘭摧條動天地有如是哉烈哉女也上足以光

聖朝之風化下可以挽薄俗之淫靡吾邑而有其人其事焉洵足以傳也已女生于順治七年庚寅九月初九日卒于康熙五年丙午十月初五日年甫十七許聘顧氏未嫁將塋于吳縣仙人山祖塋之側尚未卜期同邑息齋老人向曾備員史職于節烈之事誼得

與聞因據見聞之最眞者爲之誌其畧如左而系之以銘曰

天鍾淑範貞不可犯何物狂且敢闖其廬白璧難玷靑鋒電閃有死無二綱常攸寄上震天心雷雹陰森萬口歎嗟遐邇若譁天人協應烈魄彌亘具區汪汪芳名洋洋彤管莫罄日升月恒

金文通集卷之十六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七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七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訒公嚴公暨配江孺人合葬墓表

吏科都給事中今候補卿嚴君沆痛贈公當君未第時早捐館舍迨君爲京朝官距公歿且十年矣迺蒙恩予假得歸葬公于梅園圩之陽祈于時銜哀致誠得當世名公詳其贈公之懿德茂行泐于墓余亦爲之傳以應君之請今君又將以其母江太孺人祔距公葬又十年君既悲太孺人之歿而轉悲贈公之墓木行且拱也震悼猶新復以合葬墓表屬余余雖不文其何忍辭謹按狀公姓嚴氏諱敏更名武順字忍公晚年復故名易字訒公別號餘人係漢子陵後裔父太常順菴公諱大紀公其仲也兄弟三人皆以文名當世所號餘杭三嚴者也公嫡母高夫人無子母李生公與弟無勅同母伯兄母楊氏也公又撫于無子

李氏益一堂四毋公兄弟事之如一其兄弟友愛亦
如一皆稱齡而孤相與篝燈夜課窮經史悲歡歌泣
靡所不合公早慧七歲爲咏蝨詩年十四爲督學蘇
紫溪先生所簡拔名震于庠公兄弟自是文重三吳
爲時名士公每試浙闈不利遂遊南雍與方孟旋聞
子將楊兆開諸先生講學倡和牛耳詞壇時文習久
剽多離經竊子有江河莫挽之勢公力追太始首揚
經傳一大其支離浩汗之習而制藝之文體一正蓋
自公始也公又沉潛嗜古好爲古文詞靜謐遠到典

贍風華爲詩歌遠追陶靖節韋蘇州閒曠清醇而雋
永過之于是三吳之間來遊者日益衆投分結納無
間遠邇公亦慷慨交遊間相契如兄弟嗣講學于小
築山房爲讀書社集其子弟門人以源本經傳討論
性理爲務天下學者皆以嚴氏之學爲真傳一時四
方碩彥南自八閩荊襄北至三秦齊豫以及豫章海
處澄江句曲雲間諸名邦贈縞班荊戶屨恒滿凡蕃
牧有司郡邑士大夫咸造廬請謁望見公顏色以爲
榮焉公性善飲種秫廣釀與文人遨遊山水麴生罌

史恒載以從事分曹賦詩傾觴極歡姝有晉代竹林
高致公詩文既絕所爲尺牘小品取法東坡山谷名
言亹亹饒有風致又工書法及六書各體皆爲時重
至于琴奕丹青無不探奇抉奧尤留心當世之務每
曰文藻雖工而不適于時用無益也舉古今成敗得
失歷代沿革典故皆如目擊其人親見其事燎然可
指諸掌其家法森嚴子弟咸肅敬無敢軼禮時伯季
之子曰渡曰津公之子曰沉皆後先有國士之目乃
雍雍門內藹如也是皆公之教也平時周恤里黨及

戚友之乏絕囊無長物往往假貸濟之辛巳杭郡旱
疫公爲勸輸賑給全活甚衆甲申兵起公謀保餘杭
請于令爲修武備廣儲蓄邑賴以安惜哉公不試于
時然丁明季末造文教中衰識者以爲運會風氣之
權而公以一韋布振起其間遂力還醇雅如唐之韓
愈宋之歐陽使天下之人拊心抑志咸師宗之昔人
有推韓愈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公亦能挽之如是終
以抑于當世不克一展其才僅稍稍見于救荒備患
諸小節然公自是亦足以彰其梗槩已甲申閩鼎湖

之變北鄉號慟卜築西溪河渚槿籬植菊環以竹逕
作採菊吟三十二章每棹槳扶笻領七十二賢峯之
勝因題其室曰聊度蓋取王無功聊度世以逍遙之
意也公既純孝篤摯歲時伏臘享祠展墓每抱痛太
常公之早背于四母之家贈遺周恤母稍異同于其
間爲慈母服三年哀毀斷葷酒如同所生兄印持公
卒號慟骨立爲百憶詩酸楚動人弟無勅旬日不見
嘗中夜起坐念之不忘此公之忠勤孝友不克徵爲
世用而至性不移大節細行罔或稍渝殆勝于履富

貴席寵祿者有如此公早年問禪于雲棲獲悟無生
之旨每與聞谷慧文紹覺諸尊宿等結方外友武林
禹航諸名刹悉籍公爲外護四十年如一日晚值多
難之會嘗匡坐晏如了不加意季子渤弱冠多才遭
亂殞于逆旅公惝然曰聚散泡影也悲歡電業也靈
臺幾何其堪此淪喪乎葢早已了徹幻緣足以知公
平時道德文章確有領會故能一死生解脫形骸臨
險患而不亂有如此公既韜藏蘊抱惟著書以傳有
焉文集聊度居稿積分襍著等書數十種行于世嗟

乎傳所爲隱居求志淡世名稱者公殆其人也歟然
則公之德業文行肝腸氣誼炳炳烺烺于天壤間可
法可傳公雖殁而實未嘗亡也孺人姓江氏杭之名
族也生而孝友多讀書明義禮父文學叔洪公愛異
之擇所字久而未得嘗與贈公同藝學最契厚時贈
公元配俞孺人早世遂委禽焉結褵之夕贈公爲孺
人言曰從來人家父母不順兄弟不和皆由婦人而
起我家同居合爨希踪古人幸相勗勉勿以稚年自
怠孺人亦具以庭訓所聞答公也先是公嫡母及生

母早世篤事慈母李氏孺人色養惟謹殁則執三年
喪盡哀慈姑有繼女適陸嫁時營資遣送撤已奩以
爲裝殁又撫其遺女又爲陸女資嫁其事慈姑始末
如此贈公兄弟皆孤貧時相依倚虀鹽課讀孺人脫
瑺珥爲資身則骨簪練服備針綫以佐之而公屢絀
進取曾不稍爲芥蔕公雅好賓客廣交遊信宿歡呼
瓶罌未嘗告罄晚年公棄舉子業爲名山之遊結客
攜朋禪關花嶼暢意流連往往兼旬不返不計家有
無孺人課子若孫早晚勤事至于滫瀡縫紉析薪槐

食俾屏居蕭寺絕無他營以攪其心其事公撫子旣
能勉禮賓朋兼能敎訓伯仲有如此庚辰辛巳歲屢
薦凶家屑糠榆以充腹而公家之食指故繁孺人之
拮据尤苦乙酉突罹兵燹嘯聚潢池焚掠時至孺人
于此離憂患中多方保濟時季君竄徙驚悸感疾而
歿孺人傷悼過甚且轉輾流移盜氛不息而贈公復
卒于餘杭之遷居孺人重感憂勞且疊罹悲傷以致
成疾此其遭變亂歷艱辛獨力撐持于凶荒死亾爲
丈夫子之所難能者有如此迨長君服官以來晉掌

刑垣尚理
朝審孺人詔之曰汝家世仁德太常功在民生而父雖
不見用卽廸吉錄一書實不忘所志以立其言言足
善世汝今職封駁須爲所當爲可無佐
聖天子欽恤至意以廣乃祖乃父之遺緒耶自是給諫
若多所寬卹奏書每進
上覽而嘉焉多奉
俞旨此皆得之慈訓也嗣後或宦署閒居或千里致命
惟以服官盡職求爲人臣以盡爲人子之道雖古名

媛不過是孺人二子皆自乳抱曰吾非不能僱乳媼
習氣漸染如古人胎敎何故寧自勞苦耳及兩子長
而受書贈公每急于成名呵責幾過孺人且解且諭
聲與淚俱至于校藝試文慮豪呵譴嘗丙夜以伺至
有徹旦未寢者視前後兩媳如子憐愛備至得一孫
男女卽爲之保抱攜持惟恐弱媳之勞乏以故兩媳
歿身不忘婉轉姑側皆以母恩難報爲言此其慈恩
可知已若夫周戚族御僕婢惠而有禮和而多恕此
尤詳細節持大體敬恭以律巳忠孝以誠後者又如

此嗚呼按贈公于文敎寖衰之季卒能抗跡壇坫橫
經講義俾學者知傳註守正學一切剽竊亂經之習
若迅風之捲秋籜功不可謂不高矣卒不能博一第
以大展其志至今學者傷焉若孺人佐公力業律身
以敎其子子克有成矣更篤其孫身膺翟茀將一紀
而終天之報施善人寧有艾耶今長君受知
聖主成進士卽讀中秘書改授諫垣慷慨論列清論滿
朝而公之長孫曾榘復從中秘授給諫旋遷御史臺次
孫榑又讀孫吳書鷹揚盛世一時父子列臺諫之班

栢梧接武弟兄奪武文之幟揆奮齊蹤徇歟休哉信乎嚴氏之文名满天下惟我公與孺人實振起之嚴氏之功名亘奕世又惟我公與孺人實厚培之已余故表而識之以俟後之采風者攷焉

贈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嚴訒公先生傳

嚴訒公先生諱敏别號餘人浙之餘杭人也嚴氏在浙者皆漢子陵後裔遠莫可紀公始祖自姚江遷餘杭世有隱德至高祖鳳山公曾祖朝陽公兩世薄宦京師廬墓託焉公考順菴公諱大紀遂以順天籍登嘉靖戊午賢書明年成進士守正仗氣節權執政引與聯族拒之幾及禍居官廉敏有聲游歷藩臬廣惠懐裕幹畧凡所至見德所去見思累官太常卿丈夫子三公其仲也生而頴異七歲爲咏鵞詩句卽驚人

年舞象受知蘇學憲紫溪先生與伯兄調御季弟勑鼎抗家學海内有三嚴之目公夙矜標格爲制義力宗正始不狥流俗營詭售屢詘省闈挾策游南雍所善方孟旋聞子將楊兆開諸公皆當代名宿相與晨夕切劘業日益進譽日益起歸與都人士訂交小築山房牛耳壇坫英髦嚮附當是時明末造文習久刓多雜經竊子襲僞畔眞識者有蛙聲紫閏之懼雖南國江右秦豫荆閩所在建旗鼓然兢兢江河莫挽公獨與伯季氏振揚經傳排決衆流擴淸所及如障百

川而東也四方覊屐定交舟車輻輳而厳氏之學遂大昌明于天下公天資弘贍彊力博綜尤能爲古文詩歌出入駱雅閑於麗則性愛陶靖節韋蘇州詩而淸新雋逸似公又過之尺牘小品則法東坡山谷更加以天然藻採風致栩栩令讀者心曠神怡與伯氏俱擅工書法正書行草及入分篆隷無不臻妙鑒別尊彝鼎素雅號博物卽微而琴奕末技亦必探奥窮幽不造極不已性喜飲好客多營秫廣釀事客至分曹賦詩傾觴極歡乃罷生計有無不問也然雖寄情

詩酒淋漓楮墨間恒留心當世之務凡古今成敗得失及歴代制度沿革之詳靡不竟其原委較若列眉有扣之者響答不窮中歳阸困於有司慨然謝鉛槧不事恐裒生平所著述題曰焉文集志終隱也而益抉其未發之蘊以指授家塾自伯季之子曰渡曰津及長君沆後先成國士爲海内所刮目乃其教一本於正誼明道不溺榮利故自長君巳卯舉於鄉公車十餘載食貧飭行啜菽承歡了無悴色鄉人以眞孝廉稱之葢養志然巳甲申聞鼎湖之變北向號慟憤不欲生因讀卜式傳爲之掩卷仾徊久之自是以後益絶意人間卜築西溪河渚顏其室曰聊度葢取王無功聊度世以逍遥之句也爲槿籬竹徑列植甘菊其中作采菊吟三十六章毎風日晴好輒棹槳扶笻與樵童漁父行歌往返極目七十二賢峰㫋然有遺世之樂巳而胠篋震隣移棲禹航之古秋堂睠懐河渚鬱鬱發病不起易簀之夕猶正襟染翰書論詩巻一篇凡數百言貽季弟翛然而逝噫可異也巳公天性惇摯篤行不倦痛太常公蚤背遇歳時伏臘未嘗

不嗚咽流涕終身孺慕如一日太常元配高淑人有子而殤公與伯季所自出亞他母撫公者爲四母存養沒哀竭盡子道靡有同異甚而母黨之贈遺賙䘏亦周有厭倦心于昆弟間怡怡友愛自塤箎藝苑皐比譚經以至遂初樂志始終心跡無間里閈中數爲德門人瑞志慷慨不侵然諾赴人之急如救火追亡事巳終不形德色公交滿天下尤與太末方孟旋虞山王季和嘉定李長蘅爲道德性命之友聞三君病篤彌留時皆不遠數百里趨赴訣別求之悠悠世道

中豈可得耶。君恒和易接物。坐人春風。至引義責善侃侃不回。有中心負曲者。跼蹐不敢。令公知爭比之王彥方云。諸凡賑饑施藥。救死扶病。與夫掩骼埋胔眞孜孜爲善。惟日不足者矣。丞蔵嗜竺典。晩嬰世難益津津無生之旨。廣扣禪宿機緣冥契。當携家避地萑苻屢警。匡坐晏如。了不爲懾。季子㓜弱冠而才體綦羸。鶩心侀離。遂病殞逆旅。公痛極三號。旣而惝然若失曰。聚散泡緣也。悲歡電業也。靈臺幾何。其堪淪喪乎。嗚呼。公殆有進於道者乎。公學窺五際。旣不及

爲世用。以著書自娛。計公行藏諸集。不下百十餘種自經史以及百家言。靡不有纂訂輯註。其著述之富且核。亦近代作者所罕有也。長君沆距公亡八載。始登順治乙未進士。讀中秘書。改授諫垣。以
覃恩贈公如其官。雖祿不逮養。而長君力學博文。能讀父書。筮仕。餇著風節。今日旣爲名給諫。他日必爲名公輔。行將盡顯公之學于朝。且欲次第行公之文于世。有子若此。俾其學其文其人。並傳不朽。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外史氏曰。昔人稱經師非難。人師實難。公懲末造文靡。兄弟相頡頏以登扶大雅。比于韓歐起衰。視扶風高密。功廓如矣。乃其隱心質行。悟物化俗。又何讓太丘叔度也。當潢池桒亂。瞋目山城。勢幾立糜。公奮臂策保禦。安于覆盂。豈硜硜譚經家所優哉。儉德不試以克開厥後。其所施有不可勝道者耶。夫積厚者其流光古志之矣。

誥封正一品夫人嚴氏行畧

余正配一品夫人嚴氏產自松陵世族年十五尚未字因父文學端所嚴公愼擇壻鮮克許可忽一夜夢其祖先告之曰有金姓來求婚者必許之當大昌次年適有媒至告以姓氏恰符夜夢遂許婚焉年十八于歸時先兩大人俱年踰六旬余兄弟三人尚未析箸余完婚後卽各爨輪奉菽水夫人性孝謹尤習操作凡女紅及中饋事熟諳無遺晨昏視膳必竭盡心力無幾微弗當先兩大人意周旋妯娌間惟矜惟和

事余長嫂猶事母余爲諸生時先大人督課甚嚴每至文期徹宵且不寐夫人爲供脯羞務極豐潔恒脫簪珥佐之比余僥倖一第歷官四十餘年謹守寒素故我夫人亦依然裙布荊釵自余爲中書部曹及知府兵道歷任相隨惟恐傷余之廉一應飲食服飾朴儉是崇歲壬申先兩大人皆登八袠余時爲楚臬欲乞假捧差歸里稱觴會有兵事未得請夫人獨馳歸上壽兩大人歡甚余鞅掌仕途毋疎定省賴夫人留家侍養自是以後不復隨任終兩大人之天年朝夕承歡靡有間刻逮兩先人抱疴夫人虔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以故兩先人彌留之際兒孫繞膝獨向夫人嘖嘖歎曰賢婦若汝眞世所希有也至于相余相敬如賓老年倍篤居平燕閒見必起坐拱立詢問饑飽寒煖再三叮嚀毋失時宜諄諄語侍妾輩云我老不得追隨左右汝曹當代我奉侍萬勿拂其歡心視庶生子女多人撫摩鞠育不啻已出凡余父黨母黨戚屬故舊歲時問遺罔有缺失從不以貧富炎凉稍岐初終治門內外井井秩秩肅若朝典而御臧

獲輩則溫然慈煦寒燠勞苦體恤畢到年未四十卽虔奉竺乾氏絕葷茹素已三十餘年諸凡惠濟宗親賑施貧乏卽囊空瓶罄亦弗之吝以至修葺道路橋梁莊嚴三寶勝事爲德不可枚舉甲申難作南北間阻夫人痛余之厄顧天長號幾不欲生繼而湖濱盜賊蜂起竄徙紛紛獨夫人卓有定識慰諭附近居民戒勿妄動卒之雞犬不驚一方安堵己亥六七月間海寇突逞遠近人心風鶴余兒世濂又公車來長安獨夫人在家鎭靜如常窮鄉恃以貼然居民交口誦

之有女中丈夫之稱夫人之明道理識時務有男子所不及者類如此歲己亥夫人患腹疾兩目失明余為陳情乞假家

先皇帝恩允聞余之歸驚喜疑夢十載別離一旦歡聚病遂霍然兩目重明其一去年余假滿赴京泣謂余曰感荷

聖恩使我兩人白首夫妻久別再逢更復何憾願無以我為念也嗚呼痛哉不意其遽成永訣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七叨沐

恩綸封一品夫人迄不知甘毳為何物金珠紈綺為何用其為婦德婦行亦可想見矣余哀楚中未能詳述為狀聊綴其概云爾

祭貢士陸冰曦文

嗚呼哀哉從來天道之不可問而人事之不可知者莫如才人弗獲以才顯往往蘊其所蓄偕腐草同瘞而善人弗獲享有遐齡甚而欲易簀牖下與夫妻子母一攜手而訣而不可期嗚呼哀哉此兩者皆人世之大可悲者也天乎天乎胡為萃我冰曦以言其才鎔今莖古能文能詩藻思雲流奇字泉湧彷彿乎機雲之可追以言其人入孝出悌行矩言規人喧我寂人競我夷族黨目以為亢宗而朋執欽之為羽儀戊子秋試已合于主司尺度命之不辰既收而復遺及

辛卯來貢于

廷裒然高等攷之選格當除為李官顧志期乎兩榜益發憤以下帷少司馬金公聞而賢之俾其子若弟執經問難疑皆響答問必實歸甫旬日主賓師弟相得甚怡胡天不弔陡嬰二豎遂致盧扁却走參苓罔施嗚呼哀哉三千里外白髮萱堂方將聞

廷試之高等而喜又將聞館穀之得地而喜屈指秋闈更擬倚閭望捷而喜詎意喜之忽變為慼也凡在遊

從無不涕泣而歔欷況乎寡母弱妻與幼子其能弗腸斷而肝摧嗚呼哀哉才人也宜顯而屯善人也宜壽而促天道耶人事耶胡爲至于氷曦而兩不可推雖然事理之難推者自古如斯氷曦終日讀易明于憂患之數其亦可以曠然于死别生離嗚呼哀哉尚饗

長句用韻數句用韻此法自退之祭田橫來陸生得此文可以爲壽　陳百史先生評

祭岳父端所嚴公文

維天啓三年歲次癸亥九月戊子朔越九日丙申子壻金某謹以辦香絮酒撫岳父大人之靈而哭之曰嗚呼痛哉翁何人斯而可以死耶人生蠓蠓總歸一夢夢有長而功名事業子女婚嫁無一不了者可以死夢有短而垂露在手流雲過眼百無一了者亦竟可以死乃翁則有了而不了者若之乎可以死也翁年踰中壽匪云夭矣然上有八袠之老母煢煢在堂顧翁所奉養惟虔視飲食之進止爲啼笑覘顏色之

忻悴爲悲歡者竟勿克大展其孝思而溘焉棄捐此翁之不了者一翁玉樹盈堦行且聯翩鵲起匪莫傳矣顧翁之性資絶世爲時羽儀上而經史下及稗官野乘靡所不研以至揮毫洒翰咸羨鍾王再世米蔡比肩乃屈首黌序者三十餘載未揚眉吐氣一試其用而徒困于時命之迍邅此翁之不了者二翁之田園廬舍壘舊營新亦既有以蔭後而紹前矣顧翁自弱冠失怙即秉家政大者撑持門戸里役細者綜核米鹽甕盎營營半生幾于疲苶消骨廢餐忘眠而尚

有一女未字一子未婚如治絲者緒將半而終止焉此翁之不了者三嗚呼痛哉翁有此不了之大事三而可以死耶聞訃之日黃童白叟以及婦人女子無不咨嗟涕洟號慟欲絕是豈無因而然也葢翁之爲人披肝吐膽無論賢愚而樂與周旋賑孤卹寡匪以爲俠而惟義是先又善解人之爭息人之鬩而親戚里黨咸倚重如彝連兒與小子幸忝館甥翁之愛之也如子教之也如嚴師篤友予方未有以報稱萬一而一旦棄予長逝也能禁乎涕漣哉予所恨者翁之

疾匪不可療而卒犯知醫不治之一言嗚呼痛哉今日哭翁之日翁誕之日也謂宜偕予婦牽兒抱女捧觴爲壽而不意竟以此酒臨翁之几筵乎也有哀萬斛有淚千滴而不能起翁于九原之下徒撫膺而問天然予視兩舅决能了翁所不了者翁亦可以無恨于重泉嗚呼痛哉

祭內兄嚴叔韜文

嗚呼痛哉吾叔韜兄也兄年止五十七少于我十有三齡且禀質素強壯胡爲乎嬰疾甫旬日而館舍遽捐所生丈夫子五人女子六人纔婚其三嫁其四尚平之累猶半存其全又胡爲乎脫然永逝而恝遺少子幼女孤苦伶仃致旁觀者目觸心憐傷哉貧也雖芝蘭繞砌幸有先生可讀之遺書而藐孤嗷嗷竟無數畝可耕之薄田將來其奚以供饘粥支婚嫁而慰吾兄于九泉嗚呼痛哉吾爲之俯仰歲時追維往事

兄之肝腸與致宛宛盡在目前而愈不禁夫涕泗之漣漣當我之初爲嚴氏館甥也兄甫七歲嘗偕汝姊歸寧飲食宴笑周旋不舍一如幼弟之事其長兄覺愛敬之油然及我叨列仕版每宦遊遠歸兄不艤舟維揚則必杖策錫山携諸交親具卮酒烹肥鮮殷勤欵曲勞我于水之涯山之巔猶憶歲在癸未時余督軍昌平日夜驅馳戎馬中兄不辭險阻單騎來視相與促膝浮觴備極情意之纏綿繼余量移樞貳携手入都甫度歲而流氛孔熾烽火直逼幽燕我既執掌

之不暇兄亦歸計之如煎未幾京城難作兄舟逆拒臨清聞信輒撫膺長號度余之必死恨不北邇而言旋比余劇受賊掠瀕死者數四卒愧未能一死以副兄節義期我之拳拳已而

皇清定鼎復慶余之再生因破涕爲歡恒勸我以朋霞交煙至順治巳丑歲余得請休沐兄逆我于毘陵道中恍如隔世重逢無日不肩隨而流連乃聚首方浹歲余又猷長簡書而星言夙駕從此羈遲宦邸一別十年此十年中余凡七疏陳情順治巳亥秋恩蒙

先皇帝報可兄喜而逆之無錫北關綢繆繾綣尤視昔有加焉兩人瞻對余固頹然老矣兄少我十三齡亦龎眉皓首而頓削其額因歎人生百歲幾何那堪十年一聚散余是以不忍判兄之袂兄亦懶策我鞭居亡何余又以王程嚴督仍覥顏小草不意去年秋八月突罹兄姊之變問疾視殮兄皆代我仔肩比余一聞訃音籲請歸里兄心傷姊氏之不獲我訣又幸余之撫棺一慟悲喜交顧一種懇惻至情更難以言宣嗚呼痛哉兄之鬢雪齒搖似乎較甚于昔而笑語如故酒酣耳熱豪情逸興如故未嘗見有二豎之爲祟今年春三月同往曹村看牡丹昆朋滿座兄獨呼呼痛飲斗酒一吸咸歎謂年少弗如豈料其巳將辭世而長眠嗚呼痛哉兄瓶無粒粟囊無剩錢而客至必款款必豐腆與盡壺傾始放客還遇人有急難爲之多方排解卽罄典周恤有所弗計此又其慷慨之出乎性天者也嗚呼痛哉易簀前一日體雖憊而神甚清猶執余手出所服藥餌相商未嘗以兒女子故囑咐一字得無歸全聞道而斬斷多生來一切恩愛情

緣也乎靈如有知來涖茲筵尚饗

祭亡壻沈階六文

嗚呼痛哉吾壻階六也自古皆有死人孰無死而階六獨未可以死也未可死而柰何竟以死聞也其夢耶其果眞耶嗚呼痛哉夢且不可而況乎果眞耶謂年方強仕功名未就而終其身掩抑太學竟賫志以歿爲可痛耶窮達有命不足爲吾壻痛也謂男婚女嫁大半未畢而一旦中道棄捐徒以棼絲亂緒卒之未亡人一身爲可痛耶修短有數不足爲吾壻痛也所痛者上有七十二歲之萱堂堅守五十餘年之苦

節曾以婦兼子事其翁若姑曾以婦兼孫事其太翁若姑又曾以母兼父教其子又曾以母兼祖教其孫有如此之萱堂在上而奉養未竟慈恩未報其何可以死也乃因愛子之暴傷一慟欲絶遽罹不起之疾嗚呼痛哉太夫人曾代孫以哭其太翁若姑曾代子以哭其翁若姑今又以母兼父哭其子卽行道之人聞之無不傷心酸鼻而況爲吾之館甥者三十餘年也其能不撫今追昔爲之嚮風而涕洟憑棺而長號也嗚呼痛哉憶余長女之于歸歲在辛未春二月時余于是年四月內赴星沙備兵任嗣聞吾壻吾女琴瑟甚諧使吾夫婦遠遊宦所獲免內顧憂不意甫及朞年吾女遂厄產難聞吾壻當日之悲悼也甚于吾夫婦之聞訃摧肝然猶幸而舉一子吾壻見其子如見吾女因追念吾女益敬愛吾夫婦二人庶幾吾女雖死猶生也甥在卽吾女在也又不意甥甫數歲復爾殀殤嗚呼痛哉至是而吾女其眞亡也已以恒情處此鸞鏡重新螽斯別衍欲情文之纏綿始終勿替胡可得也乃吾壻之敬愛吾夫婦也一如吾女之未

嘗亡一如吾甥之至今在歲時伏臘惠問必周吉凶婚喪慶賻罔缺且不惟無忘夙好而綣繾有加更締新婣又以繼配凌氏所生女妻吾孫祖彭卵翼之猶子焉吾每出而宦遊則必買舟攜樽不遠數百里祖送每歸故里則必迎勞如前凡三十年如一日辛丑秋八月十三吾婦嬰疾長逝時吾方滯跡長安弗獲親視含殮中夜刺心聞吾壻躃踊致哀與子無二嗚呼痛哉吾壻階六也事母極孝待親族里黨極厚與人接物極誠下而御臧獲輩極慈且恕爲人若此未

應遽死有若節之萱堂在上未可遽死而今竟死矣其非夢矣其果眞矣謂福善之天道何吾惟有仰天搥胸而已矣嗚呼痛哉雖然吾壻雖未可死而死然有丈夫子四人孫男二人必能代吾壻盡力于萱堂也其亦可以瞑目于重泉也夫嗚呼尚饗

哀京兒文

嗚呼痛哉吾兒京郎也計汝之與吾相依纔兩週八月有奇耳遽以痘殤嗚呼痛哉汝生而聰慧可人廣顙踈眉善笑語飲食動履與成人等微獨吾與汝母愛汝汝兄若姊愛汝郎路人見之亦無不愛汝方冀成長以興我家而今竟殤耶其夢也其信然也嗚呼痛哉我出則汝問我何往必目送我上馬而後退我歸則汝問我何來必含笑而牽我衣袂以入及我偃息齋中涉獵文詞則汝必叩門披幃問我何爲今我

之出也還顧馬前目送者無有也我之歸也汪視門內笑迎者無有也我之退而偃息也側耳披幃叩問者無有也其信然矣其非夢矣嗚呼痛哉豈愛汝者多反致汝之殤耶則汝何不生而醜劣愚騃令父若母憎汝兄若姊憎汝執途之人無不憎汝而少延其生耶抑汝本應長命而誤爲庸醫所殺適符內典所云九橫死之一耶嗚呼痛哉于天乎何怨于人乎何尤反覆循省實我之不德有以促汝之算也痛哉痛哉自今以往汝之形勿復令我記憶可也汝之魂併

勿與我夢相接可也我旦晚倘得請還里汝隨我上祖先墳墓祖父祖母在焉必憐汝護汝汝其有所依而長風暮雨可免驚怖矣嗚呼痛哉吾兒京郎也時順治六年己丑二月望日

此豈讓韓子十二郎李子奇苛文耶予殤一子泣不成聲乃夢先生與我同戚竟有京公子之變兩人官同心同而傷心事亦同讀此泣下沾衣也 陳百史先生評

哭寶兒文

天乎天乎我哭汝京哥纔幾日而今又哭汝乎嗚呼汝與京哥皆我患難後所生我思汝祖父祖母每形夢寐而十年不得一上墳墓我思汝三哥世瀜好學能文年甫二十一而殀荏苒五年而我不得一視孤嫠寡我思汝大伯父係我白首長兄少嘗北面師事之不比尋常手足今歿已三歲而我不得一憑棺慟哭我思汝嫡母在家絕葷茹素虔修竺典仍力督家乘課丁訓孫亂離之餘驚憂萬端撫汝胞姊大姐如

已出晨暮未嘗一刻相離而我未得一歸慰問勞苦凡若此者我之愁緒塡胸而猶強開笑顏聊遣時日藉汝與京哥在使我破涕為懽也今一日相繼殤逝天乎天乎誰為解我愁緒乎汝年雖不及週而聰慧可人與京哥等每見我出門則必目送而號及我歸家則雙手撲我懷中而嘻笑不置嗚呼今何在乎號者嘻者竟杳不可得乎汝從此朝饑誰乳暮寒誰衣乎抑汝與京哥兄弟相依得以無驚無恐乎顧獨不念汝父若母眼傍寂寥晨昏酸楚將何以開笑顏而

遺時日乎雖然誰實鞠育而使汝至此父母之罪也
汝何咎乎天乎天乎時
順治六年巳丑三月朔日

如風雨中與骨肉語生死事悽惻不堪再讀西河之痛正以一痛傳膝下有此人也又幸矣陳百史先生評

痛兒世淅文

嗚呼痛哉吾兒世淅也吾五十九歲生汝今年七十有五汝纔一十七歲耳胡爲遽撇吾而逝也雖少者歿而老者存世間恒有此顛倒可憐之事獨念汝年雖少而存心仁厚發言循理儼然老成氣格遇尊長故舊無親疎必加敬愛念貧窮孤寡卽乞丐亦生矜憫下而御左右童僕縱不如意亦未嘗訶詈督責卽兄弟子姪等常笑語間亦從無輕浮刻薄之一字宜乎非殀者相也胡爲其竟殀也嗚呼痛哉汝于九月

二日從我上天目山猶奮足登臨顧視楓葉快未曾有于初六日冒寒發熱遂抱病還家延醫調治已于九月念二日能飯我心喜甚因于念七日出門往鄉掃墓不意汝于念七夜寒熱交作家人云宜亟追我回汝正色止之云追必父驚且祭掃大典祖宗賴有子孫者以此若因我病請還祖宗要子孫何用嗚呼痛哉此眞我孝子慈孫之言也汝平日敬信三寶猶憶汝觀曇花酒菩提等傳奇卽羨慕其人其事嗟嘆不置似于富貴功名了不介意者病篤時特請施鍊

師惕前讀道凡四書。語語會心初六[illegible]

師漫應以寅時汝曰我午時要去嗎行盤漱[illegible]

郎呼父呼母前速叩稱謝曰我去矣臨合掌念佛而

逝所謂正念分明捨報安祥者不是過矣嗚呼痛哉

此實爲父母者薄德累汝汝何以謝也我[illegible]歲

兒婚後到京授職將來年日長識見日進必能[illegible]

儆于人背爲善于里爲我培養元氣爲祖宗[illegible]

譽而何以竟付之一夢也嗚呼痛哉我反覆[illegible]

竟是我受親恩不能報受

君恩不能報受

天地佛祖之恩不能報浪擲浮光虛糜家食濫膺非[illegible]

之福所致耳我是以和淚點墨聊述汝概盡餘生之[illegible]

各自警而且俾後之觀者知汝之有道氣無童心寔

實堪悼非我之溺于舐犢而槩等之爲老年愛少子

則汝亦庶幾瞑目于重泉也夫

告蘇郡城隍詞

神之靈爽赫奕一城賢愚貴賤兢凜威名晦明風雨

禱祀雷轟賞善罰惡詎愆律令百司弗逮維神莫京

謂宜俗美息其嚚爭胡彼嗤嗤惡習靡更好鬬好訟

智力縱橫誣盜誣命產蕩家傾報怨報仇焚香矢盟

貪色貪財告神而攖凡若此類實厭神睛神豈弗怒

或俟其盈盈則罰重

上帝亦驚敢告我神報應速明庶幾痴頑震聾豁盲善

因知勸惡亦心怦革澆還醇王道平平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七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八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八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講筵恭紀讚

臣之俊於四月十二日入直辦事獲讀講臣王熙曹本榮講筵恭紀因
上覽憲臣魏裔介疏奏惡俗溺女事深軫
宸懷爰于講次垂諭諄諄臣捧讀未畢不覺哽咽涕零仰見
堯仁如天旣憫惡習之忍殘亟行法禁又虞科條之顯督遽難革心欲使愚癡狠毒之氓自動天良翻然悔悟一朝猛圖易轍然後大愜
宸慈至矣哉
皇上之怙冐羣生卽文王之如傷康誥之保赤未喻其篤摯而周詳也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讚曰
天作元后綏厥烝民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偉歟我
皇恢弘胞與胎麛卵蜉罔俾失所天親伊始毛裏恩勤

悼彼敝習愛憎殊分呱呱者女焉爽枉殉何罪何知
戕生如斯匡俗有憲煩宄宜伸臚陳痛惋以籲閶宸
帝曰吁哉斯非細故滅性傷倫干
天渝怒兵沴爲厲厥有其因不忍宜擴在予一人思昔
芳規解網掩泣毋慮要囚用深怏悒矧玆嬰孺横罹
幽沈梟獍未革孰康
天心須飭所司亟釐惡俗怙終弗悛何校莫贖念彼蚩
蚩積染有年戶曉匪易曷望更弦民盡有良性迷斯
隱法禁雖張忍端仍蘊必使悔悟滌乃剛愆秉彝來

復
朕懷則宣父子有親匪假制令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拜
訓感涕大哉
王言廸迷現性拔本澄源茂對昌期並生是欲天倫永
全邪萌滌毒於皇
哲后所寶惟慈刑賞忠厚咸本仁推詎止夭傷幸沾憐
覆痛瘝乃身六合在宥風移俗易速於郵遞功邇化
育至治立臻惟德動
天嘉祥降下

天子萬年無疆曆服

關夫子讚

忠義之性光昭日月正大之氣赫奕風霆心翊炎漢
功贊
天庭永護三教恒濟萬靈惠廸從逆罔逃聖聽千魔百
魅莫遁奸形分身塵刹呼醉使醒惟德是輔家國用
寧

姪女金氏苦節贊 有序

姪女金氏余先伯兄心達公之長女也祖達泉公歷
粤中廉惠兩州別駕治政有清白聲心達公奉侍庭
闈能盡子道余先嫂沈亦以柔順盡婦道稱于里閈
姪女從母氏教幼儀婉孌治小學内則等書飭躬惟
謹事父母祖父母委宛承意達泉公以長孫女言辭
溫克舉止有儀甚愛之年二十歸于渭沮潘氏子字
舜玉諱國琯遊烏程邑庠弱冠英穎有文名翁肅生
公官衞恭豪于詩酒晚歳家無餘貲舜玉苦心勵志
習舉子業必欲一發得當至精思嘔血乃已年二十
二而卒婚甫二年也煢然一孤生纔週歲蕭條四壁
所顧惟有殘書遺帙幾無以謀其生矣孺人撫育孤
子自離襁褓就師塾以至髫年就試皆從紡績織紝
中供脯修之具及子年長文致翩翩方幸後嗣成立
以慰前人地下乃竟二十而殀嗟乎二十年母子零
丁孤苦扶持相倚已謂人生之極難迺復苦阨如此
孺人眞無以生爲已又潘氏家値中落同堂伯仲不
能留其故居孺人無一椽片瓦惟有女工鍼蔕及舊

習詩書數卷而已幸姻戚之家旣慕其貞操挺持又敬其内範雍肅爭相師事遂怡年館穀擇宗屬爲之嗣以繼舜玉之後慨然曰自是得一弓地完其宅兆吾事畢已似此苦節皎皎氷霜堪以砥頹風而耀彤管者也爲之讚曰

在昔共姜守志而貞伊惟陶母翼侃以名志堅則烈名成而榮悲余姪女運否獨丁初失所天弱齡煢煢強食而食以撫其嬰纉麻縫襪佐此餘生嗟哉母子身命相并子復中殀心摧骨驚毀魄捐軀夫又何營

忍死再淹以續螟蛉生也弃捐死願同塋貞哉秉志遠近心傾有書在笥闈塾是盟無忝班姑亢名東京始或傾否終焉後亨企予望之端在後英

五人讚

天挺忠義不干衣冠篤生五人陡砥狂瀾明季璫燄善類幾殲一二有心目睨而歎舉國寒蟬誰發其奸緹騎縱橫忠介被殘五人義憤瀝血披丹誓不返顧赴死如湍博浪一擊貞良始安黨錮株連賢賴以寬殺身成仁義勇桓桓爰旌厥墓芳名弗刊千載而下憑弔聳觀

附載批五人家屬手揭

憶昔五人以義憤殉烈正余畏禍林遯浮沉外吏之日弗克隨吾鄉好義諸老後稍捐微貲協助五家營葬之費荏苒四十餘年物華代謝義風寥然

余自壬寅歲歸田以來每過虎丘輒于五人墓前徘徊顧瞻不禁嗟嘆迄今墓木既拱義氣鬱葱五人雖殁而猶存也因其家屬顏日裕等以整葺墓道碑石爲請勉輸白銀四兩聊資整葺費用本宅樂觀厥成焉

佟方伯待漏圖像讃

儼恭寅畏悚然而鵠立者其趨朝之容也夙夜匪懈惕然而若有思者其靖獻之忱也我儀圖之公殆有得于主敬之學者歟敬以立身故關西四知未方其淸也敬以治民故召伯甘棠未喻其惠也從前由牧而守而藩臬所至見德所去見思無非一敬之發皇也將來歷卿寺而樞揆而公孤勳相國家匡弼我后無非一敬以要終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佟方伯小像讃

望之儼然泰華衡嵩即之也溫冬日春風其砥躬也希聖希賢其居心也午夜告天出而臨民如子得母所在見思冀黃卓魯凡齊趙晉豫幅員數千里之內屢不家戶戶祝而爲之繪像立祠今福曜又照我吳上紓司農之仰屋下拯窮黎之其谷固巍然爲江海之柱石沛然爲

廊廟之雨霖而奚止夫藩屛是司美哉左圖右史焚香撫琴其仕而優則學者歟其學而優則仕者歟吾以知天挺名世之非虛

又題

藹然春溫蒼生袵席皎焉秋肅巖廊柱石遊理學圃聖賢標格登政事堂名世五百低徊仰止罕儔今昔

贈大中丞夏公像讚

端嚴其容坦蕩其衷挺然而屹立者勁栢蒼松藹然而溫潤者膏雨春風生也非偶爰奮跡于從龍展矣巨材遂領袖夫臺驄兩秉節鉞績高岱嵩遂賦東山明哲推翁流長源遠厥嗣彌隆余固明徵之人事尤默信之蒼穹

給諫王雪洲像讚

其骨挺然而清其神翛然而遠其于道味深之益深其于世味損之又損出入鳳掖鑾坡之間勿替謙謙搜探白社丹書之奧直透關鍵能用世而不之混能出世而不必遯吾何以測其爲人哉再四思忖信乎有本

又題

是眞是影請自深省非眞非影乃是究竟比丘授記固爲兒戲道流示讖亦恐相賺求仙作佛均屬芻豢何慮何思至人如斯

給諫吳梅麓像讚

其骨聳然其神泰然其肝膽皎然其學識淵然十年司計清勤罔替三次榷關蠹弊全删出入青瑣功高衮補愛惜人材帝曰俞哉矢口福海聲震豸冢我儀圖之秘閣論思

忘菴胡先生像讚

挺乎其骨冲乎其容深深乎其息浩浩乎其胸席榮華而若素叠陰德以山崇擴大慈于含靈萬類涌寶刹于玅明心中有爲盡足無爲法念佛却了參禪功卓哉世出眞豪傑乃在錢塘江以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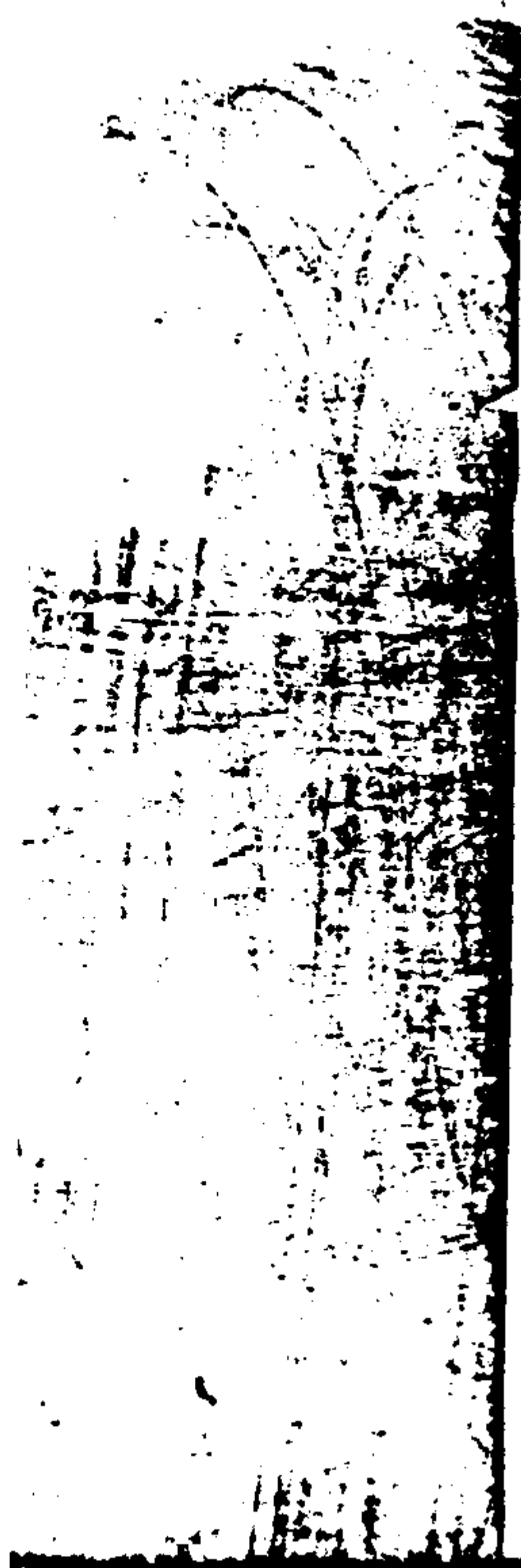
安大叅待漏圖讃

中夜以興具嚴天威其敬之見於容者也小心翼翼媚茲一人其誠之積於衷者也惟敬惟誠表裏相從由是而出身加民莊以涖之克樹無前之鴻烈無非誠敬之昭融也由是而敭歷中外綱維軍國永播不朽之令聞一本誠敬以譽終也猗歟偉哉低徊仰止眞百僚之代當而翊運之人龍矣

大叅安鑄翁像讃

其貌莊其骨剛其神淸其氣英其衷坦其論侃其學富其識透敷政臨民盎然而春察奸摘幽肅然而秋嘔心于戶口愉悴之關怡情于琴書蕭曠之間洵哉經濟文章兩擅其長而國恤民瘼並借爲良藥者歟吾不能竟其德業之無前與夫位望之陟巔矣

臬司羅約齋像讃

其儀端以肅其神靜以穆其學淵以蓄其才弘以速騰譽花封聲徹九重敭歷外中赤幟文宗轉餉投醪徧灑恩膏亮節氷操分權名高總憲兩溯來暮思切壘勛巘峻佇登魏闕有琴自怡有花自娛我儀圖之冠冕百司

塗衡宇先生像讚

文山峻聳學海汪洋汎濫乎經史百家之籍沉酣于鍾王米蔡之場匪獨馳聲藝苑抑且飭志綱常其秉正疾邪也皎日秋霜其燕翼貽謀也弧矢縹緗才高和寡困頓于眯目之有司而福善降祥天道彰彰不發于其身卒發于其子若孫而繩繩振振彌熾彌昌嗚呼不名而名不壽而壽公又何憾于彼蒼

塗雲鵬先生像讚

峩然而矜莊者我以彷彿其褆身之容藹然而雍和者我以想像其與物之風凝然若有思淵然其不可殫究者我以窺其龍韜豹畧直與孫吳比肩頗牧齊蹤至于生平大節炳炳烺烺昭史册而垂金石者本于至性移孝作忠宜其德厚流光根深枝茂天道人事呼吸關通是以膺福祚之綿長裕後昆之豐隆

金浩然像讚

質樸其顏蕭疎其宇峻峭其骨坦遜其腑束髮從戎有力如虎聿展韜鈐頗牧爲伍抗志高搴雲霄縱羽麟閣勲名不顧而吐淋漓於翰墨之場沉酣于六藝之圃鍾王兮比肩馬董兮接武赫赫焉技擅一時漠漠焉神棲千古未嘗以瓶罍興嗟或因而受憐取侮其眞大雅之君子而司騷壇之旗鼓者也

毛休文像讚

其貌冲然其神悠然任聲色利名交于睫而莫能擾其天聽毀譽是非飄于耳而不與之俱遷一心曠兮若谷萬事聽其自然致虛守靜之學持志養氣之傳若其泛濫經史跌宕詩文則又傲千古雄萬夫而一時之號學士才人者又鮮與之比肩伊何人哉我儀圖之休文有焉

再題

人情嶮巇惟君平之世風叔季惟君古之利名火猛

君能氷之愛欲海深君能涸之以之入世和光同塵以之出世佛乘仙眞低徊瞻顧型範千秋何幸吾生目擊高流

金孟升像讃

藹然者其容也坦然者其胸也粹然而無疵者一生之踐履也皎然而不欺者午夜之盟心也洵哉篤行之君子也宜宗族鄉黨之無間言而孝悌忠信之足以法今傳後也又何必軒冕之為榮神仙之是慕也

彭蒼侯像讃

其貌癯然其神泰然囊無一錢貧不受憐六書精研羲獻比肩三藏流連不緇而禪涸跡市廛希踪聖賢知命樂天庶幾似焉

心達伯兄像讚

兄之生也長余十九歷行多人兄實居首紡學辛勤數奇不偶未嘗怨尤陶然飲酒從晨至宵必傾數斗雖遊醉鄉天性獨厚菽水承懽匪徒養口人無間言嫡繼二母友于諸弟不分前後痛念先塋築舍日久自號心達顏泚引咎茹素卹悲精血爲嘔畢力經營蕆事一手蔚爲松楸閔曾無負勞瘁用殫僅踰中壽百行首踐洵足不朽

潘現亭像讚

吉凶災祥有其機而有目者恒不見機得喪存亡有其理而能視者或多昧理良以心爲目役則目反障心也若夫潘君現亭無機不燭無理不徹而以一易萬天下之迷津其眞視不以目眼不關視而可謂眼根圓通者歟吾故表而出之以媿彼雙眸烱烱者焉

顧仲書像讚

不必推之曰儒而六德六行之兼備蔚然爲儒林宗。不必高之曰禪而無掛無礙之胸次蕭然有老衲風亦不必折衷儒與釋之間。以概其生平而世出世入之綽綽有餘吾以知夫脫冠露頂執玉趺坐者。葢具大圓通也

閔少江像讚

其體豐其氣融其存心也正中其制行也恪恭其渾然而狀貌睟也未嘗人我是封其介然而絕詭隨也未嘗涇渭稂莠樂善者人心之同宜乎令名之播聞無窮福善者天道之公吾以卜其子孫之爾熾爾隆

蔡長卿像讚

睟乎其容坦乎其胸沉酣于五經六藝之圃遊息于道德仁義之中無爲無欲絶韋嗜之外攻不愧不怍惟一真之内融允矣先正典型富哉後學陶鎔然則其近紹若西齋之家風而所遠尋者孔顔樂處之是宗歟

孫霓橋像讚

樸乎其貌坦乎其胸視榮利之若浼能委順以春容有時吹鳳簫于月夜響徹霄穹有時飛羽觴于花前座滿春風非掛名於釋氏似得道之仙翁況有子而文且賢吾益信福善之天公

沈仲明像讚

蒼爾顏壯爾年戢爾觜率爾天心無傀偪满座風生口絶雌黄妍媸鏡明其爲桉也能絲能竹能肉其爲人也不鄙不貪不俗世盡目之日逸流韻客吾直號之日正士端人

沈仲明雙壽圖讚

誰無夫婦罕覯賢耦同齒同心如鼓瑟琴旣勤且儉能免驕謟梁鴻孟光丼若共嘗芝蘭遶砌聿彰善繼垂裕堂中如日方東有酒盈樽一任我吞

張子遊像讚[illegible]照前山水人物

其貌溫良其品圭璋言動有則技能無匹下筆寫生造物賦形能動鬚眉疑作咳唾觀者絕倒尺幅如寶雲煙林麓無不奪目倩女嬌娥令人風魔俏絲虎頭詎足與伴欲毫靜對尤堪敬愛胡不自貌恣我吽笑

朱化凡像讚

余辛酉歲即交先生時居湖濱名已雷轟嗣移震澤盜閭厥聲聲既洋溢卜居蘇城三吳紳士靡不心傾羲文周孔寤寐來迎吉凶悔吝洞如鏡明嘗與余談奧義縱橫管葛退舍程朱遜勍匪探象數理學主盟略傳緒論通國皆驚一生品行聖賢與京宜乎有後繩振蜚英余交最久追憶涕盈欣覩賢胤天道衡平千載而下令問錚錚

沈朗仲像讃

藹然而可親者其纖芥不留之坦胸也翛然而自遠者其萬緣俱淡之高致也我儀圖之庶得其天慈容道貌亦佛亦仙篤行純衷希聖希賢遊戲岐黃活人萬千沉酣圖史逍遥大年我亦緣深晨夕周旋中心傾折實無間然

臬長劉公像讃

正直其身端凝其神小心翼翼媚茲一人簪紱待漏夙夜惟寅敭歷中外見聞欲陳佩玉鳴鏘丹悃是伸
天王愼獄欽恤惟仁爰簡國楨秉憲江湊惟公膺
敕布德無垠五聲聽訟睿克攸均明刑弼教犴狴皆春
哲人惟刑法天相民于公歐陽今古比倫外臺綱紀肅焉聿振聲實宏茂竚達
佩宸銘鐘勒鼎麟閣圖真

方伯羅約齋像讚

湛然而澄者其人也侈然而宏者其氣也方圓並畫左右逢源者其剸繁理劇之長才也焚香告天讀右自怡者其盟衾矢影之心事也令所至地方甫歌來暮又切去思者昔日之江南而今日之兩浙也聖天子方軫念民窮慎簡督撫俾民生樂業立瞻牧寧者舍我羅公又誰與歸也

張鄰曾像讚

溫粹其容坦蕩其胸力學績文探輿典墳才高數奇百里是司仁心惠政民倚為命孝養是耽亟謝組符歸維琴鶴進退無怍讀書味道塵俗一掃邦之儀刑天之景星年登古稀神仙其姿伊何人哉紹往開來

胡祥甫像讚

穆然而靜深者其道貌也冲然而和粹者其制行也抱朴子之金匱秘冊靡有弗探孫思邈之龍宮禁方無所不究起危疴而立應爽神術而不矜我儀圖之伊何人斯其殆抉岐黃之奧而還存聖賢利物之心者歟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八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九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佟公寄園玉蘭再花頌

古今草木鳥獸之瑞表異者靈者莫不形諸歌詠載在簡冊匪重其物重其人也其人周召其棠喬木嗣響金石矣其人韓范秋霜春露萬彙昭蘇矣惟我佟公軼駕范韓方軌周召自奉

簡命承宣大江南北八載于茲凡所以蘇民命而培國脉者徽猷美績如萬花齊發四時皆春乃民無以繪其德者物有以呈其祥寄園中之玉蘭再花有以也夫爰爲之頌曰

猗歟長夏燗彼春葩瓊英紛吐半載兩花雨膏流潤棠蔭交加和氣祥徵履叶邦家

題畫鳳凰頌

天地人龍韜略塡胸昌期適逢雄鎭江東廉勇樹庸
梧鳳高蹤勒鼎銘鍾溶膺侯封

端硯銘

爾體則端爾用甚圓毋導匪僻磨礱聖賢毋沾俗趣
黯染雲烟毋溺功利性命是研毋流殘刻仁濟爲先
凡有施爲必求問天當其退藏百世千年以是號端
名實乃全

古硯銘

任墨君之環攻磨而不磷恣頴生之黯染涅而不淄
用有萬變體則如斯功多勿伐名成勿尸惟靜惟樸
爾壽允宜

見道 陳百史先生評

筆銘

楨幹文山英髦輻輳爭名藝苑針芒逆逗周情孔思
惟爾是資勒鼎銘鐘惟爾之庸勿傳簧舌以之誣民
勿淬錐鋒以之殺人愼韜爾頴庶免屈撓墨海涵星
任爾逍遙

與子瞻先生硯銘同 陳百史先生評

几銘

有几横窓纖塵勿容瞬息萬古往來心胸質厚而坦
與聖賢伍端且絜兮焚香夜午

更絶佻巧 陳百史先生評

扇銘

君子之德惟汝有之陽舒陰卷與時推移左右圖書
騷邪盈摧出入懐袖自矜稜角

和平 陳百史先生評

鉛梳銘 有引

有友人來白金陵語余烏髮方盛誇鉛梳凡鬚髮
皓然者一梳輒黒一黒便可百日再梳復黒如常
士夫之欲仕遠者老婦之冀悅其夫衰翁之思悅
其少婦者爭相傳購如獲波斯胡變亂黒白迷誑
老少不經殊甚余感而銘之

爾質頑鐵能柔剛而爲櫛爾性非墨能變白而爲黒
爾濁亂于仕途鐘鳴漏盡而不息爾周旋于房闥胥
枯髓竭而猶餙無望爾之疏滞而通理棼而栻先惟

爾之亂是而非矯枉爲直淸仕路者在所必黜珍餘
生者尤宜痛疾聽其自然爲事已畢銘之座右徧告
有識

火樹銘 有小序

崇禎辛巳余備兵南州節届上元雨雪雜下凝樹成氷汝之爾雅雨雪雜下曰霰又劉向五行傳曰霰者陰脅陽也時燕趙齊魯則土寇肆螫泰豫楚蜀則流氛逞皺惟江浙之間稍有寧宇而又以年荒穀貴民不聊生所在洶洶茲災沴復見于歲首變不虛生良可畏也几坐荒署悶極無聊因命童子截竹爲筒作花火數樹以舒悶懷而戲爲之銘

其形竪其性直愧紙上之空言依君子而爲質有腸

必吐無腸或匿如泉斯噴如雷斯擊如流星皓月之乘波而亂如千軍萬馬之潰圍而出志本期乎冲霄非風雨之能紬氣勃鬱乎萬端禀光芒之難遏豈曰良宵之爲玩兮彷彿乎直臣之叫閤無路而仰天奮激宜羣兒望之辟易而衣冠亦以動色

酒算子銘

爾質精堅爾珠便嬛不計錙銖不較圭撮與韻客兮盤桓向樽前兮活潑不知爾者以爲錢神之僕隷其知爾者直以爲醉鄉之會計一升一斗一石非爾不覈有花有月有雪思爾更切

又

呼爾之號俗不可療録爾之功引入洪濛太白酒樓屢借前籌無功醉鄉旗鼓高張一纖一塵從未勞神斯倉斯箱更弗縈腸花明月皎呈能愈巧孤館殘更

周折多情洗盡俗氣惟存豪氣換盡俗胎欲結仙胎猗歟休哉令人眉開

附息齋算酒記　東海年姪宋琬撰

太傅金公致政里居倣陸賈大夫遺意分命其子若孫更番進饌戒勿得過五簋雞鶩羊豕蟲鱗生介之屬不以入庖醲顧獨於酒取旨焉鄉大夫以下無論少長相率爲一品之會後至者罰客既集童子以二算子置几上公手執其一而以其一授典客先校賓主之多寡次視其飲量之廣狹俾自承也曰某也能盡一石某也能勝幾升其不任杯勺者左右代爲之飲衆僉既定分爲東西二曹而聽令焉令用骰子六枚準古梟盧之制以若干擲爲限錄勝采一算酒十觴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累進有加毫釐無爽焉限既盈公曰止乃飲西曹酒而授之算西曹長擲如限計其奇贏而進退之如東曹勝采千西曹僅得八百則令飲正二百觴也

其或曰曹勝我浮于東曹若下則東曹飲亦如法而公亦揮算再復之如是往返數四座客皆專心傾耳聽其鏘鏘之聲以故稠人密坐寂然無譁參橫月轉雖少年壯盛往往有逸去者而公方躍張呼白目收膠如巖下電余於是乎退而太息知我公寓意之微雖一一伎倆而型家範俗之美存焉蓋非徒觴政之善而已夫陰丈人之言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算子機之最深者也仕宦則算名於朝商賈則算利於野莫不纖心銖較朝夕籌一瞬息間罔有遺策王戎以之營家而遺譏青史安石以之經國而流毒蒼生且夫分曹列偶角立之象也三爵不識爭呶之具也我公以嘲風弄月之餘暇示投壺拾決之雅客溫室之樹無言側弁之愆弗作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殆平泉午橋未足髣髴其高風而香山王道讓謗以年位相矜其視公爲何等也昔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公之不問家人生產而傳食家庭達矣然而豆無兼味門乏綺紈之隸又何儉也

今天子銳意昇平思得黃髮壽耇之老秉持鈞軸而公精神矍鑠纔如五十許人耳盤膝旦夕持有安車之召則其出而平章天下也有如此算矣公嘗自爲二算銘士人爭傳誦之今吳門好事者競倣公所爲以行酒以公嘗居曹村因謂曹村令云

我箴 有小引

先正有言我字兩戈相向最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亦我也息齋讀而瞿然曰孔子毋我釋迦老子曰無我相文始真人曰道無我我之不可有也三教有同然哉爰作我箴焉

五濁世遍地戈矛我爲之伏多生來一切怨對我爲之蓄欲得怨對冰消戈矛偃伏須是斬草除根莫教藕斷絲續去一我三教足

普同塔引

東坡之銘暴骨也曰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則其主矣噫此眞仁人君子之言也從來掩骼埋胔食報不淺而世人鮮留意于此者良以黃金能語白骨無言與其施恩不報之地何如市德必償之人于是着慳貪想者徒飽自己膿血卽生布施心者亦遑顧誰氏枯顱不知羈魂旅魄飄泊堪憐暮雨晨風凄傷欲絕王忳之瘞客舍書生陳元之瘞饑歲萬殍稽之往牒因果昭然世間容有負心之活口地下決無背德之朽骸爲之主者緊惟仁人君子是賴余伯兄孟然先得我心慨然首倡義舉欲建普同塔于潯鎭之隙地而比丘某踴躍贊助誓共圓成若自作若敎他作見作隨喜伯兄與比丘之謂也伯兄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弟其爲我廣之余因書此以徧告仁人君子

潯水普同塔疏

曹溪西去數武爲南潯鎭有報國寺南林上人曾斷一手以誓與復該寺至今機緣未就然爲法忘身一念何異斷臂之神光余素嘉其眞心實行庶幾其無我相者乎一日持疏冊欲建普同塔于寺之彌陀閣後而丐予言爲勸余不禁撫掌歎曰善哉普同塔之義大矣哉衆生流浪生死靡有了期皆緣不普不同一我相爲之根也我之爲相不啻山高難摧海深難潤我痛我癢我苦我樂我饑我飽我寒我煖我自知之若他人之痛癢苦樂饑飽寒煖則我不知也知則于我不勝其愛護愛護之至因而積過無算不知則于人不勝其漠視漠視之甚因而造孽無邊有能明乎普同之義則現前蛻骨盈墟塞莽于其中求一分別之相了不可得欲不發普心不作同觀又寧可得也旣普旣同則我山自摧我海頓涸無聖無凡無古無今無不團圞相見于大光明藏中至此而後生死根株兆底截斷矣故曰普同塔之義大矣哉余所以嘉南師之誓願而不能已于言也若僅僅以掩骼埋

澍澤及枯骨之勝因爲之讃歎勸施則視南師之願甚淺而余言亦贅甚矣請質之諸方明眼者

西天王寺募建普同塔地藏殿疏

余之爲普同塔募疏者不知其幾矣大約募主雖異募義則同無非以燐燐白骨慘慘青熒爲毒霧辛霜之所飽嚙酸風淡月之所盤旋者皆我過去之六親未來之郵舍與現在之影像也一回首轉腦間自有令人坐視不忍者雖募義之闡揚似已什得八九未免有筆枯墨銹之憾歲在戊申夏有西天王寺僧定澄欲于寺傍隙地募造普同塔隨建地藏殿廣度幽冥衆生殷促余一言而未有以應定澄曰居士蓋嘗

爲普同塔說無盡義者也今于西天王寺獨新一言豈普者同者如是乎抑不普而普不同而同別有第一義存乎請居士速道余唯然曰應如是普應如是同無邊剎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越于當念不普而普乃真普矣不同而同乃真同矣因書其册以歸之

吳江北門外三官殿募建普同塔疏

普同塔者卽古先王澤及枯骨之善政與夫仁人君子瘞饑殍旅櫬酪埋胔之慈心陰德推而廣之者也余爲普同塔疏勸者不一次矣茲江城北郊遺骸委積有一行僧廣募善緣建塔于三官殿之傍而復乞言于余余不覺愴然有感曰天地間世界無盡衆生無盡凡此燐燐白骨亦與之俱無盡總之地水火風之所和合倏聚倏散成住壞空之所遞遷頻往頻來安知非我多生眷屬曾飽淒風條月于其下又安知

非我無量劫來亦嘗舍生受生如郵亭傳舍于其中而能不目睨心摧忍置陌路也然則此普同也不當作沉冥衆生堆墟委莽之普同觀直當作諸佛菩薩一切平等團圞相見之普同觀有不歡喜讚歎而爲之協力圓成亟種此良因乎余是以不禁饒舌而復疏其緣起如此

善緣菴疏

方今民窮財盡淫祀非所尚也而有能捍患禦災則祀之此禮所著也崇禎十年冬吳城之沙泮地方有一佛像自西浮水而至泊一石丁間經數晝夜波汹濤翻不移分寸居民異之因誅茅爲軒焚香致禮焉此猶村夫里婦神道設教之俗見也越明年大江南北飛蝗蔽天傷禾稼無算居民惶懼不知所出相與禱曰試禱之西來佛像或者護吾一方未可知也焚祝之餘仰觀飛蝗倏忽散去卒無害稼衆皆踴躍鳩

工不日菴成顏之曰善緣佛之緣有以鼓人之善歟抑人之善有以感佛之緣歟事固有不期然而理則有必然者歟卽禱蝗一節之靈應佛之垂慈護佑當未有艾其或者歲亢旱乎必且禱雨而雨降其或者歲淫潦乎必且祈晴而潦止夫使邑有賢侯在上而蝗螟水旱不能爲之災我儕之尸而祝之當若何而木偶之佛像具是功德焉其何可以非祀余是以歡喜樂道其事且以見邑人喁喁望歲欲日暮賢邑之意

答李大司農書

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籍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也蘇松等郡則五年一編審浙西等郡則十年一編審年來役法之弊壞飛詭之濫觴大約吏胥爲政者十之八九花多爲少詭有爲無役之輕重全不照田之多寡於是出殷實一說懸坐重役有乘機射利者有借端報復者下不顧百姓身家上不顧朝廷公務俊目擊心傷不識忌諱冒抒臆見干瀆天聰幸荷聖明洞鑒下之貴部看議台臺向年節鎮東南曲軫民隱

役務一節尤素所留神以惠顧東南之盛心出爲久長無弊之石畫當無俟俊之更贅一詞矣乃復承手檄下頒詳悉開示具仞台臺體國恤民至虛至公敢不有以復明論之及乎免例品級浙西與吳郡不同浙西田窄免例亦窄吳郡田寬免例亦寬昔年徐閣吾老公祖裁定免例至今尚存朕今日時勢似又不同於疇曩賦役日煩民生日蹙聖明在上又軫恤小民倍至恐昔日之免例未可據以入告我后也伏候台裁者一說者曰貧民之數畝豈堪與什百畝者共派役銀不知數畝之田欲安頓甲下里長要錢扇書要錢每畝不下錢計今若俯從末議無田不役則每畝多不過壹分少不過半分收壹擔之入而爲壹分半分之出不猶愈於里扇之橫索乎且零畝不幇則又大開花分之門矣伏候台裁者二說者曰貼役之議見今行之副役曾不破壹文是以告者過也俊據吳江一縣而論共田壹百拾叁萬畝零除去鄉紳舉貢監儒雜職等優免而外每册以肆拾萬畝作空役每畝輸銀壹錢約銀肆萬兩近來都供別項支用半

飽吏胥谿壑特未曾分毫給與當役之人耳今若俯從末議其項重役該幇若干其項輕役該幇若干咨行撫按兩臺行令各府州縣斟酌至當著爲定例須要實實給與當役之人更不得借空役名色那移別用又何慮其有幇役之名而無貼役之實也伏候台裁者三總之吳會與浙西各府之情形不同而小民之苦累相似俊一腔癡愚但知從朝廷起見從百姓起見此舉實府怨非沽譽也所恃台臺之精白乃心上媚一人下軫萬姓必不爲旁議所淆故敢畢抒狂

瞽仰副咨詢亮浙台慈照宥

又答李大司農書

優弁捧台檄蒙下詢鄉紳優免一節具仞台臺慮終諜始則於萬妥萬當一片恩顧小民之盛心與扶植衿紳之厚誼勿溢楮墨間敢不再布愚衷仰佐採擇竊以為當役與帮役之義有二當役者如百畝之田即當百畝之役所謂庶人往役之義是也帮役者多則每畝帮分許少則每畝僅數釐所謂衆擎易舉之意是也鄉紳而免其力役已叨朝廷優厚之典鄉紳而一體津貼正為四民好義之倡免則不妨於帮帮亦仍不礙夫免至於優免之多寡應否遵照會典限

制而稍為變通應否酌量地畝寬窄而相機裒益是在台臺挈其大綱毅然主持於內咨行撫按兩院析其端緒徹底清釐於外使小民無不平之鳴正所以厚鄉紳使鄉紳有好義之實乃所以報君父台臺之為此舉也江南億萬姓當子子孫孫生生世世祀高厚于無疆豈磨崖勒石所能紀其功德哉總之是畝均帮則帮之為費甚省不獨零戶便即士紳亦便若有帮有不帮則避帮之法百出不獨花分依舊即詭

寄亦必依舊役之均也其何日之有廢辱虛懷下詢忘其冒昧統祈裁察施行

上韓撫院書

敬啓法立弊生自古所嘆茲嘆奉行之不善也然或利多害少或利害相參未有奉行全失其指致良法美意反以便民者害民如邇來保甲長一則者也向爲右民現總之役一切差徭勾攝往來承應無不責成現總波累多端蒙老祖臺軫念地方洞悉疾苦徹底革除憲諭煌煌萬姓歡呼止有逃人一項遵督捕用行則例立保甲長爲之稽察其餘槩與保甲長無涉不意年來奉行者不仰體老祖臺愛民至意反借

題誅求一應地方大小事件悉攢累保甲長公差紙票絡繹糾纏輪値之家如遭橫禍因而有力者百計賄免貧弱者坐待淪胥四境嚣然如坐湯火其害有甚于居民現總舉老祖臺一片愛民血誠竟爲舞文亂法之奸蠹埋没殆盡治某目擊痛心不覺嚙指頻足伏乞迅發鈞示立行禁止仍嚴檄郡邑恪遵初頒禁約革除近日苦弊庶不負我祖臺昔年立法初心而闔郡之家户户祝早暮頂頌又寧有既也耑此力疾籲陳統祈垂鑒顒候德音曷勝翹切

議除現總十苦

謹議為恤民不在紛更甦困在于剔弊謬陳芻蕘仰備採擇事竊照在城内外啚民輪充現總之役現年一年一轉總甲四十五日一輪最煩重者莫如逃人一項次則人命盜情火發封刷船隻過往縴夫造船鑲夫等項其瑣屑者不堪枚舉事無巨細皆現年總甲之責力不能自身充當勢必倩人包攬名曰走啚遇有逃人等事百計恐嚇儘費儘騙即承值瑣事大小衙門差役絡繹呼喚事事要錢宜乎民生日瘁畏

役轉甚其苦累誠有難以殫述者蓋向來現總因本身不諳役務僱地方之貧而耐勞者代當現年貼役五分總甲貼役一錢每日總計不過一錢五分資其口食以供奔走答應官府今現年總甲盡屬積棍包攬每日貼銀五錢鬧市倍之既已安享肥利尚欲見事生波串通衙役兜攬說合百計索騙倘遇有重大事情竟自逝去正身受罪費則盈百盈千刎以身家啚民當役之苦約略如此乃近日奸胥啚棍復朋謀搆局倡言市廛間架起役名為居民總甲沿門科派事未舉行費已不貲宜乎居民之驚惶罷市此紛更為害之大端斷斷乎亟行議寢者也至於啚民現總之苦委宜加之軫恤有可以因事節省徹底清釐者除得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無論本人自當僱人代當總不至于畏如湯火也謹條列如左

一稽察奸宄東人自有四隣十家長舉首若四隣十家長通同容隱或經官府發覺或被傍人首告則四隣十家長自有連坐之律在何必現年總甲代報日夕擔不測之憂此其苦之當除者一也

一人命自有屍親告理兩隣干証質對乃以申報責之無干現總無論真偽應管人命之衙門要報即不應管人命之衙門亦要報以至籤票星飛很差蜂擁一家干涉人命闔城為之鼎沸甚有居人命為奇貨者護兇身則興其以假報真護苦主則興其以真報假報假報真其害總歸于正身現總此其苦之當除者二也

一啚内失盗自有失主併兩鄰呈報聽官府差捕訪緝何必責之現總報強報竊報多報少一有錯

悞總之正身現總受累此其害之當除者三也

一封刷船隻應付小差自有埠頭承值遇大兵經臨必須巨艦卽有司親自封捉尚苦勢要奪回辱官毆役付之無奈責之區區現總何敢與抗此其苦之當除者四也

一封過船隻自有原差管押大者交付埠頭小者立時押進城內何必派現總看守一有脫逃需索百般此其苦之當除者五也

一起解東人自有壯丁逐程押解沿途有各府縣

汛兵接替護送何必派及現總索費紛紛此其苦之當除者六也

一城內失火自有兩隣舉報火頭乃一槩責現總儘有住居窵遠甚至城內城外相隔者巾報稍遲官差立至罪與火頭等此其苦之當除者七也

一經過差使需用縴夫自有官發錢糧僱覓何必責之現總有夫無夫折多折少害貽正身此其苦之當除者八也

一造船需用牽鑽夫槩派現總日逐拘拏征往造船未完折夫乾沒無算此其苦之當除者九也

一凡修葺各衙門需用各色匠役自有當官匠頭承值該縣工房支應一槩責之現總要磚瓦要木植奔命不遑非錢不了此其苦之當除者十也

以上十苦旣除則各啚現總之役仍當可僱人代當亦可誠實之人代當固不至不病而吟卽奸猾之人包當亦豈能無風起浪者官府多少牌票省差役無數需索庶啚民有安枕之期比戶有樂生之象端不負

聖天子軫念小民之至意矣

勸止健訟芻言

息齋老人自壬寅歲蒙
恩歸田迄今已六年所目擊我三吳地方賦稅繁重徵輸孔亟且路當要衝各項雜差千頭萬緒奔命不遑爲我儕小民計惟朝夕拮据謀生上完
國賦下保身家尚虞不支豈容自尋苦累自甘蕩費如健訟一節竟相習成風旣作今生怨對又結來世冤仇而悟不省悟也儻有微嫌小隙里戚可解杯酒可釋之事緊裝切殺抄洗等大目希冏官府准理甚而

非盜誣盜非命指命其意本欲累人究還自累請悉言訟之爲害勸我地方人等共諦聽之從來片紙非易入公門也買狀式要錢代書人要錢歇家要錢訟師打點要錢自鄉入城路上來回盤費要錢此猶就不准者言耳萬一准理承牌差役要錢干證供給飯食要錢鬮會招房要錢抄錄訴詞審單要錢經旬累月衙門伺候要錢或本地或過客央情要錢事完得勝追紙謝保要錢此猶就訟勝者言耳萬一理屈斷輸皂隸行杖要錢納罪要錢押保差人要錢催贖差人要錢庫上完贖要錢或甚而羈禁在獄獄中使用要錢妻子送飯要錢而且皮綻肉破身受箠楚之痛鬻女賣男家有流離之慘此等苦楚雖佛菩薩爲問官斷乎難免也況更有一種刁悍之徒不勝不休我告縣彼且告府廳以壓之我告司道彼且告督撫兩臺以壓之我告督撫院臺彼且百計投旗以壓之糾纏葛蔓必致兩敗俱傷身家隨之而後已嗟乎不過一念好勝使然耳詎料其害抑至此極也余老人係歸野叟同爲

朝廷百姓誼均休戚惟願人人樂業安生村村家給戶足庶不負
聖天子軫念小民至意故直布芻言沿門勸化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元宵示賑瞽目窮丐

時屆元宵凡有目者富貴則觀燈貧賤則看月雖一樣元宵兩樣賞翫而心目並耀于光明其快樂無異也獨念乞丐瞽目燈光月色俱無所見此現在之黑闇地獄大可憐憫本宅特損微貲于本月十四日在城隍廟內每雙瞽一名捨白米一升白錢五十文令其發心念佛回光內照庶幾皓月紅燈不以目見而以心見本宅竊與之共遊光明藏中矣元宵獨為我有哉

元宵示賑有目乞丐

三五良宵須人我同慶本宅憐彼瞽目乞丐如長夜不旦獨無元宵已於本月十四日先行量賑矣猶念乞丐之有目者仰視一天明月莫療饑腸遙望千門燈火難炊破竈恐雙眸炯炯者致苦牛萩之不飽反怨兩目之猶存也相應亟行補賑擇於本月十八日許真正乞丐窮民齊集圓妙觀聽候本宅散籌驗給每名白米一升白錢四十文庶幾有目無目均沾一視之微仁或後或前總快元宵之令節耳至於僧道驛夫不許一槩前來溷擾徒取厭惡决不濫給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九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十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附載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豈凡金公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

諭祭

賜塋謚文通豈凡金公墓誌銘　李霨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

諭祭

賜塋謚文通豈凡金公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

諭祭

賜塋謚文通豈凡金公傳

年譜韻編序

昔錢洪甫爲文成先生作年譜凡世所語奇事不書而獨於文成致知之學前後悟入語次尤詳蓋以文成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遂于理學發揮于作用者亦不能不待于歷歲踐悟之深也人不可以無年年不可以無譜然自古聖賢豪傑其一生得力之處他人代言之終不若自言之爲親切有味哉余讀太傅息齋公所著年譜韻編不禁作而歎曰嗟乎盡之矣公之生平政事文章及立朝風采動名顯赫

天下之人或能知之能言之至其夙興夜寐報劬勞于萬一含荼茹蓼矣九京而不愧者天下之人固未必能知之能言之也然人有身當其易而怠于宦成敗于名高者往往而是公親遘陽九百六之運值雲雷草昧之時可謂難矣而卒能死生不移身名俱泰豈非其得力之處有暗符文成者則今年譜之所編在公亦有不能盡言之者矣而況于他人乎余瀏覽史冊古人之自作年譜者有矣而以年譜爲韻編者則自公始公弱冠之年即叅謁雲棲于心性之學實

有所悟故游戲筆墨灑灑千言老而愈壯而非跼蹐子文字間者所可望也白樂天之頌裴晉公詩有云致成堯舜昇平代收得夔龍康健身又云放情歡喜開書後舊事思量在眼前余小子請以二詩爲公賦之將見百年期頤日升而月恒焉公之譜與年俱無盡矣公所然而笑曰小子殆知我者遂爲序

昔

康熙八年歲次已酉陽月望前二日年家眷小姪宋實穎謹題

年譜跋

年譜心書也古達人君子自㓜而定志以至少而壯壯而老其間盛衰得喪循環屢變而中之所守屹不可移故隨遇而應之爲孝爲弟爲忠爲信爲匡濟民物爲扶植紀綱舒而煦日祥風慘而霜華氷月皆此心之可以大書特書者也彔奉箏札侍吾　叔父太傅左右嘗以年譜爲請久未之許一日忽以韻語出之凡二千餘言筆不停綴不移日而書成甚矣公之得於心者炯然內湛七十七年如一日也維公㓜而

孝長而弟弱齡旗鼓文壇作者遜席少年登第澹若不攖闒禍機天退安冷署及爲郡守爲監司爲憲長所至錢穀刑名燭照數計淸風惠政聲滿邪晉豫楚至四方多故流氛彼猖挺身戎馬鋒鏑閒迨十餘載恭遇

聖主開天皇途淸泰首膺

隆眷翔步綸扉翊襄機密者十餘年會

世祖賓天遂力籲乞身蒙

恩予告假息林泉猛謝塵網與深山衲子解徹禪宗則公之忠愛在

朝廷事業在天下者皆不勝書而一不之及惟書其平生所遇與此心所應要歸於無歉而已雖然因公之心想公之遇又何歲何地不足以測公生平覩公事業也哉彔忝猶子夙蒙撫愛敬抒一言識諸簡末云

康熙歲次己酉長至姪彔百拜謹跋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年譜韻編

虛度古稀七流光閃電疾憶從墮地來父母愛無匹
三歲乳母離萱堂佑食息七齡瘡痘生晝夜親憂織
痘平外傅就十二開筆墨胞兄實爲師講解頗勤憶
十三應童試屢試輒見抑十九改麟經工夫僅百日

經淑泰清兄二十嘉庠入歲底始完婚娛親諧琴瑟
廿一謁雲棲戒殺奉爲律靈山夙種緣根苗從茲茁
廿三大比年觀場竟莫及雙親含淚言年老望子急
過此再蹉跎風燭恐將熄悶訓無地容發憤不遑食
廿六倖賢書廿七南宮弋循例給假旋高堂權始輯
廿八授除書獲膺禮省秩是歲叨覃恩書債聊爾畢
循次賦皇華旋娛雙親膝期滿仍牽裾差回恰三十
歸省艤䑸殷秋又銜命出恰逢壬戌年父母皆七十
兒孫繞階前天倫樂事緝癸亥三十一瓜期漸次卽
急入春明門報命已歲逼甲子三十二謬竽分考直
取士十一人何子非鳴萃乙丑三十三考選已及格
催魏啟初張擠排緣獨立勉就南祠部歲餘儀司歷
高堂迎署中團聚樂無極容曹吏隱稱石頭名勝匯
是年三十四愛妾沈氏卒心緒正無聊選郡爲順德
忽焉簿書叢乘且衝途值是年三十五發憤圖自植
民瘠頗休沃撫字竭心力各屬解錢糧原封總不拆
經役革吏胥法馬塵封訖公費及羨餘絲毫辭除革
亢旱跪禱勤除蓋炎威逼雨來猶長跪立候甘霖溢

各臺暨小民上下咨詢翕四載獲量移童叟攀轅泣
罷市幾浹旬遮道祖送塞至今南關外清廉碑篆葺
遄歸嫁長女老親健逾昔我年三十九星沙催任急
長江上下間寇帆嘗絡繹設法嚴譏防擒渠始伏匿
俗習雖豪獷馴之易以戢轉瞬二年間盜靖民寧謐
我年四十一尋轉大參級趨歸上壽觴親年又八十
較之十年前歡樂踰伯什親既壽且康蘭砌復茂密
盤桓半載餘方乃奉新檄駐劄江信州優游際倖食
朞年又量移蜀臬馬湖飭歸途抵武陵陡聞父病亟

星馳入里門我父喜侍側執手絮叮嚀只要兒報國
侍奉十日餘白日遽西匿身代亟呼天天高不肯恤
兒母號痛深徒有搥胸咆喪禮藉兩兒勉強拖衰絰
兒年四十二終日背母泣家門本福全獨恨怙先失
母悲兼復焦諄諄瑩兆覓移聆倏三年母躬幸安適
丁丑秋八月母忽微示疾身無痛苦纏易簀猶念佛
逆呼兒孫來訓誡細微悉端然逝吉祥定生西方域
痛哉四年閒雙親相繼沒憂纏喪次中我年四十七
卓獲塋兆圖筮龜咸叶吉兩兒皆同心已卯襄事畢

家居七八載無顏小草出明末時事艱功令罔敢佚
庚辰四十八策蹇長安入痛念江南苦目昧請均役
疏陳旋報可部料咸允勒南瑞兵道銓是冬即就職
瑞寧及奉新大盜素爲窟盤踞茅竹山官兵罔敢執
挾矢率親丁徒步上山巔鄉民皆奮呼生擒百餘賊
兩臺深歎嗟勞勛稱第一本是遷謫流誤列知兵實
言路薦章盈嚴疆遇缺給辛巳四十九已轉固原臬
撫按漕科留坐題糧道缺拮据于臨期催糧又催楫
策馬章江濵食息靡寧刻茹苦百晝夜舩糧共齊集

飛舸親押催黃河驚浪吸連艘銜尾進抵通事竣
一載忽五遷壬午屯撫陝受事甫月餘旋奉督治救
馬上趨赴任是年我五十平臺蒙召對恩賚驚踧則
蹐蹶戎馬塲我年五十一經歲枕甲戈寢食卒伍習
事平瀝血辭嘉勞賜幣帛萬死一生餘復厠司馬側
會丁甲申難猶如隔世憶劇嬰流逆苦自刎復自縊
僧舍同難救一死除塞責是年五十二兩丁陽九厄
痛定還思痛夢魂恒悚惕天心厭亂甚
皇清定鼎首恭逢

順治聖日月仍麗天仁德符三代義旗耀八埏逆孽芟
除盡版圖歸附全用人惟求舊朝野無遺賢我本貳
樞曹覥顏復備員我年五十三澄兒北來瞻父子忽
相逢驚喜作夢占但聞三兒溺是夏巳歸泉可惜恂
雅質不復依膝前悲歡一時萃未幾澄兒南我年五
十四濂兒纔入燕隨例遊太學偶喜脫靑氈貳樞一
載餘承乏佐中銓廩祿甫年半司空正席專丁亥戊
子歲兩兒痘殤煎尋于己丑夏徼
恩請假旋是年五十七再生入故鄉里老懽相接族姓

慶團圓澄兒廿旨奉孝養無間言福過滋災咎欬貽
長子捐雖倖餘生在五載喪明連假期忽云滿收淚
復命還庚寅一品加辛卯中樞遷是年五十九生子
名世淅秉樞係重任詎意寵眷偏旹除債帥獎厤足
咎涘洎濫竽周二載黜幽宜我先風紀責更鉅巽命
又專懸控辭終未允䵴勉領臺班受事四閱月澄清
乏毫纖虛聲達
睿聰復濫冢卿階引咎堅辭屢終負進退擔是年六十
二精力漸衰綿正思圖税駕綸扉又特宣攜分中心

疚彌深伴食慙乙未六十三
欽點總裁官欲簡天下士受命心膽寒焚香明神矢務
使眞才彈勉竭宵旦力兢兢大典完是春喪六郎悲
勞傷心肝闈事甫告竣行幃刻加虔一病遂委頓致
勳
聖懷酸
君臣相視泣亟遣太醫探恐如朝露殞又命繪像來
君恩等怙覆捐軀難報天醫藥賴有瘳入直命頻傳隨
行空羣尾詎勝胳泆肩丁酉六十五漢兒侍衛編裳

恩矜及子破格授蝦銜前此乞假後離家又十年引劄
陳情切復荷
聖明然臨軒天語囑慎勿戀家園是年六十七又得回
鄉闕老妻時病目一見目肯痊別久催相聚備覺恩
情纏倦焉　欽限迫割褓覲
天顏幸巳趨北　闕又勤　欽使遄
天子聞而喜溫言慰勞惓是年六十八蹕從南苑畋辛
丑春王初
聖躬忽欠安鼎湖遂莫挽數天號慟聯兄我承

恩渥身殉猶未厭
新主初登極寧敢乞投閒四月方陳請不肯放歸田是
年六十九家訃鼓盆潸九月再補牘准假仍如前五
十年夫婦訣別阻雲山慂柩一痛哭相逢期禪關荏
苒壬寅歲正逮古稀年猶厠黃扉籌畫夜凛迍邅激
切籲歸老荷蒙
天恩全稠疊隆異數古今實罕兼撫躬還循省益懼報
稱難歷陟院部署凡十有八年一品考滿再十疏方
賜骸由今以遡往親恩江海淵追前以觀後

君恩天地寬任事經七十歷歷猶目前迺今腕力健書此俟攷焉天猶假年乎再續留後看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十終

序

太傅金公榮歸之五載輯其翊運立朝暨還鄉以來敷陳之疏藁若干卷就梓屬余序之余讀而歎曰自古一代之興奮庸熙載敉寧四方開治平之盛業奠九㝢于磐石者必有間生之大

臣焉抱曠世之學識
負特達之才猷審時
揆勢洞燭機宜預憂
樂於事先處危難而
不懼決羣策布藎誠

靖天下之大難成天
下之大功若禹臯之
佐虞夏伊呂之興商
周勳名紀簡册風烈
炳千秋殆非硜硜時

輩智效一官能效一
職節取而器拘者所
可得而幾也
太傅公自我
世祖皇帝肇造丕基廓清

六合公由樞貳銓佐
歷司空中樞總風憲
陟冢宰晉宅百揆參
贊密勿入則前箸而
籌退則皂囊封上乘

時奮揚驅除亂逆出
斯民於湯火中凡
朝廷制作典章紀綱法度
以至吏治民生綏懷
戡定莫不振其要領
綱舉目張如禮樂兵
刑古人所不能兼者
公以一身而備任之
公孤師保天下所至
尊榮者公則優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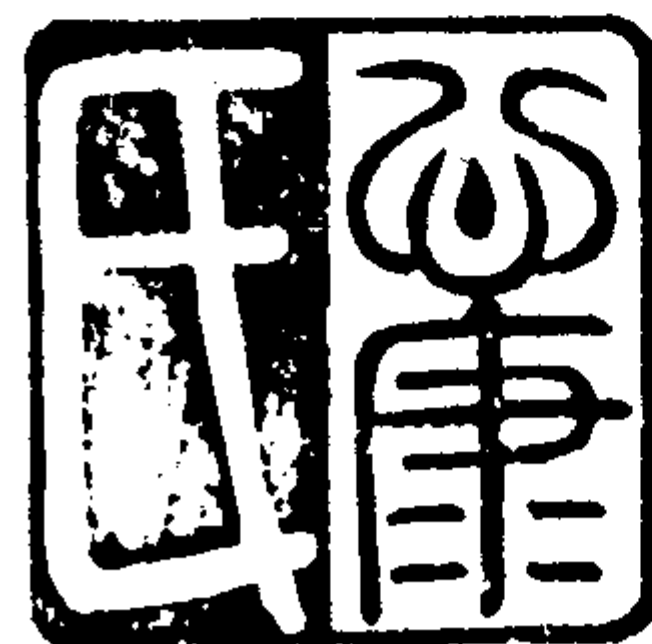
歷膺之且德位彌高
而虛懷彌下功能愈
懋而謨謀愈深書曰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又曰謨明弼諧乃言
底可績其公之謂與
迨今
天子龍飛公以
顧命之重首竭股肱光昭
化理宇內日益乂安

海以外且重譯來王
公廼從容賦歸
天子嘉勞之
特眷異數錫以章服加以
世恩更

命之日如有關係國家利
弊重大事情仍許陳
奏猗歟偉哉公之進
以時退以禮出處一
合乎道而以身係

國家之望復若是其隆
渥而無窮焉俯仰古
今豈易多見然則是
編也奚足以盡公之
文章事業哉特以見

公之一班云爾
康熙五年丙午仲冬
日南至巡撫江寧等
處地方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一級通家晩生韓
世琦拜撰

山中奏草序

太傅息齋公致政家居復
奉關係
國家利弊仍許陳奏之
旨因有山中奏草一則授穎卒
業讀之而歎曰嗟乎君臣
相遇之際可謂盛哉
朝廷用公之言於去位之後公
盡其言於退老之時前此
史冊所載知己之感禮數
之隆蓋未之有也昔司馬
文正公居洛凡用人行政

之大公必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王介甫稱爲君寔西
京之體然是時司馬公未
乞休也杜祁公旣罷政歸
里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
喜若已出至所不可憂形

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
其責者然祁公實未能陳
奏也以二公昔日之所遭
揆之太傅公今日君臣之
際一德一心何其盛也豈
徒凉竹簞之暑風曝茅簷

之冬日顧瞻玉堂如在天
上者乎今
天子維新庶政憂憫元元其勞
心求治之意太傅公雖衰
衣退食有一日不能釋然
于中者則將以山中奏草

爲大寶之箴丹扆之獻眞
有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
言而公悉言之者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爾乃順之于外曰唯我后
之德古大臣之用心葢如

此雖在江湖之遠與在廟
堂之上一也則公之致君
澤民又有不待奏草而見
者余小子其何足以測之
旹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淸和
上浣年家小姪宋實穎旣
庭拜手題于讀書堂

序

聖人開天首出手闢太平則必
有肱膂佐命之臣一德一
心陳謨攄藎以上襄戡亂
保邦之治匪偶然也　家
太傅公以眞誠端亮之望
簡在
帝心始佐鴻樞預參
廟算於時庶事草創師行驛騷
狡焉啓疆之徒所在震動
惟貴帷幄運籌先機制勝
倘根本之謀未裕卽廓淸

之署安施公感我
朝再生殊恩殫心軍國指揮既
定動中機宜啓事之間字
字皆言人所不敢言
廟廊之上抑事事能聽人所不
能聽吾讀是編而歎當日

堂簾之相得何其盛也嗣是
旋陟司空遂正中樞晉長
法臺總百官冢宰然後入
贊機務所至必有建明所
言必蒙採納要皆本諸眞
誠端亮之素以對揚夫君

仁臣直之休且益信論事
回天不惟其力惟其識今
觀佐樞諸疏指陳得失較
若列眉慷慨淋漓不避嫌
怨眞有扛鼎之力而又運
以燃犀之識者也故公之

豐功茂烈天下不盡見而
見於章疏或庶幾窺其一
班公之讜論茲議天下不
盡知而知之佐樞已肅然
凜其大節昔房武昭謂創
業艱難魏文貞謂守成不

易彼皆當身閱歷故宜各
見一邊若公則初旣經綸
草昧終復黼黻熈隆爲能
獨見其全矣方
先皇帝論道之殷重元老才名
之盛高文典册悉屬手裁
昭日月而炳星辰天下文
章孰大乎是是則公以揆
奮之鴻猷勛創守之隆署
而佐樞一席實爲之嚆矢
非小子阿私之言也請質
之讀是編者

康熈丙午夏六月中浣穀
旦華川小姪漢鼎百拜敬
題于景洛堂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佐樞疏草

賊謀甚狡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賊謀甚狡
剿寇宜周謬陳一得仰祈
睿鑒事臣接易州道塘報流賊尚在太原月事招練

又詢之眞定副將王㷧云僞將馬總兵徑倚固關以蔽我且連日據守門官軍盤獲流賊奸細供稱來京探信實繁有徒可見逆闖包藏禍心固未嘗一刻忘東向者目前之眞保三關與宣雲二鎮其最要地也保撫已推原任順廣道魏公韓似可朝聞命而夕受事今聞其避賊深匿杳無踪影此須行令井陘道察其伏處近地即趨之受事如已遠引亟當另爲推補斷不可使畿南重地流賊虎視于外土寇鴟張于內而竟

無撫臣爲之彈壓者乃宣雲情形則尤大可商焉宣府雖有撫臣李鑑尚無總兵在撫臣請暫署者爲王應瑚而或謂其年老多病在諸弁所擁戴者爲楊國勛而或謂其躍冶自衒大約此二弁者均非總戎之寄應瑚之衰老果眞應聽其投閒國勛之年力尚壯應移之別用宜另選一廉勇大將補之以杜紛囂而斷葛藤至撫臣係節制將吏之官而諸弁以署鎮故疑撫臣之左袒應瑚而抑國勛致互啓相訐則李鑑方憂讒畏譏之不暇何以安位而行志亦宜更調別鎮以竟其用者也若大同之總鎮姜瓖代藩之梟強王其以投誠修表至也

廟堂處置之法可謂盡善未有不勸忠消貳者但聞彼中道將悉係姜鎮于倉猝之際權宜設置欲驟易之未便欲盡因之亦未便非得一精明強幹之撫臣主持叅互其間恐亦無以肅政體而鎮人心也緣三關二鎮實偪賊巢室隙杜瑕倍宜萬全而用人妥當尤爲制勝要着統祈

睿裁施行封疆幸甚奉

旨據啓賊在太原日事招練僞將徑倚固關以蔽我包藏禍心一刻不忘東向眞保三關宣雲二鎮誠爲衝要魏公韓見在何處即行文地方官速察具報宣府撫鎮事情已令巡按御史盧公確察李鑑王應瑚着照舊供職楊國勛另議推用大同巡撫須得精明強幹之才着廷臣各舉所知以備會推簡用限三日內啓聞金之俊任佐中樞於軍國大計慷慨直陳具見藎誠遠慮吏兵二部知道

勦撫須求實着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勦撫須求實着地方立見敉寧仰祈

府裁飭行以昭

聖化事竊照寇名爲土本皆土着之民也乘流賊猖亂之餘一時地方無官無法恃强雄長勾連嘯聚以致焚刼淫殺禍與流賊等其實皆有姓名可指有住址可稽有親族隣里可訪或一村之內而好歹居半或一姓之中而貞慝懸殊或一

人之身而始邪終正前後兩截欲單主勦則安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傷欲槩行撫則革面未必革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能勦者必兼撫以用勦而後勦不至于干和實能撫者必兼勦以用撫而後撫不至于釀亂伏乞

敕令道將凡遇土寇倡亂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衆歸順者竟赦罪勿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隣族人等能縛之來獻者卽論功行賞照地方之遠近定歸順縛獻之日期過期不報卽舉兵殲之彼愍不畏死之徒雖殺之不怨而究竟畏死者多則就撫者必不少但旣已就撫須收其弓箭刀鎗銃砲及馬騾等有私匿者查出重治至于牛驢係民間耕田磨麪之需任其畜養不許官兵一槩掐收仍責成該州縣官將就撫之衆籍其花名編置排甲有廬舍者俾之各安故業無恒産者仍爲設法安插州縣上其册于道府道府轉報之本部則土寇之有無與各官之殿最一展册而瞭然矣如是而後勦撫方有寔

着地方有不立見敉寧者臣不信也倘蒙俞可採懇祈

府裏裁奪施行奉

旨土寇本皆吾民渠魁能率衆來歸自當赦罪同黨能縛獻賊首自當論功倘執迷不順方發兵誅勦不必定限就撫之民須責有司設法安插毋致失所其馬匹兵器盡數交官方見眞心就撫牛驢乃農事必需不許一槩掐取作速行文各道府轉行所屬將地方有無土寇曾否歸降據實詳報卽以

此定各官之殿最如有玩寇殃民或貪功生事者
必罪不宥該部知道

逆賊慣布虛聲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為逆賊慣布虛聲我須
制以寔着敬抒一得仰佐
宸謨事臣連日接署撫臣井陘道丘懋華及署鎮臣
副總兵王燦塘報賊將之偽牌四布賊哨且直
逼廣平之臨洺關是豈不知我大兵見駐真定
反來送死也彼不過逞其傳牌之故智冀搖風
鶴之人心仍以虛聲為嘗試耳我欲破彼之虛
聲惟在圖我之實着實着維何亦曰使地方處
處有官官實實得人而已除懸缺未補者勿論
即銓補有人而棲遲未任猶之與無官等如近
日所補之順廣道甘文焜順德府知府金震出
宜勤令赴任何可聽其徘徊國門足將進而趦
趄也即見在莅任而尸位無能與躍冶不戢亦
均之無官等如通州道臣鄭輝之優游養寇勦
撫無聞三關鎮臣郝之潤之借名誅偽稱兵肆
掠皆當速易賢者因循釀害非所宜也至廣平
大名之偽官久去則二府之府州縣官並須亟

補恐真官不設僞官又來而保撫屢奉速催之
旨尤不宜再爲築舍之謀畿南畿北二按臣皆望着
理輪亦當星速叱馭問豺狠而綏鴻雁不必候
屬吏齊集使屬吏又轉生觀望也惟上下大小
之官俱備則事自集事集則有隙必杜無瑕不
堅然後寇大至則舉大兵以應之寇小至則分
偏師以應之無憂虛聲之不紲矣微臣感事抒
忠罔識忌諱伏乞
垂慈矜察俯賜採納施行奉
旨各地方緊要員缺宜刻期補完已補的速催赴任
倘稽遲違限該撫按參來重處鄭煇優游養寇郝
之潤稱兵肆掠都着解任侯議員缺另推保撫已
特用了奉差御史當叱馭星馳不許遷延以滋觀
望仍將啓行日期報內院啓聞該衙門知道

狡寇終未革心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狡寇終未革心撫鎮
暫應移駐以便彈壓以期廓清事竊照近畿土
寇惟宛平東安武清漷縣一帶趾接壤錯之地
實繁有徒雖陽爲受撫以緩我兵實陰肆結連
以樹其黨而近日天津以上務關以下楊蔡二
村之間白晝連鑣行旅斷絶
輦轂近地幾同化外此何可置之不問哉臣愚以爲
通州總兵杜應登暫宜移駐務關相機撲勦順
撫宋權亦宜暫駐通州就近調度須事平然後
還鎮毋如前者勢盛則呼兵兵至則曰已受撫
使地方徒被師徒之擾狡寇益肆猖狂之謀日
遷月延致成滋蔓難圖也總之勦必縛其渠魁
破其塞壘之謂勦若逸彼戎首僅誅脅從豈成
勦乎撫必解甲投戈編籍歸農之謂撫若鮮衣
怒馬束甲受犒豈成撫乎是在該撫鎮督令道
將等官實實下手從事了此不難耳臣愚待罪
佐樞寢處不遑不復計妄言之獲罪也統祈

府鑒裁察施行。奉
旨天津務關之間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
殲渠魁勿令滋蔓着杜應登暫駐務關宋權暫駐
通州督率各道將從實下手以安畿甸候勦撫完
日啓明奏旨方許回鎮作速傳諭行

聖主視民如傷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
聖主視民如傷騷困尤宜首恤敬陳職掌俯抒末議
事本月初一日百官侍朝
午門外蒙宣
諭旨有東兵強買市物及毀傷民間動用家伙若已
悉置重典得令居民各安心生理欽此臣等能
聽之餘仰見我
聖主軫念民艱無微不燭

王言甫出于九重懽聲遂徧于四境即此一節
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之矣然有如此愛民之
主在上而民隱不以上
聞皆臣下之咎也臣辦事衙門接通州知州李廷梅
銜州慘毒日甚下吏嘔血難存一詳蓋爲經過
之東來官丁索要廩糧料草日不暇給而且無
勘合牌票恣意橫索官窘吏逃累各棺頭傾家
措辦實爲萬分難堪之狀也臣與同官諸臣相
顧痛嗟若不立法禁飭則荼苦不獨通州一處

豈非厲民之大者乎目今臣部給發之勘合火
牌係左侍郎臣劉餘祐先年在部時與尚書陳
新甲酌定規則不啻不濫臣愚以爲嗣後滿州
官役往來應用夫馬廩糧料草宜悉付臣部給
領勘合官照品級役照名數一體遵例填註有
額外苛索及無勘合火牌者州縣官槩不許徇
情應付年終仍造淸册彙送部科磨勘違者律
究則郵困自蘇而小民之脂膏不竭即
朝廷之血脉無関矣倘臣言非謬伏乞

天語嚴飭榜示衝途庶愈于臣部之三令五申而地
方官吏之奉行不患不力也奉
聖旨冲途疲累豈堪恣肆横索此事害民不小法當
嚴禁以後滿官往來應用夫馬廩糧草料照例塡
給勘合火牌驗明方准應付額外多索及無勘合
火牌強要應付的許地方官拏送來京分别正罪
决不姑貸其年終造册榜示通知俱如議行

擧行一得仰佐　國計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謬抒一得仰佐
國計事竊照西北之粒食全取給于東南前朝漕白
二糧歲額六百萬餘石皆輸自浙直江楚四省
其在山東河南不過十分之二自闖亂後南粟
無顆粒到京者已一年矣無惟乎北地之糧食
市價日益騰貴也今幸大兵直取南京計江南
蘇松常鎭杭嘉湖七府本年之漕白二糧必久
抵南庾須

亟簡總漕臣一員星馳淮上巡漕御史一員疾趨瓜
揚一面彈壓地方一面料理運事俟金陵底定
之日即淸查糧數酌留若干以供大兵支用餘
盡爲之設法催運今歲多一閏月時猶可及南
粟既已北來市價自當漸平此目前之大有關
於
國計者况速運今年在官之漕白以裕京儲便可寛
留明歲民閒之本色以抒民力不特裕
國而又惠民計無便于此矣微臣一念楪衷不避越

阻之罪統惟
聖明揀擇施行奉
聖旨總漕已有旨了巡漕御史應行事宜作速議奏
該部院知道

請　勅諸臣省議論息紛囂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請
勅諸臣省議論息紛囂共矢和衷以襄
上理事臣接邸報南城御史趙開心一本爲邪臣不
能以道事
君等事奉
聖旨趙開心這本說云云欽此該臣莊誦再四大哉
王言衣冠之末足以盡仁義也非
堯舜之君豈能究仁義之蘊至此因覓全抄閱之惜

素著直聲之趙開心一時推爲鳴鳳者乃措詞
亦有未當耶人品邪正不關一髮之去留固不
得議束髮爲非正亦何得指剃頭爲盡邪也總
之
皇圖既已混一是滿是漢均屬
清朝之臣有髮無髮皆爲比肩事
王凡臣子所以報
朝廷者在所膽不在面貌至
朝廷所鑒知而嘉與者必取其精白之心非取其服

飾之合況臺臣旣知蓄髮
令旨炳如日星何必過慮同列之倡言遽至反汗而
多一番猜度反多一番搖惑也今又奉有不願
剃頭亦不必強之
聖旨益信
王道本乎人情願大小臣工和衷協力共事
堯舜之君講求仁義之政勿再紛紛聚訟于頭面之
間所關
聖治非淺鮮矣伏乞

天語申飭施行奉
聖旨人臣進言是非應有確論此奏尚屬含糊該部
知道

金陵旣巳大定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金陵旣巳大定
聖治亟宜維新冒陳臆見仰佐
廟謨事竊照金陵在前朝爲陪京設官之制與燕京
相彷今日之局面不可同年而語然其地西控
荆蜀東跨三吳北連齊豫南達閩廣其爲四方
根本之要區則今猶昔也或鎭以
親王或宿以重兵
聖慮淵微非臣下愚昧所敢妄爲擬議但其衙門當

因其衙門當革須審時酌勢爲之變通損益其
間務期法制足以相維而事權不虞龎雜則定
官用人今日第一義也伏乞
勑下九卿科道從長計議揭送內院覆覈至當上請
睿裁施行至目前首應推補之官無如應天巡撫巡
按與蘇松常鎭按學二差此在該部院諸臣早
有成算亦無俟微臣爲桑梓喋喋也臣不勝悚
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應天巡撫巡按與蘇松常鎮按學二差應速遴
選推用餘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

謬陳漕務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謬陳漕務𢘆言仰佐
經國大計事臣黯茂庸流佐樞無能何敢越俎妄談
國計但臣家世江南又曾任督糧道于漕事身親目
擊有慨于中久矣敢畢竭其愚爲
皇上陳之
一曰運糧之官宜講也查前朝運有十二總
領衛一百四十川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今
衛所須更則必另設運官以任之非都守等弁

之有才畧兼有身家者不可也旗軍不用則必
另募漕卒以代之非沿河一帶習知舟楫水性
之丁壯不可也約每船用卒十二人即以頭舵
二人爲隊長管束十人每弁統卒五百人約領
運船四十隻行舟一如行師庶有以相維相制
也
一曰船隻之措備宜講也查前朝糧艘約萬隻
近年凍損及燒燬甚多浙直江廣所在僱募民
船爲費不貲而又重累商民若莫勝言爲今之

計除搜整舊船外江南投順各將兵船頗多擇
其堅完者改作糧艘不足再議造可也
一曰節級轉運之法宜講也明季督漕功令甚
嚴卒未能輓遲爲速良繇軍船一半載糧一半
載貨旣重滯易于淺閣又沿途貿易逗留臣以
爲須做唐臣裴耀卿劉晏故事緣水置倉節級
轉運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
之說今日江南之船止須抵濟而返繇濟運至
津通另造剝船又作一節轉運其船要底平倉

濶多不過載米二百石受水六拳而足以四五
人牽輓便可日行百里必無凍阻露積之虞且
大船不入濟則回空甚早又不悞新運此至便
計也
一曰蠲除苛耗之宜講也明初正米一石止加
耗五升尋增至七升浸假而加增無已又有臨
尖踢斛拋剩浸籌等諸弊近年每石且加耗至
二三斗緣衛官索扺軍常例而恣其勒贈不肖
有司又受衛官餽送而一任科斂節節相剝民

何以堪今
興朝嘉與更始當循明初舊例倘運弁運卒及州縣
官有仍蹈故轍者重罪不赦則無名之耗自除
而萬姓更甦矣
一曰裁汰冗員之宜講也漕糧耗多亦半因官
多縣有糧衙府有糧廳皆蠹糧之官並非催糧
之官臣以爲徵收宜專責正印不得復委糧衙
催押宜專責刑廳不得復委通判領運旣各有
專官且有糧道提衡於上亦不必復設運總名

色冗員旣除則蠹蝕少而耗贈自減矣
一曰剝運盤驗之法宜講也各省直糧道俱自
水次督押到京漕道駐劄瓜州候各糧道到齊
始尾後押幫不過拱手受成而已臣以爲漕道
徑當移駐濟寧耑管剝運一事各糧道至濟親
督領運官交米過剝卽押回空而南料理新運
仍聽漕道盤驗有無足額一面報總巡二漕一
面報內部與倉部濟而下糧道任之濟而上漕
道任之則責成專而奏效速矣

一日漕額出入之數宜講也除前朝新增遼餉
等米應徵
恩典與新餉並蠲外原額入數若干諸若京營捕營
四衛營錦衣衛七十八衛所光祿寺廚役各項
等及各鎮邊糧共出數若干今
新朝減去冗員冗役及各鎮冗兵止應出數若干通
盤打算須入數若干較舊額贏餘若干臣以爲
餘數徑行改折兼隨漕徵解則
朝廷省運價百姓省加耗公私兩利矣

一日官卒廩餉及造剝工料之需宜講也查前
朝官軍除加兌外仍支給坐行二糧約運米一
石不啻費二三石儘足廩餉之需各省直又有
過江過湖蓆板等銀及一六二六三六之隨糧
輕賫輕賫即是餘耗折色照地里遠近爲多寡
如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曰三六直隸江
南北次遠則耗四折二故曰二六山東河南較
近則耗二折一故曰一六此項原資運費以之
濟造剝工料眞一勞而永逸也以上數條倘有
可採伏乞
勑下廷議務求至當爲萬年長久之計至于今年量
運南庾之漕白以接濟京儲尤爲目前要務此
在漕臣自有措置無俟微臣再贅矣事屬條議
字多溢格統惟
皇慈寬宥施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一　佐樞疏草　圭

逆闖既已蕩平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逆闖既已蕩平捷書
亟宜宣布以昭
聖武以快人心事竊照從來亂賊之徒窮兇極惡未
有甚於逆闖者也從來誅亂討賊之師堂堂正
正未有過于我
清朝者也昨滅闖凱奏一至不獨臣民歌呼即
天地亦爲之悅豫臣謂
皇上宜擇吉行
祭告禮受群臣朝賀即差官賫捷書播告四方可以
慰服忠臣義士之儔欲討賊而未能者可以愧
殺忘讐釋怨之輩圖富貴于瞬息蔑大義于千
秋者又可使所在陸梁之小醜魄奪魂揺而不
敢復存鷹眼又可使所在横議之處士理窮舌
結而不敢再肆梟音宜之一時收伐罪弔民之
全局垂之萬禩見將服無疆之始基臣更有請
焉凡江南及江楚大小官員除見在地方暫蒙
二王委署管事者應候

原缺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佐銓疏草

君恩未報疏

吏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

君恩未報絲毫臣衷實有萬苦謹循例乞假葬親殯

子哀懇

聖慈矜允事臣以刀俎餘生于元年五月初二日力

疾扶傷恭迎

王駕隨蒙內院臣范文程傳

諭命臣即任宿朝房仍辦兵部事務爾時臣猶寸步

難行忍痛料理瀕死勿恤良以感

清朝再生大恩匪捐糜能報也待罪樞試者年餘慚

無寸補又蒙

聖明特簡佐銓念

君恩之彌重惕報稱之益難昨歲南中定事

清罪案以臣爲首族誅且在旦晚幸大兵奄至法不

果行臣之祖先骸骨妻兒戚族皆我

皇上保有而生全之也興言及此不覺感涕滂沱自

當竭盡犬馬死而後已何敢言去亦何忍言去

但臣實有至苦下情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雙親俱棄世十餘年至今尚厝淺土死

不能葬甚于生不能養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安用此不子之臣爲哉去歲家

中又喪一頗能成立之子煢煢孤寡貧無以殯

思親痛子每至中夜輒撫膺長號去冬即擬繕

疏控陳因時值元旦未敢造次適同官左侍郎

陳名夏又以聞艱告歸是以因循至今今名夏

臣將假滿入

朝而現在卿寺諸臣復濟濟盈列其才品十倍于

臣者更不乏人皆可朝聞

命而夕受事無虞部務之廢閣也查戶部右侍郎任

濬侍讀學士朱之俊以省親請祭酒薛所蘊以

送親請並蒙

聖恩俯准假歸臣之苦情更倍三臣比例假歸葬親
殯予諒
皇上必不靳一視之仁也倘終事之後未卽溘然溝
壑則盡瘁圖報尚有日耳伏乞
聖慈矜允施行緣係引例陳情字稍溢格并希
鑒宥臣不勝瀝血待
命之至
順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具題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金之俊告歸葬親孝思宜然但銓部事務重劇
着候陳名夏回職再議遣歸吏部知道

臣情已蒙　聖鑒疏

吏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臣情已蒙
聖鑒臣病更負
君恩謹冒死控陳伏乞
速簡賢能以襄銓政
允罷病臣以勵官方事該臣于前月初六日奏爲
君恩未報絲毫臣衷實有萬苦等事奉
聖旨金之俊告歸葬親孝思宜然但銓部事務重劇
着候陳名夏回職再議遣歸吏部知道欽此欽
遵臣捧繹
天語諄至感繼以泣正期勉竭庸駑稍圖報稱不意
命蹇福薄而臣病矣臣牛馬賤骨素耐勞苦自
元年五月初二日扶傷蒞事以來未嘗以寒暑
小疾告一日假此兵吏兩部滿漢僚屬所可共
質者乃日積月累勞傷內中旬日以來胃氣結
塞飲食不進遍身骨痛肌肉頓消然猶忍病入
署共事滿臣爭見而憐之至初一日而狼狽殊
甚始不能強起矣精耗血枯徹夜不寐此非偶

肙寒暑之症旦夕可療雖臣命至輕何敢遽圖
休沐以自便但銓務爲重豈容一日臥病以曠
官展轉淅㥯負罪滋大伏乞
勅部卽于卿寺諸臣中推補右侍郞一員俾之卽日
受事所補銓政非渺小也至微臣病軀生死未
能逆料倘徼
聖慈矜察得扶病回籍歸塋二親亦不枉負
皇上一番再生
大恩生生世世不忘犬馬之報也伏枕哀鳴語無倫

次統望
聖明憐允施行
順治三年八月初三日具奏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金之俊仍遵前旨行吏部知道

成命不敢不遵疏
吏部右侍郞臣金之俊爲
成命不敢不遵部務終虞貽誤懇乞
聖明特簡詞臣一員暫署銓左以期力疾共理事本
月初三日該臣奏爲臣情已蒙
聖鑒等事奉
聖旨金之俊仍遵前旨行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稟
奉
天語卽一死未足塞責何有于病也但臣不能知人

頗能自知宵清夜簡黜貢戾叢愆蓋非一端矣
雖以滿臣之公清不能掩臣之迷謬而臣之迷
謬實有累滿臣之公清縱使精力強健勤瘁有
加還宜罷譴况復奄奄一息有同尸行曷能仰
副
簡任而愉快乎伏乞
皇上念微臣生死事小
聖朝銓衡事大仍
俞臣今春之請

亟簡詞臣中資望相應者暫署左侍郎事務俟臣病
稍痊卽勉出協力料理庶部務有濟而臣之愆
戾或藉以稍逭也冒瀆萬死統惟
聖慈寛宥臣不勝股慄待
命之至
順治三年八月初八日具奏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前滿代署已有明旨何必復奏吏部知道

遵　旨乞假疏

吏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遵
旨乞假事臣于三年七月内具有
君恩未報絲毫等事一疏奉
聖旨金之俊告歸省親孝思宜然但銓部事務重劇
着候陳名夏回職再議道歸吏部知道欽此又
該臣奏爲臣情已蒙
聖鑒等事奉
聖旨仍遵前旨行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荷蒙
溫綸至再感媿欲死冀以一息尚存之身勉竭報稱
卒之任重力綿于職業無毫末之補而罪戾有
丘山之積
君恩日深臣之負
恩日甚蚤夜循省真有廖痳難以自寛者今幸同官
陳名夏已于本月初一日回部供職部務協理
有人臣謹遵
前旨再控苦衷籲懇
聖慈一視之仁

賜臣朞年之假俾得趁親殯子稍遂父子至情則存
殁啣結世世以之矣雖
恩深莫報不敢不依限前來再效犬馬也臣不勝激
切惶悚待
命之至。
順治四年三月十一日具奏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部務需人金之俊不准假亦不得再行陳請吏
部知道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目録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總憲疏草

君恩未報疏
君恩愈重疏
敬陳巡方六要疏
罪臣自陳疏

金文公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總憲疏草

風紀重任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風紀重任揣力難勝謹冐罪控陳仰祈聖鑑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該吏部題爲會推官員

事奉聖旨金之俊仍以少保兼太子太保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欽此臣驚聞寵命惶悚無地竊念都察院爲風紀之領袖御史之表率任至重也臣之衰庸不堪久在聖明洞鑒中丞宜引分乞休以讓賢路乃皇上不以臣爲不肖過採廷臣之言致有是命言念聖恩高厚即捐軀莫報豈敢畏難控辭但自揣望輕

力綿恐今日肙昧就列將來必負委任臣一身
不足惜如
國是何臣用是蚤夜思維慄慄危懼不得不據實自
陳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能以重憲紀
國是幸甚微臣不勝感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品望素著風紀重任特爲簡用着即祗遵受
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申明憲職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申明
憲職先律己而後責人以端風紀之本以收澄
清之效事臣竊見
皇上宵旰憂勤無非以計安民生爲念乃民生所以
未安皆繇吏治不清吏治所以不清則臣衙門
堂屬官不能不首任其咎也葢御史以察吏爲
職而御史律己不嚴何以察人臣又以察御史
爲職而臣律己不嚴何以察御史案查憲綱開
載一欵凡都察院官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吏
人等不許于各衙門囑託公事違者比常人加
三等有贓者從重論良以職司風憲必先自治
而後能治人未有枉己于清濁之閒可定人以
貪廉之衙者也臣今涖任之初請與諸御史約
其遇差也務要一循差規不許鑽營趨避那移
一毫其差回也務要兩袖清風不許沿習陋規
餽送一物至于奉
命出差之日務要恪遵順治八年三月內

上傳勑諭各廵按監察御史事理實實奉行倘臣與
內外大小各衙門私通一饋問私接一書札或
于差出御史有所囑託許諸御史即據實叅臣
勿以堂屬避嫌如諸御史有不遵
上傳不守憲綱禁約及立言無爲國爲民之實有黨
同伐異之私臣悉當一一直糾斷不敢避怨市
恩稍有瞻狥總之臣思
聖恩難報惟有偕滿漢僚屬諸臣互相砥礪痛洗積
習共端風紀之本力圖澄清之效以勉副我

皇上勵精圖治之盛心若功名性命均非臣之所計
也
皇上如以臣言可採伏乞
天語嚴飭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貞之心須及時力行以副朕
望該衙門知道

差規務期畫一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差規
務期畫一恭請
聖裁永著爲令以肅憲紀事該臣等看得臣衙門御
史差規載在會典及憲綱者原自畫一向來雖
倣例而行然未經題明請
旨使先後次序確然如四時之不易倘稍有游移其
間則整肅百僚之地先開人情營競之端非所
以正本澄源振綱飭紀也今臣等令經歷司河

南道會同各掌道御史叅考舊章酌擬差規一
十六欵開列上請仰候
聖明裁定永著爲令勑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案查舊例御史出差俱以一年爲期例于兩
月前報滿註代順治八年三月初十日議定北
直江寧蘇松督學差必歲考科考一週報滿此
應仍舊廵漕一差鹽政四差一年有一年之額
仍以一年交代其餘大差中差俱以一年六個

月爲期照新例于三月前報滿註差赴代其巡倉茶馬二差近奉
旨照鹽漕額例已定爲一年欽遵在案

一河南道關係最重必資望俱優曾經三差者方准題差掌管

一查京畿道係頭差亦必資望俱優曾經三差者方准題差掌理如三差乏人于回道御史內擇資俸稍深者題明管理候差竣之日仍照序補差

一北直江寧蘇松三學差俱不在按差之內必資望學行兼優及甲科御史不分中大仍經二差者方准題差督理

一巡按順天舊差資深御史今中大各差一槩俱挨次新舊簡用此差亦應照例遇舊差舊迴新差新

一巡視五城舊係小差今不算差雖議半年更替然亦久暫不拘新資御史挨該大差必先試以城差應三個月一換

一差期一年爲滿者照舊例于兩月前廳道查其到任日扣至十個月足即行註定

一差期一年六個月爲滿者照新議于三月前廳道查其到任日扣至十五個月足即行註代

一題差除五城御史不用陪差外其餘一正一陪今次陪差即係下次正差其果係原籍并先曾經歷任三年之內者正差並須迴避如遇陪差遵新
旨題明不必作陪後仍照序用

一奉差御史未經任事者遇有事故應更替即就未註御史挨次塡補其註定者不得移換

一同日到任御史照臺規所載各差地方先後挨次註差

一同日回道御史或二人或三人俱以進道資次先後序差

一差滿回道御史槩以
命下之日照資序新舊間差無舊儘新無新儘舊俱先陪後正

一御史差滿回京見
朝在先或遇事故未經回道而後差見
朝在後回道在先槩以考核回道
命下之日序差
一前咨御史尚未差完適有考選新咨進道者
必前咨差完然後照咨挨次滿漢新舊間差
一御史定以三差為滿若三差之中或有一差
未完仍當再差一次以足三差之數奉
旨是着著為令

酌定建白之規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為酌定
建白之規務收讜言之效仰祈
聖鑒飭行事該臣等查得臣衙門例有建白牌各道
輪流司管遇有政事大闕失該上公疏司建白
者即具本稿請各道御史公覽商議斟酌停妥
隨全列各道職名公同封進遇事不容人規避
不言無事亦不容人塞責妄言此輪司建白之
往例法至善也年來臺規廢弛人情玩泄空傳

建白之名未效忠讜之實顧名思義失職甚矣
今臣等躬逢納言容直之
聖主敢不率屬竭獻仰答
詔諭以圖報稱于萬一哉除平時條奏仍隨人各抒
忠藎外自後輪司建白牌宜循往例修復公疏
然事不重大不必合詞言不切當無取衆瀆有
其言之務期上有補于
朝綱國體下有裨于民瘼吏治庶不負我
皇上孜孜求言之盛心若規避緘默當受不能建白

之罰若紛囂塞責雖終日連章猶之乎毫無建
白罰亦難辭也倘臣等芻言非謬伏乞
聖明裁鑑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照例嚴飭行

酌定考覈回道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為酌定
考覈回道之規再請
旨申飭事臣衙門勸懲臺班全在差滿之日回道考
核前掌院事固山貝子吳打海等於八年三月
初十日有緊要廵方事宜一疏內一欵差回之
日應否回道河南道限三日內案呈考核臣等
公議優劣即日具疏奏
請分別勸懲不容延緩游移致起疑端奉

聖旨如議嚴行申飭該部院知道欽遵在案竊思考
核貴速所以防弊端也但差內所行事宜併奉
到斟劄與夫條陳舉劾必細加檢閱方得定其
可否且滿漢會同商酌非旦夕可妥限以三日
恐為時太迫合無議以十日為期務要萬分詳
確相應再行酌定恭請
聖裁至於鹽政四差並廵漕一差其催督解部錢糧
數目俱先具疏入
告回道之日止聽本衙門考核其有無足額溢額虧

額原疏可查從來無咨行戶部覆查之例且咨
覆遲速之間卽係回道先後之序恐致生弊端
紊亂差俔應一併
題明仍照舊例考核伏祈
聖鑒勅下臣衙門遵奉施行奉
聖旨着照議遵行該部院知道

直指官箴二大玷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直指
官箴二大玷請
旨查叅以肅吏治事竊照近來弊習相沿爲官箴大
玷而恬不知非者其端有二一曰見任地方官
置買房產大豪强兼併侵牟民庶法所必懲豈
有爲民上者不思爲
朝廷愛養百姓而徒爲子孫經營家業利部民之田
園第宅攫而有之非借事誅求則短價勒取公
然侈爲得計可鄙甚矣此官箴之大玷者其一
也一曰見任地方官營造生祠從來好官有德
于民去任後民感德不忘相與繪像立祠尸而
祝之出于民心之至公也乃今見任文武各官
不論治行之爲優爲劣小民之爲怨爲德蒞任
未幾輒思飾譽沽名營建生祠一二無耻紳衿
里猾爲之獻媚斂貲趨事恐後入其境公廨傾
頹民居荒落而生祠備極崇麗行人方且掩口
本官全無愧心以致去之日未見尸祝徒聞咒

詛者矣此官箴之大玷者又其一也以上二端皆昭昭在人耳目伏乞
皇上勑下各該廵按御史查自今以後凡見任官有置買房屋葢造生祠者必非潔己愛民之官卽指名叅處倘按臣隱徇不舉便係溺職容臣等訪實一併糾叅於以救時弊而肅官方所關吏治非小補也奉
聖旨見任官如有在所屬地方置買房田及建立生祠的着該督撫按嚴察房田務還民間毋容巧

生祠卽與拆毀物料入官以往姑免究罪後有犯禁的該督撫按指叅都察院科道察劾該衙門知道

人臣進言宜當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人臣進言宜當仰祈
聖鑑飭行事我
皇上聖不自聖諭諸臣以直諫無隱卽大舜之察邇言大禹之拜善言蔑以加矣然
皇上之所虛己以求者非任人進臆之言也必政令得失所係民生休戚所關獨能抒忠瀝盡矢口嘉謨斯其言足貴耳乃近見諸臣遵

諭陳言鮮克有當甚有以言獲譴者矣遵逢不諱之
朝自取失言之咎掩
聖德而虛盛事諸臣之罪莫可逭也臣等職司糾駁不得不正告大小臣工自今以後須仰體
皇上虛懷納諫之盛心期于言必有當則直諫之臣方將蒙
恩旌獎而又何至于反取譴責哉願諸臣之深思而自省也伏祈
聖鑑勑下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議飭行

直糾昏耄學臣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直糾

昏耄學臣乞

勑部議以肅學政事本月十九日接刑科抄出內院

奉有申飭提學御史提學道之

聖諭臣等莊誦

天語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培養教化之盛心豈容以昏耄不堪

劣狀昭著之人久肩提學重任也訪得河南按

察司提學道僉事黃日祚年逾七十昏聵異常

關防全疎蠹弊百出以致生童不服毀辱于鄢

陵縣再毀辱于汝寧府賴府縣官救解得免更

可異者私設中軍官串通左右指官詐騙官箴

大玷衆口喧騰臣等職司糾彈不敢不據實奏

聞伏祈

聖斷施行奉

聖旨黃日祚着革了職併私設中軍及本內事情該

督撫按提問追擬具奏

職專糾劾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職專糾劾百司未便隨衆保擧據實題明仰祈

聖鑑事該臣等看得內院諸臣奏請保擧見在奉

旨遵行此大臣以人事

君之義法至善也各衙門自當速擧所知以備會推之選獨臣等衙門職司糾劾倘各衙門有保擧未當爲清議所不許者臣等得而糾之或有未與保擧之人心懷忿嫉生波搆釁多方沮壞良法者臣等亦得而糾之若臣衙門隨衆保擧則身在事中焉知已之所擧盡是人之所擧或非而保擧人者又復糾劾人也臣等保擧委有未便謹題明請

旨伏乞

勅下臣衙門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遵奉上傳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遵奉

上傳敬抒管見仰祈

聖裁事竊念

皇上因旱求言諄諄于興利革害無非欲天下小民盡得其所也臣等知有累民一事不敢不據實爲

皇上陳之案查

大清律開載謀反謀叛有籍沒之條若強盜則止於斬而不行籍沒蓋以強盜係無賴窮惡非同反叛近刑部審擬強盜槩行籍沒閒各該地方僉解強盜家屬遠者數千里近者亦不下數百里解役不勝苦累因而苛派費用及於盜之親屬里甲毎解盜屬一起所在騷然是地方幸而獲盜正法反累無辜受害殊非

朝廷除盜安民之本意也臣等請自今以後凡眞正強盜其本身處斬免其籍沒以省地方苦累此亦革害安民之一端伏乞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奉
聖旨强盜不行籍沒着照律議奏三法司知道

御史之學差旣裁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御史
之學差旣裁學臣之選用宜愼冒陳一得仰祈
聖鑒事竊照臣衙門御史學差惟北直江南江北三
處則爲人文萃聚之鄕非
天子耳目之臣挾風霜而司衡鑑未易勝任而愉快
也今御史外差旣已一槩議裁所有三處提學
官必須另行選用明年大比學缺難以久懸若
比照各省學道例取之于部屬不如選之于詞

臣部屬係堂官開送僅憑一日之考試詞臣經
皇上親閱洞鑒平日之文行況詞臣讀書中秘較閱
文章正其職掌臣請
皇上于詞臣中選擇而使以原官提督學政俟其歲
科一週如衡文公明不負
簡任即照原官資序從優陞轉倘如
聖諭所云有以試士爲市者在外聽督撫在內聽部
科及臣衙門一體糾叅庶勸懲明而學政肅文
風士習端有賴矣如臣言非謬伏乞

聖裁勑下部院諸臣議覆施行奉
聖旨這本奏的是以後遇有提學員缺着于翰林官
揀好的差用該衙門知道

御史外差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御史
外差槩行止息衙門辦事倘須儲材敬陳末議
仰祈
聖鑒事該吏部滿漢諸臣會同臣衙門議覆
諸王大臣遵
旨安民一疏內開十四道京畿道五城御史留用二
十員其六十員俱應止息已奉有
俞旨在案今臣等細查原額滿漢御史八十員缺額

甚多未經補足現任不滿五十員除留用二十
員外應止息者僅二十餘員共留用二十員中
豈無遷轉事故况近奉有三法司審擬事件更
屬殷繁一旦遇有缺員旣苦兼攝未便欲臨期
考補又恐猝難得人則現在應止息之二十餘
員似當令其候缺挨補庶目前原無溢額缺出
不患乏人而
朝廷耳目之司亦不至寥落如晨星矣此非但惜人
材實所以重

國體也臣等職掌所關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奉
聖旨着酌議妥確具奏該部院知道

宸謨已操勝算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宸謨
已操勝算微臣敢獻芻言仰祈
聖明鑒裁事臣辦事衙門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伏
讀
聖諭特命輔臣洪承疇經畧湖廣廣東廣西雲貴五
省地方
聖謨洋洋知人善任南服之奠安在指顧間矣臣衰
朽書生罔知軍旅大計然一念朴忠感
恩欲吐謹冒昧爲
皇上陳之竊惟全楚安危關天下大勢而湖南安危
又關全楚大勢今輔臣控制五省自當以全力
㽞注之楚欲討安楚省則尤當以全力㽞注之
湖南臣請得而畢其說長沙濱臨洞庭湖爲湖
南扼隘要地輔臣須居重馭輕目下應駐長沙
府一則據洞庭之上游一則通西粤之門戶一
則壯辰沅兩鎮之聲援一則固江西袁吉二郡
之藩籬且水輸陸輓糧餉易濟進取便固守亦

便若湖廣省城既有巡撫駐劄則湖川總督祖澤遠應移駐荊州府一則可以作夔門之砥柱一則可以厚鄖襄之屏蔽一則與輔臣南北犄角可以使漢水安瀾江流不波而固金陵重地于磐石至廣東一省越在東偏輔臣以一身遙制數千里外未免鞭長不及應查照舊例仍設兩廣總督一員不必設廣東巡撫請
皇上于諸臣中擇其素善用兵又悉民情者任膺斯任駐劄適中扼要處所調度防禦蕨兩粤之事

權書一呼吸相通而輔臣但為之提綱挈領其可不出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矣定湖南以安全楚安全楚以綏兩廣彼彈丸雲貴直掌握中物耳語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如
皇上以臣言為非謬伏乞
密勑院部諸臣酌議妥確施行奉
聖旨着酌議具奏該部知道

君恩未報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為
君恩未報臣衰已甚敢冒死再申前請懇乞
聖慈矜憐俯賜黜放事臣自元年五月初二日備員
樞貳歷叨今職
廷臣中蒙
恩至深者無如臣負罪至大者亦無如臣即竭盡犬馬必死而後已未足報
君恩之萬一贖臣罪之絲毫何敢言去亦何忍言去

柰臣賦質尫羸壯不如人老更難支故去年六月內臣即具臣年六十衰老且疾一疏未蒙
允放今又一年于茲矣精力倍覺消耗日食未能半盂凡見在班行更無有長于臣衰于臣者若再縻祿苟延恐奄奄待盡之人從此辜
恩愈甚積罪彌多
皇上即欲施臣以帷蓋之恩而有不可得矣況臣于今年四月內遵
旨隨部院諸臣後考核各官于年老有疾不能任事

者未嘗敢從寬假豈容當臣身而自昧之至如
兵部右侍郎張鼎延刑部右侍郎黄熈徹其年
齒皆未及臣其飲食强健皆過于臣俱已蒙
恩准其休致臣雖不敢徼一視之仁或冀
皇上垂念十年犬馬姑令罷黜生還則臣當生生世
世碎首糜身以報
聖恩于無旣矣臣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才識俱優正當展布何得復有引陳宜殫心

力職以副期望該衙門知道

君恩愈重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
君恩愈重臣誼難安敢冐媿三申前請仰懇
聖慈允放事該臣于本月初五日奉爲
君恩未報臣衰已甚等事奉
聖旨卿才識俱優正當展布何得復有引陳宜殫心
力職以副期望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跪誦之餘
感泣欲絕竊念臣才庸識闇至無比數乃荷
聖明奬借逾涯期望溢格臣雖禽獸寧不踴躍思奮

圖報
隆遇于將來冀贖積愆于既往但臣以蒲柳之質值
逾六之年筋力實實衰疲心血實實枯槁此天
限之年爲之非同陰陽寒暑之患可取瘳于醫
藥若惜老命而忘
國家固非臣誼之所敢出也然操老命而誤
國家尤非臣誼之所敢出也臣撫心量力其何以仰
副
皇上之期望只有來生報效之日矣輿言及此不覺

涙咽伏乞

聖慈矜憐允放風紀幸甚衆臣幸甚臣不勝惶悚哀

籲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不必求去當遵前旨行該衙門知道

敬陳巡方六要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為敬陳

巡方六要仰祈

聖裁勅行事該臣等案查順治八年三月內恭奉

上傳勅諭各巡按監察御史併臣衙門掌院事固山

貝子吳打海等

題為謹議巡方緊要事宜一疏奉有如議嚴行申飭

之

旨欽此欽遵在案大約巡方事宜已犁然明備無復

可贅矣然臣等考之會典參之憲綱可以救時

弊而飭臺規者尚有六要謹摘出為

皇上陳之

一嚴薦舉

查會典開載果係卓異官員方許薦舉方而多

不過六七員或三四員有司不過七八員或五

六員近來巡按復

命除應劾外幾于盡數薦舉往往薦舉方行旋以事

敗非其人之倐賢倐否皆薦舉冒濫之故也今

議應照會典寧嚴毋濫其平常稱職者姑置之。俟有卓績聽下差薦舉

一革交際

撫按官爲司道守令之表率首禁貪墨乃出疆入疆生辰令節折程折席彼此饋遺非所以肅寮貞度也今議撫按相賀相賻相餞相别一切存問私禮通行禁革至薦獎屬官不許行謝禮與者受者俱坐贓論此載在會典應着實遵行

一愼刑獄

查會典一欵風憲官當存心忠厚其于刑獄尤須詳愼今議各巡按問理刑名當念民命至重切勿任性淫刑至審錄罪囚更宜加意叅詳如强盜必要確查打刼日時夥盜姓名失主贓物及某盜名下或本家或轉寄搜獲某物失主曾否認領人命必要確查被毆日時用何兇器重傷致命幾處幷氣絶日時有可矜疑者勿拘成案勿着成心期于情法允協仰體

朝廷欽恤之意仍將各屬見監人犯不時清理除重犯固監外其餘輕罪應保候者准保應問理者速問庶波累含寃之人不致槩斃禁中

一禁濫差

凡在外大小各衙門聽差皂快等役鑽幹牌票嚇詐鄉愚有一差而講公事錢數百千文者少亦不下數十千文此害處處有之縱遇官府明斷不受枉固然富者已貧貧者身且不保矣今議該巡按嚴飭府州縣一應催徵勾攝止差里長勒限完報非眞正人命强盜巨惡不得濫差

皂快下鄉以滋騷擾司道亦不得濫差承舍等下府州縣假公濟私至撫按差人倚藉上司威勢凌官虐民尤爲可恨該巡按須痛加察治不可毫有狗庇

一報缺官

凡地方正佐官員事故勢不得不暫行委署然署官賢者什無二三害民非淺今議遇有缺官該按一面會同巡撫于地方見任官内愼加選委仍一面飛馳奏報聽吏部速行推補不得循

侗蒙報一任內外官胥通同賄揉致地方經年
累月受署官之害
一核完銷
凡各巡按奉到勘劄悉係緊要
欽件須嚴督所屬作速完報總計差內轉發號件并
前差未完號件以十分爲率各屬有完至九分
若竟議未完八分以上者指名參劾聽吏部分
別罰治該巡按已未完分數並聽河南道公同
掌道一體考核

以上六欵倘蒙
聖鑒採擇乞併將前院臣條議五欵綴附
上傳勅諭之後彙輯頒布永遠遵行于闔治大原未
必無小補也奉
聖旨是著嚴飭行

罪臣自陳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金之俊爲罪臣
自陳不職仰祈
聖明亟賜罷譴以弭災變事竊惟
皇上因旱求言即唐堯之儆予商湯之罪己不過是
矣乃
綸音久霈而雨澤尚屯此皆臣下不職所致也臣之
俊衰庸無比濫叨風紀重任三閱月於茲荷莫
大之

恩遇負莫大之罪愆又蒙
聖恩如天及於寬政然
皇上雖已寬臣而臣早夜循省實有難以自寬者古
帝王遇有災變策勉大臣以答天譴今
上天垂戒之日豈罪臣靦顏糜祿之時伏乞
聖明嚴加罷譴以爲大臣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者之戒臣之衰老應黜特其一端也統祈
聖鑒施行奉
聖旨雨澤不降其咎豈在一人大小臣工俱各潔己

奉俞佐朕修省卿亦不必求罷該衙門知道

金文通公集卷之四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中銓疏草

遵旨勉留疏

恭謝天恩疏

聖主恪剛修省疏

遵旨明白具奏疏

遵旨回奏疏

遵旨具疏奏明疏

請復司道互轉疏

金文通公集卷之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中銓疏草

遵　旨勉留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爲微臣遵
旨勉留
新命萬難祗受仰祈
聖鑑別簡賢能以重銓政事該臣奏爲
君恩愈重等事奉
聖旨卿不必求去當遵前旨行該衙門知道欽此臣
叨荷
聖恩諭留再三正思勉遵
旨間忽接邸報吏部爲會推官員事奉
聖旨金之俊轉吏部尚書仍帶罰俸一年欽此臣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竊念臣衰庸無比久宜幽黜不意
遭逢堯舜

恩遇非常自
皇上親政伊始即畀臣中樞重任甫及二載又移臣
總憲要地
皇上之期臣者可謂極厚臣之自責者亦不敢不嚴
然力不從心卒之表率無能澄清寡效皆臣之
罪也乃
皇上既寬其斧鉞反晉以崇班舉至重至大之任付
之極衰極庸之臣若再不量力冒昧擔承則臣
先自喪廉耻其何以抑人情之躁競司倫物之
鑑衡爲
皇上進賢退不肖肅吏治而安民生也臣爲此慄慄
危懼刻不遑寧不得不據實控辭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別簡銓臣容臣仍守憲職勉竭衰駑
銓政幸甚微臣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老成夙望特簡銓衙宜即祗承新命不必具
辭該衙門知道

恭謝　天恩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爲恭謝

天恩兼陳愚悃仰祈

聖鑒事該臣奏爲微臣遵

旨勉留等事奉

聖旨卿老成夙望特簡銓衙宜即祇承新命不必具辭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前于本月十六日到任[illegible][illegible]瀝稿入公之生平所自矢者臣是不通賄賂不狥情面然諺競守此猶之乎人不爲盜女

子不失身也僅了本分之事未盡銓衙之責若欲克稱銓衙必使材各配位而後

國家收揚使之益必使者無曠鉄而後銓法免壅滯之虞必使常格不盡拘而後賢豪有振奮之氣必使資俸不盡破而後羣情無躐冶之思此皆臣力所不能也臣前疏所云慄慄危懼刻不遑寧者以是故也然一息未斷之殘喘既叨荷

聖恩寵被無已自當勉竭駑鈍不敢偏執立異亦不敢依阿詭隨誓與滿漢寮寀諸臣夙夜在公冀

圖報稱于萬一臣老矣一切恩怨毀譽總非奄奄就木之人所暇計也區區愚悃敢因恭謝

天恩而併及之伏乞

聖明垂鑑施行奉

聖旨覽卿奏謝兼抒悃誠知道了該部知道

聖主恪圖修省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爲

聖主恪圖修省微臣毫未盡職懇乞

皇上速賜罷黜以儆大小臣工共圖消弭事近因霪

霖爲災奉有

朕當一意修省祇懼

天戒爾大小臣工俱宜各盡職業共圖消弭之

上傳欽此仰見

皇上如此敬

天罪已爲臣子者宜如何惕勵盡職庶幾

君臣交儆立弭災祲乃衰朽如臣濫叨

聖恩簡畀銓衡重任受事一日即當盡一日之職業

自閏六月十六日到任以來倏逾半月矣京官

員缺不下七八十員而懸曠未補如故也在外

藩臬道府方面官員原應隨缺隨補不在大選

急選雙月推陞之例而懸曠未補如故也竊計

朝廷設一官自有一官之職掌缺一官即廢一官之

職掌臣所司何事而空言壁當辜屬無能以致

在內在外懸曠多官庶事何由而理

聖治何日而臻

至尊之宵旰何時而釋

上天之垂戒何從而荅也臣前疏所云必使署無曠缺

而後銓法免壅滯之虞竊恐臣力所不能今果

不能矣即

聖恩浩蕩或暫寬臣斧鉞之誅而臣清夜捫心亦當

羞媿懼媿伏乞

皇上暴臣罪狀速賜罷黜以爲大小臣工不能仰遵

上傳各盡職業者之戒臣媿亦瞑目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奉

聖旨銓衡重地正慮因仍陋習以致人才壅滯事務

廢弛特簡用卿肅清根抵以副期望據奏力所不

能今果不能的是何故股肱大臣豈可知而不言

正宜悉力擔當指陳情弊不必輒求罷斥況到任

僅半月補缺遲誤咎不在卿還速速明白奏來該

部知道

遵　旨明白具奏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爲遵

旨明白具奏事該臣奏爲

聖旨恪圖修省等事奉

聖旨銓衙重地正慮因仍陋習以致人才壅滯事務廢弛特簡用卿肅清根抵以副期望據奏力所不能今果不能的是何故股肱大臣豈可知而不言正宜悉力擔當指陳情弊不必輒求罷斥況到任僅半月補缺遲悞咎不在卿還速速明

白奏來該部知道欽此臣恭繹

天語期臣以肅清根抵責臣以悉力擔當而始追其補缺遲悞之罪臣益感慄無地敢不遵

旨明白指奏仰聽

聖斷竊照閏六月十五日適遇

朝期各部堂上官爭言司官缺乏推補萬難再緩臣于次日到任卽查京官缺冊懸曠甚多藩臬道府等官缺亦不少隨面語文選司郎中宋學洙須要照缺速推比同堂滿漢諸臣亦皆以臣言爲是學洙亦唯唯而退乃日復一日未見說堂詳復聒催不已則曰番譯清字乏人臣素性褊急不能從容忍耐恐似此延捱則將來部務廢閣多端皆自臣之才短望輕不能率屬而始辜

恩溺職臣罪安逃臣是以夙夜惶懼不得不豫陳之

君父之前至選臣宋學洙典銓以來有無情弊臣到任日淺未可懸揣而任意延緩若示人以莫可誰何之狀臣實不能爲之解也再照楚地時方

用兵經畧輔臣到彼亟需糧餉藩司一官尤爲萬分緊要而湖廣左右布政司一時俱缺又各處按差盡撤則各省刑名全藉臬司料理而福建河南並缺按察司此其關係地方何等重大而尚不速爲遴補以仰副

聖明廸切圖治之意臣之所未遑責人而先以自劾者此也今內外各員缺已一面協同滿臣力督查補外敢因遵

旨明白速奏而併及之臣不勝激切惶恐待

命之至奉
聖旨素聞爾老練骨鯁故屢擢要職觀其展布前任
總憲復用為吏部尚書詳覽恪圖修省一疏有實
心任事欲為朕整頓之意故令明白回奏冀其盡
言弊習今覽回奏止言一司官延緩部務宋學洙
已被科臣糾劾何須復叅果有真心為國必不聽
顧忌諱仍着金之俊自行回奏該部知道

遵　旨回奏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為遵
旨回奏謹席藁待罪靜聽
聖明處分事該臣奏為遵
旨明白具奏事奉
聖旨素聞爾老練骨鯁故屢擢要職觀其展布前任
總憲復用為吏部尚書詳覽恪圖修省一疏有
實心任事欲為朕整頓之意故令明白回奏冀
其盡言弊習今覽回奏止言一司官延緩部務

宋學洙已被科臣糾劾何須復叅果有真心為
國必不聽顧忌諱仍着金之俊自行回奏該部
知道欽此竊惟衰庸負罪之臣蒙
皇上破格恩遇再擢要職展布愚忠指陳弊習此臣
分內之事乃煩
天語再詰愧懼欲死臣于衙門弊習原圖隨事體察
務求確據漸次入
告到任之初適見內外缺官甚多選臣宋學洙怠
緩有據臣竊以為一銓補而掣肘如此一司官

而延緩如此將來勢難展布必至上負
聖恩所以一疏自劾再疏指奏若臣任事稍久見聞
真確凡有奸弊必不敢瞻顧忌諱而不言也但
皇上令臣明白指奏冀臣盡言弊習一新銓政
聖明之待臣若何其厚望臣若何其切而臣止言延
緩之事止論被糾之官殊負
皇上清問之盛心臣無所逃罪謹具實回奏恭聽
皇上處分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回奏內云原圖隨事體察務求確據漸次入
告等語且自欲展布必不瞻顧忌諱足慰期望
務殫心竭力一新銓政以覩後效不必引咎該
部知道

遵 旨具疏奏明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為遵
旨具疏奏明事該本部具覆科臣孫伯齡庶務需才
甚急等事一疏奉
聖旨知道了漢官尚書侍郎既不畫題其情節還應
各自具疏奏明欽此欽遵臣謹將不畫題情節
據實為
皇上陳之臣前有遵
旨明白具奏一疏內指懸曠多官未補係選臣宋學

洙任意延緩此臣受事以後屢論而不行親見
而有據者今部覆科疏原非宋學洙延期致悞
以為當日衆議此則臣未經親聞目見若隨衆
列名是一人也而倏言其非又倏言其是一事
也而既已為遲又解其不遲非臣子事
君以實之道臣是以不敢瞻顧雷同畫題列名謹據
實奏明伏乞
聖慈鑒察施行奉
聖旨知道了內外官員各有職業夙夜經營尚虞曠

廢若懸缺不補何以集事安民宋學洙本當議處因部覆補官延期係當日衆議姑免究以後再有延緩叅來處治各司官一體嚴飭行該部知道

請復司道互轉疏

吏部尚書臣金之俊爲請復司道互轉之規以疏壅滯事竊照各省之有守道則布政司官也巡道則按察司官也然守道之銜不同有左右布政使銜有叅政銜有叅議銜又有以按察使銜而兼叅議以副使銜而兼叅議以僉事銜而管叅議皆管守道事也巡道之銜亦不同有按察使銜有副使銜有僉事銜又有以左右布政使銜而兼僉事以叅政銜而兼僉事以叅議銜而兼僉事皆管巡道事也至直隷各道皆係兵備道並無守巡之分或帶布政司各官銜或帶按察司各官銜亦皆管兵備道事也其銜之大小總因俸之淺深而定是以人定銜非以地方定銜也惟兩司之官通融互轉則一時守巡缺出不拘銜之大小便可照缺推補故署無曠官官無廢事案查順治八年七月內前部臣題爲題明司道缺員事內開列各道員缺皆以地方定銜如分守杭嘉湖道註定叅政分巡嘉湖道

註定僉事之類奉有
命旨在案然其中有窒碍難行不得不酌議變通者
即如各省學道原疏題定副使銜近日浙江學
道張安茂山西學道孫穡皆因俸淺仍帶僉事
銜此亦須用變通之一端也倘某道定就某銜
一時缺出俸與銜不相對勢不得不懸缺以待
豈不曠官廢事使俸淺俸深之人均有積薪之
歎哉且不特此也某地方缺出便知係何銜應
係何等資俸之人可一一揣摩而得滋吏胥之

作奸啓不肖官之趨避更有大不便者查明末
萬曆年間始有不用兼銜之說止就本司遞轉
然亦尋苦窒滯不久復用兼銜此往例之昭然
可攷者也應請
聖裁仍復司道互轉之規庶缺出不患乏人而銓法
可免壅滞矣奉
聖旨該部酌議妥確具奏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綸扉疏草

金文通公集卷之五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綸扉疏草

隆恩未報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
隆恩未報萬一老病已入膏肓昇瀝陳仰祈
慈鑒俯准休致事臣糜祿尸位者十有二年於茲職
掌無禆分毫罪戾有如山積乃荷
皇上破格優遇過則曲貸恩復屢加言念
高厚鞠躬盡瘁期効涓埃臣之分也臣之心也奈以
蒲柳之姿遍于桑榆之景春來又罹骨肉摧折
傷剌七情令氣血兩虛痰火交作頭目眩暈肢
體酸麻有旦夕莫支之勢蒙
皇上憐臣愛臣過于父母
特賜醫藥冀其痊可

溫辭慰諭至再至三臣撫心感泣叩對
天顏不禁嗚咽及歸邸寓又蒙
皇上遣太醫院臣就榻胗視咸謂年老病深藥石難
療臣扶掖叩頭嗚咽愈甚痛思此生無能再竭
犬馬矣臣之負
皇上實深夫復何言矣伏乞
俯矜微臣真老真病卽
賜放歸得如同官高爾儼還骨首丘臣惟有生生世
世矢報

鴻恩于萬一耳倘幸而一息尚存則
皇上曲賜餘生仍當翹首北向賡祝昇平而未知奄
奄殘喘得稍延須臾否也臣伏枕哀鳴不勝感
涕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深軫朕念院務殷煩著用心調理稍痊
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君恩洊加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
君恩洊加臣心彌悚瀝誠控辭仰祈
鑒允以安分誼事臣呻吟牀褥間准吏部咨文爲欽
奉
上諭事內開本月初一日捧接
上諭臣子謨明弼諧雖積久而不言勞國家錫命酬
庸必加恩而弗容已少傅兼太子太傅內翰林

弘文院大學士禮部尚書馮銓等居心謹愼制
行端愨政務賴其翼襄恪勤罔懈才猷稱厥委
任寅亮無私宜恩寵之洊加當祗承而勿替馮
銓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金之俊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劉正宗陳之遴劉昌俱加少保兼太子太
保仍各照舊辦事爾部卽遵諭行欽此臣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竊念臣之俊辦事年月雖不後于
馮銓等諸臣而才識謭陋弗稱
委任惟臣爲最卽現歷之官階已濫膺于非分臣

所爲蔘寐悚慙惴惴焉負
恩是懼而不遑寧處者此也況臣以老病不支正在
乞骸候
旨前此旣無寸勞足紀將來又無報稱可期槩叨
寵命萬難冒承伏乞
皇上俯鑒悃誠特允辭免少傅新銜以安愚分則臣
雖一旦溘然長逝亦不至增愧于重泉矣臣不
勝伏枕戰慄之至奉
聖旨卿翼襄政務久著勞績加銜已有成命着卽祗

受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犬馬戀主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犬馬之戀
主甚殷風燭之餘光難待謹冒死再陳籲懇
天恩矜放事該臣于本年四月初二日具有
隆恩難報一疏奉
旨覽卿奏深軫朕念院務殷煩著用心調理稍痊卽
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之衰老病狀已盡在
皇上洞照中捧讀之下益深感泣使臣老而筋力未

衰卽衰而受病未篤萬不忍恝然求退亦萬不
敢再有控陳負我
皇上無已之深恩其如良藥日進病勢日深胸膈痞
結飲食不思手足拘攣寢卧作楚痰嗽中帶有
血絲此太醫院臣之目擊而訝爲老症所最忌
者豈猶望久延日月哉回念
天恩惟有嗚咽流涕矢報來生斷難以奄奄就木之
人躭悞院務益甚微臣之辜
恩而負罪也伏乞

宸慈矜允即賜放歸臣不勝哀鳴感激之至奉
聖旨卿久襄院務朕倚毗方殷宜祗遵前旨稍痊即
出供職不必復有引請該部知道

仰籲 天恩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太學士臣金之俊爲冐罪仰籲
天恩臣病實難痊可乞
允休致免悞院務事該臣於四月初九日奏爲犬馬
之戀
主甚深等事奉
旨卿久襄院務朕倚毗方殷宜祗遵前旨稍痊即出
供職不必復有引請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天言彌深感泣遵
旨不敢復請勉冀稍痊乃日復一日藥餌罔眴病勢
浸劇據太醫云氣血消耗觔勞久積以致中膈
滿悶飲食不思虛熱眩暈補泄兩難非偶中陰
陽寒暑之比可以草木取效故醫雖極良藥極
對症猶如以水投石也竊思
皇上如何勵精圖治臣子宜如何竭蹶贊襄而竟以
老病垂盡之身曠悞若此眞死不足贖矣總之
微臣之負我

皇上也生亦負死亦負留亦負去亦負瘠寐反側無
可寬假獨念臣叨荷
覃恩封典榮及泉壤儻未得一上先人墳墓而遽爾
奄終則臣負
君又負親矣此臣之所以痛心刺腸敢冒罪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天恩允賜休致庶政本重地不致虛懸耽悞臣心猶
得稍安而或藉以苟延一息未可知也臣不勝
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奉
旨院務殷繁正藉翼襄卿作速調理稍痊即出供職
不必再請該部知道

微臣久病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為微臣久病曠職糜俸益
難自安懇乞
天恩俯准控辭以稍逭臣罪事前月十七日蒙
皇上欽遣學士麻勒吉到臣病榻間傳宣
天語臣扶掖跪承之餘仰見
君恩隆渥過於天地父母惟有感泣惶懼之不暇又
何忍言去又何敢言去致戀
主之不若犬馬也但臣偃臥私寓者幾八十日矣寤
寐反側恨不蹶然而起再覲
天顏以快瞻仰而無如臣命不辰愁與病積良藥不
離于口痞結轉塞于胸飲食罔進肱肉盡削動
履艱難漸成痿廢安望有痊可之日哉竊念庸
朽如臣即朝夕入直黽勉辦事尚虞伴食叢愆
而況困頓牀蓐之間虛糜大官之俸中心負疚
有頃刻難以即安者伏乞
勅部住支臣俸照前同官高爾儼例庶可稍寬臣心

也至如
皇上求治甚殷院務所關甚繁且重而懸缺妨賢有
虛
皇上需人佐理之盛心則微臣戀
主之忱終難掩誤國之罪此猶臣所旁皇病榻而懍
懍危懼恐死亦未能瞑目耳謹伏枕叩
闕披瀝字字血誠統希
慈鑒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旨卿還加意調理稍痊即入院辦事不必辭俸該部
知道

恭謝 天恩賜像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恭謝
天恩賜像事臣質本樗櫪齒復衰頹每顧影懷慚靡
竭踵頂恒撫心增惕謬寄股肱頃以老病尫羸
荷蒙
欽賜湯藥方伏枕而益加憔悴乃從
天而彌被寵光
恩照繪肖繪師奪化工之巧澤宣丹碧內使函

帝賚之隆伏念臣之俊初無汗馬微勞妄竊凌烟之
異數木偶輝煌更乏調羹寸績濫叨肖象之
殊榮夢魂祇懼蝶微臣視息之促猶如石火電光
而
皇上華袞之頒何啻霞明錦燦敢不子孫什襲永矢
結啣謹扶掖望
闕叩頭仍力疾草疏恭
謝至于沉疴難療向祈
慈鑒矜全臣不勝頂戴感激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遵例考滿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遵例考滿乞
敕部嚴加考核以肅官方事臣之俊於順治元年五
月內蒙
恩錄用二年七月內由兵部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
五年七月內奉
上傳陞工部尚書六年十月內加太子太保八年二
月內奉

旨調兵部八月內奉
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實支正一品俸九年六月內
准刑部咨爲奉
旨發審事罰俸九箇月十年正月內奉
旨仍以少保兼太子太保補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年
四月內爲會議任珍一案削去官銜二級罰俸
一年十年閏六月內陞吏部尚書仍帶罰俸一
年十一月內爲房之騏一案罰俸一年調用十
一年正月內爲好生闕

聖德之大等事於補任日罰俸三箇月二月初六日
上傳着以原加銜級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仍帶
罰俸一年六月內恭上
皇太后徽號恩詔免罰俸十二年四月內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自八年正月起扣至十三年二月終止
計歷任五年零四箇月除降級罰俸月日外共
實歷從一品俸三年零二箇月例應考滿竊念
在
廷諸漢臣中尸位最久者無如臣蒙

恩最深者無如臣負罪至重者亦無如臣雖
皇上覆載宏慈未加譴責而微臣早夜循省時切悚
惶茲當考滿之期莫逭黜幽之典伏乞
勅部重加處分以為人臣衰庸尸素溺職辜
恩者之戒臣不勝股慄待
命之至奉
旨卿久參機務茂著清勤覽奏例應考滿知道了吏
部察例議奏

驚聞　寵命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為驚聞
寵命瀝悃控辭仰祈
睿鑒俯准辭免加銜廕子以安臣心事臣辦事衙門
接吏部覆臣遵例考滿一疏奉
旨金之俊着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羊酒廕一子入
監讀書欽此除
欽賜羊酒例應祗承外竊念加銜廕子

朝廷隆渥之典所以勸有功酬成勞也乃臣庸臣衰
無足比數之臣無尺寸之功足紀無犬馬之勞
可念祗以尸位日久槩叨
隆渥殊恩眞有夢魂跼蹐時刻難安者况此何等時
也
皇上方遇災引咎虔事修省微臣忝列政地調燮無
狀宜首從策免故事今
皇上既寬其譴罰反賜以
寵榮顧影捫心萬難冒昧祗受此實由衷之積悃

非矯飾以沽名伏乞
俯鑒微誠收回加銜廕子之
成命則臣心庶得稍安而臣罪亦免日深矣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奉
旨卿贊襄機務著有成勞加恩原屬懿典不必遜辭
吏部知道

察典届期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察典届期遵例自陳不
職懇
賜嚴加處分以清政本以肅臣工事竊照京官六年
考察之典舉行伊始該吏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令三品以上自陳去留請自
上裁所以澄清百寮維新吏治甚鉅典也臣鄙瑣衰
庸濫叨峻秩不職之甚未有過于臣者敢不據
實自陳首聽

乾斷處分乎臣之俊由太子太保工部尚書于順治
八年閏二月內奉
旨調兵部尚書本年八月內奉
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實支正一品俸十年正月內
奉
旨仍以少保兼太子太保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本年
四月內爲會議任珍一案奉
旨削去官銜二級罰俸一年本年閏六月內陞吏部

尙書仍帶罰俸一年本年十一月內爲房之騏
一案奉
旨着罰俸一年調用十一年正月內爲好生關
聖德之大事于補任日罰俸三箇月本年二月內奉
上傳着以原加銜級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仍帶
罰俸十二年四月內奉
上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三年四月內爲遵例考
滿事吏部覆奉
旨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羊酒蔭一子入監讀書欽

皇上親政以來六年之內四陟院部寸長靡効積過
此臣早夜撫心自揣我
萬端凡在
廷諸臣中惟臣之糜祿最久蒙
恩爲最深負罪爲最重若不
嚴加處分未足以儆官方而昭
國憲至于臣年六十有四氣血全耗兩耳俱聾照
老疾之明條從黜幽之寛典此又非臣所敢望
也總之微臣種種不職有心難昧萬非循例姿
陳者比伏乞
皇上特賜嚴譴以爲大臣溺職辜
恩之戒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旨卿輔弼重臣誠愼端介匡賛耆勞倚任方殷豈可
引例求退宜益殫猷爲裨成治理該部院知道

君恩無可辭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

君恩無可辭之日臣心有萬苦之私冒昧瀝陳仰祈

慈鑑俯准暫假事臣于順治十年十二月內接家信父母塋地被水衝圮棺槨漂露驚痛欲絕隨于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具有冒瀝下情仰祈

聖鑑准假遷葬一疏奉

旨覽卿奏雖屬至情但新膺簡命着祗遵辦事勿再陳請該部知道欽此臣祗遵

成命入院辦事一面令臣男就塋內衝圮處所權宜增土暫時補苴已荏苒四年矣上之不能殫力抒猷報

君恩于萬一下之弗獲封塋展掃慰親魄于九泉不忠不孝積罪彌深是以

皇天降罰十年之內連喪五子又一子一媳並殞京邸望七衰年舉目雙櫬不禁肝腸碎裂但念臣自元年五月初二日至今叨沐

天恩莫可殫述臣父子世渥近又蒙

皇上給授敕職臣父子受

國厚恩殞身難報何敢遽以私情痛苦引年乞休謹遵會典開載三年考滿方許具奏給假之例冒罪瀝陳伏乞

天恩准賜暫假仍照養病例作缺俾臣趁此一息尚存將父母低窪塋地改卜安厝併攜兒媳雙櫬乘便入土則臣舉家存歿啣結矣事畢之後即當匍匐

闕庭再覲

天顏以表犬馬戀主之心雖老死弗忘也臣無任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奉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但幾務殷繁方資贊理着勉留供職不必遽以假請該部知道

再瀝苦情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冒昧再瀝苦情籲懇

天恩俯准暫假事。臣于順治十四年八月內具有

君恩無可辭之日臣心有萬苦之私等事一疏爲父母塋地銜坦兒媳雙櫬未歸積苦塡胸懇請暫假奉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但幾務殷繁方資贊理着勉留供職不必遽以假請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誦

天語俯鑑情詞臣心既蒙

矜察臣身何敢求去惟有感激圖報勉竭衰駑而已不意微臣老命孤苦今歲五月間又喪一及笄之女斗大室中舉目三櫬肝腸痛裂更倍往時雖飲淚含悲抑情辦事然神識昏瞀于

君恩未酬毫末而臣罪轉積山丘倘一旦溘然長逝則兩親之雙魄終無寧宇子女之旅魂飄泊誰依臣所以夢寐反側中夜長號不得不冒死瀆鳴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憫念微臣年衰命若准

賜暫假俾臣得稍偷餘息仰安親魄俯慰子魂當生生世世誓竭犬馬于勿替矣事畢之日即匍匐趨

朝臣一日未死一日未敢忽然于

君恩也奉

旨覽卿奏具見至情但閣務殷繁方資佐理不必遽以假請該部知道

天膽神奸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天膽神奸詭冒可駭特據實剖明仰祈

睿鑒併靜聽

皇上處分事本月初八日臣在直辦事接有江西巡撫張朝璘一本爲盤獲假官假旗出示招兵隱匿東人請

旨究擬等事見在候

旨聞臣閱之驚駭欲絕因思本內所謂金震者不惟臣通族中無其人即通縣同姓異族中亦無其人憶去年五六月內聞其在臣鄉附近地方冒稱臣姪出沒不常踪跡詭秘當被臣男世濂訪知即呈控江寧撫臣張中元處遍行嚴緝竟爾兔脫無踪已經立案緝究不意天網不漏乃敗露于江西省也據稱正紅旗恩拔貢生從來旗下無拔貢亦無又恩貢又拔貢之理又稱係庚辰進士金和嫡弟臣家並無金和焉有金震又稱係臣薦送王固山委用臣與固山王固尤從無隻字相通亦無片言相及何由而薦種種說鬼說夢業經江西各官審鞫明白無容臣贅但臣自通籍至今四十餘年兢兢小心株守時懷臨淵履冰之懼凡所以戒訓子弟約束親族童僕者未嘗敢一刻懈縱乃有蓋世神奸金震竟于青天白日之下肆行狐假眞目無三尺者矣

應請

皇上大奮乾斷立置重典以爲假冒大臣子弟者之

戒併爲的係臣子弟親族倚托招搖者之戒至于臣之素行苦心未能孚信遠邇而爲魑魅魍魎之所影竊嚮附是皆臣德薄望輕有以致之也謹席槀待罪靜聽

皇上處分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旨金震情罪另自有旨卿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閫外擔荷非輕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閫外之擔荷非輕行間之將士宜鼓仰祈

乾斷稍寬文網佇收武功事洪惟我

太祖

太宗功德高深創造丕基我

皇上仁威遐布光昭大業然不可謂非師武臣力也自古安不忘危文事武備必須兼資目今要荒雖入版圖餘孽猶多伏莽韜弓戢矢正未可期當寇逼門庭欲得其效死勿去之力必平居無事預結其親上死長之心近來在外大小將領勇怯貪廉固自不等若一槪吹毛索瘢苛求太過則死綏之氣沮喪極矣甚至挺而走險如張弘德其貽害可勝言哉以臣愚見武官之賢否但當論其封疆有無失事賊寇能否扞禦小民有無虐害其餘居官立身偶有微疵似宜稍從寬宥庶武夫咸知感奮而緩急不患無濟矣至于軍政大典自不可廢但寇氛未蕩責其用命方殷倘有指摘又未便臨敵易將應請

上裁或俟江浙事平之後定期舉行明核功罪確分黜陟則虛聲不可掩敗曖昧難以沒功而軍政之考察庶爲允當矣臣感時觸事中夜彷徨故不識忌諱冒進狂言伏乞

睿鑒寄斷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　日奉

旨兵部議奏

微臣苦情疏

火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微臣苦情久蒙
慈鑑敢援同官速去速來之例籲
恩暫假稍紓臣衷萬苦事臣于順治十五年八月內
具有冒昧再瀝苦情籲懇
天恩俯准暫假一疏奉
旨覽卿奏具見至情但閣務殷繁方資佐理不必遽
以假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遵

旨抑情辦事受
恩日重積過日深荏復逾年于茲矣
恩重則不忍再請過深則益不敢再請而無奈老景
滋迫苦緒轉增今年臣鄉初夏大水臣父母塋
地復被水淹雖增土補苴於外若積水暗滲於
內夢魂牽繞痛徹心髓又臣妻嚴氏在家年六
十有五頃接家書陡患危痾兩目失明無望再
睹臣面向冀一聞臣聲以了一生夫婦之緣臣
不禁潸然涕隕中宵哽咽也若夫一兒一媳一
女之三櫬並羈寓邸晨雨宵風皆臣所時刻不
堪回首者已臣同官劉正宗傅以漸前各以苦
情相繼乞假俱蒙
天恩俞允准令速去速來臣之苦情比二臣較爲迫
切臣離家已十載比二臣又爲更久故敢冒昧
援例泣陳于
君父之前懇徼
鴻慈垂憫俾臣得偷數月餘晷仰安雙親體魄俯慰
子女旅魂且失明病妻或聞臣聲而再甦有機

則存歿啣
恩非復世世犬馬能報矣速去速來有同官二臣之
成例在臣雖家鄉稍遠衰邁獨甚斷不敢逗遛
愆期自取罪戾也臣不勝激切惶懼待
命之至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准暫假速往速來入直辦事該
部知道

遵 諭自陳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遵

諭自陳不職仰祈

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官方以新化理事臣於去年九月內荷蒙

天恩特准暫假已於冬至日抵家隨星夜鳩工修葺先人塋墓併料理兒女埋葬等事奠本年六月終諸務完畢便恪遵

皇上面諭欽限匍匐就道不敢逗遛里門乃于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接邸報爲欽奉

上諭事

上諭諭吏部國家政務委任庶官必大小臣工咸得其人乃可共襄化理在京各衙門宜加澄敘以勵官常大學士尚書俱着自陳侍郎以下俱着開列職名候朕親行甄别爾部卽傳諭行特諭欽此欽遵臣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勤思化理宵旰靡寧卽堯兢舜業亦不是過而

皇上猶念海宇尙未乂安民生尙未樂業下罪己之

詔竭

祭告之誠臣在籍捧讀

諭旨慙悚無地夢寐不能卽安竊以至治未臻皆臣等奉職無狀而

皇上如此勵精圖治猶爲引咎臣等之罪眞莫可贖矣茲奉有大學士尙書俱着自陳之

上諭臣敢不臚列罪狀爲

皇上陳之臣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竊祿至今歷任部院者十年積辜實有萬狀厠名綸扉者七載溺職非止一端淸夜捫心臣之受

恩比諸臣爲最深臣之負

恩較諸臣爲獨甚至于學疎不嫻典故識暗不審時幾膽怯力綿不能克艱任鉅尤屬過愆之小者也今澄汰官方維新化理則

嚴加處分當自臣始不容以暫假在籍之身稍逭一日斧鎖也臣謹席藁待罪恭聽

乾斷不勝恐懼待
命之至奉
旨卿清勤端練佐理有年勞績素著倚任方殷着遵
前旨速來供職不必求罷吏部知道

自陳不職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遵
諭自陳不職仰祈
乾斷嚴譴以彰維新之化事臣于本年五月內具有
額
天譴罪一疏在寓靜候部議處分間于本月二十一
日接邸報爲欽奉
上諭事云云欽此欽遵臣仰見

皇上維新化理務期澄肅官方正任官惟賢才左右
惟其人千古圖治要法也恭繹近見在京部院
各衙門官員有稱職有不稱職之
天語諸臣中不稱職者臣實爲首固已昭然無逃
宸鑑矣臣辜負
先皇帝之大恩一十八載歷任各部院之罪狀百千萬
端無論
國法不容屢寬即臣清夜亦難自恕而况眞老眞
聾一籌莫展久玷機密重地何以肅羣寮而光

新政也伏乞
皇上亟賜乾斷嚴加譴黜王該部議覆臣認罪前疏
又當聽另案處分者也臣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奉
旨卿清慎端練効力有年勞績素著倚任方殷着益
殫力供職不必求罷吏部知道

遵　旨考滿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
旨考滿乞
勅部嚴加核議以警官方以肅政本事該臣于順治
十三年四月內具有遵例考滿一疏內開自八
年正月起扣至十三年二月終止計歷任五年
零二箇月除降級罰俸月日外共實歷從一品
俸三年零二箇月例應考滿等情臣本自暴三
年罪狀恭請
乾斷處分何期
天恩浩蕩免其譴責反荷
陞遷撫心非分夙寐慚惶乃自十三年三月內起
扣至十六年二月終止連閏共實歷俸三年零
一箇月又該一品三年考滿年復一年迄無涓
埃之報稱罪又添罪彌負
高厚之鴻恩正擬再行具疏考滿靜聽黜幽間因十
六年閏三月內爲檢舉認罪事罰俸六箇月又

本年五月內為遵
旨議處事降二級罰俸一年嗣雖旋卽蒙
恩槩免臣等降罰適臣又荷
俯慈准假還籍是以未敢遽請考滿今事竣入直辦
事循省舊例難容久稽謹補牘請考伏乞
宸斷勑部嚴加處分以為大臣尸位最久負恩最深
者之戒此非考功八法之輕條足蔽前後六年
之罪案者也臣不勝惶悚股慄待
命之至奉

旨卿端亮清勤久叅機務覽奏倖應再行考滿知道
了應得恩典察例具奏吏部知道

驚聞妻故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為微臣驚聞妻故痛瀝苦
情仰籲
天恩俯准暫假事臣于順治十六年九月內具有微
臣苦情一疏內稱臣妻嚴氏年六十有五在家
陡患痢疾兩目失明無望再睹臣面倘冀一聞
臣聲以了一生夫婦之緣敢援同官速往速來
之例籲請暫假等因蒙

世祖章皇帝垂憫至情特准暫假回籍臣妻因臣到家
果聞臣聲而危症漸愈一月復明舉家頂戴
天恩莫知所報臣不敢稍違
先皇帝速往速來之欽限隨于十七年九月內飛騎馳
還入直辦事乃
國恩未報萬一臣罪轉積丘山本年五月內因江
寧歲叅錢糧一案臣具疏籲
天譴罪正束身屏息靜候部議間忽于本月初六日
接家書臣妻仍患痢症于八月十三日病故痛

念
先皇帝如天厚恩俾臣妻瞽目復明而後匆匆今匆匆亦瞑
目矣惟是老年夫婦未得一訣痛徹心髓臣不
敢以席藁候議之身遽請休致哀懇
皇上慈憫准臣暫假數月拊妻棺一慟旋爲營厝葬
地亦不敢視其入土遷延里門當依限馳還待
罪
闕廷則存歿銜
恩更非生生世世之犬馬能報也臣不勝恐懼廹切

待
命之至奉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特准假往該部知道

微臣眞老眞聾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微臣眞老眞聾衰庸誤
國懇祈
睿鑑亟賜黜放以儆官常別簡賢能以光新政事臣
自順治元年五月內竊祿至今歷涉部院十年
濫竽綸扉八載長靡尺寸過積丘山既無背荷
汗馬之勞勳又乏廷臣謀猷之補裨徒以尸位
年久洊冒崇階清夜撫心夢魂羞恥臣曾屢疏

自列罪狀謬蒙
先皇帝曲賜優容泣思
高厚殊恩此生難報方擬瀝血陳情誓竭來世犬馬
不意
先皇帝遽爾賓天臣痛腸寸斷恨未能捐微軀以追殉
益不欲延殘息於人間矣今遭逢
皇上以大寶府哲維新化理正宜任賢使能澄敘流
品臣之謭陋無比首當甄汰而況年垂七十兩
耳全聾即附耳高聲十不聞二且神散志昏今

日頓忘昨事抵暮失記朝言機密重地豈容奄
奄待盡之人塞耳瞪目覥顏忝預其間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重加譴黜以爲大臣受高爵厚祿負
恩悞國者之戒倘獲徼
府慈及於寬政逭其
斧鉞姑准休致則臣當生生世世矢靡踵頂以報
已臣不勝惶悚股慄待
命之至奉
旨卿清勤端慎練達事務經

先帝簡授任用効力有年勞績素著閣務殷繁正資佐
理仍着勉力供職以副倚毗之意不必遽請休致
吏部知道

籲　天認罪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籲
天認罪事臣辦事衙門接江寧巡撫朱國治陳明錢
糧拖欠之由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核議具奏冊留覽欽此准撫臣送部清冊開
列長洲縣欠糧各紳花名內有金魁一戶註明
臣子金世渼欠三釐五毫又有同名金魁一戶
註明內閣任金子政欠八分一釐二毫統候該

部遵
旨核議外若微臣之罪則更有無容稍貸者矣臣蒙
恩舉家叨受
國恩值此軍需孔亟自應爭先輸稅爲他姓倡豈容
拖欠絲毫干
大法而負
大恩反自臣始故先於順治十四五六七年間預呈
前後各撫按求其行縣清察金姓花名每年完
欠錢糧細數嚴行追比疊蒙批准在案不意臣

子見任蝦職尚有三釐五毫之欠臣既未能早
督全完族姪生員金子政復冒立官戶致有八
分一釐二毫之欠臣又不能覺察指叅數年來
預呈撫按一片趨事苦心今俱托之空言矣
大法已干
大恩已負矣臣之罪其尚可贖乎惟有束身伏辜請
皇上褫臣之職仍置臣於法爲大臣不能敎訓子姪
體
國急公名之戒庶積玩知儆而軍需有賴矣臣不

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奉
旨該部議奏

乞休致仕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
院大學士臣金之俊爲臣年七十報
國無能懇乞
天恩憐准休致事臣于順治十八年九月內具有微
臣驚聞妻故一疏奉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特准假往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臣隨于九月二十五日
陛辭出都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始得拊妻棺一

慟了一生夫婦之緣言念
君恩感痛欲絕臣前疏本請暫假因叨
先皇帝一十八年之豢養未獲稍報涓埃又蒙我
皇上今日破格之優隆尚思勉竭犬馬故不敢苟圖
自便遽行乞休奈臣年已七十衰病日侵向患
耳聾今併患目昏向苦血枯燥結今又苦脾虛
泄瀉雖暫延視息于人世不過石火電光豈堪
久厠跡于綸扉罔顧鐘鳴漏盡況值
龍飛元年百度維新機務重地尤宜肅清而臣名未

除仕籍仍玷非所以肅官方而光新政也倘臣
一旦溘然長逝則溺職負
恩之大罪既無逃于生前而戀位無恥之醜名復彌
彰于身後矣臣之所甚懼也用是力疾繕疏遣
家人喬德賫投通司照例封進伏乞
天恩垂憫賜臣骸骨姑准休致則生生世世子子孫
孫當矢銜結于無窮矣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

吏部覆奏奉
旨金之俊清勤練達歷任院部効力有年勞績素著
既經引年乞休賜袍服一套着以原官致仕廕一
子入監讀書地方如有關係國家利弊重大事情
仍許陳奏

金文通公集卷之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山中奏草

恭謝　天恩疏

予告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
太學士加一級臣金之俊為恭謝
天恩兼瀝辭悃仰祈

睿鑒俯安臣心事臣蒙
恩里居于本年九月初二日接吏部咨文一道內開
考功清吏司案呈該本部覆臣奏臣年七十報
國無能等事一疏于康熙元年八月初一日奉
旨金之俊清勤練達歷任院部効力有年勞績素著
旣經引年乞休賜袍服一套着以原官致仕廕
一子入監讀書地方如有關係國家利弊重大
事情仍許陳奏欽此臣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除
欽賜袍服例應祇承外竊念廷臣中尸位最久者無
如臣受
恩最深者無如臣積過最多者亦無如臣茲值引年
之日宜從黜幽之條卽褫臣之職削臣之廕未
足贖臣罪萬一乃蒙
天恩浩蕩旣准臣原官致仕已屬逾涯復廕臣一子
尤驚非分此臣所夢寐靡寧萬萬不敢冐昧祇
受者也伏乞

皇上俯鑒微誠收回廕子之
成命則臣倘得偷生一日亦庶得安心一日矣至于
地方利弊有關係
國家重大事情者臣雖身伏田野寧忍心忘
國家然地方自有文武大吏當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亦非誼列編氓之退休老臣所宜越俎與聞
者也敢因控辭
恩廕渥典而併及之總之回想
君恩種種溢格令人感極涕零無論今生莫報卽生

生世世亦未知所以報矣謹齋沐繕疏
北向九叩遣家人孫榮賫投通政司照例封進統
希
皇上慈鑒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廕子入監陳奏地方利弊已有
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道

遵 旨陳奏疏

予告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
大學士加一級臣金之俊爲遵
旨陳奏仰祈
睿鑑事臣于本年九月內奏爲恭謝
天恩等事一疏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廕子入監陳奏地方利弊已有
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除望
闕叩頭恭謝外竊思

君恩洊被無已而微臣沒齒罔報恐
先皇帝在天之靈必加殛罰臣所以自聞
命來早夜憂惶惴惴焉刻不寧處今目擊地方大事
實關
國家利弊臣何敢畏罪緘默而不遵
旨據實陳奏也
國家財賦重地莫過東南而藩司郡邑等官動干
錢糧考成接踵去任者亦莫甚于東南臣不暇
遠指繁稱卽據蘇州一府而言一二年間府縣

各官吏換如流久則井年近止數月豈一捘蘇州之缺皆催科政拙之徒耶臣愚以爲官之吏換愈速則胥吏之作奸愈甚錢糧頭緒愈多混淆前後承接愈多諉卸新舊侵那愈多滲庇不肖者固不惜身名即賢者亦無由奮勵將見官日吏賦日絀而民生亦日以朘削吏治亦日以墮壞其爲

國家之弊也可勝言哉總之

國計民生本當並重

國計必須嚴考成凡應降應革一毫不容寬假重

民生必須察治行即帶降帶革仍可策令自新

伏乞

皇上俯採臣言

勅部詳加察議倘有治行卓越操守無疵見在考成降革之列者免其實降實革姑准戴罪課其後效在

朝廷既用罰以寓勸在各官自補過以圖功吏治振舉則考成亦不屬具文弊除利興莫過于是倘臣不從

國家起見稍存毫私沽名市恩願甘斧鑕臣衹因風燭殘齡朝不保暮懼一旦溘焉長逝而欲言無及則臣之遺辜負恩生生世世莫能贖矣故敢冒昧直陳統候

宸鑑裁奪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旨該部議奏

遵　諭陳奏疏

予告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
大學士加一級臣金之俊爲遵
諭陳奏仰祈
宸鑑事臣蒙
恩休致已經四載一息尚存未嘗一息不以
君父縈懷也頃接邸報恭讀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因
星變求言之
上諭欲與內外大小臣工洗心滌慮各抒所見共圖
消弭臣始而憂憂變不虛生繼而喜且賀賀

皇上之遇灾而懼反灾爲祥也蓋
天心仁愛故示異以垂戒仁愛之尤至故屢示異以
嚴切垂戒今
皇上旣克謹天戒增修德政則灾卽是祥矣臣向奉
有仍許陳奏之
旨茲又値
皇上求言若渴之時尙敢愛垂歿之餘年而不思竭
忠圖報乎臣竊謂弭異之大端有三春生秋殺
天之常道也
朝廷法天以明刑則肅殺定有其候凡犯監候斬
絞之死罪非決不待時者仍照律秋決姑緩罪
人須臾之死以答
上帝好生之心至于一應獄情皆宜確引本律此亦
弭異之一端也民足君足古今常理也
朝廷養民以裕國則考成尙須通融酌免有司之
實降實革以責其久任成功分別糧里之欠少
欠多以鼓其好義終事勿令官苦傳舍民愁敲

朴此亦弭異之一端也紀綱法度國之常憲也
朝廷秉乾以秉憲則威福豈容下移凡光棍挾私
叩
閽因而陵轢官府僭擬威福一時紀綱法度爲之掃
地者斷宜嚴禁痛懲此亦弭異之一端也總之
天人一理感應甚速人復其常則
天自消其異矣臣一念朴誠不識忌諱謹遵
旨陳奏伏候
皇上採擇施行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康熙四年三月十七日具奏四月初八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遵旨陳奏疏

予告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

大學士加一級臣金之俊爲遵

旨陳奏仰祈

宸鑑事臣蒙

恩休致苟延殘齡已七十有四無一日不沐

君父之恩卽無一日敢忘圖報之念也本年二月初

三四等日驚傳杭州省城暨嘉湖兩府數百萬

姓聞督臣趙廷臣疏請解任葬母搶地呼天號

泣罷市旣若

君門遼於萬里又恐一旦頓失怙恃士不安於庠

農不安於畝商不安於旅賈不安於市俱皇皇

然有莫必其姓命之憂督臣平日得民之深蓋

可知也臣思兩浙係濱海重地所在伏莽餘孽

尙爾未靖目下投誠多人正需安插況浙閩唇

齒相倚値今春汛屆期此何等時也閩督新推

未任浙督又將賦歸沿海一帶重大事情頭緒

繁多雖賴有賢能撫臣似難以一身兼攝而輿

情之愛戀如斯亦亟宜解慰而輯寧之目下情
形督臣似難一日去任臣愚以爲宜暫留督臣
仍照舊抑情任事俟閩督蒞任相與共圖善後
務保萬全俟料理有緒然後乞
皇上俯從其請庶
國事子情可以兩全而無悞也臣仰見
皇上加意東南要地倚重莫先於督臣而兩浙民心
若此地方多事又若此督臣之去留實關
國家重大事情臣若畏罪緘默循省仍許陳奏之
旨負
恩甚矣謹齋沐繕疏遣家人金鶯賫投通政司照例
封進伏候
睿慈鑒察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康熙五年二月初九日具奏三月十四日奉
旨趙廷臣前因葬母准其暫假兩月遷葬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

恭陳賀悃疏
予告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
大學士加一級臣金之俊爲恭陳賀悃仰祈
睿鑒事臣蒙
恩歸老餘息尚存本年九月二十六日隨蘇州府見
任大小各官後恭捧
皇上親政詔書于府堂上開讀跪聽訖萬姓雷歡老
臣雀躍踴伏草莽敢後颺言恭惟
皇上
睿德天錘
英姿神授
年方鼎盛早勤昧爽以臨朝
運撫盈成恒期甲夜以視事謳歌于今六載聲教
已訖九圍翊
五位當陽離照煥中天之治而
萬幾在御乾元昭行健之功慶曆服之無疆徵太平
之有象臣崦嵫殘喘報
國未能但犬馬微忱感

恩靡盡伏願
皇上敬
天無逸典學惟勤監于
太祖
太宗之成憲不愆不忘率由
世祖皇帝之舊章惟精惟一親賢納諫舜智以明目達
聰而益神薄斂省刑堯仁以民安物阜而愈普
江海之澄清立睹唐虞之盛治攸臻已臣不勝
踴躍忭舞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稱賀以
聞

康熙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具奏十月初五日奉
旨覽卿奏賀知道了該部知道

跋

余自幼從先君子與諸長者遊
見其吮筆濡墨以韻語相唱和
心竊好之間取唐人詩極意揣
摩或一語偶合輒沾沾自喜大
都以少陵為宗傍及諸家迨晚

年精力衰耗遂矢口而出庶幾
彷彿香山以為詩如是足矣歲
壬寅春
息齋太傅出珥筆閒吟示余燈
下偕友龍潘子快讀數過相與
踴躍謂必如是而後可稱詩之

正鵠也葢其言莊麗典雅溫厚和平五七言律入少陵之髓七言絶及古詩歌行得香山之神又悉自胷襟流出毫無斧鑿別具爐錘正始之音於今再睹且少陵刻不忘君香山時思退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殆斯編之謂乎瑩追愧嚮者未嘗知詩敢曰能詩天假數年就其中沉酣玩味衣珠斯在安事他求朕則緜知而能斷自今日始矣

旨

康熙元年孟春小弟毛瑩謹書

金文通公詩集總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詩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詩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珥筆閒吟

五言古詩

早還邸舍卽事

每逢下直時烟紫西山暮盡瘁敢言疲 恩深良可懼獨嗟衰老身衆病于焉聚不料日南移退食爭趨步牽馬過禁垣同人笑相顧來往驅馳間幾見日當路入門婢僕驚穉子尤歡慕 君旣賜歸閒盥沐是先務科跣坐南窗風來不借樹何必賦長林悠然愜吾素

耳聾自嘲

老至五衰侵自知還自悸猶憶一年前雙耳未全棄血枯火上炎歲殊復月異籟寂本無聲雜響紛然萃隨人開笑顔未解歡娛意車馬過門前驚雷仰天視婢僕掩口啞穉子亦來戲潦倒政事堂撫心能不愧

冒雨趨直

驚逢初伏節雲暗雨如決庭前駭浪翻門外行人涉
濕烟迷酒旗深濘沒車轍毘陰咎在臣轉貽　王憂
切耳筆何所爲衰遲空覽辟

苦雨

晴雲障曉窓急雨奔泉注衢巷倏成川馬牛爭蹇步
陸霧瀰遠天亭午常疑暮欹棟醉欲傾頹垣平可渡
雛雀失巢簷濕螢依草住市民愁露居鄉農苦徵賦
聖王正憂勤　天心似餘怒厥咎有攸司衰庸敢

自恕

送沈繹堂太史備兵禹州 用劉憲石韻

修文兼飭武用大彰吾道九霄鸞鳳姿驂雲奮翮早
東觀窺圖書治略無不討　聖代崇儒術惟爾才名
好貌若不勝衣腹笥甲兵老鈞州古雄藩屏翰須碩
抱軒車行至止軍民立蘇槁報最寧俟菲化成風偃
草大河日夜流助爾詩情浩政事有餘閒吟咏亦足
寶由來將相資出入咸可考茲行匪久役別緒爲君
掃

寒露後驟寒有感

寒露甫司節西風何凛冽霜信離菊催雁聲寥天徹
年衰薄重衾病久思丹訣婆娑政事堂魂夢戀巖穴
無以報　君恩空自添疲茶

春早入直 和憲石韻

蒼鈴枕早春擁裘尚畏冷蒼茫粒雪飛四顧迷山影
咫尺承明門馬滑蹇馳騁勞攘羣動中低頭嘿自省
恨未多讀書猶歧動與靜

廣太白空城雀

休嘆空城雀蕭條身計促紛紛廣所營禍患于焉伏
下有羅網懸上有烏鳶逐一飽來百憂忍饑謝倉粟
高飛雖未能庶免危機速

反太白對酒行

衰遲徒覽蹝對酒轉生愁恒憶少壯時來往醉鄉遊
銜杯徹宵旦不知春與秋荏苒數十載酡顏羞白頭
薄飲三四盞氣弱不自由酩酊既未能一醒攢百憂
安得昔賢比曠達追陶劉不如啜苦茗默坐萬慮收
任事明歷歷歲月空悠悠浩然忘醉醒即此躡仙儔

自古千秋同暮旦何必潦倒戀糟丘

直廬漫興

十月小春候寒暖時難就暮靄與晨烟迷離失遠岫平野廣無垠歐肥草益瘦珥筆多餘閒日送康兎走倦來手一編引睡如逢舊殘月帶霜明征鴻過斗宿歲歲此直廬涓埃靡補救中夜起彷徨撫心徒自疚

寓竹林寺

有寺名竹林荒寂愜余性禪扉終日扃古佛孤燈映鳥至亦無孽何况車馬競一僧北平來枯坐習苦行

不談教與宗三昧得無諍我非迷禪者美彼樂清淨

又竹林寺卽事

幽棲得竹林古殿餘荒草香積半生塵松風無力掃梵唄鮮唱酬隣磬來樹杪昏鴉過不留一絲新月皎未能道心生巳覺除煩惱入山何處深只在長安道

送金君彩尉善化 余曾備兵星洲

君向長沙去長沙僕舊諳古人有此句今恰對爾談山雨飛來翠江烟起處酣俗情寧疲悍稅重苦難堪督賦爾專司可能予民甘雖稱卑濕地不異我東南

薄祿萱堂奉晨昏就養湛好佐雙鳧理佇膺百里擔

雨餘卽事和憲石韻

欲霽雨猶零芳菲新沐樹亂雲飛曉空濕鳥破烟度一望綠盈盈上林餘野趣　君仁及鹿麋馴擾恣人顧機忘人不驚至道目前寓但渾爾我形何必羲皇慕

蒙　恩輪直早休

君恩念衰老退直更番早報稱靡涓埃驅馳空潦倒才庸力易疲事簡神仍穉只合假丘園寧堪濫師保

中夜起彷徨臣心惄如擣

七言古詩

南苑雨後看奇雲

殷雷震耳來西北霎霎凝陰雨氣濛清風忽至雷漸遠東南突兀起奇峰氛氳煙霧洪濤浴疊嶂嶙峋千萬重彷彿峩眉揷天半還訝五嶽盡來同無數樓臺懸石壁疑有虎豹踞其中徘徊注視神飛越奮足登躋恨莫從須臾夕霽奇峰徙惟見西山翠色濃

讀太白來日大難而廣之

來日大難今古同歎往來相續如環靡端彭夭而殤
壽兮達人之大觀高陵與深谷兮瞬息之波瀾將謝
朱門而遊蓬萊兮不過一枕邯鄲抑噉雲英而挹玉
膏兮何殊塵夢汏摶我欲涸仙凡忘苦樂悠悠任運
而盤桓庶幾無去無來無難無易寒則衣兮饑則餐
又奚羨夫太白之想鶴駕與鸞驂

苦寒行 時冬至後一日

寒蕪漠漠西風陡老樹爭雄怒濤吼日白雲黃冷色
侵只愛紅爐不思酒凍鳥無聲似僵舌疲馬蕭蕭嘶
還咽野蛵吹烟午未生短髯噓氣攢冰雪豈曰無衣
續與絲盡失餘溫透肌嚴衰齡永夜難成寐不信陽
生一線添

冬日行

從來愛日冬為尚我有直廬東郊傍向雲曉散甫開
簾扶桑早已射微炎廣陌霜痕消未盡疎林鳥語遙
相引寒蟬照處噓和徧若北春陽奚足羨婆娑曝背
懶擁爐願效葵心向金烏

冬月行

人言明月惟秋好我謂三冬月乃寶霧捲霜嚴光倍
瑩寒空萬里淨如掃上林宿鳥凍不飛冰河激射呈
瑪瑙滿目淒清景色荒擁裼徘徊胸浩浩

南苑雪夜看西山 用憲石韻

雪滿西山失林麓一片白雲遙矗矗寒曦倏上淨長
天漸次嶙峋帶烟簇危梁瘦沓影參差半似殘粧半
初沐羊牛下來夕照沈疑有梨花飄暗谷咫尺離宮
杳難躋擁裘忞眺迷心目

和沈石田歸燕歌

送歸燕送歸燕歲歲此時增綣繾不知秋老將安棲
依舊陽春還故院送歸燕送歸燕翠幕雕欄曾繞遍
多少繁華眼底過金風欻起歸如箭語勞勞目眄眄
雙飛雙宿只隨緣社去社來期勿變主人雖有興衰
兮詎忍視之為郵傳一自委身于堂簷偏值雨風而
春戀嗟彼世態之炎涼未終朝兮已反面

春日雪中入直

九十未光已去半寒威凛冽冰沸泮同雲漠漠連山
凝飛霰滿空愁饑鷹豈是長安花信遲故飄瓊屑亂

梅枝只恐三農輿趾日或妨夏麥初苗恃有君德感蒼穹依舊雨暘協歲功惟慙潦倒古稀年躑躅泥塗未歸田

金文通公詩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珥筆閒吟

五言律詩

南苑移直　東宮即事
偶興
南苑雨後聞鶯志喜
南苑晚眺
閏五再直瀛臺對雨即事
雨夜同張芝庵表弟小飲話別
雨中退直
送張芝菴南歸兼寄慰兒曹
漫興四首

贈別芝菴表弟
晚直即事
直舍散步即事
直舍觀荷
夏日晚直即事
退直喜晴
六月十七夜雨曉晴是日立秋
署中立秋即事
新秋初霽夜坐

秋日直舍即事
六月晦日署中即事
秋夜感懷
初秋夜坐微雨即席感賦
七夕直舍待漏候頒　宮殿告成恩詔
秋日送新安程幼洪館丈之任蘇州
直舍賜食紀恩
中元署中即事
南苑雨夜集飲和憲石韻

南苑夜雨 是夜秋分
秋霽署中即事
八月初九日退直即事
八月十二日退直翫月
長安中秋望日翫月
長安中秋望後一日翫月
八月十八夜月蒙有感
中秋二十夜小坐復喜得月
八月廿六夜微雨小集

七言律

金文通公詩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珥筆閒吟

五言律詩

春日直含西清

珥筆傍楓宸來尋上苑春波明白鳥狎柳嫩絳臺新撫景承　恩渥憂時負罪頻逡巡靡歲月空自憶垂綸

清和朔西清晩直

禁苑清和節晴光靜且妍澄波涵碧影遠岫吐輕煙目極歸鴻外神恬落照先還家無一事小飲卽高眠

瀛臺曉色

曨煙浮禁苑極望意無窮鳥影空濛裏人聲杳靄中新蒲爭柳碧高閣帶霞紅漸亥晴光燦疑遊閬苑宮

瀛臺夕照

風淸臺榭逈錦繡夕陽天遠樹迎霞立長虹吸水眠

徘徊思　主澤衰暮惜臣年未有涓埃報空隨景物遷

瀛臺偶就

蓬瀛初入夏巧繪亦難圖蚤暮烟霞幻陰晴翠靄殊身雖依　殿陛意已足江湖只愧衰庸甚無能翊廟謨

瀛臺初夏

禁城初夏節物候正繁華柳絮隨風亂遊絲映日斜魚依新藻渚燕入舊巢家爲惜桑榆景艮辰莫再賒

初夏晩直

隨行消永晝獨眺暮霞天波靜閒鷗意風輕宿柳煙微茫人影亂雜沓馬蹄還稚子迎門立牽衣勸醉眠

西苑柳絮

禁苑柳陰叢行人舞絮中飄颺時戯蝶繚亂不因風徑草增顔碧瓊樓度影空斜陽如有意點點綴輕紅

初夏晩直喜雨

西清退直時膏雨正淋漓碧柳爭新沐昏鴉覓故枝恪天昭　主聖潤物慶民嬉不覺歸途濘惟占二麥宜

曉直初霽卽事

四野甘霖足蓬瀛曉霽初新蒲擁翠至細草帶烟舒渚漲蛙聲潤山明鳥路疎婆娑空署尾無異老樵漁

晩直卽事

靄靄西山紫離宮欲暮時風輕疎柳眼水湛靜鷗思爽氣凉衣袂霞光盪酒旗到家方落日伸紙續殘詩

南苑移直　西宮卽事

移直親行輦西山爽氣迎塵稀緣土潤樹遠覺風輕

獨鳥天邊至奇雲野外生不須窮眼力自足曠心情

南苑移直　東宮卽事

夏日重移直　君恩賜綠陰長林攢影厚密葉貯凉深引睡憑書卷消愁藉咏吟隨行署尾外風至卽披襟

偶興

性拙懶逢迎欣隨護蹕行直廬饒野意老樹動閒情好句同人贈清風獨坐生漫言泉壑趣卽此謝塵攖

南苑雨後聞鶯志喜

年衰驅未足枝上睫鶯啼絮絮吹鄉夢聲聲喚客迷
新禾含雨潤遠岫帶烟低四野甘霖徧惟情物亦齊

南花晩眺

微雨初收後西山翠靄中濃陰環野碧殘照一絲紅
樹老生秋氣年衰怯晩風平原目盡處惆悵意何窮

閏五再直瀛臺對雨卽事

再直西淸舍重逢夏五時繁雲迷苑柳密雨響荷池
水濶層臺遠天低濕鳥遲頻驚移物候倍愴暮年思

雨夜同張芝菴表弟小飮話別

本是棠花侶萍逢旅舍中鄉思縈夢與客緖憶歸同
暗雨窓前急淸樽燭下紅莫辭良夜醉欲別又西東

雨中退直

甘霖聞已遍未息蛟龍戰竟日暗重雲連宵驚疾電
烟凝失遠山草濕低新燕衰老怯歸鞭深泥馬足濺

送張芝菴南歸兼寄慰兒曹

雨歇來明月樽前話別時離情鍾老景酒語惹鄉思
後晤應非遠今宵未敢期 君恩端的重衰病許陳
辭

漫興

西淸趨直久來往晤青山信足蒼烟逵迦睇碧水環
年衰耽一枕才拙有餘閒只爲 君恩重無詞謝鈍
頑

其二

轉睫韶光換低頭憶草堂誰知黃閣暇不似白雲忙
閉戶山猶淺臨流暑亦凉林泉歸未得靜裏且徜徉

其三

每出趁朝暾歸來帶雨痕候門唯穉子小飮欲黃昏

夢裏尊鱸味圖中水竹村婆娑忘歲月恍惚到家園

其四

暮雲來細雨仰視忽青天捲幔迎風入移牀借月眠
有心淸客夢無計了塵緣候曉驚趨直盈眸紫禁烟

贈別芝菴表弟

天涯惟表弟記得少陵詩旅况余經慣親情爾自知
昨來將歲暮今去近秋時不盡離亭緖蕭蕭匹馬遲

晩直卽事

直舍寧辭晩淸風禁苑過荷喧香氣靜日落鳥聲多

畵楫全迷徑朱欄獨倚羅退思靡寸裲空自嘆蹉跎

直舍散步卽事

禁苑清光好霞牆綠岍明芰荷香水氣鷗鷺肆閒情
白塔長虹鎖丹臺老樹擎同人相倚徙兢擬到蓬瀛

直舍觀荷

上林初雨歇香氣滿荷池衆綠團清影紛紅鬬艶姿
涼生忘伏暑興至失衰遲所愧承　恩重終朝厚祿
縻

夏日晚直卽事

炎暑夕陽天荷香暖禁烟深蘆藏浴鷺古樹試新蟬
坐久清風集行遲皎月懸婆娑忘晝永老至興猶偏

退直喜晴

西山盈紫翠禁苑曉晴時霧斂生高樹雲歸動客思
短垣來月早幽砌下螢遲聞說無妨稼三農愜所期

六月十七夜雨曉晴是日立秋

客中驚候改況値病魔侵夜雨秋聲滴朝曦爽氣臨
暮年愁易集新序感彌深夢幻浮生裏惟慙負影衾

署中立秋卽事

西清方日午正是立秋時颯颯西風至陰陰暗雨隨
鳴蟬因濕懶落葉過堦遲節換猶疑潦豐登未易期

新秋初霽夜坐

西山雨足收殘月正新秋露氣侵簾肅螢光拂幔流
鄕思繁夜靜客況共杯浮人世淸宵幾肯償明日謀

秋日直舍卽事

西清來爽氣樹樹響秋聲濕露低瑤草輕雲拂鳳城
蓼灘紅寂寞蓮渚綠縱橫日暮遙砧急紛然動旅情

六月晦日署中卽事

秋新將半月暑盡是今朝赤日渾忘畏西風乍欲驕
槐疎窓影碎荻老水容消節序驚駒隙家園夢轉遙

秋夜感懷

露滴黃昏候涼颸帳影侵吟蟲初試響嚴漏漸驚心
霜鬢燈前炯青山夢裏深秋宵千萬緖衰病轉難禁

初秋夜坐微雨卽席感賦

檻外秋聲急黃昏細雨時銜杯繁客緖剪燭動鄕思
蛩語喧還寂螢光暗復遲無窮蕭瑟意愁夢且吟詩

七夕直舍待漏候頒　宮殿告成恩詔

紫禁宣恩日天孫織錦期爐烟香曉霧爽氣肅彤墀
鳳閣星辰燦龍章雨露垂老臣雖蹇步寧敢惜驅馳

秋日送新安程幼洪館丈之任蘇州

崇儒昭　聖代秉鐸藉賢良優仕還從學之官却到
鄉秋光聯驛路化雨過金閶未許吳山月淹留著作
郎

直舍賜食紀恩

伴食懷慙甚蒙　恩體恤周仙厨珠粒粲雜蔬衆香
浮一飯猶思報千生詎足酬旁皇葵朽意覆餗益堪

憂

中元署中即事

炎蒸秋轉熾積霧徧莓苔玉陛行雲繞龍樓急雨來
可無妨歲事但願免民災驚值中元節老懷悶未開

南苑雨夜集飲和憲石韻

蕭蕭風雨夜已屆仲秋天新月濃雲遯芳樽客緒綿
同人寬善謔孤枕耐遲眠聞道回　鑾早老臣興亦
偏

南苑夜雨是夜秋分

秋林迷遠色暮雨廣無垠直幄宵初永離宮漏正勻
新寒清客夢薄醉擲閒身寂寞安吾素無煩慕隱淪

秋霽署中即事

雨後秋中色長空萬里清嵯峨高閣迥紫翠亂山明
新月迎殘照歸鴉遶禁城晴光消受盡無計佐昇平

八月初九日退直即事

斜暉盈直舍早月已窺簷旅雁高空沒歸雲暮嶺潛
秋光濃小飲露色冷疎簾一枕華胥近渾忘白髮添

八月十二日退直翫月

今歲中秋月清光迥夜同遙砧殷玉宇旅雁度寒空
世事酡顏外家山晧色中人生幾邂此況是白頭翁

長安中秋望日翫月

晧色一何妍今宵月正圓西山羣壑曉北闕萬珠縣
客思秋光遠鄉關桂影連衰齡逢此夕已足傲長年

長安中秋望後一日翫月

望後月仍圓遥宵素魄鮮砧聲清衆籟露色冷高天
小飲遲鄉夢閒談薄世緣坐深心亦暇何事更逃禪

八月十八夜月蒙有感

今宵月作虧却被暗雲欺慘淡秋光失蕭條病骨宜
陰晴渾未料進退貴兼知玉漏隨砧急浩然引我思

中秋二十夜小坐復喜得月

玉漏聲初滴東軒月上時寒光凄嘹雁素影靜高枝
客緒淸砧引鄕心綠醱滋秋宵偏耐老不畏早霜欺

八月廿六夜微雨小集

極目遙岑暗濛濛雨足垂風嚴秋易老夜靜漏偏遲
往事衰年集鄕心故友知不覺閒談久蕭條薄醉宜

九日直舍卽事

升高邀直舍令序正重陽鷙翮乘風健寒雲帶日凉
茱香盈紫陌菊氣遶巖廊喜傍 恩光重無煩佩紫
囊

九日友人招飲卽席有感

親朋九日逢盡是他鄕客玉露冷簾幙金英艷綺席
歡深薄醉遲話劇淸宵迫歲歲此重陽繁然今與昔

菊月夜坐有感

秋老堂陽後雁孤月皎時嚴霜欺雪鬢殘菊耐淸巵
客緒新寒劇詩情急漏追衰齡當夜靜往事不堪思

立冬前一日退直卽事

凄風寒落日秋盡是今朝古樹頻辭葉歸鴉欲蔽霄
客心隨序冷殘月帶霜凋寂寞衰羸意難堪鏡裏描

冬日扈從南苑卽事

南苑 鑾輿駐西山肅隊迎曉霞浮紫氣歸獵競寒
聲暮火繁星雜林霜玉漏淸衰頹靡寸補夢寐亦怔
營

小寒日再移直卽事是夜雪

離宮移蹕再又是小寒時直艫依林靜迴飇舞雪遲

燭花繁客夜爐燼續鄕思躑躅將終歲摧頹盍自知

喜雪二律

天人相感速 主聖信能然甫祝千箱瑞旋敷六出
姸離宮森玉樹廣陌徧瑤田伴食嗟臣老擁爐須有
年

堯心憂歲豫候雪表祥禎有色連天白無聲潤物宏
山山呈玉至樹樹綴花迎詎止三農慶賡歌樂太平

冬夜直幙感懷

寒宵鞏動息耿耿五更心歲月愁中老鄕關夢裏尋

自知聞道淺因悔溺緣深永漏聲徐歇依然紏組簪

秋色

極目氣蕭森遙空來遠岑長林疎碧影廣陌動清陰
半似春容醉渾添客思深秋光今古惜尤悵暮年心

秋聲

秋來衆籟清入耳自相迎病葉空庭亂吟蟲遶砌爭
旅情砧萬戶鄉夢漏三更不必征鴻唳偏饒靜裏聲

秋山

秋至千山潔天高萬壑幽歸雲開鳥路縞日析泉流

翠靄當軒入丹楓曲磴稠寄言肥遯客此際卽蓬丘

秋水

湫湫秋無際長天一鏡收金波恒助潔玉露暗添流
高雁沉疎影輕鳧泛細漚塵襟浣滌盡蘆畔隱漁舟

秋日

四望寥天淨三秋旭日升碧梧晨露滴紫岫暮霞蒸
遠目清光展幽懷爽氣澄渾忘畏與愛欲向最高憑

秋月

月明光萬里況是九秋時列宿爭韜影銀河僅露絲
盈虛饒異彩曉夕燦清姿客久兼衰暮翻然照所思

秋夜

寒氣侵羅幌蕭蕭夜正中孤燈凄落葉永漏絮寒蛩
往事遙砧集鄉心旅雁通那堪殘夢斷淅瀝五更風

秋塞

蕭蕭邊風起秋從塞上來霜嚴寒古木日白峻荒臺
馬嘶關月影笳咽朧雲堆老將酬恩誓塵清萬里開

秋圃

野圃盈蔬果經秋赤色多寒瓜沉蔓草老芋養新禾

酒熟來隣叟鋤閒發浩歌耕漁吾弗美蘿槿獨婆娑

秋齋

小築貪幽徑秋來澹遠宜蕉窓凉雨後菊砌早霜時
蟋蟀添吟興蟾蜍壯酒思不須窮域外一室曠心期

雪窓漫興

小築長安邸巖居無此深門前車馬絕檻外雪風侵
箴俗酬圖史怡情寄咏吟漫言冬日短靜極有餘陰

齋居漫興 三首

北屋開南牖繩牀煖氣侵陳編來快友午夢別塵心

餌藥慚糜祿籌再燈懼負衾願言辭世網何必託高岑

又

斗室晴光燦朝曦上紙窓攤書奇字出煮茗淡烟香世險機關窄心夷道味長隣雞催暮景意欲問壺觴

又

勝友荒齋集萍逢盡故鄉論心通寤寐問歲隔滄桑虎阜笙簫月燕山暸唳霜家園何處是隨地任徜徉

寺右雪後即事

欣逢初雪霽蕭寺更相宜靜對山光白閒看樹影移

饑烏舒健翼寒竹傲青枝無限凄凉景堪深道者思

竹林寺看歸鴉

暮色西山至寒鴉比翼時行程殊近遠歸計弗參差勢似朝宗急心驚赴闕遲難鳴清晝事昏夜料無欺

立冬夜即事

三秋今夜別客舍又初冬月皎寒光動風恬露氣濃良朋酬小飲穉子豁愁胷一枕羲皇夢醒來已曙鐘

送張聲子南還

羨君天下士涸跡來燕遊意氣雲霄迥才名謝陸儔詩書敦古道笑語破新愁別緒縈樽酒春深正虎丘

送嚴子餐都諫給假南歸

讀書東觀日早結　聖明知抗疏承家學掄才表勿欺鴻名君已集尊膽我同思寄語湖山主秋深或可期

又

故園春正好况荷　主恩還抒盡丹誠著陳情子道全東風催驛路岸柳夾歸船詩思江潮湧應同諫草傳

哭王鐵山冢宰

萬丈凌雲氣一朝石火同鬚眉存骯髒笑語挾雷風玉案修文迫巖廊監業空彼蒼難叩問吾道信乎窮

又

慷慨猶如昨音容邈不留文瀾千古息吏績一時休泉夜知難免丹心恨未酬春光爲黯淡老淚更難收

七言律

丙申夏五再承　欽命寫像紀恩

恩光屢自九重來再展生綃貌猥材媿殺凌烟功汗

血漫誇肖象意推頹絲絲白髮沾　君寵耿耿葵心
傍日開只恐殘齡如草露空餘陋影厠蓬萊

端午瀛臺侍宴紀恩

太液池邊景色稠天中勝節壯　宸遊清風四至催
龍舸碧彩千層逺鳳樓率土爭懸長命縷羣官遍飫
大庖羞若非　王澤深於海何自凡胎醉十洲

直南苑　西宮即事

鑾輿駐處日團長雨後山山翠色蒼一望平蕪疑海
濶千行儼騎宛龍翔霞光倒映霓旌燦月影遙連野

氣凉自是　宸遊多勝地獨慙伴食意彷徨

南苑喜晴

甘霖甫洽快新晴禁苑深林亂曉鶯萬里長空烟霧
淨千山繞翠碧霞盈雨暘時若天心應夏樂同民
主澤宏伴食衰慵何所事香焚午夜祝昇平

瀛臺值雨

雲師擁隊護離宮太液空濛雨氣中暗栁烟深迷宿
鳥虛堂溜激亂鳴蟲年衰益重歸途濘晝永翻嫌暮
色怱聞說歡情盈畝澮應知野老卜時豐

西苑喜晴

風雨初收爽氣偏綠苔猶自帶輕烟風搖荷露縈珠
滴魚弄芹絲細浪旋覗草餘閒思問道忘機此地勝
逃禪西山暮紫紛紅亟策歸鞭薄醉眠

賜蓮實紀恩

日傍芙蓉載筆遊忽驚　恩渥賜蓮稠青房綴玉真
堪羨紫禁分甘豈易酬冰蘗盟心堅若志雪霜矢節
勵清修擁頹只恐如秋葉未答涓埃負　寵優

初秋雨霽禁池荷花盛開

上林秋色醉如春此日繁華簇水濱翠蓋亭亭經雨
碧紅蕖灼灼映波勻層城匝遶園香氣曲檻平臨扼
露津芳艷人間容易有可能爛熳脫緇塵

秋日送新安程幼洪館丈之任蘇州

西風颯颯送行舟千里秋聲接虎丘翻借尊鱸滋宦
味不因鴻雁起鄉愁希文義宅儀型在安定師傳教
育周他日金閶還碩彥　王恩造就益難酬

友人偶集小齋看菊

新寒凜冽曉霜濃又是重陽客邸逢白髮朝朝添旅

况黃花歲歲老秋容佳辰促席朋情洽逸興浮觴古
話重漫說頹齡須菊制只今年少亦相從

冬日扈從南苑卽事

衰齡逐隊扈 離宮匹馬蕭蕭怯晩風直幕參差
輦路側霓旌掩映幔城中數聲行漏淸羣籟一片寒
光肅遠空聞道來朝冬狩舉老臣不寐慶時隆

冬十月從狩閱武恭紀

曉漏初傳 雕輦動千官導引羽林翔風旗扇翼移
山足雪鎧騰波浴日光漫說軍容從細柳親聽 聖

武試長楊威行萬里應無敵佇息鯨吹奠海疆

南苑雪齋卽事

扈蹕離宮初雪霽銜眸曜色淨高天無多野屋依林
至一半青山傍闕還幕外圍寒今日甚樽前偷暖此
宵偏生平往事衰年省漏盡何堪夜未眠

哭王鐵山

萍聚長安十載中追陪讌笑每相同樽前雄辨空今
古筆底宏詞撼岱嵩盤錯逢君恒刃解憂愁入腑遂
摧躬 至尊聞訃深傷悼况是知交最老翁

又

猶憶海棠花下飲與君拇陣鬪雌雄君方銳壘無降
志余亦攻堅占勁風荏苒年華如夢幻蹉跎世事總
虛空春宵一訣歧生死不盡酸辛數語中

集黃薛侯池亭卽席韻 和冀芝麓韻

長安久客竟忘歸逆順紛紜總莫違流俗已嗔人未
擯野鷗偏許我相依烟村欲暮波光靜古廟猶存世
事非何必江南春色好楊花亦自遶簾飛

酬謝憲石示詩

羨君詩思湧如泉每日篇成句欲仙俊逸淸新追作
者風流儒雅自天然枝啼好鳥添吟興野送淸風拂
硯田最是綠楊陰滿處教人諷咏倍留連

金文通公詩集卷之三目録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珥筆閒吟

五言絶

送秋月二首

喜雪二首

庭中珠藤二樹緑葉蔭覆淸陰可愛因拈緑字

得五言六絶

七言絶

七夕漫賦二首

秋齋署中郎事二首

月夜看殘菊二首

送金閶沈雲賓任含山尉三首

送張聲子南還二首

送嚴子餐都諫給假南歸二首

哭王鐵山八首

送金君彩尉善化二首

假歸紀恩八首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珥筆閒吟

五言絕

送秋月

丙申秋長安月色無夜不佳九月既望更瑩潔可愛惜乎序將入冬月已歷秋而秋且辭月也感歎良辰詩以送之

秋深月倍明宿鳥銜霜語只恐小春催月來秋已去

其二

月滿重陽後冰輪徹永漏轉瞬欲辭秋寒光可依舊

喜雪二絕

年豐國之寶六出呈祥早堆素滿平皐青山一夜老

其二

司天占瑞兆尺雪斯稱表林曉夜禽驚兎寒鷹翮矯

庭中珠藤二樹綠葉蔭覆清陰可愛因拈綠字得五言六絕

曉陰初映綠碧影侵簷屋雞聲尚未已車馬爭馳逐

又

晨曦嫣嫩綠滿目清光簇趨直恨難遲恐縻大官祿

又

日午矜濃綠新凉已謖謖華胥夢醒後自羡人天福

又

薄暮斜陽綠焚香竺典讀蕭然萬慮清肺腑辭榮祿

又

雨後滌肥綠栗葉如新沐披吟尊宿語唯覺會心獨

又

月明滋暗綠如入深巖谷無煩謝組簪自信徂根宿

七言絕

七夕漫賦二首

聞道僊期是七夕那堪歲歲客中過星房月帳愁離別況復人間夢幻何

其二

星河黯淡未分明滿院秋蛩亂客情漫說仙槎真遠

渡巫山雲雨或襄盟

秋霽署中即事

淨捲氛埃餘爽氣碧空萬里秋無際凌霄殿閣絢晴
霞遠闕峰巒羅黛髻

其二

署尾餘閒對落暉暮雲冉冉綬西歸終朝素食　君
恩負空懷尊鱸心事違

月夜看殘菊

從來晚節貴餘香獨有黃花晉　長翠葉離披芳骨

老欣逢皓月照寒裝

其二

風霜偏耐菊花枝不逐春葩鬪艶姿勁節難堪松與
栢素心堪對月明時

送金閭沈雲賓任合山尉　善音律所著

繇來吏隱半神仙況是風流文采全漫說官卑才惱
大華陽絶頂任揮絃

又

長安片月幾流連鄉夢忽隨宦輿牽聞道官衙江畔
枕鯡魚五月正肥鮮

又

每向樽前抱曠懷愁城破盡暢談諧從玆筆陣煙雲
湧故國江山入境佳

送張聲子南還

從來話別添惆悵此日君歸我解頤一路黃鸝啼不
歇故園烟景富新詩

又

帝城春早策歸鞭正是江南艶麗天寄語山公休記

憶垂虹楓落我應還

送嚴子發都諫給假南歸

長安春色恰芳菲爲送歸舟雨雪飛放鶴亭邊應暫
憩嚴程亟赴勿遲違

又

羨君此去值佳辰滿目韶光映水濱漫說時清靡闕
事還資獻替達楓宸

哭王鐵山

記得相期歸去日君來笠澤我邦溝好追洛社耆英

啼笑故寒盟赴玉樓

又

我比君年長六齡摧頹寧似爾揚靈祇因恃壯嬰沉
疾老者孤存轉涕零

又

雖登宰執播光譽滿腹經綸尚有餘女嫁男婚都未
畢一朝溘露最堪歔

又

人世浮名幻泡然得無名盛反爲愆不如碌碌遺人
齒或者紫虛猶未宜

又

封章纍纍著丹誠身後　王知更莫京賻錫頻加洵
異數夜臺何以效忠貞

又

此日哀榮道路喧生前逆順豈須論應知感激臣僚
遍況是銜　恩到九原

又

君本仙都採藥翁特來苦海鍊圓通從今坦腹掀髯
去長嘯鴻天紫月中

又

自知遊戲落塵緣深悔沉淪六十年一念廻光醒大
夢灑然不受世情牽

送金君彩尉善化

一路江流旅客程烟波萬里曠心情洞庭過盡官衙
到笋茁鯆肥足羨

又

漫說官卑未稱才琴堂佐理亦悠哉三湘自昔饒名
勝嶽麓山頭好句裁

假歸紀　恩八首

每從夢裏到家山不禁醒來淚欲潸七疏陳情蒙報
可扁舟亟載　王恩還

又

長安十載送秋深白髮黃花悵客心微被　恩光三
徑闕刻期秉燭忝幽尋

又

非爲尊鱸思故鄉只因壠墓曠蒸嘗　君王洞悉臣

情至錫類恩濃喜欲狂

又

伴食黃扉已六年久宜幽黜罷歸田何期 主聖容
臣拙猶勒嚴程戒早旋

又

布帆飽挂驛歸津一路和風暖水濱非是小春剛應
節 主恩深厚總同春

又

人世百年猶旦暮那堪十載一回家若非 聖主垂

恩渥極目鄉關夢轉賒

又

蕭蕭匹馬出京畿敢謂清風兩袖希晝夜兼程弛警
柝舟輕似葉逐鴻飛

又

灑淚陳情荷 主知十年苦緒頓舒眉銜恩更有難
酬處于送親歸誰可期

序

豈凡先生外集者先生與浮
屠氏博山雪關等微言往還
及夫倡導里巷勇於爲善破
吝除貪從不惜財力始者也

先生爲學內外通其爲文
錯綜古昔澤于仁義之指今
之後生小子望見顏色咸以
爲關閩濂洛之儔若外集者
何爲示人耶嗚呼此先生所

以不可及也予見世號爲儒
者浸淫勢利日深月異反不
若深山學道之外氏能淡泊
攻苦以有得於性命而乃隨
衆附和虛稱壇宇輕詆二氏

爲世道人心之害抑可嘆也
又有黠者自謂叅承絶學明
悟宗旨翻然返于古今以來
之聖人以廣大歸于吾儒又
謂前此非謬也乃狹也予考

其實則猶然大雄氏之賓主
機用耳入室而操戈果衛道
耶抑好儒名耶韓退之毀佛
骨一疏表裏孟子至其稱大
顚曰外形骸以義理自勝是

韓子未嘗諱言佛氏之徒也
而何儒者諱言之甚乎惟其
諱也是學儒學佛兩無得也
豈凡先生曰吾所不必爲者
髡而緇耳求福田利益耳若

夫號爲傳心得法者卽謂聖人之徒亦可而又何敢諱言外集耶予聞豈凡言乃爲序其集以告夫學道而無所諱者亦韓子之學也

順治五年戊子夏永安陳名夏題

讀息齋先生續外集頌言

有一長者現宰官身於塵濁聚說微妙法入三昧因最勝殊特不離文字而證菩提當其說時以手代口横說豎說

悉現了義使彼聞者以眼代耳有句無句各各汗下諦觀思惟得未曾有如獅子吼大地震動如音聲樹四衆歡悅如甘露灑一滴千滴遍成醍

醐如牟尼珠中邊交攝光無差別我告長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而無一字今此種種趣義云云何長者唯然普爲利益諸有情故復告長者我佛

度世自利利他頭目惱髓一切喜捨而此種種世諦文字於功德海何啻一沙彼諸有情云何饒益長者唯然我所說法各具足故是故今日以

是因緣隨方牽勸因病發藥如語實語開遮歷然從一筆端點金剛眼卷紙槖墨示一切空是則雲棲大弟子者續佛慧命顯光明藏八萬四千

十二部經是一是二讀是集者作如是觀

順治歲次辛丑秋八月初學人濟圓鼎䓘和南謹書於

香嚴居中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記　疏

卷之三

疏

卷之四

引

卷之五

說

卷之六

誌銘　銘　文

卷之七

頌　偈

卷之八

詩　答問　客難　可歎　拈古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楞嚴經會解序

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敷五教明五刑爲之化導而懲創之者無非欲人之勿迷其眞性勿失其本心惕然幸敎凛然懷刑競爲遷善改過以共進于淳良而成其爲雍熙之世也顧心性之說詳于經書之紀載傳註之發明者不具論即外而釋氏諸書源流各別言說互異亦大都以明心見性爲主而于衆生本具之妙覺明性妙明元心反覆辨論抽揚靡竟則莫如楞嚴一經我

皇上睿哲天縱彌勤學問凡古今載籍苟于理道心性有所裨益者觀玩不輟更殷殷于覺世牖民惟恐其迷性喪心無知陷綱有辜

上天好生之意于是講讀經史之暇旁及釋敎中楞嚴

經會解一書深契夫覺世牖民之
廑懷爰命重梓以廣其傳
敕臣之後爲之序臣老耄寡昧久矣迷失幼學詎能旁
通釋典然不敢不掇拾儒生臆見以仰答
明命于萬一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按是經無教不收無
機不攝而要以常住眞心爲體以圓通妙定爲宗以
反妄歸眞爲用破阿難一向多聞之惑示波斯元無
生滅之性七處徵心是處皆妄八還顯見無還斯眞
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爲一切衆生無量刦來
生滅來去流轉不窮之根緒而直揭之曰本如來藏
妙眞如性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斷三緣
以息三因融七大而超七趣指遠客還家之路標諸
賢證入之門二十五圓通音聞實居第一三十二應
現成就專以聞修至于分析細微魔事研究禪那現
境爲之諄囑保護消息邪緣斷除妄想顯眞如性成
無上道洵密因之妙諦了義之眞元而菩薩萬行之
綱維也自唐及宋解者代不乏人而長水等九家爲
最著釋義雖有異同標旨咸屬正論元僧惟則輯成

會解一編尤得要領焉臣是以深惟
皇上好生之德無往不寓茲斯編之所以刊布也欲使
天下之人知尊本無因悉由妄造奈何迷鏡裏之頭
而狂性不歇忘衣領之珠而反向外求顚倒攀緣淪
溺莫返儻由是惶懼愧悔知阿難之承佛慈誨涕淚
悲泣而不復迷眞逐妄造孽種種以至生罹
王章歿墮冥獄則庶幾不負我
唐堯虞舜敷教明刑登一世于雍熙之盛心矣

奉

敕撰客問評註序

自古開天持世之聖人如堯舜周孔垂衣畫象修道立言皆是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之大機大用非下劣凡夫所可以尋常意識卜度測量也我

皇上治法堯舜學宗周孔孜孜日不暇給而

天縱濬哲猶旁通竺典深昇無上妙義凡可以用之覺迷回邪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無不日寓神淡輒隨時拈出直欲盡人而為之提撕振醒焉一日

講帷咨詢之暇覽及玉林禪師客問一帙鼎其言之有合于道可以為士大夫之藥石併可以為緇素羣流之鉗錘爰付梓匠以廣其傳而

敕臣之俊綴述簡端兼為評註全文臣受而讀之其設為問答機緣大約以學道一事鞭策士大夫而直指士大夫種種礙道習氣能令通身汗下又以七諦當逼拶學道人而與起學道者節節須知痛癢管教欲罷不能洵哉士大夫亟救痼疾之良藥一切學道人打斷命根之毒錘也我

皇上憐憫士大夫多汨沒于名利愛欲纏擾于客氣私心迷却自性莫知警省故未能有恥且格又憐憫一切學道緇素人等真妄無分道業莫辯如没頭墮在萬丈洪波中不知自怕沉溺又誰為竭力提持故聊借客問數語作痛棒熱喝使讀是編者其或憬然而返或瞿然而起庶幾其大夢忽醒回頭是岸胥一世而睹自性體感登正覺乎嗚呼此

皇上之所以刊布客問也即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大機大用之一毫端也臣愚且老愧未能學道

又何能仰承

睿旨敷宣奧義姑就蠡測所及妄加詮註謹拜手稽首而為之序云

五燈會元纘續序

粵稽少室花開五葉曹溪衍布諸方于是直指單提之心要一本析爲二枝衡山觀音廬陵青原咸爲學者之所皈仰天下號二甘露門青原法嗣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南嶽法嗣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此五家宗派所由始也宋景德間永安道原禪師作傳燈錄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錄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嘉泰中雷安受禪師作普燈錄

厥後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學者浩博難通彙作五燈會元嘉惠來玆此五燈會元所由著也燈之義何昉哉法華經有云日月燈明佛言燈能破諸幽暗朗然與日月並明又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心法之授受無盡則燈光之照耀震旦亦與之無盡此從來諸尊宿喻宗爲燈之義也慨自法末風微野狐嘷吠布席雖徧諸方心燈時有明昧浸淫至明季甚有操同室之戈紊大宗之統幾於聚訟祖庭淆訛正法識者憂之久矣今涵公上座以少室二十八代之嫡裔紹燈燈相續之智光上自莊嚴劫過去七佛下逮南嶽一枝之三十四世青原一枝之三十六世精探之密藏與典旁蒐之斷碣殘碑成爲之鏡其源流表其師承無德不彰有疑則缺編成五燈會元纘續二十書揭祖意於中天耀群蒙之長夜嗚呼萬億劫後祖祖孫孫統系井然心印燦如皆涵公之光明無量矣其功豈直與道原等諸禪師竝哉余儒生也不敢援儒妄證聊述祖燈緣起以見斯編之成其擔荷者爲甚鉅也

賜號明覺禪師憨璞語錄序

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然則一千七百則公案皆歷代祖師言說也皆無實義也古來心心相印者又何以有語也金剛經云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然則三藏十二部皆諸佛菩薩之眞語實語也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也今日振揚宗風者又何必無語也若作無語會曹溪一滴不聞聲若作有語會少室堂前偏饒舌嗚呼語而無語無語而語如是理會得來可以讀憨璞禪師語錄矣師紹濟宗之嫡傳爲天童密老人之法嗣雷音久震于南土獅吼忽移于

鳳城艮以憨師自恒沙億刧中夙植德本今親遇轉輪

聖王如來召至上林萬善殿集衆唱酬因緣水乳恭承

天語宣問抉盡佛病祖病魔病憨師一味承當全具佛藥祖藥魔藥于是機境相酬

天子嘉焉賜號明覺禪師玆當結制期滿拈提盈帙橫着竪着拂子遍地風光直提倒提拄杖普天震動謂之語而無語可也謂之無語而語可也有一門外老

者窺而嘆嘆而爲之作頌曰

百癡血嗣濟宗赤幟平平實實洞達明悉洒洒落落末後一着感通

帝座究本說破春到花開事理兼該乾坤燦爛吾道一貫鶯鳴燕語祖風揚舉刬盡諸訛海不騰波噫門外老者爲誰雲棲弟子大周也

金剛經註釋序

金剛一經乃釋迦本師欲世人悟理見性爰立見性之法此一卷經乃衆人性中本有只因暫起無明爲己主宰妄謂有生可度有行可修有法可得其于無住無得之本眞千里萬里此經兜底掀翻鞭撻妄情淨盡無餘直使法法皆無所得頭頭始是家珍而性乃見矣註釋此經者古今來不下數百家而求其恰合如來本旨什不得一二余于戊申長夏日正矢願持誦金剛有吳門小友石書城自幼長齋夙具根

器而尤信向金剛一經博求諸家解註適從雲間獲乩書此經註釋係雲峰大師釋谷口子眞訂余受而讀之不煩不簡不淺不奧不顢頇儱侗不滯句承言有合如來見性本旨爲之合掌讚歎欣未曾有所號子眞者大約係僊眞之流未得其詳至若雲峰大師則攷之五燈會元及古尊宿語錄的係大愚芝之法嗣爲雲峰悅一時法席最盛語錄最多有上堂一則云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得聖凡情盡喚作體露眞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即如如佛又一則云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又一則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間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即此以上三則金剛妙義已逗漏極矣所以乩上註釋的的有本宜其爲諸家最也書城不覺歡喜踴躍捐貲刊布以廣流通其功德尚可思議哉余因爲之序俟諸方之明眼者證焉

茆溪禪師語錄序

古人學道參禪端只爲生死心切盡此形壽務究明己躬下一段大事不是粧體面好看要求圓妙道理誇示己長將世諦中伶俐聰明知見拈弄一翻遂畢此生學道之局也近自天童天隱二大老示寂以後諸方參禪者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何謂莫盛于今日也凡竪拂拈槌登座說法之禪和無論通都大邑古院名刹以至山阿水滸茅廬草舍中處處有之非極盛而何何謂莫衰于今日也自己脚根未穩

操履未圓妄希出世徒以鼓唇舌爲機鋒以長我慢爲孤高以養懶惰爲休歇以特黠慧爲妙悟縱遇善知識不肯虛心承誨便思說圓說妙呈偈呈頌得少爲足倘不幸而撞彼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墮入外道邪魔卽百千萬刼難期出頭非極衰而何諦思古人如百丈之侍馬祖揚岐之事慈明終其身甘居學地涉歷行門辛苦操作高風遐軌豈可得而彷彿萬一哉乃吾於茆溪禪師庶幾旦暮遇之矣師承願再來爲死生一大因緣眞參實究下死心工夫而又親受鉗鎚于機不虛發語不亂施之眞正明眼善知識　報恩大覺普濟玉和尚成就克家眞師子印證所得不啻錙毛廝結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

上聞其行解相應無忝阿師順治己亥夏四月　玉和尚蒙

恩還山隨有

旨召師來京駐錫萬善殿

上于萬幾之暇時垂宣問如叩洪鐘響無不答其間判斷之穩當勘驗之明確毫無假借回護凛然烈日嚴

霜幸矣哉遭逢

聖主如來廣大光明包含法界靡不水乳投而函蓋合至其他提唱激揚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有顯有隱有權有實如四瀆百川千流萬轉衡山擊石鯨吞龍變卒歸大海而後已師雖珍重出世踞猊座而逗別傳爲時稀少琳瑯琬琰未可多得然拈一機而機機普應用一法而法法全彰以之發揮祖道建立宗乘固已剷盡皮膚直指骨髓矣嗚呼余竊窺師之本意若

非先承師命繼奉
君命令之闡化弘道廹而後起則師且韜晦至今縱後
之學者欲嘗鼎一臠飲海一滴亦胡可得也所謂孤
愁不成佛不愁佛無語世之學道參禪者請以茆溪
爲式可乎

山曉禪師語錄序

昔大慧老人初參圓悟悟察其已得前後際斷動相
不生然却坐在淨躶躶處因語之曰也不易你到這
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嗣後大慧勤叩半載當
下釋然正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嗚呼踞獅子座演如來法紹祖德而津後學其
責任洵不輕也須是死一回始得死了復能活始爲
一得永得若先未能死不過浮剽虛掠拈綴成篇于
自己本分上毫無交涉若死了未能活亦只是傳案

印瓠作世諦流布欲用之殺活縱奪豈得縱橫自如
以余所睹天童木老人血嗣隆安曉公其眞悟祖所
云死後能活者歟曉公與善果旅公皆荷
先皇帝以金剛正眼特簡之諸淨德中因
敕曉公弘法隆安寺與旅公東西標幟互相唱酬
翠華屢幸
賜賚優崇兩公眞堪伯仲惜乎一時勝事奇緣猶之石
火電光倏忽莫追而道風所播學徒雲集法語泉流
信口信手隨機之施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以至哦

風嘯月叶羽諸商無非指示西來的的大意不見大慧老人道我這裏如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殊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會斯意者方許讀曉公此錄若徒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而曰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曉公乃其人也豈不覩面失我曉公哉

旅菴禪師語錄序

客問余曰聞竹乾有九十二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我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于濁世名相尋陷于邪宗由是達魔大師掃除繁穢直示本心此不立文字之第一祖也厥後二派五宗門風各別語論橫生或上堂示衆或入室小參凡垂一語必輯爲錄沿至今日法席星羅唱提充棟濫觴極矣謂不立文字之義何余曰否不也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凡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

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莫非妙演圓音至于祖印肇開佛髓全呈曹溪之壇經尚已嗣而大慧老人所裒集五家正法眼藏凡百餘人靡不擊塗毒鼓轟霹靂舌觸着磕着能使精妖喪魄魔外潛踪此豈可以文字語言目之哉昔巖頭和尚道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所謂胸襟流出者乃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凡有言句立處卽眞非是造語言求奇特以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

意句尖新爲胸襟流出也任不具論余讀善果旅菴禪師語錄其庶幾巖頭所云從自己胸襟流出者歟旅公爲天童木老人克家子遘先帝夙刼奇緣于西苑淨刹一晉接間機投水乳遂命公闡法大善果寺恩遇之隆不減報恩天童二大老惜乎龍馭遽昇敷天慘淡所在法苑琳宮亦頓爾埋光匿彩是以猊座鮮登獅吼希震侍者彙其拈提之句僅僅滄溟一滴然而流出自己胸襟已足蓋天蓋地遍滿

三千大千矣謂旅公此錄是文字乎非文字乎請質之具金剛正眼者客無言而退

拈古漫錄序

拈古漫錄者大周于甲辰長夏銷暑懷天堂中同雪山和尚一時偶集所錄也余不知古又安知拈哉不知拈古又安敢以魚目混明珠而與大善知識比敲彼唱哉曾記得大慧禪師云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刼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所謂活者此句也死者亦此句也活中有死者此句也死中有活者亦此句也不死不活者此句也即死即活者亦此句也然則拈古者死句亦可拈得活活

句亦可拈得死拈得活時似乎是死而其實活拈得死時似乎是活而其實死識得死活變幻千態萬狀方知歷來尊宿從無實法繫綴人只要人于無義味中咀出義味來沒理會處得大理會在固忌註脚尤恨儱侗吾知雪山其免矣若大周則必居一于此諸方明眼人必有檢點及之者雖然余固以檢點爲藥石也亦庶幾乎得良藥而後可求活云爾

嵩山上人語錄序

臨濟家風莫盛于今亦莫衰于今拏着拄杖咸能捉鬼殺賊竪起拂子盡會布雨興雲詰莫打請莫喝只要一口氣不來時實實討個落處便目瞪舌喬拄杖拂子都用不着所以古尊宿珍重出世良以走馬須彌頂撐船大海底收韁把舵誠惹大一樁利害事也余一日閒遊西子湖上過鳳林寺聞雷音大震隨衆趨入則擎拳竪拂者爲嵩山上人侍聽良久機境相酬于了無奇特處露些奇特余心異之及下座與之

平實商量則山窮水盡他人翻不得身下不得脚處師却還個眞消息遊行自在今錄中有古杭素稱佛地一段試請明眼人勘驗便識得嵩師本來面目亦識得一切衆生本來面目矣雖然得無以予爲饒舌石

崇義錄序

古德有云祗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今日之出世開堂者法壇林立靡不有語亦靡不是佛耶余曰佛不必有語不必無語語不必是佛不必非佛亦視其爲何語而已矣口頭三昧是機關辨則語可不有定地叅究證明生死則語不可不有崇義錄者楊山松際師來自崇義之語也其語猶之布泉菽粟而能煖寒飼餒猶之晨雞暮鐘而能鳴昏喚曉耀前代幾燼之祖燈續末世將斷之慧命所謂不可無之語者此

錄是也昔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藏敎明得個甚麼宗舉拳示之李不悟宗云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余鈍甚亦豈識拳頭而師旣張拳以示則明眼人必有識之者固無俟余之强不識以爲識矣偈以誦之曰陽山崇義是一是二認得陽山便識崇義一瓢一衲隨處拔幟碧山家風臨濟血嗣

慈雲禪室序

慈雲禪室者吾邑周君星甫室人吳氏法號慈雲所構也慈雲產名族幼攻書史博通載籍于中饋操作之暇吟咏不輟晚益究心竺典勤求大乘以夫子患痼疾誓闢淨宇供養慈悲大士像晨夕焚香拜禱繕寫妙法蓮華經十部願藉佛力法力俾夫子夙疾頓痊慈雲既親灑閨藻爲之引星甫伯兄侍御公光甫復踴躍贊助爲之跋息齋老人休沐里居聞其事見其疏册內引與跋不

覺作而嘆曰是何善緣之輻輳一門也余有以卜星甫之病必霍然而起也葢余嘗讀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云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眞妙義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又云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然則法華原名無量義有能信解受持書寫誦讀者其功德均不可思議安在慈雲之點墨非醍醐耶又安在慈雲書寫圓成日非行佛令之醫王特與夫子治心病耶余是以卜星甫之霍然而起只在慈雲禪室告竣之日也行將夫婦共出火宅共登大車共舍化城共詣寶所相與共證法華三昧眞雅師所云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余又何能不歡喜合掌而爲之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法華禪院碑記

法華禪院者在楓江寒山寺之西數武去閶關六七里其地爲松陵徐氏瑞宇之舊宅徐君素奉三寳絕葷茹齋經數十年以信義德行著聞鄉里皈依禪宿性能者匪朝伊夕忽于順治丙戌夏五偕其子學博

名克俊者捨宅爲菴仍捐橐千餘金爲之營構殿堂寮廡并田園若干畝津梁往來雲水因名其菴曰法華葢取惟一事實餘二非眞之義也諸佛如來爲此一事出現于世達磨初祖爲此一事隻履東渡一千七百則老古錐亦皆爲此一事拖泥帶水連累滿地兒孫不輟手徐君之所以猛撤火宅植茲良因欲後之住此菴者究竟此一事直變火宅爲蓮池且併捐化城共詣寳所也會始事之能公謝世方丈無主香積蕭瑟津梁艱阻賴有舊住僧寂慧績行多年力振

式微與一時合郡紳士敦請浮石和尚之法嗣天童密老之嫡孫彌堅禪師于乙巳春來主法席迄今四載于茲宗風丕振禪悅飽安詢能究竟此一事而無愧其爲法華主人者已于是寂慧之夙願了畢弁捨宅爲菴徐氏父子之往昔艮因亦至是圓滿無欠而屬余一言爲之記云

廣福寺飯僧田記

昔達觀頴禪師行脚至吳中時已薄莫投宿律居主者弗納師責而數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夫頴公有道之士一宿不留何訶責至此艮以紹隆佛法者僧也拒僧不納非薄僧是薄佛也四十二章經云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層累推之以至羅漢辟支佛功德不啻倍蓰從來賢聖應化往往游戲敗笠破衲中是以飯僧一事福德最大爲飯

僧謀久遠而置立齋僧田其福尤不唐捐丹陽縣城北里許惠山廣福禪寺創自西晉泰康六年歲久頹廢宋仁宗時有化身菩薩重興名日光道場後永明壽東山呂祖風振揚乳泉表異至明末憨山大師駐錫其中註楞嚴法華通議疏解金剛心經併著夢游等集古德名賢于茲寺緣會非淺集指恒以千計且地當水陸要衝北來自京口南至自錢塘雲水絡繹瓶鉢駢闐需用飯僧猶俗人之必需米舉火也粤稽晉代即有欽賜基址山田七十畝明萬曆年間本邑

若姓賀孫等氏各捐貲置水田一百畝大清順治六年江氏施湖田二十五畝合新舊田地計之幾二百畝皆資助香積津梁往來之需寺主石源上人恐後之無所托以傳也世守匪易特走長安因大善果旅菴和尚索余言爲記余曰此田有無量義請爲上人悉之其在諸檀護破慳喜捨必獲人天善果食報無疆此福田也其在十方荷笠擔瓢之徒飫餐香黍增修德業長養菩提此慧田也其在常住護司香火之後裔秋霜律身春風與衆恒飽五戒具足之高流與

天羅漢辟支佛應化賢聖此又無價良田也但不可着一貪想自私自利爲衆如割身肉此便是害田之碩鼠不可着一嗔想人我熾然如堅城之不可下此便是蟊田之蛇蝎不可着一痴想如豪富田舍翁徒爲長子孫計而被華嚴會上主稼神之所訶譴此便是損田之一切蝗螣三毒除而後妙明之內自具五風十雨歲歲釀成金莖玉液以徧充禪悅使此田直與法界俱永可也如來大法之興端在是乎是爲記

募建大悲閣疏

諸佛菩薩皆以度世爲本而悲憫閻浮應現普濟則觀世音爲最著故冠其名稱曰大悲良以世人一墮娘胎便受無限悲趣而世人不自悲也惟世人不自悲而生生世世流浪悲趣中靡有窮時短命者無論即長壽者不過八十九十以偕殂均之石火電光誰短誰長貧窮者無論即富厚者終須赤身撒手以冥遊均之一副枯髑誰富誰貧下賤者無論即貴介者終須蓬首伸足而長逝均之一塲傀儡誰貴誰賤愁

苦者無論即歡娛者終須攢眉蹙額以永訣均之泛舟苦海誰戚誰歡壽也妖也貧也富也貴也賤也苦也樂也無一非可悲之人也無一知自悲之人也此觀世音所以不勝其悲而張千眼爲之照察出千手爲之救援世界無盡衆生無盡觀世音之悲願亦與之俱無盡耳有能明乎大悲之義則未有不凄然自悲如焚求拯溺求濟而願觀世音之亟加哀憫覆被者矣潯水印松禪師悲願深廣既念往來行脚無應鉢之所爲之募齋僧田以津梁禪悅又念雲水賢聖

無停錫之地復思建大悲閣以弘啓禪關計閣之爲費不貲然以印師悲願與夫遠近善信而盡攝入于悲觀中庶幾借此悲因植彼聖果相與歡喜樂助以無負觀世音應現普濟之婆心則閣之成也拭目竢矣

重修吳郡北寺塔疏

按志寺曰報恩萬歲禪寺踞一郡形勝建自吳赤烏年間隋吳令孫寬廢之唐僧慧頹再建開元中詔改開元乾寧時燬于兵吳越錢氏始名報恩今殿址久墟不復可問矣殿之坎方有浮屠巍然插峙創自梁僧正慧凡十一級尋燬宋元豐間重建蘇文忠軾感舍利之瑞捨所藏銅龜奉焉建炎之亂鞠爲灰燼紹興間僧金大圓復爲搆造止九級垂四百年明隆慶間又不戒于火萬曆十年申文定公倡衆修建適有

古杭佛日僧日南山如金者具大辯才能廣說因果併饒有飛行術共咋爲神以致檀那雲集凡九年塔成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仍復舊觀迄今歷有年所風侵雨蝕鼠穴雀巢塔身幾剎落盡矣順治五年有僧惟一矢志鼎新佐以文若雲觀二僧協力募修從頂至下補葺完整者已得八級尚餘下一層剎落如故荏苒又十七八載形家者言此塔爲一郡坎方之鎮星也高必以下爲基基之不固欲層累而上之保無傾危得乎亟葺之便余因偕合郡諸紳士善

信等于今年春延請圓慕剖和尚駐錫茲寺謀葺塔
基顧寺之東北隅有不染觀音耳殿楶棟盡朽即日
將圮余偶感異夢欲和尚先完耳殿以安大士法身
而後興塔工會
藩臺佟公偶一日過寺目擊耳殿傾頹慨捐清俸多
金不日成之異哉余夢之有徵也信
佟公爲應運再來之人故于體
國恤民之暇無一善事不力行無一勝地不點綴茲殿
工既竣和尚可以惟塔是圖矣而又欲余一言爲勸

余何言哉昔坡公嘗訪石塔長老及相見公曰久嚮
石塔到來如何不見長老聳身而立曰難道這個是
磚的公笑曰却有縫隙在曰若無縫隙何以容世間
螻蟻公深肯之今和尚既飛錫到此聳然一座無縫
塔昂天卓地插漢摩霄蘇公謂石塔有縫隙余謂和
尚無縫隙也然則世間螻蟻將安所容哉余曰和尚
正容之無縫隙中也總之脚踏實地則登峰造極直
彈指間耳行見塔工之告成也猶之耳殿已請質之
郡人士共以余言爲然否是爲疏

重修檇李法蓮寺大悲閣疏

蘗濤水印松禪師募建大悲閣余嘗爲引言舉大士
所以悲憫衆生一片婆心縱筆揣摩眞覺衆生之悲
趣無盡大士之悲觀亦與之俱無盡余握管時不禁
涕泗交流卽一時見者聞者亦心骨摧裂然而閻浮
衆生能代人悲鮮知自悲也人生世間不過逆順二
緣或遇逆緣則知悲一遇順緣則侈然意得而忘之
矣或遇順緣則知悲一遇逆緣則怨尤橫生而忘之
矣有能齊逆順爲一境運悲心爲等觀千萬人中未
有一焉不得不望救于大士之大悲也故大悲閣之

建立所在梵刹有之檇李法華寺大悲閣剏自唐陸
宣公厥後成燬迭更明冢宰陸莊簡公暨余師蔣澤
壘先生曾令禾相繼更新兵燹以來榱崩棟撓行將
廢墜郡紳某某偕十方善信復謀所以新之持疏乞
余言余不覺愀然曰諸檀護之爲此舉也其皆有悲
心也夫嗚呼衆生之可悲至今日而更甚矣大士照
之以千眼猶悲眼之不勝其照矣援之以千手猶悲
手之不勝其援矣卽以檇李言之當其未罹兵燹之

先戶口殷蕃商民樂業熙熙攘攘者恬不知其爲可悲也及其旣罹兵燹後凡礫如丘白骨猶燐又倏忘其爲可悲也無論若富若貧若貴若賤若苦若樂若壽若妖卒無一能知自悲則有眼者與無眼同而烏得不藉大悲張千眼爲之照有手者與無手同而烏得不藉大悲伸千手爲之援法蓮寺大悲閣之亟謀鼎新也其能已乎從此闔郡善信見大悲相稱大悲名盡起悲觀盡生悲智安在衆生之兩手兩眼不具足千手千眼之無礙神通而大悲之千手千眼非卽

兩手兩眼之本來面目哉將使衆生化三毒爲三慧又奚獨慳囊未破而猶患茲閣之落成無日也

募造藥師殿疏

藥師經云凡諸有情曾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能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是何一名號入耳便獲如許利益也蓋因藥師佛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皆爲救拔諸有情故故八大菩薩與十二藥叉大將咸承如來願力荷負有情爲作義利饒益安樂有求輒應功德無邊特號曰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良有以也然則欲證無上菩提未有不自廣利有情始若以廣利有情之故不顧自己肢體血肉忍痛

如飾以之崇奉藥師如來是其發願亦卽如來本願也其爲功德亦卽如來本願之功德也烏可分別思議于其間哉雉城比丘尼慧鑑居然以五漏之身誓利有情募造藥師寶殿慮爲費不貲滿願匪易于是壘石爲關釘手乞化日則受炎威之偪蒸如坐清涼地夜則供蚊虻之攢嘬有同木偶軀一時見者聞者相與驚訝嗟歎來告于余余曰若何自若如此不聞截手斷指穿骨拖鍊作種種怪異苦難事爲 蓮大師所訶擯不與者乎是殆不可以訓也告余者曰斷

臂投崖皆佛祖爲法忘身榜樣何獨疑于廣利有情不惜軀命之比丘尼耶且安在五漏之身不證無漏之果而反爲自私自利行施如割身肉者護其慳囊也余無以難告者而爲之疏

重興天竺寺大士殿疏

粤稽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脩三慧自入教他人故於六根之中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此方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應當塵迴文揀而退之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餘方唯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是以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絲毫不爽而像法住天竺者其感應爲尤奇故志自李唐來已盛題詠至石晉天福年間有道翊法師以瑞木設像歷宋元明三朝君公卿士咸爲隆禮致敬殿宇寮房崇宏嚴麗中雖迭更成毀靡不踵事增華今庚子歲三月寺殿復燬余蒙

恩假歸于四月浴佛日登竺頂禮則向來巍峩之梵剎層拱之院房已化爲煨燼蕩爲瓦礫矣僧衆繞余悲泣亟謀所以興復之而持冊乞疏余告之曰謀興復于今日誠難言哉雖然以人力謀興復則難以觀音大士之靈感爲興復則易易也蓋大士以三十二應現尋聲救苦閻浮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矣尤莫甚

于今日之東南一帶矣年來水旱盜賊疾疫兵戈以至饑竭供輸力疲微發種種苦趣盡攝入大士悲觀慈觀廣大淸淨觀之中是以衆生不勝其苦則大士不勝其救惟無所不救益無所不盡在不具論即客歲六七月間海上鯨鯢鼓浪潑天而我浙濱海地方安堵如故非微大士之靈毗不至此夫人重受大士之靈毗保有室家妻孥而忍于紺宮碧宇之蕩然無存倂歷代沿留之瑞像使之風侵露濡棲托靡所乎余知普門示化必有以提撕而警覺之將盡衆生化

三毒而薰以三慧又奚止破一慳囊已也行且有財施力施心施法施歡喜踴躍共襄與復之盛舉願從此海宴河淸民安物阜以無負觀音大士尋聲救苦之慈悲者當無俟余言之畢已

募建靈三官殿疏

謂天下無不靈之神而或有巍峩其殿宇莊嚴其容像愚民之往來者未必入而瞻禮即瞻禮之而未必發其誠敬神之于人漠然也若是乎神之有不靈也謂天下有不靈之神而或有頽垣敗壁荒烟蔓草之中忽焉奉寸木爲活佛一唱衆隨走愚民如鶩必誠必敬而感應捷于影響神之于人赫然也若是乎神之無不靈也然則豈神之有靈有不靈哉亦人心之自爲靈自爲不靈而已矣人而動念與神違則神去

之矣去之則靈者不靈矣人而舉念與神迎則神依之矣依之則不靈者靈矣震澤之南不數武地名闢鈕壩有三官像自水面浮來一時地方人詫而靈之環遠近百里之人亦競傳而靈之于是貧無濟者病無醫藥者中年無嗣息者農夫思豐年商賈思攸往士大夫思亨達者咸禱無不應而三官因以靈得名嗟乎三元固得道者神通廣大亦何往而不靈獨靈于浮水之一像哉蓋觀像者之人心自爲靈也今其像尚在荒榛野棘間有僧行侃思搆殿以崇之而丐

言于余余謂僧曰三官之靈人靈之也則三官之殿之成亦乞靈于諸善信之心足矣何俟余言

祇園寺建白衣觀音閣疏

世人之祈福求嗣者咸崇信白衣觀音以其祈福福集求嗣嗣廣感應捷于影響故白衣觀音之名稱因世人之祈福求嗣而念者雖然白衣觀音以慈悲爲心者也祈福求嗣之人未必皆以慈悲爲心者也何以感應之不爽也問心居士曰祈福者雖未必能行集福之事而祈福之一念視召禍而不悔者有間求嗣者雖未必能行廣嗣之事而求嗣之一念視絕胤而罔顧者有間菩薩慈悲隨機接引與祈福者以福使人知福之真可以祈庶幾肯實行集福之事乎與求嗣者以嗣使人知嗣之真可以求庶幾肯實行廣嗣之事乎然則世人而盡行集福廣嗣之事又何必乞靈于白衣觀音哉噫此乃白衣觀音慈悲度世之本願也潯水海空上人欲建閣于祇園寺殿後以奉白衣觀音余因疏其意如此非爲乞靈大士者任布施相值爲不必乞靈大士者證無上果若止以祈福求嗣了此因緣則亦淺之乎視斯舉矣

祇園寺華嚴募單疏

潯西祇園禪寺一鎮名刹也比年爲魔眷所侵香火幾墜任僧海空發弘誓願于大雪中徒步至磬山懇請松際和尚飛錫此中于以揚宗風而拔魔幟祇園之墜而復振在此舉乎乃松際以磬山之席不可久虛特留高足轉上人顯示權教啓建華嚴祇塲以三年圓滿無論是魔是佛是聖是凡盡攝入于華嚴海中然後知和尚拄杖着落處若曰臨濟兒孫單刀直入烏用是喃喃誦誦作學究生涯則磬山携來之棒

不認作拄杖錯認作拄杖亦錯矣祇始于龍華會以堂內安十二單合之堂外護祇共二十四單每單一年需米若干銀若干以一人而領數單可以數人而湊二單可在娑婆界內緣有多寡在華嚴海中覓無大小也敬告之同志

夕照寺募疏

忘菴居士偕無相道人于夕照寺中收埋人畜骸骨遍告仁人君子各隨願認收固已恩施不報德種無邊矣而又念殘骨剩骼雖歸藏得所然非藉佛力法力賢聖僧力爲之提撕救度則長夜不旦解脫無期哀此白骨終沉黑業于是就寺中謀建一地藏殿以地藏菩薩本願誓救地獄罪苦衆生故又建鐘一口晝夜長鳴能令一切枯骸咸聞聲度脫故夫既建寺鑄鐘則須集貞賢淨德數輩等地藏心發地藏願爲

之禮懺誦經鳴鐘施食俾萬類有情共登十地則常任供僧安單之費與造殿鑄鐘之費皆收埋骸骨中之究竟良因圓滿善果是烏可以已也余不禁歡喜讚歎轉代忘菴無相兩大檀護再告之仁人君子云

青蓮禪院接引疏

金剛經云如筏喻者法華經云方便有多門宗也教也皆筏也皆方便之門也三藏十二部以至六代五宗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之非筏也無之非方便之門也雖然如來禪祖師禪與野狐禪毫釐千里向上路轉身路與鳥道岐路覿面星淵得其人則火坑卽是蓮池非其人則醍醐翻成毒藥接引鈍根齊驅利器莫如專修淨業一法最穩當最平實猶筏之期于必濟雖遲亦速門之期于必入雖迂亦逕此雲棲大師

所以爲西方眞敎主震旦大慈父也方今宗風狂吼祖意亂揚擘拳豎掌之輩遍滿諸方至淨土津梁卒未有過而問焉者空谷老人憫淨業之衰微醉狂禪之醉夢特于青蓮禪院方丈室中勵諸大衆一心念佛二六冏間所謂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是愚是智咸證菩提無聖無凡同生極樂安在念之又念非卽如來禪祖師禪乎念入無念非卽向上路轉身路乎謂宗敎之施設互異則可謂宗敎之指歸各別則惑矣余喜空谷之克紹雲棲家風而且謂今日之眩瞀于野狐鳥道者示之南車則非特敎主之領袖抑祖庭之鞭影也院之中堂寬僅容膝堂前尙有隙地諸善信欲規之以供奉接引余曰是亦一筏矣是亦一方便之門矣因歡喜踊躍而爲之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徑山地藏殿募疏

皐亭和尚山𧄍托鉢疏

募完石佛殿工疏

募造二橋疏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快生菴疏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藥師佛堂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極樂菴飯衆募疏

募葺比丘尼奻喆淨室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目錄終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絲金閶西行三里爲洞橋進橋内半里許爲蒲菴菴以蒲名者何昔愼獨禪師結茆奉母效古尊宿陳蒲鞋編蒲養母故事故以蒲名其地最幽勝竹木圍合蒼翠盈眸中涵一池池内菡萏花發香聞數里眞眼前佛國也愼師高足爲字均禪師閉戸習靜其中足

不履闤闠有同高峰之活埋余一日叩扉訪之師方書華嚴經厥工將竣其點畫端楷紙墨精良洵稱法寶因指余池後隙地欲偕其徒明幻募建大悲殿以了愼師宿願屬余一言爲之疏余不覺合掌歎曰大悲之建立所在梵刹有之艮以大士弘誓海深慈濟無盡而建于此地俾觀感像法者能使繁聲冶色蕩人心志之會一回頭轉腳盡擲入大士悲觀中了知千秋歌舞之樂地不過一朝露電之浮光于以喚醒酣迷拯援沉溺其功德尚可思議哉請質之遠近善信富于華嚴十施中必有能居其一者矣字公師弟然我言否

徑山地藏殿募疏

今天下叢林之盛莫過江南而徑山爲最歷代祖師瓶鉢相繼幾于肩摩踵接說者曰峰巒環秀形勢奇勝宜乎賢聖輩出而不知眞心辦道志續祖燈者往往結茆茲山嘗之以金鍜則無鉛以玉礪則鮮石非關乎形勢也有克明上人者亦結茆其上欲于山之前區建 地藏殿夫以選佛之場忽作幽冥之觀得無悖天而聯井焉是不然克明殆有深意焉恐蔭身歷祖脚下者猶之紈袴子弟生長富貴之門不知稼

穡艱難流浪可慮倘不以地藏菩薩悲憫地獄之心度盡衆生則雖衲老苦鱗功深而壁終未可以言辦道而續祖燈也噫此克明所以建地藏之因也

皐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先皇帝乘金輪以御世欲與海內蒼生共臻覺路因探及內典深契眞乘與 弘覺和尚水乳相合復敕弘公高足山曉禪師駐錫隆安聿振宗風詎意龍馭升遐勝緣不繼海衆興嗟今弘公歸老天童山師退居佛日山川相望爰念法乳深恩瞻雲惻惻于是迎養弘公于佛日之東方丈一時東西法幢交光互映大闡楞嚴密諦學徒麕至祖道重輝而無奈歲丁歉薄香積時空山師恐老人以瓶鉢縈懷也携杖出

山謀所以安隱大衆慰悅慈心不惜重研百里來告于余余爲之喟然歎曰此隆安所以爲天童嫡嗣也昔雲峰悅禪師在大愚芝之座下一日芝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悅聞之駭然便上方丈請開示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遷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開示芝曰佛法不怕爛卻今正雪寒可爲衆乞炭悅又奉命化炭後福源石屋珙勘曰這個便是爲衆

竭力不廢寸陰叅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今日山師爲弘公任山計特拈起第七個樣子爲衆托鉢我知弘公必如芝公見悅而笑曰且喜大事了畢我又知山師亦如悅公必且不措一詞禮拜而退也余故曰隆安之所以爲天童嫡嗣也十方善信其以余言爲然否

募完石佛殿工疏

順治辛丑冬余徼恩歸里攜節遊覽之餘見武林之上竺名刹一燼成墟吾蘇之圓妙古觀歲久全圮一則爲觀音大士應現普度之香火一則爲三清大殿祝釐萬壽之勝場皆當應運鼎新何可聽其廢壞余于是特發誓願倡募劝綿幸藉江浙兩省一時當道大檀護無不受靈山囑付無一非紫府僊寮各各捐輸同時落成真一時盛事千載美譚也若單恃本方善信當此民窮財盡之日沿門托鉢有如聚沙成塔工之竣也何日之有余爲感慨久之自後誓不再作募疏懼艮因之莫必善果也忽一日息緣盛居士爲余說開元寺吳中石像興復緣起約費工料二千餘金願肩四分之一業獨施五百金矣適藩臺詣寺中目觸機緣慨施多金以襄厥成余聞之不覺喟然曰藩臺佟公之涖我江南也于民瘼國計無念不周于剔蠹釐奸無弊不革而清風兩袖功

德頗施諸如葺泮宮以崇學校築山塘以利行旅助建三清殿以壯一郡形勝廣劉廉俸不可枚舉茲又于吳中石像矢願重輝豈非尚書所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乎然則石像之來自海上也在晉建興年間今日我吳之徼庇德星因緣輻輳于二千年前早已券之矣豈尋常檀施作空門中小小善果已哉余是以破戒復疏其事當必有心我佟公之心俾開元與天竺圓妙三大寺觀蔚然鼎峙吳山越水間此亦海氛肅清太平有象之一徵也凡歡喜布施者應作如是觀

募造二橋疏

浮屠之說非儒者所尚也至募緣僧尼沿門托鉢飾苦行以惑衆借佛面以刮金則尤佛法中可鄙者也雖然儒之闢釋不過以其崇尚虛無毫無利于民生物用與儒者之窮約而存心立達榮膴而顯用施濟不啻霄壤爾若夫水鄉之橋梁猶之陸地之車馬實王政中濟民利物一端也自滸水西至茗城係往來通衢運道攸關沿塘七十餘里爲橋不下數十處凡以維斷通闕一處圮壞咫尺關河乃滸西之三里六

里九里三橋一時並圮肄卒累足行人怨嗟甚且霜凝雨滑慘墜數命余往來其間未見有存心立達顯用施濟者爲之倡議整葺如拯溺救焚然豈以徒杠輿梁無關王政之一端乎嗣見向之累足者信足而疾馳向之怨嗟者嘖嘖讚歎有歡喜色則三橋已煥若飛虹坦若康莊矣余異而詢之里人誰其爲此則曰有一比丘尼募造而成噫此固崇尚虛無之流也而友肯爲此濟民利物之事乎且聞其募不强施貲不沾手經費有節程材估料井井有晝何月之間三

橋並成若役鬼驅神余不覺感歎久之一日比丘尼持一緣册來索余言應門拒之尼曰我非假名募緣惑衆刮金者比潯西三橋成之者即我也比入見則啞然一老婆羅而胸中頗明了矣願更廣將復舉潯北之北迴橋太平橋一時並葺之此二橋爲居民作息必經之要路求濟者殆有甚焉擬即日鳩工誓猶三橋之成余固目擊其有成效而許之一言以贊助之嗟乎彼服儒服冠儒冠而不以濟人利物存諸其心顯諸其用孜孜焉惟日不足者其視此尼爲何如

哉然余終不敢謂濟人利物者不出于公卿士人而反有遜于尼也則斯二橋之成也雖爲費不貲亦可以刻日竢矣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歲次辛丑夏日余偶過大善果寺有僧本然具言于余曰城内盛甲廠十方院慈雲寺常任心如發弘誓願安養老病比丘又有醫士方冲甫素敬三寶施藥濟僧亦同發是願今養老堂已成而病堂藥寮尚未建立敢丐一言疏其緣起告之布金長者成就此利益良因余曰善哉心如本然暨方醫之同發是願也其猶文殊與維摩相見說法之一大因緣乎一切衆生具有生老病死四相苦惱然方其生也渾兮芒兮

不知有生之苦及其死也杳兮冥兮不能言死之苦惟是少壯者漸老輕安者忽病則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之苦皆自知之皆自能言之而自不能爲之救療也此若緇素維均而在緇尤甚既已割愛辭親皈依大覺須賴色力精健捍勞忍苦究明己躬大事若一旦老病交煎安養無依醫藥罔助大事未明無常卒到枉了圓顱方服作沙門一番諸佛慈悲所爲深可憐憫者此也故維摩經云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又云以己之疾愍于彼疾當識夙世

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忽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衆病余故曰心如本然與方醫士三人同發之願猶問疾之文殊與示疾之維摩相對說法一段大因緣也其利益之成就也必矣余故歎喜讚歎而為之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經云菩薩不受福德以世間人造一切罪因墮業報即造一切福亦種業因必也罪福雙消方離苦海雖然不受福德者未有不自廣植福德始也福則莫如飯僧為大飯窮參力究枯坐蒲團之僧為尤大昔漂母飯一韓王而獲報千金聲施後世假使飯及淮陰市上無名惡少則漂母亦湮滅而不傳矣嗟嗟飯一世間男子猶且食報不小況飯出世間豪傑于以弘暢宗風而紹續祖燈其福德寧可思議哉圓墓山聖

恩寺為三峰上人卓錫揚宗之地學人雲集皆窮參力究務明祖意者也去歲苦遭旱蝗香積蕭瑟不得不一枯托鉢公案為嗣法大衆安穩任山計倘世之布金長者肯效漂母之飯王孫而以廣植福德者證不受福德之聖果則請自圓墓飯衆始

快生菴疏

快生菴者陽山松際師津梁學人之下院也大周檐首而啓請曰以人道言之有生則有老有病有死無限憂悲苦惱之畢集皆從生趣中來以物類言之飛者走者則有投矰履阱之苦游者沐者則有觸網罜罟之苦種種碎骨糜腸之楚痛亦皆從受生中來一切衆生有生之爲苦未見生之爲快也菴以快生名者何哉師曰一切衆生但以五蘊熾然者爲生而不以萬緣俱斷者爲生以四相粲如者爲生而不以萬類同情者爲生故生卽苦因苦是生果若萬緣俱斷則無生之生也萬類同情則慶盡衆生之生也快莫大焉菴之以快生名也固宜因疏之以告是衆生卽非衆生者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閶闔外龍樹菴普同塔自宋迄明其來已久萬曆年間有雲棲弟子西崖傅禪師願力弘深爲之鼎新古刹經理普同緇素粲列男女匯分一時規制可稱盡善盡美此亦我吳仁及枯骨一大殊勝因緣也閱今又五十餘年塔院荒頹白骨委積菴主月巢偕募僧法潤矢願建修而丐余一言勸施余不禁喟然歎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刼來流浪生死舍身受身飲乳如大海水積骨等須彌山則凡茲荒郊墟莽燐燐白骨爲烈日淒風之所曬颺嚴霜苦霧之所淋浥令人不堪回首斜睨者焉知非我往昔因中經幾委蛻于其間所嘗之憂患所茹之悲酸無央無數而能漠然不關痛癢乎于是揮汗援筆爲之書其緣起東坡所云暴骨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也吾郡豈乏仁人君子則爲茲塔之主者比比皆是而月巢等之圓成誓願也可計日竢已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蘇郡瑞光寺建自吳赤烏年間有開山神僧性康復建浮屠宋禪師圓照本公說法開堂現種種瑞並浮屠放光而四此四瑞禪堂所由建也年久廢墜遺址已淪于荒墟而瑞光時現未嘗與淨宇僧寮並其滅沒然則相傳本公說法時法鼓自鳴白龜聽法庭竹合歡與夫浮屠放光凡此四瑞者皆本公之性光所現也此光人人具足個個不無特今世禪人自障之耳或以禮誦爲下劣或以行門爲賤役或以我慢爲

孤高或以套語爲己見或以鼓唇舌爲機鋒或以特黠慧爲奴倍若是則性光障盡縱有禪堂至今存亦猶之乎廢已今幸主瑞光者爲三峰嫡孫頂目血嗣之尉堂和尚不昧性光傑出叢林特發遠紹本公之誓願毅然以興復禪堂爲己任適逢我光明遍照之藩臺佟公慨賜多金助之營構余不覺聞而合掌歎曰禪堂久廢瑞光時現者端以是故也堂之成也可拭目竢已但願異日之習禪于斯堂者能勿自障其光而法侶雲集交光互映則三千大千世界皆將湧現瑞相而又奚有于四瑞已也夫然後不負我佟公一片慈光處處莊嚴之廣大福德矣余是以樂觀經始而併預爲勸勉之以要其終焉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西洞庭羅漢塢雪山禪師遠紹雲門湛和尚之淵源近振曹溪休和尚之法緒隱山一十八年一旦心空及第今飛錫楓涇之慈泰寺即舊名王路菴也師發大誓願欲以淨土蓮宗接引緇白擬于寺西南隅建一西方殿中供接引彌陀旁繪西方勝境令見者聞者歡喜感歎爭以念佛了生死往生極樂于是庀物程材將即日鳩工而屬余一言爲之疏其緣起廣其勝因余不禁合掌讚曰善哉雪師之所謂禪眞淨土

之禪也雪師之所謂淨土眞禪之淨土也方今法檀林立祖印高提無不以擎拳豎拂努目揚眉爲單傳直指之最上乘鮮有繼雲棲之猷導西方之幢而雙融事理於無礙兼攝智愚於同歸者是不知離禪之淨固非眞淨而離淨之禪亦非眞禪也上而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四大菩薩下而廬山天台百丈清涼永明死心眞歇慈受圓照中峰諸大祖師脩淨土者指不勝屈然則所謂西方者原未嘗遠在十萬億刹即近在自心也識惟心之淨土乃謂之明心見自性之彌陀乃謂之見性而雪師之莊嚴西方以殷勤倡化也總歸于使人明心見性大啓我宗風而已豈眞有西方定向可以誘人登涉哉一切善信但發一願助建西方殿之心則寶樹華池皆爾現前觀音勢至彷彿接引即曰眞有西方可也此雪師之善巧方便也余是以奮筆而爲之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藥師佛堂疏

余家有梅莊小構在穹窿山之下相去數武有拈花菴即福臻禪院之故址也建自梁天監二年在宋爲韶國師道場明永樂年間勅賜顯忠禪寺後盡廢爲民居名藍淨宇杳不可問矣明季頂目徹師以斯地山廻水遶聳翠憂雲儼然有雲棲之勝緊焉乃芟荒剪棘爰構佛殿僧寮規模雖小征積依稀日與學徒拈提向上一機因額其菴曰拈花今頂目嫡嗣中興範師卓錫茲地誓輝祖席力振宗風真今日之破顏頭陀也罄展鉢資式廓前後殿堂工已八九尚觖一簣每歲玉蕋含春桂花浥露余杖策梅莊與中公徙倚竹徑溪橋邊惟相對微笑一日忽謂余曰居士亦知藥師如來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爲欲利樂一切有情除衆生人我之大病施畢竟安樂之妙藥故號藥師如來本願功德乎今居士之孫已塑一藥師像莊嚴相好將謀後楹供奉焉而合尖猶難之居士可無一言以藥師之願爲願也且令遠近善信亦皆以藥師之願爲願其爲功德何可思議也余曰然因

信筆爲之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可見單傳直指之宗不待達磨西來而世尊早已和盤托出付之摩訶迦葉矣四十九年中三百餘會權說實說橫說豎說熾然廣說一字不說皆不立文字也皆不離文字也皆教外別傳也皆教卽別傳也後世岐宗與教而二之者非惟不識教并不識宗耳因不識宗所以欲呵教耳憨大師示學徒有云佛憂滅度之後亦持

經者爲難蓋以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然則三藏十二部一句一字盡是諸佛法身充滿于六書諸佛慧命昭垂于點畫當何如莊嚴供奉哉吾郡證研禪師任淨興福菴閉關三年深明宗教一貫之旨募請方冊一藏自度度人余不禁合掌讚歎而欲爲莊嚴供奉非建閣不可是不得不告之十方善信須知世尊微妙法門具載藏經中能協力圓成此勝因則功德不可思議有如此經矣

極樂菴飯衆募疏

余里居曹溪之西越數武卽溽水極樂菴蓋浙直之孔道也其間雲水緇流凡自平川西至自若雲東來者瓶鉢絡繹必跋涉六七十里方獲至止焉至此適午一餐過晚一宿菴之接衆飯僧歷有年所矣向蒙經各檀那捨置飯僧田若干畝而輸稅孔亟歲豐僅足完課歲歉則那貸賠償田無稍濟實有大累也邇者雲侶往來不減于昔而齋廚索然甚至薤蘁弗繼半菽不供或遇大暑大寒烈日灼膚寒冰墮指求一

餐一宿焉不可得無論金湯佛法者不忍膜視亦仁人君子所顧而惻焉嗟歎者也茲幸溽上董氏諸昆季及遠近善信等誓爲擔瓢荷笠之徒登頓津梁延請雲棲的裔行解相應之聖先法師駐錫茲菴以先轉食輪者大轉法輪謀久遠爲衆之計勢必寮房之狹者廣之禪堂之蕪者葺之以及庖湢圊圊澡浴澣濯之所并夏日之趙州喫茶去冬日之大愚爲衆乞炭所需必備缺一不可至于一應執事僧人皆養單錢約畧計之爲費不貲非廣募善緣曷克有濟余嘉

共竭力爲衆一片婆心即石屋珙禪師所云叅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也不覺合掌讚歎而畣筆爲之疏冀外護金湯與夫仁人君子必有同心爾

募葺比丘尼玆喆淨室疏

比丘尼玆喆字藻源者故錢塘令漢石顧公之女而松陵虞部仲韶葉公之次媳也年甫笄虞部次君未婚而卒一聞訃毅然之夫家親視含殮父母公姑俱强制之不可奪居喪盡禮誓以死守後顧葉兩公相繼殁遂薙髮出家精探內典求了生死或曰曾爲名師許可比之靈照大周聞而歎曰此誰堪爲玆喆師也一切衆生不過于情愛種子瞥生一念萬刼沉淪玆喆並未爲情牽愛繫直從威音那畔以前斬斷情

愛之根拔出死生之楔故能不識其夫半面而爲夫守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以此心念佛自然即心即佛以此心叅禪自然心外無禪嗚呼當知識遍地之時又誰堪爲玆喆師也大周不禁胡跪合掌而爲之讚歎如此今玆喆年垂五十擬結廬于桐溼之南息影焚修以其地僻絕囂更攜姊姒三人皆以貞婺剃度者共結淨因協修梵行誰謂五漏之身不頓圓無漏之果哉其三人中長姒即余伯氏念菴女也苦節勵志克步玆喆後塵余尤喜而樂道其事以見成佛

作祖○參禪○學道之高流○斷○未○有○外○三○綱○五○常○而○別○開○一○爐○冶○另○具○一○胚○胎○也○因于燈下信筆書其緣起○爲同志○勸○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目錄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募修奉先寺引

震澤之東不數武有刹巍然名奉先寺建自唐咸亨年間雖代有興廢祖燈不絕自萬曆三十二年任僧道問力行興復以來日就傾圮其孫行芬克紹先志一日持募册來索余言謀更新之時有客在旁正色而止余曰方今公私殫匱民窮盜起有心世道者將黜奢汰靡導民節嗇之不暇若夫崇飾寺觀勸施無益非我儕事也余曰然子亦知民窮盜起之繇乎推正是供民焉得窮即軍興加賦民亦焉得窮且窮矣而盜此其故有難言者矣艮以賄賂公行上下之間取非其有皆以小民膏血供之于是赤子爭化爲綠林耒耜半銷而劍戟搶攘世界者總貪之一字階之厲也設當斯世而有能互相砥礪不取非有窮民其庶有瘳乎民窮得療而盜亦遄沮乎今懲貪之令非

不嚴且峻而貪卒莫止即費盡天下寺觀以示節嗇于弭盜裕民蔑有濟也客曰然則侈佛可止貪乎余曰佛法中六波羅蜜以檀施爲先施者舍已所有也已有可舍况攫人有也有能通此意者未必非止貪之一法也昔李節有言排釋氏者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此言艮可思哉客唯唯而退余因書之册以授行芬蓋重有期焉而非獨爲斯寺之興復計也

募修五方賢聖殿引

人稟五行之氣以生順之則爲善乖之則爲淫此福善禍淫之說所繇起也五方賢聖秉五方之精氣以司五行之權其在人也分之爲五事配之爲五倫感之爲五情發之爲五色宣之爲五聲其理昭昭非荒唐謬悠與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可比蓋自善惡途分而報應之理有大可怖畏者矣善之集福惡之媒禍如影隨形如響附聲曾無幾微毫髮之或爽愚夫愚婦所以共知五方賢聖之威靈也夫五方之民嗜

欲不同習尚互異執途之人而叩以五行之理使其必順五常之行必且愕然不解而燥濕寒煖之性一日稍失其序未有不自知悖戾況復乖違厥性以至叛父母忤神明干名犯義顯與五行皆謬者乎是善惡之起于人心初不待賢聖之靈爽福之禍之而始彰也然人鮮自旌其善而神以福勸之鮮自懲其惡而神以禍惕之五方賢聖之于人民其呵護誠大矣哉茗鎮有賢聖殿庇佑一方者不知幾閱歲矣風变雨撼日就頹圮有僧智遠謀更新之而乞言于余余

何能言神之福人禍人以起人徼福免禍不可對賢聖之心亦直言人之能自爲福能自爲禍勸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無乖五行之常以永荷五方賢聖之呵護而已矣有是余言者其必歡喜讚歎樂助斯舉無負智遠之婆心也夫

建大士閣引

洪都兵署之東不數武有一闕聖殿廟貌峩然訪之爲前臬長江公感異夢而鼎新焉者也旁有隙地欲建大士閣以永翼香火而未竟厥志値余來承乏僧請成是願余曰當此歲歉民貧官茲土者方攢眉于救荒無術而崇尚浮屠詎我曹事耶僧跽而請曰是不然五濁刼中生老病死如火傳薪而又有刀兵疾疫水旱盜賊無量諸苦惱惟我觀音大士尋聲救苦出百千手眼垂慈援濟如普門品所稱種種不可思

議葢因衆生之苦而益顯大士之靈焉今大江以西雖無鋒鏑之慘而水旱頻仍饑饉洊至又盜賊充斥疾疫交作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則大士之靈亦莫顯于今日僧之以莊嚴大士請正仰承諸官長多方救民意也余赧然起而謝曰嗟此江民苦饑不得食苦病不得療苦盜賊縱横無所控告而乞靈於救苦之大士官吏之失職可知已因書此以當發露懺悔非敢重拈夢語爲廣種福田之領袖也

無住菴引

三界露電無一住相也萬法筏喻無一住法也億刼同此根塵住則爲生死窠臼無住則爲一眞法界千聖同此源流住則皆旁蹊外道無住則皆向上一機余三逹無住禪師塔前而彷彿此義然恐拈却又住也塔旁隙地半畝許老樹障天亂雲銜袂有僧法壽請誅茅以護塔余曰可因顏之曰無住菴雖然不認作無住錯認作無住亦錯

淨土慈津引

蓮池大師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若欲高出人天速超生死直登不退獨念佛往生一門最尊最勝奉勸世人何不趂此四大未作枯髏時早早念佛直待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懊悔何及痛哉斯言所以警策世人者至矣自大師圓寂以後迄今四十餘年古德之軌則雖存淨土之津梁莫問舉天台永明清涼圭峰圓照眞歇黃龍慈壽中峰等諸祖遞傳雲棲之鉢亦遂響絶聲消良可嘆也茲有長水徹機上人爲

徑山禪宿因禮五臺憇息燕都延慶寺偶偕緇素談及雲棲淨業及放生殊勝因緣中有居士某某慨然捨寺南隙地若干畝其地有窪者有阜者窪者可以鑿池放生阜者可以結茆安衆儼然一淨土祇林往生津梁也一時衆善信咸歡喜讚歎樂與諸居士共結良因不斷財施力施或自施或勸他施遂勸請上人暫逭五臺之游先植西方之果行見雲棲勝境即在首善近地已嗚呼佛以慈爲本故念佛必以戒殺放生爲本方有少分相應此淨土慈津之所以名也

夫

放生池修淨業引

六祖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言乎此心之至淨也一切衆生皆因迷本淨之心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糾纏顛倒遂頭出頭没于生死海中百千萬刼靡有了期有能叅禪看話頭最爲明心切要但一則苦于障深根鈍一則難得如古人奴心下手一則苦無善知識決擇開導多落邪見惟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號曰淨業極爲穩當二六時中念念追求審實這一聲佛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

下落則本來空空洞洞皎皎潔潔一片至淨之心卓爾現前舉從來妄想習氣影子如紅爐點雪消化無踪此之謂專修淨業與叅禪看話頭毫無異也邇自雲棲振鐸以後繼響杳然得無從事念佛者不識唯心淨土而遠求之十萬億刹曾不回頭轉腦近取之當體乎我長水徹公有慨于中涓今某月日爲始建淨業期集衆安單結制百日儀式悉遵雲棲發心直紹六祖予卧病中不覺聞而讃歎曰眞此方空谷之音也凡諸善信有不好淨惡垢與余同志而爲之歡喜樂助以堅徹公願力者哉行見百日資糧彈指具矣

重興崇恩禪寺小引

余浮沉宦海二十餘年不求名不求利敢云騰騰任運聊爾泛泛隨緣不知我者以我爲宦遊知我者直以我爲雲遊也辛巳夏五循例過分寧吏散鳥啼焚香兀坐偶簡古尊宿公案黃龍誨機禪師一則僧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余不覺拍案起曰好個消息只怕有鼻人通不得恨四顧無人不獲起黃龍印證一日有頭陀持[illegible][illegible]一冊隨吏牘而進係黃龍山崇恩禪寺僧名如慧閱其緣起黃龍開山爲誨機和尚余喜其以通信至也因援筆書此一段因緣若夫殿宇之日久飄搖金像之不蔽風雨而以余言爲托鉢先資則當此儉歲救荒不暇崇浮屠以耗民財非予之所敢出也雖然裙帶一則公案爲無量衆生通個的信安在末法中無聞香紹隆而刈草祖庭者區區布金長者事又何俟予言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笠峰上人募請方冊藏經說

內典流傳世間西域用貝葉此土則以側理疊摺而成號曰梵冊尊重莊嚴宜于焚香唪誦不便踞案抽翻且裝印繁費往往有志衲子欲潛心縱目于一大藏教畢生未能也明末檇李楞嚴寺始以書本鋟行請之方冊流通頗廣惜乎有志耽玩者亦不槩見正如蘇長公云昔人得書手自抄寫今乃有書而不讀爲可恨也淮上笠峰上人以跛疾行脚來燕其求道之志亦綦切矣今南還誓閉關閱藏募請方冊而索余一言余何知敎中大義哉聞之中峰老人曰所云敎外別傳者非敎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秘密三昧也始從鹿野苑終至䟦提河于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則一大藏敎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通而言

之禪即離文字之敎敎即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笠上人倘會得中峰語意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敎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矣始信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演敎皆是別傳之旨矣然則笠上人閱藏甫畢之日即叅禪了當之日也余因書此爲券云

廣紫栢說

紫栢大師曰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葢謂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訪道名山亦由我叅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横自在去來隨意故曰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也大周曰此栢師爲度女身說法也世間儘有極富貴男子反不如女人者矣何也富則爲利縛貴則

爲名縛或縛之不出鄉里不離朝宁而目不窺宇宙之大或縛之遍亦四方遍歷要津而神不浹山水之趣無論訪道叅禪靜坐念佛者什不得一甚而溺志熏心喪身殞命黄金不救白骨替履難逃枷鎖求如女子之優游閨闥終老天年而不可得至于名媛擅絶代之風華烈女光千秋之彤管又非所敢望矣余故曰儘有極富貴男子反不如女人者此也然則爲度富貴男子說法者當若之何

本命放生說

蓮大師曰生日不宜殺生余亦有懺生願文廣大師戒殺放生之旨梓行勸世有年矣今思人壽幾何必逢生日而後修齋放生則放生功德亦有限矣從今爲始凡我合家眷屬不論長幼男女一值本命之日俱要修齋放生卽有親朋偶任我家者值本命亦同之其買生錢不拘多寡悉聽輸值本命者爲政餘人隨意協助自一分以至一錢止遵而行之則我之本命卽人之本命亦卽普世界含靈抱識一切衆

生之本命矣是無我無人無衆生無一非本命也豈不快哉

在家出家說

世之所謂出家者徒以離而眷屬棄而田園剃除鬚髮圓頂方袍便是出家矣何視出家之太易也然必離旣合之眷屬棄現在之田園改鬚眉之本相易袍頂爲殊觀然後名出家又何出家之太難也太周曰若認得何者是家何者爲出則出家非易亦非難矣人生五濁惡世中亘閻浮世界是我家也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切受纏受縛卒難解脫之絲總之爲家所累也無論仕宦婚嫁兒女田園左牽右扯

者不能出即枯坐蒲團歷盡雲水者十人而九未易出也故曰出家非易也倘了知古今來三界升沉不過一家之成壞於其中種種可欣可厭分別人相我相之事足以沉淪豪傑困塞聰明者僅等之蠅逐蝸爭耳豈能囿我包含虛空之性量哉則慾海即蓮池迷城即慧山無煩惱非菩提無三毒非四智矣是之謂在家出家也故曰出家亦非難也

極富極貴極貧極賤說

天地間極富極貴者人也何言其極貴仰觀天地日月俯視萬類羣生何其貴也何言其極富目飽山川雲樹耳閙鳥語溪聲何其富也迺極富貴之人不自珍重尚思貪名圖利以堆金積玉者爲富以衣紫腰金者爲貴造孽無邊是極富貴之人最可憐憫者也天地間極貧極賤者人也何言其極貧一副爛臭的皮囊不值半文何其貧也何言其極賤一堆雪白的枯髏棄於瓦礫何其賤也迺極貧賤之人不自哀憐

尚思凌人傲物以半菽不充者爲貧以一命未膺者爲賤積過彌深是極貧賤人之最可憐憫者也惟諸佛菩薩以慈眼視之代之珍重代之哀憐故曰人身難得而易失知其難得而勤加守護則長保富貴矣知其易失而誓求無上則永不貧賤矣

苦樂得失說

五濁世中樂盡是苦得還是失若知苦從樂生失田得伏火速掉轉頭來猛力提撕直向無苦無樂無得無失空浩浩孤迥迥地討個安身立命所在庶不辜負此生出娘胎一番也休教紅日高千丈猶自黑甜鼾一枕

娑婆卽華藏說

世界本無不足自人心起一貪想則世界遂多不足之形世界本無不平自人心動一瞋想則世界遂現不平之象世界本無不淨自人心作一癡想則世界遂成不淨之區此娑婆之所以名五濁者皆貪瞋癡三毒所搆而成也三毒一除則娑婆卽華藏覓一毫同別之相了不可得東土西方總是假名卽求佛求仙亦盡屬妄念矣

士大夫及善知識說

士大夫看不破富貴功名四字憑你說性說理識得聖人復起只成箇假道學善知識脫不得名聞利養四字任他談教談宗談得天花亂墜未夢見眞佛在

利害衙門說

今天下人涉訟見官無論衙門大小官府寬嚴必多方打點竭力彌縫務脫罪名求免刑責大約一經見官未有全無怕心者也乃有一極利害衙門事發要見行賄不得央情不得要和息不得要寬限不得一提就要去一去就要寄某年月日時做某事害某人一樁也賴不得某年月日時起何念犯何律一些也瞞不得並不用三推六問皆自己滿口招承干証也插嘴不得保人也領保不得堂上執筆者無分毫情面堂下用刑者無半點慈心若大若小罪名一槩不肯

饒或隱或顯過失盡數都要算慈親孝子救不得至戚好友救不得極厚的家貲救不得儘大的權勢救不得如此利害衙門可怕乎不可怕乎而何世人之到者甚多怕者絕少也息齋甚有疑焉故特爲拈出以冀世人之萬有一怕云爾然則如此利害畢竟是何衙門莹乎臘月三十到來可不問而知也

家說

家之爲言吾人安身立命之地也然則五欲塵勞中豈有家哉世人但知所居者爲家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急急波波營名營利無非爲家計也因而積聾如山畜兒似海自作自受茹苦吞悲亦無非爲家累也不知此皆郵亭傳舍逆旅客房也即長子孫累世疊家私鉅萬不過暫則一瞬久則一病非我家也我所謂安身立命之家者豎窮三界横徧十方千生萬劫不變不遷屹然于露電泡影之中焕然于成住壞空之表者也乃世人非家認家而反至亡家是眞深可嘆息也已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六目錄終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雪竇石奇雲和尚塔院碑銘

皇清順治歳在辛丑春正雪竇石奇和尚示寂於婁東之南廣寺越五月歸葬於甬之妙高峰從其志也丙午春二月雪竇繼席弟子山夫行正以狀來請余銘其塔余與師雖不識面而師之行解雷耳久已隔峰相見其何能辭按狀師諱通雲號石奇係出婁東徐

氏父諱調元母孫氏十歳失怙寄養姊家因篤疾間陡現一境如夢忽醒曰前途灼然有條大路何故留滯於此乃辭母告以出家之志遂脫白于本州南廣寺適往嘉定于護國寺壁間睹中峰祖師偈云躧蹬莫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悚焉猛省矢願參方因母老未果寄居隆福寺四年既而往靜虞山刺血書華嚴經遇等慈老夙令看高峰語錄提究父母未生前一着服膺弗替後往藤溪聽講楞嚴聞法師舉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佛憬然曰聽教非究竟也旋往中峰書完華嚴至瓶窑見聞谷師復到顯聖見湛然師疑情大發卒參密雲老人屢呈所見密雲威叱曰待你入處硬掙後來為人手段自別于是棒下頓脫凝滯不離左右者一十三年歳丁丑於普潤院掩關三載一踞猊座問難響答機辯泉流淮海人士翕然景從辛巳應密雲師命住持台之靈鷲來年省密密親手授師衣未幾密示寂爾時得法諸弟子競各布席一方雲山渺隔弗克躬襄後事獨師一人肩之後赴景星之請景星溪山奇勝甲于檇城座下英靈

雲集氣吞諸方刀耕火耨不復作出山想會癸未雪竇寺燬乏主者士紳延請再四因策杖而至山空無依惟有堆雲敗葉寺址半為豪侵如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乃倚巘架屋而居先時密師記曰狗子無一隻折筯無一雙是汝住處固在雪竇也遂甘心居之以倡勉衆曰山居茆屋十餘間驀地狂風盡打翻珍重吾徒齊着力大家扶起莫生煩時諸山谷間兵寇縱横兼之饑饉相仍所在無寧宇師恬不介意懾暴以

慈伏强以忍久之皈誠向化皆爲外護法堂方丈廚
庫湢室次第落成二覺祖庭崢嶸壯麗頓復前規師
入山所云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
堆邊頓現非虛語矣越明年己丑赴興化黎君之請
遠近信嚮若舟楫鱗比老幼肩摩諸方主席之盛罕
出其右菴址宅水中邑人慮有水患方議聚財編木
爲籓遂延未舉師以檀信供養所入畚付主僧鳩工
竣事俄而泗水忽至竟免漂溺師之力也師珍重付
授絕不以佛法作人情自是兩淮吳越數千里問學

道高流闡風興感競推雪竇爲中流砥柱云大抵師
之門庭嚴峻而存心廣大有過犯者改則許之嘗云
若使人根皆端不復用諸菩薩出現世間矣歲丁酉
婁東士紳有南廣之請師因淩鹽鐵河直達于寺汲
利舟行其皈命之衆倡化之隆復不啻興化時也初
師矢志力扶法社自是幾四十年且將東歸妙高未
幾疾作歷數日命二侍舉時皆以子時對乃微點首
遂以是時逝越數月尚未合龕顏色如生瀕舉龕歸
四明忽寺西失火僧寮俱燼而龕獨巋然人共異之

乃於某月某日抵甬之于妙高峰之塔院溯其生于
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五
嗟乎濟北宗風自密師弘震之後全提正令而横身
坐斷百尺無枝孰有如石奇和尚者乎其闡提法教
曰把關曰靈鷲曰景星曰雪竇曰興化曰密印六種
集行世其法侶之夙荷爐錘者難以縷舉其嗣法弟
子一十二人南廣行常大梅行幟雪竇行正杖錫行
旋金沙行研天王行林妙高行恂椒山行制海岍行
紹登岱行建南岳行環西園行月爲之銘曰

承源臨濟遡流楊岐密老血徹人天共推人處硬拌
爲人自別凛奉師言提持直捷乳峰生面千載重開
明覺光明爍破埏垓靈鷲景星施設蔚隆末後涵藏
妙高一峰大機大用邈不可即雪瀑虹飛今古爲式

無任菴碑銘

余孩時便信因果怳惚若有所記弱冠皈依雲樓老人始知有生死大事然爲擧子業所牽卒卒未窺其藩已而倖冠進賢遂浮沉宦海中貪迷領珠隨風飄墮自甲戌歲讀禮山居遘一時名衲言及大事因緣不覺悲淚與愧汗俱下因思小而一茶一飯大而爲出爲處總不容一毫放過古德云步步是汝證明處患不證明耳不患無其時無其地頭陀可不頭陀亦可蒲團可不蒲團亦可庚辰小草濫竽洪都兵署以

官舍爲方丈以重叟爲大衆以寮友士紳爲法侶以奸蠹盜賊爲魔軍不知烏紗之與毘盧有二相也入世之與出世有二法也一夕夢躡足高山峰巒環秀松濤沸耳意甚樂之忽有一介冑偉人狀若金吾自山巔趨而下指謂余曰此間係迦葉布席處汝可好爲護持正欲卽而詢之頓失所在遂大恚而醒辛巳夏四月循例鎭分寧署枕鳳凰山治兵之暇偶閒遊來鳳菴菴僧法壽以隨喜祖塔請拾級而上行不數武則唐朝無任禪師之塔在焉徘徊瞻眺山光林影宛符疇昔之夢偉人所指意在是乎攷無任爲達摩之正傳而迦葉之的派也旁有凡塚纍纍偪處祖穴茇之不可溷焉不忍于是覛塔左隙地搆一淨室顔之曰無任卽令菴僧法壽晨夕焚唄其中以代予肩護持之擔會工甫竣余適有量移上谷之命當不接淅而行恐特方魔强法弱菴僧之弗克負荷寶滋余戾因書此一段緣起勒之貞珉告後之秉節分寧者願與余異地同心結爲法侶而于以整頓方丈安隱大衆掃除魔軍于世法中爲柱石卽于佛法中爲金

湯俾丈草不茁于祖庭野狐不嘷于鳳嶺余或可藉是以不負偉人之囑付也已嗣是以後菴中常任非雲水高流身佩戒香者不得入倘酒肉薰心之徒目之爲眼中釘而有異志焉則金剛寶杵當碎爲微塵勿徒作夢占也爲之銘曰

鳳凰之嶺白雲蒼烟有祖一燈燭地光天青松吼法翠竹楊禪應無所住億刧勿遷

書刻金剛經跋

善格云能以最上乘法授人使之因言省悟傳一人者當十善十人當百善傳大貴人大力量大豪傑者當千善蒐擇繕梓印卷施人者當萬善若佛說般若經六百卷中第五百七十卷之金剛經則最上乘法也今有一居士于此章句能生信心特捐貲繕梓普願印施一藏勸人受持讀誦者鎮江蕭士淇法名性轉者也又有一居士聞此經典信心不逆為之書寫者姑蘇彭蒼侯名璧者也此兩居士皆能以最上乘法廣助流通其福德均之不可思量正經文所云是人即為第一希有又寧止萬善而已哉息齋老人合掌讚歎而為之跋

題放生彙紀後

放生彙紀者忘菴胡先生以仁人君子之用心紹流水天台智覺雲棲之慧業智果圓成于覺海悲華燦爛于筆端而有斯編也小之為吹羣倫之善氣大之為挽劫運之殺機顯之為標物我之同原審之為闡心性之了義能使讀是編者一展卷而生趣填胸慈因滿目處處作含靈怙恃人人有佛法金湯以之世出世而必回刀兵為衽席必化鼎鑊為蓮池有是夫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有斯編而古今來儒碩禪宿所著放生戒殺種種名言與義總彙于是矣余因反覆是編始信佛說三界惟心凡法界海會蓮華藏中無邊佛剎微妙莊嚴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現初放生池經始時一望荒丘並無片瓦寸椽徹機上人僅營一團瓢孑然孤處于寒風苦霧中曾幾何時而紺殿巍巍翼以東西兩禪堂並準提堂瑋麗悉稱是且緣放生推之惻死又于池東寂照寺偕柴道人收理人畜骸骨經畫備極周詳行將莊嚴一地藏殿永度冥魂如此無量功德咸自忘菴先生一念大心中

湧出豈世之布金希覯者比也余故特爲拈出以爲
讀斯編者告

跋獅山思益寺册

余歸田八年于玆偃息之暇每杖策大小梵刹訪尋
道侶一洗塵襟獨獅山離城咫尺曾未措足戊申夏
偶登虎丘萃勝閣向東南遙矚峰勢崢嶸酷肖獅形
聞有寺名思益雲棲的裔靈白法師現駐錫其中一
日偕嚴令武伯仲過而訪之清幽孤寂人蹤罕至非
眞心辦道泊然于名聞利養者未肯謝塵囂而枯坐
此獅窟中也因攜一册示余具載玆寺成毀顛末併
近來興復緣起余爲展卷嗟歎者久之一則景靈師

之行解相應遠接唐開元間勝光法席一則重王氏
之父子昆季彷彿王摩詰之捨輞川爲選佛場洵吳
中一時勝緣千載佳話也余故喜而爲之識云

普德上人唪誦法華經千部題辭

蓮華經曷爲以妙法稱也葢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名爲一大乘又名無量義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分別解說拔衆生于火宅等與大車誘小乘以化城勿任二地眞炳幽宵之大法炬杭苦海之大法船濟徒涉之大法橋垂廣蔭之大法樹故獨以妙法名斯經也經中說偈云若持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爲人演說亦未爲難于我滅後聽受此經問其義趣是則爲難玆

永定門佑聖菴普德上人特發弘誓願爲其難者持誦法華經一千部自今春始以三載圓成務求深解此經義趣不負多寶塔中獅子座上三摩付囑將

佛恩與

君恩並報自利與利他兼資豈尋常圓頂方袍以喃喃課誦消十方信施者可同年而語哉攷晉義熙間曇翼法師入秦望山誦法華經越二十年有女子身披彩服携筠籠盛以白豕兩根大蒜至師前日妾入山採薇日已夕矣豺狼當道歸無生理敢托一宿師封之甚堅女哀鳴不已遂以草床居之夜半號呼腹痛告師按摩師以布裹錫杖遥爲按之翌日女以彩服化祥雲豕化白象蒜化雙蓮淩雲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也特來相試觀汝心如水中月不可染汚旣而天雨寶花地皆震動時會稽太守孟凱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光射庭際隱然絲竹金石之音訪知普賢示化以師道行聞于朝勑建法華寺今日繼晉曇翼大師得法華三昧而感應普賢再覩雨花殊勝因緣者余于普德上人且翹首俟巳因爲之說偈

曰

稽首釋迦文　以一大事故　出現于世間
開權而顯實　中有無量義　諸佛乃能知
火宅不可居　化城亦難息　種種譬喻辭
演說唯一事　止此一事實　餘二卽非眞
八萬四千藏　獨稱妙法幢　受持能信解
功德最無邊　曇翼大法師　親蒙普賢現
感應今古同　普德亦如是

蓮生社約

世俗狃于賀生之説毎至誕辰爭侈宴會廣戕物命因己之生致彼之死生者祈齡祝算讌笑華堂死者刳腹抽腸含悲沸鼎愚癡背理莫此爲尤顛倒成風習焉弗察願求仁人長者體萬類之同情弁告順子慈孫思毋難之應度擬結蓮生之社共植慈因凡遇誕降之期咸修淨業或誦經或禮懺各量力以圓成或齋僧或放生務隨緣而喜捨勿以駒隙螢光作如川如日之妄想惟藉祖燈佛炬示上品上生之南車凡我同心弗論緇俗倘肯欣然入社乞書諱號年庚

夕照寺收埋骸骨回向文

大德垂慈度盡衆生爲本願能仁顯用來臨法會以施權惟茲老稚遺骸丁年剩骼暨夫含情異類碎骨殘齒皆因無量刼來迷自本性以致飄零六道墜溺三途劇苦殊殃難可具説弟子某等痛念浮生之易逝倘淪波趣以何堪敬邀三寶慈力冀拯一切羣靈所有某月分收過人畜骸骨共計若干今于某月某日理合回向特延淨德幾衆誦某經幾部禮某懺幾部法師某人虔修瑜伽教儀施放焰口一壇藉眞言之密諦仗妙觀之圓通灑法味于大千咸承甘露登有情于十地悉證菩提仰願慈悲俯憐攝受謹疏

懺生願文 有小引

生曷爲乎懺也懺生之有罪也生曷爲有罪也無罪則無有生也生緣罪來罪因生集生死循環罪墮無間世人但知賀生不知懺生生可賀也罪可賀乎爰作懺生願文告之同志

伏念流光易逝龍驥莫追大事難明億刼未了日去一日增卽減因年短一年樂是苦果凡夫迷謬妄冀長齡每遇誕期爭相祝慶親朋蟻聚讌笑華堂物命駢羅唧悲沸鼎因生而致殺顛倒成風造業以祈年愚癡無比其欣聞佛法痛世無常九如諛耳可愧可慚入苦嬰心可悲可涕值茲受生之誕敢忘母難之辰敬集高流虔修淨業放諸生命消寃對于抱識含靈宣佛洪名懺罪障于今生夙世從茲以往誓結蓮胎願彼衆生咸離苦海

誕日禮懺願文

伏念流光易逝雲驥莫追大限猝逢業山誰懺與其待一口氣不來令兒孫乞憐于冥府何如趁兩足猶在地伎已躬稽顙于

佛前茲值誕辰亟應懺悔懺從前所有夙業一懺永不復留悔向後所有新愆一悔再不相續敬以受生之日爰整渡死之航誓結蓮胎力超苦海仰願

慈悲攝受曷勝痛切翹勤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六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七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七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七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愚絕大師禪淨一燭頌

稽首迦文惟我獨尊不立禪名亦泯淨相只一事實餘二非眞妄生分別固墮虛外着意融通本分尤乖長夜漫漫靡由而已一盲衆盲牽衣落塹惟愚絕師剖蓋論訛獨指本原佛亦不似大哉一燭圓照無方是禪是淨相逢故鄉

靈隱知浴寧一禪師頌

衆生本淨浴箇什麽旣無可浴知箇什麽浴無所浴知不用知是名知浴靈隱高足

和明巖大師念佛十頌

未念

營營終日算無餘夢裏尋緣萬事虛枉把浮光駒影送何曾繫念有須臾

初念

乍提六字未精專妄想紛飛霄漢懸手口與心三作合就中杆格詎能蠲

攝念

志嚮彌陀雜未精須將萬慮一澄清心猿意馬牢拴任字字從今要認明

切念

念聲不斷尚嫌疎二六時中如護珠生死關頭須看破猛超刼海奮程途

純念

密密綿綿無去來虹飛電閃不聞雷只知繩貫惟心訣不管西方有寶臺

任念

念熟猶如順水舟濤翻浪湧亦安流何曾着意施篙

擔任到中央快自由

悟念

從此了知念佛誰佛無定向念安之迷雲豁盡青天現方是本來全露時

寂念

念歸無念始超方山自高兮水自長十世古今無起滅大千沙界盡承當

忘念

都除能所與斷常大地陽春遍界彰擲却數珠閉着

口太虛雲過笑他忪

圓念

東土西方總一家何分彼岸與此涯登峰造極原平地自性蓮臺自湧花

附跋

雪道人德濟撰

明巖大師念佛十題竊比牧牛十題尤難頌也夫牧牛尚有人境形容念佛只貴一心不亂可不難乎其未念至初念二頌人皆可以效顰其攝念至

圓念八頌非到家人不能頌也今閱息翁十頌妙在無階級中權立階級前後次第不犯不及太過之病最妙念歸無念能所都除斷常俱泯到此欲覓念佛者了不可得何處更有苦樂染淨之境哉夫蓮宗之旨古今闡析已備然未見有此十頌如是精妙而徹悟圓融者也善哉息翁眞到家人也我聞敎中有大菩薩或現宰官身說法者誠哉是言可不信乎

和洞山初禪師十心頌

心是春。一鼓陽和萬象新。資生資始乾坤德。要除三毒最先嗔。

其二

心是水。濁惡紛拏寧受滓。或欲障之往西流。須臾障盡東還駛。

其三

心是火。焦天灼地三塗果。惟有寒冰佛祖門。淨消煙燄蓮生朶。

其四

心是秤。銖黍蠶毫皆有定。邪移輕重錯盤星。暗室鬼神來作證。

其五

心是尺。短長寬窄難損益。毫髮稍欺僞準繩。沉淪萬刼堪痛惜。

其六

心是斗。十升百合誰共咎。休教溢滿任情斂。積孳山高合自受。

其七

心是燈。燭暗揩迷代月恒。只怕狂風來陡滅。茫茫前路踏春冰。

其八

心是鏡。具足光明是本性。畀巷塵埃着力磨。須教垢盡恒沙映。

其九

心是道。蕩直前行本浩浩。忽長荊蓁塞路旁。出門是草幾時到。

其十

心是師。折攝狂徒時刻隨。忘懷着意非善教。凝然不動號尊師。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原韻

未牧

狂心正熾任咆哮觸步荊榛路轉遥佗殺山童來管束幾時回首憶根苗

初調

鼻孔生來須用穿從今切莫恕伊鞭無端劣性千鈞重好把芒繩儘力牽

受制

漸加降伏懶奔馳嚙水吞芻逐步隨只恐狂風來谷口芒繩緊捏敢言疲

回首

牽拴日久忽回頭毛色漸移性亦柔要識還家途不遠綠楊堤畔且遲留

馴伏

水碧雲濃古澗邊相隨到此意悠然斜陽欲動歸來好撒手回看不用牽

無碍

經年調御漸如如着地安眠永不拘放下鞭繩無一事數聲羌笛月明餘

任運

信步踏來芳草中不饑不渴綠陰茸山童枉費閒心力贏得藤蘿一枕濃

相忘

人牛相看白雲中爾既無求我亦同擬議于今都斷絕悠悠江水自流東

獨照

原來剩得一身閒雙手拍開到此間了却萬緣無半點悄然已透末重關

雙泯

人牛非有那尋踪皓月澄秋萬里空若問個中消息也虛亭綠滿草叢叢

四相頌

生

生老病死如轉軸只因有生萬苦續世人顛倒盡貪生墮地嬰孩徧解哭

又

十方圓應如輪軸有生無生靡斷續識得娘胎面目眞拍手高歌當痛哭

老

髮變齒搖景漸衰拔山氣力也難支亦曽笑殺龍鍾漢今日龍鍾却是誰

又

七步周行無盛衰天上天下我獨支刹那送盡乾坤老孩亦依然是阿誰

病

四大本非堅固因五衰到此苦相尋岐黃百草空嘗遍療得閻浮幾個人

又

四百四病本無因醫王空費老婆心方便多門賣假藥原來此盡自家人

死

一氣不來兩眼閉那分王侯與徒隸無情閻老鐵肝腸要把枯骸細算計

又

因緣到時開眼閉一切銷殞無餘地來本無所去何從髑髏堆裏饒活計

和閙谷師走馬燈偈 原韻

爭向熱處挨身任人眼青眼白如駒過隙光陰一味奔馳不般個個英雄好漢迷却到頭時節直待燈燼光寒管教一齊休歇咦是則是只怕到底跳不出這圈子打破假合因緣方是動靜俱徹

又

鬧嚷嚷驅前趕後熒烘烘星馳電走光燄燄輝筵洞牖急波波時巳戌酉咄看你到黑漫漫時節還有個主張兒行動一步否

了義覺斯先生評

贈得實上人偈

一切世間無一非幻六根四大和合成幻幻起幻滅同歸幻化肉身法身總名爲幻有覺無覺均未離幻幻翳朗然非幻不滅不滅現前是爲得實

贈瑛天上人偈

一切衆生無明染病顛倒昏迷淪喪慧命般若菩提皆人自性自性光明虛空同淨回光返照如日如鏡是名瑛天雙融邪正

贈鶴松上人偈

雲間鶴聳翮青霄脫塵鑊嶺上松盤根碧澗傲虬龍世上孤高唯二物有能兼之堪學佛鶴巢松頂月明中山河大地琉璃同

贈得心上人偈

諸佛衆生唯是一心心不生滅寥廓無垠六度萬行燦然具陳着相取境背覺合塵如來當體歷刼難親欲求成佛認取本真無法可得是名得心

贈雪嶼上人偈

雪裏看山山更好只因清淨無塵惱寒光一片滿大

千獨坐茆菴聞道早
千巖萬壑水晶中徹底根塵淨洗空此意誰人能理
會思惟坐斷楼鴻濛

贈鏡淸上人偈

心如明鏡秀也拈着本來無物慧更開擴垢或翳明
明體不削千形萬象到來畢灼含光在內體莫可摸
日爲赤輪月有皓魄惟鏡兼之鏡淸弗泂

贈紺目上人偈

碧眼胡僧翻天倒地橫說竪說都無實義見性明了

單刀直刺以心傳心大圓鏡智只有一實更無餘二
性見覺明周徧不匱是名紺目如來授記

贈本明上人偈

諸漏根本無明爲因緣有無明三毒纏身流浪生死
永失性眞無明若滅三界都泯一切罪障蕩滌無根
欲滅無明不費若辛以本明故直下超塵

贈聞普上人偈

諸佛經典我聞而傳非關耳聽聞性則圓解甚深義
垂刼萬千耳根功德千二百焉入三摩地聞思居先
破多聞惑圓通乃全是名聞普紹如來禪

贈彼岸禪師偈

生死海中曠刼瀾漫五葉花開一刀截斷說謊瞞天
坑殺好漢理會得來陽春冰泮千七百則是案非案
提唱者誰嵩山彼岸

贈夢有上人偈

三界萬有悠悠一夢迷人執着認有打閧顛倒攀緣
淪溺可痛智者疏觀如夢不動大夢大覺太虛空洞
是名夢有祖庭樑棟

贈徹機上人偈

徹機徹機如何是機如何方徹若云古今尊宿拈着
拄杖是機竪起拂子是機則放下拄杖收了拂子時
機向何處設施若云伶俐衲僧知道拄杖落處是徹
會得拂子點處是徹則拄杖未曾落拂子未曾點處
徹作麽生證取今日大周特地與汝道破息機機存
大徹無徹拄杖拂子都用不着放生池內水汪汪無
量衆生歸極樂是之謂徹機

和端禪師十空偈

人生枉打算萬事水流東田園和第宅辭世一場空

其二

多少英豪輩浮名腐草同韓彭與班馬到頭一場空

其三

丈夫爭意氣我見最難融四大崩離日好勝一場空

其四

兒孫初養育愛護勝己躬限到莫能替好醜一場空

其五

妻妾恩愛種寢穴誓相同生離或死別緣盡一場空

其六

根塵本假合遂為業垢叢果報絲毫應懊悔一場空

其七

妄想生煩惱火宅添薪同回頭不及早焦爛一場空

其八

人身最難得大地爪土同懶惰不學道受生一場空

其九

罪福總無相執着如捕風不達無相義修習一場空

其十

宗教門庭別流歸大海同自性不明了施設一場空

贈惺生上人偈

一切有情因迷受生循環往復因生轉迷念彼迷人本惺惺者不緣生生不緣生滅無明障覆如月遭蝕障盡明現常寂常惺是名惺生直證無生

贈智生上人偈

有世間智有出世智世智螢光性智日月生不離智智為生汨無量煩惱能障智故任智慧山斷煩惱種世出世間光明徧照是名智生四依中一

贈寂空法師偈

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虛空不壞億劫靡窮情生智隔眞空乃蒙在寔能寂空涵性中不着空見是名寂空雨大法雨震旦之東

贈慧恒上人偈

黃梅教人自看智慧一切衆生具般若故愚癡煩惱障蔽慧根如雲覆日如夜失炬認取自心雲開夜旦放大光明恒沙照徧是名慧恒無明永斷

贈本愚上人偈

多知多解學人通病返朴還眞認取自性墻壁無殊纔有把柄昭昭靈靈尚非究竟無心三昧光明四應是謂本愚續佛慧命

贈持菴偈

佛號能持經貴受持或名持誦或名持念行住坐卧繩貫珠聯斷常能所雪消冰泮自最初發心至究竟堅固一持盡之是名持菴

贈行仁偈

諸佛菩薩以慈爲本慈無不至號曰能仁仁遠乎哉

汝心卽是一念回光佛菩薩等是名行仁憐憫一切

贈行邇偈

敎外別傳秘密不越日用現前離却喫飯穿衣那討明心見性咄欲躋妙高峰行遠必自邇是名行邇毋忘授記

贈天慧上人偈

世尊有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此般若體降生自天無脩而脩絕證而證刬盡知解掀翻臼窠孤露圓明獨天鏡地是名天慧嗣如來禪

贈雨一上人偈

釋迦四十九年來未有一字肯說着惹得西來雨一花雷轟電掣都成謔

贈月門上人偈

西來直指還成曲屈殺兒孫呌覆盆棒喝元來無箇事紙窓生白月當門

贈心源上人偈 上人專修淨土

心是本源清淨佛凡情聖境咸除訖有人識得心源者始信本來無一物

一自雲棲示寂後唯心淨土誰能透卽心卽佛肯無疑便是大梅梅熟候

贈以靖上人偈

森羅萬象虛空景繁聲雜色何須屏六根不動只凝然無用干戈國以靖

贈正句上人偈

三藏十二部一千七百則如何是有句如何是無句如何是有句中無句如何是無句中有句信口判得來此之謂正句

贈冰心上人偈

煩惱薪無明火晝夜熾然紅爐安坐臘月三十何處避聲止沸揚湯到頭計左西來直指恁狼籍爲拔衆生出火宅爭如無法可指乎一片冰心在玉壺

贈悟明上人偈 時悟明正禮楞嚴

妙覺明性妙明元心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祇爭有迷有悟無分明與不明一朝桶底脫落滿天星斗全呈是溺悟明長老認取面目孃生

贈聯谷上人偈

馬師具大機大用守鈍于磨磚香嚴能答十答百甘心乎學圃學道之士有能韜光如晦涵虛若谷殆得祖意者矣偈以頌之曰光含萬象寧辭晦響應千聲唯有谷只今何處覓伊人淨土慈津隱聯谷

贈笠峰上人偈 笠峰病跛時發願閱藏

天日地表形如笠道人荷之偏相習休嗟一步未能行直向孤峰頂上立教外別傳具教中欲把大藏一口吸是之謂笠峰禪師佛意祖意全透入

贈比丘尼行馨偈

自性法身具五分香回光返照殊妙香幢普薰三界滿布十方愛河慾海頓成康莊纏情穢識盡吐芬芳不越五漏五香涵藏是名行馨淸淨難量

奉祝石公和尚七袠大慶偈

稽首古彌陀乘願來震旦將相所不能俗緣一刀斷雲棲嫡血嗣過量眞好漢平實與門庭宗敎唯一貫棒喝不輕施望之絕畔岸古希世人有吾師難名贊須彌作壽山虛空同不換

夢參天童偈

海浩瀚兮嶽挺挺宗風赤幟號天童雷音震地起蟄蟲慧炬中天豁瞽朦數載翹勤恨未逢夢中授記如親蒙當機半句逗針鋒明明歷歷主人翁主人翁醒來依舊了無蹤咄夢者醒者誰別同稽首四明大圓宗

醫王偈

世傳岐與黃能嘗百藥草療生不療死治病難治老惟佛爲醫王眞懷濟世寶不鍊長生丹但證無生道世人若肯依方行生老病死一齊掃

醫偈

四百四病皆可醫惟有實病最難治見色聞聲總受傷纔生一念成驚悸非關內稟厚薄殊亦非外感重輕異大地山河悉病根偏是家親尤作祟須逢起死大醫王空諸所有眞良劑

醉偈

世間多醉漢非關飲酒故醉利復醉名醉色尤堪怖沾着使昏迷殺身亦不顧一世無醒時永刧尚未寤欲求解醉方須是盡情吐

我相偈

衆生溺生死一我爲之根我相如堅城勁兵弗能摧我相如怒潮烈風不肯廻惟有過量英靈漢摧破堅城潮退走廓然無我包虛空截斷死生眞好手

迷家偈

錯認他鄉是我家一生飄泊在天涯經營費盡空勞碌疊疊雲山路轉遐

祖傳家業廣無邊包褁虛空恁周圓窮子只因貪火宅千生百刧未曾還

到家偈

滿目兒孫皆旅寓故園望斷好傷懷有人指點還家路驀直前行更莫猜

家中端坐主人翁若不到家何日逢火速回頭抛客舍關河阻隔刹那通

月偈 四首

一天如鏡涵羣象照徹恒沙萬影迷任是浮雲時聚散光華到處逗眞機

本來明妙義難宣磨盡古今只自然晦朔盈虧俱幻影一眞恒朗泯偏全

輝天燭地體無方從古迄今不覆藏恨殺指頭多註脚兒孫賺盡好悽惶

一片圓明照大千徧地生盲亦了然可惜雙眸烱烱者無端着屑昧光天

附跋

雪道人德濟撰

余讀息翁月偈句中無月月滿句中可見心本是月未悟心者焉能洞曉月義月不離心未見月者

又焉能還證心體。嗟彼世人但見月影。未見真月。蓋真月者原非凡夫肉眼見之。直須過量大人頂門具眼方許見此真月也。妙哉月偈句句直指人心。字字發明真月。究竟覓心心不可得。指月月不可見。直饒心月兩無踪。纔是光明輝八極。後有閱者。幸勿作尋常偈語會。苟或不然。非惟不悟自心。亦不能見此真月。豈不當面錯過。辜負息翁不少乎。

證研禪師像讚

古栢蒼蒼。澗水汪汪。亘古及今。從無覆藏。佛祖到此斷絕商量。惟我證研出世。舉揚不棒不喝。萬法齊彰掩關默坐。學者望洋。

守愚禪師像讚

手不捻數珠。而禪淨融。口不談因果。而夙命通。以一貝葉藏三藏十二部。而不滿毫端。以一爐香燕三千大千界。而不滲毫端。我儀圖之。大智若愚。伊何高流吉祥守愚。

天印禪師像讚

壽昌嫡嗣。石公授記。疾燄過風。麗士圓機。奔流度刃捷辯馬師。權說實說。熾然廣說。橫說豎說。一字不說即教即宗。佛祖同風。無淨無禪。明星以前。向也佛日重暉。今也鐵佛巍巍。

虛菴和尚像讚

亦有田園亦有家室火坑愛河猛躍而出非教非禪一味老實爲農爲工勤苦無匹這是阿誰是個古佛

德宗和尚讚

不披袈裟冬夏一褐不動拄杖魔軍氣奪津梁智愚如救饑渴悲憫幽顯出手殺活是法非法一筆塗抹本地風光山高水濶師乎師乎西方眞鉢

蓮大師放生讚

云何有生卽殺者是云何有殺卽生者是不生不殺不殺不生生殺相循刈草復苗慈悲導師權宜說法未論無生且勸莫殺殺機全泯生種斯抜生旣無有放亦何著若云放生一棒打殺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七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八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八目錄終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祖鵝湖大師一衲遮身原韻 有引

余讀鵝湖養菴禪師集有一衲遮身十偈不覺三復喟然人生世間屋廬以遮風雨而有時化爲丘墟田園以遮饑寒而有時迭遭水旱名位以遮門第而有時功成身退文章以遮固陋而

有時湮滅不傳甚而修鍊天仙以遮生老病死而有時報盡刼至還墮輪廻然則三界之內欲求一安隱遮身之處畢竟不可得也有味哉鵝湖之一衲乎因爲之和

一衲遮身百事荒垣頹壁破總無妨殘燈照遍恒沙國半榻津梁極樂邦定裏渾忘苦色老峰頭衹見白雲忙謀身莫訝山僧拙畏踐人間六月霜

一衲遮身百事新掀翻窠窟穩藏身大千世界全無㝵百尺竿頭斷刼塵生滅滅生呈幻影色空空色逗元神了知賢聖無爲法雕雪鏤冰總是眞

一衲遮身百事閑柴門竹徑自盤桓虎溪到處雲隨步龍藏宜時石聽談坐斷十方成大歇無邊苦海任狂瀾香臺夜半烟消後月影移來補衲殘

一衲遮身百事浮止餘須寶莫輕投歲時花落幾番後世上人生半白頭大地山河終須滅語言文字總難留金剛四偈君知否那得歡娛那得愁

一衲遮身百事休閒揮麈尾逐雲遊十纏五惑從今斷一鉢三衣不用謀佛法原無如是住衆生非有爲

誰愁但看數點斜陽動莫向桃林再放牛

一衲遮身百事無眠雲掃雪伴樵夫妝來塵刹供彈指捲刼河山入畫圖戲論亡時除外道狂心歇處見毘盧虛空暫地成消殞半點浮漚在五湖

一衲遮身百事飄三登九上也逍遥愁城破盡江天濶愛水乾時日月高貴得草鞋錢幾個安然拄錫躡層霄寄言利鎖名韁客莫把工夫浪裏淘

一衲遮身百事勾全抛大海更無憂黃金布地誰能拾白骨成陵賊不偷剗盡新秧和舊業衹餘孤磬入

樵謳返觀不壞眞如體一切有爲露電浮

一衲遮身百事完藤牀穩坐倍幽閑超諸有漏修非易悟得無生證豈難鳥語喧林當夜靜溪流涌石到江闌菩提圓滿歸無得惟有山花獻古巖

一衲遮身百事忘蒲團月滿好回光根塵和合從他熱能所雙除獨自凉彼岸到來知筏喩主人無夢見珠囊休將禪敎生分別華藏蓮胎一樣香

病起彷白樂天自誨

古來七十稀余年四十六七十或可期來日已苦速二十四年間光陰如轉軸追前以思後世事槩可燭生計本來疎宦情終未熟富貴總逼人享受良跼促而况草上霜修短杳難卜只今一病餘未老同枯木到此不回頭眞可深痛哭第宅寧吾廬逆旅僅一宿眷屬豈久依棲鳥偶相簇徒隷與王侯到頭皆枯髑嗜慾固豢豕嗟窮亦癡鹿身世兩俱空胡爲自結束刈愁如刈草毋使斷還續破妄猶破闇須將慧炬矚

喫食吾不甘但辨饑時粥重裘非所願擁爐亦自燠不餒又不寒蕩然無可欲嘿坐向空王夢境忽有觸夢醒還防夢努力幸自勗爾來聞道難得少勿遽足

自咏

非關賦骨貧墨肥吾所耻行藏式漁樵性情諧鹿豕嘯歌林月間卧起花圃裏萬事付飄風一杯見眞旨

其二

北門任彼嗟南軒我自適風來花氣酣雨過苔痕碧對客半逢僧讀書惟手易寸心天地寬寧爲饑寒窄

其三

秋來虛室裏死在深山中溫飽非吾計死生亦幻空數聲蕉葉雨幾陣紙窓風中有無窮意誰余領畧同

其四 效樂天咏慵體

我貌慵不澤我心慵不役權勢慵不趨寧聞貴人隙錢財慵不求寧受室人謫惟有頭上髮未許慵不白

其五

亦祿二千石而甁無貯粟亦位監司長而性能忍辱非無計謀生非有心矯俗但看草頭霜翛然意已足

答客問

有客問余曰汝久矣佞佛逃禪莫非信有因果乎余曰信豈有因果而無也又一客問余曰我從來不信因果汝何所見而信余曰不信亦是原未肯有因果也二客避席起曰汝何說有因果又說無因果自相矛盾至此也余曰否說有因果則眞有說無因果則眞無余言皆是也二客訝甚還詰余曰然則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余曰有天堂有地獄亦無天堂亦無地獄二客轉訝甚曰是紿吾輩也皈依三寶若恐

不宜信口妄語也余曰否非妄語也子若沉酣經笥抱負宗庫不依經解義又不離經一字不守枯椿死又不沉豁達空一踏直踏毘盧頂顙上行一踢踢翻千七百花窠窖纔信我言非妄語耳二客嘿而退

解客難

客有難大周者曰汝謂極富極貴者人也極貧極賤者亦人也果爾則保得富貴免不得貧賤又何美此富貴爲哉大周曰唯唯否否要免貧賤須從保有富貴中來若趂此一生富貴痛自猛省免得千生百刼之貧賤則其爲極富極貴也更非止俯仰耳目間可以罄其形容讚美者矣倘一失此富貴則必換刼皮囊變刼枯髏仰欲長守貧賤而不可得哀哉與言及此愈覺人之富貴莫有過焉者矣人生難得而易失佛言誠非謬也客嘿然而止

一可歎

大周曰天與人兩目任人觀古觀今周覽無餘原不敎人看色看財左右牽引奈何不自愛其目而一雙賽月明眸滿着色財眉遂至迷心滅性永淪黑暗一可歎也天與人兩足任人尋水尋山逍遥自在原不敎人走名走利晝夜奔忙奈何不自愛其足而一雙凌雲健履深墜利名坑遂至失命喪身長受羈鎖二可歎也

饕歎

喫了一餐又一餐睡了一頓又一頓飽食安眠欲已盈尋個結果不踰寸竭髓抽腸巧萬般緊纏密縛無門遁算去算來自家鑊湯爐炭阿誰恨

息齋四勸

天下肯喫虧的人最占便宜勸你喫些虧好

天下要便宜的人到底喫虧勸你便宜莫討

天下最弄巧的人常要犯拙勸你儘巧勿使

天下極守拙的人每多湊巧勸你養拙而已

戒八無益

不說無益之言。不行無益之事。
不用無益之心。不看無益之書。
不交無益之友。不聽無益之論。
不費無益之錢。不爭無益之氣。

十無益

不明理讀書無益。不愛民做官無益。
不積德求子無益。不安命怨尤無益。
不畏天祀神無益。不禁殺放生無益。
不戒得布施無益。不濟人脩仙無益。
不平心念佛無益。不見性參禪無益。

拈古

洞山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衆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同安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

息齋云。不管東去西去。但得去便無草。

昔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曰。是。曰。爲甚麽却向水中死。僧無對。天龍機代云。是伊爲甚麽不向岸上死。

息齋云。只因水裏生。所以向水中死。

鏡清道新年頭佛法有。明教道新年頭佛法無。石屋道。道是有也未必有。道是無也未必無。

息齋云。若道有。不是新年頭有從來。未曾攔却佛法。若道無。不是新年頭無從來。未曾添出佛法。新年舊年總是節外生枝。說有說無。均之畫蛇添足。

道吾問雲巖。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巖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

息齋云。何不道那箇不是正眼。

有人問投子。祖祖相傳傳箇甚麽。投曰。老僧不解妄

語

息齋云傳箇不傳的

周金剛自造金剛經疏鈔自蜀出峽行至澧州路上向一婆子買油糍點心婆問大師車上是甚麼文字周云金剛經疏鈔婆云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周不能答崇山異禪師說當時若下得一喝大增意氣

息齋云下一喝也是若某則不然須還問婆子你賣點那箇心的油糍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無對天台韶代云不欲驚衆

息齋云惟是六通所以船也通得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無對

息齋云汝不見長明燈麼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息齋云你若鎖得虛空任我也鎖得大師任

韶國師道通圓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容雲和尚道通圓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

息齋云通圓峰頂無異人間未曾移易絲毫許年年歲歲此青山

假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無對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息齋云圓通若有路山主爭得到來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歸宗代云此回歸去敢請流通

息齋云忒煞說盡了

聖僧像被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天台韶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息齋云聖僧須要漏盡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前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却顫無對

法燈代云怕佛

息齋云正是安樂處

僧朝宋太宗問僧甚處來曰廬山臥雲菴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息齋代云臥雲無處不朝天

宋太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無對雪竇代云寳謂今古罕聞

息齋代云已發菩提心竟

宋太宗幸開寳塔問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雪竇代云闔國咸知

息齋代云誰敎陛下不作主

有僧到曹溪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息齋代云大庾嶺頭提不起所以特特來提起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麼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息齋代云正是無剎不現身

有僧曰五臺山頭一叚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代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息齋代云若識得主人公又何須賃屋住

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咬

息齋代云因披法服所以却被狗咬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旣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息齋代云若不是仁王經爲得在山僧手裏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麼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别直至如今曰以何爲驗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息齋代云以如今爲驗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麼生轉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息齋代云八仙過海各使神通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人報菴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師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無對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息齋代云師也是佛

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何

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麼處去主無對

息齋代云天王在

有道流在佛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于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息齋代云只向不背處坐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云聖僧前着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息齋代云隨意着多少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着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着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息齋代云汝不知着處麼咄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論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息齋代云不遷

宋太宗朝京寺回祿藏經殿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息齋代云如今却也不曾燒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水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息齋進云畢竟以何爲供養殆與無揀相應有樹皆

敷葉無山不吐雲
石屋禪師曰寒山曾有言吾心似秋月我亦曾有言吾心勝秋月秋月非不明有圓復有缺安得如我心圓明常皎潔有問心如何敎我如何說
大周曰我亦曾有言心月二無别似則屬比擬勝豈分優劣圓時固皎潔缺亦明不滅有問心如何舉頭看秋月
大淨禪師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與接誘

大周答曰幻福幻業俱幻造福報業報盡幻報諸佛慈誘亦幻導幻難具說總幻號要知非幻義無與亘古及今恒浩浩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
大周拈云得任且任何分動靜
又問觀音手中數珠念甚答曰念觀世音菩薩又問自念自號作甚答曰求人不如求己
大周拈云不是求己還是勸人

誌公云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營生了
大周拈云公道斑鳩巧我嘆斑鳩拙營生能幾時搬柴枉周折
古德云如來一切法除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須一切法
大周拈云如來一切法卽我一切心明我一切心便了一切法

金文通集二十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之俊撰之俊字豈凡吳江人前明萬歷己未

進士入

國朝官至中和殿大學士文通其謚也之俊爲葬坤

外孫故其文摹仿唐宋一遵坤法又與族名夏相

善凡有所作大抵名夏定之見於自序甚詳

陋軒詩一卷

〔清〕吴嘉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賴古堂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陋軒詩四卷》提要

吴埜人陋軒詩序

余已丑過廣陵與汪子舟次交舟次每以制舉業相質時季甚少未嘗見其爲詩也越十三年余復至廣陵見舟次詩而詩又甚工余驚詢之舟次曰東淘有吴賓賢者喜爲詩余與之游同學詩愧不逮也後每見輒言賓賢賓賢不置若惟恐余不知有

賓賢者且曰賓賢每把先生詩勿勿不自禁淚輒涔涔下每札至輒詢得先生新詩不聞先生寄余詩則急錄之去聞先生近帙至則會皇大索若追余通負者先生擬事急則向予曰安得雲中舒金色臂援周先生使不死再見其三擬詩先生固不屑與人同調而又時發虞仲翔之嘆以予論

若賓賢者可謂先生同調亦不可謂不知先生者矣因出其手録陋軒詩一帙示余余讀之心怦怦動已又見其寄舟次札子有夕陽幾照于時窮幾之語則不禁愀心欲絶謂賓賢常恐不及見余余倖迺今乃有不及見賓賢之感矣急賦一詩寄之及退而語廣陵人則絶不知有賓賢者鍾山

龔野遺曰吳賓賢家東淘東淘㪅蕞爾髙貧家不畜書間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牢盆賓賢居陋軒環堵不蔽自號埜人埜人每晨起繙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搔不卑疾書已復細吟或大聲誦誦已復書或竟日苦思數含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骨枯體僬僬骨立終亦不癈如是者終年

歲里人相與笑之曰若何為者若不顧寒而固食淡數指目以為怪物埜人終不之顧東淘鹽筴有分司使者嘗一使者至詢此間有能文士否羣胥對曰其不識能文士何等也見有手一編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欣欣自以為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請之見數請數辭去辭之不得強與

之見見則大悅以為眞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者東淘人羣異之以為是淡食者固可與長吏揖耶自是堔埜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埜人終閉戶不與之接嗟乎賓賢如是耶不旦夕死其終死于陋軒必矣因彙其前後之作刻為陋軒詩余受業人昇州吳介茲曰讀埜人詩想見此老彳亍

海濱空牆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毅鄉鄉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嘆曰何乃津津說貴丐活展賓賢詩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嗟乎介茲數官可序楚人詩矣舟次名揖賓賢名嘉紀舟次別有集賓賢是集行世會有知之者獨分司其地者能物色楚人當非俗吏而必詢其姓氏

惜哉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陽月櫟下同學周亮工題于賴古堂

序

天都同學弟方一煌撰

曩余在故鄉則慕程先生孟陽詩名籍甚尤盛於虞山婁城間當時士大夫爭慕之孟陽顧硜硜自好終其世未嘗事請謁也來東淘則慕吳處士楚人楚人生斥鹵之鄉且當戎馬紛紜時江南名流及當世賢公卿知之者少然而楚人居污賤不羞困饑寒不戚戚古屋半頹斷垣不補楚人終

日哦其間妻子饑欲死若不聞知或以非義餽楚人深恥之之二子者其清風高節皆不可及矣而楚人為尤難蓋孟陽生盛時楚人處亂日孟陽雖貧猶有錢宗伯家給諫客之楚人則海陬窮壤無足為其主人者矧孟陽居吳中久矣與一時名賢相酬倡甚眾楚人則戶以內皆漁樵戶以外皆估人子碌碌無可與語余故曰楚人尤難也且夫詩之為道難言矣有必欲高岩流之意則怪有必欲

就時流之意則果有必欲去古人而遠之之意則荒有必欲即古人而近之之意則又滋且也饑寒之憂妻子之累貴勢之慕聲色之好疾病患難身名性命數者苟一未忘皆不可言詩而楚人則舉是數者而並忘之而一其精神性命於詩故所入之思與所造之境若一一俱人意之所必不及而又若俱人之所欲言驟遇之若多有所未安深思之又俱以為不可易以為漢魏而非漢魏也以為

初盛而非初盛也以為中晚而非中晚也若楚人者豈天授然歟抑神明至而變化生歟嗟乎孟陽之渾厚充爽楚人之秀動深渺要其至則一而已然二子之詩之所以至乎是則其人為之也余從孟陽游時甚少恨當時不深知詩近始稍稍有意於是而孟陽沒廿載餘矣今余之失意不聊飄泊於東淘窮海之上而得時時追隨楚人于不得之孟陽者將盡得之楚人于幸矣夫楚人名嘉紀字賓賢楚人其別字云

黄山汪　楫撰

余知楚人自己亥九月始己亥江上震驚揚人傾城走余時移家艾陵念虛中在東亭趣過視之至則虛中手近詩一帙納余前俾余讀余交虛中三年未聞虛中一言詩忽纍纍成帙心異之顧其詩已丹黄徧下數行詫驚向虛中曰閱詩者誰耶余不予與異閱詩者虛中矍然良久曰嗟乎楚人今

遇知己矣楚人者東淘處士吳嘉紀也余平生未嘗一見楚人詩聞虛中言殊色動虛中復言楚人性嚴冷窮餓自甘不與得意人往還所為詩古瘦蒼峻如其性情東淘距此地僅三十里歲不一二至楚人固不易見即見楚人楚人亦不易合也余默然久之詰旦楚人忽至兩人相見歡甚各為詩詩成呼酒共醉酒盡復為詩如是者三日夜留連低徊不忍別去余私念往與虛中言虛中殆私楚

人埜人殊易合也埜人夙有肺疾恒不自惜喜苦吟近數年來疾且甚悔之禁不得多作然一詩成必百里寄余反復更訂無慮數四余嘗以小舠迎埜人埜人輒爲余來抵掌論心浹旬累月視東亭又將過之然當熱客登筵頹然自廢埜人卒踏落無一可輒憶虛中言虛中不予欺也辛丑歲周櫟園先生在廣陵見埜人詩推爲近代第一復聞埜人病心竊慮之恐遂不及見埜人屬余爲書招之贈一詩附與俱往余逆埜人人不肯爲先生來以先生情至誼無容辭且屬槖駄先生曰埜人性固嚴冷不易合然見先生詩或當忻然來書達埜人竟來益埜人名不出戶而先生詩走四方埜人與余共論諸家詩時先生方速繫大廷埜人於時已切切望先生事白得時見先生近詩固不意先生南還亦爲埜人悲惜如此也先生既得見埜人慮埜人死益切語余曰古之工爲詩文者多矣人情概近喜遠其人不死則著作不傳埜人之人之遇之詩皆可必其傳其病又且幾於死且以埜人詩亦必待其死而後傳吾與子與不知埜人者等耳子其圖之余唯唯因即郵筒所寄寸牘片紙稟次之得百首應先生命先生欲及埜人之生令天下知埜人百詩何能盡然剞劂非埜人志百詩而傳可以謝先生亦可以謝埜人已集成弁以言荅以見埜人不易知知野人者初亦非偶然也

屈軒詩

五言古

海陵　吳嘉紀　著

懷汪舟次

匆匆一年盡凛冽閉空館愁至又逢夜夜長歲覩短前日君遠來乍使貧家暖萍葉依藻絲誰知易飄散庭前梅花開江山雪飛滿

修葺破屋詩

亂後存一廬年久半傾圮圮者不復問存者還欲徛老梅共横針欂拒臨溪水琴書不能惜風雨欺無已故舊憐我屈贈糧令葺理不暇謀入門盡分與匠氏仍缺石與木明日賣一豕紛然力作中疑見問老婢窗牖次第明巷徑復委委家人意頗食登前相識擬更欲與家衣搆室於舊址微笑謂家人戶外寒方始且留此隙地以待春風起我自荷一鋤種菜款門裏

谿頭

谿頭有芳樹垂葉秋尚碧主人門館閒偏反嘗自得惡蟲何處來張喙入我宅皮毛如刀鋸把之痛終夕延延滑陰底恣喫弗暫息食足生子孫分據枝南北侵據若固有俱忘身是客須臾軀體肥與樹同一色樹悲不能言形神但跼蹐供給漸難支飢窘忽追迫蠹盡族類先貪戾成狼藉悔不身微時留葉遲遲食

鸜鵒復來

吾家有鸜鵒好潔其毛羽比併懶米伴身閒武登樹漸失禽鳥性時雜兒女語藏身偶不謹化人攫之去攫者定好事且兼細調護飲啄既有託寧記舊棲處相失況經年自應等行路早起茅簷下偷仰看朝露雙翼忽飛來巧言復絮絮見客始知避無糧亦肯住鄙哉貧主人何常能厚遇艱難到屈巷感君不忘故

汪虛中登故山最高峯失足而墜峯半值古樹觸衣得不死諸子贈詩

世途多險巇庸夫死無數獨是奇男兒身同金石固豈有避趨術良繇鬼神護黃山汪高士須眉朗如曙七尺昂藏軀恥學兒女步杖屨有餘適安危隨所遇嘗聞在山巔忽爲青苔誤直下一萬仞石勢縱橫怒膚髮若相觸頃刻化煙霧誰知懸崖半山靈變爲樹身恰墜其上似鴉歸日暮四體竟無傷觀者徒驚呼起來雲散盡明月照歸路

遠村吟

城郭兵火後見者傷蕭然吁嗟此遠村誰知尤可憐居民落日下往往無炊煙不能支旦暮況頻遭凶年土田嘉贈人宅舍時棄捐無處不榛艾有隣皆烏獸一二舊主人爲人方種田

哭王太丹

有鳥來海東音影兩相須中路失其群愴然向天呼噫嘻更噫嘻與君結相於情性總無異別離常有餘二年去白甸三年吳郡居十年虎墩客未遑歸舊廬今季四十七忽喪蕭蕭軀有生苦羈絏永羈將何如思君白甸時骨肉多艱虞俛仰無可向荒埜自悲噓從茲抱深恨是君長齋初思君吳村時水聲亂階除終日不見人浩浩斟一壺大醉起作字酒氣紙上舒是時在茆屋一幅雲煙圖思君虎墩時朝對幾卷書夜對半庭月蒲團坐清虛耳目停往來木石無此枝思君虎墩時尋君未肯疎風雨駕小艇霜雪策疲驢一月不過君此事從來無居人數見者嘗聞笑我迂入門乍呼君君歡動眉鬚親爲設床席命婦煮瓜蔬十日五日留三更二更俱不寐或不記竹影滿身扶思君虎墩時悵我天一隅每望東洵樹哀吟仰歎吁燈昏朝尋彝宛轉歌嗚嗚幽情與深意理物任所驅蒼氣及老致高岑莫能殊思君虎墩時送余歸里閭行行已

分袂回首頻顧余還自上岡阜看我遠廻車思君
欲喪時危坐青瓏鍮盡卻友朋贈賣書製衣襦意
念如氷雪俗塵寧得污思君欲喪時七尺稜稜癯
夕入聲欬欬曉出行徐徐兩旬君左右殷勤進杯
盂交情今日了何忍離須臾思君未喪時遺我藥
與醹不留扶羸骨只憂故人痛故人即健在無君
安用乎思君未喪時同過市頭壚香醪方在手自
歎身欲徂再生願為僧寂棲深山嵎不親世煙火

松陰數萬株又託我身後又自歎無嫌二月初九
日記得君語吾去此曾幾宵存殁倏異途星影暗
荒壟風聲亂啼鳥君辭海上去我在人間孤

疾風

黯黯滿天雲疾風來吹散朧上荷鋤農仰首言且
冀去年此時雨一夜三尺半禾稼盡沉波舟檝直
上圻力耕方苦潦轉盼忽憂旱烈日六十日是處
泉源斷里巷爭泥濘甕盎聚昏旦側聞山東蝗千
里遍羽翰指日到江南雙眼那忍看況復徵兵馬
擾擾正防亂

哭王水心

同里有四人異姓稱兄弟鄭僑急友難七尺早徇
義道人王衷丹蕭默古松類學佛忽有得中歲謝
塵世論齒君最長羸軀寒惴惴顧影常自言大年
安可冀前日遠歸來為葬二親計二親不能葬長
嘆抱痾臟榻前無兒孫篋中無藥餌骨枯流水傷

君復何人痃風昔好苦吟溪上狀門閉一字不孫
冷終夕弗肯寐垂老苦饑寒去覓刀錐利其術豈
不善不是腐儒事孤身宿逆旅竟與匪人值躑躅
岐路間華髮傷心鬚八載走山川緇衣備勞瘁計
較平生日何處非失意憶昔歸來時蹤跡寄荒寺
親朋還隔絕故妻終擯棄余時方苦瘧聞之垂雙
淚扁舟逶迤尋沿村呼姓字踰垣君未忍出見茅
檐際追隨甫半日草草又分袂回望相送處水濶

斜陽墜

送汪生

去年當此日君來叩我扉今年當此日君來别我歸歸山豈不樂對我轉欷歔秋聲起衰柳村村正落暉行子盡愁歎君身況單衣念君客吾鄉顏色常苦違兩人各有為未忍言是非今夜江北雲明夜江南飛南北不相顧寸心徒依依

贈蘇羽蒼

白嶽汪耻人占籍古維揚四方結交客首重蘇羽蒼羽蒼家湖濱耕釣養高堂此生遇賢毋幸不以孝歆歲晏訪汪生滿院梅花香見我如舊識傾倒罇罍傷意氣各有感端不為文章臨别指瓶庵今夜當聯床日暮竟不至寒月光茫茫

七言古

海陵 吳嘉紀 著

捉魚行

茭草青青埜水明小船滿載鸕鷀行鸕鷀飲翼欲下水只待漁翁口裏聲船頭一聲魚鬼散啞啞齊下波光亂中有雄者逢大魚呑者一半餘一半驚起湖心三尺鱗幾雄爭搏能各伸煙破水飛天地

黑須臾擎出秋湖濱小魚潛藏恨無穴雄者一一從容啜漁翁舉篙引上船倒出喉中片白雪雌雄依舊腸腹空盡將美利讓漁翁回首出沒爭奇處腥氣空留碧浪中

破屋詩

搆得數椽在溪北巷隘門卑亦自適隣舍無孫寬我貧幾年全賴此四壁辟老土柔力漸稀或傾或頹不復立惡風黠鼠恣來往牀席冷接青天色夢

裏常驚瓦礫聲老妻夜夜勸修葺昨夜朔風天上
號忽然一陣落我室我室壓倒存一半其下兒女
聲慄慄倉卒提攜出戶來坐立霜中待朝日日高
舉室喜重生雖失棲遲翻不惜君不見昔日巍巍
公與侯朱門畫棟雲霞浮頃刻蓬蒿生第宅身死
還爲當世羞何如野老斷垣欹柱下骨肉因依無
所求

義鶴行

山寺高塵市遙皚皚兩鶴來爲巢巢成子生其雋
神笯十日兩千里水遠去覓食笑殺村豎攀叟上
執潛以鵝卵易其卵卵破子出雌鶴待餇子出形
殊雄鶴驚呼飛飛且怒疑雌暗私他翔東西南北
徧告其同類去寒日瘦北風哀同類四面來瞋目
屬喙且視且猜無端紛紛逼進頃刻天窄地促可
憐雌兮潔如玉懷不得明義不受辱啄爛巢中雛
自掛山頭木雄見雌死轉嗔爲啼同類無賴各逐
南北東西躑躅攫影此夜孤棲栖遲到曉霜露徧
死同類復來集僧厭率一雌鶴云是新寡雄不顧
去四野終身不雙以報泉下

七歌

吁嗟我父沒廿年一棺長寄他人田田前碧蒿影
歷亂田中白水聲潺湲敝廬去此僅咫尺陌[illegible]
歲無人跡父在此中兒在室兒心堅忍已成石北
邙土貴黃金少毛髮鬖鬖余又老世人賤老更羞

貧寸草有心向誰道嗚呼一歌兮歌音哀乳鴉聲
苦山月低

又

嘗見里人稱母壽投淚即思吾病母病母病母病歿值
饑年棺衣草草何曾厚憶我抱痾母在時千里訛
醫不相離顧我形容恐難愈涕淚落入手中麻我
今疾痛不暫歇破廬人少天欲雪昔日食中母淚
多今日病裏晨炊絕嗚呼三歌兮悲思長孤身無

倚荒風凉

又

叔兄昏夜行閭里突遇惡少推擊死有寃難向公庭理可憐伯兄慟不起伯兄一櫬倚南莊叔兄二櫬州城傍兩兄白骨亦難聚安望死生同一鄉屈指我兄昔有四出入因依今少二海内誰為擊筑人懐裏空存不平事嗚呼三歌兮淚縱横寶刀為我床頭鳴

又

寒鴉偏叫四兄室四十獨宿到五十中夜撫棃身苦醒不恨日出恨月出二兄垂老更多疾歳儉門衰千慮集黄金錯買里人田白頭難免忘憂術幾人索逋幾催科中庭雜沓無虛日嗚呼四歌兮歌傷復半行鳥影啼殘陽

又

夫沒三月兒出腹我妹心苦無人告四體饑困不得乳兒哭母哭聲滿屋紡績一日得十錢手作口哺三四年昨夜燈前初學語向舅呼爺音楚楚兒語翻令阿母悲急掩兒口淚如雨嗚呼五歌兮雨霏霏孤燕將雛何處飛

又

朝尋道人夜臺去王劍為僧身亦死故里知音今有誰荷鋤獎上王老子老子田園亂後荒閉門絶客卧氷霜他年期我數晨夕賴有江南三四客或

儒或賈或賣卜幾詩歌嘯同一席嗚呼六歌兮歌唏嘘篋中空滿知交書

又

彼蒼不知窮檐苦生我稚子四且五啾啾一室仰病父父病不吽何處取大者始識父子禮幾日畏蹄饑不語小者就學塾師前六月披裘無俸錢暮歸向母怒索食阿母枯似父顔色昨夜秋來愁不眠蟋蟀牀頭聲唧唧嗚呼七歌兮歌淒凉出門棘

刺牽衣裳

賣硯行

夫子傲岸坐虛牖友生遺贈俱不受匣中一片端谿硯托我換錢治身後何曾須剌離袖懐今日携出朝尋齋朝尋憶昔明寒燈兩人一硯爲三朋或語或默各窮窮此坐彼臥同嶒嶒豈知夫子病云劇不求諸人求諸石市廛持去尋知音齊道不若黃金色昨夜歸來逢一翁欲購又値囊中空撫弄珍惜不去手竟日面赤徒相從節近淸明淒雨多泠門不復有賓過硯依主人堅似昔主人欲去將奈何

隣女詩

芳蘭深谷中將開忽自落不向風光榮不受風輕薄於戲溪上隣翁家阿女彷彿幽蘭花卓然塵中立志氣恥同人世趨繁華芳春荏苒二十後命若一朝喪阿母母殁悲母旋自悲自悲許作蕩子婦

蕩子儀顔亦有光豈料逝水爲心腸似倚少年隨伴出不商不賈走四方飄零竟勿思鄕曲屆中年紀二十六綠窗一樹凄雙烏夜夜烏聲傷獨宿倏傳昨宵返故里白髮紛亂阿父喜逝水誰知不戀源天明又束舊行李阿父看畢入門悲泣曰吾女將安之中夜徘徊呼女語女已抱病眠空帷門外阿叔問訊至遙遙弱質徐徐出盈盈容貌冉冉儀垂垂羅帶玲玲珮向叔塞默首垂低阿叔相顧懐悽悽怒謂吾家女如此那堪去爲蕩子妻惆悵還房涕自語從今不得依老父缺月不明風氣寒竟起自經堅閉戶其夕阿兄共一庭聞聲急起救復醒阿嫂在旁泣如寫慇懃餉食晨且夜屛顔接嫂若平生嫂去寘食牀下心知前路漸不吉暗數不食到七日盈盤淸水自沐軀鴉髻雲鬟還頻梳沐既罷日欲曛悉出箱籠衣與裙願留微物表衷愫女伴一一爲區分獨有明珠一百顆身前身

後應隨我紲絲靻綴雙珠鞋五十在右五十左敉
成形影宛若儷宋人驚悲哭滿前危坐奄然目俄
瞑阿父號呼尤可憐東隣盡來營殯具西隣皆為
營葬去共覓幽村空水間安窆娉婷貞女墓蕩子
出門不肯歸墓上孤雲皎皎飛

贈孫豹人

有明風雅推西秦前有空同後豹人空同直道事
天子諫諍不顧宵小嗔男兒抱才復得志進退榮

辱懷俱伸豹人生也獨不辰匹地兵荒二十春奇
士落落淪草莽關河相對長酸辛詩紀甲子身去
國拱桑出處杜陵貧遊越遊吳鬢盡白無聊又卜
邦江宅客慕虛名剝啄頻拔衣欲出還蹙頞車馬
紛紛徒汎愛妻兒依舊炊無食廿四橋頭鼓角悲
董相祠前秋日夕我曾曳杖叩蓬門香醪共乾蕉
陰碧徹酣顏執忽不懌呼子軟語淚沾臆從遊赤
松是幾時我輩衰顏真可惜

王太丹死不能葬吳次巖江次朗贈金為營
喪感泣賦此

朝尋齋外烏號木人跡不到如窮谷中有老友王
太丹長臥日對蕭蕭竹故鄉故人吳賓賢時一慟
哭來齋前客問哭何為哭我老友不能歸妻子乾
食去老友將與他鄉泜兔蒿萊相因依哭聲遠傳
赤岓鄉吳子次巖中夜獨起心傷悲不重黃金重
白骨一緘百里忽奇將汪子次朗同心侶車過朝

尋腹悲哉可憐西風雨雪天袖底餘錢皆可與吁
嗟乎次巖從未一識王太丹太丹平生友且為窶
為爾況身殁已久安能戚戚戀戀遙相關吁嗟乎
次朗子情何深意何迫不教朋友死為客憶昔子
友曹僧白僧白歿寄邦江陌子出金錢贈其兒使
得速埋山中石至今山中未死者稱子義俠猶籍
籍吁嗟乎賓賢不能葬友徒愀然若非二子交胡
繇全始信兄弟多在四海間吁嗟乎太丹今乾舊

山高低榛影白左右溪流寒詩寬月下來長夜方漫漫

江邊行

江邊士卒聚如死防敵用船不用馬督責有司代大木符牒紛紛朝暮下中使嚴威震舊京軍令還愁不奉行親點將軍六七十帥卒各向江南程江南誰家不種木到門先索酒與肉主人有見賣不暇供給那能饜其欲老松古栢運忽促精寬半夜深山哭一一皆題上用字樹樹還教運出谷出谷到江塗幾千將軍騎馬竟先還家貲破盡費難足衆卒仍需帶倒錢道路悲號不住口槎枒亂集成山阜一朝舟檝滿沙汀只貴數多不貴精君不見揚州戰船六百隻輸盡民財乘不得寒潮寂寞葦花間日暮灘頭渡歸客

隣翁行

隣翁皓首出門去慟哭悔作造船匠伴無故舊窶無錢此去前途欲誰傍聞道沿江防敵兵造船日夜聲丁丁工師困憊不得歇張燈把炬波濤明監使還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肉爛腸饑死無數拋却潮邊飽魚腹力役人稀大將嗔遠近嚴搜老及身眼看同輩皆亡盡孱軀那有生歸辰回望故鄉妻與子窮櫓落木西風裏爨下連朝方斷炊柴門寂掩無人語本依微技覓饔飧微技誰知喪一門君不見船成蕩漾人難步千檣萬櫂蘆灘住增金急募駕舟人有司又派江南賦

朝雨下

朝雨下市頭薪絕冷添價貧老孳孳謀不暇暮下雨富兒漉酒招儔侶酒厚只愁身醉死雨不休暑天天與富家秋檐溜淙淙涼四座座中輕薄已拔爽雨益大貧家未夕關門臥前日昨日三日饑至今門外無人過

九月四日懷雨臣 是日為雨臣四十誕辰

不見故山十二載前日始踏山村路村路咫尺不暇趨萬里又向青徐去八月十七風颼颼聞君此夜泊真州屈指數到君生日茫茫應在東海舟海波無際海山近左日右月坐前焦豁然千頃耳目開目招孤影呼四十

凄風行 傷饑寒也

凄風淅淅雨聲連晝晦如夜飛濕煙幾千萬家東海邊六七十日無青天生計斷絕老人幸先就下

泉孩提無襦長隨母眠阿母眠醒腹餓不得眠壯者起望西隣西隣乞食塵市不復來還起望東隣東隣八口閉門已十日門外青草春芊芊水響濺濺鬼泣漣漣官長愁然分俸糴穀更日多勞皆歡富戶各出糴穀金錢富戶助聚議此戶彼戶一下斛兩斛商量損

過江象賢寓齋看梅不值聞昨夜同方麗祖理絃梅下

雨歇幽人出門去落落開卻老梅樹客來領此一庭雲彷彿夢入西溪路聞君偕友坐花陰彈出空山風雨音餘音凄絕應難散我向亂枝深處尋日暮階除歸凍雀主人不至庭漠漠參差花影上衣飛皆因昨夜絃催落

郝羽吉寄予宛陵棉布

淘上老人心悽悽歲暮無衣兒亂啼多年敗絮踏已盡滿床骨肉賤如泥出門入門向誰告唯有朔

風過破屋我友何緣知此情千里寄余布一束大兒次兒意忽足小兒不復依晴旭老妻裁剪自矜能還餘一端作翁服寒室形神從此舒燈下歡忻忘食粥氷雪高眠已十年無端今日受君憐還期偕我歸山去夢想不到風塵邊子婦朝織兒夜讀兩人一耒同畊田

風號呼行

風號呼吹黃沙吹滿東家又西家西家三四小兒

女日暮厨頭煙未起直待老翁糴粟歸一升粟換一升水連年雨多五穀絶清泉甕底何曾鈌今日腸饑口復枯縱能耐饑難耐渴忽聞村北掘得泉泥沙混混味如鹽月落河干曙星綷男婦爭汲影簇簇我家稚子力弱身短不能前空搭歸来掩面向牆哭

贈李生

李生三載客海濱寒暑跋涉唯救人仁術誰人不感動藥石何須及老身豐頤秀眉長在眼未嘗一適李生館不識肝腸不妄交君既倔強予復懶聞君思母海雲邊雪霜千里放歸船落葉依依戀根本此時方信李生賢李生李生侍母前吾里瘡痍殊可憐春風若更遊㴑水結交當自來年始

訪周櫟園先生兼呈汪耻人

櫟公之寃一朝白懽呼聲滿長安陌暫時歸卧江南春從遊獨重汪耻人耻人學大年更少與公與我為同調聞我有疾眠靖谿十日不能開口笑酒酣離席向公云草野今將失此君櫟公不覺搔首語世有此君胡未聞索詩一讀一長嘆其時鴉叫寒宵分公悲轉令耻人喜貧病故人得知己即遣蒼頭走雨風陋軒半夜扶予起跋涉舟車三百程指日追隨公杖履公既再生予未死俱到耻人雙眼裏

風潮行

辛丑七月十六夜夜半颶風聲怒號天地震動萬物亂大海吹起三丈潮茆屋飛翻風捲去男婦哭泣棲無處潮頭倏到似山摧牽兒負女驚尋路四野飛騰那有路雨灑月黑蛟龍怒避潮墩作江底泥范公堤上遊魚度悲哉東海煮鹽人爾輩家家足苦辛頻年多雨鹽難煑寒宿草中饑食土壯者流離棄故鄉灰塲蒿滿池無鹵招徠初蒙官長恩稍有遺民歸舊塲海波忽促餘生去幾十百人歸

九原極目黯然煙火絶啾啾妖鳥叫黃昏

贈汪快士

快士有母在練水爾胡流落風塵裏技藝雖精不救貧白眼俗人隨處是去秋重見葦花邊老夫姓名石上鐫泰章漢篆何堅朴古人復作無能賢緼袍敝屣自蕭然坐臥荒菴看暮天媿我久稱素心侶贈君徧乏青銅錢終朝熟視徒爲爾君今且上姑蘇船姑蘇臺畔楓橋下賓朋來往多車馬君挾

琴書遊此鄉從遊寧患知音寡得金糴米須寄親莫愛奇窮如我者

剩粟行

吏胥昨夜去村西屋中剩粟如塵泥呼兒握粟出易布商賈飽眼皆不顧一雁無侶聲嗷嗷老夫惆悵歸荒郊今夜燈前炊一斗明夜床頭餘半缶朔風依舊吹兩肘

過兵行

揚州城外遺民哭遺民一半無手足貪延殘息過十年蔽寒始有數椽屋大兵忽說征南去萬馬馳來如疾雨東鄰踏死三歲兒西鄰擄去雙鬟女女泣母泣難相親城裏城外皆飛塵鼓角聲聞魂已斷阿誰爲訴管兵人令下養馬二十日官吏出謁寒慄慄入郡沸騰曾幾時十家已燒九家室一時草死木皆枯昨日有家今又無白髮夫妻地上坐夜深同羨有巢烏

樊村紀遊有序

江子象賢曙生郝子羽吉共浮一舟至葑門偕余往樊村訪鴻寶兼訪荷馬抵樊招鴻寶到帨下放棹中流夕陽數點綠綺一片輕風與客俱至花意悅懌乃命童子貰酒甫舉巵見郁南高柳森立碧成世界更移舟尋路至柳下是時也亂葉與蟬鳥共爲一聲月漸出水濛濛蒼蒼絶非人間境黙酌久之雲盡波寬群動皆蟄羽吉

起謳象賢引管絃佐之婉折頓挫令人忘情及曉鴻寶復止諸子諸子亦無有欲返者是夕重集柳下夜氣寒淡飲趣亦適較昨又將過之次日始謀歸將歸曙生俳佪鴻寶知其為祈也命童採贈一瓶瓶入舟因依花前且以葉代茗滿飲花下三子命余賦詩

樊村新水添幾尺白首主人門外立客來不揖不話舊無限清芬雙槳入隨流曲折行徐徐身閒始與白鷗俱開樽痛飲飲欲醉溪香月皎心何如

管鮑篇呈汪舟次

賦詩鬓毛白世不知名字誰知衆人中得遇汪舟次己亥來遊東海涯九月二十見余詩生平竟從紙上出因詩與我成相知去冬過邗江訪君梅下館館前氷雪來往稀獨把陋軒詩一卷賞心真與時流殊精論不恕老夫短老夫垂首忽自憐此身若死已亥前篇章縱得逢同調不過異代相周旋

草白沙黃歲暮天窮途還愧費君錢知君不作感恩語高義旋聞舉國傳君不見吳越詞人新句好朝來嘖嘖揚州道上言今人吳與汪下言古人管與鮑

吳爾世四十贈以詩

老烏山月中悲鳴啞啞思故雄雄去荒烟身不返雌守舊巢腸欲斷風凄雨急誰相憐只有孤雛在眼前拮据哺雛雛不餓今日雛較昨日大長成毛

羽飛出林不知老烏受幾辛苦到如今君不見豈谿吳氏遺腹子今年四十毋心喜

陋軒詩

海陵　吳嘉紀　著

五言律

自題陋軒

閉門二十載霜雪滿頭顱治亂從當世簞瓢自老夫空堦苔欲掩頹壁樹能扶寥落無鄰舍乾坤此室孤

懷吳後莊

海內諸兄弟吾憐吳後莊負薪歌下里學稼養高堂有疾還躭酒無求不出鄉平山分手處木葉又蒼蒼

僻壤

僻壤無春至安知春已殘海雲千里黑塞鴈一聲寒老去謀生拙時危作客難直西是鄉路日日出門看

偶成

颯颯風沙裏朝朝語笑稀飄零幾鶴髮寒暑一鶉衣肺病惛書卷鄉心對夕暉妻兒守饑困定不怨遲歸

摘扁豆

村舍盡逢秋貧翁何處求一筐提戶裏百畝是牆頭酒熟應堪佐朋來不更謀餘花結未了風露正悠悠

河邊廢塚

長眠誰可免念汝在河隅泥土已摧盡兒孫應久無方將憂陷溺豈暇辨賢愚死後復飄泊人生多此軀

九月桃花

已是蕭條候忽驚芳樹開衰年那可對春色不時來霜日故相照霜風未忍摧花前有漁父莫漫放舟回

送汪耳公

泰郵湖裏浪澎湃撼蒼天下第去為客西風獨放船詩書成皓首妻子怨青燈徹夜蘆灘泊哀鴻叫可憐

落葉

枝上曾幾日夜來秋已終又隨天地意亂下户庭中不靜月斜處偏驚頭白翁何須怨搖落多事是春風

豆棚

僻巷無來往縱橫長豆藤陰森時倚杖實小預期朋露氣清晨集蟲聲徹夜憑自慙非老圃蔬食入秋增

寄吳公調　余去歲往淮晤公調尚客余里

昔日窮愁裏看余叢舊林懸知遊子况尚在故人心書去夢魂遶花開離別深喈喈啼綠樹求友愧春禽

賣書祀母

母歿憶今日余貧過昔時人間無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粱對雨炊莫言書寡效今已慰哀思

懷曹僧白

人客復誰憐蒼蒼髮兩肩顏衰應伏酒囊破不宜錢水月處高詠雪城中醉眠欹居前後竹相待影蕭然

同葉潞生飲江聲閣

老友相逢後偕予郭外遊自沽幾瓶酒人借一間樓江水春何潤寒山暮欲浮不愁歸路遠片月在前洲

六朝松

壁盡古今雪還留最老柯鬼神聲下集日月影中多頓逐春林茂閒憑野叟過幸生秦以後不辱此巖阿

品外泉

晝夜寒光湧一亭皆混茫自存空谷味何用古人
嘗此日名仍掩深山影共涼鐘鳴僧出汲落月在
松篁

別郝羽吉

出城逢落日看我上歸艭離况有如此鄉心轉欲
降寒潮浮遠樹驟雨下空江今夕難成夢君應坐
竹窗

待吳後莊

貧老難為客離群更若何城荒春氣冷門閉雨聲
多命子沽醽醁扶筇看薜蘿烟生庭欲暮雙屐可
來過

訪道開上人

上人年七十寄跡古城隈花落客行少鐘殘門未
開此身能寂寞前日始歸來留我同趺坐斜陽在
薜苔

聞鶯

海上無鶯汪子虛中讀書東亭初夏鶯忽鳴其
庭北古槐詩以紀異

東亭春去後始綠兩三槐下有靜人住能令黃鳥
來輕風當午動小室對晴開莫惜聲頻轉音酬正
滿杯

送吳雨臣

漠漠水煙裏看君一棹移愁連蒼海岸別到白頭
時離亂客何處平生人不知浮雲無定跡未敢問
來期

集江曙生南城別墅

南城五株柳高士一家邨人跡隔溪水秋聲在草
門客來烹野菜自起倒清鐏幾載離群恨燈前總
不言

送森公

人顏何可向久矣勸師行短杖又無定斜陽皆有
情從今尋一寺應不負餘生古渡暮分手蘆花伏

水明

汪虛中齋中喜晤汪舟次

尋女來敲戶逢君正念余何曾同旦暮偏肯愛樵漁澤國梅開早荒齋月上初不須競投轄我僕已停車

吳趾振齋中夜坐

歸來微醉在松影半堦斜我意欲危坐人間皆不譁新霜生石壁落月入鄰家尚有殘燈火敲氷自

煮茶

吳溪送汪虛中兼懷吳後莊

凜凜歲寒天送君歸舊川溪光浮佛舍塔影壓漁船客路開雲外家山落照邊不愁逢酒伴囊有買文錢

送孫無言令弟象五遊汝南 時無言仲君同行

未見詩書賤為商豈自輕欲稱真學者不敢後謀生白月孤帆影黃河一鴈聲知君對猶子時有憶兄情

新僕

語少身初賤寬傷家驟離饑寒今已免力役似忘疲前輩親難慣新名荅尚疑猶然是么子過小莫愁笞 愁字一作輕字

遲汪虛中

曾指一園梅花時當再來臨溪扃竹戶對月煮村醅良夜今如此南枝已盡開蹇驢策何處不踏迺

軒皆

懷江象賢

邗江三月半孤客此時情病起家重憶愁來野自行落花關外驛嬌女竹西箏無數繁華子春風送出城

懷吳雨臣

漁樵曾有約何事又西東戎馬迂儒賤舟車吾道窮鄉心生月下客淚落塵中松菊荒蕪久年年怨

轉蓬

谿翁

農子都憂旱溪翁獨問天不才生亂世垂老遇凶年草白成關塞塵飛過陌阡城中催賦吏策馬到門前

九月臘梅

歩入山翁徑老梅當戶幽微芳隨菊放殘蘂為花留不作一林雪偏爭幾日秋人間霜露遍春在此

齋頭

天寧寺曉月

竟夜不能寐數疑天已晨披衣聞去鴈出寺看疑人埜外春霜白城頭戍鼓新冷冷曉月下愧是遠遊身

抵邗集汪耻人齋次韻答周元兆先生

力疾尋知己霜風海岸長艱難王子棹蕭瑟杜陵囊見面齊驚在聞歌各自傷羸軀真棄物公獨愛

疎狂

又

歲暮東風裏邗關處處花更生人躑躅半夜月橫斜詩出皆悲感杯深失嘆嗟病夫不得醉搔首怨琵琶

元日

物物漸親類村村皆向晨東風今日到老態一番新處亂何妨賤躭吟敢獻貧柴門溪水外慚愧訪

予人

寄程伯建

山水滇南勝知君定憶予十霜垂老別三度隔年書荒徼兵戈裏遺民飢饉餘此身方許國莫謾羨鱸魚

重遊邗上途中寄懷周櫟園先生

病裏又為客登車聞曙雞海明殘月上野濶數星低憶昔吟梅下同君在竹西來朝過舊館碧草正

萋萋。

五月初四夜

節至嘗愁嘆。今宵天一涯。荒風孤館樹。急雨五更雞。老去病除酒。夢中身在家。幼兒依阿母。頭戴石榴花。

茉莉

深閣晚粧近。爭開羅綺前。微風過戶好。亂雪炤人鮮。種自宜南土。根難到隔年。比來烽火靜。處處賣花船。

楊蘭佩招同諸子舟泛

火雲蒸萬戶。何處覓微凉。柳樹隨堤曲。荷花出部香。醉醒看過客。老病入歡場。一任笙歌亂。清譚自野航。

雨中移蕉謝孫八

孫八吟詩處。離披盡綠蕉。終年陰不散。三伏暑全消。念我同棲泊。無人慰寂寥。殷勤分數本。恰值雨蕭蕭。

訪杜叟於天寧寺蔣生留飲

風雨眠荒寺。杜陵真可哀。何能遣飢渴。應不獄追陪。廢地竹生遍。閒門花亂開。酒人欲醉客。自抱一罇來。

陋軒詩

海陵　吳嘉紀　著

七言律

謁岳武穆祠

祠宇崔嵬俯一城背人瞻拜淚縱橫草荒石徑牛羊氣風急山門鼓角聲河北當年輕與敵中原今日復誰爭窗前歷歷江南岫悵望徒傷野老情

送孫無言歸黃山

故鄉亂後尚留松久待山翁策短筇幾畝薄田今有主一間茆屋在何峰藥苗不救衰年採樵父多於落日逢我欲巾車來問訊只愁處處白雲封

南湖

野風吹樹樹可憐遠村近村無人煙好奇偏屬窮途客薄暮又在南湖船亂鳥連翩下夕焰細泉淅瀝縋秋田平生哀樂殊多事醉聽山鐘鳴晚天

落日

忍別妻兒上小舟鳫鴻中澤語啾啾老人觸目多如此落日空囊何處遊古樹經霜無碧葉寒溪過市有清流幾時得伴田間叟飽食高歌學飯牛

客邗上送汪二舟次之龍岡

無數梅花開草堂扁舟何事去天長漁樵有約皆良侶老病無依各異鄉藥裹半囊為旅食詩篇幾帙是行裝明朝見月齊相憶君上龍岡我蜀岡

舟中九日

佳節驚逢多病辰強披敝褐向江津殘秋風物悲孤棹故國籬花戀主人幾度登臨成老大半生飄泊喪精神干戈滿地親朋遠愁見茱萸刺眼新

九月十五夜聞新鳫

亂水不喧風肅然新鴻今夕到溪前遠連衆影冷穿露各咽一聲秋滿天月色中飛枯木葉蘆花下泊釣人船又逢此地少禾黍旅夜栖栖應自憐

雨中移菊入室

秋村酒熟重陽近種種籬花宜聚看稚子抱過三徑雨白頭坐入幾層寒燭燒深夜影隨亂鐘進草堂聲不乾尤幸橋西車馬少銜杯獨對到開殘

城閉不能出汲邗溝汪舟次乞諸豆腐翁家得半甕責茗供予喜賦

故人憐我渴無賴去汲邗溝逢閉城贈出路傍殊可愧擔來竹下有餘清不愁旅夜衰年病共對空齋落月晴茆店此時雞已咽夫妻竟為罷謀生

崇寧觀曉鐘

夜到五更適寂然數聲靖徹海濱天殘燈剩影依類舍落月搖光作冷烟群動未生塵市裏何人還在夢寬邊漫憐埜老懷無累側枕聽來二十年

丙子生日

漂倒丘園二十秋親炊葵藿慰余愁絕無暇日臨青鏡頻過凶年到白頭海氣荒涼門鴈過溪光搖蕩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舊歸來向汝謀

初聞蟲語懷陳啓愈

中宵酒醒夢亦罷起來危坐還獨愁雨殘猶見月了了草濕忽有蟲啾啾多年庭樹欲黄葉去歲主人新白頭此時故舊隔千里那堪又值江山秋

九月四日雨臣見過　是日雨臣初度

俱是先朝戊日生相知端不為同庚黃塵戰伐無季代白首漁樵此弟兄鳥雀依人雙戶掩茱萸傷節一溪晴敝廬歲歲秋光好莫厭頻來酒共傾

答櫟下先生

窮冬高枕掩荒籬櫟下先生寄我詩遠問只愁身便廢憐才幾見淚沾頤生多奇困寧無怨老遇知音不厭遲氷雪溪頭扶病起為君珍重夕陽時

陋軒詩

五言絶

海陵　吳嘉紀　著

稅完

輸盡甕中麥稅完不受責肌膚飽一朝腸腹苦三夕

送貴客

曉寒送貴客命我賦離别髩上生氷霜歌聲不得熱

夕鴈

青天開眼看雲影落霜攔遠鴈追雲至一聲林盡寒

籬間詩

日日日暮歸細將花影數數到花開時不携出紫戸

又

半籬何哭兀乃接松枝斜松有霜中觀不作霜中花

海陵　吳嘉紀　著

七言絕

虎墩山閣別葉澹生

西風瑟瑟作新寒僮僕因依別亦難若在樓頭窗莫掩蘆花行盡我迴看

王鴻寶自樊邨摘荷花見贈

老友門前即水涯輕風曙月採荷花扁舟揷遍身眠入一路看花到我家

淘上謠

見童弄武范公堤兵馬騰來路作泥無數髑髏裒草裏年年變作野禽啼

又

場水旱狹海氓房六月煎鹽如在湯走出門前炎日裏偷閒一刻是乘涼

題伯鸞賃舂圖　同孫豹人汪虛中汪舟次吳豳振分賦

回首長安不可還夫妻食力到吳關伯通廡下風光好只恐年凶四體閒

題買臣負薪圖

終歲行歌陌上塵丈夫本色擔頭薪樵蘇到老君無辱何必身榮駮婦人

題子房進履圖

大怒椎秦博浪中壯心急遽笑英雄人前雙履殷勤進喜殺橋頭黃石公

題文君當壚圖

聽罷清琴鬭綵鸞如花麗色炤當門臨邛日暮酒徒散笑視夫君犢鼻褌

光緒甲午冬月廿五日燈下讀一通因識之

陋軒詩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嘉紀撰嘉紀字野人泰州人泰州多以煮海爲業嘉紀獨食貧吟咏屏處東淘自名所居曰陋軒因以名集其詩頗爲王士禎所稱後刊板散佚此本乃其友人方千雲裒集重刻者也其詩風骨頗遒運思亦復劖刻而生於明季遭逢荒亂不免多怨咽之音

林左堂續集三卷

〔清〕孫致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左堂詩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提要

重刻杕左堂詩集序

我鄉松坪孫先生於前戊辰登魏科迨余幸南宮適花甲一周真前輩也余總角時曾識先生於里第以為天上人後稍知拈韻即奉杕左堂集為拱璧知之最深歲己巳承乏少陵書院維時從遊士不遠千里先後至者數百文行之外顧名思義兼及詩歌未期月諸生進而問曰自弟子受教以來於文則宗八家於詩則宗少陵於

本朝則師王阮亭今時則有張南華阮亭出藍[illegible]下不知南華之學亦有所自乎於我師為同里[illegible]略余曰詩學豈易言哉就我鄉而論四先生外尚不下十餘種孰非家稷尹而戶皐夔而其薿綜衆流導乎先路者則莫如松坪先生矣因出杕左堂集示之諸生復請其詳余曰河流九折也出碣石則彌雄玉耀連城也孕藍田則更貴先生之詩氣韻沉鬱之言其意表頗近謝康樂蘊藉脫落不染塵氛有類岑嘉州渢渢乎仙遊英英乎霞舉又善學李供奉至於格律嚴警雄深渾健則非少陵不可擬古詩俊逸如王子

晉向月吹鳳笙隨風柳揚聲在雲外今體澹宕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敗然㒒人終日傳杯而醉達旦不休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盖詩品貴高必天賦超軼之才具瀟灑出塵之致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而後藻思不羣才備矣取法欲上原本風雅及於楚騷兼乎漢魏式乎大歷為之軌度宋元以下亦宜別之以授我裁成取法得矣又必有穎悟絶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

以奔騁百氏而馳驟千里功加矣又必具溫厚和平之養嚴莊凝重之度然後其音淳龐而雍和鏗鏘而鞺鞳亢戾消則氣象從容弇鄙去斯尊嚴典雅養優矣處江湖之遠必得山川之助呼吸穆清吐納雲氣凌萬頃之煙波登峭削之危巒氣勢恒連乎霄漢而又有草木蟲魚之玩林樾蒼碧之瞻俾精神凝合物我兩忘居廟堂之高覽乎城觀宮闕之壯陳綱布紀之宜典物文章之美兵甲車乘之雄朝會燕享之盛及乎郊社禘嘗鐘磬干戚之儀備斯數者然後可以

言詩矣置品不高負骨匪異其識必陋以卑師法不古綺靡為工其音必靡而滯學之不充則師心自用空踈寡當其辭必蕪而龐養之不遂則難言風度必流於下里巴人無江山之勝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無以發揮其性靈鮮巖廊之觀則風雲月露之形囿屢漆林之礙其情必湮而鬱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不齊未有不資乎此六美者也而惟先生則兼之是固先南華而唱後阮亭而和而實祖述乎少陵諸生有志吟咏舍是將奚取

林屋唫稿集序

則焉於是羣仰先生為少陵的派而杕左一編遂大行於鄒魯間壬申秋先生之外孫悅巖程君蒐羅散佚將彙付剞劂索序於余余竊謂初刻二冊南華當言其梗概而去取實定於朱君厚章大半皆先生少時所作以為不必取名位進年壽崇為準的蓋厚章所見多外間泛辭故有是語顧近日名公如杜雲川楼西浦輩俱極口先生晚歲詩學益進雖率然應酬遇方成珪遇圓成璧無一言可移置他人他事者今欲信今傳後豈容登其堂不歷其奥窔耶因即以言

於諸生者書於其端而表重刻之意云
乾隆十八年四月望日同里後學秦倬拜書於山東
少陵書院

吾鄉勝國諸先輩多以古文辭著稱鮮有及韻語者方其初王常宗徵士倡論排楊鐵崖學者始知文有正派而其詩殆不可讀嘉隆以降唐叔達婁子柔李長蘅徐汝廉四先生師法歸太僕榰柱王李頹波而詩視常宗篇什亦稍富貞文黃先生繼之可謂盛矣要之精力盡於古文詩特縱筆而出蓋非其意所屬也入
本朝於是陸菊隱張樸村孫松坪張匠門趙蒙泉張南華六君子者相繼出或耑攻詩或並治他藝然皆

彬彬具體與勝國先輩以詩為餘事者有異就六家中冣工莫如松坪先生左太沖有言曰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登高能賦者誦其所見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似若無取乎古人者然沈休文叙次兩漢魏晉及南朝之詩人而總之以為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夫兩漢魏晉及南朝之善詩者亦不過各寫其所志所見云爾於風騷何與而休文斷然言之蓋古今之心一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迨夫造意鏤詞結體布格之既備而以槩諸

古人靡有不合者也若其本無所得而斤斤焉求離合乎古人雖取徑不一而其失則均松坪先生之詩枝條豐縟光澤鮮好徐而察焉則凡愉快悲憤其所志者皆可考而知也凡平生經歷自山林而邊塞而館閣其所見者皆可述而志也蓋根本自得而能多師以為師譬若蜂之釀蜜蜜成而不見有花信乎其工而可傳矣先生初名翹夢人受致彌二字示之更今名字愷似别自號松坪居士早以國子監生膺

聖祖特達之知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未受官遽歸年四十餘成進士選入翰林坐事去官幾不測後得白終侍讀學士集曰杕左堂集别有未申集先生被難在未申兩年故云今皆掇入全集又有梅沜詞别花餘事詞衲琴詞先是趙先生三張先生集已刊行今先生外孫程君宗傳復盡刻先生詩以傳於世而莿陽先生集卷帙甚繁今里中雖有鈔本莫爲刊布將就堙没斯文之有幸不幸豈不重可嘅與予尤嘉程君之志行有不同於流俗者故附著之

乾隆二十年歲在乙亥春季上巳後三日同里後學

王鳴盛頓首謹序時寓京師淨業湖南

杕左堂續集卷一

嘉定孫致彌愷似著

送使臣還　天朝

神堯方御極仁聖有遺封（東國稱箕子為仁聖）化被東西海文
同大小共　天書鸞並鵠使節虎兼龍峻秩勾陳將
高標太華峰通侯今博望謁者昔陳農共喜輶軒過
都捐扉屨供（屏絕餽遺供給）撤懸知禮重（以皇后喪不用樂）輕幣恤
年凶（國王私覲餽贐皆却之）玉馬尋殘碣（箕子墓）金麟弔舊蹤（檀君與堯同時在位二百餘年乘金麟上昇中國鼎湖事相類）荒江餘鴨綠喬岳失青
松（開城鵠頭山舊為松岳今已童矣）篇什收鞮譯歌謠采邶鄘成風
煩斲鼻列宿見羅胸抱璞非和氏焦桐遇蔡邕散財
歸橐括大冶徧陶鎔琬琰　奎章煥琳瑯　御墨濃
（時恭奉御製御書以示彼）星虹光煜爚雲漢氣葱龍仰見　皇
猷遠能忘侯度恭驪歌何促迫騶唱肯從容（駐王京僅八日）
帝闕行方近仙槎路莫從遥瞻天咫尺願學水朝
宗愧乏新羅錦因君獻　九重

賦得花柳含丹日

上林深雨露麗日復中天纈蕊頻舒彩絲楊乍拂煙

陽和迴浩蕩卉木競芳妍願駐重光照長留　禁籞
前

其二

胥蝶紅英密藏鴉碧縷深向陽俱得地就日共傾心
的皪薰妍影熹微閃綠陰春暉何以報寸草獨沈吟

詠夏

修景纔南陸離明紀祝融炎蒸移月令長養見天工
鼓偃昇平日絃調解愠風乘時惟火德平秩　聖人
功

其二

日長垂夏正時燠叶箕疇宣夜占朱鳥勾陳駕赤騮
峰奇雲屢變土潤雨偏稠聞道于苗處恩從扇暍流

其三

燧人鑽棗杏樂正合笙竽欲獻醴泉頌先傳雲漢圖
日應如趙盾雨恰憶夷吾詎假尋河朔炎威避玉壺

其四

幽土莎雞化陶盧草木長覆施天不倦發育物皆昌
日午耕耘苦風微殿閣凉恢台忘　帝力隨地得義

皇

飲酒

軋軋鳴犇車葉葉揺酒旆多謝㚇林人遠送新釀至
馨香羅䑋頭涎流不可制車子作好語留醉新及第
咄嗟酒家傭使我發長喟我聞古酒人往往薄名位
但愛飲酒樂不慕僕射貴叔夜豈不達作吏此便廢
不幸如若言其苦乃不啻身作三日婦車中常閉置
傴僂謁達官磬折復屏氣時或持一卮終日百拜跪
矻矻竆晨昏何暇識酒味揮手謝斯人終宵不成寐

捉鼻恐不免誤我麯蘖事凌晨聞撤棘幸不掛名字
科頭發大叫良復快我意且喫三年酒再應七篇試

其二

野人如山麋世味一何淺冠裳苦徽纆林壑情繾綣
飢驅生理促長裾暫游衍依人銜泥燕果腹飲河鼹
所欣幸舍門正直瀛臺苑昨來時雨過已覺光風轉
苑樹絲參差宮鶯語睍睆塵消碧瓦明氷泮玉泉暖
檐牙掛蛛絲時胥落花辦開我桑落樽听然自飲滿
一爲獨酌謡坐使萬緣遣無爲長鬱紆負此堅昆盌

其三

少不樂鉛槧揣摩及陰符家傳驪山注夢受魚復圖
技成二十載躑躅猶泥塗伏波虎空画浮漫龍難屠
夜來臨麯部拍浮共歡呼陰以司馬法部勒諸酒徒
信如立表期肅若銜枚趨天銜及地軸變化存須臾
沈冥有妙理擒縱通孫吳盟府冊酒勛可比英衛無
斯言太游戲且復傾我壺

中立作

三月朔茂叔旦鼲招爲西山之遊道上同蒼霖

尋山有約覺身輕纔出城闉眼便明半夜雨催春樹
綠一天雲散曉峰晴撲人花片太無賴迎客泉聲不
世情好向煙霞最深處狂歌縱飲任吾生

中秋後一日同華亭錢越江石門吳青壇常熟
歸惺厓武進楊芝田嘉善曹蓼懷吳縣沈東田
華亭陸敬峰崑山葉淵發澄夏吳江周惟念雅
集芝田有作次韻和之即以留別（是歲七月地震不已九月望當月蝕予將南歸）

身世眞同不繫舟樽前無地可埋憂坤輿未奠金鰲

極宣夜遥添玉兔愁舊友書爭貽撲滿故山亭早築
宜休安危擔荷須君等莫但嗚珂擁絳騶

泉州贈蘇小眉

吾友婁江生客游燕臺歸自言結客徧傲世罕所推
獨數二蘇賢達且都忘疲云君與結交信吾言非欺
皇帝十二載僕亦遊王畿解鞍即懷刺訪之城西陲
小蘇方遠宦五馬擁旌麾正得見長公玉局神仙姿
握手意氣合不異針與磁抵掌談古今一掃經生辭
妙理見天人超超千秋期於時方太平春臺樂熙熙

側聞兕錯謀萬目同盱睢嗟彼巢幕燕多君炳先幾
杞人憂未已羽檄俄交馳余占鳥焚巢竄身長河麋
聞君擅才傑出贊征南師所至為軍鋒威震恩亦隨
一舉清東南反側就羈縻方知天下士所試無不宜
謂當列屏翰猶屈佐郡卑昨者客丹霞輿誦播四垂
不辭嵇生駕從君慰相思僕本蓬蒿士仰荷　天皇
慈賦詩奏便殿摛傳馳句驪歸就京兆舉未得登彤
墀出處有義命詭遇古所嗤遠遊為交親非求衣食
資為别僅十稔此意君應知蠻城多刺桐山酒足荔
枝風塵久飄泊信我雙愁眉歸當就江郎同寄懷君
詩

閏中秋陪李水心吳香為李辰玉三先生宋旣
庭業師集余徵君宅同和申文定公韻

莎階蟲語露華寒叢桂扶疎尚未殘千里故人今夕
合一年佳節兩回看秋如久客逢餘閏月亦多情續
舊歡容易共尋聯句會莫辭相勸酒杯寬

别楚狂三年矣庚申冬相遇吳門醉後讀其庚
申日記至燭跋乃已枕上口占十絶句為贈

南樓判袂倏三年春渚秋衾夢屢牽此夜挑燈披日
劄只如日日與周旋

其二

落燈時節酒船開曾過柴門題鳳回却悔千山空浪
跡杜鵑聲裏未歸來（是歲元宵君過訪寒齋予尚滯閩中也）

其三

玉署貽芳見二難偏憐狂客罄交歡清溪沽酒銅坑
雪處處相將爛醉看（首句謂淵發澄夏）

其四

江上布衣口懸河羅浮仙客何英多苦遭楚狂惱不徹滿簋長吟復短歌日記中載璞庵翁山詩甚多

其五

前身曾侍玉宸班終擬雲房煉九還却怪主人高索價要他杯酒買青山用九峰主人語

其六

十載鄉心託佘峰朅從白日訪仙蹤道人不識身何似十丈蓮花百尺松父名我以蓮號我以松皆日記中語

其七

仙侶耕煙還釣月禪宗無著與天親羨君只合隨君去做個拈花調鶴人山中有耕雲道師及墨浪香峰諸和尚

其八

去年歸櫂感人琴被酒西州淚滿襟留得一枝金粟在秋風吹折更傷心客冬武東歿今秋子豐繼之皆君至交也

其九

老去閒情水月叅好花偏稱白頭簪歌邊雀舫曾騰醉燈下羊車徛旎談

其十

口吟目覽徹三更都忘輕寒著背生半卷忽驚銀燭跋擁爐敧枕待天明

送楚狂入佘山用寒字

南池明月西山雪十載曾同馬上看笑我風塵裘易敝輸君懷袖剌常漫圖書未厭歸裝薄杞菊新添活計寬記得先師留識好幽棲真向白雲端有嶺上白雲之識

魯謙庵先生以雪田翁画峰泖圖索題走筆爲長句

會稽先生中年裔舊是玉皇香案吏染翰親依日月旁分符不倦登臨癖琴川演漾烏目高浮玉俯瞰揚子濤一麾十載五茸住九峰三泖供遊遨群峰叅錯環城北雲岫煙林相斷續九子空誇供奉題九疑想像湘江曲別有煙波涵百里黃金窣堵中流起杳靄西連笠澤雲蒼茫東走春申水湖光山翠繞城來穠袴歌中郡郭開澄波便是投香渚碧嶂還如擬峴臺拄笏蕭閒愜幽志時復留賓張水戲清風拂袖甑生塵只貪飽看湖山麗擅場画手雪田翁解衣盤礴經營工爲公點筆圖素扇長留鈴閣揚仁風後堂弟子

戴彭比展圖不覺心神喜都將山高水長思寫歸尺幅丹青裏吾聞羊杜昔登臨峴首青青漢水深君看繪事留傳久直與豐碑共古今

題徐俟齋先生画

避世高風不可攀芒鞋竹杖水雲間尋常歌哭無人會自寫胸中得意山

其二

青芝山下記幽居峰翠溪青画不如寫徧義熙新甲子只將名姓涸樵漁

次韻題雲怡老人曲子

卻老何須玉杵霜徵歌猶發少年狂銀泥舊譜傳無誤瓊樹新聲好不忘舞袖最宜香旖旎看場須拚酒淋漓風流老輩誰能似鏤管花分檀板香

五月四日西又賓臣大生服尹震爲過余瑤草山房小集同用三肴韻

關門清晝寂小徑綠陰交樹老猕天幹篁垂滴露梢香蒲將泛酒苦筍尚充庖正愛提壺勸俄聞啄木敲眞如磁引鐵豈但漆投膠賓主何由辨琴書且暫拋

醉人君幸恕熱客我無嘲餞記須金榜是夕以古法琅盃行酒有會元字蓋明初南宮宴具也著初揲寶文大生筮秋試得姤之比漏催銀蠟炧簫待玉人敎計日行攀柳占星只繫匏幽芳蘭在谷薄俗芥浮坳自昔期梁棟其誰臥草茅明朝看奪錦雲雨變龍蛟

新秋陸鶴坡招同董夢龍年伯張學之董新日徐西厓盛賓三集竹素堂限韻

望衡對宇過從便況遇良朋共酒船南極星辰尊一老西園圖画集群賢梧桐紀閏垂陰密菡萏迎秋出水鮮最是幼輿巖壑美莫耽雲臥負華年

其二

促坐留歡過日斜情深孔李舊通家才名早識平原賦踪跡休論博望槎史筆褒譏嚴衮鉞酒兵約束變龍蛇亦知吟詠眞餘事鏤管爭看夢吐花

曰恕屢餉名酒佐以珍饌口占謝之

翠釜銀罌繹絡陳荒廚破飯失清貧杯浮花露酡顏易箸下蓴香動指頻鳧臛脆兼生菜美雀肪肥及畏綿勻老饕傾倒分甘意醉飽從君過小春

碧蓮僧舍爲盛悔亭題劉巢雲画寒林返哺圖

涼飇颯颯錦樹枯僧樓愁見歸飛烏巢雲画史得此意鵶溪潑墨風煙疎吾友遠遊因負米什襲此圖巾笥裏今朝掛向客窗晴返哺區區寸心慰倦遊詞客思瞢騰對此重教感慨增春暉寸草無由報注目寒林暗撫膺

老樹

鴨脚何年樹盤根古寺隅駢枝擎雪秃老幹宿雲孤黠鼠無時定飢鷹盡日呼僧樓有羈客對爾獨躊躇

嚴石樵招同張仲垣盛悔亭沈相如遊弁山白雀寺訪古劒和尚即事次仲垣韻（梁比丘尼總持出家於此有白雀青蓮之異寺額爲顏魯公手書）

橋畔松杉翠染裾蕭梁古寺總持餘空留白雀青蓮蹟長伴銀鈎鐵畫書談虎小亭風色變尋僧丈室世情疎宗雷舊社詩能寄三十六陂多鯉魚

三疊韻贈石樵（先扶桑兄同年故有三句）

詩仙塵表燦霞裾第一清流正始餘舊好漫追龍尾道新恩待胥鶴頭書長齋繡佛容人醉小技雕蟲愧我疎霅苕雲堪泛宅從君折芰共焚魚

石樵爲余序朝鮮采風詩六疊前韻以謝

萬里王程紀絕裾口銜　天語到扶餘謬膺　聖主非常遇遠購中朝未見書頂踵難勝　恩浩蕩篇章終愧學迂疎非君椽筆重題拂只合空箱飽蠹魚

北行期迫別仲垣賓三先理歸棹兼似石樵令名受公佩周七疊前韻

軟紅塵裏曳長裾回首東華五載餘瘦馬又催偕計吏驚猿應有絕交書夢尋吟畔蘋香遠醉望高齋樹影疎想得相思多麗句好緘尺素託雙魚

寒夜集服尹書巢同賓臣大年維水侍東皐先生倣鐵厓花遊曲以閒徵雅令窮經史爲韻

歲何急若其寒徵環川大鐅皆層氷狂生浪漫奚爲者當杯猶自耽風雅盤餐錯落山海窮饜飫毋乃便饕翁搜腸擢腎窮酒令坐使聱牙失聲病諸君莫惜頹玉山糟丘之築亦等閒酒能作病良可止請立之監佐之史醉人謬誤語不經焉知吾儕非酒星

示同學諸子

當筵暇豫唱烏烏擇木休論菀與枯不受玉鞭真驟褭能逃鐵網是珊瑚閒身正好聯吟社好事從教喚酒徒試問科頭箕踞坐何如屏息沒階趨（趙執信曰結法甚陡意亦峭厲）

送汪宇昭歸杭州 次韻

南菊繁英漸可餐軟紅那復戀長安恰隨燕子辭秋社肯借葡萄博好官燕筑醉來留縞帶吳航買得勝雕鞍西湖鷗鷺還喜煙水深盟且未寒

獨飲至醉戲作俚體四首示知我者

仲翔骨相本來屯厄似黃楊瘦翠筠小學秖能通甲子（夏侯湛抵疑諷急就習甲子）大還豈耐守庚申中書君已頭將禿列地封難手不皸腫背橐駝吁可怪莫辭邑犬共狺狺

其二

偶逢教譎頻先赬更許誰同叔夜鎗勇決固應呼鴿弟清芬只合對梅兄入秦術恥如張祿之楚言多類宋牼羊酪不消文士妒須令一一啖倉庚

其三

清淚無端下綆縻負鹽阪老雖斯從誇識字弓三石難博還書酒一瓻肝膽易傾貧到骨鬚髯空磔作其而可憐竹實淹飢鳳飽食終輸惡水鴟

其四

先後何論稑與穜羊公鶴只解氋氃求伸以屈龍師蠖不駁於乘虎負騄魯壁許田供鄭假宋城墨帶耐輸攻野人醉裏忘齊物蜾蠃螟蛉是二蟲

送同年阮巖公南歸次越江韻兼寄王璞庵金憲臣蔡龍文陳挹蒼江德園蔡鉉升胡孟行蔡幾先潘與久

貂裘同敝鋏同彈兩度風塵共歲寒自悔冥鴻隨燕雀相憐飢鳳啄琅玕故人惜別貪期改瘦馬衝霜怯路難好待柳衙花信早金錢爛醉與君看

其二

秋來日日送人歸轉覺騎驢旅食非開徧黃花君又去望中錦樹葉初飛秦淮喚渡潮平岸牛首尋詩翠染衣舊雨旗亭同買醉孤雲應念獨無依

太史銀章歌為宋葯州庶常賦

長洲太史富二酉弱冠雄文滿人口玉署新遊　聖
主恩銀章舊向嚴君受君家忠孝世清門上台調燮
追開元潛將輔相贊造化獨以公忠結　至尊相公
釋褐秘書院私印雕成玉箸篆朱絲繫鼻錦囊盛花
磚日夕供清玩翩翩珠樹鯉庭趨指點之無骨相殊
膝前親解白金鈕肘後懸同紅蝎珠今來射策延英
殿文章果冠瀛洲選世掌絲綸到鳳池此印分明操
左券黃扉劒佩結西清蓮炬分來近火城自向韋門
傳相業豈惟劉閣繼才名什襲緹函藏弃密鼎彝詒
謀存舊物更待丹山小鳳鳴傳家直比文貞笏昇平
盛事記前朝四字圖書寵巨僚期君啓沃追楊夏銀
印重看下九霄

次周宜一碧桃詩韻寄陳子萬子萬往官黎城黎有名倡碧桃歸貴公子公子歿復歸於黎子萬爲賦碧桃詩宜一和以示余讀之有感因用韻作四絕句以示子萬

分手銀灣雁信稀栽花應念舊荷衣誰知大鳥真凡
鳥兩度三年未一飛（戊子秋別子萬於中州會館之銀灣王文安公所題也子萬望予甚切顧屢被放斥殊自悉也）

其二

仙令風流夢見之訟庭無事日裁詩能忘半月臺邊
夜笑擁蓮鴻昵酒時（記辰巳之間與子萬章仲遊單縣事）

其三

蒯邱秋盡草離離對酒思君知不知空谷賣珠人漸
老可能唯賦比紅兒

其四

琬琰遺編手自披頻年徽軫輟鍾期惟餘季子憐狂
客偏賞貂裘換酒詞（其年檢討輯其先宮保以來投贈詩文爲琬琰集載余贈子萬貂裘換酒詞）

周礪巖編修招集一畝居分賦得秋齋限三肴十二韻

黃雀雨初歇幽探愛近郊晴光開廣幙秋色集塘坳
壓斂金莖側煙輕錦樹梢地偏涼吹拂天迥濕雲捎
碧水窺容影清霜綻菊苞登臺嵐翠滴凭檻竹聲交
石冷垂藤縛窗虛墜葉敲櫚庭蟲唧唧蘆塞雁咬咬
氣爽簷牙接泥乾屐齒抛跡同烏集闕身羨燕辭巢

南浦鱸魚膾西山橘柚包越吟寥泬裏憑付小奚鈔

贈王黃眉給事

岱宗表齊魯華嶽雄咸秦卓犖見二王風骨同嶙峋斯文得所寄騷雅披荆榛古調發窈妙高舉離塵氛天然去雕飾力挽皇風淳我讀郃陽詩新城勤討論髣髴仰三峰秀色撲秋旻白雲翳其顛俯瞰洪河奔回頭望日觀靈異互吐吞丹厓不可梯惝怳搖心魂安能生羽翰揮手尋眞源

其二

大儒實天寶出必濟世用張弛經綸際能使科名重小試在牛刀遺補叅侍從封事掃華言一一詳而中建邑靖萑苻蠻風變溪洞楚塞犖金堤手援爲魚衆恥學楊馬華百勸而一諷清廟珍瑚璉大厦資梁棟許身稷契間卑卑視姚宋高岡鳴雝喈逸駿天衢縱願言致昇平餘力正雅頌

送禹平歸嘉善兼寄靑城先生及寓飽翰周

霜葉飛如舊酒徒殘秋爭與雁南徂衡寒又送斑騅別譬露空憐病鶴孤柳岸曉風三變曲竹林夜飲七賢圖故人倘念蓬飄客爲報琉璃硯水枯

疊韻酬王后張

聚比流萍散比蓬七年溝水怨西東敝衣至骭憐齊相名紙生毛笑魯風識面憶從童穉日論心早託顧厨中輸君意氣偏豪上醉吸長鯨象鼻筒

疊韻酬椒巖

老屋牽蘿繞徑蓬相望百里共江東雞盟未改乘車日鶴陣頻遐免胄風獨歎漁竿淹幕下即看錐穎脫囊中七襄織就天孫錦管蒯何由貯一筒

東惲胥明三疊字昭韻

若爲使我不能餐繞樹何枝可即安金買驊騮輕瘦骨盤推苜蓿笑微官歌魚客子羞彈鋏遺矢將軍想踞鞍只有天公憐勸旅孟婆猶緩朔風寒

其二

野菊摧頽也自黃浮雲黯黯月茫茫愁心終恨燒春薄節物難逢秬敉香從古燕歌多遠別只今吳語共他鄉相過一飽惟蔬菜蹤跡居然類亥唐

大治先生生日詩

大冶先生古名世金經百鍊材千尋磅礴地靈滙西
塞淵源祖德標東林才華早歲歌郢雪經綸大旱爲
商霖一生温飽非所志四海飢溺爲已任碧衣對後
分丹筆青鎖名入光華簪在唐比徵宋比錫俯視西
漢永與欽旋登柏臺佐執法手定雅樂調元音江淮
八州困庸調縩戟忽挾春風臨民風還淳民氣樂膠
澄河濁疢起鍼蕭規曹隨顜畫一滂沱之澤留於今
九重久弄趙堯印鋒車促駕辭江潯獨坐天綱昴畢
肅亞相地望風霜森承　帝曰洛掌邦計天庚粟涌

泉流金谿租賜復歲屢下數天𢻱芾依棠陰奎章光
爛東壁府河宗寶秘西崑琛高文典冊歸鴻筆星糺
雲縵賡虞琴公舒所藴百之一恩已汪濊流蒼黔爰
立作相定早晚徧慰九有喁喁心海隅瓶生飄蓬家
瑟縮甘作書中蟫馬周作客久流宕桓伊可笑負嶔
嶔鹽車昂首邀一顧騂騮側畔騾騣豈徒下階見
皺蔑直以謀野知禪諶泰鄅冢宰公知已相期合輔
貽良箴把橋何幸容進履法言鄭重書衣襟無媒自
安妾命薄善誘難忘師恩深韓門已許班籍湜謝砌
兼得依球琳我師歲寒挺松柏陽迴不受氷雰侵嘉
平之月月幾望弧南星映旗橫參崧高生甫當此日
天壽平格神所歆名康期頤衛武耄上庠饋餚何惜
惜彌也嘗讀華亭榮壽錄煌煌綸綍羅謳吟師生盛
事播吳越願洗康爵歲歲爲公斟大書特書公勛德
磨厓勒諸神禹岣嶁之高岑公少時受知王文通公常舉其格言以誨致彌
故篇中及之榮壽錄張文忠爲徐文貞八十壽者

題查夏仲抱膝圖次錢玉友韻

面不借荀文若鼻不捉謝安石平生未見如此人萬

馬群空騰齧膝壯采紅爐赤堇銅希聲清廟朱絃瑟
画圖託興比隆中何異雪鴻留爪跡崔徐章句誰能
儔鹿門沔上相追遊蕩陰自笑齊相國新野未逢劉
豫州昨訪故人西南陬浙矛炊劒經炎州諭蜀文傳
魑魅喜討曹檄出奸雄愁碧雞金馬開化日蟲神猫
鬼藏清秋赤手便拔石虎箭柔翰直拖陳安矛未甘
小草就秋賦異材恥受常格收辟如良農力穮蔉肯
持豚酒祈車篝南陽三顧始一出千秋此意差堪侔
嗟哉我爲若楚歌衰鳳已而已魚水遭逢會有時無

忘同訪赤松子

歲寒雅會叠前韻呈越江椒巖

我身不適於世用呺然大瓠空五石慎交頗識父師訓進人不易加諸膝有如碧眼老波斯淘汰泥沙揀瑟瑟鳳集有翼龍宗鱗肯逐兔狐問去跡歲寒燕市此命儔不學荆高矜俠游直教騏驥空北野豈惟竹箭收南州顧我端木慙甲㡉宿莽亦得搴中洲老革冒頭信平聲此夜仰天豁盡愁雲愁氷霙獨立見松柏不隨蒲柳凋先秋畾哉堅比雷義漆喻彼伐以康成

矛河汾將相況有託講堂羅列多藏收謂賓王瞻度更求都梁配迷迭雙煙一氣薰秦篝栴檀香林無雜樹蘼蕪寧與蛇牀侔上邪相知方未已淡水之交見君子

夢遊天柱峰歌爲青壇御史賦

吾聞謝太傅道不忘邱壑又聞李鄴侯餐梨懷採藥古人高致今誰儔吳侯矯若雲中鶴朝焚諫草直西臺夜夢青鞋訪南嶽雲衣風馬何飄然千巖萬壑相洄沿心知一峰是天柱孤高拔地凌蒼煙神揺目眩不暇賞飛身便躡峰之顛峰頭別自有天地俯視人間但雲氣仙治神都異晦明巖扉𥴰戶爭虧蔽琪樹常同燭夜開玉芝不解經秋墜丹竈猶封白鶴看素書未啓青鸞寄徘徊舊蹟省多生霞帔霓裳帶笑迎紫蓋峰遥同策杖朱陵洞口合吹笙山中眞樂松筠愜世上浮名𢿘晃輕喔喔天雞催海日蝶骨栩栩須臾失塵緣且待慰蒼生靈境欲留那可得詰朝邀我綠醑開細話名山入夢來豈效微之傳艷曲應知太白擅仙才長安城中宦遊者軟紅塵土隨肥馬夢棺夢蟻何紛紛鼠穴乘車似君寡君今努力正乾坤後

樂先憂答至尊好待功成還辟穀乘鸞一謁魏元君

題澹軒公精舍

朱門別起讀書廬棐几紋紗画不如最愛青春開萬卷肯教夜雨負三餘

其二

紅碧籤分四部多退朝花底廢吟哦積書巖許誰津逮只有詩仙與墨娥

其三

綠沈金鎖見英雄章句羞將措大同侍宴偶然題競病一時文陣盡趨風

其四

書帶侵階碧草齊洛如花放曉鶯啼春風列邸笙歌沸氷雪惟將一卷攜

送鄭桐源歸秦淮

柳岸驕嘶白鼻騧笑携詩卷别京華六朝山色仍如画一路鄉音漸近家投簡爭誇梁苑雪典衣多醉秣陵花秋期莫爲蓴絲誤早趁霜前鴈字斜君客於裕邸期以秋間再至

落花次徐實均韻

梨雲夢斷粉牆東送盡韶光淚眼中恨不折來同曉露枉教開處費春風魚牀流影晴添綠燕壘餘香濕帶紅好待明年芳信早春生三十六離宮

實均招同東發雨稼文升用儀扶暉朗行霖蒼集冠山堂分賦時予將之曲阜扶暉歸寶應

冠山堂邊千章樹厽天新綠何婀娜求友黃鸝接翅來睍睆深枝雜花妥香雨初開芍藥苞煖風欲熟櫻桃顆此時卜晝歡華筵把臂同心一笑瑳入門高興輒投轄驚座雄談爭炙輠隱囊麈尾笑相將鬭草彈棋無不可文章有神交有道杜老之言豈欺我多君競擅瑚璉珍老我獨愧糠粃籔出處由來信屈伸遭逢不用嗟坎坷蘭生空谷足幽芳松歷嚴冬增磊砢飢鷹勿遣翅便低飲鼠休誇腸易果清音寧復藉絲竹玉山頹唐醉駿駥却移醒石被花眠更掃食單班草坐何當長此飲厭厭忘却頻年旅瑣瑣只愁踪跡若雲浮匆匆又見餱糧裹狂客將巾適魯車同心先

鼓踰淮棹人生豈長鹿豕聚音書但莫魚鴻左相逢好待上林春杏子花繁柳枝蟬旻迴燒尾賜金錢伴結鰲頭傾白墮更作紅牋聯句詩旗亭樂部從傳播

題冠山堂呈健庵先生

宣武門前卜築寬過從忘却在長安坐憐綠樹連雲暗疑對青山隔水寒載酒亭深鄰鶴砦藏書屋小傍花闌應知謝傅耽邱壑裙屐追陪画裏看

王方鄴張天申以感遇詩見示次韻和之

陽昌壚畔酒誰賒樵採唯應老若耶歷塊馬從嗞跻

沚連城堂不掩瑜瑕春歸耕堡牛能叱水長魚郄艇
可拏老我生涯知有托天台歸去只餐霞

寄任坦公次叔毅韻

席帽氈衫各滯淹春來別恨爲君添淡紅牋許詩頻
寄重碧杯難酒共拈郭隗千金知價重胡威一絹見
官廉趨庭暇日揮青鏤賦海何妨不道鹽

其二

育長眞見影猶佳秋卷流傳久繫懷倚玉白憖馬菡
長齗金反許雁行排三春書斷勞山曲六月車驅泗

水涯期爾櫻桃開宴早醉鄉隨地把愁埋

酬王元明次來韻陽明先生裔從醜蓮陸受蘇門之學

鹿洞鶖湖自一時肯將鞶帨繡文詞龍場祖德今能
繼蓮陸師承想在茲得路笑人爭小草巢林共我託
深枝寄聲紫蓋雲中鶴終擬同歸太液池

送歸安公以工部侍郎奉　命治河

頻年宵旰軫江淮水土司空往汝諧河復早傳歌是
鵠渠成應免竈生蛙由來心事傳飢溺此去民依仗
決排閭道臨軒　天語切禹圭計日錫堯階

其二

十五年來謁後塵阮家偏念道南貧金門挾策憐漫
刺錦席飛觥醉飲醇自笑飄零名字改難忘吐握性
情眞甲寅春與然明性存輩從公宴遊予未更今名也　明年擬撰河淸頌肯
借吹噓徹紫宸

雨中趙恒夫户部招同諸君子雅集寄園即事

用杜韻十首

尺五鄰韋杜爲園即午橋幽懷躭水石佳氣拂雲霄
屢約攜琴過翻勞策杖招恐泥鞭欵段乘興不辭遥

其二

嘉樹濃陰合迴廊袢暑清定巢來海燕求友慍林鶯
月俸支官酒天厨出　賜羹却攜塵外侶頻向水邊
行公子官光祿故有六句

其三

水檻如舟艤巖扉借石支雲封調鶴徑雨漲浴鷗池
邱壑心何遠煙霞骨自知坐疑仙路近鶴氅對君披

其四

共啓琉璃匣分題菡萏花文心曾夢鳥筆勢各驚蛇

自愛風騷近能令朝市賒淹留拚永夕吳語罷思家

其五

天漏從誰補浮雲且未開劇乾愁白鷺霑濕想黃梅
檢點埋愁地聯翩取醉來石闌紛貫坐衫袂染蒼苔

其六

翠濕雲邊磴聲喧樹杪泉異花開紺碧幽草秀芊綿
潑潑魚鷩餌蹮蹮蝶化錢便思移短棹前入武陵川

其七

雨絲添墨潤雪乳泛甌香近局消清晝移牀就晚涼
忘機齊物我適意各行藏最愛松雲下須眉映老蒼

其八

地如江令宅客滿衛軍池不惜抛笭箵相從倒接䍦
即看珠鳳戲真羨石麟兒群紀吾何有肩差或許隨

其九

握筞今劉晏談經昔子雲好奇容問字餘事更論文
碧椀燒春滿紅牙險韻分老成輸健筆醉墨掃繽紛

其十

溪亭題櫟樹實從愧羊何遠道催歸早名園入夢多
同心期好友連臂續狂歌為報東橋竹還容屐齒過（謂小謝也）

送顧小謝入歸安幕兼呈魯單兩先生俞㬪嘉
史簡臣吳萬子

士生讀詩書於世期有濟安能學脉望狡獪文字内
君看夏畦勞寒女織良瘁安坐衣食之撫心但惶惴
顧言拯斯人一一免顛躓同心有顧郎過我才十倍
斧柯不在手此志何由遂因人效小忠百不展一二
我 皇南巡狩晉埶軫 睿思簡在司空公建節董
其事慕府藉運籌聞聲相羅致暫著從事衫却筞秋
風騎嗚呼七邑民愁雲積嗟喟今茲 聖主恩適與
皇天會從容陪坐嘯橐底探餘智乘時亮天工稽古
順地勢周諮輿人誦力矯覆車轍邑免黿目災隄無
蟻鼻潰積水赴歸墟耕桑得次第庶幾爲魚衆性命
有所寄我公所臨部濟濟多良吏高密珪璧珍（淮安府單公）
會稽干莫器（淮陽道魯公）兩公我所師新奉 簡書至
史子卓魯儔疏鑿精水利俞侯賦伐檀十載河干置
亦有延陵子與我皆同志臭味猶針磁相逢定把臂

共探蒼水簡䖟錫元圭瑞河伯雖不仁回心亦相避
利澤茍及人豈必在名位功成早歸來射策丹楓陛
看乘萬里風更作九州被

贈顧梁汾舍人次韓慕廬閣學韻

酒滿杯湖斟酌之舉觴纍十不須辭卦中損益曾占
易閣上功名只賞詩自有文傳郭有道（梁汾作納臘侍衛行狀甚工）更無人繼魏無知（君爲柏鄉公門下士）東林祖德垂金鏡肯
信塵封但蓋危

其二（君藏李文正公題王孟端竹爐新詠卷故有第四句）

紫薇花下舊微之早把人間爵祿辭推枕每牽尊莢
夢看囊只弆竹爐詩著書歲月占松老結想煙霞有
鶴知第二泉香家釀熟年年秋色醉匏卮

送曹次典廷試後歸嘉善次留別原韻

謫仙人偶戲雷車紫府書傳蔡少霞比並春葩如芍
藥天教留作後開花

其二

嫮婷不嫁豈蹉跎莫爲無媒蟦翠蛾射策平津終第
一古來名士晚成多

杕左堂續集卷二

嘉定孫致彌愷似著

壽韓慕廬閣學

吾聞昌黎之文起八代上比辰極下泰山魏公勛德
在慶曆伯仲富范歐陽間長洲先生今鼎足三峰天
外爭孱顔制科經義昉於宋恒與世道興衰關　國
朝數公擅作者其餘舊習咸榛菅譬如論詩貞觀際
陳隋綺靡難爲刪先生奮起　今皇初手挽大雅淳
風還穿經穴史根理窟良工心苦同倕般才鋒却嫌

莫邪鈍筆力翻笑中黃孱驊騮昂首向虞坂乘時奮
迅登天閑鳳凰長鳴集阿閣下視纖羽徒綿蠻　重
瞳乙夜親激賞眷顧獨冠西清班立朝僅及十寒暑
綸扉密勿應投艱左右　聖人作心膂煦嫗兆庶離
恫瘝獻可替否愼温樹但覺太和元氣醇醇悶悶迴
區寰始知大儒備體用今之所試才一斑先生自顧
若無有不改韋布神蕭閒門無請謁絶苴簏髫髫巖
穴非市闤荒厨塵甑愁脫粟瘦馬高骨艱空贅先生
典衣方名客稱詩説賦日夜相嚬嚬世態恥隨梁上

燕鄉心欲放籠中鵰秋來老鶴警清露塡橋烏鵲喧
銀灣弧南一星照金醴酌以羅斛豪犀嬖吐茵狂客
前上壽期願難老天寧慳只今行年才五十寶文大
衍占巫環康公平格自茲始上樽牛酒看頻頌兒齒
寧藉張侯乳翼髮却笑虞童鬆期公中台列鼎鉉容
我下瀷扶犁鎒整頓乾坤拂衣早金庭玉柱同追攀
便呼赤松與黃綺相將躡遍七十二朶芙蓉鬟

送廖維一從其外翁素密山通政歸廣東兼寄
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關甫田時尊公南暐尚

留京師

秋月將圓夜乘風送爾行故園看日近長路倚冰清
城闕笳聲靜關河雁影橫登艫頻極目應戀白雲生

二

辛苦而翁老將雛寄遠方與吾盟戴笠見子立扶床
槐市成名士花田返故鄉却思離亂日歡喜意難量
南暐遇亂漂流客中
生維一今始得歸也

三

萁悵趨庭遠淹留尚薊門未尋王粲宅只為信陵恩
春畹蘭香早秋林桂子繁重來看射策晝錦共歸軒

四

素公我畏友百鍊得南金不戀銀臺貴難忘土室心
聖朝容解組快婿共披襟粵秀山如畫時應載酒尋

五

神交長接夢執友劇相思楚調離騷作唐風感遇詩
錦衣傳舊德絳帳憶經師杖履追隨好聯吟報我知

題沈心崖詩卷後

探得驪珠可辟塵任將鱗爪付旁人空群天馬行無

跡絕代娉婷淑且眞宦拙翻嫌詩思巧才多不稱客
裝貧風騷自得千秋樂肯歎淮陽長孺薪

壽楊以齋年伯

乾坤啓昌期光岳挺人瑞煌煌司馬公體用經權備
昔公魁春官我年才十四揣摩行卷文心欽天廟器
上規王震澤下迄陶石簣洗伐變毛骨淵源皆有自
緯以韓歐筆經以周孔思唐皇盛世音奧突大儒粹
願言持辦香避席析疑義及聞公登朝諤諤眞諫議
造膝皆訏謨彈劾無所避朝攀丹陛檻夕伏青蒲地

雷霆怒屢干寧問權貴忌匪市敢諫聲亦惟國是爲
先皇容直臣每拜鹽酒賜洎乎　今皇初簡在歷省
寺才大無不宜盤錯隨所試鬼方忽蠢動白頭叛吳
濞貴竹當咽喉蛇豕逞恣睢　天子赫斯怒壯猷元
老寄　命公開大府獨雄厥攜貳叱馭不宿行先聲
讐老魅擒縱紆籌策飽騰供餫饋孤雛游沸釜儵忽
市朝肆滇池偃戈鋋黔中息烽燧推誠安反側布德
綏凋弊蠻煙瘴雨鄉耕鑿生理遂俄膺　璽書名歸
贊司馬事兵銷日月光績懋旂常紀仰承倚毗隆彌

勵匪躬志喁喁六宇間相賀霖雨至所期和鼎實上
佐垂裳治小儒伏菰蘆野服淹薜荔秋賦逐二難忝
竊名相次卅載心所私得邀猶子視今春拜牀下盎
盎和風被側聞賞孟嘉此君頗小異下階在一言知
己果不異窮途慶所遭失喜夜忘寐其年秋八月公
開七袠始神同海鶴清質與岩松翠方偕攬輝鳳阿
閣翱接翅豈逐豔陽花隨時異憔悴期願比名康國
棟民得庇公昔司典校蒭剔皆天驥緩耳久負鹽昂
首亦有冀倘能迴一顧或可備三駟稱詩效鴿辰聊
當執雉贄

徐虹亭檢討寓齋王阮亭少詹舊寓也庭中老椿二株近百年物今年秋檢討招同秀水周篔谷華亭葉秦川徐虞門吳雪園青浦王令詒吳江張弘蘧太倉吳元朗觴詠其下秦川繪圖令詒題詩其後予輩皆次韻和之兼懷少詹

嘉樹經秋未減陰夕陽霞影落杯深地偏只許詩仙
住句好長留醉客吟甫里夢牽蓴菜滑明湖書憶鯉
魚沈憑將畫取藍田墅古木城坳共盍簪

維水有武林之行次大復韻送之兼寄九恒雪巢宇昭澗芳叔毅西崖定偶王士文子

指點湖山數去蹤側身南望欲相從共看碣石宮前
月似聽棲霞嶺上鐘此地舊多詩酒伴他時遥憶夢
魂重六橋三竺應尋徧莫問當年立馬峰

廣陵聲求念功合樽張樂招集花前同越江青壇孟綸弘導茂京寔尹東發元朗

江東才子玉堂仙解佩留賓醉管絃樂部風操桃葉
渡酒徒星聚菊花天氍毹燭影催宮漏迷迭衣香惱

客眠却憶吳趨坊裏去蹋歌曾許臂相聯

上左都御史徐公

聖作文明代天詒輔弼臣民生依國棟士論仰儒珍竹箭鍾南美璿璣表北辰鄧林材挺拔懸圃玉璘珣早執齊盟耳同扶大雅輪連芭翔鸑鷟方駕騁騏驎門業高王勃科名並郄詵珠傳三樹貴桂羨一枝新鏡驗芙蓉下衣爭楊柳春花甎趨獨早蓮燭 賜何頻應制翻黄鵠陪遊對白麟身依天咫尺手代 帝絲綸魚水時無匹雲龍契莫鄰 今皇勤訪落舊學

藉敷陳 主德資丞拂仙班列侍宸占星俄聚非觀樂恰歌幽璞辨陳倉寶材收旱麓榛卿雲賡 秘殿化雨沛成均師道崇模楷儒風返朴淳龍門人共仰鳳閣地彌親典冊歸司馬詞垣寵鄭綑 九重參密勿萬彙得陶甄月省清班峻天綱憲府振風霜森棘陛昴畢耿秋旻指佞階前草匡 君頷下鱗讜言皆逆耳抗論每忘身諤諤驚朝野容容愧縉紳囊留魏徵楊廉夫作仄呼疏扇障庾公塵改玉前王遠鏤金舊版湮夏殷雖可鑒文獻竟誰詢筆削三長擅褒譏一字莫

書同南史直詞儷典墳醇列聖心應慰名臣跡未淪典亡昭炯鑑法戒免迷津每痛先公志偏丁國步屯請纓當急難借箸極艱辛幸脫同文獄先中丞在職方爲趙忠毅公草公疏救楊忠烈公又疏請保護國本逆璫屬其黨風先公附己當大用先公峻拒之又爲六君子經營身後事璫銜切矯旨削住幾不測會璫敗得免 終遭丞相嗔先公以兵變自歸就法思陵驗自刎重且兵由激變無殺先公意溫體仁欲藉以傾宜興屢進密揭遂及於難 十年支勍敵一一死快姦人進去功何有身孤道未伸策空留復漢讖已驗亡秦歷數移誰挽臣心殁更純苟非憑信史何以慰幽燐自幸駑駘質叨爲吐握賓顧非千里

馬得遇九方歎孔李申通好劉盧忝世姻狂來容賭墅醉後屢汙茵知已生難遇銜恩念敢泯倘邀揚祖德豈獨感 皇仁飄泊淹長鋏生成託大鈞抒懷兼述德仰止在松筠

吳趨兒

吳趨小兒對門居東家西家不相如東家四姓甲乙族朝朝暮暮聞讀書西鄰別有繁華子自矜顏色蓮花似朝隨惡少博長負暮侍富翁嬌不起折腰齲齒態最工叅軍蒼鶻排場同王侯甲第重歌舞千金買

向長安中一旦歸來自誇耀出入朱門事權要節使
畢躬延上賓鄉衮握手稱同調東家抱書囊乾螢鄰
里往往來譏評不諳簪搵綠腰譜底用揣摩白首經

孔垣三園亭見學亭先生遺詩有感而作追和
原韻

愛爾幽棲好居然濠濮間地偏心更遠身隱夢俱閒
樹草藏書屋雲生蒔藥山都無人跡到只聽鳥關關

二

境離喧寂外意愜有無間暗水穿階急高雲向客閒
筆隨秋後露琴響畫中山埋照劉伶似何妨且閉關

三

五載羊曇淚重濡素壁間守官惟澹泊招隱共蕭閒
放達東西晉賓朋大小山淒涼遺翰墨感慨意相關

贈夏葵存丈兼懷冠文

子雲筆札重燕臺輦下公卿倒屣來珠翠繞船修褉
後木腸人唱櫂歌迴

二

顧曲閒情點拍眞峽猿聲斷客沾巾不知誰得陳王
枕漫託微詞賦感甄 葵存有三聲淚雜劇

題趙景思遺像 山陰人以吏員作令於蜀死獻賊之難

國恩三考臨花縣臣節千秋在錦江多少公卿出科
目揣摩長策是迎降

張魯紱見里媼持顧茂倫雪灘釣叟圖於市重
價購之以還其子潘霜男爲記其事余亦有作

松陵詩老雪灘叟撚髭吟得詩千首當年寫作釣雪
圖群公題詠播人口不知何年落吳市村媼携將換
牢九張子工文又工詩見之不異獲瓊玖兼金購得
不自寶歸之叟家俾世守魯弓重得趙璧歸此舉眞
堪垂不朽復令潘髯記其末文詞爾雅類鼇臼昨者
酒間出相示使我把玩咨嗟久平生未得識叟面四
聲八病同擊剖何期相遇向丹青厲以黃花酹之酒
却思此卷久流落一朝遇子良非偶不然便歸好事
家不然便入俗人手人間只作畫圖看寧知釣者爲
誰某矜式先喆及遺像此事古來得未有緇衣好賢
子其亞嗚呼吾詩其敝帚

題張西又煮石山房限韻

瑩潔過於璧與琮夢中五色陋充宗钁頭採得陽泉
洗鐺脚煨時武火銜上箸軟知如芋羙堆柈滑不受
苔封瓶無儲粟何須問笑指千峰與萬峰

二

礪將虎齒嚙琤琮弁曲詞仙共一宗姜堯章稱白石老仙嗷去
應和雲液嚥飽來還用酒兵銜地肥難許尋真遇石
髓虛勞寄遠封爭似先生攤飯好撐腸七十二高峰

除夕與大年對雪效聚星堂禁體即次其韻

愁雲凍合不成葉釀作人間一尺雪閉門久矣張雀

羅并遣朝來飛鳥絶故人銜風鬚蝟磔愛我瘦骨遭
凍折蹇然屐齒印中庭語笑未了蹤已滅天公作意
來餽歲滕六挼掌巽二掣野人受此未傷廉大勝盤
飧與筐纈彼哉狡獪鳥爪人搏削投爐眼添肩雖無
醇酎敵凌兢且對林塘賦飄瞥君歸我豈不欲留如
佛境界不可説明朝能過賞新晴凌澤琤琮亂檐鐵

重集戩宜西軒同辛鄹翠庭樗園鳳阿瑞年宗

子鴈湄雅集限燈字

過申犯卯醉眠曾暈碧裁紅綺席仍舊雨倍添情縺

繾恐泥難阻輿飛騰蘭香入酒浮渠椀人面如花映
寶燈試譜玉田新樂府倡酬佳話又重增戩宜塡詞最工是日限塡東風第一枝一闋

送汪定園戍關中

秦吳遠别恨難勝攬袂無從但拊膺豪傑翻充閭左
成功名空負羽書徵滇逆不軌建義將軍一等侯林興珠慕其知勇遣守備徐駿聲以書徵君以母喪不赴大中丞慕勸駕而行　三峰八水留形勢漢寢唐陵
弔廢興入粟歸來秋正好爲君酌酒重挑燈

五日戩宜招飲同秋孫西又賓臣大年瑞年分

賦故事得賜羮

食毋之鳥安足珍天厨歲用頒群臣惡彼逆天殄厥
種長竿注首烹其身不知何年此禮罷醜類公然滿
天下東飛翻入豔歌傳世人却把慈烏罵

秋水軒壽讌詩

歲月偏於酒國長招邀投轄縱踈狂綠腰譜愛偷聲
度纖手鈎容隔座藏玉局更無愁可解樊川眞以飲
爲忙鳩車竹馬餘兄弟日日從君醉一場

門人朱歌虞移居小浣花疊鳩巢韻贈之

臨江何處可誅茅辛苦經營燕子巢家具少知車易借詩才多任鉢頻敲棋書酒伴窮幽賞雪月花時聚故交得似錦官城外否竹寒沙碧小塘坳

二

聚雪占著藉白茅連雲休戀舊時巢閒中書展蕉心寫醉後歌將柳瘦敲嘉樹成行花不斷游魚作隊影相交佰知爾我眞同調分占清溪水一坳余與歌庚所居皆枕清鏡塘

題扇

一片珠光照眼明等閒過處暗香生春山如笑天然媚秋水爲神別樣清草草杯盤留軟語匆匆燈火促離情亦知舊住銀河上未敢乘槎取次行

題徐用王藏剩人澹歸兩公詩冊

子規啼血灑殘春三峽哀猿迸淚頻爭似秋窗燈火暗一編貯苦復含辛

二

刦火燒殘不壞身心同碧血與青燐殘縑斷楮誰收拾憑仗西臺痛哭人

招東臯仍用題扇韻

木犀香裏月鈎明獨客禪扉飲興生花外不聞雙屐過床頭空負一樽清相憐舊雨兼今雨莫遣深情類淺情短簿祠前延佇切早移小艇画中行

訓門人陳我完次來韻我完之高曾祖三世爲眞孝廉其曾祖則先中丞同年也

舊里猶存通德餘清溝終不映汙渠詩從病得推敲細貧任人嗤禮法疎箸下樽堪澆磈壘河東賦好待吹嘘鑄回自笑吾衰久手澤無忘插架書

無題仍用題扇韻

寶燈偏映眼波明紅暈微渦一笑生到處似添山色好坐來宜對月華清鶯嬌柳韓詩標格玉軟花柔酒性情欲泥画師相画取少年行壓麗人行

從沈南季乞画

漫許雲龍下上從餘生只合伴孤松青山好買無錢買画裏憑君乞去聲數峰

偶集友人齋即事疊韻

梵字闌邊樺燭明樽前諧笑轉風生巳拚杜酒尋常

醉無那韓香分外清人到悲秋同薄病雨能留客太多情更深豈少銜泥屐總欲歸時未忍行

若緘四十生朝戲贈

游戲黃塵四十秋何曾有事上眉頭佳兒肯構一而足健婦持門百不憂借月留雲忙作務躭詩殢酒淡風流年年長把茱萸醉笑擁州侯與夏侯

二

生朝恰喜菊花秋未許吳霜點黑頭身健甘爲朋友用心閒恥代子孫憂每當露飲看頹玉偏愛巖栖伴枕流仗節擁旄何足道相期老作醉鄉侯

恭和座主東海公詠物二首

蛛網落花

腸斷東風片片吹不飄茵席罥游絲散來空際疑天女網出溪邊比越姬顏色豈因羅罻改馨香猶許蝶蜂知巡檐莫怨閒蟲豸看取明春滿故枝

柳絮

一餅金穗便無依飄泊誰憐黠客衣風已定時猶自落泥當沾後更難飛謝娥句好空相擬楊叛歌殘竟不歸莫笑托根浮淺水綠萍還解答春暉

題僧小照

閒凭曲盝床靜對烏皮几聞木樨香乎吾無隱乎爾

聞紺池和尚移住壽寧菴次艮翁先生韻寄之

皓月隨方照閒雲不定居一枝聊可借三宿竟何如

細詠懷人作勤翻出世書相尋知有路空外認鐘魚

燕巢詩次韻爲東皐賦東皐無屋可居東山席氏有閒房在白公堤上

代爲乞之　送荷兒諾

王謝堂前舊壘非連雲何處更堪依許從畫棟春深借便補香泥社後歸把燭莫教驚好睡穿簾長自見交飛將雛早趁薰風候相對呢喃刷羽衣

戲題六疊題扇韻

芙蓉霧裏不分明枉惹閒愁觸處生昨日事隨秋夢短他生緣結夜香清醉眠阮籍無他意慟哭王輿別有情一曲斜陽黃葉路曾經拾翠履綦行

星遠往無錫久而不返聞遂渡江詩以寄之

西神山下放輕艘乘興傳聞便涉江分手又過蟾兔滿關心空望鯉魚雙荔枝酒熟香浮椀玉茗花開雪

映窗不得君來吟賞共自聽夜雨剪銀釭

王雲岡下第南還過山寓同張甥話舊

素衣未浣洛陽塵先向荒山訪隱淪別後風波經小刼夢中詩讖省前因辛未元宵同宿京邸予夢中賦詩記其落句云吹薤廢食非常理善事誰云不可為醒而述之相對愕怡不意果為予與令兄得禍之兆都無毷氉可憐色不學尋常下第人把酒儘堪齊物我莫辭歸棹且逡巡

虎邱留別

結束詩囊共酒瓢難拋客舍與僧寮新秋逃暑直逢雪深夜評花每到朝久住漁樵皆惜別忘機魚鳥亦魂消緣堤衰柳如相送低拂帆前萬點橋

李書雲都諫招集仁安堂即事賦謝

元禮門高世所宗牛衣重許一登龍鉗䚡語徹晨鐘冷酬歡情隨臘酒濃南部煙花歌宛轉東山絲竹與從容盎然共醉春風裏不信今朝是杪冬

春半閒居雜題

未甘人喚作衰翁與寄狂吟痛飲中酒券經營惟日富詩囊折閱到天窮柳絲漸軟迴輕碧杏蕊將舒試小紅不厭雀羅門徑冷多情真愧舊春風

二

一半春光劇可憐付他雨橫與風顛銜泥未倦尋花屐破曉先呼載酒船氷雪携來聊避俗煙霞夢去當遊仙閒身只是躭行樂不把陰晴苦怨天

三

三年踪跡隔修門煙九春遊結夢魂信馬屢過仙客院解魚曾醉酒家村宮花一別添新樹巢燕重來認舊痕莫學騷人怨芳草得歸茅屋是 君恩

四

醉中忽忽過花朝點鬢吳霜借酒消細草和煙容易長殘梅如雪未全飄腥風入市河豚上野味登盤薺菜挑脫煖縕袍行可典不愁獨醒負今宵

即席詠紫牡丹

紫府仙人躡紫雲花王名種魏家分李倫絲障虛勞設安石羅囊可待焚綃帳深籠香不散霞杯頻勸酒微醺蔫紅賦白羞凡俗合把春光讓與君旁有玉樓春尚未放故云

山塘春暮疊韻四首

飛來何處白頭翁喚醒春眠宿醉中雙屐更添花信健百錢拚向酒家窮摩挲老眼看横翠搜索枯腸賦比紅帶累閒人忙未了怨他二十四番風

二

嬌花寵柳不勝憐爛熳風光賺老顛粉印淺留三寸屧玉纖飛送百分船詩堪入画王摩詰僧亦能吟賈閬仙同向白雲橋外醉擬看香市到諸天

三

画橈迴指二山門無處逢春不斷䰟柳色緑遮雲外塔菜花黄壓水南村探鈎燭底傳眉語記笛橋邊劃爪痕歸向佛燈頻懺悔情塵難負玉釵恩

四

歡呼卜夜復連朝却笑劉郎髀肉消肯使春從愁裏度忍看花向醒時飄一旗未展茶先摘雙燕初歸筍旋挑更乞天公捲雲幕放教明月照良宵

送春次右泉韻

春來何意去何由枉遂盲風怪雨休天豈吝教三月閏人元難避一生愁醉中花事從他老別後鶯聲爲我留縱使相逢仍此歳今宵那免皺眉頭（今年閏五月於臘月即立春故云）

徐載棠招同蔣曙來陳虎文陸旣藩徐桐侯領天山程汝諧集十硯樓即事分得遂字

野性如山麋初衣偶得遂消夏少樂方拍浮憶沉醉忽枉折簡招新知意何摯緇衣展宿好四座同心萃高樓臨胥江爽塏復幽邃疎簾清簟間井井見位置書籤甲乙陳丹鉛徧標識粉本沈紫裝嚮搨硬黄膩

什襲出十硯山骨琢秀異摩挲爽心神喻糜未忍試私印篆刻工妙得漢人意觸目増愛玩一一吾所嗜詩篇互長吟煆煉出精粹髭斷剩幾莖齒落過十二敢以偏師攻直欲三舍避歡賞竟忘疲歌呼復揚觶李白人欲殺君平世所棄感子獨綢繆重雪迴車淚被酒發狂歌聊以識吾愧

崑山寓歸鍊師悠然室作

紫府遺踪舊（觀有仙跡）籃輿過訪初最憐仙客院宛似野人居出谷空聞鳥臨流豈羨魚秖應蒙絳帕來讀道

家書

二

凡骨何由換塵心向此降好山青到枕止水碧當窗靜想移琴薦閒宜命酒缸久醒朝市夢一任曉鐘撞

次韻贈汪東川祭酒

儒宗久繫蒼生望勛業爭期上景鐘郭隗臺高新市駿李膺門峻舊登龍衆禽喧處聞孤鶴百卉凋時見古松許向東山陪讌賞餘生眞自慶遭逢

二 戊辰夏余以揀選伴讀引見勤政殿適先生侍直薦余力甚故有五句

京洛舊遊天上夢留賓夏屋記渠渠君宗望仰荀陳重爾汝交慙孔彌如曾假羽毛當紫殿劇憐名姓掛丹書誰知憔悴江潭客梘板還同薄笨車

三

煌煌典冊歸鴻筆餘事還傳扼膝吟可但風雲爭變幻直將海岳並高深伐毛洗髓標仙客疊玉編珠費苦心怪得詩家齊下拜卅年早碎射洪琴

四

賣文爲活翻懸磬飮伴偏憐老斛斯幾度相逢容我醉此生不恨得公知湖山豈倦登臨興陶寫頻煩絲竹期更共二難論世好擘箋重賦角弓詩

疊韻贈邵戒菴少詹

逍遙蹔命東山屐獻納常懷上苑鐘史筆舊傳追左馬　帝謨曾矢冠夔龍風塵偶倦閒揮扇霄漢終期驗夢松却憶翹材開館日幾回倒屣接章逢 余自癸丑荷公下交已二十餘年矣

二

三入承明著作盧清溝終不映汙渠瑾瑜經火光難掩松柏凌霜翠自如曾記薦賢勤削牘更誰泣罪緩刑書 公屢司文柄得人最盛頻年議緩秋決全活尤衆 歸來自愛行窩好花外人爭望小車

三

三年逐客魂離散憔悴誰憐澤畔吟失路敢期知己顧餘生倍覺感恩深運斤大匠成風手 公爲余手定拙句 東緼鄰家請火心慚愧枯桐甘爨下荷公猶許斲爲琴

四

三弘祖德光前史 先工部公建言廷杖謫戍以卒其子伏闕上書請復原官事在明史

(人稱爲麟鳳世家)直節清風想在斯麟鳳名高家學在鹽梅望重　帝心知園開獨樂元無悶星復文昌自有期只恐湖山留不住爲公先賦衮衣詩

贈成仲謙

相門舊德見韋平歇歷仍高岳牧名曾向艱貞覘學力(夏逆之變脅君不從懷其關防踰城折一足乃免)偏於淪落重交情湖山縱屐登臨徧書畫船移鑒別精勿戀煙霞輕紱冕還應捉鼻念蒼生

蘂初過山中招同學山飲舟中賦謝

離散誰招楚客魂煩君舟楫遠相存別來飄泊關情切醉後行藏把臂論決水有心蘇涸鮒投林無路憫窮猿都將阮籍迴車淚灑向今宵雜酒痕

贈褚學稼

續史才高褚少孫懶遊金馬愛衡門庭前經授雙瓊樹帳底書藏五石樽(君著有堅瓠集行於世)青眼風流追大阮(謂令叔蒼書)素心晨夕卜南村杖鄉未肯扶靈壽長醉名花雪滿園(所居四雪草堂花木最盛)

酬張處沖詠飛蟲絡蛛網見贈之作

偶然鼓翅傍花過才到花間觸網羅纖縷織成原有待微軀投處恰逢他晴天自悔飛騰誤暗地休嫌罣礙多試問石湖仙去後山童還肯解圍麽(解圍見石湖詩)

張湛謀招同宋駿公閒爾達集芳草堂時宋閒兩君同往白下予亦將有秦中之行即事次湛謀韻

解禊纔過三月三行厨恰許聚朋簪黄粱熟後人同醒青翰歌中酒易酣正羡仙舟移李郭却愁倦馬向崤函何當重聽西窗雨細把今宵勝事談

揚州遇王器先出鍾陵遺興詩見示次韻贈別

門高轉愛避塵囂不厭衰遲屢見邀每過侯生親執轡欲留枚叟共觀潮贈來芍藥憐隋苑唱罷驪駒指灞橋頓覺吳裝行色壯新添詩卷壓牛腰

讀張亢友集句詩賦贈

編珠疊玉愛紛綸驅遣前賢筆有神斷句試拈成屬對陳言經用轉生新琴調百衲音偏雅裘集千狐價始珍却笑連眉長爪客枉抛心力作詩人

答蓮洋山人

下馬陵前草共班君猶作客我投閒難忘燕市悲歌日肯問虛家捷徑山鶴解淩霄偏剪翅豹甘隱霧始成斑解嘲戲詠秋槐句貧爲詩人鍊九還

雨窗偶成疊閒居韻

自笑飄零老禿翁又聽秋雨臥關中飛來水鳥多鸊鴂療得河魚少鞠窮堯韭芊眠他自碧舜華沾濕也能紅欲教病鶴經秋健掃盡浮雲待好風

其二

生涯真似信天翁兀坐孤吟煙雨中女宿陳瓜難乞巧奴星縛柳未離窮乞憐不慣頭先白教𢡟還愁面發紅安得去來隨我意朝南暮北趁樵風

聽周尚賓吟所作蜀棧紀行詩有贈

李白曾歌蜀道難酒壚聲價動長安重聞劍棧新題句疑向刀州夢裏看鳴鵠尚留仙跡在啼鵑如訴霸圖殘何當更訪三峨去雪壓娑羅六月寒

題龔節孫種橘圖

昔從陳龔識龔子長身鶴立神清癯嗜我惡詩如羊棗邀我爲賦種橘圖當時被酒輕一諾擘箋染翰翻躊躇才情轉退學殖落氣盡豈但大小巫譬如芳草滿蘭澤蛇床未敢參蘼蕪十八年來等電掣相將弔古如唐都班荊語半青宿諾築臺無地逃詩逋李衡生計已就未知子意不存區區古來築亭并作頌後有端明前左徒直將嘉樹合臭味歲寒不受冰雪枯素花芳馨朱實美彼哉辱以千頭奴錫貢包如九品重君王玉食光輝須貞姿勁節供世用比似吾子寧有殊吾今又賦從軍樂且復爲子留須臾商山之樂何足戀願子早向金門趨他年功成期結隱國山青映包山湖霜天丹黃千萬樹與子嘯傲重提壺

消寒第二集分賦得霜 限寒林二字

白鴈先傳信凝陰早戒寒最憐珠露結休當雪花看入夜鐘初動淩晨瓦漸乾何當占霧淞飯甕野人歡

二

旋改蒼葭色俄凋錦樹林板橋寒有迹葛屨暗驚心月誤牀前見秋驚鏡裏尋曉窗吟思苦愁向斷髭侵

同丹壑太史集節孫寓齋賦花朝風得江字

青韉初試踏青幫少女風偏撼綺窗漫翦護花旛葉

葉劇憐銜蕊蝶雙雙汴京花朝士女為撲蝶會畫簾深影搖銀押綠酒微波泛玉缸好向崇蘭問消息何妨二月渡春江杜詩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

一畝居雅集分賦秋葵送悔餘吉人得酒字

幽花無艷姿亭亭出蓬莠每當闌暑餘擢秀九秋首衞足非所能傾心亦何有不知扶桑日肯為迴光否淺淡麴塵衣宜託東籬友勿向此花前匆匆易分手且倒金屈巵共醉鵝黃酒此花一名側金醆

秋左堂續集卷三

嘉定孫致彌愷似著

荆州聲山西厓西齋合樽招飲即事用賜谷花朝韻

五年舊雨夢京華重得班荆望已賒却趁青旗同貰酒敢從紫陌賦看花虬鬚幸保頭顱在用崔琰事馬齒休嗟歲月加肯負鳳城春色好杏梢紅破柳初芽

移寓即事四首

重向銅街踏軟塵宜南坊裏寄閒身舊交耐久能分宅小住隨宜也卜鄰窮巷驚添車馬跡望衡錯擬宦遊人誰知寂寞成都客不賦甘泉賦逐貧

二

借得閒房類鑿坏盤盤曲徑篆文回已無呼殿當前鬧更有軒窗向北開風蕩疎簾分樹綠雨滋小甃選花栽應門第一須童約莫報紅塵熱客來

三

横木為門且閉關去天尺五得深山儘容甥舅同棲止尚有賓朋共往還室比毘耶纔十笏屋如淼佐亦

三間典衣先揀桃笙買消受清宵好夢閑

四

從教家具少於車坐嘯行吟亦晏如滿眼筒傾賒得酒等身架擁借來書何妨元亮餅無粟豈必馮驩食有魚多謝天公憐倦客連宵甘雨茁園蔬

送閻音錢子之任茂名

憶昔丙寅夏珺山聚名流久要出肝膈文酒相綢繆坐中吳與君年少才獨優洎予戊辰春曲江快同遊送君需次歸愧我索米留君遭削杖悲數載淹林邱我忽罹罿罦劣免虎穴收君獨憐我寃慰唁頻呷嗄醉以醇醪濃重以仁粟賙譬如孤飛鳥銜羽逢周周亦如得甘草野鹿鳴呦呦不知羊左輩至誼有此不今年復相見彈冠鳳凰樓温潤見荊璧鋒鋩耀吳鈎謂宜治畿輔乃竟除潘州潘州在何許遠隔天南頭百粤富珠貝此獨為窮陬倚郭事繁劇牒訴民啁啾旁人為悵然君氣壯且遒炎方亦王土要在政教修期使蠻蜑鄉如密如中牟君本名公孫台鉉毋箕裘烹鮮雖小試道與調燮侔公侯之子孫當復為公侯努力樹循績使我寛離愁使君鄭高密舊尹王子猷並為同年生料必芥珀投為我道相思不復煩書郵老病須藥物憑從鄭君求（煩向禹梅求化州陳皮）王子困鐵羽速令具歸舟君心猶我心自能委曲謀放筆寫長篇聊以賡蠻謳

不寐

夜鐘敲斷夢難甘酒醒燈昏轉不堪心逐　六龍飛漠北眼穿雙鯉隔江南離愁日緩看衣帶壯志頻虛撫劒鐔頓覺霜毛添短髮明朝應更不勝簪

梵堂續集卷三

賀李丹壑（丹壑舉第三子適　東宮以舉　賜合肥公節孫有詩余次其韻）

充閭餘慶却宜冬行馬門高閒氣鍾試向西豪占象緯何星來作第三龍

二

石麟初見下人間正遇恩從　鶴禁頒好並賜魚成故事趨庭詩禮紹尼山

三

謝公庭下玉成行燕姞重徵夢裏香乍聽啼聲占鳳慧他年解指鹿邊麞

四

蟠根仙李發孫枝三索爭看玉雪姿世掌絲綸ㄎ冶

在鳳毛還入鳳凰池

偶贈七叠題翁韻

管領花香與月明謫來猶得侍長生奪他紅粉十分

艷住近銀河一曲清鳥爪爬休生妄念龍鬚席敢賦

閒情唯餘枕上故山夢猶傍蹋歌行處行

贈黄葵園南田弟子也

雲溪外史逃名士點筆丹青恣遊戲粉本流傳奪化

工何人入室稱高弟黄郎早擅無雙目研丹吮粉窮

能事妙得鮮花江鳥情巧含真色生香意譬如書法

傳練裙買王得羊望亦遂見君筆跡久相思何意今

來愜把臂典衣便詣黄公壚擊筑同謀燕市醉年少

如君太不廉何異梁臺歎朱异獲索琵琶賀若琴絃

清管脆歌喉細每憐笑語暢歡情轉覺沉冥多道氣

遠從抱朴受真詮吐納經伸探奧秘乃知道妙握其

機紛紛狡獪皆餘技酒闌更展鵝溪絹乞為秋花寫

幽媚要使南田盤礴人文采風流長不墜只愁妙画

亦通靈靈寶厨中難久置

酬荊州見懷之作兼似實君寄亭康飴來菴綏

仲文子質君西崖陂千元朗仍用鳩巢韻

仙籍曾同列許茅五年笑我燕離巢龍埋劒氣憑誰

賞馬瘦銅聲枉自敲重把蒲葵新贈句難忘杵臼昔

論交舊遊即事多棖觸夢斷銀河水一坳

二

難誅宋玉宅邊茅生計如鳩上寄巢詞客句從天外

得元朗和移寓詩最工酒家門許夜深敲撮煤事往憑公論褱

飯情多愧故交老我投閒無所恨相期努力侍螭坳

即事戲柬許二叠題扇韻

頻傳青雀語分明瞥見霜髯覺眼生文武火遲金骨

換軟紅塵避玉肌清酒難醉客應無用雨只催歸太

不情却羨軒勳貪睡漢夢魂先趁馬蹄行

和顧俠君小秀野

斜枕銀灣背碧城閒門曲折小窗明渾忘宣武街前

鬧只似閶邱坊裏行

二

紅碧牙籤四部陳吟殘長日短縈親如何九陌槐黃候亦有江南閉戶人

三

朋好過從命酒鎗吳酸還促絮南烹依然錦石薌林畔滿坐三儂笑語聲

四

不遣紅塵近碧紗新移蕉竹翠交加笑他蜂蝶空偷眼爭識吳王苑內花

獨樹坡爲許不棄賦

祖澤懷長松緣坡不知數兵火忽見髡山童石骨露多君移牢木還植於舊處孤根勢鬱盤直上青天拄亦如公侯家子孫復其故緬想華陽夢清芬有餘慕何當復南遊從子磐嘉樹

次東田韻送君山南歸

銀灣柳碧水漸漸雙燕初歸語畫檐人共春光花外去詩傳別恨酒邊添久淹塵土驊騮老漸近家鄉蕨筍甜想見浮山行樂處荼蘼如雪月開奩

送霜亭南歸

鳳凰城畔久因依喜及春光送畹歸闕下拜恩毛義檄堂前稱慶老萊衣酒傾燕市穿花去鞭指吳雲共鳥飛想到故園櫻筍好煙波吾亦夢漁磯

賦得衆仙同日詠霓裳 限同字 館課

儒科高第日仙籍上昇同伏火丹能就梯雲路盡通聯名標碧簡接武謁珠宮法曲來雲外清吟傍月中香沾清桂露袖惹白榆風紫府朋遊盛丹臺品秩崇有心勤吐納無計向虛空換骨神方在惟應仰至公

讀悔人詠新城公帶經堂花竹詩有感

長安尠嘉卉家家治園圃花綱歲連檣移栽自南土遠或踰嶺嶠近猶出吳楚花竹豈無知亦欲依賢主朱門酒肉旁芬菲雜腥腐開落塵坌中何如埋宿莽煌煌新城公樹人勤握吐餘事及灌花栽培皆得所花中六君子羅列芝蘭伍品題命坐客覓句秋月午誰歟獨擅場兼人見東浦體物無遺情寄興各有取盤州陋洪适江頭凌杜甫髯也實軼倫餘勇曳卑賈沅湘蘭芷間臭味夙相許託根近九畹霑足被時雨相期懷縣花終入虞淵簿肯使空谷芳秋風滯東魯

又題阮亭先生禪悅圖

論詩如禪宗我聞諸嚴羽妙悟最上乘一花五葉聚聲聞辟支果知解固無取龍象得我公直契西來祖如大香水海又若塗毒鼓慾渡拯末法一指俱牴豎雅鄭窮源流別裁期復古願我諸學人共拈瓣香炷稽首人天師皈依廣大主庶幾託津梁毋或偭規矩服膺三昧編滴滴霑法乳

至日雪後劉雨峰招同王樵谷孔東塘王崑繩雅集分韻

至日重煩折簡招舊譜門巷喜非遥相呼麴部醒還醉莫比桃園歌且謡我道喜占葭律轉此身甘比雪花飄消寒九九從今始擬向江梅辦上消

題陳六謙戴笠圖

太白樓邊笑相揖人笑狂生兩戴笠相期不作温飽人勛業須乘少年立驅車我乍返句麗捧檄君旋赴安邑一爲判袂再周星夢想何由手頻執今我青箱賦遂初喜君粉署含香入吟苦直過老杜瘦書工不數小王習　九重激賞　少海知筆札行看上方給

殷勤偏是念窮交腐芥猶邀琥珀吸停觴感箸屢歎詫欲挽陽春振幽蟄長安滿眼紛冠蓋有幾如君急人急不負丹鷄白犬盟誰道古今不相及

送洪九歸省兼呈紫馭五兄

吾兄有才子久客長安道秋來動鄉思爲别何草草言念定省疎歸心先去鳥伊余久羈孤幾人共懷抱所賴相因依獨有裦宗寶爾復捨我去使我心如擣爾秉珪璋質追琢富文藻餘力事臨池往往逼醉稾我書苦醜惡捉刀每相惱孰知琉璃硯向後日枯槁

却羡吾老兄山中友綺皓到門拜家慶正及秋光好舞綵潔晨飧捧觴祝難老定憶倦飛禽歸棲苦不早贈行乏秦策緘劄託魯縞持此獻阿翁軒渠應笑倒

胡茨村招同園再集拈眞虞韻

山桃花下醉經旬繁杏俄看碎錦新漸覺春光拋擲易肯辭良會往來頻奇文更共南村賞妙舞還同北里陳却笑閒身閒未得長因出飲蹋紅塵

二

置驛重煩折簡呼愛他好鳥勸提壺月泉許續新吟

社雲液仍酣舊酒徒改席坐圍花爛熳看場人簇錦
模糊憑君却泥丹青手別寫春宵雅集圖

題張魯菴寒潭印月圖

太白衆星月叔度千頃陂清芬邈千載想像不可追
吾友留侯孫風流實兼之如水靜可鑑如月圓中規
長空掃氛翳碧沼生漣漪吐爲氷雪文金瑜富陸離
出爲霖雨用岳牧膺疇咨匡時績方懋寄興良獨奇
如何巖石間貌此熊豹姿仰看團圞月下映清泠池
嗒然隱烏几坐使塵慮遺古之用世人恒抱世外思

謝傅爲蒼生未忘東山碁長源竊鞅日夢想採藥時
勛名特餘事何足用意爲但若明明月垂照光無私
又若汪汪水澤物物不知心與造化遊端朕誰能窺
今君方叱馭薇省闢坤維倦客繫寒匏無計相追隨
炯炯一寸心日夕西南馳唯當明月夜却向碧水湄
臨流歌清影萬里通心期

寅谷招遊怡園移席張司業齋即事分得不字

吾友謫仙人臭味同蕙鬱良晨命朋舊風雅共揚扢
屣步欵名園熏風初弗弗庭前楸花繁簷際柳陰蔚
暗泉鳴琮琤倒影映蔽芾一賡濯纓唱用補秉簡祓
却過張司業書堂淨坌坲行厨酎何醇賓榻塵旋拂
同心十四人一一才健倔珠光乘可照劒鋒鐘可剸
古調謝雕鐫強韻押詰屈揮毫風雨來落紙雲霞蔚
豪興恣拍浮羈愁藉攻熨深杯促坐飛餘瀝霑衣䵟
且飲樂厭厭任春去忽忽鯖不羨五侯經不慕千佛
詩城壘相當醉鄉道無茀我生若圈虎馴擾隸服不
病少探骨醫食恥搖尾乞賴有塵外契醉以杯中物
金瑜富新製好我過大屈九勿切濡髮傾盃鐺忘形遺

簪紱良會不可常醉歌識髣髴

擬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原
韻 館課

秉蘭禊春流授簡賦暮雪何如臨高臺遥矚秋光潔
遂紆上宰駕茲馬弭旌節睠惟遺榮人勇退效明哲
保此千金軀不受黍米缺是時萸菊苦秋光亦可悅
供帳藹如雲祖餞傾朝列匆辭王爵揮但恐驪歌闋
賢哉蘭省彥遠紹二疏轍繫維諒無由怊悵徒惜別
霜天翔冥鴻戀棧愧駑劣

陪館師尚書韓公及胡南茗汪東川王瑁湖三先生張寄亭查昇山湯西厓張凌秋汪文升安公周漁璜集李寅谷書齋看桂花即事同用前韻

叢桂何連蜷冬榮耐氷雪繁英吹古香及此秋光潔主人夙愛容芳酎釀松節花間張綺筵盍簪聚時哲我師夔龍侶遐寄師鬰鈌嘯詠競良辰卉木亦光悅賔朋芥珀投生徒鳧鴈列興酣觴百巡樂過歌三闋惜無魯陽戈駐彼羲馭轍纖月印芳林徘徊未忍別

高吟繼小山今古孰優劣

送歲用東坡韻 館課

少愛年華增老願飛光遲奈此雙跳丸夸父莫能追每爲歲欲盡輒念生有涯何況杖鄉人非復少壯時恥逐揚雄貧懶蕊蔡澤肥功業嗟未立難遣髀肉悲速呼滿眼酤自勸醉莫辭此中有妙理聊以扶吾衰

二

殷勤勸新年爲我來遲遲爲恐此殘臘一去不可追自憐此歲中得免潛幽涯所以與之別纏綿異他時坐惜燭易短翻厭梅花肥得毋歲與我亦有別離悲久留且未得且緩須臾辭此日詎能忘可愛如趙衰

九日將至荊門先生訂期七日各携酒肴於臨野閣爲登高之會適致彌先應樹峰兄招集同宗中席趨赴則座客已散矣坐中雲岡言席上先生命各以臨野閣二字爲韻即事賦詩彌雖後至不及與會其可無詩乎抑閣中景物皆爲諸公所占則後至者亦未嘗非幸也

吾師道何廣欲奪溟渤深忘分及生徒得酒必共斟佳晨近重九宿戒相招尋孰知並我舍佳釀來南潯期我挂鴟夷嘯侶同登臨

二

高會有前期無不踴躍者致師老門生舍我其誰也數循種種髮已拚濡盃斝無端親串淹坐令斜陽下後至等防風由也何其野

三

內集多情話師命有宿諾逃酒作妄語佯不勝杯勺豈知欵門時客散燈已落縱飲望未饜食言返多怍

載酒須重來謝過醉高閣

香泉招爲臨池消夏之集是日雪坪將歸於坐上作画諸君子皆分韻題以送之予病不能赴雪坪代拈得枕字

消夏何所宜宜作文字飲及至開樽日美疢乃孤寢一醉天亦慳命薄何太甚群雅合南北温邢兼任沈既題蒲葵扇更賦柟榴枕書從懷瓘斷詩入鍾嶸品更愛聽山翁(雪坪自號)將歸弄墨瀋寫作峩峩山下臨江淰淰使我口流涎如鴆思食葚又若朽腐餘尚欲蒸

芝草吾聞蛟螭遊亦有文魚滕筆陣再交綏其無舍狼瞫

耦長以漁洋辛齋兩先生詩卷見示

漁洋格比左司淡射的才欺東野寒臺閣山林誰鼎足賞音惟許一都官

題林吉人看雲圖

林鬟挺秀嶺海間右旗左鼓朝三山讀書養親白雲裏流泉何急雲何閒揭來燕市喜相遇懽讌未終忽辭去秋來南望見雲飛鄉心已到雲生處煩上添毫誰貌君披襟坐對雲氤氳画師直是知君意不戀青雲戀白雲

秋日病中疊前韻

蛛封筆格几凝塵半月生疎硯北身却對殘編逢舊好盡將佳句釀比鄰(謂節孫天復也)鄉心迨遞楓愁客旅況蕭閒菊笑人莫道更無錐可卓充囊藥券未全貧

二

環堵如城也要坏自搜篋笥典錢回久輸巇雀巢偏巧且避頗當戶莫開樹到秋深花懶放畦當霜後菜

難栽多情只有雙黃蝶猶趁西風過院來

三

東鄰虎士話翹關西塞斂翁勸買山烽火幾時戎馬息煙波何日釣船還三秋蓼落蓴鱸後半世身居木鴈間藥裏暫抛詩債急並無忙事不曾閒

四

窮巷偏多結駟車爭憐秋雨臥相如青囊分與刀圭藥(芝田諭德以合成八味丸見惠)彩筆貽來錦帶書無肉不須愁發蟲有心惟欲注蟲魚何當謝却知交去阿對泉邊自

種蔬

送古度南歸

豐臺紅藥正芳菲悵悵花前送爾歸市少千金嗟郭隗裝無一絹笑胡威吟邊草向江南合望裏雲從薊北飛江上青峰同調在寄聲莫戀舊漁磯

立春日再送姚莪菴

客中歲㑹除樽前春復及念我同心人出宰盤錯邑豈無彈冠慶別袂久難執無爲惜分携努力事三立何以遣離懷醉之以米汁坐覺條風迴陽和振幽蟄

題耦長小照

憶昔燕市聚酒徒君爲衣絲吾灌夫分携動經三五載敬亭遥望增煩紆不訝蓬萍隔蹤跡不訝霜雪添頭顱却訝論交二十載集中贈答一字無君才千莫器瑚璉文陣免冑風爭趨人所應有無不有劒先玉尹難描摹今年頗快合并久中春直至闌暑徂僦居咫尺接坊曲騎驢又苦衝泥塗誰歟爲君寫此卷宴坐邱壑神數腴索我題詩久不報匪獨氣盡大小巫貪向画圖數晨夕摩挲不顧紙墨渝猶恨画師少深意不添夾侍雙鵷雛何當呼取禹鴻臚新知舊好少長俱鵝溪二丈行者子更作把酒論文圖

借山欲駐錫盧山屬麓臺作圖以送之

高僧欲就匡廬住先倩黃門画作圖三疊泉飛知瀑布一峰雲鎖識香爐定緣心雜嫌詩客莫遣眉攢失酒徒我似樂天思結隱可容添画草堂無

和朱翠庭買菊詩

吟成百十二明珠換得寒香四五株應笑喫虛豪衛尉枉量三斛聘名姝

載菊

蓬窗笑擁傲霜枝泛酒餐英事事宜此外更容誰共載一編王局老仙詩君方較刻蘇詩

中秋前四日偕燕叔過悔人寓留同崑繩壇長德尹鉉升劇談痛飲即事分得炎字

躡屐相携過老蟫泥他倉卒萸青帘身閒愛作無何飲客好多於不速占怪事豈須論咄咄大言聊共聽炎炎莫教雲際將圓月枉照空杯下步檐

送桐城相公予告歸里

調鼎功成日月邊急流勇退志何堅懸車疏傅非因
老謝印留侯本是仙山水久牽肥遯夢乾坤多慶泰
交年辭榮轉沐　君恩重盛事黃扉古未傳

二

四十年來侍　禁庭始終一德表槐廳心平似秤消
偏黨節峻如山樹典型元氣斟來依北極重輪捧出
映前星直將國事同家事莫訝朝迴減鬢青

三

得請頻聞　帝命宣教過氷雪待新年軫懷車騎馳
驅路特給郵符供頓錢別拜瑱瑶頒　鶴禁舊藏琬
琰耀龍篆載將　聖澤浮山去江介榮光夜燭天

四

曾霑　御帑買漁磯今日移家始得歸天上絲綸分
雨露山中泉石足光輝逢迎老友同遊屐檢點行裝
秪　賜衣整頓乾坤偕隱去古來名相似公稀

五

紫泥頻草玉堂麻手扶天章傍帝車稷契賡歌垂景
慶歐梅文運改奇衰金壺著作光青史玉筍人材出
絳紗最美雙飛雛鳳好還將典冊當傳家

六

知已恩從吐握眞都亭錄別戀征輪扁公牀下殷勤
拜越石車前感激新雞樹連陰收散木鳳池分潤活
枯鱗從今夜夜金臺側南極光中祝大椿

宋葯洲坐上詠燭花十韻

何事西窗燭翻同上苑枝暗移清夜漏巧弄艷陽姿
根以脂膏潤花非雨露滋漫供珠鳳戲俄見玉蟲垂
細蕊初如粟繁英或類芝最憐成穗後長是滅光時
慣引飛蛾繞還疑舞蝶窺護持宜掩幕珍重莫敲棋
藜火吹來久蓮燈撤未遲好教頻下拜有喜報君知

歲除即事同雲岡大傅丹思叟三二婿兒子農
祥用別歲韻

茶香酒辣總無嫌鄉里前賢勝賞兼（吾鄉李程諸公倡和有愛酒不嫌茶之句）知已不嗆三戰北依人俄作五年淹軟紅塵
土何由避蒼白髭鬚未許添紅皺莫將青子笑到頭
回味讓他甜

二

貧也猶蒙犬不嫌諺有犬不嫌家貧之説 床頭金少況非兼唯
餘綺語多生習能使良朋竟日淹道士庭中花再看
司徒書後菜休添篆蟲情性君休訝懶向蜂衙羨蜜
甜

前二詩成雲岡以爲過於詑歎罰以巨觥因再
作長慶體歡喜詩二首

衰白人偏不我嫌詩壇酒社每教兼華筵開處長先
到禿筆揮時肯暫淹韻脚已窮猶強押杯心將溢更
頻添問君老去狂何甚秖有於中味稍甜

二

富貴神仙兩未嫌鳴珂絶粒且須兼前身恐是孫思
邈後樂曾期范仲淹歲在巳辰身轉健曆週甲子算
重添不經辛苦酸鹹過爭識從今已後甜

探春花八韻

誰報春消息幽叢獨擅名似嫌池柳晚偏共嶺梅爭
細蕊衝寒發繁英映雪明丁香應共結甲煎不如清
素艷霜華碎紅潮暈酒輕每逢花信早便覺暖風生
豈待辛盤薦何煩綵仗迎年年長被汝喚起踏春情

訪孔垣三疊學亭先生原韻

三過雲林閣皆當氷雪間空邀塵外賞未解死生關
岐路悲儒術虛銜掛道山仙童應識我懶爲啓松關

二

避俗非人外藏名只世間林泉供嘯傲雞犬亦蕭閒
妙墨珍潘谷危言笑買山丸泥謝塵事堅過閉函關

三

我逃嵇呂厄君託惠夷間老去翻能少忙眞不及閒
淡然交若水仁者壽如山願息飛騰意同參覺夢關

呈孔翊宸先生

杏花壇畔仰中台曾薦青衫出草萊北海本來憐盛
憲東家何惜鑄顏回馳驅力盡悲鹽軛盼睞恩深愧
笛材莫道白頭難報德過庭詩學尚能陪

孔宏輿博士招集青藤書屋即席賦得茶換香
限魚字

不惜芽分穀雨初爲憐煙裊水沈餘筠籠鈿合交持
贈茗椀熏爐各自如厄笑王濛應得免癖傳荀令未
全除頭綱聲價雖珍重爭解芸編辟蠹魚

戲詠冰車

得向層冰自在游車行非陸水非舟能無履薄臨深懼更免摧輈覆轍憂快比隻輪馳峻坂穩於雙槳泛安流還思秧馬江鄉樂雀躍春泥滿綠疇

寄陸謙吉客瓊州

辛苦珠厓客依人跡似萍孤身浮海去五指插天青颶避雌雄蜆潮占長短星檳榔花辟瘴方法試醫經

太子太保耿懿敏公尚柔嘉公主其愛女爲今學士納蘭公夫人今年冬

皇上眷念懿親　召夫人入宮講家人之禮命

宜德二妃陪宴　賚宮緞八玉釧珠簪冬一復撤

御饌送歸以進相國皆亘古未有之

殊恩異數也致彌爲耿公舊客忻感交集恭賦以

紀其盛

鳳凰樓上掌中珠行馬門高拜翟褕　楓陛論親甥舅重椒風列宴主賓俱已叨異寶頒　天府更捧兼珍出　御廚始信生男爭似女能承餘澤上雲衢

萬壽節　暢春園恭紀二首

寶籙綿長景運隆鍾祥華渚紀流虹　九重澤沛春臺上萬國歡騰壽域中水挹丹稜如拜洛苑連青陛聽呼嵩趨朝喜見　堯天近五色雲開旭日紅

二

宮花苑柳映參差劒佩分行繞玉墀　德仰乾坤眞莫並　恩沾草木豈無知幸逢海晏河清日共和天長地久辭歲歲　上林同拜舞萬年枝下肅朝儀

題李寅谷西溪草堂次昌黎公韻

小築聽鶯樹兼營鬬鴨闌芳時同嘯侶永日共投竿密樹藏幽徑輕鷗下淺灘不教漁父識獬廌昔曾冠

二

幽事頻牽夢長才未許閒偶因辭節鉞翻得賞溪山

三

穲稏香千頃芙蓉水一灣但愁丹鳳詔還到白雲間

柳下朧舺棹花邊轂餗車身曾依日月心只戀煙霞把酒春常駐尋詩日未斜捻書如見許債舍向鄰家

四

空翠千峰合晴光照野亭得公爲地主眞不負山靈

沙淺留鴻爪林深養鶴翎誰能教画史寫入鮑照屏

喜西齋移寓西鄰用香山與元八結鄰韻

同心同寒最情親僦舍同棲乞米身恰稱聯吟兼賭酒但差華髮對青春郤成自昔能分宅王翰於今果卜鄰贏得街頭傳好語往來車馬盡騷人

琛似鍾甥歸故居喜而有作

韓康甥舅久同居此日忻聞返故廬五世尚留君子澤一編曾受老人書毋忘樹德滋蘭畹好待揚名上玉除須學咎繇古懿士牢之潦倒莫相如

原序

讀文章而有情知其忠孝人也自左徒美人香草而後後之忠孝之士若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黃涪州辛制置之屬或托於詩歌或見於詩餘小令體裁不同此物此志爾故文章之道最尊上自謨訓疏奏箋表之類降而至於詩餘小令何異公侯五等之尊下視輿臺皂隸之賤也哉若夫宣其忠孝懇悃不得已而安之若命之心則疏奏箋表猶之冠冕黼黻之尊且華而詩餘小令猶之中帬單絞之賤且褻也夫其服愈媟去體愈親其服愈賤其被愈廣此詩餘小令之作雖褻且賤而其製有不可廢耳孫子愷似所稱忠孝家兒也其祖中丞公自請纓開閫終身不忘爲國喪元之志而其下褊裨厮養皆能以其材伎勇健樹勳名而建大業宜乎愷似之心益悲以深益壯以婉淒以切折而出於詩餘小令之作如羌之笛閨之砧令聞者讀者爲之黯然而銷魂悲哉而奪氣也士生菰蘆中讀書養志有所懷抱不得托之賈疏董策以稍申其痛哭流涕之情其所遇又多舊國舊都頌

洞風塵之感宜其顚倒淵嫚自托於淫哀曼怨而不辭其要歸於搖人之心動人之骨而彼亦不暇自知之而不知者方以謂近於婦人女子之音而傷學士大夫之槪何異不痛者視痛者之呻而怪之也哉箕子曰欲哭不可欲泣謂其近於婦人夫天下微言要道高而及之聖人則每每至於嚴冷無言而止而夏之日冬之夜桃之灼灼柳之依依以及死生埶濶異室同穴之情必至於婦人而後能極其學士大夫之所不暇言不能言者雖聖人以爲不及而亦不可棄也愷似嘗爲余言柳永周邦彥非詞之至者予灑然之夫周柳烏知聖賢忠孝之大者邪知之則寀桑以詞之敎不入師師之牀下矣錢唐同學弟吳秋題

秋左堂詩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致彌撰致彌字愷似嘉定人康熙中被薦以太學生賜二品服出使朝鮮採詩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歿後詩稾散佚雍正中張鵬翀朱厚章得鈔本於戴璞家始選而刻之詞凡三種曰別花餘事曰梅沂曰衲琴皆其門人樓儼所定續集附詞後則未詳何人編次也致彌以書名得董其昌之法詩則以跌宕流逸爲長而率易亦所不免

四香樓詩鈔三卷

〔清〕範纘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香樓集四卷》提要

序

曩時予姊倩葉忠節公數爲予言其同里之閎覽博物君子曰范子𥟖溪云遂介以定交其品粹然其容溫然其言霏霏如玉屑吐而不窮叩以僻事與義如響之應聲其詩詞劇跳生新巧不可階儷微之文纖密而動宕如織錦串珠書法瀟灑超脫書尤精鑒其所蘊畜幾不可以斗石量而即之如飲醇醪焉時先大夫好堪輿家言而范子又得諸世傳以其術行江左揚歙間奉若神明先大夫

與語叒大喜以故雲間距海昌二百餘里范子扁舟往來其間歲不可以數計也既予仕京師甲申乙酉旋里夜時時與范子聚剪燭西牕夜漏三下童子頭觸屏風駢睡而其談尤劇也或座客各以所著述就正則研朱點竄撚髭而長吟意氣丰采至今可繪焉戊子冬葬先大夫實范子卜其兆都人士會葬者畢集戶外屨滿爭欲接范子緒字聆其謦欬范子談論詩文肆應不竭精神掩映傾一座無不得其意而去予同里朱翁三英義醫亦

在爲曾診范子脈私謂余曰惜哉笏溪不久矣一年人耳予從其語不經而雅服朱翁術則又惟恐其中乃果於己丑之秋病嘔血而庚寅之歲竟不起矣時方六十誕辰予祝與誄相繼發噫其可悲也旣予來　內召其孤仲君春江以弟子禮謁予石門舟次贊詩絕佳予賞之而嘗曰不墜其家學矣旣予出撫西粵其長君耕南遠來謁予軍門溫文爾雅長於制藝而尤善詩爲術予留之署中三月而又喜曰不墜其世傳矣范子有三子識其一

季雖未識乃其采芹之歲予亦嘗誦而賞之語云有子爲不死范子其不死乎耕南昆仲刻笏溪遺稿凡詩詞四六若干卷以行世而傳後語云有文爲不朽范子其不朽乎范子長予一歲三十年老友也生平一言一笑顯顯然如在耳目而其葬之草已宿矣其葬也予遣助麥舟以報亡友於地下而今又敘其遺集蓋執筆而不勝泫然也康熙丁酉小春海寧弟陳元龍拜書於桂林官署之澂懷堂

四香樓詩鈔卷一

雲間范　纘武功著

山中夜雨寄友人

徑僻蛙聲怒連山風雨時燈光不滿屋泉響已平池醉眼攤書倦雄心入夢遲三年懷一刺漫滅有誰知

雜感

邨莊喜賽神旗亭起閒地雛伶演院本鼓響人騰沸書生果風流佳人亦端麗敘述出名門傷哉瓮

貧累不但親串欺童僕亦遠棄肆口好談炙積久遭衆忌魑魅不可言觀者皆流泪時當三月天雷雨陡然至涔涔卒未休鼓歇人爭避閒坐野寺中人多不愜意老農忽狂談後本我能記莫嘆此書生旋卽擬高第迎妻入國門三遷占大位德怨報分明一吐生平氣文人有九命諸公曾見未運命倘不然有志豈能遂天下好秀才只演上本戲

其二

山齋來老友未語泪涓涓祇因不令子相棄不相

憐我令酌我酒姑且聽我言某爲子積産某爲子求官絕不辭勞悴博得子歡顔壯未及娶婦囊不克留錢垂老望供養饑口空流涎孝弟猶泥馬聊以飾外觀豈能行一步而欲加長鞭凡子不滿父母[illegible]同焉

其三

天下有五金惟金銀爲寶金銀獨稱子其用近於孝寒肯辦以衣饑肯供以飽貧病相扶持豈非有明效吾友稱其子聞之更可笑稱子爲棺材其說

亦有道堂堂七尺軀頑鈍巳難救眼前甚可憎死後郵可少此雖近諧謔新論所未到

其四

碩儒闡理學寒暑搜殘編兀兀破牕下白髮歸黃泉寡婦撫孤孩辛苦歷萬端百歲囚一室至死免饑寒古來如此輩不知凡若干若名竟湮沒往往同飄煙獨怪有幾人耳熟里巷間風流推張生窈窕稱貂蟬李逵亦俠士馮商亦高賢吞糠趙最苦抱石錢堪憐蚩蚩談往事歷歷在目前牛童及馬走窮鄕與極邊日日無不道處處無不言無人幷無鬼千古反流傳

查灣步吳梅邨先生韻

硐戸晝多霧戎戎攪石根落花停水斷深竹護沙門鹿過疑無路雞鳴忽有邨徘徊山吐月淸梵報黃昏

元墓夜泊

刺艇銜杯興不孤層層樓閣樹模糊黃昏月轉千山後風落鐘聲滿太湖

寄懷田鬅淵孝廉

堨來十載在槃阿紅鶴軒成白雪歌乙夜淸尊開北海午牕薄宦總南柯雲收老雨溪邊去天豁秋山意外多有待風流題玉柱漁竿未許戀江河

其二

我向閒園守五窮乾坤落落信天翁身安三楚干戈外家在南邨風雨中幸入醉鄕無問禁忽驚殘夢郤書空水西亦有悲秋客爲賦停雲寄便鴻

同張硯銘田鬅淵董蒼水集錢蒓漁齋限徐

寄贈蒓漁

年少彂郎近里居曾題粉榜授中書才華向比東牆宋丰度眞同北郭徐留客莫還京野雁養親身不戀金魚停杯聽徹湘靈曲門外霜花已滿車

寄懷蕭芷厓

寒江湖長華星流月正南郵蘆荻洲載酒曾來樓隱地相對秋燈江上樓隔牕花影繞長圍一斗當筵歌且舞夜分刻燭共題詩詩成促坐論今古東方日出放江船別路江深思渺然回首余年時十

五雙鬢悠悠空十年今年風雨黃梅天周郎示我春愁篇爲問先生尤矍鑠興亦不淺南樓前近復鑿池栽桂樹樹下池邊狎鷗鷺鄉里人欽大小山杜門著述朝還暮朝還暮傷別離昨宵夢到南郵裏三徑寒花知不知

集葉蒼巖太史淡眞堂咏淡字

六月宵鵬暫息機清言亹亹覺元微簾前山影輕於靄潭底雲容冷欲飛笛婉轉時歌渺渺客流連處月霏霏秋梧葉落涼風度一縷茶煙不染衣

寄旅菴和尚

偶懷蓮社老詩僧醉裏南樓又獨登斥走白沙連暮雨山空黃葉見秋燈揮毫再見才無敵放艇招尋病未能最是鼎湖龍去後斷雲殘月上觚稜

湖上

鬭越干戈息寒鴉還舊林夕陽依草樹霜信入湖深廢苑何人到空山獨客心不堪頻駐馬歸路接秋陰

其二

曉霧連山白西風卷客衣門前多少樹一夜帶霜飛小徑溪流斷橫岡日色微招尋儁相識高話坐漁磯

蒓漁席上咏竹夫人分得騎字

青奴終日在羅幃出守南柯爾亦隨幾度秋風梧葉落郵堪換馬小兒騎

嘲蒓漁

春風吹得杏花開暖日遲遲上碧苔相近書樓人倚處捲簾笑指玉驄來

送毛會侯歸嚴州

忽送富春客因憶富春山富春山夾桐江綠山轉江廻水千曲上滿天光一道斜嵐翠濛濛染衫服俯視波心萬丈淵石支山脚相勾連樵束山花應長隨猿攀巖果擲帆前每過玆江江月白擎杯脫幘嚴陵側錦峯層疊多賢豪耳熟毛公未相識今到蒓鄉見客星連朝揮麈夜談經柯齋擊鉢詩成後竹圃彈棋酒未醒一月遊盤欲歸去書畫船頭理釣具望中無限越山青沿江盡是相思樹

山行紀事

休陽月潭後深山中有屋宇田疇池塘林木別成靈境同友躡屐攀藤循崖四五里得至其巔盡窮其勝

源窮山壁立攬勝欲登天衣拂雲深處身行石出邊草香藥氣郁靜逗宿烟委折崩崖斷紆廻絕磴連近驚猿散去遠羨鹿安眠路盡還尋路巔過復見巔嵐濃情已倦磴濕坐頻遷對面橫生樹當頭竝下泉蛇腥愁落後鳥詫怯難前上界疑無地平空忽有田水偷沙竹繞翠阜秀岡纏林寄雙扉隱橋通小徑穿披襟依岸柳消夏挹池蓮古塚存唐碣長松歷宋年產能供飽暖老未識金錢待月高樵到探花信獨先坡仍留牧笛溪只欠漁船子姓久相聚鄉名外不傳命多無夭恭夢少出山川亭榭成靈境風塵隔世緣峯巒四面伏晴雨一方偏何異桃源記寧同池上篇我生曾讀書此際卽遊仙忍別層霄裏回看意惘然

答汪蛟門

西泠花事一春消又刺輕舠廿四橋夢去征車山歷歷醉來吟榻月寥寥不逢知己慵開眼只有論文肯折腰聽得鄰家按歌舞多將錦瑟叶瓊簫

其二

廿載神交保障湖著書高閣倚高梧貪吟常侍蕪香女避俗生憎逐臭夫百末洒逃花對笑二分月裏鶴相呼傳人大抵耽林壑悶殺天吳紫鳳圖（汪有百尺梧桐集錦瑟詞）

同錢越江葉硯蓀顧霍南陳葯問陸敬峯宿

周鷓乖山園分得藤字

戰敗秋閨擁酒兵名園夜夜醉黃藤一潭水聚三更月四野山圍小閣燈似我枯魚難出入同君餓鳳未騫騰著書那便酬千古且棹扁舟去採菱

秋居有感步越江韻

[illegible]極目草離離接野風烟有所思求信懷才逢得意誰能好客似當時三秋樹老蟬聲盡八月江寒雁影遲不是窮途常下淚陵陽抱璧向人疑

春行

斟酌橋頭泊畫船清歌唱出禁烟天隔簾笑向珠娘說正禁烟時莫喫烟

其二

重到山塘柳拂隄遮巢葉暗乳鳩啼老僧又換綉經處移榻西牕避燕泥

其三

穀雨花殘樹樹青斜陽漸淡月初升刺船支港聞人語山後人家約種菱

贈粟微君九求步鷓乖韻

求賢曾應詔高蹈一人存行藥身能健攤書眼未昏扁舟衝暑到得句把杯論漫數平生事春明斷夢魂

隨侍家嚴訪表叔陳彥逵郡居有詩貽贈敬步原韻

毋憶南郡叟高風絕可攀一廚新翰墨萬里舊江山秋月尊前白寒花雨後閒夜深人語近隣老隔溪還

吳江

落落太湖水三縣冷光浮無月夜疑月非秋涼似秋魚蝦腥塔頂鷗鷺宿城頭生計桑麻足傳家耕釣稠老翁工織絹少婦善操舟風細菱歌遠灣深漁火幽橋長亭可憩波活檻隨流地勢空三面鐘聲散四周停橈情黯黯欹枕夢悠悠賦甲江南地民勞可息不

登吳江塔

一峰屹立萬方見仰視不知天近遠夜來礙月礙行雲雲前直欲穿霄漢四圍星斗挂欄干手拍烟

光眼界寬平野蒼茫郡落靜沿江燈火漸闌珊醉
幢忽卷星落地地谿江流脣中去房廊城郭似樊
籠多少貴人酬應處俯視一氣一身浮恍生健翮
凌高秋須知天地亦何有仰天大笑天上頭

爲張凌秋畫北郊小景

昔同湘瑟叩精藍笑擁雛伶酒半酣背月撇人花
影裏籠燈尋過版橋南

其二

橋南不到六年餘斜月山樓好讀書昨見張郎曾

借問半園秋果近何如

題藍川陳氏山館

東西山館叠樓臺無數山花四面開想見月明人
靜夜書聲燈影兩邊來

題畫

昨歲江城此泊舟水光雲影接天浮夢回聽得吳
娘唱月子彎彎照幾州

春與步董進士榕菴韻

悠悠三十九年春舊鏡相看白髮新留筝當門辭
俗客移栁向檻傍高人晨耕夜織家常業坐笑行
吟自在身正是太平多樂事滿城步障望　南巡

其二

平生無處逹空函弃似金人口未緘一二朋儔時
晤對十雙田畝免饑饞斜行齋壁燈前改亂葉郡
居畫裏芟頻把農書較晴雨不將得失問巫咸

其三

弃擲焦尾講山居[琴譜有山居吟]差喜窮愁盡遠袪春草
好編居士牘新詩閒集右軍書棋敲野寺流連久

社飲隣家禮數疎贏得腰金總無分看山日日上
籃輿

其四

繞屋蘇花樹樹明前山一抹午烟輕儵遊魚響知
潮信松下童歸問藥名春到酒帘爭簇市夜無街
鼓近除兵年來天許粗安逸只爲鈔書有課程

寄張雲先

西湖花月影朦朧我亦曾遊憶舊冬處處人來三
竺寺家家樓上兩高峰閒鷗盡臥晴灘草老鶴寒

棲蘀澗松若到故山霜信好輕舠深悔未相從

無題效轆轤體

六扇屏圍玉鏡臺乍簪芍藥拔金釵今朝春去愁
應去昨夜春來夢亦來鸚鵡心靈籠不住鴛鴦性
潔水偏諧登樓一望堪腸斷暮雨瀟瀟畫舫開

湖心亭

波影周遭浸一亭夕陽欄檻接山青玉簫吹出西
湖曲分與遊船四面聽

淨慈寺

蕩槳湖南聞午鐘到來門對一青峰山僧欲使禪
心淨遮斷西泠花萬重

日陽橋

鴛湖花柳自周遭載妓遊春酒未消輕拍檀肩禁
笑語前頭已近日陽橋（橋在烟雨樓西南凡經過舟楫皆忌言橋）

旅夜過滸次耕出扇索書對景寫意并繫一

絕

城門已閉店猶開獨上郵樓對酒杯忽遇故知吟
興發隔江一片月飛來

雜感

中歲愛幽閒茅舍向明築簷隙通塵有雀羣投
宿辛苦往來頻口口銜粒穀本愁雨雪時絫積防
不足一朝被鼠穿將雀多驅逐飽食塵間羣雀
反側目春來出蟄蛇日久巳枵腹窺鼠不提防向
鼠渾身束支支聲未停首尾巳團簇細嚼塡饑腸
又過隣家屋

同人雅集霍南齋余偶止飲不赴卻寄

折柬南郵逐日來閒中躲懶莫嫌猜逃禪越相逃

名舸避醉周王避債臺羣鴨晚知歸曲徑午猫飽
喜臥青苔矮牕更有難拋處燕尾天葱並半開（蘭名）
（燕尾水仙名天葱）

雪中飲林南華池館

吟屐衝寒沙滿堤疑遊煙市寺橋西巡池鶴去應
添子（池上有鶴近贈他友）遶屋梅多並是妻酒醮燈紅疑琥
珀雪澆牕白勝玻璃夜深無影月中別欲覓扁舟
過剡溪

秋夜同錢鶴洲遊虎邱

同到山塘月黑時倒河高樹影參差街連花酒燈
相接船藏笙歌客散遲中夜添衣尋藥館一行乞
火看殘碑無端長嘯秋風落宿鳥驚飛占別枝

舟中曉起再登山寺同鶴山賦

秋星散盡曉光清比屋開門接市聲花店女多香
裏宿山塘人似畫中行寒呼布袴知禽語晴買蓑
衣笑倂名（蓑衣倂推虎邱有之）此處耽遊難了日若無磐石
踏敎平

一歲

一歲從無一月閒每思引卷坐茅簷紫駝峯與紅
毛酒郇比黎祁雲子甜

夏日同吳綏眉過李生齋看畫

遊屐東郊叩竹關一厨書卷萬千山山花無數湖
光冷半日身留消夏灣

其二

李營邱與小將軍六法傳家總不羣一曲樵歌彈
未了爐中烟散畫中雲（李生善鼓琴）

其三

同崖嵌嶂路盤盤萬葉當牕石瀨寒此處畸人堪
寄跡買山無力借山看

其四

卷衣歸路趁涼風新月天青酒盞紅夜半夢回秋
簟滑還疑身在萬山中

京口石松菴曉望大江

巖牕旅枕每晨興殘月餘光樹幾層露鳥乍驚鱗
院鼓曉船猶帶過江燈天留一水陪行客秋借青
山伴老僧遙望海門初日起微微波面白雲蒸

再過石松菴用前韻

酣酣午曬踠來興靜倚松壇最上層炎態易拋秋
夜扇沽名深愧酒家燈月沉官渡聞新雁樹挂禪
衣憶舊僧回首江南江北路征帆無盡暮雲蒸（僧謂濟誠師）

題沈客子紫茜郵莊圖（時在邗江）

雙橋竹屋遶溪灣浣花當年屢往還花叔寒來依
楚甸沈郎瘦後滯燕關畫圖忽見郵邊樹風雨思
歸夢裏山乞放東籬數弓地爲儂書館架中間

藥聞僑居廣陵近歸故里席上口占

之子全家寄廣陵隔年單舸返江城青山雨後新楡柳白髮燈前儔弟兄東老琴尊人罕到謂章永伯西隣池館主頻更謂董蒼水歸來准擬同行樂種秫澆花過此生

高郵莊園并繫長句

爺余十五六尋思數椽屋門對好峯巒田疇遶籬緣環池繞花香魚蝌頻盈塍雞塒及羊牢牛宮相接續木綿供繰車露積杇紅粟灌畦養蒔茶秫田

釀芳醪園寛秋果蘇阜厚多修篁横欄俯碧流高聰蔭花木一樓花上頭四望窮志目十年不入城遺書恥夜讀卽此是蓬萊何須羡章服此志存中懷廿載苦馳逐看徹數餘家方能享此福貴賤雖不倫所趨同一局或曾爲富翁垂老無嗣續抱養姪與甥郵壚避親族或曾爲名儒衣食頗充足忽被奇疾侵治療棲栫䆉或曾爲大俠脱手輕錢穀窺破薄世情求田事耕收或曾爲孤兒有母勤教育長與六博親三遷入巖谷或曾爲吏胥儔嘗至木酷辛而脱網羅儕處依溝瀆或曾爲人奴主賤心畏縮遁迹別市廛屋宇傍山築凡此數餘家賦命仍迫促往往禮空王聊以混雅俗至若仕宦歸長圖伴松菊又如高隱流移家友麋鹿更有冶遊郎買妾藏溪曲三者志不同已勝享美祿顧余薄福相脅鈍廿雌伏賤未事執鞭貴未遇推轂今已入中年謀生猶碌碌婚嫁方始爾安能遂所欲縱使力能爲安能脱羈束意想滿胸中聊來繪横幅弁記所欲言裝池懸壁北偶引老妻看笑指秋禾

熟

初夏同陳巨高放舟袁化諸山步原韻

初晴雙槳出東郊燕子飛飛欲定巢焙竈茶香邀客買閉門避信忌人敲低山有意含新綠凸盞頻傾對酌交話到夜闌殘月墮紫藤花影落船梢

其二

一笑中年白髮生夜船吹篷日間行晴郵泥軟留人跡新水橋低礙櫓聲紅袖倚樓常入夢青衫縱酒豈求名生憎隔柰鳩呼雨山下豐場乍剷平

其三

桑葉纔稀榆葉稠偶因九十九峰留縴蕭魚鯑防
梅雨伐鼓神祠禱麥秋酒載吟船呼鶴舞篋攜閣
帖借竹鈎日斜澉浦城南望海霧戎戎遮市樓

其四

淡句水檻喜同憇况有青山似薇蕨井石磨鐮看
斲筍菱湖凝艇喚提斝年豐門少催租吏午倦人
如倉鼷僧堪笑詩書儘蠹負飛蛾抵死戀青燈

其五

市聲初靜雨翻盆挑戰篷牕酒一尊夢覺微眠纔
被濕夜歸樵子厭燈昏只愁纔緊風聲急猶藉香
消鼎耳溫重向繡經卷外泊五更清磬報山郵

其六

夜雨朝晴天氣涼時時吟隊坐郵航岸邊插水魚
標白柳下遮門稻積黃陰數兒童投里塾遠聞簫
管問儺場太平景象今纔見我輩相容作酒狂

沈文恪公崇祀特祠詩以記事兼示秋庭恪
庭昆弟 有序

豆花雨霽臣河添三尺新潮金粟香飄鬱
樹放半輪初月雁寫前山之涼思宦與秋
清琪吟後園之晨光人同露潔碧文丹藻
敢方魏國崇堂紀德表功亦有韓陵片石
礱花相暎階連文敏之祠冰鏡同懸檐竝
威靈之社殁而可祭德必有隣今以月之
八日恭送公之神位崇祀特祠兩廊簫鼓
歌陳大饗之章六佾干旄舞繞靈衣之影
曳蜺旗而遠送繡鐙水軍扶鳩杖而恭迎
黃衫野老飛蓋擁六卿而在後篆香撩亂
馬而不前爭獻酌則琥珀杯濃競馳驅則
珊瑚鞭亂走帆檣於四境耀俎豆於三吳
惟公名聯楊駱手持尺一之文貴埒金張
世近丈三之日省然蔡於太乙晨珥筆於
延英上曾借其弘才下徂仰其保障建牙
梁苑雪消赤白之九伎鉞燕臺霜凛朱丹
之緻復　命還歸乎貝闕豢秩仍入於木
天三階不平歲而遷爭題太學千里致九

獄而返賦索甘泉賜書賜衮左右顧而劍
佩生光註典註經義理微而程朱繼統文
既壯於鵬起字更駕於鷟萃除黑水之流
流兩榭厝事裁西湖之桃李花屬東園若
夫　兩朝勲績已著廟廊廿載鴻恩尤霑
桑梓摩肩疊跡辰峰多內史之弟昆吞紙
然糠中浦有野王之子姪因貧謀食共事
遨遊賣文賣賦分馳則滾滾潘江乘舫乘
輪依仗惟溫溫柏日良由公之憐才天稟

彰善性成庇寒之厦恨少萬間薦賢之函
辭非半紙情偏脇俗意切扶危品題忘倦
無草不香吹植多端乘風載譽賢愚並至
家同選佛之場遠近咸來室類留仙之館
雅羨年酪娌著供廚草帶練帯吏難記姓
豈特酒肴之食更多籌畫之心上或進之
楓宸餘皆引之蓮幕度材而使量器以
盛然使米提盈筐即登驛而何難赤仄繞
床總解橐而非惠公則垂紳豹尾附郭惟

顏子之田延廐蝸頭乞米作眞卿之帖忘
憂館裏常向容以分憂避債臺邊亦為人
而償債故使統其世澤鴻慶方長繼彼家
聲鶴鳴相和分攜遺笏後先則同侍龍墀
並插華簪兄弟則共遊鸞渚弘開之賓不
散翟門之客常存惠同巖峻報恩傳釋氏
之經澤與溪深酬德見謝郎之賦纘也橋
柚本無遠志不渡淮河鶺鴒總好狂談未
過濟水小草願生於下谷孤雲懶出乎空

山昔瞻鳳采未專半席之榮交締象賢已
託廿年之契慨世風之不古感前哲之云
亾裁成近體白傳應笑其小詩弁以緒言
董史不阿於曲筆須知德仍有本重門開
利市之花善必由根發砌發科名之草欽
其長厚又傳鉢而傳衣享以烝嘗必如松
而如栢

先生七葉聯龍池翰墨文章四海馳巳有功勲傳
信史敢將長厚寫蕪辭病留未識窮途客寒惜無

衣着葛兒今夜不眠知幾處殘燈孤館繫人思

其二

貴文從古向長安薦引孤寒世所難相士如懸萬
年鈴救人欲贈九還丹典衣給得荒厨米分俸歸
他逆旅棺多少銜花謝黃雀夢中棲遍畫闌干

其三

滿城簫鼓引華旛綵日相迎禮數尊世願酥金裝
少伯客思買絲繡平原覡鑑一炷　新恩重魚袋
雙垂謝業存堂下如煙人不散情同儀鳥戀漁邨

其四

平生慚作出山僧養得閒心一片冰人棄貧交如
蔚厤世僧遊客似秋蠅已知說項談何易儘可依
劉病未能仰看垂青天故近吳興兄弟又傳燈

千山絕頂

傑閣插山椒山高鳥聲絕情未約周郎同醉天心
月

新安江口占

兩岸峰巒千曲江重重嵐樹狀筵總除非宋畫唐
人句寫出新回七星瀧

其二

堪笑他州誇乘志一邱一壑著嘉聲新安江上山
無數問着居人都有名

其三

經[illegible]灘聲又接灘山廻江轉路行難半天石聳危
巖出那敢舟中仰面看

其四

山束江流千萬灣江奔流出萬千山不知多少黍

天樹常帶嵐光雲影寒

題巖子陵釣臺

仕途切莫與天爭落得溪山養性靈二十八將郎
列宿登判先生是客星

寄懷陳乾齋太史

浙東玉冊舊名家臚唱青年世共誇染翰獨攜三
品筆裁詩重賜一枝花校書日久芸香透侍讌宵
深蕉葉加爭羨廵行承顧問綸鞍常傍五雲車

其二

半生生計託漁竿天上人常念一寒醉後琴雖彈
聖德夢中路不識長安太平花氣供吟榻快活禽
聲伴倚欄無限江南山水意逃閒寫寄玉堂看

送借山上人還雲門步留別原韻

支公遊學各方參蘇徑苔鞵已染藍爐火伴將過
夜半河冰留不到春三寒同雁影俱來北心似梅
枝獨向南無那冬殘又分手忍禁衰柳立江潭

題敬峰心橋林屋

西臺御史舊詞臣贏得逍遙研北身三面拓窗花

藥裏時臨樂志與閒民

其二

環林潮白月堪睬半簷春來畫九峯酒氣墨光常
透水隔林人說是仙家

烟雨樓

樓下吟船幾日停時晴時雨得頻登四圍烟水三
更月一面人家十里燈漁笛榜歌聲杳杳低郵遠
樹影層層最憐欄檻多興廢草沒詩碑露石稜

四香樓詩鈔卷一終

四香樓詩鈔卷二

雲間范　纘武功著

放言

禪門有浮圖仍不同高閣余擬建七層不可太逼
狹比接作五間四窗須洞達高欲凌雲霄横梯累
曲折上層奉夫子經史兩旁列瞻禮惟清晨溫誦
期不撤六層貯輿圖道藏兼梵筴別庋九流書閒
時備緒閱五層貯清玩宋畫與晉帖寶劍綠綺琴
位置多鱗雜四層貯管絃知音頻舉交半醉息紅

氍毹歌倚欄月三層貯果蔬茶甌及酒榼妝奩咨
分司青錢無空缺二層貯曲几臨窗設華榻賓友
咸名賢往往雜遊衲下層環碧流雙扉午常合客
或遠方來蛩已見舟楫客去回頭看奇峰插天末
雖無五畝園花柳自周匝本無雞與豚前郵近可
接況無人催租并無書劄答幸際太平時坐覺襟
懷濶因想後世人應呼范叔塔

雪後過沐堂贈樹南和尚

雪晴尋徑入羣鳥絕無聲一色高低樹漫山不辨

名此中春未到向下書難成獬奠僧猶臥交談隔
戶濤

其二

寂歷山心冷松床擁衲衣寒光供秀句淨理發靈
機鴉散低郵暗人行遠路稀一櫚谷澗思灔灔接
晴暉

廣陵張春儀齋同瀟霜男陳葯斟錢鶴山聽
雨分得陰字

積雨漫天燈半陰客中逢客坐更深昏鴉愁濕何
時定孤雁驚寒幾處沉雲掠故山勞去夢花濃聽
夜易關心揮毫欲寫瀟湘景留取書窗伴玉琴

客遊邗上清明日偕友放船郊外歷園亭寺
觀之勝

濃天酒氣醉蘼蕪轂擊肩摩盡酒徒花柳陰中寒
食日舟青畫裏上河圖繫船留客假名妓打鼓迎
神賽小巫歸近城壕回首望笛聲燈影漸模糊

泊高士湖二郎山下有懷董晴川

一春無分對壺觴只為饑驅逐野航命運難磨圓

茨實文心直似鬪黃楊留余湖得名高士懷爾山
宜號二郎（晴川行二）同坐窮愁少行樂負人花信去堂
堂

題張果倒騎驢圖寄乾齋太史

守退由來推老君阿誰驢上一回身西行雲裏真
行月前進隊時後進新逆境須知皆順境去人休
認是來人試聽唱出陰中好坎背工夫此處真

題漢宮春曉圖

麗日遲遲漢宮曉曲折雕牆林影繞金莖露灑蕙
年枝共帶晴霞紅窈窕和風微扇花裏香玉闌桁
轉接長楊十二通門嚴未啟龍池水漲坐鴛鴦蟠
蝌燈收鱗甲落雙飛蛺蝶還棲泊井幹樓高吾翠
簾觚稜闕下含金雀春銜啼膄佰粱臺漸見宮娃
寓直回鬟掠蟬光天上宿袖翻鴻影掌中來是時
君王凭前席得傍天顏幾咫尺清吳春波和延年
趨丞中消相絡繹晨昏絲管醉蘼蕪寵怨代謝無
時無阿嬌無夢歸金屋玉貌空勞入畫圖尺消潛
淒宮春任恍惚深宮春日賜是耶非耶入望遙仙

乎仙乎吹不去鳴呀搖闔自當並生女麒麟高閣
今何處

題昭君圖

漢帝按圖幸幸者今為有獨有不幸人翻使流傳
久阿誰告明妃再拜毛延壽當時有此圖此圖那
傳後

賦得春燕送王薇士計偕

花柳陰清晝長穿花度柳羽毛香本來生長烏
衣巷此去飛鳴白玉堂梁底慣聽春宴曲釵頭曾
飾漢宮粧生入情重應留住飛得雙雛歸故鄉

賦得雙蝶送吳莘才陳石成計偕

翩然相向上林飛欲借聯枝好共棲一一滕王看
入畫雙雙梁帝愛留題漆園夢穩應同伴金谷香
濃莅不迷料得長安花賞遍引人成對繡輕袿

寄綬君

從來才子擅名場命有貧星也不妨莫信社邊逢
白眼淚傳鑪下供黃羊心留記事珠無價身似忘
憂草自芳祗望廣寒丹桂樹一肯斫卻放清光 近吳

有目荻

舟行與莊硯孫話舊

晴江相與放吟船醉倚烟帆話昔年勢向炎時皆
冷火交從滄處有溫泉縱饒蛩韓秋多少不奈葵
心日變遷看到升沉都夢幻引人中歲鬢皤然

題陳山農畫扇

買山同有意相約已多年應被山靈笑來惟暫泊
船

懷王帆始董晴川在粵東

同人取次出鄉邦拔楚人同白璧雙頭駒曉過鵝
蝶嶺一帆春去鷓鴣江王董後先就道客中荔子登詞譜
夢裏梅花落酒缸此夜相思正無奈又吹寒雨到
西牕

感懷

樹杪高樓俯北湖碧窗何地着狂夫蜂愔綠蟻晴
偷窺燕覓青蘋晝嘴雛遊獄有心婚嫁未採薇得
計利名無百年志尚渾多事輸與山僧及酒徒

秋感

少年朋好中年數㵵然秋到梧桐樹一葉一葉漸
飄零烏桕青楓心轉惻陳燊文雷子貞張嘉樹戴羅軒吳令頤
與彭夢麒周家父子應乖木持朱弟兄士威德遠其間周水持蓮
嫣川年最少郤與將雀同文名一時一郡皆瀟陸倪
未登科登鬼錄泉臺執手各悲涼羞見地下修文
郎我　朝若傚唐朝例肯賜孤魂同及第只當分
符在遠方相知何必常相遇

即事

三更月落大江灣枕上思家夢裏還終日欲歸歸
未得開聰不耐對焦山

米元章墓

鶴林寺對元章墓深樹斜陂水一灣片石不須題
姓氏書中多識米家山

同王景州陳葯開李艾山集張脊儀齋分得
流字

卷衣二月上揚州吹盡楊花到石榴久向碧胞苧
下楊未能濃樹裏行舟燈明一句棊聲細詩腎千
山洞氣浮忽憶家淘[illegible]種後魚苗菱栗亂淡流[illegible]

雨中脊儀招同景州葯開艾山鶴山賞芍藥
限齋字

未雨客先集絲絲雨亦佳黃藤香滿盞紅藥影翻
階只少二分月仍多兩部蛙夜闌還對奕移燭向
前齋

葯開招飲

晏起重來酒未消又陳瓜果列椰瓢今宵客是前
宵客醉裏渾忘隔一宵

五月菊步孫松坪韻

有菊曾傳栽種方家文穆菊譜有五月菊吳儂設道産扶桑
松黃染出枝翻錦竹粉黏來葉帶霜甘谷水偷[illegible]
添秋信影夏居圖補墨痕香宋徽宗有[illegible]潛夏居圖別花人
到鷲新邑一樣花添兩度忙

其二

五月圓花來遠方對花覓句傲柴桑總宜栽處名
消夏不合開時號拒霜阿醋紅殷應見妬部頭年
小便含香宋宮人有菊部頭濯枝雨似重陽雨贏得秋歸
燕子忙

張曼園少宰招遊南園

朝來避暑踞漁床入座招同坐綠航忽見片雲遮
日腳雨中一路問農桑

其二

棹轉南郵柳拂隄到門幽鳥向人啼倚樓閒看虹
垂處幾葉蒲帆塔影西

其三

丹楓烏桕間青榆郡乘仍誇他處無何用遠求忠
恕書後堂常挂晚秋圖

其四

樹記初栽嘉靖年斜行猶刻石床邊浦中便見煙
中樹指引乘潮獨夜船

其五

當廳猶不堪呼丈隔岸橫溪號秀才深羨是鄉無
俗客北牕雲去九峰來

其六

數竿方竹瞰房廊欲刻新詩倚夕陽驚地麝狸纔
下過風來只道野花香

其七

徑轉橋通菡萏灘東軒月上漫憑欄地偏無意求
寬曠但借鄰家竹影看

其八

齊賢雖得午橋莊補衮歸來鬢未蒼若作溫公眞
率會野人仍許伴壺觴

泊茶園

晴郵新月落一棹刺江干地僻苔衣濕山高水氣
寒煙雲深繞樹燈火細臨灘隣舫聞鄉語攜尊話

夜闌

題沈袁湑溪山無盡圖

沈子胸中有嚴壑彩毫抹處起雲煙剡藤恨不長
千尺直使吳江接蜀川

紅白蓮花趁雙白屬賦

吟館遊多妙法栽亭亭幻出更奇哉影搖白水丹
泉動光泛濃煙澹月來一朵花疑相並放兩分色
似未全開恍逢驕起凌波女半枕紅腮半粉腮

其二

奇花仙界亦難逢丸出瓮池許化工太極中分空
處白靈丹初轉廿邊紅含香暈色仍雙合倒影沉
波汶兩同若使畫家傳粉本臙脂半抹淡臨風

錢昆湖就婚毘陵

翩翩公子詠周南畨向蘭陵駐錦驂辯眼煎來泉
第二蛾舒畫得月初三香薰可意鴛鴦社字刻同
心琥珀簪料想綢閒多樂事一庭新雨種宜男

香燼步恪庭韻

銀葉重翻花氣殘夜深惟剩一星存篆文已斷蕭

鑪暗心字多灰畫帳寒偏戀餘芬空有相背將微
火養成丹須知紅豔終憔悴混入風塵欲辨難

潮痕步恪庭韻

閒步寒塘水落時浮蹤留得繫人思橫波已露前
番信虛影相沿到處知一抹岸來呼渡近半齊橋
後過船遊海邊指月曾同約雨夕風朝不負期

方烈婦

進山半江霧帶月上江船長夜正枯寂隣舫俱未
眠一老談往事問之家新安鄰有方烈婦乃父為

高官生長在朱戶純孝世所難割股療雙親三次
沉痾痊曾記名月容貞靜且鮮妍女紅與書史最
小巳精專郡有謝家郎七葉詩蟬聯祖爲郡司馬
父列侍御班同朝復同里綉褓締良緣茲當流賊
時是處起烽煙朝聞金盌出暮見欃槍懸傷哉侍
御史無力可周天夫婦感正氣殉難同闔棺忠魂
既飄蕩遺孤更顛連奔走干戈裏頻年冒險患葛
帔歸故鄉死傑成荒阡無家效秦贅兩小情意歡
衣食有依賴可以讀遺編無何婦翁故兄嫂心克

顏驅逐不得去播虐非一端可憐謝公子身如鐵
隔籬可憐方烈婦心苦兩周旋日久意轉毒鑄印
私雕鐫羅織嚙讎怨叛逆相牽攀昏夜吏來縛如
雞赴俎煎生別卽死別慘痛傷心肝跟蹤見宜指
考掠及百千自顧無完膚血染衣裳丹賄吏進酖
酒微笑吸杯乾逆且百無恙吏後卻賄錢酖毒不
可害實有天矜憐是時方烈婦茶苦精誠捐焚香
輒禱祝且願望生還訛傳謝郎死心坎刀劍攢然
念身有孕卻何卽黃泉得傳謝氏後卽死非徒然

何來羽林將千金買婢娟兒妯以妹應直騎填門前烈婦劍左目帶血投前軒毀形絕滑暴彌增兄憤堅計欲殺其嗣將姪遂難恰乘土寇發避寇問政山同時有汪嫗旁悉子嗣艱有娠復生女倚枕波閒千烈婦幸生子泗涸亦潸潸恨無託孤處毋子望保全賴有俠士呆深情知兩邊權奇兩相易彼此間歡顏兄歸見弱息怒髮上衝冠擲地卽須命蹶女憤亦寬誰知呱呱者尚在咫尺間烈婦膽驚裂無計雪沉冤我孤既得所一死如歸焉作

詩凡四章託嫗藏花暖內有氷玉句隱將汪氏傳絕粒十四日哀哉赴九原謝郎在圜土手足三木關其時義僕劉營救無不殫洗創傳良藥行乞供盤飧兩載獄無驗奏讞將平反冒死訴廷尉懦弱豈大姦邀恩脫桎梏籠鳥得飛騫未敢返故里流淚萬澌沉荷鋤本無力舌耕守硯田傳聞妻女亾曉夜殊悲酸纍閒內兒殁歸來無家園襆被投蕭寺問詢皆驚嘆指引上孤塚血泪灑林巒疑信叩俠士闕良援詩篇及豐碑隱語感彼多機權長號愬俠士踪跡之泰川汪後自有子前子繼武員巳作侯門婿牙旗擁繡鞍路旁曾一見狀貌君一般但緣履易姓安敢隙本根悲哉子與父相識知何年江上山嵯峩江中水源浸山水清淑氣蓊蓊鍾鬚髮嗟彼鬚眉者抱愧古先賢

龔濬菴太守復任　有序

夫日再中德因上感一陽來復景以升新魏相重留絕勝珠還合浦耿君復任真同丹轉淇鑪九峰之石盡點頭萬戶之花多

帶笑我郡侯龔公銀坊華胄寶冊世勳秀挺雄才分絫蚕披朱紫政敷懋績一麾特簡東南清慎勤體　今上之心忠信敢守前賢之論身居臥閣行六字而無遺口作豐碑頌萬言而難盡人仰碧翁而永戴家呼金佛以皈依其如賦綏微求示以蒲鞭不動考居中下因之艾綬將移田夫陳借寇之條書生引留种之事向元戎而上訴炯動塵飛卽憲府以羣鳴雲屯霧集於是

將撫兩臺洞鑒下情爻章入告蒙　堯天
之命允喜起日之同光更荷　溫綸萬方
傳美且還原秩四邑騰歡當相國三判河
陽惟愁欲去封侯書四守蘋北共慶重來
候得春潮仍廻滬上望同秋月未脫雲間
爭看竹馬之塡街果見鐵船之渡海須知
劉惜之表留予懋實爲歸懷杜甫之詩美
季膺並非過譽
東南紫氣繞仙霞累葉金貂世共誇十錦塘邊初

製錦百花山外更栽花　天心特擢魚需袋雲路
爭迎鹿夾車到日畫成楊震像至今鈴閣仰清華

其二

四年撫字實殫勞嬴得才名在慶霄僻境呼盧人
盡散連鄉移樹訟俱消燈明虛室書千卷煙冷中
廚水一瓢閒說左遷緣底事便宜只爲緩征徭

其三

一鬨測補萬家愁共泛舟船訴列侯心似饑魚爭
柱餌聲同歸鳥戀庭啾重臣區處陳推戴　天子
溫綸許再留總是太平多異數勿驚淡水向西流

其四

乞得侯君慰衆心　聖恩無豈寄謳吟佛從暗處
仍還月天向炎時肯降霖望重南山移不去德同
東海注尤深因思大宜三留後只恐徵車出上林

陸紫消陳咸京小飲即送陳往長洲

接屋偏張夾照燈繞檐竹影一層層開敲方野碁
聲細側擁圍爐酒氣蒸薄雨忽來驚夢春帆欲
渡響春冰悲君寄語鄭三絕肯許探梅曳瘦藤時錢

仁山爲長洲廣文

用前韻寄仁山

聽從高館對華燈江上青峰疊數層小鼎紫茸和
雪碾行廚郭索帶饞蒸時翻琴譜原同調得傍溫
泉總不冰最喜梅花今有主吟船容我醉黃藤

仁山席上贈歌者周郎

吟船聽到半塘橋款欲相尋爾亦招閒坐周郎絃
管裏他年佳話話今宵

爲王川舟寫小幅并題

朝來苦樞又逕王忽恍西溪水館陰幾處泉聲喧
遠碓漫山梅雨樹沉沉

同王欽州陳荊門集張其相齋步歙州韻

書館清陰坐綠陰舊栽竹樹已成林十年一別驚
華髮千里重來愜素心酒泛燈光飛蓋密雨蒸花
氣人籬深濕雲不散黃梅裏半醉頻頻灶水沉

贈武林吳寶崖

聞名十載有同心廿四橋頭得盍簪新葉乍交陰
不淺清泉相照意何深才人賦草年來滿故友笙

歌夢裏沉（謂周子水持）閉倚客總多舊話一枝斜日坐
幽禽

巖灘舟次四月聞蛩

春盡嚴灘上雙槐晚不行沙圍半江綠雲放四山
晴高柳綿初脫低荷蓋乍擎螢稀光尚淡蚊少市
難成泊岸聞蛩擬篷入耳生淒淒凡幾處唧唧
自呼名斷續隈聞怨音繁訴旅情短吁憐病起遥
聽快宵征咸逈廿蓄伏燈佇背獨鳴深房疑掉磬
曠野若交兵有似催詩燕無蟲伴曉鶯鬭茶風已

鬱流火句應賡楚迮山鄉異多因物候更當空今
月色忽感去年聲愁聽惟婺婦食拔只小伴閒堂
秋鼙喜繞戶木蘭篇引我抛琴冊留人殢酒觴扁
舟如載菊相對覺秋清（近有五月菊四月巳盛開）

步借山上人雜感原韻

水隔幽居樹隔城吟秋葉響午眠驚詩成一卷一
花氣人到孤衍孤雁聲剪燭待聞千里信御帆深
話十年盟偶同落月穿街過幾換朱門舊署名

其二

毋從高坐話相思錢沈（謂鶴山客子）飄零數亦奇趙鵠
聲悲空北向鵾鵬遊倦又南爲文章豈屬無星秤
運命應輸沒字碑立盡寺門今夜月鞏幡一任曉
風吹

其三

休說年來販海鮮畫旗旗葉出洋船夢書夜撿燈
花下背草長古樹前身捐半生廿織席惟耽一
事開吟箋同人如我兩人少坐久苔衣軟似綿

其四

聞君越嶠久相依我亦曾遊此地歸書裏每逢前
去路夢中猶攬舊征衣烟江有塔漁燈寄山縣無
城戍鼓稀最是晴秋好天氣閒身欲伴鶴南飛

其五

半房山色對支郎幸際昇平老是鄉歌弄雙橈波
鴨綠醉貪小盞酒甆黃曉夜落地鋪殘燒蘇雪隨
風傳蕭牆莫笑腐儒無長物比來生計託青囊

題張北山移家林屋圖

君家名祖初挂冠歸來賣書去買山所著繁英與

剪綵至今花葉留人間王屋先生有賣書買山文詩繁英剪綵皆集名
採芋生惟賣賦買書歸來買山任笑顧九峰峰不
深鰲船縹緲峰前樹不公茶洞地肺虛靈威所探
多奇書扁舟倘來范少伯共向銀坊採綵葉

其二

幾年今過蓮花坪梅鄉先生欣遊還聽說山中多
隱淪劉根丹里光药後王文恪將張斯植斯植本號五湖商漫士
宰相詩人藥裹久登高九月看梅花洞天氣
候仙凡隔晉地嶼介別尊絲遲羨西山拄頰時觀

裏梅花曾見否清秋好寄兩三枝

悼亡

與伊同生辛卯春今來未滿百年人無衣無褐俱
安命多病多魔獨累身萬斛苦泉千品藥半房涼
月一床塵怕將往事從頭說觸目離愁最愴神

其二

當年扶上七香車歡夕迎來夢綠華錦篋重封書
喜字枕函取識繡蓮花無姑有舅頻調膳徹夜連
朝自績麻泰水生平最珍惜每憐兩小便持家

其三

迂儒遇事總模糊隱忍何曾怨腐夫質爾傾筐償
酒債抽簪畫壁記田租三眠柳起肩常趁半炊桐
摧心已枯今日淒涼方自悟悔教瘦骨強支吾

其四

廿六年來彈指過年年江海一漁篷我歸似月圓
時少君病如蠶臥日多廚下慣看充野藿桁邊幾
見挂香羅閒雞常促諸兒起開卷燈總伴曉梭

其五

從前自悔懶醫治𡨚么憂心誰得知欲見阿兄他
縱娶[時存內兄僖於長洲近亦喪內]將迎新婦託雛兒[甫兒贅於洲上予舍]
[尚未于歸]船開回泖湖篙逆路隔長洲書到遲兩處分
風吹不到低郵烟冷雨絲絲[時予病劇時遲舟分道送歸僅不及面]

其六

楚籍初供七日盤還思來復一盤桓維摩病藉妻
潮護王霸貧須婦解覓魯鼓圖存惟半半離爻中
断竟單單泉藁無雁將書寄向後商量婚嫁難

其七

消感傷懷不自聊在家彷彿似僧寮引雛燕倦飛
秋去呼婦鳩寒向夕招守號稱心心未稱花名消
恨恨難消空箱收拾殘鍼線婢僕銜恩淚暗飄

其八

心字香消香滿衣虛廊徙倚對斜暉雌雄劍拆何
時合子母錢分無日歸百六遲終春已斷十三天
外鶴孤飛他年同與瑤池會應笑勞生事事非

題畫送邵康臣經歷之平原任

茶熟香溫獨坐時暮潮和雨響高枝夜深方信天

行健老眼挑燈畫杜詩

其二

四月山郵鳩亂呼望中新綠樹糢糊廿年好友今
分手畫出江南舊雨圖

寄懷客子

憶昨吟船渡泖東升沉閒話柳花中待年妾恐芳
顏損過午僧愁慧腹空聊引白衣浮大白且聽紅
袖唱廻紅[廻紅客予詞名]天孫獨處嫦娥寂此事應難問
碧翁

寄懷借山

雨雪河干別可憎傳聞說法鳳凰城十三衣現千
花色百八珠拈萬佛名橋本無心逾北去松仍有
約向東生詩筒此夕題貞字何限雲程與水程
[illegible]同鶴山遊泰園
畫船晚泊碧溪灣同叩雙扉尚未關搜釣鬪牙多
傲慢隔花樵子引迎拳干戈不到前朝樹欄檻仍
圍上世山傑閣一憑還獨歎江南賜第半空閒

題車積中行樂圖

秋髮相看表弟兄當年豪氣笑書生結交不惜黃
金盡醉讀陰符到五更

其二

匹馬遊燕控紫韁一時倒屣盡侯王錫提吟筆山
腮下嬾射秋來指甲長

其三

雲巖雨浦水迢迢畫出煙林影動搖直與恕先堪
伯仲世間俗手合呼貓

其四

濟世靈丹滿藥籠門前博得杏花紅祗愁好友黧
難療枉剔黃精號救窮

其五

無礙爐中有髮僧春衣葉葉獨閒行還須添個擬
文虎騎上高山看月明

偶儷和戚京

恍過焦僥國裏人當場幻出一番新雕成不必樹
常活服得奇機藥有神妙舞風前疑小小媚行蟀
下嗔眞眞欲乘竹馬隨風去猶恐遊絲絆此身

其二

呼拂按節便偷聲顧影誰嫌太瘦生纔繫赤繩婚
嫁小分披紫綉往來輕趣時已得呈身伎玩世無
非假面情況不懸絲真絕倒何須南宋數諸伶

其三

幾回整頓又遷延尺五輕軀劇可憐短帽短衫臺
上出一談一笑帳中傳漆身豫讓原來啞粉面輕
紅更覺妍還是邀方貢珍羽逢場遊戲豔陽天

其四

百戲當前機巧深須知小部儘妖淫擊來鼕相[illegible]
重見演出南柯夢可肆推背料應無擬氣點頭還
恐少眞心一片惟藉人擡舉贏得浮名在笑林

夜泊釣灘

歲暮泊舟釣臺下月白江山靜如畫霜天風緊雁
飛飛空巖葉落孤燈微可憐醉後征衫薄搖落萍
山知已稀故鄉猶帶寒雲凍迍街無寐歸緣惹三
更獨上客星亭沉沉月影江心動

閒香樓詩鈔卷二終

四香樓詩鈔卷三

雲間范　纘武功著

閒居雜感步徐十峰韻

西齋修葺可棲遲燈火紅牕夜課兒粉壁洎添新種樹綠蕉風破舊題詩旁人莫訝臣之壯過客休言某在斯一曲小溪成小隱著書到老老書癡

其二

五十三年秋又囘終難推卻亂書堆曾翻經號未曾有肯訪仙名不肯來傺竹巳枯留篋韻井梧[illegible]

老實琴材彼著近許儂閒散一葉溪山數往迴

其三

薄莽晴軒雨滿枝白頭兒妹話當時親知似墨半磨盡隣右如雲四散吹事巳不疑休布卦心無求勝莫彈碁偶來月底閒看影誤喜新鬚變黑髭

其四

年年消夏閉柴門撓筆聊爲勞斧皴重水畫山千曲路閒花開草四時春挑雲出岫含生意引鶴歸巢遠俗塵多謝竹陰留半日此君原是个中人

其五

廿年同學漸消磨貴賤俱同泡影過漫憶飛仙千古少最憐才子九泉多衾寒無夢尋張敵詩病何時問華陀閒數綠牕諸女伴後來新婿巳爲婆（結句用晉句）

其六

頑石惟堪老澗阿雨雲翻覆易生波鑪中黃白成功少帷上丹青着色多歐冶錬來愁鑄錯葛盧聽去恐傳訛捲簾靜展蘭亭帖贋本紛紜可奈何

其七

三分涼思雨絲絲老去慵書覺眼遲嬾畫多留題畫處尋花先約醉花期月隨人夢清閒境秋到蛩吟得意時兒輩別無看待我朝朝滌硯換瓶枝

其八

月飄花片半空床夜起憑欄望遠江翁仲同繇猶結伴千將獨語竟成雙笑添沉水香生被謝卻行雲影到牕莫道至冬無暖氣坐邀赴日泛春缸

其九

莫言交道盡如氷氣誼猶存尚可憑冷眼看云風
作起熱腸無論客何能麻扶蓬直堪中立松引藤
高得上屛儘有鸞坐在林莽羽毛拂拭便飛騰

其十

三百餘年谷水陽殘編萬卷一茅堂蟬聲送過秋
多少鶴夢惹他夜短長酒因詩將春灑灑詩城店
後草荒荒寸心欲託名山業定有才人爲主張

初二夜月

日月懸空現一痕斜來西院趁斜曛渾疑脈望飛
昇去多半勾留在碧雲 起世經初月一日至十五日爲白月十六日至月盡爲黑月

其二

昨嫁月額雨廉纖難得空明映畫簾借問吳剛何
處去連宵辛苦爲磨鐮

其三

朔日纔過魄影孤新來稍稼欠工夫醉中笑指隣
翁看半未圓成太極圖

其四

因乘大月暎西郵妨佇新花對綠尊聽得歌姬來
比擬琵琶槽上兩邊痕 古周書乘大月月二日生霸乘小月三日出朏

南郵

間有南郵人所居惟一室天寒惜屋高天暑厭屋
窄一室任一身炎涼異朝夕

即事

被酒探梅去無花春夜開燈明高處屋雪剩半邊
山野猶衝橋過嚴扉向月關堅冰留澗水不放出
人間

泊澱山湖

雨暗四天低湖邊山影迷驚寒孤雁起愁濕怪禽
啼鬼火明空廟悲風撼斷堤那知棲息處到曉不
聞雞

木蘭廟

小杜曾題木蘭廟香山吟花比花貌古今孝烈一
紅粧可憐虛受將軍號神燈慘慘殘月斜靈旂霜
劍功業賒若教殿脚隨麾下定助楊花撲李花

久雨

入春坐雨放閒心蒼[illegible]階前牧草深夢着一花忪
護惜詩成千嶂[illegible][illegible]靜中不吹經時暖意外晴
光頃刻陰後夜不愁無滯作斜牕應有月來尋

其二

誰料春前接夏前春光黯黯雨綿綿潮如失信愁
歸海月竟偷安不上天古鏡影昏遮白髮夜琴聲
悵換新絃不知旅館幽閒裏幾處殘燈人未眠

宿姜在湄墨琴堂

偶到西湖六月天高人相遇意欣然因貪水竹句

留佳且許風牕自在眠山色淡於横幅畫谿聲喧
似上灘船連宵閒話荷香裏毎見參旗挂檻前

枕上口占柬藥嚴

夢回山枕酒微醒風出城來響塔鈴鼠畏燈光時
注目鶴驚梅影暗梳翎軒牕浸月皆圖畫泉石耽
身本性靈不傍市門君莫笑傳家詩有種魚經

酬郁宜夏原韻

竹岡鍾秀色七葉擅雕龍同席驚文采聯吟畏筆
鋒奔星光萬丈裂月葉千重地遠襟期合天高劍
氣衝少時常快聚眼已並遊蹤鬪鴨溪邊出呼鷹
花外逢醉尋隣院笛臥聽隔江鐘憍硯今枯寂停
驂幸過從一寒憐仮骨半老惜華容墨汁憑兒玩
茶聲向客供撿書標錯字讀書覽奇峰談柄東西
晉禪機南北宗文仍追陸海詩近效韓冬後輩誇
元草謂及門楊維中前賢想赤松張止裳先生故交雲倏忽新
調玉瑽琮卷軸分題徧巖泉託興濃有心留信宿
無婦佐肥醲不盡惓惓意其如事事慵還期秋水
至洗盞對芙蓉

對鏡歌送周棠銘北上

郎女何曾對菱鏡生小如花難自信鄰姬有鏡昨
借來一等花枝相向開幾回雙笑還相視應數鏡
中人第二試入昭陽侍起居承恩旋拜內尙書敢
誇姊妹年俱少月殿嫦娥定不如

為成京蕭澗城朝雨圖弁題

煙柳曈曨客舍晴停杯西望一程程登聲勸到殷
勤處總使陽關譜不成

其二

陽關句寫自龍眠，曉雨青郊路黯然。幾百年來傳粉本，離人猶在渭城邊。

憶梅寄蘂巖

書裏花枝詩裏人，嫌官家世得閒身。須知人澹花清澈，那許東風着點塵。

題再牧上人影

十三衣冷髮氋氃，水趣山情引興探。昨夜不知山雨過，水鋪花葉半風潭。

其二

石頭路滑一支筇，心月身雲幻影中。那怕有[illegible][illegible]奪境，無邊秋色落晴空。

遊王印周大司農秦望山莊過沈恪庭太史

翠巖花綱影重重，得過高閒太史公。忽憶薛濤詩一句，王家山水畫圖中。

雨後姚藥巖殷夜巖沈耀遠過誠齋

積雨頁朋會聯疎，晴來乾鵲報停車。聽彈綠綺烹新茗，看擘青苔膾舊書。缸面酒香蜂引客，磯頭波暖鷺窺魚。休談攻業斜陽下，翦燭何妨話我盧。

王霖說招同諸子集藥巖梅花下

老友閒中一樹梅，西隣相約共銜杯。清心易引詩邊去，冷韻難移畫上來。風遞暗香吹酒醒，月窺粉影撥雲開。淡然交態同花意，那忍拋花醉裏回。

新安道中

秀巘高低歷萬重，那尋小李畫秋容。綠蘿巖背孤郵冷，紅葉山凹落日濃。嵐氣暗時迷別路，泉聲沸處見他峰。平生樂此忘行役，客裏朝來又立冬。

西湖

風送輕帆落水涯，貪看湖上近栽花。籠烟野墅竹斷過，頻春城十里斜柳。禁旗丁盤猴騎亭，留衲子飰魚蝦。南屏鐘促遊人散，裏六橋邊覓酒家。

題林溪書屋

竹影冷娟娟，書堂郁月邊。禽窺雲過樹，魚聽水通田。愛靜心無累，棲閒地自偏。夜深隣乞火，常見對殘編。

張和叔招同諸子遊泖上諸山

濃雨漫天樹夾河，吟船同上泛烟波。小紅莫更吹

銀管一路蛙供鼓吹多

其二

翠袖無端倚鏡臺隔船時又怕船開岸花堤柳沉沉去不覺身從夢裏來

其三

話雨多于雲水間更分葉子好消閒儘教凡事輸人後贏得中年一味頑

其四

出郭遥看塔影高四圍烟泖柳周遭菰蘆隔斷紅

塵路深羨輕鷗佔得牢

其五

婉孌山陰日向西苦櫻貪踏軟紅泥隔年認得櫻桃樹亚聽流鶯啼處啼

其六

水窻使酒酒懷寬笑語渾忘槳燭殘漁笛暗吹山月起一枝花影落芬闌

其七

竝船波靜睡聲濃坐月雲開對碧空看到鶴歸山

頂寺佛燈一點樹叶紅

其八

横山疊樹曉嵐浮欵對山光物外遊可惜大癡横幅畫連宵風雨未曾收

其九

滿湖烟雨到山晴天許閒身自在行况與山家多舊分酒旗戲鼓更牽情

其十

蘭橈潑潑向西奈榆柳陰陰叫乳鴉聯坐西巖論

詩律茶甌風潑落松花

其十一

邂逅良朋入翠微百分飛盞酒霑衣一回打馬一回笑宿鳥池邊四散飛

其十二

房廊客散酒香騰一枕西窻月半棱酒醒印香烟已斷紛紛山氣下禪燈

其十三

東山清磬接西山無數禽聲出樹間聽到三竿猶

嬾起賣花人已出城還

其十四

棲碧山房石鴨寬滿床琴冊足盤桓老僧趺坐雙鬟笑彷彿西園圖裏看

其十五

晚霞相送布帆開更到梅溪對酒杯屈指九峯遊過半且留一半待秋來

烈婦

看題黃絹記星娥辛苦年年受折磨難脫身同投

網雀爭甘心作撲燈蛾廂恆炊後香名出湘竹生來泪點多一向窮泉怨昔夢反憎姑惡叫烟蘿

第二泉

從來聲價總難評爾獨偏居第二名名比王盧原不愧品高廉讓卻無爭疎星影落天心冷一澗香流地脈清我向山靈還浪謔如金如錫賭誰硫中泠

第一泉在金山下

第二泉在錫山下

登[illegible][illegible]樓步鶴山韻

萬物全收指顧間詞人登眺一身閒江光蕩處天

低樹磬響中流派擁山霸業消時留狠石孤臣舊跡說昭關千帆遠帶斜陽去陳事蒼涼倦鳥還

白牡丹

羣玉山頭見玉英瓊姿冷豔足傾城縞衣縹緲文君少素霧霏微妙女輕一百五偏先穀雨三十九更重東京一百五三十九皆白牡丹名十音諧也知芍藥難尋堦獨向瑤臺伴月明

漫興

余性厭塵囂移居醉鄉住地不屬酒泉分野酒曆

度繞城多酒池繞池多酒樹繞樹多酒帘前賢多流寓且多中聖人與余每歡聚接壤有枕山即向睡鄉路上有睡仙祠下無鬪與渡所禁雞犬喧行人少徒步老幼意安閒美人更無數四序總溫和春花秋亦吐麟鳳時並遊田疇無稅賦遙望二鄉間終年帶雲霧鄉音或不同大抵易處謨舊蕪推劉陳性懶部章何貴賤平等看晨昏任來去余昨返故國偶向故人語故人約同來更希得良晤

曉日

曉日迎人面斜陽寫馬頭東西奔不了無信寄高樓

即事

雨後鴉聲撼寒樹熒熒漁火隨潮去山前煙霧一時昏隔溪人問停船處

過七寶泉

巨溪雨散放吟船山半來尋七寶泉試罷新茶對新綠一鶯飛過佛燈前

茅山

暇日停舟香草湖一花一草入丹鑪方知巳字山形曲不似奇形五嶽圖

望白石山張果老廟

一宿丹房欲別難學他驢背倒裝鞍路回溪曲千層樹猶探山頭對面看

賦得月中佳送王麟照北上

仙種由來迥出塵瑤枝奕葉傍星辰香飄上界開金鏡花藏中央渡漢津午夜影高雲路潤四時紅膜鮮衣新恩光獨許郤詵占引我吟腮仰望頻

珍珠蘭

粵蝶滿來翠一叢只因香與國香同常疑葉在遊綠下難辨花於曉露中蟬翼鬢宜簪寶弗六銖衣合罷薰籠梅妃倘見無心摘點點清芬弄晚風

其二

七寶妝成九畹花品題惜未徧詩家黃磁斗小沉烟遠碧玉釵偏滴翠（珠名）斜魚散子時光歷亂翡分綠處影交加蕋宮誰道多仙女只有蘭香與綠華

其三

傘尾結夏現香林紅粉都消淨業深貝葉層層書綠字黛眉曲曲瀉芳心紛翻舊樣騷人佩操換新聲太古琴縱使暗投涼月夜隔簾馚馥易招尋

其四

蘭氏君應別派傳遡浮綠蟻晚尊前開來夏信經三月移到吳中未百年（里老相傳此花到吳未及百載）幸與葱符離楚澤好同芝蕋茁藍田我家香譜和花譜留取然齊補後編

戢素園招同莊秋水集西園

放艇花朝後沿汀雪尚存忘機鷗傍檻聞語鶴迎門高樹凌孤閣低雲蕩遠郵羣峰猶可攬東望雨昏昏

其二

黃雨泊春半朝來愁思寬魚憐莊子釣琴憶戴顒歸松蘿青後冷梅坪綠雲殘閒中多靜趣相與倚橫欄

其三

兄弟蕭閒處軒窗繞碧溪雛經名大小分屋任東

西春草裁新句山屏覓舊題竹林吟嘯罷夜讀照青藜

其四

偶話巖泉勝休陽我舊遊雲蒸山意動灘沸石光浮百草香中路千家翠裏樓今來對林壑疑在浙溪頭

其五

坐久茶煙濟開簾進午觴孤蜂香戀席雙燕冷歸梁筍脫偏當戶花遲未出牆還期池上月來宿北

山房

詠旋螺 小兒戲具也一名轉盤閩又名碾轉

纖纖是兩頭如釘同花片小立不多時心中千萬轉

題維揚張其相小照

濯濯靈和柳一枝新來譜得柳枝詞竹西亭畔斜陽好君本前身杜牧之

其二

西銘道學右軍書秀骨珊瑚誰得如只恐山中留

不住隔林彷彿有徵車

其三

最愛秋林高士圖范張交好合添吾欲攜近和秋聲賦肯許花前刪削無

仁山鶴山信宿誠齋

吟船遊若過郵扉一笑風前各解衣逢著後生知姓少數來老友逐年稀醉心綠蟻無常性脫手青蚨只外飛話到夜分涼月起平生志不在輕肥

其二

江北淮南數二難擁書萬卷占文壇弟兄何必皆才子今古常教耐冷官到處笙歌供酒盞各邊解手對林巒前生修得惟清福不許紅塵撲繡鞍

潘氏姊妹雙節

鳴機作伴度晨昏孀髮星星最苦辛對鏡還看雙影女同床各夢九泉人鴛鴦絃絕猶存操姊妹花孤斷送春莫道窮檐霜月冷雨行清氣燭高旻

訪黃石牧不值

昨傳文翰浦西來笑展如花撲面開賦草千行飄

錦帶詩心百鍊出珠胎讖韓書巳緣慳阻訪戴船非興盡回夢去月明煙水濶不知何日共銜杯

酬石牧

青年才子閉郵扉名姓無聞識者稀未得蜀桐敲石鼓郵能蠻布繡弓衣千群枝裏新鶯譜百樣花中乃婦機不似江西舊詩派令人常憶謝元暉

其二

老夫狂喜把君詩久已蒹葭繫夢思畢竟南帆蓬北轍豈無舊分結新知二郎廟口潮迎夜三女岡頭月上時我去不逢來不遇陰陰葉暗到門枝

菊花六詠恪庭屬賦

種菊

好種擇好種好如門業清白世相傳孤標獨高潔分栽春雨中聯枝潤新葉

灌菊

名卉其五芙灌溉非所難抱甕須及時調養同朱顏但得冲和氣閒光秀可餐

訪菊

高品含冷香端不近城市新譜傳范郵舊本推栗

里躡屐來山中借看秋光裏

載菊

溪淨山涵影櫓搖花帶風幽情何灑灑香意淡晴空幾世修來福閒身落蕊中

對菊

季秋菊始華金魚換名酒南山立酒邊雙鶴飛前後紅紫次第開方知坐來久

采菊

拾紫方青春擬芙正强仕愛此號延年服之旺神
氣與世淡無心衛生有餘味

題莊生曉夢迷蝴蝶圖

恍見飄飄郵裏來濛朦朧處一花開我惟與我周
旋久蕩漾風枝未放回 郵裏來蝶名

日占代東海昌陳世南太史

戈法吳儂實未諳喜將蝅妙靜中探漫誇書史雙
文敵今見書家兩世南帖過目空淳化閣硯隨身
有太平巷亦知自得臨池趣豈爲他人肯作甘 羅隱

有徒自苦而爲他人作甘之語

送馮惕存被 召入都

徑接芸牕樹接叢兩家情好往來同彈碁鬬酒常
宵半乞竹分花趁雨中才美人多爭說項品高誰
不願希馮右文！天子南巡日姓氏偏非楊意通

其二

召寫霞箋覲 御顏復看灑翰荷 恩頒生同瑶
草沾新露身傍紅雲出御山我愛詩於王孟近人
言書在褚虞間可肯多少如花貌待嫁年年鬢欲

斑

其三

陸海文名千載留古今詞賦有源流掄才 天喜
淞南秀應召人趨薊北秋雲寫奇峰當馬首香含
翠霧上鰲頭羨君夜直多同調剪燭吟花共唱酬

其四

屢送吟鞭入 帝京當時同學半公卿中年筆秃
無書信千里心通有月明舊雨不忘孫學士春風
相對沈三兄 謂松坪秩庭 酒邊倘問儂癡興會輯新書

弃輟耕

爲王昭仲書小卷因題一絕

幸得吟牕幾日閒讀成叠嶂壓重關剪燈頻展篷
牕下猶記前年到此山

田家

柴門斜映柘林疎半頃山田雨後鋤竹筍尚鮮豌
豆嫩落花飛絮又六初

郵居

繞溪溪曲折徑縈迴君自滯青年去誰憐白髮

疎懶辭生客酒貧買不全書儘得安閒趣王門笑
曳裾

其二

久絶功名念烟霞有宿緣好山好水處一樹一花
前過友邀船並逢僧借榻眠平生遊玩日不乏杖
頭錢

其三

家常微故事閒便喜搜羅思遠因求僻爭先或恐
訛後來抽簞去駕少鬬茶多堪笑真無補羣兒祓

墨磨

其四

毎憶諸同學浮榮似轉輪才長嗟命短官大苦家
貧泉下多新鬼尊前幾舊人我曹如蚤達翁仲已
隨身

口占

先子年五十我年纔五齡今我五十五子壯孫能
行殘書一萬卷宋元明至清有書有子孫書香可
相承但願子孫眾書卷日亦曾既有讀書者應不

隊家聲

為張菜舫書扇并題

夏日如醉綠陰濃山半樓臺日日風唯恐過湖人
望見前廳酌酒種梧桐

錢塘閣招飲舞閣追憶舊漁舍人

其閣排林出群鶩雜碧霞山圍溪八曲橋轉路三
人展幔星文動離塵暑氣除夜眠千戶燭春坐一
笑花下酒人爭數孤高鳥不譁近潭看競渡隔巷
見停車渡憩遠張燈懸空似泛槎樹幢諸佛寺疊

鼓樂官衙盡在同欄外全無四壁遮當時貪遠眺
招客玩清華硯匣開銅雀簾鈎挂翠蝦舍人文吐
錦刺史賦含葩（吳蘭次有吳興閣賦）殞殺江彩奕朋評陸羽
茶剪燈翻卷軸鋪席奏箏琶第五（歌童名）歡難了初
三月易斜病徒勞藥石歲竟逼龍蛇懸業乘雲去
（中翰易實甫有乘白雲而去之句）靈根舉世誇新阡迷楓浦宿草
暗橫沙窮木烟光換枯風景象蹉我來添白髮誰
更按紅牙已少臨池鶴翻多繞屋鴉井梧還撥坐
琴冊詩傳家酒汝我加舊詩心細莫加同思觥咏

事弁起竹林嗟念趙江

寄友人

著書十載在巖扉爲解禽言起是非夜靜怪哉卿
共醉天公惡了未能飛閒頒赦詔封錢府好脫征
衫返釣磯若慰慈悼莫樂事一園花木帶恩輝

元旦題畫

除夕含毫元旦添東風勾引到林泉笑儂揮灑難
如意一个山頭畫兩年

題長洲王硯農小照 柳岸牧牛圖

第五才高不可攀春坪佇立覺安閒明知香案前
頭吏借意牛星柳宿閒

題錫山呂丹麓小照 垂釣圖

名賢未遇奈如何添个漁竿入畫圖清水無魚偏
下釣笑他小事太糊塗

柬袁姬張晴巖

古劍沉獄底其光燭高旻聚窟生異香焚之能返
魂有劍夜無耀有香火不焚惜乎天下寶舉世誰
見珍神駿常苦羈才子常苦貧北海昔有言憂苦
能傷人勸子揚鞭去無難致青雲

海昌楊東野以新什見示即步原韻

東海海環有潛蛟未升殿陛依螭坳弘農才子鈞
鼇客六鼇引出千尋變星斧月裂雲摧未下揣斧
木同莛撞撥俯視小天下卻笑瘦何還推敲高
如孤峰插杳漢淸如新月飄柳梢驟如一鞭下長
坂驟如千樹桃含苞行年三十未得意筆掃萬轂
聊解嘲老夫忽驚花滿眼香泉洗手挑燈鈔鈔來
一字一花氣喬缺頭吟儕詰聱詩腸藉以潤枯
厨孃郵見官家庖吁嗟運命何蹭蹬辜負書錢
前交我能相刀兼相笏春風有待來孟郊今宵且
盡一巵酒吟船相逆粘孤篷文鋒已鈍敢對壘洋
洋大膽天能包

對雪

白頭山易青青年鬢易白多少白頭人斷送青雲
色

四香樓詩鈔卷三終

後序

笏溪范先生集既刻成予喜而誦之不禁潸然也於是先生之歿二十年矣初予未識先生見其文震爲古人康熙四十五年春先生渡浦訪予盛氏之塾主人不識也辭以出他日又來予異言之三人辭之先生怒去曰吾百里來而屢拒我豈國士不令見客何理耶予歸大懊喪作詩其半云高鴻渺渺過無跡凡鳥匆匆去未題妬殺絲楊絲萬縷曾牽范舸在長堤他日挐舟至西郭外造先生廬亦不遇又懊作詩其中聯云兩心印合偏遲[illegible]而緣慳尚費恩旅榻伴愁眠月曉歸航載夢過江遲當是時先生亦遙以詩相酬答爲神交他日先生又至始相識握手驩甚徧索予文譽爲才子期許以遠大他日予報謝識耕南春江澱山皆同予郡庠也遂執子姪之禮見而先生引爲忘年交蓋驩先生是海寧宮詹今大學士陳公遊我郡求士於先生則首以予對曰吾未識其人見其文公索文則持徐先生十峰所刻同聲集去公歸而寓書先生招予也先生既識予遂報公以其冬迎去自是往返必過先生信宿先生亦數下榻海寧古今詩文之源流新陳雅俗毫釐之辨人品之隆汚學術之眞僞靡所不論論輙合如是者不四年而先生病矣明年歿矣於是痛先生之遂爲古人也歿之歲伯仲謀刻四香樓遺集謂予梓成日當書其後予敬諾越二年而陳公撫粤耕南走數千里乞序於公又五年公序成又一年而耕南與予締姻又二年而予宦京師又二年而聞春江於吳病[illegible]年耕南至予閩幕聚最久又四年而予罷歸[illegible]江病劇矣又二年而春江歿矣二十年中哭其二世而予亦老矣仕學廢墮無以慰知已於冥漠爲痛且媿也嘗論先生之學探索與博出入耳目之外心細而靈出人思慮之外其才新逸穎異出入手筆之外草稿富矣覆舟穹窿山下失之遊黃山或盜其篋又失之暴風吹散湖中又失之故刻此此先生十五歲時謁吳梅邨祭酒令賦桃花篇千三百言極賞之晚乃悔其少作自訓去棄忠節公

牀上賦欠山詩亦不存其末云有會夜歸迷舊路
隔郵樹黑遠疑山見於忠節手翰若此類可惜也
且夫先生立不朽之業而删落不自惜山靈水神
又妬之頻賢子孫裒輯歷二十年始流播以傳世
譬諸希有難得之寶獲之而喜可知也撫遺文而
愴知已則淚之所從亡年家姻姪黃之雋頓首撰

四香樓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讃撰讃字武功婁縣人其詩源出晚唐而叅
以南宋如蜂憎綠蟻晴偷蜜燕覓青蟲晝哺雛一
潭水聚三更月四野山圍小閣燈三秋樹老蟬聲
盡八月江寒雁影遲蟬聲送過秋多少鶴夢漂他
夜短長之類皆綽有思致而格調未高前有海寧
陳元龍序稱其長堪輿學嘗館於元龍家相傳
格致鏡原即其所纂亦博洽之士也